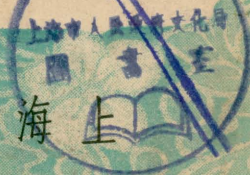


說小俗通 本足校精

# 施公案

第三册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登記	書室
書碼	915.5-135-3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8700B

新式  
標點  
施公案全傳 卷三

## 第二百八十五回

## 落馬湖施公被難

## 陰山洞張才設計

上海圖書館藏

却說于亮在渡船上，巧遇施公，當即將施公誑騙上船。原來李配這日派他出來巡哨，打探客商買賣。這運河却有一條汊港，通落馬湖內，可巧冤家路窄，偏遇了施公叫船。于亮將船搖到河心，便將船頭撥轉，相望上流搖。施公在船內說道：「船家，咱是過河呢，爲什麼望上流搖去？」于亮道：「你不知道，這河內水急，若不提一提溜，如何過得河呢？」施公聽說，也還有理，便不再問，聽了于亮望上流儘搖。不一時進了汊港，于亮將篙子插在港內，將船繫好，進得船來，向施公說道：「咱請你上岸罷！」施公聽說，即站起來，往船外便走。只見于亮出其不意，猛抬起右腿踢去，將施公打倒船內，大聲喝道：「你認得大王爺爺于亮麼？咱大哥毛如虎，與你有何仇恨，你便將他殺害？」一面說，一面綁縛起來，拋在一旁，仍然走到船頭，將纜解開，篙子拔起了，操着槳，直望落馬湖而發。施公在船裏面，只是討饒道：「咱委實是算命餬口的大王，可不要錯認了，望你將我放去，咱家中尚有老母妻子，等着我，剩了幾個錢，回家買米度日。」又暗中說道：「我施某今日可不能活命了，就使黃天霸等見我不回，各處找尋，也不知我死在這人手裏。」不說施公暗想，再說于亮將船儘力搖去，將船搖到柵口，將响鈴搖動，守柵的開了柵門，放船進去了。于亮先叫人將施公看守好了，直入寨內。李配孫龍趙虎，並總管張才，迎接進去。李配問道：「賢弟今去巡哨，有什麼大宗買賣，探聽回來？」于亮道：「買賣倒沒有，却有一件喜事，說來可痛快人心。小弟前去海州，將船泊在北門運河內，忽有算命的，叫聲過河，小弟仔細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咱兄弟們一個大大仇人呢！」李配道：「莫非就是施不全麼？」于亮道：「專待大哥發落。」李配等大喜，以便剖心灑酒，祭奠亡鬼。一面又叫人備辦酒席，等祭奠後，好大排筵宴，給于亮慶功。一會子衆嘍囉將施公押到廳上，李配喝令下跪。施公站立不睬。李配又道：「施不全，咱大王爺，久聞你的大名，慣與咱江湖上的朋友爲難，你還仗着，你黃天霸那小子等人助着，殺害我等。往事不說了，咱只問你，毛如虎與你有何仇恨，爲什麼將他捉住殺死了他？你今日也到了爺爺們手裏，你尙有何話說，可能再叫黃天霸那小子等人前來麼？」施公道：「大王不可錯認，我委實姓任，名喚也方，借此算命度日，家中還有老小，望大王詳察，不可以耳代目。咱且不知毛如虎是何等樣人，更不知施不全是何等樣人，怎麼將我任也方，錯認作施不全，且硬說我任也方，殺害毛如虎，這可不是冤枉？」李配大怒道：「咱把你這賊官，嘴能舌辯，且不管任也方，」

施不全，今既被我捉住，你真是任也方，也將你當作施不全，挖出心來，爲那些死去朋友祭奠。」說了，隨叫人將施公拖至下面，把衣服脫去，露出心腹，縛在柱上。于亮執刀在手，只等上前開刀。張才站在一旁，暗暗叫苦，只見于亮手執鋼刀，惡狠狠的走到施公面前，將刀尖對準胸膛，一刀剗去，只聽噹哪一聲，刀落在地。再看于亮，站在一邊發怔。李配道：「我不信，難道有個鬼不成？」說着，便拾起刀來，也是惡狠狠的，對准施公胸口刺去。剛欲刺進，只覺手腕一酸，刀持不住，噹哪一聲，也似于亮那樣，把鋼刀又落在地下。李配等類爲詫異，只見張才上前說道：「大王兩次刺他，刀落在地，一定今日不能殺人。」李配道：「且讓他多活幾日，必須派個誠實可靠的人，看守纔可不致於誤事。」張才道：「大王如要放心，即交與小人，包管無事。」李配道：「如此甚好，你想這後面有個陰山洞，四面皆是水，且將他關在裏面，每日不與他飲食，他縱不被刀殺死，也叫他活活餓壞。賢弟再多派幾人，妥當的看守，等到那天霸小子捉住，一齊問他的罪名。」張才答應，隨將施公放下，帶入陰山洞去，却暗暗送些飲食與施公，並與施公說道：「大人不必害怕，小人名叫張才，前在羅四虎家當總管，後蒙大人救出，又蒙大人賞錢販布，只因路過此處，被此地這夥強盜，劫去布疋，捉到此間，硬叫小的當了總管，今見大人被他們騙來，小人是心胆俱裂，不意大人洪福齊天，他們不得殺害，故此小人才在他們面前，叫將大人交給小的，爲的是要救得大人纔好，不知大人手下那些將官，現在何處？小人打算去送一封信，叫他們衆位前來，一則好救大人，二則可以將這夥強盜拿住，爲民除害。」施公聽說，又仔細一看，果然不是別人，却是張才。此時施公心下稍放，便將天霸等，現在海州，告訴了張才。張才又請施公，且自忍耐，三日後必然救出。施公更自放心。張才便即告辭出去，招呼了兩個心腹，前來看守，又叫人時常暗暗送些茶水之類。故此施公也不過於吃虧，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八十六回

### 褚家莊天霸送信

### 悅來店張才陳辭

話說黃天霸各人，尋找施公，尋了一夜，不見蹤跡，知道又爲惡人說騙，大家驚疑不定。李五道：「愚兄到有一計，欲知大人消息，必到褚家莊。褚老英雄那裏一訪，或可得其消息。」黃天霸道：「小弟便去一行。」李五道：「賢弟須快去快回，我們這裏仍各處尋找賢弟，一有消息，萬不可冒昧行事，必須斟酌盡善，方好前去。」天霸答應，當即辭別衆人，出了行轅，直望褚家莊而來。不過一日已到，遂令莊丁進去通報。一會子裏面叫請，黃天霸大踏步進入裏間，褚標已迎了出來，彼此見了禮，分賓主在廳上坐下，莊丁獻上茶。褚標問道：「賢姪久已不見，大人想已安抵淮安，姪媳當亦安好，衆朋友想皆如意。」天霸道：「衆兄弟都好，

姪媳亦好，都給你老請安。惟大人沿途耽擱，至今仍未到淮。現在駐紮海州。今小姪特地前來，因大人前日早間，瞞着衆人出去私訪，至晚未歸。小姪等各處尋我，杳無蹤跡，定又有惡人將大人謀去。褚標聽說大驚道：「按賢姪說來，敢是大人又爲強人劫去海州左近，到無甚強人，惟有那落馬湖猴兒李配，頗不安靜，莫非大人是他劫去不曾？」黃天霸道：「落馬湖雖此多遠，那猴兒李配又是怎樣一個人物？」褚標道：「講起李配這人，武藝精通，幾有萬夫不當之勇，且兼慣熟水性，能在水落下伏三晝夜，故此佔了落馬湖，專劫客商船隻。着說他那湖的地勢，曲折連環，周圍有十數里寬大，不識路徑，湖中必不能去。賢姪若要前去，找一人前來，與你同行，或者可以進去，若無此人，雖插翅也不能入此湖。」天霸道：「請問老叔，此人姓甚名誰？」褚標道：「此人姓萬名君召，那年偶至湖內，爲李配所劫，即與李配比較一回武藝，還可以敵得過他，因此李配愛他，武藝就將女兒與他成了翁婿。但是萬君召安分守業，不與李配同爲，也曾勸過他改邪歸正，無奈李配不聽，萬君召也無法想，實是貌和心不和。」天霸道：「既如此說，這萬君召家住何處？」褚標道：「其實不遠，要去落馬湖，必由他那裏經過。」天霸道：「可否請老叔同小姪一行，將萬君召請出來，好使小姪同他前去。」褚標道：「此事非是我，不肯同賢姪前往，奈因我有件事與君召不合，不便前去，不如賢姪獨自去訪，見着他將真話說出，他必答應，不但他可以與你同行，還可以給你設計，我若一去，恐反於事無濟。不是我催促賢姪，你是要緊前去纔好。」萬君召家走，向東南大路而行，不過二十里，即到萬家莊了。賢姪怨老朽不留，就此請去罷。」天霸答應，不敢怠慢，辭了褚標，匆匆而行。走了半日，已到萬家莊上，天霸問明門路，走到萬家門口，向莊丁說明來歷，請他進內通報。只見莊丁回道：「咱家大爺前三日去往淮安，說是早晚就要回來，你老有甚話，請留下名帖。」天霸回道：「我來因要去落馬湖拜望那李配，不知那裏的路徑，因你家大爺是他的女婿，故此前來約他家大爺同去，他既不在家，就罷了。大約你們也是常去的，那裏的路，究竟怎麼走法，還是坐船去，還是有旱路可通呢？」那莊丁回道：「不瞞你老說，小的到此未久，落馬湖不曾去過，但是聽說這湖內路，頗爲難走，四面皆有消息，若不知路徑，觸動機關，恐有性命之虞。」說罷，走進去了。黃天霸尋找客店住了，問了落馬湖那人，說道：「前去只有十里路，就是落馬湖的地界。」天霸回頭一看，見東首有個小小市集。天霸走到市集上，瞥眼見街口有一座樓，外面掛着招牌，上寫「悅來客店安寓客商」。天霸踏步進內，店小二迎接出來。天霸又揀了個座頭坐下，店小二在旁伺候。天霸便叫：「店小二，拏兩角酒，端兩碟下酒的菜來。」店小二答應，少停酒菜全送上來。天霸一面斟酒，一面望店小二問道：「你姓甚名誰？」店小二道：「小人喚作胡四。」便回問道：「你老敢是從徐州來，到這裏作什麼貴幹？」黃天霸道：「我要到海州做一買賣，此地是那裏所管，離海州還是多遠呢？」胡四道：「此地便是海州所管，到海州

尙有四五十里，你老可是錯走了道兒了！走徐州來，到海州去，應一直向東，怎麼走到這裏來呢？而且此地有個落馬湖，其中歹人頗多，那些作買賣的，皆要越此過去，不敢經過此地，你老怎麼到反走來？」天霸道：「我是偶經此地，向不出門，因此走了錯路。但不知你剛纔說落馬湖，有些歹人，怎麼叫個歹人，我實在不懂。」胡四道：「你老真是沒出過門了，咱這裏那落馬湖內，有三個大王，皆是渾身武藝，凡有客商經過，他也不問貧富，務要將錢留下，若是客商們不肯，即刻就害了性命。」說着，拿酒壺斟了一大杯酒，放在天霸面前。天霸端起酒杯正要喝，忽聽下首桌上有個人在那裏嘆氣。天霸掉轉頭來一看，像似熟人，於是也嘆了一口氣，兩個人看得發怔。忽見那人走到面前說道：「尊駕敢是姓黃，下面是個天字麼？」天霸道：「正是，不知你怎麼曉得賤名呢？」那人道：「可記得前五年羅四虎家，有個總管張才麼？」天霸聽說後，仔細一看道：「咱的眼力太鈍，咱竟全不記得了。」又道：「你爲何也在此來幹什麼呢？」張才又道：「若不是在此遇見你老，小人竟要跑到海州去了。」黃天霸道：「這是爲何？」張才道：「正是，小人有件要事，要去尋找你老，難得在此巧遇，真是大幸。」說罷，便叫店小二，將自己的酒菜取過來，又叫店小二出去，另拿兩樣新鮮可口的菜，進來下酒店。店小二答應着，出去叫茶。張才見店小二走了，又看一看，左右無人，便悄悄的說道：「只因大人被毛如虎的羽黨，子亮，謊入搖船，送到落馬湖，李配那裏，那知大人的洪福齊天，不知怎的，李配上手的刀，忽然落下。彼時，小人也在那裏，便說說了兩句話，將大人送至陰山洞內，故此又在李配跟前，討了個巡哨差役，借着趕海州，給你老送信，前來搭救大人，不期在此巧遇，真是萬幸！」天霸聽說，又問道：「你爲何在落馬湖呢？」張才見問，便將已往之事，述了一遍。天霸大喜，張才還欲說話，只是店小二拿進酒來，張才便往口不言。欲知張才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八十七回

### 張才設計救施公

### 路通獨力擒李配

却說張才，叫小二出去，等喊你再來，店小二答應。張才復又說道：「你老可想個什麼法兒，將大人救出來纔好。你老不知那水寨裏面，到處有埋伏，依小人的愚見，你老還得去海州一輪，將保護大人的那些老爺，全請了來，約定明日二更時分，一齊進寨，小人預先在水寨外面，揀那有埋伏的所在，插了柳樹，你老就看得定柳樹，隨灣就灣，直走進去，必須繞道湖後。因這湖面寬闊，有十餘里，前左右三面，皆是大水，非船不行。惟有後面，一交冬令，那湖裏水就涸了，不要船可以由湖裏走得進去，却要由西南那條小道，纔可走到後湖，你老切記，須從那道而去。小人到二更時分，即着心腹，趕往前面放火，燒他寨柵。李配等看見前寨火起，必然出去看視，你們但見前面有了火光，此時便將大人，放出洞口，你老可一面專派兩人接應，保護大人出去，一面由後寨

殺入前寨，使李配出其不意，也可一鼓而擒。」彼此商議已定，張才搶去會帳，仍然進湖。天霸趕回海州送信，走了半日，已到海州城裏，進了行轅。大家見天霸已回，個個前來問道：「如今大人在於何處？豬家莊去了一輪，可有點消息不會？」天霸見問，即將豬標如何說出，萬君召如何去訪，萬君召不遇如何，在酒店內遇見張才，如何與張才定計，去捉李配的話，前後說了一遍。大家好不歡喜。黃天霸道：「事下宜遲，即須前去。」李七侯與何路通哥兩人，可暗暗伏在落馬湖前寨左右，以防李配赴水而逃。關賢弟、金大哥，專為接應，保護大人。張桂蘭、郝氏妹，專等大人出了後湖，可即保護大人在僻靜處等候。殿臣哥起鳳哥前來接應，一齊送大人入城。關賢弟、金大哥，將大人交給桂蘭、素玉，仍即折回水寨，幫同殺賊。我與李五哥，先行殺入前寨，務要將李配等人拿住，不可放走一人。一來為大人報仇，二來為民除害。」大家齊聲道好。又命施安去本城衙門送信。一會子俱已裝束停當，各帶兵刃暗器，分頭前往。將近傍晚，已到落馬湖，何路通、李七侯，便在僻靜地方，換了水行衣，悄悄的鑽入湖內，直望水寨左右伏身，專等捉拿李配。黃天霸等一千人，照着張才的話，認定柳樹灣就灣，直奔後湖而去。且說張才回去，將酒店與黃天霸如何計議的話，一一告訴了施公。又遣了兩個心腹人，密赴前寨放火。諸事已定，只等二更時，便好去救施公。看看時候已到，忽聽前面喧嚷之聲，張才知是火起，趕即到陰山洞，將施公放出，急急送往後湖。此時黃天霸等人，也看見火光，關小西金大力一看，前去接應。却好天霸已將李五等人，伏在左近一帶，只等火起，便好行事。張才剛出寨中，遇着黃天霸，正好送出施公。關小西接着，便把施公背起，直奔過湖，交給張桂蘭、郝素玉兩人保護，隨即仍趕回頭，以便接應天霸、李昆。再說天霸與李昆，見張才放出施公，由關小西金大力保去，他二人也就跟着張才，直望前寨殺去，不表。再說李配、孫虎、趙龍于亮四人，吃過晚飯，剛欲睡覺，忽聽前面嘈嚷，正欲着人去問，只見有兩個嘍囉，飛奔前來，說知：「不知怎的前寨起了火，寨柵已燒去了一大半，特報大王知道。」李配等聞報，吃驚不小，隨手拏了件兵器，一齊趕奔前寨而來，到了前寨，只見火光燭天，寨柵已燒去大半，連忙喝令撲滅。正在擾亂之時，猛然背後知道了好細，即刻分派趙虎去往陰山洞，防備走了施公。又令孫龍去往右寨救火。自己與于亮、督率嘍囉，竭力撲滅。正在擾亂之時，猛然背後一刀砍來，李配趕着招架。天霸復又一刀，望着李配肩窩上刺。李配將天霸的刀撥開，復還一刀，直奔天霸胸前刺進。天霸趕着看迎。二人一來一往，拚命的大殺起來。于亮正欲上前來助李配，那邊李五的刀如旋風般一路砍來。于亮接着便殺，四個人分兩邊，直殺得精神百倍，難捨難分。正在酣戰之時，忽見李五，虛閃一刀，溜烟跑了出去。于亮不捨，隨後緊緊追來。李五取出彈弓，按定彈子，覷定切近，對定于亮左眼打去。于亮躲閃不及，一彈正中左眼，登時站立不住，頭一發暈，栽倒在地。李五見于亮跌倒，一個箭步跳到了面前，舉起一刀，在于亮肩膊上砍下。那于亮哎呀一聲，已是

不省人事，躺在地上，動彈不得。李五又用刀背，在他脚骨脛上，盡力打了幾下。于亮的脛骨，又成粉碎。李五復將他拖在一旁，再來幫助天霸去戰李配。只見天霸與李配，殺了個對手。李五看得着急，順手摸出一彈，扯起彈弓，拍的一聲，認定李配面上打來。李配正殺之間，耳邊聽有彈弓聲，知有暗器打到，趕着躲閃過去。天霸見李配躲閃暗器，剩此一個閃電穿針，一刀從李配脅下刺進。李配從旁一讓，不提防第二彈打來，正中右耳。天霸見一刀未曾刺中，便用了鯉魚翻身，跳入左邊，一刀望李配左脅刺進。李配復又讓過，那知李五第三彈又打了過來，說時遲，那時快，李配萬萬讓不過去，面門上中了一彈，打得鮮血直流。李配知不是對手，忍着痛向天虛砍一刀，直望寨外跑去。天霸率李五緊緊追趕，趕到寨外，但見李配望湖內一跳，撲咚一聲，鑽入水底去了。天霸等見李配已經入水，便不追趕。得又到寨內探尋趙虎、孫龍、纒轉了兩三個灣子，却好關小西迎面而來，左手執刀，右手提着一個血淋淋的人頭，知是孫龍，已被殺了。三人會合一處，復向前去尋羽黨，剛到陰山洞，只見金大力與趙虎正在那裏廝殺。黃天霸取出金鏢，出其不意，打了出來。趙虎未曾防備，腿上一中了一鏢，略吃一驚，手中的撲刀一亂，金大力來得快，復上前了勁，執定齊眉棍，使了個枯樹盤根的架式，望着趙虎掃來。這一棍趙虎不會讓得及，已被打倒在地。關小西來得急，復上前一刀，將趙虎的右腿砍斷，在地上不能動彈了。那些嘍囉，見寨主全然喪命，也就一齊跪倒求降。再說李配跳入湖中，以為可以保全性命。那知何路通在水底下等得正不耐煩，忽聽湖上撲咚一聲响，知道有人下來，趕着將眼睜開，仔細一看，果然有個人踏着水，緩緩而去。何路通既先抄在後面，等李配來時，急切將拐在李配足上一鈎。李配正望前去，不會防得，站立不穩，被他鈎倒。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八十八回

### 落馬湖衆寇伏誅

### 淮安府施公復任

却說李配逃入湖內，被何路通用拐鈎倒，又將李配肩膊上，刺了幾下。李配被刺，已是動彈不得。何路通便招呼李七侯一同將李配拖出水面，拿出繩索，網綁停當。兩個人倒拖倒拉，一直拉進寨柵，去尋天霸等。却好天霸等已將孫龍、趙虎、于亮三個人殺死的殺死，打傷的都拋在地下，叫人看守。都來前寨，打聽李配的消息，正遇着何路通、李七侯，從外面而來。黃天霸便問道：「何大哥，怎麼樣？果會捉住沒有？」何路通道：「擒住了，現在這裏。」天霸等好不歡喜，走上前來，先看了一看，復叫人扛抬到那三個一起。李五道：「如今是一個沒有漏，全被我們捉了，到是要去大人那裏送信最好，就請大人到寨內安歇一夜，明天傳知海州文武各官，在此就地正法。」金大力道：「甚是有理，咱即便去請大人。」說着掉轉飛跑，一直跑到後湖，不知施公躲在那



裏復大聲喊道：「大人在那裏？」落馬湖的強盜通捉了，請大人到寨內歇息發落罷！」一連叫了幾聲，方聽見西北角上，樹林子內有人答應，却是女人聲音，說道：「大人在這裏，那可是金老爺麼？」金大力聽得真切，知道是張桂蘭答應，也就應道：「咱就是金大力，大人在那裏？」咱走那裏好去？」張桂蘭道：「金老爺不要來咧，咱們保大人來罷，你在那兒等着。」金大力也就不往前去，只在湖岸上等一會子，見施公扶着兩個向前行，前面跟着兩人，原來王殿臣郭起鳳攙扶，欲要請施公回城。又聽見金大力說話，施公便扶着王郭兩人緩緩前走，張桂蘭郝素玉在後跟隨，金大力迎着施公，便先請了安。施公問其情形，大力一一回答，一路正在那裏講話，孫龍被關小西如何梟了首級，趙虎如何被棍打倒，于亮如何被李昆彈子打中左眼，李配如何負水而逃，如何被何路通在水底裏捉住，只見前面許多燈籠火把，迎接出來，黃天霸等走到施公面前，請了安，站立一旁。施公又慰勞了數語，然後同了二人，緩步入寨，到了寨內，就廳上坐下，就有張才前來磕頭。施公着實安慰了他一番，又命他隨便坐下。大家好說話，張才只得告坐，衆人又謝張才保護施公之力。張才只是謙遜，並道：「小人前蒙大人不殺之恩，又蒙慨助資本，雖粉身碎骨，難報大恩，而況此是應分，且不免有罪，今蒙大人不罪，還敢勞老爺們道謝麼？」於是大家又說了一會，捉拿李配的話，正要叫人將李配押來訊問，只見兩個嘍囉，走到面前說道：「酒菜已備辦好了。」張才答應一聲，即站起來對施公道：「小人已招呼廚房，隨便做了幾件飯菜，請張郝另有一桌。」大家吃畢，此時天已大亮，只見人報進來道：「今有海州營參將王立本，海州知州李穆，在寨外稟見。」施公聽說，即命傳見。張桂蘭郝素玉避入後面，少停海州參將及州官，進來給施公行禮請安畢，站立一旁。施公命二人坐下。知州李穆稟道：「卑職等謬膺民社，地方上有這等大盜，不知預爲緝獲，以致殘害百姓，並累及大人，卑職等實在罪無可恕，即求大人從重參革，以儆勸。」施公道：「貴州在此幾年了？」李穆道：「卑職是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纔接印任事的。」施公不語，又問參將王立本道：「老兄光景也是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接印的麼？」王立本道：「參將是去年二月間，即補是缺。」施公道：「既是老兄到此，已屆一年，爲何連這起強賊全不知覺呢？」王立本道：「參將也曾風聞，頗思剪除，以絕民患，但未據地方百姓稟報，境內亦尙安靜，參將的愚見，以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若真正前去緝捕，特恐那盜賊拒捕起來，卑營的兵力固自不足，且恐激成大變，等到激變，勢必詳報上憲，在上憲知道的，立刻派營助勦，說參將尙爲認真理事，在不知道的，不但不添兵前往，反說參將好名太甚，不自量力，癩疥之患，也須不動干戈，一紙札文，做成個辦理，不然調省察看，只還算是萬幸，甚至奏參上去，連功名總不能保，因思好容易補了這個缺，大憲衙門，花費了若干，還各處請託當道說項，總想署缺後，藉此彌縫，兼可顧及一家妻子老小，怎麼將此缺不要，做那好名之事呢？這樣一想，便將此事懈怠下來了。那知大人又落

在那強盜手裏參將是萬萬想不到的。今既如此，只有聽大人奏參便了。」施公聽罷，拈鬚微笑道：「據老兄所說，並非掩飾之詞，到是出於本心，本部堂原可曲諒，但不過上負國恩，下誤民事，即此兩事，本部堂可不敢容情，只得據實奏參，聽候聖上處置。」說罷，便將李配押解上來，訊問，手下人答應，即刻押李配于亮、趙虎三人來到，孫龍已被殺死，自毋庸議。施公將李配等問了口供，李配等亦直認不諱。施公當命立刻就地正法，并同孫龍首級一齊懸竿示衆。又著海州知州查點錢糧數目，一一運入州庫，以備正用。房屋拆毀，衆嘍囉解散，諸事已畢。施公又向知州說道：「貴州爲地方父母，理應剷除民害，除莠安民，今盜賊充塞，任意姑容，殊覺有負民望。姑念到任未久，着記大過一次，自後務要不避艱難，遇事認真，若再世沓，本部堂定即參處。」州官唯應諾，復又叩頭歸罪。施公這纔起身，喝令回城。早有人將綠呢大轎抬入，施公上了轎，知州與參將先行，施公在中，天霸等人騎馬跟隨在後。在路走了一日，進入海州，施公仍舊在行轅駐節，海州知州及參將進來請安，然後稟見各回本衙門而去。施公當晚，即將海州營參將王立本奏參出去。遲了兩日，即望淮安而去。施公又命施安先行到淮，去投紅諭，只衆乘坐官船，趲趕而行。不一日，已到淮安，當有漕標各營統領管帶淮揚兵備道，淮安知府清河知縣，南河各廳佐貳雜職，以及閒官候補人員，齊立碼頭迎接。施公船泊碼頭，即有前任漕河總督，上船恭請聖安。施公代安畢，彼此茗談片刻而回。接着淮揚道，淮安府，清河縣所屬各廳，佐貳雜職，分班稟見。後又是漕標中軍各營統帶，淮安參將，一起一起，先後問安稟見畢。施公這纔上岸，乘坐綠呢大轎，導以執事銜牌，只見金鑼鳴處，一對對清道旂，飛虎旂，肅靜迴避牌，欽命牌，纜以頭品頂戴，漕河總督部堂，都察院，左都御史，淮安巡撫大臣，欽賜金牌，世襲一等侯爵，倉場總督，山東查賑大臣，特授江都縣正堂諸銜，以後金瓜，隔路，令箭，旂，對子，馬，頂馬親兵，護勇，紅黑帽，劊子手，前呼後護，直望行轅而去。不一會，已至行轅，施公在轅閣下轎，進了後堂，早見陳設齊備。施公坐下，各官重復進見。施公又一一答禮畢，各官辭去。施公便擇定次日辰刻，接印當有聽差的傳諭下去。到了次日，有本標中軍賈送王命旂牌關防前來。施公排設香案，行三跪九叩禮，望闕謝恩，祇領任事。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八十九回

### 褚壯士一意順施公

### 賀人傑千里投天霸

前回中已說明施公將落馬湖猴兒李配等人拏獲，就地正法。後即赴淮安漕督本任，接印任事，真是風清弊除，廉正自持。那些候補實缺人員，內中有一二貪贓枉法的，見著施公，威並至，嚴厲難犯，也不敢輕於試嘗。趕將從前積習，改除殆盡。加以黃天霸關小西計全何路通李昆李七侯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以及張桂蘭郝素玉這一班男女武將，個個皆感施公恩德，無不

盡心竭力幫着施公爲地方上除暴安良，代國家出力，以致道路傳談，皆言施公清廉正直，這且不表。且說自黃天霸去褚家莊打聽落馬湖消息以後，褚標逐日探訪，後來知道業已救出猴兒李配，俱已拿獲正法。又聞施公已赴漕督本任。此時褚標就想去淮安，忽有他個至好的舊友，適從淮安到來，順道來訪。褚標便留他吃飯，席中談起施公許多好處，褚標聽了，悔不得即刻前去看看施公的新政，因此決計前去。他那朋友過了一日，也就他往。褚標即打點行裝，又買了好些土產，諸事停妥，這日帶了一個莊丁，家裏現成的騾車，將所有的行李各物，裝上車子，又帶了防身的兵器，帶了莊丁，趕動騾車，直往淮安進發。不一日，已至淮安，褚標並不另住客店，一直就往總督衙門而來。在轅門外，將騾車停住，叫帶來的莊丁看守，他却進了頭門，也不問清白，大踏步直向裏走。那轅門上文武巡捕官，見着褚標那種樣子，頭戴灰色毡帽，身穿土布大袍，脚着班尖藍布百衲鞋，腰繫一根藍布束腰，黑黑的面龐，兩道濃眉，一雙圓眼，大鼻梁闊口，領下一部銀一般白鬚，雄糾糾走了進來，不知他是個甚麼人，遂上前喝道：「你這老頭子，好不知進退，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你不會見轅門口掛着虎頭牌，上寫督轅重地，快走出去！」說着就有好兩個親兵，前來趕他，褚標見此光景，知也道自己鹵莽，並不怪，忙對巡捕官打了一恭，堆着滿臉的笑，向巡捕說道：「請位老爺們，有所不知，咱有個至好的朋友，姓黃，名叫天霸，現在施太人前做中軍副將，咱特來尋他，敘談敘談，既是衙門內不許閒人擅進，就煩諸位派個人進去，向黃天霸通報一聲，就說褚家莊褚標特來與他相會，一來與他敘談些闊別，二來給大人請安。咱就在這兒候信，再行進去便了。」那巡捕官聽了這話，暗道：「這老頭還與我們大人相好，又與咱們中軍官是至好的朋友，看他這樣，大概也是強盜出身，咱們幸而不會得罪他，不然要被黃天霸副將知道，咱們定然要討沒趣。」巡捕官一面暗道，一面也帶笑答道：「原來你老與咱們衙門裏黃老爺至好，咱們實在不知，倒多有得罪。但是黃老爺雖是督轅的中軍官兒，他却另有自己的衙門，除三八衙門期來此辦公，平時却不在此裏，有時大人傳見，他纔來呢。咱們派個人領你老前去。」那巡捕官即派了一名親兵，帶領褚標向黃天霸衙門而去。褚標亦喝令莊丁，趕着騾車，一同前來。不一會已到，當由親兵到號房內，先說明原委，那當差的即通報進去。此時褚標站在大堂上立等，不過一刻，只聽裏面傳出一聲伺候，那衙門內兵役，個個齊立兩旁，又見媛閣門開，黃天霸打從媛閣後走出，趕着走到褚標面前，說道：「老叔遠來，未曾迎接，多有得罪，請裏面坐罷。」說着，便打了一恭，隨即拉着褚標的手，一齊進入裏面，當由管儀門的人，將媛閣仍然關閉。黃天霸將褚標讓入書房，天霸重新見禮，彼此坐下，有家人獻了茶。天霸便問道：「老叔行李，現在何處？」褚標道：「現在大門外，還帶了一個莊丁，一輛騾車。」天霸當即着人將行李等物，搬進來安放停當，又將牲口上槽喂料，車輛放在空屋，莊丁自有有人照應，不必細說。天霸又道：「自去臘月間，與老

叔別後，不覺又過新年兩個月了，老叔精神是康健的。此間大人亦時常念及老叔，亟思老叔到來談談敘敘，等一會兒，小姪當同老叔去大人那裏。」褚標道：「便是老朽也是時常念記大人，去年就要前來，後因又是家中不無有些瑣事，所以直到今日。昨因有個朋友，從這裏經過，到老朽那裏，說及大人許多的好處，實在難得，老朽聽了此話，恨不得即日就到，看看大人的德政。今到此間，看這城內的光景，真是名不虛傳，大人的德政，自是好極了。還有那計賢姪，李五哥，關賢姪等人，并張家媳婦，想也都好。」天霸道：「計李等人都好，便是你老姪媳婦也好。」說着，就喚當差的道：「你快進去告訴太太，說褚老爺子來了，叫太太出來見禮。」褚標正欲阻擋，當差答已應的着進去。不一會子，張桂蘭帶了兩個丫環，走了出來。褚標看見，忙着起身，張桂蘭已進了書房，向了褚標叫了一聲，這纔向上端端正正，拜了兩拜。褚標已回了一禮，趕着攔住。張桂蘭也就起身，在對面下首坐定。丫環站立背後。張桂蘭向褚標說道：「自去年在咱家裏見過老叔，不覺又是半年了，時常念記你老人家，今日見了面，你老人的精神倒是怪好的。你老人家此來，可在此多住些時了。」褚標道：「便是咱也時常掛念你，自見你出嫁以後，半年多不見，今日見了，比你在家做閨女的時節，越發出落的多了。我那老兄弟可有信來，他幾時來此？」張桂蘭道：「咱爹不久尚有信到，說是三月落四月初定來，大概到此也不遠了。」褚標道：「咱亟思與我那老兄弟談談，既是來得快，咱便在此等他。」張桂蘭道：「你老人家在這裏多住些時，好在咱爹也得快來，你老兩兄弟又談得來，便住了一二年，也不爲多。可是怠慢你老人家，可不要見怪！」褚標、張桂蘭、黃天霸三人正在閒談，忽見有個當差的走到天霸面前說道：「回爺話，現在門外有個小孩子，年約十三四歲，口稱姓賀，名喚人傑，他老子名叫天保，說與爺是結拜的兄弟。這賀人傑，是奉他母親之命，特從山東前來見爺，說有話面稟，爺還見他不見？」欲知黃天霸見與不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九十回

### 黃天霸仗義撫孤兒

### 施賢臣誠心留壯士

却說黃天霸叫當差的將賀人傑帶進來，那當差的答應着出去。一會子，將賀人傑領進。黃天霸遠遠看見，但見賀人傑年約十三四歲，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硃，兩道蛾眉，一雙俊眼，高鼻梁闊口，頭戴一頂童子冠，一朵朱纓，戰巍巍頂門高插，身穿一件月白湖縐灑花石襪，內襯大紅綉花緊身短襖，葱綠束腰，長拖至足，下穿玄色湖縐灑花棉馬褲，脚著薄底緋緞繡花快鞋，滿臉忠義形容，渾身英雄氣概，大踏步跟着當差的走進書房，站定了脚步，望着當差的問道：「誰是咱四叔父？」當差的便指了一指，賀人傑便搶三步，走到黃天霸面前說道：「咱姪兒賀人傑，給叔父叩頭。」說罷，叩頭下去。此時褚標、張桂蘭二人見了這年

幼英雄，不由得極口誇獎。獨有黃天霸見此情形，不由心內一酸，撲簌簌落下兩行英雄眼淚，哽咽說着說：「姪兒罷了，且起來講話。」賀人傑當即站起。黃天霸復指着褚標道：「這是褚老英雄，賢姪當得以祖父禮相見。」賀人傑聽罷，復又恭恭敬敬，給褚標見過禮，站了起來。又指着張桂蘭問黃天霸道：「這位是誰？」黃天霸道：「這是你嬌娘。」賀人傑聽罷，又至張桂蘭面前說道：「嬌娘在上，姪兒有禮。」說着，也叩下頭去。張桂蘭趕着還了半禮，即拉他起來。黃天霸便命賀人傑坐下問道：「你今年十幾歲了？」賀人傑道：「今年十三歲。」黃天霸道：「你母親康健麼？」賀人傑道：「咱娘甚是康旺，叫給叔父請安。」黃天霸道：「你這小小年紀，怎麼這老遠的路，獨自前來，你母親怎麼放心的？」賀人傑道：「咱娘問得叔父現在已做了官，跟着施大人在此，因此咱娘叫姪兒前來，投奔叔父，請叔父在大人跟前圖個小小前程，將來替皇帝家出點力，一來不負咱爹生前的志願，二來自己也可藉着叔父的力，圖個功名。咱姑還叫給叔父講，請叔父看姪兒是個孤兒，不要忘與咱爹結拜之義，就使姪兒有怎麼不好，請叔父看其年幼，只願當著叔父親生的兒子管束，將來好給姪兒成人。再施大人面前，也請叔父轉求大人，念咱爹生前有志向上，不意半途忽遭慘死，未能報大人一些恩德。還懇大人看顧姪兒，好給姪兒代咱爹報報大人的恩德。」黃天霸聽了這些話，心中甚是難受，就是褚標、張桂蘭聽了，也覺代為歎惜。黃天霸道：「咱與你父親，雖似結拜，義勝同胞。咱正恨不能速顧賢姪，今既到此，咱自當格外顧愛，但是你年紀太小，無事可做，且在咱這裏習學些武藝，再過兩年，等你大些，咱自當給你轉求大人，圖個前程與你。」賀人傑道：「叔父在上，不是姪兒放肆，敢出大言，若說武藝一層，雖不十分精熟，咱在家經咱娘教授了幾年，那刀槍棍棒，到也會耍幾套，就姪兒背後這一口刀，單是姪兒最心愛的，一刻不離身畔，叔父如果不信，請在叔父前，先試一試，若有不精之處，即請叔父指教。」說着，站起身來，將那月白湖縐外罩脫去，右手在背後，將單刀掣出，險向著褚標、黃天霸、張桂蘭說了一聲：「放肆。」嘆一聲，如一陣旋風般，一個箭步，縱出院落在當中，站定，擺了架式，手執單刀，舞將起來。先還慢慢的飛舞，愈逼愈緊，直到末後，只見一道白光，盤旋上下，對面看不見人，褚標、黃天霸、張桂蘭三人，看到此處，齊聲喝采道：「小小年紀，有只刀法，真不愧了。」喝采聲未完，賀人傑已收住刀，復打個箭步，跳入書房以內，說道：「姪兒放肆，還求褚老爺子、叔父嬌娘指教。」褚標等再看賀人傑，面不改色，大家更自驚愛。却好當差的來請吃午飯，張桂蘭便辭入內堂飲酒之間，黃天霸又將賀天保當日在江都縣，如何行刺，如何投順，施公如何勸撲天鵬等，二人立意不行，後來三雄絕義，賀天保被飛抓死，前後對褚標說了一遍。褚標說道：「老朽當日聽人說及賢姪逼死義嫂，砍死義兒，也怪賢姪不義。後來知道有那些情節，纔知賢姪是迫不得已，就使天保賢姪，也是一團美意，勸他們向上，爭奈他們恩將仇報，反忘了當年情義。賀天保賢姪死於非命，今

日看來，天保賢姪，有這樣一個好小子，也不負他當年一番苦心。咱明日見施大人，到要給人傑這孫兒，在大人跟前竭力的保舉，求大人格外看顧。」人傑聽這話，當即出了位，走到褚標跟前，請了個安，說道：「謝老爺子關切。」褚標趕著拉起來，便笑對天霸道：「這小子倒乖巧，很有些武藝，有此聰明，將來不在你我之下。」褚標極其稱贊，賀人傑重行入座。三人吃完了飯，黃天霸又叫當差的，將關小西李公然何路進李七侯金大力等人請來，當差的分頭去請。一會子，關小西等人都到，統與褚標行過了禮。黃天霸又叫賀人傑與衆人行禮，皆以伯叔相稱。此時計全尙署鹽榆縣印，朱光祖自幫同捉了毛如虎，他自有事，不在淮安，故卡前來。大家挨次坐下，無非談敘些闊別的話。後來說到關小西娶了郝素玉的話，褚標頗爲歡喜。大家說說笑笑，不一會已是日落，大家就在此痛飲。席間褚標對着衆人，甚誇賀人傑武藝高強，聰明伶俐，衆人也自隨聲附和。飲酒已畢，衆人散去。天霸就請褚標在小書房安歇，將賀人傑帶入上房，又囑咐張桂蘭，妥爲照應。褚標到了小書房，便將帶來的土產取出來，叫人送了進去，又吩咐莊丁，明日先回驛車，仍帶回莊，吩咐這纜安寢。次早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點，換了服式，夾着黃天霸一同到漕督衙門，見施大人請安。黃天霸答應，當即同褚標出了自己衙門，直望漕署而去。到了漕督衙內，黃天霸即進入裏面見施公，請過早安，便將褚標求見的話稟明。施公大喜，隨即請見。施安出來，見着褚標，彼此便先行了禮，然後施安帶領褚標入內。褚標一見施公，便行下禮去。施公趕着拉起道：「老英雄切不可如此，且請起來。」褚標立起，施公請他坐下，便叫人獻茶來。然後施公說道：「某時刻記念老英雄，爲何直至今日纔到？」褚標先將以上各情，回答了一遍，復了說道：「還求大人恕民人來遲之罪。」施公道：「老英雄說那裏話來，但有一件，老英雄既已到此，可不能急急就去。」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九十一回

### 賀人傑神技取風旂

### 余成龍巧智盜信

却說褚標既見了施公，談了一回，施公便留褚標在淮安，多住些時。褚標本有此意，今見施公實意相留，也就當面答應。當日施公就留褚標在衙門內吃午飯，并將衆英雄齊集衙內，招呼廚內，備下兩席酒。施公褚標黃天霸三人一桌，關太李昆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等一桌。大家皆略分言情，歡呼暢飲。酒席中間，施公談起往事道：「某初任江都，巧逢賀義士改邪歸正，因他人後來引薦了許多豪傑，某所以得有今日者，皆賀義士之力也。可惜賀義士中途猝遭慘死，今日諸君皆身受國恩，得皇上封官祿，獨賀義士不能享受，實是可歎！」黃天霸褚標二人，正欲說賀人傑已來轉求施公照應，難得施公先自說起，却是絕好的機會。當下褚標便開口說道：「賀天保中途慘死，也是他命該使然，仍蒙大人念念不忘，足見大人恩高意重。民人正爲此事，擬

欲轉求大人，這是不敢啓齒。施公聽了忙問道：「壯士有何事件？只願說來，大家斟酌便了。」褚標道：「只見賀天保死後，留下一子，名叫人傑，彼時才得六歲，跟着賀天保的妻子撫養，今年已十三歲了。昨日由山東來此，投黃副將，適值民人先在黃副將衙門裏，見了這賀人傑，年紀雖小，頗有膽識。民人當時以爲他這小小年紀，必然同著伴兒，或是與他母親同來。及至問他，他說是奉母命，一來因他父親受大人的大恩，未曾報答，使他前來給大人請安，藉圖報効；二來知黃副將現已做官，他來投黃副將圖個前程。因此辭了母親，獨自到此。黃副將聽他這話，便與他道：「你這小小年紀，前來給大人請安，力圖報効，則可。若說投我圖個前程，我看你年紀又小，力量又小，有什麼事可做呢？不如此在這裏，學習些武藝，過了三五年，等你武藝會了，再說罷。」那知賀人傑聞了黃副將之言，不由的發躁起來，當即說道：「若說年紀小，我已是十三歲了，若說武藝，那刀槍棍棒，雖不能精熟，他還伴件會使。」說著，他就將外面大衣掀起，在背後拔下單刀，不由分說，一個箭步，跳入院落之中，便使起刀來。民人與黃副將看他舞了一回，却是刀法精純，毫無破綻，真不愧他誇口。而且這小小年紀，有此武藝，有此胆識，實在難得。今早黃副將本擬帶他前來給大人請安，後來又怕冒昧，意欲先稟知大人，等大人示下之後，再帶他來見。現在既蒙大人提及他父親，故此民人斗胆，在大人面前，面稟一切，可否求大人示下，喚他前來給大人請安。」施公聽了，不由的笑容滿臉，因歎道：「賀義士雖死，得有此子，也算繼起有人了。而且據老英雄說，他的武藝高強，自然真實不錯，黃副將可即將他領來，與某相見，也算是故人之子了。」黃天霸聽了此言，一面謝了施公，一面答應出席而去。走出轅門，即拉了一匹馬跨上來，一刻的工夫，已是到了自己衙門。黃天霸跳下馬來，走入裏面，不見賀人傑。正在詢問，賀人傑已走進來，望着天霸道：「叔父一人回來，麼褚老爺子呢？」黃天霸道：「你趕快去換衣服。」張桂蘭已將他的衣服拏出一見賀人傑，向他要，他便遞給出來。賀人傑接過穿好，天霸又叫人備了一匹馬，於是叔姪二人，上馬而去。到了轅門，二人跳下馬來，天霸在先，人傑在後，跟着進入書房，黃天霸便叫人傑給施公叩頭。人傑即忙磕下頭去，一連叩了三個頭起來，復請了安，站立一旁。施公見人傑一表非俗，滿臉的英雄氣概，心中甚是歡喜，便即喚人傑添上座頭，命人傑也入席吃飯。人傑復給施公謝了座，又請了安，然後在天霸下首坐定。施公問道：「你今年多大歲數？」賀人傑道：「十三歲。」施公又道：「本部堂纔聞褚老英雄說，你的武藝很好，我看這小小年紀，有什麼武藝，可對本部堂說來？」賀人傑道：「咱纔八歲，咱娘就教咱棍棒，後來到了十歲，咱娘又教咱刀槍，并教咱飛簫走壁。咱有時不肯學，咱娘就要打咱，還說爹是一身好武藝，又說咱這黃叔叔本領更高，叫咱學好了武藝，來見大人，求大人賞個官兒給咱，一來給咱爹報恩，二來咱好圖上進，因此刀槍棒戟都會，飛簫走壁也會，如果大人要試試，咱便勉強使兩套。」施公道：「那院落中旗杆上，那面

順風旂你可取得下來麼？」賀人傑見說，掉轉頭一望，即便道：「謹遵大人吩咐。」說罷轉了身，他已一個箭步到了院落。施公與褚標等一齊向外觀看，只見賀人傑如猿兒上樹般，已是上了旗杆頂上，再一轉眼，賀人傑已將順風旂取在手中，又復輕輕轉全軀，用了個墜枝架式，將兩隻脚倒掛在旗杆斗子上面，手中執着順風旂，迎風舞了一回，復將身子向後一縮，又向前一縱，便如燕子穿簾一般。說時遲，那時快，賀人傑已由旗杆上穿入廳前，腳踏實地，彼時施公見賀人傑由旗杆上平穿下來，口裏雖然喝采，心內甚担驚。及至賀人傑已到了面前，又見他請了個安，雙手將順風旂呈上，不但施公極口贊賞，就是褚標、黃天霸等人，個個無不驚訝。施公叫賀人傑入座，一面叫施安去取十兩銀子賞他，買一套衣服。黃天霸又叫賀人傑謝了施公，這纔入座。施公因歎道：「賀義士義勇半生，今得有此子，雖在黃泉，亦當含笑。本部堂自當另眼看待，即黃賢弟亦要加意撫育，不負當年結義之情。」黃天霸亦即唯唯道：「末將敢不遵命。」於是大家暢飲，直至日落方散。褚標、賀人傑仍自回天霸衙中，關小西也自回本署，李昆等仍在本衙門當差。從來樂極生憂，是一定不移之道，只因施公自放了漕督，從出京來，直至到了淮安，沿路上訪拿了那些惡棍土豪，強梁大盜，實在不少，怎能一律肅清？且說淮安府東北與海州交界地方，有座高山，這山叫做摩天嶺。這摩天嶺高與天齊，巉岩峭壁，實是峻峻，內中有夥強人爲首的，姓余名喚成龍，率領著頭目嘍囉，在此佔據，平時並不劫掠往來過客，崑門打劫富貴人家，因此左右頗爲安靜。這余成龍具著一身本領，飛簷走壁，無一不精，開得施公左右能人甚多，他偏要顯顯本領，因此前來盜取印信，畢竟印信能否盜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九十二回

### 施賢臣丟失印信

### 衆英雄議訪強人

却說施公正任在書房秉燭看書，忽見由窗戶外送進簡帖一張。施公拿過來一看，見上面寫着：「過天星特借印信一用，日後着人去取。」施公看罷大驚，一面飭令施安去守印信，一面飛傳黃天霸、李昆等人。少時黃天霸等齊集，就是褚標也跟進來。施公即將簡帖與大家看了，褚標忙問道：「大人可曾差人去取印信？」施公道：「已着施安去看守了。」褚標不勝驚訝道：「大人中了那人投石問路的計了。」施公問：「怎麼爲投石問路？」褚標道：「來人本不知印信在於何處，所以投此簡帖，令人設疑，若不使人看視，他却無法可想，今已着人去看了，是領了他去，印信必失無疑。」正議論間，忽聽東首一片聲喧，報稱有失。褚標等趕緊前去看視，乃是東首耳房前面窗戶紙燒着，無甚緊要。黃天霸等知道衙門內有了強人，正撥分頭去捉，一眼瞧見施安也在那裏張羅救火。褚標忙問道：「施大爺你看視印信如何？」施公道：「剛纔那裏看了，絲毫有有。」褚標道：「你又中他



的計了，你再看看去。」施安聽說，即刻飛奔前去看視，見那印信仍擺在那裏，只見上面銅鎖已落了下來。施安忙將印箱開了，望裏一看，這一驚非同小可，果然黃金印已不在箱內了。施安忙着跑出來，告知衆人。黃天霸等一聞此言，一個個蹣跚上房，屋四面尋找，那裏有個影響？大家只得下來。此時已交四鼓，施公便命衆人且暫散去。到了次日一早，黃天霸仍到衙門內聚議，訪拏強寇。黃天霸纔進衙門，只見施安送上一枝弩箭。黃天霸接過一看，只見箭桿上寫着余成龍三字。黃天霸看罷，便問施安道：「施賢弟，你這枝箭從那裏得來？」施安道：「今早咱去登廁，走花園門首經過，順便到花園內去看看，才進得園門，只見太湖石上橫着一枝箭，咱便拾起來一看，見箭桿上有余成龍三字，且等大人起來，送給大人過目再說罷。」此時施公已有人出來使喚，施安當即進內伺候。施公洗梳已畢，便將拾起弩箭的話，細細回明。施公便問道：「黃副將會進來麼？」施安道：「來了。」施公便命請進來，施安答應去請。黃天霸聞施公呼喚，趕着同了李昆、關太李七、侯何路、通金大方等人，一齊到了書房，給施公請了早安。施公命大家坐下，然後說道：「剛纔據施安說，在花園內太湖石上，拾了一枝弩箭，箭桿上有余成龍三字，本部堂仔細思來，這余成龍一定是個武藝高強的人，昨夜來盜印信的，十分就是他了。衆位賢弟，可有知道這余成龍是何等樣人住在何處的麼？」大家聽了，俱各面面相覷，不能回答。黃天霸道：「昨夜來盜印信的那人，據末將看來，定是那余成龍無疑。惟是余成龍末將等向未聽見這個名字，也不知住在何處，或者是後起的，亦未可知。好在褚標現在這裏，待末將回去問問褚標，或者他可以知道。」施公道：「賢弟此語，甚合吾意，不必要賢弟回去，就請褚老英雄進來，大家商議便了。」說着就命人去請。一會子褚標已到，給施公請過安，坐下。施公便將施安拿到弩箭的告訴褚標一遍。褚標道：「但這余成龍，民人雖有些曉得，却不甚清楚，不知果是此人不是。數年前曾聞人說，離此淮安東北海州交界處，近東海口地面，有座磨天嶺。這磨天嶺上，有夥強人爲首的，說是姓余，其人武藝高強，慣會飛簷走壁，而且能使弩箭暗器，平時却不劫掠往來客衆，打聽有那富貴人家，或是爲官的贓物，要被他知道，晝則明搶，夜則暗劫，定然劫掠一空。還有一件，周圍四里之內，他并不搔擾，如此其居心，可想而知。大人的印信，若果是被他盜去，他一定有個用意，不是聞大人手下有許多能人，他賭作氣，偏要前來試試衆人的本事，就是效張桂蘭盜金牌的故事。不然，他豈不知大人爲官清正，他要來此盜取印信呢？」施公聽了這番話，連連點頭，便道：「老英雄所見，甚是有理，但印信既爲他盜去，必得設法取回纔好。」褚標正欲回答，那黃天霸聽說：「不由的氣往上撞，那怕他三頭六臂，咱也要將他擒來，取回印信。」褚標見黃天霸發躁，趕着攔道：「黃賢姪，你總是這樣性躁，凡事總須計議而行，況且我雖這樣說法，也料不定就是磨天嶺上，那個姓余的盜去，萬一不是，黃賢姪，你又便如何依我的愚見，明日可請一人先去那裏打聽清楚，如果真

是他盜去，咱們再設法向他要回，能再說他改邪歸正，投順大人更好。若不能如願，就將他擒來問罪，亦不爲晚。若倚着自己性子，一味好勝，明知黃賢姪的本領，不在人下，要知「強人更有強人，高手更有高手。」何能自恃己勇，蔑視一切？如此莽撞，甚至誤却大事，也未可知。」施公聽說極稱道：「老英雄所說，真是在情在理。黃姪弟勇固之餘，見識究竟不足。」此時黃天霸被褚標說了這一番的話，已是退下火去，便向褚標說：「依老叔所見，須先派人前去打聽。但是印信是要緊的物件，有礙大人前程，須得趕緊去取回，不能遲緩時日，究竟應派何人去打聽呢？」褚標道：「諸位老兄弟老賢姪，可不要怪老朽多事，却要在大人前討個差使。一來聊報大人的恩德，二來幫諸位的忙，等打聽的確，咱即回來送信，不知諸位以爲然否？」施公說道：「某本擬相煩老英雄去走一趟，只是不便奉請，難得老英雄不辭勞苦，某即一切奉託。」大家見施公一口應允，又重託了褚標，大家皆有些暗暗不平之意，却又不能形於面色。一來礙着施公不敢違拗，二來褚標究竟是個前輩，當下議論已畢，各人散出衙門。褚標仍與黃天霸同回到了衙門，褚標即打點包裹，帶了防身兵器，預備前行。黃天霸進入裏面，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九十三回

張桂蘭緩言勸人傑

褚壯士暗地訪成龍

話說黃天霸回了衙門，將褚標極稱余成龍武藝高強，自己討差去摩天嶺的話，告訴了張桂蘭一遍。彼時張桂蘭并未有甚不平，但道：「褚老叔既是討差前去，他自有他的把握，老爺雖不懼人，能得褚老叔將印信討回，也省却許多事件，老爺何必有不平呢？」黃天霸聽了，也只得無計。此時賀人傑也在旁邊，先聽黃天霸那一番言語，已是不平的很，及見張桂蘭又說出這些話來，實在按納不下，便厲聲說道：「嬌娘此言差矣！我叔父自隨大人以來，立了多少功勞，捉了多少強寇，江湖上誰不知叔父武藝高強，今日大人失去印信，如叔父再去取回，這件功勞定是不小。褚老爺子到此，不過頑耍頑耍，他便要奪我叔父的功勞，其實甘心不得，就便叔父容納得下，姪兒也不肯將這件功勞讓與褚老爺子，那怕那余成龍三頭六臂，不要叔父去，就憑着姪兒一人，若不將那印信盜回，把余成龍捉住，誓不見叔父嬌娘之面。褚老爺子未免欺人太甚了！」說罷忿忿不已。黃天霸張桂蘭二人聽了此話，心下頗爲喜悅，皆道他年紀雖小，志氣甚大。桂蘭當即攔道：「你這小年紀，知道什麼事情？褚老爺子他是一片盛意，我且讓着他三分，爾何得如此粗鹵？是於背地說褚老爺子不知道，若叫他聽見了，豈不給他遭怪？若說你的武藝高強，究竟力量不足，安知余成龍是何等樣人，連我褚老爺子尚且叫我不去，他要見機而行，何況你是他的孫兒輩呢？此後切不可如此，要給大人知道了，一定要說你不遵命，若見罪下來，如何担當得起。况且你母親使你到此，雖說叫你來投你叔父，你叔

父與我，自然把你作子姪般看待。不然固屬對不起你母親也對不起你爹爹。但是無論何事，你即要圖前程，總要仗仰大人的恩德，大人若見罪下來，就是你叔父也不能爲力。還有一說，你爹爹死後，你母親只有你一個兒子，將來養老送終，全靠你在身上，你若前去摩天嶺，能將那姓余的捉住，把印信取回，自然名震一世，萬一敵不過那姓余的，鬧出別的亂子來，不但我們對不起你母親，即是你也對不起你母親，那時叫你母親怎樣呢？姪兒你是個極聰明，極乖巧的人，好寶貝兒，你聽嬸娘的話。」賀人傑聽了張桂蘭一番言語，纔將一盆極旺的火熄下去，這且不表。再說褚標在施公前討了差使，同黃天霸回來後，也不耽擱，打了個小小包裹，帶了幾兩散碎銀子，又將防身的兵器藏好，當即出了淮安城，直望摩天嶺而去。不過一日路程，已至海州交界。當下尋了客店住下。褚標即與店小二閒談起來，先說無關緊要的話，慢慢問道：「小二，咱問你這裏有座摩天嶺，走那裏走去？離此有多少遠？」那店小二道：「你老問這摩天嶺，是幹甚麼呢？」褚標道：「咱有個親戚，住在那裏，咱要尋親戚去呢。」店小二道：「摩天嶺就在東北，離此還有十來里，就到了。」褚標又說道：「咱聞這摩天嶺上有強盜，可是不是麼？」那小二又道：「嶺上強盜雖有，是不打劫客商，而且那個大王爲人最好，摩天嶺左近一帶，凡那沒衣沒食的窮民，山上的大王還有時給他們的衣食，從來不與人爲難。」褚標道：「你道他不打劫客商，他的錢從那裏呢？」店小二道：「聽說是從遠方打劫來的，皆是些贓錢。」褚標道：「那大王名喚什麼？」店小二道：「那山上共有三個大王，大大王姓余名成龍，綽號過天星；二大王姓陸名文豹，綽號鐵臂漢；三大王姓名喚任勇，綽號穿山甲，皆是全身武藝，飛簷走壁，無一不能。」褚標道：「他們三個大王，有多大年紀了？」店小二道：「據人說都在二十來歲。」褚標聽說，心下大喜，暗道：「印信定是他盜去，咱既到此，莫如前去會他，先以利害說之，却看他如何回答，再作商議。」主意想定，又吃了些麵飯，此時已是日落，就檢了一間臥房，歇息一夜。次早起來，梳洗已畢，喚小二打了一角酒，取了兩塊麵餅，獨自吃過，便將兵器藏好，又將包裹寄交店小二道：「咱去看看親戚，就來這個包裹，暫且寄下，房飯錢待咱回來再算。」店小二答應，將包裹接去。褚標大踏步出了客店，直望摩天嶺而去。不一會，已至褚標抬頭一看，見那摩天嶺，甚是高險，四面皆是峭壁巉岩，山頂上有十來間房屋，在山的左首，有一條石路，由山根下直達山頂，約有五里之遙。半山有一道柵欄，上面釘着許多三棱釘，柵欄裏面有些人看守在那裏。褚標在山前看了一遍，復遠至山脚背後，又看下一會，只是看不到頭，原來這摩天嶺背後是海口，不通旱道，雖有出路，非船不能上。口褚標察看已畢，復到山前，順着石路，走上山去。剛至柵門，就有人問道：「來者是誰？可通名來，好報與大王知道。」褚標答道：「煩你向你家寨主說聲，咱海州褚標，慕名前來拜望，并有要話面敘。」當下嘍囉聞說，即去通報，余成龍聞說，便向陸文豹任勇說道：「這褚標此來，定有緣故，咱們若

不見他，他還道咱們胆怯，莫若將他請進來，看他說甚麼話，咱們再作商議。」陸文豹道：「咱素聞褚標是江湖上的老前輩，此人頗有聲名，武藝亦很下得去，就是他那口單刀，亦實在不弱。忽然到此，決非訪慕咱們的名兒來，定有別的緣故。」余成龍道：「賢弟有所不知，這褚標現在施公那裏，與黃天霸等人同在一起，今日此來，一定爲前日愚兄幹的那件事。咱們且將他迎接上來，再說便了。」因此就叫排隊相迎。余成龍三人也喚了衣服，迎將出去。褚標在柵門外等了一會，正在着急，忽見柵門大開，裏面一隊隊走出，有二三百嘍囉，末後有三個少年人，當首一人，身長七尺，向外頭戴一頂英雄冠，身穿一件月白洒花藍緞，腳踏烏線粉底靴，面如漢月，眼若流星，灣灣的兩道濃眉，大鼻梁，闊口，後跟着一個，身長也有七尺，淡黃色面皮，一雙怪眼，兩道掃帚眉，尖鼻梁，飄兒嘴，身穿玄色直裰，脚登薦底快靴。末後一人，却是個五短身材，黑漆漆一個團臉，一雙環眼，兩道濃眉，生得頗爲粗笨。褚標看罷，正欲上前打話，只見那爲首的，迎至面前，雙手一拱，一聲高道：「褚老英雄到此，我等有失遠迎，多有得罪。」說着，就邀褚標進入柵門。褚標亦回道：「便是老夫亦久慕大名，拜訪來遲，亦望恕罪。但不知那位是余賢弟？」那爲首的答道：「豈敢，在下便是。」褚標亦望余成龍拱了拱手，余成龍便與褚標進內。一會子已至廳上，彼此重新見禮。褚標又與陸文豹、勇兩人通了姓名，這纔坐下。余成龍首先問道：「聞得老英雄一向皆在總漕施公那裏，同黃天霸等人幫着施公建功立業，除暴安民，今日老英雄何以有暇光降到此呢？」褚標聽說，知道余成龍已知自己的來意，便道：「老夫久慕賢弟的大名，早要來此拜訪，只因承總漕施大人不棄，留在衙門，幫同照料。數日內衙門內出了一件事，施大人的印信，忽然被人盜去，當時追捕不著。後來拾得一枝弩箭，那箭上寫著大名，因此老夫知道是賢弟前去，故意賣弄武藝，將印信取來，所以今日特地前來索取，但不知賢弟肯否見還？」欲知余成龍果肯交還印信，并說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九十四回

### 余成龍激走褚標

### 賀人傑智誘任勇

却說褚標向余成龍索取印信，余成龍道：「施公印信却現在這裏，老英雄此來，非是某等有却大面不過。當日議取印信的時節，在這山上，設了一座凌虛樓，預備將來把印信取回，存在這凌虛樓上，爲的是素聞黃天霸武藝高強，隨了施大人，建了許多功勞，立了許多事業，我們江湖上，綠林中的朋友，不知被他害了多少。我等去取印信，並非要害施公，亦非假詞給那江湖綠林的朋友圖個報復，只因要與天霸試試，我能將印信盜來，他再能將印信盜去，我等便甘心拜服。他是天下的第一個好漢，雖使我等拜他爲帥，我等亦甘心情願。若他沒有這等本領，不能將印信盜回，我等要這印信有何用處？便教他親自前來拜

求上山，我也可將印信取出，交給他回去銷差，我等並無他意，不過要與天霸比一比手段罷了。」褚標道：「賢弟言之差矣，黃天霸又與賢弟毫無意見，賢弟等又說並無他意，今日將印信盜來，這是此舉，在老漢看來，並非與黃天霸過不去，直是與施大人過不去了。這印信是聖上賜與施大人，施大人失了印信，聖上知道，必然要見罪於他。黃天霸雖在那裏當差，大人失了印信，他尋得著，固是他的功勞，就便尋不着，他也沒有甚麼大罪，不過難為施大人罷了。賢弟等與施大人平日又無意見，這是何苦作此舉呢？若說要與黃天霸比試，比試自古一好漢愛好漢，惺惺惜惺惺。」你既慕他的名，改一日等老漢帶領他來，或是請賢弟等到淮安去，與他比試，又何必借作這個事兒，挾制呢？還有一說，實不相瞞，老漢未來之先，黃天霸早要到，此是老漢再三阻攔，并在施大人面前，討了這個差使，以為賴著老面子，與賢弟說個三言兩語，叫賢弟將印信送去，一來免得黃天霸與賢弟傷了和氣，二來老漢也可在施大人面前，要個臉兒。我看賢弟也是個英雄好漢，老漢既來，又在施大人面前誇了口，非是老漢太弱，懼怕賢弟，諒賢弟等也該知道，能於把個臉面，即時將印信送交出來，咱們認個好朋友，以後還得來往來往。如果一定執意，老漢雖不能遽傷和氣，即施大人却不是好惹的，就將黃天霸丟開，他那裏素來有名武藝出衆的，也還不少。賢弟雖有此山寨，恐怕各人都到，賢弟也不得易於維持。勢成騎虎，那時老漢也不好過問了。賢弟還請三思。」余成龍道：「老英雄言之差矣，我等既有成議，何能不踐前言？非是我等不看老英雄大面，爭奈凌虛樓既建造不易，又因我等既將那印信盜來，何可輕易失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萬難有却，只道我等終是胆怯，豈不是笑於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仙手下能人甚多，老英雄這句話，更覺有些錯了。除非我等在先，不作此事，難道還懼怕不會任那施公難惹，手下能人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放著我這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還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是好朋友，不必因此反臉。」褚標聽了這番話，已是氣往上撞，恨不得即刻拔出刀來，與他等爭個高下。復一思想，因道：「賢弟等既是不看老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老漢亦不能勉強，就便勉強，賢弟等不信老漢的話，也是枉然。老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要悔恨。」余成龍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何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這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標辭去，余成龍等送至山下而別。褚標回至客店，算明房飯錢，取了包袱，仍回淮安送信，暫且不表。再說賈人傑被張桂蘭勸了一頓，當時雖默默不語，後來獨自暗想道：「我奉母親之命，前來投奔黃叔叔，要想立點功勞，圖個小小前程，現在眼見得有此機會，我也好借此圖個出身，叔父孀娘不讓我去，好不悶殺人也。我何不瞞了叔父孀娘悄悄的前去一過，將那印信盜回，也可顯顯我的本領。」主意想定，吃過晚飯，乘着張桂蘭不在房內，便悄悄將夜衣靠單刀偷去放在一旁。等到黃天霸張桂蘭睡

熱他便換了夜行衣，又將隨身衣服，打了個包袱，繫在身後；又將那單刀暗藏在身旁。賀人傑還有個絕技，慣使金錢鏢，能在黑夜打人，百步之內，百發百中。時將三鼓，賀人傑悄悄開了廳門，施展出飛檐走壁之能，由後院牆繞越而出，所幸無一人知道，他更心中大喜，便大踏步順了方向，直望摩天嶺而去。在路行了一日，已離摩天嶺不遠，就在左近，尋了客店，吃了些飯食，先與店小二談了一會，又問了摩天嶺上一番風景。只見那店小二答道：「摩天嶺現有三位大王，大大王姓余名成龍，三大王姓陸名文豹，三大王姓任名勇。這三個人皆是武藝高強，本領出眾，聞得前數日還將漕督施大人印信盜來，現藏在樓上。小客官，你想想看總漕施大人那裏，是多少能人，那印信尚且被他盜去，何況你個小客官，不過十來歲，就有多大本領，可以敵擋得住那三個強人？終不然白白的將命送在那裏，這是何苦？」賀人傑聽了這一番話，暗自好笑，只得勉強說道：「極承指教，說罷將房飯錢算還，攜了包出了店門，直望摩天嶺而去。走了半日，已到嶺上，便望寨柵前門行去。却好個是任勇巡哨，剛至柵門，猛見山下走上一個年幼小子，但見頭戴玄色湖縐酒花包腦，周圍安著一排雪亮鏡光頂門，上倒著一個英雄結，身穿玄色衣靠，腳穿薄底快靴，背後結束著一個包裹，胯下藏著一柄單刀，雪白面孔，兩道濃眉，一雙香眼，高鼻梁，闊口，約有十三四歲年紀。任勇看罷，暗自稱羨，便大聲喝道：「來者何人，敢探咱爺爺山寨！」賀人傑正往前走，忽聽裏面有人喝問，也便喝道：「上面聽著，咱小爺爺乃山東四大霸天賀天保之子賀人傑是也！爾是何人，可是山寨之主麼？快通名來，小爺爺有話要講。」任勇答道：「咱便是第三寨主任勇的就是，爾既聞咱爺爺大名，有何話講，即便講來。」賀人傑道：「此地非講話之所，快開寨門，讓咱進去，與你說話。」任勇聽罷，即著小嘍囉開了柵門。賀人傑大踏步走入，望著那任勇拱一拱手，說聲：「請了。」任勇也回了一回，復問道：「有何話講，請道其詳。」賀人傑道：「一言難盡，若寨主不棄，請至裏面，細陳衷腸。」此時任勇不知何意，也就將賀人傑邀入裏面。賀人傑重行施禮，這纔彼此坐下。賀人傑當下開口說道：「在下向聞大名，未曾識面，剛纔多多得罪，尙求見容。但在下祖籍山東，父親賀天保，同稱四大霸王，江湖上誰人不曉？祇因投順了賊官施不全，他只戀著富貴功名，忘却當年結義，勸逼我父親投順，我父親初則不肯，繼則看結義之情，勉強相從。黃天霸又逼著我父親往獨窰營去，說撲天鵬飛天豹二位叔父，怎奈撲天鵬二位叔父不從，黃天霸就殺死飛天豹，逼死我兩位嫡母。撲天鵬雖然逃走，他心中却疑我父親忘絕結義之情，後來狹路相逢，撲天鵬暗用飛爪，將咱父親打死，雖說撲天鵬後亦被黃天霸所殺，總之不為黃天霸絕義，我父親叔父嫡母，如何得死？彼時在下纔交六歲，可憐我母親撫養成成人，今年已是十三歲了，此種父仇，如何不報，又恨孤立無勢，因此竭誠不遠千里來投案下，若念江湖上義氣，即容收留，願助一臂之力，去捉賊官，同擒天霸，報仇雪恨，若不容收留，即便告辭，去投他處，再圖報復，不勝

勉強。任勇聽了這一番話，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九十五回

余成龍誤留賀人傑

施賢臣獨遣李公然

却說任勇聽了賀人傑一番假話，心中疑惑不定，欲便留住，又恐余成龍陸文龍不肯，欲待不留，又深愛賀人傑小少年，有些膽識，只得叫賀人傑權且等待，與余成龍陸文龍商量妥當，再定行止。當下賀人傑便在外廂暫且歇下。任勇隨即進內，將以上的話與余成龍陸文龍二人說明。余成龍道：「這小子現在何處？」任勇道：「現在外面，小弟因不敢自主，特地稟兩位哥哥，如可收留，小弟便帶他進來，若還不然，便叫他去投別處。」余成龍道：「這小子你會問他多大年紀？」任勇道：「小弟也會問過了，今年一十三歲，倒生得伶俐乖巧。」余成龍道：「你會問他會甚武藝？」任勇道：「却不曾問得，但見他腰下藏一口單刀，想來稍知一二。」余成龍道：「既然如此，且帶他來看看，再作計議。」任勇答應，復至外間，將賀人傑帶進大寨。賀人傑站立身軀，望着余成龍陸文龍行了禮。余成龍看見賀人傑年紀雖小，頗有英雄氣概，也是暗喜。因道：「你這小孩子，多大年紀了？到此所因何事？」賀人傑道：「後輩今年纔交一十三歲，只因圖報父仇，不遠千里而來，竭誠投効，望助我一臂之力。」余成龍道：「據你所言，要報父仇，但是你父親賀天保，係死在撲天鵬手內，並非黃天霸害死，何得冤屈好人，就便你父親果是黃天霸所害，要知他的武藝高強，施不全防護甚嚴，何能便去報仇雪恨？」賀人傑道：「大王言之差矣，若說咱父親不是黃天霸所害，反說他是好人，是大王名為江湖上朋友，最重的義氣，實與黃天霸一類，即不肯幫助後輩去報父仇。那江湖上被黃天霸所害，不知多少，大王獨不念兔死狐悲，物傷其類麼？若說黃天霸武藝高強，難道真個是三頭六臂，雖後輩年幼，不能力敵，有大王的英雄，何患不能？今大王盛稱他本領高強，不但無心幫助後輩，連那江湖上的義氣，是直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若說那賊官施不全，防護甚嚴，前開丟失金牌，即係一女子盜去，女流之輩，倘且有此膽量，何況大王四海知名，在後輩看來，施不全防備雖嚴，亦不在大王意下，但恐大王無意於此，只得藉此相推，後輩亦不能強勉而行，只好再投他處了。」余成龍聽了此話，正欲收留，忽然心中一動，便大聲喝道：「好大胆的畜生，看你這小年紀，胆敢在爺爺前，顯見你那賊官指使，叫你來探聽虛實，還敢來朦混爺麼？下面聽著，速將這小畜生綁去斬了。」但見賀人傑並不驚駭，復怒目而視，曰：「大王既不見容，復相疑忌，某父仇固不可報，以落不美之名，有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與其身遭冤屈，不若刎頸自明。一死之後，有那知道的，亦不免恥笑大王，不顧義氣，不知好人，但存疑忌之心，逼煞孤兒自刎，被江湖上唾罵。」說罷，嗖的一聲，將腰下所藏的單刀抽出，即向頸上刎

去。當時任勇在旁，趕即上前，將人奪去。余成龍出位，向賀人傑道：「前言不過相戲，何必認真？」叫聲：「賢姪，你若果真爲報父仇而來，咱自當同助賢姪一臂之力，但是賢姪亦不可稍懷二心。」賀人傑道：「父仇不共戴天，既承叔父等見容，何能心懷異志，請叔父等放心。」余成龍聽罷大喜，當下讓賀人傑坐下，又與賀人傑談論些武藝。賀人傑又使了一回刀法了，却不敢過顯手段，十分本領，尙留著三分，反使余成龍等不爲防備。由此賀人傑暫且住下，嵩等得便，即將印信盜回，在施公前立功。余成龍只因誤留了賀人傑，以致打破凌虛樓，燒毀摩天嶺，到後來身首異處，明正典刑，此是後話。暫且慢表。目說黃天霸與張桂蘭次日起來，不見了賀人傑，又見廳門大門，知道賀人傑負氣而走，必要往摩天嶺去盜印信。當下黃天霸却是大喜，更爲這小孩子有此胆量，有此武藝，將來大有作用，却又甚憂，此去摩天嶺雖不過二日路程，沿途却無妨礙，但聞得余成龍頗有武藝，他若負著豪氣，萬一被余成龍所算，我如何對得起哥哥？自思自想，只得仍回上房，說與張桂蘭知道。張桂蘭聽說，硬爲著急。二人商量畢，天霸用過早飯，即便望總督衙門而來。却好施公已經升帳，黃天霸先與衆人見過，說明賀人傑黑夜逃走，徑往摩天嶺捉余成龍，盜回印信。大家皆爲賀人傑擔憂，因須趕去，方保無虞。黃天霸道：「正爲此要回稟大人，親自向前去。」正說話間，見施安出來問道：「黃老爺早令會來，大人要傳見問話。」黃天霸聞說，即便同施安入內，先給施公請了安，站立一旁。施公道：「前日褚老英雄前去摩天嶺，訪拿余成龍，不知究竟如何，印信可能取得回來，使我心放不下。」黃天霸道：「正爲此事，要稟明大人，末將欲親去一走，恐這小孩子有失，末將便對不起賀天保，特來申明，求賞一行。」施公聞言，又驚又喜，因道：「黃賢弟，你自前去，固是好極，免得小英雄有失，但本部堂這裏何人保護？在本部堂看來，好在褚老英雄現在那裏，賀人傑雖然前去，褚老英雄必然是見面的，萬一賀人傑與那余成龍交手起來，褚老英雄斷無不幫助之理。在本部堂之意，黃賢弟去，且從緩，莫若使李五賢弟前去一探，便知分曉。而且這賀人傑年紀雖小，他那一番舉止動靜，不是個一莽之夫，此去必有計謀。本部堂印信，由他取回，亦未可知。更兼他武藝出衆，又有褚老英雄，這事決無妨礙。」黃天霸見說，亦不便再言，只得站在一旁，心中却是很不放心。施公因立傳李公然進內，將上項話說了一遍。李公然那敢怠慢，立刻收拾，出了衙門，直望摩天嶺而去。走有十來里路，只見褚標迎面而來。李公然走上一歩，便先問道：「褚老英雄所辦之事如何？曾看見賀人傑麼？」褚標驚訝道：「你怎麼問我這話？我不曾見過小廝。」李公然便將賀人傑私往摩天嶺的話說了一遍。褚標頗爲驚恐，復又將余成龍建造凌虛樓，藏收



印信，定要黃天霸來取，不肯送還的話，亦告知李公然。二人說了一會，李昆復請褚標同往摩天嶺一走，褚標當即答應，二人趕前進，不一會已到山脚下面，正要分路，忽然見一人好似賀人傑模樣，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九十六回

### 李公然前往摩天嶺

### 賀人傑初探凌虛樓

且說李昆拉着褚標，望嶺上看去，分毫不錯，李昆因遞了個暗號，賀人傑聽見暗號，知道是自家，人也遞了暗號下來，說道：「雁兒落，下海灘去了！」李昆聽說，知道叫他在僻靜處等候，有話回說。心中大喜，即拉着褚標望山後行來，走了有半路多路，但見一帶樹林濃陰密布，甚為僻靜，二人行入林內，坐下歇息。約有半個時辰，只見賀人傑也入林來，大家一見，好不歡喜。賀人傑便與褚標、李昆行過禮，然後坐下，望褚標說道：「孫兒自那日大人失去印信，當時孫兒就欲前來，後因黃叔父與嬸母二人再三攔阻，不肯放行，不然與老爺子同來，也可會會那姓余的，是什麼樣。因氣悶不過，只得黑夜暗暗出來，打算打此定然碰着老爺子，彼此有個幫手，及至到了山下，細細打聽，知道老爺子說他不信，已經回去。淮安孫兒暗想，既已到此，終不然還自回去算空跑一跑不成？又恐怕那姓余的果然利害，孫兒敵不過他，不但無功，反要見罪，因此想了個法兒，前去騙他，假說黃叔父只圖富貴功名，不顧當年結義，逼死爹爹等人，特地前來請他助一臂之力，前去報仇雪恨。余成龍等被我一片假言，把他說的居然相信，便留我寨內，頑耍，還說等過兩年，再給我做個頭目，共圖大事。我這兩日，已將他嶺上出入門路，看了個熟悉，惟有那藏印信的所在，叫做凌虛樓，但聽說這樓上四面皆有消息，若不知道路程，踏著消息，便是死路。我今日已與那姓任的說過，叫他帶我到樓上去看看，他已答應，我將這凌虛樓探看清楚，得便就將印信盜回，前去見大人立功。今日老爺子與伯父前來，却更天假其便，最好在附近客店，暫住一兩天，一經將凌虛樓路徑探明，便悄悄地前來送信，就請老爺子或李伯父，趕往淮安，稟明大人，即日請黃叔父與者位伯父叔父，發兵前來，拿捉強人，燒毀山寨，但是印信包在我身上，盜回便了。此間不便就擱，早晚便來送信，還有一層，老爺子所住客店的門首，却要做個暗記，以便孫兒易見。」褚標、李昆二人聽賀人傑這一番說話，實在誇獎他，有見識，因道：「看你這小年紀，到做出這一番驚人出色事來，你可牢記，我等住的客寓門口，有石灰手指印的，便是那裏。」賀人傑答應，隨即起身告辭，匆匆而去。褚標、李昆也就越路而行。離這摩天嶺，約有二里多路，已至褚標前次住的那個客店。褚標這就店內住下，那店小二見是熟客，便上來照應一切。二人飲酒中間，皆誇獎賀人傑有見識，有胆量，將來不在你我之下。

飲酒已畢，褚標即與李昆出店閒逛，乘便就在石灰店內，買了些石灰，暗暗的在客店門口打了一個手印，然後進店安歇，專等賀人傑送信前來，不表。再說賀人傑別了褚標，再入山寨，還是如兩日前的一樣，各處頑耍。余成龍等亦愛他少年英勇，聽他自便，却好走到凌虛樓前，遇見余成龍從樓上下來，賀人傑故作不知，站立一旁，等余成龍走到面前，賀人傑上前說道：「叔父這樓造得很好，姪兒來了幾日，時常聽見叔父誇獎這樓的妙處，姪兒急想上去頑耍頑耍，任叔父只不許姪兒獨自上去，說是這樓上有什麼消息，如果踏着機關便要死於非命，請問叔父究竟這樓上有何消息，當日造這樓，究竟爲著何事，請叔父告知姪兒，以便知道此中奧妙。」余成龍道：「賢姪有所不知，今既問我，便告訴你，也諒無妨礙。只因三年前，那鳳凰嶺張七的女兒張桂蘭，盜去施不全那個賊官的金牌，後來被黃天霸前往討回，鳳凰嶺張桂蘭又許配黃天霸爲妻。我聽見此話，甚爲負氣，因此造了這座凌虛樓，共計三層，將施不全那賊官的印信盜來，藏在頂上層上面，指明要黃天霸來取，在賢姪未到前一日，施不全那裏就著褚標那老兒前來問說，叫叫誰些交情，看褚老兒薄面，將那印信交出，他從中講和，兩不相擾，咱却未曾應允，並叫他帶信速令黃天霸前來自取，却把那老兒氣走了。但是那老兒一去，必然回到淮安，說明此事，黃天霸聽說此話，兩三日內必定前來，眼見得黃天霸那小子，不久要死於這樓上了。」賀人傑又問道：「叔父講了三會，姪兒是還不得明白，怎麼黃天霸上了這樓，就要死的？別人到這樓上就不死麼？」余成龍道：「姪兒，你那裏知道？不是黃天霸到這樓上就要死，別人就不要死，只因這樓四面皆有消息，知道路徑的，便不會死，不知的便要送死的。黃天霸從來未到此地，現在要取那賊官的印信，如何不來？既來這裏，不知這樓的路徑，不是就要死麼？」賀人傑道：「照叔父所言，黃天霸不來則已，既來定要死的了，果真如此，不但叔父宿氣可消，就便姪兒冤枉也算報了。但是件兒，有一件可慮，若黃天霸前來盜那印信，料不定不與他廝殺，在三位叔父，這樓上路徑是熟的，固然不怕，萬一那時叔父等湊手不及，姪兒與他交手起來，這樓上的路徑，姪兒又不熟，不是白白送一條性命在這樓上麼？」余成龍道：「賢姪之言，甚是有理，你就隨我到這樓上去看一看，把那路徑認明，以備一時的緩急。」賀人傑心中暗喜，當時就與余成龍走上樓去，由那扶梯走上，一層層的共計有三十六層，上了樓面，迎著扶梯，有一黑漆板門，半開半掩，余成龍却不進去，偏從板門側首扶梯左邊月亮門走進，賀人傑問道：「爲何不走這正門，偏從這小門進去，却是何故？」余成龍見問，復轉身走到黑板門口，先將右腳在門外站定，後將左腳送入門內，輕輕的在樓板上一踏，只聽响了一聲，一塊板滾了下去，去賀人傑走到跟前，望滾板上一看，但見下面漆黑無光，深不見底。余成龍道：「這下面便叫陷人坑，不知道都從這門進去，如著這滾板，人就落下去了，不要刀殺鎗刺，也便活活餓死。」賀人傑看罷，隨著余成龍走入月亮門，向左首轉了三四個輪匙。

灣，纔到第二層樓。而但見樓面當中，設著一座珠漆神龕，後後有兩扇暗門，余成龍將暗門一推，哎呀一聲開了。二人進來，仍在左首轉了一個灣，却是扶梯，由下至上，只有二十四層，也有黑漆板門兩扇，左首也有月亮門一個，却不從月亮門進去，偏欲正門走入。賀人傑又問道：「因這一層又不從月亮門走呢？」余成龍道：「這叫做疑兵計，萬一有人上來，知道頭一層是從月亮門走進的，到了第二層，定是仍然如此，他就上當了。這第二層的月亮門內，也裝著滾板，下面盡是套索，有人落下，就被套索縛了。」賀人傑答應，二人走入正門，便是第三層樓面。中間也設著神龕扶梯，却不在龕內，由神龕背後有一小門，門內裝著扶梯，也是二十四層。上得樓來，但見四面窗櫺，俱皆關閉。賀人傑便去開那窗櫺，並無格鬥鈎搭，只是開不開來。余成龍見賀人傑不知此中消息，便道：「賢姪我開與你看。」說著用手在東首柱子上，將機關一按，窗格全開。余成龍便望中樑上一指道：「賢姪你看那盒子內，便是賊官施不全的印信了。」賀人傑抬頭一看，只見中懸一盒，四面皆是鐵絲做成的細網，任他神仙也飛不出鐵網。賀人傑暗暗記下，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九十七回

### 小英雄下山送信

### 老壯士回署領兵

話說賀人傑將余成龍誘入凌虛樓，探明路徑，并知印信懸掛中樑上面，一一謹記，復與余成龍在樓上耍了一會，然後同下樓來。又將轉灣抹角，暗埋的消息所在，到處記明，遂與余成龍回至廳上。却好陸文豹任勇也在那裏，便大家坐下。賀人傑又對着余成龍，盛誇凌虛樓如何險峻，如何奧妙。余成龍見賀人傑極口誇獎，自己也喜不自勝，因誇道：「賢姪不是咱誇這大口，那賊官的印信，藏在那裏？他黃天霸三頭六臂到了此地，也送他到望鄉臺了。」隨時余成龍等，即命擺酒，彼此暢飲，懽懽而散。到了夜半，賀人傑乘大家睡熟，獨自起來，換行夜衣，靠手執撲刀，藏了金錢鏢，悄悄的來到凌虛樓。先將四面一看，見那看守樓門，及打更的小嘍囉，俱已睡着。他便屏出飛簷走壁的武藝，撕開樓門，復將樓門掩起，捏著步上了扶梯，記著路徑，走到第一層樓面。真是身如飛燕，毫無聲息。彼時不敢怠慢，復至第二層上面，略為喘息，便向第三層而來。到了三層上面，先將火光一閃，認定中樑右首一個箭步，蹠上神龕，略一墊腳，復望上一躍，將右手搭住中樑，隨將兩腳一縮腰一灣，將兩腳在樑上掛定，變了個猿猴墜枝的架式。左手執刀，右手便去摘那印信的盒子。正欲摘下，忽然想道：「此時若即取下，如何下得此嶺？不得下嶺，事必洩漏，不但印信復失，連我的性命難保。好在此樓上已熟悉，取回印信，這又何難？且待等數天，明日先去報知約定日期，叫耨老爺子同李伯父趕回淮安，稟明大人，等我黃叔父等入到來，約定行事，裏應外合，還怕這三個狗強盜，捉拿不住，印信失去不

成麼？主意想定，隨即由樓上跳下，輕輕站立樓面，復將各處門扇窗榻，關閉停妥，一層層走下樓來，開了樓門，復又四面一看，見看守樓門的仍然睡着，即打更的已走了出去，幸喜一人都不知道。賀人傑趕着一溜烟，如旋風般回到自己房內，先將房門關上，然後卸去夜行衣靠上床，略一歇息，已是天明，即便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點，便向余成龍說道：「今日天氣甚好，姪兒意欲下嶺顯耍一回，約至當午，即便回嶺，特與叔父說知。」余成龍道：「賢姪既要去嶺下顯耍，須得早去早回。」賀人傑答應退出，心中大喜。走至房內，換了衣漿，藏起腰刀暗器，復與余成龍等三人告別，然後望嶺下走來。到了嶺下，順著大路，匆匆而行，沿途留心客店。走有三四里路，見有東首有一小鎮市，便望鎮上行來。走至街頭，見西首有家酒店，簷口掛著一面招牌，寫悅來店安寓客商。賀人傑走進酒店，見吃酒的人甚多，因揀了座頭坐下，便叫小二打壺酒來。店小二才答應著去打酒，只見李昆從店後走出來。賀人傑一見，便遞了暗號。李昆回頭一看，見了賀人傑，彼此會了意。賀人傑坐著仍然不動，一會大店小二將酒打來，并有兩碟小菜。賀人傑對店小二道：「你這店內人多嘈雜，這店後面有座頭麼？」店小二道：「店後座頭倒有，但是錢雙倍的。」賀人傑道：「你給我移到後面去，你就給你雙倍錢，又有什麼大事？」店小二答應，趕著將酒菜移至後面。賀人傑亦跟了進來。却好李昆已那在裏等著，於是賀人傑揀了一個淨室。店小二將酒菜排好，又趕著進內問道：「小客官有何吩咐？」賀人傑指著李昆說道：「不意在這裏巧遇這位客人，也是咱的親戚，你經我再添一付杯箸，再打一壺酒來。」說罷，店小二出去。方才吃得兩杯酒，店小二已將菜送進，却是一盤牛脯，一盤白煮雞，排在桌上，問道：「你老還要什麼菜？」李昆道：「你且看看，咱們再要什麼，招呼你要便了。」店小二出去，李昆因問道：「賢姪此來，定有消息。」賀人傑道：「伯父，小姪特來送信，那凌虛樓果然很得利害，不是小姪用語言將余成龍同騙上樓，探明路徑，問明消息，不必說黃叔父不能上去，便是神仙也難將印信取回來。」遂將凌虛樓共計三層，上面如何埋伏，如何暗裝消息機關，鐵網如何利害，如何靈巧，細細說了一遍。又道：「小姪昨夜乘余成龍等人睡熟，却暗暗上去一次，觀了路徑，所以特趕前來，請伯父趕緊回倒淮安，稟明大人，說道請大人速差我黃叔父及諸位伯父叔父，悄悄地前來，約期後五日，二十六夜半子時，齊到嶺上，在柵門前舉火為號。余成龍等看見柵外火起，必然出來看視，小姪便乘其無備，去凌虛樓將印信盜出，便請伯父至凌虛樓後嶺接應，但看樓上火起，便是小姪盜回印信的時候。但這嶺上只有一條小路，且只能一人行走。余成龍又復派人在那裏防守隘口，伯父到時，務將那把守的人先行打死，然後方無擋絆。小姪盜出印信，嶺上的各事，便不能兼顧，却只管將印信星夜送回淮安，捉拿強人，焚毀山寨，皆仗諸位伯父叔父之力。」正說到此，豬標亦從外面走進，瞥見這賀人傑與李昆在那裏密語，豬標趕至跟前說道：「好話不瞞人，瞞人非好話。」李昆二人聽

見吃了一驚亦抬頭看見是褚標趕著讓坐賀人傑又向褚標見了禮然後坐下復將前言細細說了一遍只喜得褚標拍案叫絕二人又密議了半刻賀人傑又將店小二喊進算明酒菜各賬當時將錢付出即告辭褚李二人仍回摩天嶺而去不表單說褚標見人傑走後即與李昆說道：「這回去淮安送信這個差使不是老夫與賢姪爭奪最好讓老夫且去走一躡一來賢姪二十六夜要去接應人傑不能誤事二來老夫是個閒人借此好去溜溜腿三則好讓賢姪在此養歇幾日等到那夜好立大功。」李昆道：「既是你要去小姪那敢違拗但日期急迫須得如期而來大家皆要扮作客商模樣在此會齊一同行事。」褚標道：「賢姪放心毋須叮囑。」當即打了包裹又與店主算還房飯錢即刻起身回淮安去真是趕緊前行不分晝夜只走了兩日已到淮安當時入了衙門黃天霸等人單看見褚標一人回來到嚇了一跳及至問了細底才知賀人傑所為大家歡喜又見褚標與大家說明一切即刻同去稟見施公見褚標回來滿心歡喜忙問：「賀人傑曾否遇見印信究在那裏？」褚標先上前行了禮然後坐下將已往之事稟說一遍施公聽說拈着髭鬚贊不絕口因說：「這賀人傑年紀雖小却有如此見識真不愧義士之子不但本部堂多一勇士即國家多一棟樑今既如此自黃賢弟以次可即速前往毋令小英雄望眼欲穿褚老英雄業已往返兩次不能再勞即請在署安歇。」王殿臣郭起鳳亦毋須同行留在淮安聽候調遣。」施公吩咐已畢黃天霸唯唯退出當即收束停當各帶兵刃暗器連夜分三起出城頭一起是黃天霸何路通二人扮作賣藝模樣納二起是李七侯關大金大力三人扮作客商模樣第三起是張桂蘭郝素玉二人扮作村婦模樣共計七人直往摩天嶺進發只正走之間只見李昆從對面迎來彼此照會分別投店歇下只等夜半行事去捉強人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九十八回

### 黃天霸大破摩天嶺

### 賀人傑火燒凌虛樓

話說黃天霸等男女七人猛然巧遇李昆分別投店歇下到了初更時分忽然狂風大作吹得那草木齊鳴黃天霸好不歡喜暗道：「有此好風今夜去燒山寨正是天假其便。」大家不言而喻略歇歇息到了二更時分一個個都換了夜行衣靠飽餐飲食手執利刃各將暗器藏好又各帶火種越出庚門打了暗號齊搶摩天嶺而去且說李昆因賀人傑約定在凌虛樓背後嶺下接應他便走望這條路而去一會兒已至山嶺背後趁星光定睛看去果然是似條窄徑兩旁皆峭壁巉岩逼立直上只容一人李昆順著路一步步望上而行走到半腰有一排木寨當中關住李昆正要越嶺而過只聽嶺內有人說道：「好大風咱弟兄們在那裏支更遇見這樣的天氣便是咱們的好日子到了。」又聽一人答道：「老三你不要嫌苦聽見昨日大王還吩咐我門

小心看守這條路，雖無人知道，却逼近凌虛樓後面，萬一有了奸細，偷過木柵，到了樓上，將印信盜去，我們可了不得了咧！李昆在黑暗中，聲了細切，一個縱步，竄上木柵，定睛一看，見裏面有個更棚，棚內露出燈光。又一箭步，穿跳下來，如秋風落葉，輕而且快。腳踏實地，先將彈子掏出幾枚，捏在左手，右手執定單刀，大踏步跨入更房，飛的一刀劈去，只聽咕咚一聲，一個栽倒在地。又一個正要喊叫，李昆來得飛快，趁手一刀，又復砍死。旁邊又有一個見兩人已經殺死在地，趕着跪倒，向李昆哀求饒命。李昆道：「你是何人？」那小道：「小人是看木柵的。」李昆道：「此去凌虛樓還有多遠？」那人道：「還有半里路光景。」李昆道：「這凌虛樓何人把守？」那人道：「是兩個頭目把守，三大王任勇不時巡察。」李昆道：「你們這看更的共有幾人？」那個道：「四個一班，共有八人，這上夜是派我們的班。」李昆道：「你只裏只有三人，還有一人在那裏？」那人道：「那一個今日病了，未來。」李昆問話已畢，即將那人背縛起來，將刀割下一塊棉絮，塞在那人口內，拋在一旁。李昆便坐在更棚，專等凌虛樓火起，好出去接應。且說黃天霸等七人，到了嶺上，望前一看，見上面一排木柵，甚是堅固，木柵裏面，還露著燈光，光未息，耳內聽得更鑼聲響。黃天霸等便低低的打了個暗號，大家明白，便將火種取出，除關太金太力兩個不能上高，其餘五人，一個個如燕子穿簾，齊跳上木柵，一聲吶喊，大家將火種拋下，隨即跳下木柵裏面。關太金太力趁勢將木柵斬開，一湧而進。只見那更房裏面，著了火種，又兼狂風不息，霎時風助火勢，火仗風威，將一排寨柵及更房等屋，盡燒得一片通紅，再加吶喊之聲，不絕於耳。那些小嘍囉從睡夢中驚醒，急急報知余成龍等三人。余成龍、陸文豹、任勇三人，忽聽報柵門火起，趕忙提了兵刃，走將出來，却好黃天霸等已入了裏面。一見余成龍等，迎將出來，便大聲齊喊道：「好大胆的狗強盜，胆敢將漕督的印信盜去，你可認得爺爺黃天霸麼？將來取爾的狗命。」余成龍聽罷，哈哈大笑，也不答話，掄刀便殺過來。黃天霸接着兩兵相接，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二人一來一往，在光火中，殺得真是好看。陸文豹在旁，見余成龍殺黃天霸不下，趕著一刀，望天霸砍來，關太趕一步，迎了上去，兩對兒殺得團團轉。金大力持着鑊鐵棍，只顧在那裏打掃嘍囉，可憐那些嘍囉，遇着棍不是頭破，就是腦裂。李七侯便往各處放火。何路通此時已搶入大寨，放起火來。張桂蘭在旁，看見黃天霸戰余成龍不下，即將袖箭放出，嗖的一聲，直向余成龍面門打來。余成龍說聲不好，趕著往旁邊一閃，讓過袖箭，復虛砍一刀，回身就走。黃天霸緊趕來，正趕之間，忽見余成龍將手一抬，嗖的一聲，一枝弩箭，正望黃天霸射來。黃天霸看得親切，趕著用刀一撥，那枝弩箭撥落在地。正要還他一鏢，余成龍一個箭步，已至天霸面前，舉手一刀，即望天霸頭頂砍來。天霸往上一迎，將刀架住，趁勢一個臥虎翻身，直望余成龍胸前滾來。余成龍說聲不好，縱一步跳出圈外。黃天霸來得飛快，趕前進一步，認定余成龍左肩砍下。余成龍將身一偏，轉身一刀，望天霸大腿攔到天

霸往後一退一招手將鏢飛去，認著余成龍面門打來，余成龍眼尖手快，一面將頭一埋，那枝金鏢從頭頂上插過，後進一刀，從天霸檔下擱來。天霸趕著讓過，復一鏢望余成龍腿上打下，說時遲，那時快，這一鏢余成龍却讓不過去，小腿上着了一鏢。余成龍說聲不好，負痛着帶鏢而逃。黃天霸追趕上去，再說陸文豹同關小西兩個，戰到七十餘合了，關小西殺得興起，大喝一聲，一刀將陸文豹砍下一只膀臂。陸文豹正待要走，關小西又趕上一刀，砍倒在地。此時張桂蘭見黃天霸追趕余成龍，恐怕天霸有失，因亦趕去，却走錯了路，不意向凌虛樓而來。剛到樓下，只見賀人傑同著一個矮大漢，在那裏揮殺，看看賀人傑抵敵不住。張桂蘭便大喊一聲道：「人傑快使勁兒，你嬌娘在此。」說着一個箭步縱到跟前，掄起一刀，直望那大漢砍下。你道這矮大漢是誰，就是任勇。本來同余成龍、陸文豹兩個出去，柵門前失火，因聽見黃天霸等到來，知道大事有變，因趕着望凌虛樓而來，恐怕即信有失，才到樓下，看見賀人傑在那裏，已經殺死幾個嘍囉，正欲上樓去盜印信。任勇趕將上前，同賀人傑殺將起來。賀人傑雖然武藝高強，究竟氣力薄弱，怎當得任勇力大如牛，看看抵敵不住，却好張桂蘭一聲喊叫，賀人傑聽得清楚，猶如猛虎添翁，登時精神陡長，氣力加倍，只說得一句：「嬌娘，這生八羔子交付你了，我上樓去也。」說罷，捨了任勇，竟上凌虛樓而去。任勇正殺得高興，眼見賀人傑要死在手內，忽然聽見張桂蘭來助，不免心中一慌，加之張桂蘭刀法神速，招架不及，只得虛砍一刀，轉身逃走。張桂蘭那裏肯放，隨即一枝袖箭，直望任勇打來，只聽得咕咚一聲，任勇栽倒在地。桂蘭復趕上一步，舉起刀來，認定膊上擱了幾下，那兩只膊膊，已經離了肩窩，復一刀結果了一命。張桂蘭見任勇已死，拋在一旁，再去找尋天霸，才轉過兩個彎，見天霸迎面而來，後跟着關小西、郝素玉、何路通、李七侯。天霸開口，便向張桂蘭問道：「你會看見人傑麼？」張桂蘭道：「他上凌虛樓去了，余成龍那廝會捉住麼？」天霸道：「通捉了。」原來余成龍着了一鏢，轉身逃走，正要從地道內逃走，該因天網恢恢，正跑之間，何路通燒了大寨，迎面而來，出其不意，當頭一拐，余成龍不會讓得及，在肩下着了一下，接着黃天霸復一刀，從背後直穿過前胸倒地而死。黃天霸等正在那裏說話，猛一抬頭，見前面火光燭火，直冲霄漢。此時凌虛樓已被賀人傑將印信取到，從頭上一層放起火來。黃天霸等趕着火光前去，尋着賀人傑，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九十九回

## 繳印賀人傑立功

## 敬河神賢臣致祭

話說人傑，既將印信取回，火燒了凌虛樓，同黃天霸等七人，尋了兩間空屋，在那裏息歇。話分兩頭，再說李公然在凌虛樓背後，山嶺之上，窄路旁邊，更柵以內，專待凌虛樓火起，便來接應人傑。一直等到四更將盡，不見動靜，正在心煩意亂，忽見凌虛樓

直冲霄漢，知道賀人傑已經得手，趕着提了刀，直奔嶺上走來。趕到逼近，那條狹路已被凌虛樓上燒枯的木料壓落下來，將路塞斷。李昆轉身回走，復望嶺前趕去，走了好一回，才到摩天嶺面前，抬頭望嶺上一看，但見餘火猶存，濃烟尙裊。李昆趕著上了嶺，一路尋找前去，只見屍骸遍地，血肉模糊，尋了一會才到天霸人衆，彼此見說了原由，皆各歡喜無限。此時天已將明，大家又略坐片刻，已是天亮，於是大家將大寨內所有木經焚毀物件，銀兩財帛，逐一查明，聚在一處，又將未死的嘍囉等衆，皆叫到面前，發放回家。又留二三十名，押令著扛抬物件，並將餘屋拆毀，所有死屍，概行掩埋起來。諸事已畢，嘍囉扛著物件，賀人傑捧着印信，并帶了余成龍等三人首級，一齊下嶺，走至悅來店。李昆又到店內，說明情由，算還房飯錢，那鎮市上方才曉得，是施大人暗裏派了官兵，來捉拿嶺上的強人。黃天霸等也將所住的客店房飯錢算交清楚，這纔一齊望着淮安而去。在路行了二日，已到淮安，當即入城，回到衙門，先報進去。施公聞報，即刻傳見黃天霸，趨走進內，施公一一慰勞，衆人又各各請安。末後賀人傑當恭敬敬將印信送到，交與施公道：「請大人驗看收執。」施公接過了，將盒子開了，驗明不錯，當交施安收去掌管。施安接過去，退下。施公因向賀人傑道：「本部堂一時疏忽，將國寶爲強人盜去，若非小英雄設計取回，本部堂亦難逃處分，今多虧小英雄胆識兼備，致國寶失而復得，這件功勞，要算小英雄第一。本部堂却無以酬報，祇先給個千總頂戴，歸本標差遣，聊以酬今日之勞，待隨後另有功勞，再行申奏，請旨獎賞。」賀人傑趕着上前請安，稟道：「蒙承大人恩德，小民年幼，多有鹵莽之處，今大人不加罪責，反蒙厚賞，小民斷不敢領，等隨後立有微勞，再請大人恩賞罷。」施公拈鬚微笑道：「小英雄不必過謙，一來爲小英雄，稍承先志，二來使本部堂聊表寸心，幸毋再辭，反使本部堂不安。」黃天霸見施公說得懇切，即命賀人傑道：「既承大人恩賞，當効犬馬之勞。」說罷，又叩了兩個頭，謝了恩，這才起來，站立一旁。黃天霸復又稟道：「摩天嶺大寨內，所有搜出銀兩物件，悉數命小嘍囉扛抬回來，并余成龍、陸文豹、任勇三名首犯的首級，亦帶到此，請祈發落。」施公道：「將余成龍等三人首級，於頭門外懸竿示衆，所有財物，全行存庫。小嘍囉皆係赤子，盡放回家。」黃天霸答應，大家辭出，發落已畢，各回衙門。且說賀人傑得了千總心中十分歡喜。黃天霸張桂蘭夫婦二人，也是喜之無限，商議道：「人傑姪兒，今蒙大人賞官職了，咱們雖不是嫡親叔姪，也如同胞一般，也得給他做個面子，備兩席酒，請請大衆，一來是我們的體面，二來也給大家喜歡喜歡，拚個一醉，在老爺意下如何？」黃天霸道：「夫人之言，甚合吾意，就是明日請酒便了。」張桂蘭又道：「賀家嫂子，遠在山東，他兒子今日作了官，也得寄封信與他，使他歡喜，以慰他撫養一番。」故是黃天霸就請人寫好了一封書，寄往山東，接他義嫂不題。次日又去備了



兩席酒，著本衙門差官，各處傑請客，大家叨光是喜酒俱各前來，這個消息又傳到施公耳裏，施公又着施安送了五十兩銀子，給賀人傑爲犒賞之費。黃天霸只得代他收下，當時便與施安說道：「本來也要請老弟到此小飲三杯，特恐被大人知道，諸多不便，故不曾去請。今蒙大人又有獎賞，賢弟可莫怪愚兄，未曾下帖，屈留在此，大家歡喜一日。」施公也答應。此正却是三月初三，上已佳節，又兼天氣清明，春意融和，大家舉杯痛飲，自午至暮，客不歡呼快樂，其中有猜拳行令的，有擊鼓催花的，滿座紛紛談笑興雅。及至酒闌，猶有餘興，褚標在壁上取下撲刀，按一按，跳出院落，舞了一路單刀，耍了個四門，果然刀法精純，不愧老當益壯。舞畢，褚標站在院落，對衆笑道：「老夫不彈此調久矣，幸尙未生疏，將來還可憑這老伴兒解解悶。」大家極加誇贊。褚標復何賀人傑道：「你高興麼？咱與你殺個老少對手。」賀人傑道：「還望老爺子指教。」說着便取了一柄單刀，跳出院落，與褚標對敵，立定脚步，擺了架式，說了一聲：「請。」褚標還答了一句：「有佔。」即將刀望人傑砍來，人傑趕着招架，一來一往，左攔右隔，前遮後擺，兩人舞在一團，儼然如逢大敵，但是大家看着無不貞賞。二人舞畢，復入了座，彼此又誇贊了一回，又飲兩杯酒，才飯畢各散。時光迅速，又是四月初旬，這日正逢致祭神之期，施公早三日，前挂出牌來，屆期仰合屬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一體拈香。到了次日，施公五更起來，外面炮响三聲，鼓樂齊鳴，施公出了轅門，前面本標各員，如黃天霸、關小西、李昆、李七、侯何、路通、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賀人傑等，皆各按本職公服，坐於馬上先行。施公面前，有漕督、總督、親兵一隊，兩旁戈叶哈八名，夾着轎槓，一路上威威武武，直望河神廟而來。不一會已到廟前，各官員紛紛下馬，施公亦在廟長下轎。此時早有淮揚海兵備道，淮安府縣，暨各廳各委，佐貳雜職，候補人員，挨次排班，齊立兩旁伺候。施公從容上殿，先奏了樂，施公上香已畢，禮生贊禮，施公及大小官員，一齊行禮，俟讀祝後，禮畢，各官隨著施公，站立起來。當有廟中住持道士，延請施公至客廳用茗。然後施公起身，各官恭送如儀。施公至廟門外，上轎，分付回衙，各官亦紛紛歸署不提。再說施公端坐轎中，忽見道旁有一少婦，身穿白衣，麻裙，手持紙錠，係新喪模樣，站立路旁，讓施公轎子過去。忽然起一陣狂風，在那少婦前旋轉不定，猛然將那少婦麻裙吹開，施公瞥眼一看，見麻裙中露出紅袴，心中大異。即於轎前，密令王殿臣、郭起鳳二人道：「你暗暗尾隨這婦人前去，看他所往何處，及家住那裏，一一訪明，回來稟告。」王郭二人答應去探，施公回衙，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回

## 風捲麻裙含冤待白

## 塵埋綉履抱屈難伸

話說王殿臣、郭起鳳奉了施公密諭，尾隨那風捲麻裙露出紅袴的少婦，一直跟出東門，又行二三里，那婦人到了新墳面前，

將紙鏤焚化席地而坐，掩著面，嗚嗚咽咽，哭了起來。王郭細聽哭聲，雖然嗚咽，毫不哀痛。正在那裏兩相私議，忽然又見一陣狂風，將紙鏤灰吹得四散，復將那少婦麻裙前後裙門，一齊吹開，露出一條大紅袴子。王郭二人再仔細一看，見那袴子，乃是新的，心中更加疑惑。又見那少婦等旋風過去，在新墳上叩祝不已，臉上顏色，頗為驚恐。王郭二人知道中間必有緣故。不一會，那少婦站起來，將身上灰塵撲了撲，即向原路回來。王郭二人即閃入樹林，却好那少婦從樹林前經過，他二人仍然尾隨在後，重復跟人東門，直至碎子巷，看著那婦人進門後，才向附近覓了一家荒店。二人進了茶店，對坐下來，叫店小二泡了一壺茶。那店小二將茶泡上，王殿臣便問道：「你叫什麼？」那小二道：「小人姓王，名叫小二。」王殿臣又問道：「你這店開了幾時了？」王二道：「小人這店從前年就開了。」郭起鳳道：「你在這裏多少工錢一月？」王二道：「這店是小人父親開的。」王殿臣道：「你原來不是夥計，還是小老板呢？」郭起鳳道：「離你這店南首第五個門，那一家死了個什麼人？我看他家門首掛著重孝，還有個少婦穿著一身麻衣，才從門外走了進去，那是他家的什麼人？還是媳婦還是女兒呢？」王二道：「他家姓吳，死的這人名叫其仁，今年才二十四歲。那戴孝的婦人，就是吳其仁的老婆。」郭起鳳道：「這小小年紀，把這樣個輕年的老婆拋下來了，叫他在那裏守寡，實也可憐！但這吳其仁是什麼病死的呢？他還有父母兄弟沒有？」王二道：「他無父母，又無兄弟，只有他一人，平日家道也還過得去，薄薄的也有些田房產業，就是這吳其仁年紀雖輕，身材相貌，却生得重為醜陋，聽說還有個暗病，終年的委委頓頓。若問他什麼病死的，在死的前一日，我們還看見他在外面行走，到了第二天早上，忽然他家裏人出來說，半夜時忽得了一個急病，施救不及，等到個更就死了。未及半日，經吳其仁老婆娘家的人來了幾個，就收殮起來，在家停了七天，就抬出去葬了。」王殿臣道：「這吳其仁丈人家姓什麼呢？」王二道：「聽說姓何，住在北門大街，家內開著雜貨店，家道也過得去。」

王殿臣道：「吳其仁既死，也就算了，只可憐他的老婆，這種年輕，便叫他做個審婦，又無兒女撫養，如何度日呢？」王二聞言，笑而不答。王殿臣郭起鳳亦心知有異，不便再問，遂將茶錢付訖，出門而去。又在附近一帶，訪問了一回，有說那少婦不甚端的，有說死者身死不明的人言嘖嘖，莫衷一是。直到天晚，王殿臣郭起鳳才回衙門，將以上所見所聞，一一稟知施公。一夜無話。次日一早，施公即傳山陽縣到署，諭話山陽縣奉傳，隨即稟到，見了施公，請安已畢，坐在一旁。施公說道：「本部堂來請貴縣，并無他的，只因昨早往河神廟拈香回來，途中見一少婦，身穿麻衣，手持紙鏤，忽遇旋風，見小婦麻裙捲起，中露紅袴。本部堂心雖滋疑，即刻密令差官偵探，後據差官稟復，謂那少婦係祭掃新墳，從旁撒站。該少婦既焚紙鏤，哭而不哀，忽旋風吹其紙錢四散，又將麻裙捲起，那紅袴露了出來，及風過處，該少婦仍然穿著麻裙。又見該少婦當旋風吹散紙錢時，形色倉皇，叩祝不已，頗有愧

對驚皇之色及跟隨進城，至該少婦家，附近訪察，知死者爲婦之夫，無病暴卒，卒後遂驗，驗之後遂葬，殊見草率。且該少婦頗有醜聲，本部堂想其中必有冤枉，因此請貴縣，務即訪察明白，俾死者不致含冤，生者難逃法網，今具限三日，貴縣即行詳覆，毋得含混宕延。山陽縣聞說，口內道是，心內卻暗想道：「途中少婦，風捲蘿裙，與他何涉，即有冤枉，也未據報，儘可不問，他偏開得沒事，尋件事出來做做，好博他清正的名聲，他又不肯自辦，委我去訪。你道這樣無影無形的案件，從那裏辦起？」無可奈何，只得答應出來，且回本署，再作計議。山陽縣才告退出去，未及一刻，忽聽大堂上鼓聲打得亂響，如山崩地裂一般，施公即令施安去問何事。施安這才至二堂，已有值日差官，傳報進來，施安忙問何事，值日的道：「是個老頭子擊鼓，代兒子喊冤，求大人伸雪。」施安道：「他有壯詞麼？」值日的道：「沒有。」施安道：「叫他候著，等回明大人再說。」施安說罷，當即進內稟明一切。施公聲罷，分村坐堂，差役齊立兩旁。施公命帶原告，差役答應，頃刻從頭門外，將原告帶到，至公案前跪下。施公在上，望下看去，見那老頭年紀約六十歲光景，鬚髮業已全白，生得頗爲良善，因喝道：「你姓甚名誰，有何冤枉，不向縣裏告去，却向本部堂這裏上控，你可知越控的罪麼？」那老頭兒道：「小的姓朱，叫朱四，只因有個姪女，嫁與王家，已經六年，小的姪女婿叫王三郎，家住南門外河邊口，向來撐船，在江湖上貿易，他夫婦兩人，頗爲和愛，小的兒子叫朱槐，也是撐船，在江湖上貿易，多在外少在家。前月二十四夜晚，從外面回來，因與他堂姐姐二年不見，順便到王家探看，將船泊在院下，不意到了王家，見他家後門雖開著，却無一人，喊了兩聲，却無人答應，小的兒子見沒人在家，也就回船，當時覺得脚上穿的鞋子濕了，便脫下來，在火上焙乾，吃了晚飯，也就睡了。不料次日一早，小的侄女婿王三郎，即帶了多人，到小的兒子船上，望着兒子罵道：「我同你無仇，無隙，何得殺死吾妻？」小的兒子大驚，不知所措。王三郎又不分皂白，即將小的兒子，捆縛在家，先打了一頓，隨即送往山陽縣，當蒙縣太爺問王三郎道：「你妻子殺死，怎麼知道是被爾妻弟殺的呢？」王三郎口稱：「廿三歲，住附近鎮市賣貨，當日未回，至廿四晚回家，推開大門，走進裏面，喊他妻子不應，即點了火，向房內照去，又不見人，正在疑慮，將火各處去照，行至後門口，見地下殺死一人，血流滿地，再一細看，正是妻子，又見脚下所穿的鞋子，又不在于脚上，當即喊叫起來，左右隣舍，皆說可隨著血跡找去。次早即繳約隣舍，跟著血文，找至河邊，直至朱槐船上，都有血跡，并在泊船那岸畔，拾得女鞋一隻，那是妻子所穿，因此方知妻子是朱槐所殺。」當時縣太爺臨場粗驗，實係被刀戴傷咽喉，而身死。縣太爺因向小的兒子說道：「真實憑據，你尙有何狡賴？」小的兒子雖欲辯駁，奈縣太爺不問情由，即將小的兒子屈打成招，現在收禁監內，青天大人的明見，王三郎之妻，是小的姪女，小的兒子，便是王三郎妻弟，豈有堂弟去殺堂姐之理？即使王三郎之妻，爲小的兒子所殺，亦斷無將死者如穿的鞋子帶去一只，拋在

岸畔，做個殺人的實據，總要求大人給小的兒子，并侄女伸雪。」說罷，連連叩頭。施公聽罷，覺得老頭兒說的話頗有理，遂命帶下，候明日傳齊屍親，再行覆訊。朱老兒出去，施公即命人將屍親王三郎，限即日傳到，晚堂質訊。欲知是何妙計，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零一回

### 張掛榜文招尋繡履

### 追伸冤屈拘質公堂

話說施公既將王三郎傳到，訊了一堂，屬令三郎退下，聽候呼喚。到次日，又出差山陽縣，調齊全卷，并將朱槐提到，細心嚴究。施公見朱槐亦頗為良善，斷非殺人之人，也囑暫行收監，聽候伸冤。於是施公心甚不安，遂思得一計，即刻命人寫了榜文，在各處張貼，那榜文上寫道：「為懸賞招尋事。據王三遞妻朱氏，被人謀害身死一案，除已將凶手拿在案外，尚失綉鞋一只，特懸賞格招尋，不論軍民人等，如有將綉鞋檢得，呈送漕督衙門繳對者，本部堂定重賞大錢五十千文，當堂給發，決不食言。爾等慎毋觀望自誤，特示。」這榜文一出，那些望觀的人，盡作為新聞，到處談論，却無一人拾得。看官，你道朱氏究為何人所害呢？原來王三郎家在淮安南門外，河岳上面，朱氏生得頗為美貌，夫妻亦極恩愛，只因對門有一家，姓李名喚賓如，其人先為府署書役，後來因誤公事革去，性最刁惡，好色貪淫。見朱氏美貌，屢欲相通，未便得手。這日忽見三郎侵早出門，李賓如便到朱家問道：「王兄在家麼？」朱氏聽見有人叫喚，因問道：「是誰？」三郎早問上鎖去了。」李賓如也不願進退，即入裏面，見朱氏道：「我有件事，特來相託，未知即回麼？」朱氏因見李賓如是對門鄰居，也是疑惑，因對他道：「三郎有得未定，至早也須日晚方回。」李賓如見朱氏雲鬢半偏，李唇輕啓，不禁慾火上焚，因用手去拉朱氏道：「尊嫂且同坐，小可有事奉告。」王兄回來，煩即轉達。」朱氏見他有不良之意，因罵道：「你堂堂六尺身軀，不分內外，白晝到人家來調戲婦女，真是畜類不如。」說罷，進入房內去了。李賑如羞愧難禁，因即懷恨在心，自想倘或三郎回來，朱氏將此事告知，三郎豈不深懷仇恨，不如將朱氏殺死，既可洩我之恨，又可免洩其言。因懷了利刃，復來三郎家內，見朱氏站在門裏，吳賓如突出利刃，向朱氏咽喉刺下，倒地而死。李賓如見朱氏已死，知道不了，意欲移禍於人，因將朱氏綉鞋脫下，去近河亭子旁去埋，不料半座失落一只，李賓如走到河亭旁邊，來吵綉鞋，方知只剩一只，彼時也不願回頭去找，匆匆將一只鞋并一把利刃，埋入泥中而去。事有湊巧，遇朱槐來探朱氏，攢了兩脚的熱血，一路回船。又遇着王三郎聽了隣舍家之言，追尋血跡，因此朱槐被捉，抱屈難伸，你道這是那裏說起呢？話分兩頭，再說山陽縣奉了施公委查風捲麻裙一案，回到衙門，即與幕友商議此案如何辦法。彼此商議許久，那幕友道：「據我看來，必得先將那少婦提案，就硬說是他丈夫吳其仁的陰魂，在城隍廟前控訴爾謀死親夫，城隍神托夢，請本縣審斷，先詐一詐他，看他如何情形，再作商

議。山陽縣答應，因卽簽差去提吳何氏。那山陽縣差人，奉縣主之命，卽刻到了吳家。却好何氏梳洗已畢，見著兩名公差進來。先自嚇了一跳，忙問道：「你這二位從何而來？爲什麼不分皂白，便往人家亂跑？」那縣差便道：「你家可姓吳麼？」何氏道：「是。」縣差又道：「吳何氏現在那裏？」何氏道：「我便是何氏，有何話說？請講。」那差人道：「這就是了。」因在袖中拿出鐵索，向何氏道：「你的案犯了，你丈夫吳其仁告你謀死丈夫，本縣太老爺奉了城隍之命，特來捉你。」何氏聞言，睜目吃驚不小，急道：「我的丈夫暴病身死，連喪都出了，左右隣舍，誰人不知？今你們二位，忽然前來，憑空捏造什麼謀死親夫，敢是要索詐我寡婦的錢財麼？」既然如此，我便同你們到縣裏去。」說著，就將鐵索向何氏頸上來套。何氏忙道：「且慢來，我又不逃，同你們前去，何必用此呢？」縣差不由分說，仍將鐵索將何氏索起來，一直帶往山陽縣去。何氏託隣舍照應門戶，不一會已至縣衙，縣差報到山陽縣，便傳伺候。立刻升堂，將何氏帶到山陽縣，留心看那何氏，但見他身穿重孝，生得頗有幾分姿色，而且一種妖嬈之氣，現於形端，心中就有幾分疑惑。只聽那何氏先自開口說道：「請問大老爺簽飭公差拘孀婦到案，不知孀婦死了丈夫，犯了何罪？請大老爺明示。」山陽縣聞言，暗說：「好個利口滯婦，因道：『你就是吳何氏麼？』」何氏道：「孀婦正是吳何氏。」山陽縣道：「你丈夫叫什麼名字？」何氏道：「名喚其仁。」山陽縣道：「你丈夫死了幾時？是何病症死了？現在會否下葬？」何氏道：「得病而亡，已過六七，現已下葬。」山陽縣道：「你夫家尙有何人？」何氏道：「既無翁姑，又無伯叔，且無子女。」山陽縣道：「你嫁與吳其仁幾年了？」何氏道：「五年。」山陽縣道：「爲何並無生育？」何氏道：「人生有命，何可強求？」山陽縣道：「爾可知爾所犯之罪麼？」何氏道：「孀婦只知夫死，尙未終七，不知所犯何事。」山陽縣把驚堂木一拍，大聲喝道：「好大胆的淫婦，爾敢謀害親夫，本縣奉城隍神託夢，說爾親夫在城隍神前，告爾謀害身死，飭令本縣提爾到堂，澈底根究。代爾親夫申雪，爾尙敢故作不知，殊屬淫潑已極，若不從實將奸夫招出，本縣定用嚴刑拷你，快快招來，因何謀害本縣，或可原有從寬減等。」何氏聽說，因緩緩說道：「大老爺爲民父母，民間有了冤屈，自己力有不能申雪的，求大老爺代爲申雪，此固大老爺分內之事，從未聞民間本無冤枉。大老爺偏欲代人伸冤，而且謬言神來託夢，是究竟有何實據？嘗聞誣告加三等，大老爺卽此一舉，自問如何呢？」山陽縣怒道：「爾仗這利口辯駁，便思駁倒本縣麼？且再問你丈夫卽使暴病身亡，爾何得死後遽驗殮殮，足見情虛，恐致洩漏，以所草草葬了，卽可杜絕人口了。如此狡謀，本縣已洞悉爾的肺腑，爾尙有何強辯？」何氏道：「大老爺此言，更覺差矣。世界上隨殮隨葬的，不知凡幾，難道都是謀害親夫的麼？而且論國法，停柩不葬，是大干例禁，論人情，殮畢卽葬，卽所謂入土爲安。孀婦以一婦人，既無翁姑伯叔，若將死者之柩，久停在室，萬一風火不測，將何以對亡夫？在孀婦看隨殮隨葬，於國法人情，兩無

偏廢；大老爺以此藉口，孀婦可不解大老爺何以謂爲民父母了？」山陽縣被何氏這一頓話，駁得了禁口無言，不禁大怒道：「好大胆的淫潑婦，爾既說未曾謀害親夫，本縣明日申詳上憲，請示開棺相驗，彼時看爾尙能狡賴不成！」何氏道：「大老爺既要開棺相驗，孀婦豈敢不遵？但有一件，如果驗出傷來，孀婦情甘認罪，若竟無傷，大老爺擅翻屍骨，於律例上尙有處分麼？」山陽縣道：「若驗不出傷來，本縣也願自請處分。」何氏道：「大老爺既如此說，孀婦先具甘結，大老爺也得具一張甘結，申報上憲，將來方可爲憑。」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零二回 一官拚棄賢令開棺 雙履招來冤民出獄

話說山陽縣將吳何氏供詞，并各具開棺甘結，疊成文卷，分別申詳上憲。這日施公接到申文，隨即看了一遍，暗道：「這吳何氏反覆辨駁，未爲無理，但據親目所睹，風捲麻裙，又據王殿臣等探訪各事，其中實有冤屈。今據山陽縣呈請開棺相驗，這山陽縣不但胆識兼備，而且是個好官，本部堂不可不准。」因批道：「據詳已悉，仰該縣卽日開棺，詳加檢驗，務使水落石出，以彰國法，而儆淫凶，毋任死者含冤，生者漏網。」批畢，隨即發縣。山陽縣奉到批文，復又親往漕督衙門，面稟一切，施公大家賞議。當向山陽縣道：「如果實非謀害，如有應得處分，本部堂當與貴縣共之。不過貴縣臨驗時，恐有作舞弄朦混等情。」山陽縣唯唯退去，當卽回了衙門，立刻傳知書差人役，作人等飭令預備屍場。明日早晨開棺，合署書差知道此事，皆謂本官得了瘋痰，硬說人家謀害親夫的。到了次日，各事備辦停當，山陽縣帶領書差，作人等，并吳何氏人等，一齊出了東門，直望吳其仁墳墓而來。相離不遠，見尸廠已經搭得齊整，不一會已到山陽縣下轎，先往墳前繞走一圍，忽然一陣旋風，直吹得塵灰高起。山陽縣又在墳前，暗視了兩句話，然後升入公堂，喝令土工掘塚，將塚掘開，露出屍棺，便令作人等開驗。作人等應卽隨手持鐵斧，先在棺頭砍了三斧，然後鑿開棺蓋，當有土工抬過，隨據作人等請官親臨，同眼檢驗。山陽縣離了公座，親到棺前，但見屍身毫不腐爛，因喝作人等如施檢驗，作人等不敢怠慢，遵卽從頭至足，檢驗一週，喝報毫無傷痕，實係暴病而死。山陽縣又令再驗，旋又據委實無傷。山陽縣無可奈何，只得命人蓋棺封墓。何氏大聲說道：「大老爺以莫須有之言，妖幻無憑之夢，開人之墓，啓人之棺，翻倒人之屍骨，死者何辜，遭此荼毒，既啓棺而又欲蓋棺，開墓而又欲封墓，此非孀婦所敢違命。」山陽縣只得忍氣吞聲，綏言說道：「爾言誠是，但本縣前已具了甘結，申詳上憲，今既驗無傷痕，本縣自甘認罪，死者既已無辜，而再令其屍首暴露，本縣更無以對死者，且爲蓋棺封墓，爾如不信，爾可上控大府，請定本縣之罪便了。」何氏聽罷，這才允爲蓋棺封墓。山陽縣打道回衙，何氏暫行回家。

山陽縣拈香已畢，即便去見施公，稟知一切。施公頗爲納悶，因道：「貴縣令遭此意外之事，皆本部堂的不是，隨即自請參處，以分貴縣之罪。」山陽縣起身致謝，正欲告辭，忽見施安呈上一張詞狀，施公展開一看，就是吳何氏控告山陽縣擅請開棺一案。施公當令施安傳諭何氏，聽候本部堂提參該縣。施安傳諭出來，何氏自行回家，心中頗爲得意，以爲從此可以無虞了。逐日與奸夫敘情取樂不提。山陽縣告辭出來，回到衙門，頗爲忿恨，然亦無可如何，只得密派心腹，詳加探訪。施公亦復如是，暫且不提。且說王三郎妻被人謀害，朱槐冤屈在獄，施公懸賞招尋綉履，那賞格已懸有十日，并無人拾得。李賓如竟然法外逍遙。這日李賓如在一店飲酒，這酒店婦人却同李賓如有奸。李賓如酒至半酣，合該朱槐災難要滿，朱氏冤屈可伸，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李賓如忽向那淫婦人說道：「看你有心願我，我從未有好處與你的，今當以一宗財爻相報。」那婦人笑道：「你自來我家，何會使用你過半文錢，即有財爻，你還要自取，何得與我？我不受你這油滑嘴來騙我。」李賓如道：「你可知道王三郎妻，被人謀害，朱槐現在監獄，將要抵償，施大人出了榜文，招尋朱氏綉履，如有人拾得，當堂償給大錢五十千文，我正知其綉履下落，今說與你知道，你使你丈夫檢出，送往施大人那裏領賞。」那婦人道：「我不相信，你怎麼知道？」李賓如道：「我昨日走近東門外，河亭旁邊，脚下被一物絆了一交，低頭一看，見是女人一隻繡履，并一把利刃，埋在泥內，因此知之。」那婦人仍不過相信，等李賓如去後，暗向丈夫說知，密令前往檢拾。酒店主本來好利心重，一聞此言，即去找尋，走到河亭旁邊，扒開鬆泥，果有女人綉鞋一只，利刃一把，忙取回來。那婦人一見大喜，即令其夫持履呈送漕督。施公那酒店主便攜了綉履，直向漕督衙門而來。到了衙門，先將綉履交與值日，由值日差送進。施公正爲此事在那裏納悶，忽見綉履，當即問道：「是何人送來？」值日差道：「是個開酒店的送來的。」施公一面飭令值日差傳知來人，聽候給賞，一面傳伺候升堂。施公升了堂，將酒店主帶到問道：「這綉鞋你是那裏得來？」酒店主回道：「是從東門外河亭畔泥中檢出。」施公道：「誰叫你在那裏去找？」答云：「是小人的妻子，叫小人前去。」施公道：「你妻子又怎麼知道呢？」答道：「是在店內飲酒的一個姓李的客人說的小人妻子聽見這話，叫小人去的。」施公道：「這姓李的叫什麼名字，常來你店飲酒的麼？」答云：「名賓如，是常來的。」施公遂令吏役如數給發賞錢，店主拜謝而去。復令王殿臣郭起鳳道：「你二人跟他前去偵探，倘遇該酒店婦女在家，同人飲酒，即刻捉來。」王郭二人，奉令前去，却說那酒店主，將賞錢攜到家中，他妻子喜之欲狂，因道：「你我得此賞錢，皆李某之力，可請他來取些分他。」那酒店主答應，即至李家，把李賓如請來。那婦人一見賓如，笑容可掬，越加奉承，便邀入自己臥房，安排酒肴相待，三人共席而飲。那婦人復向李賓如說道：「我夫妻得此賞錢，皆是大郎指教，何能獨得，應與大郎共分。」李賓如笑道：「此事雖由指引，却是你的財爻。」

三人正在那裏談笑，王殿臣已在外面探聽清楚，同郭起鳳即搶入房中，將三人捉住，解回衙門。施公即刻升堂，先將該婦訊道：「爾如何知道被殺的婦人綉鞋所埋之處呢？」那婦人道：「係酒客李賓如所說，他看見一只女子綉鞋，一把利刃埋在中，因此小婦人才叫丈夫去拾。」施公道：「你丈夫只將綉鞋送來，那利刃尚在何處？」那小婦人道：「現在小婦人家中。」施公即命人去吊利刃，一面即提李賓如嚴訊。李賓如始則不招，後被嚴刑，抵賴不過，只得將上項各節及與店酒婦人通奸等情，一一招出。施公判令李賓如處死，以抵朱氏店酒婦責竹杖四百，即交酒店主領回，嚴加管束，朱槐釋放，出獄，聞者快心。欲知後事如何，且處下回分解。

### 第三百零三回

#### 抱布買絲賢臣私訪

#### 叩門投宿豪士洩機

話說施公既得綉履，朱槐與朱氏的冤屈，俱已伸雪。惟風捲麻裙一案，未得真情，心中頗為憂悶。因暗道：「莫若私訪一番，或可知其原委。」即日改扮了一個販布的客人，悄悄的出了衙門，先在城內茶坊酒肆，背街小巷，借著賣布為由，各處訪了兩日，亦未訪有消息，只得回衙門，悶悶不樂。這日又去城外探訪，離城天已大晚，不便進城，遠遠見一個村落，施公即向村莊上走去，四面一看，不過七八家人家，却又均已關門。施公正在躊躇，又見離村約有百十步，有茅屋數間，燈光尚露。施公即望前去，但見柴門半掩，內有一老婦，約有六十多歲，就著燈光，在那裏縫紉。施公推門直入，老婦驚起，問施公道：「你這客人從何處來到，我這村莊何事？」施公道：「我本賣布為生，只因日暮途窮，進城已來不及，這左右又無客店，故特來前請借一榻之地，暫宿一宵，以避風露。」那老婦對施公道：「借宿一宵，原無不可，但我家兒子生性極惡，雖老身亦無奈他何，恐他回來，得罪客官，使老身何以相對？」施公道：「這到不妨，即使你兒子回來，有甚言語，污辱我可忍耐，即不然，我與他請個罪，他斷不能再與我為難了。」那老婦道：「既如此，但有屈官客在柴房內暫宿一宵。如聞不肯兒回來，客官幸勿聲張，免致饒舌。」施公答應，老婦即引入柴房。施公便藉草作褥，姑且假寐，以待天明。時交四鼓，忽聽叩門聲響，知為老婦之子回家。施公即屏聲息氣，側耳潛聽，只聽老婦先去開門，復後罵道：「現在幸而年歲好，可以度日，汝尚如此不長進，終日游蕩，不顧家事，倘遇年荒，老娘要被你累死了！」罵了一頓，并下問那兒子作聲，旋即取火，向廚房內覓食。復聞老婦說道：「今夜有一販布的客人，因日暮不及進城，在此借宿，現在柴房中睡臥，汝宜善為看視，毋許再如往日所為，多有得罪，致令客官羞忿。」其子也不答應，即持火到廚房來，到了房內，將火照向施公面上，看了一會，微微笑道：「老娘不懂事，這位客人，幸是個好人，留下來原無妨礙，若留下歹人來，家中原無家。」



產萬一偷去物件，從那裏找來！說罷，竟呼施公起來。施公見來意甚好，也就起來，先問了姓名。那少年道：「姓曾，單名個志字。」復問施公，因說道：「姓方名喚人也。」曾志又問道：「尊客從那裏到此？」施公道：「是從山東到此，今日欲往淮安，因貪走路程，不覺窮途日暮，因此與令堂相商，在貴府借暫一宵，實在打擾之至。」曾志道：「萍水相逢，竟是他鄉之客，不過敝屋蝸居，未免有屈尊駕！」說著，又向那老婦道：「母親，這位客人，曾否留他晚飯？」老婦道：「此老娘失於檢點，尙未留。」曾志即邀施公至客房坐下，隨入內搬出些酒來，并魚肉等類，同施公對飲暢談了些時勢。施公見曾志語言豪邁，頗爲投氣，因問：「平日作何生業，尊庚幾何？」曾志又道：「癡長三十六歲，無所事，是惟喜飲酒賭博，他無所好。」施公復問道：「山陽縣與某向會有一面之交，但不知近來作官如何，尙肯爲民出力麼？」曾志道：「此山陽縣却是好官，但現有一事，不知若何了結，恐不窵因此呈誤。」施公故問道：「所因何事呢？」曾志道：「因山陽縣內，有一少婦謀死親夫，并無首告的人，這日山陽縣因城隍神託夢，說那少婦親夫在陰間訴告，轉託山陽縣澈底追究，山陽縣即將那少婦提案，訊了一堂，那少婦堅不承認，山陽縣欲爲死者申雪，遂申詳大憲，開棺檢驗，終不得傷痕，恐不窵因此呈誤。但山陽縣未曾問我，若問着我，或可得其實在情形。」施公聞曾志語內有因，復又問曾志道：「那婦人真是謀殺親夫的麼？」曾志笑而不答。施公復與曾志痛飲酒至半酣，施公見曾志頗有豪爽的氣概，因又說道：「他鄉異客，萍水相逢，甚是感激，但某意欲與君結拜了異姓兄弟，但不識尊意肯不未否？」曾志道：「恐祇妄攀，何敢言棄，既承見愛，敢以兄事何如？」施公大喜，曾志遂焚香燃燭，交拜起來，彼此行了禮已畢，重復痛飲。次日，施公欲行，曾志固留不放，盤桓一日，至晚，彼此又復對酌，施公復又問道：「昨日弟言山陽縣所辦某婦謀害親夫一案，可惜未問賢弟，終不能得其實在情形，如此說來，賢弟當必盡悉，何妨爲愚兄略言一二呢？」曾志聞言，仍笑而不答。施公便故作怒色道：「我輩既是異姓兄弟，便所骨肉一般，肺腑之言，皆可相告，豈容復有隱諱，今既如此，是弟終以兄爲外人，怪某見識不明，徒以弟爲知己，某何必再留，請從此辭便了。」說著站起來，便走，曾志趕著拉住，從容遜謝道：「兄長勿怒，請一言弟非敢姑爲隱藏，但以關係甚大，不敢明言，今既如此，當爲兄說明此事，但則出諸弟口，入諸兄耳，外人切不可稍有洩漏。」說畢，即將大門關掩起來，復請施公坐定，因笑對施公問道：「兄視弟爲何如人也？」施公亦笑道：「江湖上之豪士，天地間之快人。」曾志道：「實不敢欺，弟平日所爲，凡城鄉內外，見有不義的財物，朝見之暮夜，必往取，取來固爲弟自用，并見有那種不堪自活，及急難無援的人，必分之於彼，行有十餘年，所幸均未敗露。月前開城內任家暗匿客贖千金，弟即急急往取，不意誤入死者的家內，伏在他案座前，槐樹上，遙見內室有男女二人對飲，態極醜惡，忽有一人扣門，婦人急收飲具，男子藏入夾衞內，女子始出開門，復有一男子步

履歪斜，入房即倒臥床上，婦人喚他不醒，搖他不動，復扶他起來，忽又倒下。那婦人因出房，將夾衾中那男子喚入，又取出一根長針，向床上男子肚臍中刺入，停一會即死。夾衾中男子，亦即開門出去。那婦人便呼喚四隣入視，均以爲暴卒。如開驗時，弟亦在場，見那共飲的男子，以一包銀給山陽，作伴，雖驗及肚臍，亦報無傷痕，故山陽縣竟被朦混，殊代不平。欲知施公尙有何言，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零四回

### 再開棺甘爲佐證

### 重對質立破沉冤

話說曾志將吳何氏謀害親夫的隱情，告訴施公，頗有不平氣概，復與施公道：「弟是晚歸來，雖吾母前，終未曾少有洩漏，今與兄長言之，慎勿輕洩，要緊要緊！」施公點首，復又笑道：「賢弟固視兄爲何如人？」曾志道：「兄長已明言販布的客商，尙有何說呢？」施公笑道：「賢弟固未識兄之爲人，兄即賢弟所稱的漕督施某某，因山陽縣能爲民申屈，而又抱此誣良之冤，某不忍坐視，特扮私訪，今幸賢弟具呈各節，不但山陽縣誣良之罪可釋，死者之冤可伸，即某亦庶報朝廷於萬一。」曾志聞言，只嚇得面如土色，趕着望施公跪下請罪。施公笑扶曾志道：「賢弟不必怕，某與弟蘭譜已定，豈可復更？以後痛改前非，勉爲良善，兄當另眼看視。但某回署後，必札飭山陽，重復開棺，某亦親自檢驗，彼時不得不屈賢弟去作見證，賢弟却不可辭。」曾志道：「蒙公赦罪之恩，敢不公庭對質。」施公大喜，當晚仍宿其家，笑談一夜，次日施公進城，回至衙門，立刻傳知山陽縣進署諭話，山陽亦即上院稟見，大人便將私訪情形，細細述了一回。山陽縣謝道：「卑職見識不明，慚負縣令，非大人逾格培植，卑職只有聽候參處而已。」施公道：「貴署回署後，切勿洩漏，可密飭安人，趕買吸鐵石一塊備用。一面立提該犯婦到堂，就說本部堂心懷疑惑，定於後日，親往該處再行開棺檢驗，另飭伴作，隨同前往。」山陽縣答應退出，回歸本衙，遵諭奉行。施公又飭王殿臣將曾志傳到，即暫寓漕督衙門。過了一日，山陽縣稟請蒞場親驗，施公即帶了黃天霸及曾志等人，親往東門外而去。到了屍場，早見山陽縣在那裏伺候。施公下轎，升入公座，山陽縣在公案橫頭坐定。施公命帶何氏到案。何氏跪在下面。施公問道：「爾是何氏，係可知謀毒親夫，罪不容道，爾親夫不但在城隍前神案控告，辦飭山陽縣訊問，本部堂亦復知爾的底細。那日本部堂河神廟拈香，回衙見爾手持紙錠，站立道旁，忽遇旋風將爾所穿麻裙捲起，露出紅袴，本部堂即知有冤，當飭安差密爲偵探，見爾出此掃墓，又有旋風高起，將紙錠飛入半空，爾彼時亦頗驚恐，趕向墓前叩祝至再。據本部堂偵探的差官回來詳說，本部堂更知其中定有冤屈，正欲札飭山陽縣查辦，旋據山陽縣稟請開棺，本部堂以爲檢驗之後，定能水落石出，爾敢大胆賄賂伴作，匿報無傷，

反按山陽縣壇請開棺，坐誣良善，使死者冤沉海底，爾反得法外逍遙，天理何在？國法何在？本部堂愛民如子，不忍使死者含冤，疾惡如仇，坐誣良善。爾既付親夫不顧，忍心下此毒手，本部堂又何容淫婦藏奸，不使水落石出？你可從實招來，究竟如何謀死，免致再翻屍骨，使死者一再暴發，倘仍怙惡不悛，希圖狡賴，本部堂定再棺檢驗，還你個真憑實據。那時看你尙有何言！何氏聽了施公這一番話，句句刺心，心中雖有些害怕，但不得不仗作胆道：「嬌婦只知丈夫暴病身亡，不知那謀害不謀害，前日縣大爺既已開棺檢驗，並無痕跡，嬌婦方且痛死者無辜，被只翻屍倒骨，今大人又欲檢驗，嬌婦却不便攔阻，倘仍然無傷，大人可對得起死者麼？」施公道：「本部堂檢驗之後，倘驗不出傷來，甘愿自行請旨參處，以抵壇自開棺，反誣良民之罪。」施公說罷，喝令啓墓開棺，差役答應。此時看的人真個是如山如海。一會子鑿開棺蓋，施公同山陽縣離了公座，齊至屍棺面前，眼着作伴檢驗。作伴自頭至足，腹背前後，檢驗一週，喝報毫無傷痕。施公喝令重驗，作伴回道：「委實無傷，不敢謊報。」施公大怒道：「爾前者得銀一包，縣大老爺被你朦混過去，今日在本部堂面前，還敢逞此伎倆，殊屬不法，已極待本部與爾全個真實憑據。那時再與爾按律懲辦。」說罷，山陽縣便令將吸鐵石拏出，交與作伴作一見此物，只嚇得面如土色，拿在手中，只是抖亂。施公又令將何氏帶到屍棺面前，令他眼看檢驗。何氏跪在一旁，施公喝令作伴將吸鐵石按放肚臍上面，約有半個時辰，施公喝道：「將吸鐵石拏起。」說也奇怪，作伴才把石頭將提起來時，只見石頭上吸出一根寸半長的鐵針，上面還裹著些淤血。施公命作伴呈上，復與大家看道：「這就是何氏謀害親夫的實據。」何氏見此事驗出實據，知道不容抵賴，復又說道：「大人的明見，嬌婦的丈夫暴病而死，安知他不是誤食錫針，因而身死，大人若指為謀害親夫的實據，嬌婦就為嚴刑屈死，不當謀害之名。」施公道：「此時任你強辯，等到帶回本部堂那裏訊問，本部堂與你個對證便了。」說罷，復令蓋棺封墓，打道回衙。施公回了衙門，即刻升堂嚴訊，何氏仍然抵賴。施公即命會志上堂，與何氏對質。會志走到堂上，便向何氏說道：「你於那一夜，先有個男子在內房，與你對飲，極盡醜態，後聞扣門聲，你知道是你親夫回家，趕著將酒肴收起，將對飲的那個男子，藏在夾街之中，然後才出去開門。你觀夫進門時，步履歪斜，入房即倒臥床上，你又喚他不應，推他不動，將他扶起來，他復又倒下，你那時即出房外，將夾街中的男子喚入，將你親夫按在地上，你便去拏了一根鐵針出來，又將你親夫胸口衣服解開，露出肚臍，你便將鐵針刺入臍內。你丈夫臥在地上，過了一會，即飛滾起來，又滾了一會，這才不動。那夾街中的男子，就開門出去，你就呼喚四鄰，你說丈夫是得了暴病身死，死那日夜間實在情形。即至山陽縣開棺的時節，那時我亦在場，見那夜與你共飲的男子，暗中遞了一大包銀子，給與作伴，那作伴得了他銀子，驗到肚臍傷處，作伴即朦混過去，說是無傷，這是開棺檢驗時的實在情形。」何氏被會志這

一番話，說得他汗流浹背，俯首無言，遂認通奸謀害，并供出奸夫姓名。施公立將奸夫捉來，一訊而服。當擬何氏凌遲處死，奸夫亦擬抵命完案。曾志即令回家，施公與山陽縣，亦時常周濟，後來也得了功名，此是後話。施公斷案已畢，正欲退堂，忽聞頭門外大聲呼冤，畢竟又是何冤，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零五回

#### 淮安府鄉民告狀

#### 蚺蜡廟巨寇行凶

却說施公結斷何氏謀害親夫一案，正欲退堂，忽聞頭門外大聲呼冤。施公即將喊冤的帶進，只見兩個人，一男一女，皆有五十餘歲，是鄉民打扮，才至公案下面，一同跪下，向上叩了三個頭，口稱：「青天在上，求大人伸冤！」施公問道：「爾這兩個人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家住那裏？有什麼冤枉，從實說來，不准虛浮捏告！」那老頭兒先自說道：「小人姓吳，名用，這是小人的老婆，家住海州招賢鎮鄉間，今年小人五十八歲，妻子正十七歲，沒有生過兒子，只生了兩個女兒。大女兒已經嫁人，還有個小女兒，才交十八歲，已有個夫家，今年十二月裏出嫁。三日前，祇因招賢鎮蚺蜡廟裏唱戲，小人就將女兒帶到蚺蜡廟看戲，不料此一去，就惹下一場大禍來了。小人與妻子將女兒帶至廟中，一齣戲並未看完，只聽有人說道：「大王來了！」只見那個大王兇惡得狠，小人看了一眼，也就不敢看了，趕着回來，與小人的老婆女兒說道：「現在廟內來了歹人，我們走罷！不要惹出禍來。」因此就同女兒走了。那知冤家路窄，小人同妻子女兒才走到廟門口，正欲出門，忽見那個大王從後走來，小人恐怕他出去看見我女兒，趕着將女兒一拉，叫他讓開，好讓那兩個先走。那知他兩個走出廟來，忽然回轉頭來，看見女兒，他兩個便不走了一個，就將廟門攔住，一個走到小人跟前，指著女兒問小人道：「這小閨女，是你的什麼人？」小人回他道：「是小人的女兒。」他便說：「你這閨女，生得頗為美貌，咱家大大王正少一個壓寨夫人，你可將這個閨女，送了咱家大大王，做了夫人，將來你們老夫妻，不愁沒有快活。」當時大人聽說這話，就嚇去真魂，便與那兩個大王哀求說道：「我這女兒，已經有了夫家，不久就要出嫁了，大王雖愛他得好，無奈不能從命，算我女兒命薄，無福消受，請大王男尋罷！」那兩個強盜聽了這話，不但不去，反更惡狠狠的，上前說道：「咱不管你這女兒有夫家沒有夫家，咱自看他生得好，咱便要他與咱大大王做夫人。」小人一再哀求，他兩個那裏肯依，不由分說，遂走上前來硬搶。小人與妻子見那種種惡相，因即罵聲：「清平世界，難道沒有王法，放出強盜行爲，硬搶人家閨女，不怕王法麼？」他見小人罵他，即把小人來打倒，小人打倒在地，他便硬將女兒搶了去了。小人再扒起來追去，他已走得遠了，追趕不上。此時小人的妻子，也被他打倒暈在地上，及至醒來，見女兒已被搶去，只得痛哭一場，要與那個強盜拚命。

又不知那強盜住在何處。後來聞說是水龍窩的強盜，無惡不作，專搶人家財帛。大人的明見，小人的閨女，是有了夫家的，這被強盜搶去的話，怎麼好對女兒的夫家講。而况女兒生性極烈，此事斷不相從，必至斷送性命。可憐小人夫婦，只生了兩個女兒，今見女兒活活被強盜搶去，又不知性命如何，可捨得捨不得呢？為此前來叩見大人，申冤雪恨，捉拿盜人，救回女兒，使小人夫妻骨肉重逢，感恩不已！說罷大哭。施公聽了這一番話，只恨得咬牙切齒，大罵不休。因復問吳用道：「你那女兒被強賊搶去的時節，難道廟裏那些人，眼看着那強盜行兇，無人過問麼？」吳用道：「那強盜未來之先，廟前的人却也不少，一見那強盜進廟，走的走了，躲的躲了，祇是剩了一半。及至那強盜來搶女兒的時節，不但人走了，個乾淨，連廟上的戲都不唱了，戲子都跑完了。等到女兒被人搶去，才有些人前來說，那到個強盜極其利害，常到鎮上來搔擾人，若惹了他，便不肩干休。因此路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怕的。」施公道：「你怎麼知道到本部堂這裏來喊冤的？」吳用道：「小人也是開招賢鎮上的人說，大人這裏能人最多，專捉強盜，救好人性命，因此才與妻子連夜趕來，求大人伸冤救命的。」施公聽罷，當即吩咐吳用道：「爾等且好好回去靜候本部堂給你申冤，救你女兒便了。」吳用夫婦叩頭而去。施公亦已退堂。看官，你道這兩個強盜姓名誰？水龍窩又在何處呢？原來這水龍窩，在海州境西北二十里，一帶支河又港，四面皆是水道，曲折灣環，頗難認識。祖傳前朝有一條水龍，在在興波作浪，故名水龍窩。這內裏有三個水寇，一名叫做費德功，一喚米龍，一喚寶虎，這三個水寇，推費德功爲第一，却是結拜的兄弟，聚了有二百嘍囉，專在水面上打劫。那米龍寶虎，却又有兩個分寨，離水龍窩有十里多路，一通清江，一通徐州，皆是水道要隘，往來客商必走此路。米龍却攔劫清江這條路，寶虎却攔劫徐州這條路，得了貲財，皆送往水龍窩屯聚。從前落馬湖未破以前，這費德功亦與猴兒李配，時常往來。那水龍窩的背後，亦有水道，可通落馬湖，現在却已絕迹。離這招賢鎮，亦不過十餘里地，因此常到鎮上，打探客人的貲財，並未劫掠過婦女。這年因費德功過四十歲，米龍寶虎要送他壽禮，又因珠寶財物，金銀綢緞，寨中屯積無數，毫不希罕，惟有缺少美人。因此米龍寶虎便思搶個美人來，獻與費德功作四十歲的壽禮，所以相約到招賢鎮來。及至到了鎮上，打聽叭蜡廟唱戲，正合心意，遂一同來到廟裏，米龍寶虎前後看了一遍，並沒有出色的女子，心中頗不高興，也就走了。不期走到廟門口，在背後看見吳老兒夫妻，帶著一個閨女，匆匆出門，他二人心中一動，遂趕了過去，回頭一看，見吳老兒的女兒，不過十幾歲，猶如一朵鮮花，尙來開足，廟且生得甚美。因此二人就起了念頭，將吳老兒的女兒搶去，大路攔趕前行，不到一個時辰，已到水龍窩內，當即進了水奴，報上費德功知道。費德功大喜，亦即迎了出來。米龍寶虎上前說道：「你老不日過四大壽，咱們沒有什麼孝敬，現在搶了一個美貌閨女，一來與你老作爲壽禮，二來來老可以朝夕快樂快樂，現帶到

在外面待小弟帶他進來見你老看你老可合式不合式。」費德功道：「到多謝你二位賢弟，大大的費心了。」說畢哈哈大笑，米龍寶虎走出來，將搶來的女子帶進，再一看時，那女子已是昏倒在地，不省人事，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零六回

### 因驚成病弱女全身

### 見色貪淫貞娘慘死

話說米龍寶虎走出來，扶吳老兒的女兒進去，走到面前，忽見吳家女子，暈倒在地，人事不知，口角流涎，二目緊閉，已是半死，把個米龍寶虎嚇呆了。站在面前，呆看了一會，才大聲喊道：「可怎麼好，怎樣這一個絕色美人，好好的竟會死了，這可不是件好事！」費德功正在那裏等得著急，忽見小嘍囉報了進去，說是：「才新搶來的美人，已是死在外面了！」費德功一聞此語，嘆了一口氣道：「完了，只是咱爺爺消受不起。」只是費德功旁邊有個婦人，便向小嘍囉問道：「你看那美人還有氣麼？」小嘍囉道：「氣是有的，只是嘴裏已經流出白沫來了！」那婦人道：「不妨，這是他受了驚嚇，一時昏暈過去，快將薑汁去灌，尚可得活。」費德功道：「夫人言之有理。」趕著叫人去煮薑湯，一面與那婦人，親自出來去看。走至面前，看見吳家女子生得果然美貌，疊連聲催拿薑湯。一會子薑湯送來，那婦人將吳家女子扶坐起來，徐徐的將薑湯灌下，又將他扶入寨內，牀上睡下。過了一會，吳家女子果然甦醒過來，只見他嘆氣一聲，二目微啓，慢慢的將眼睛睜開，四面一看，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口內不住的爹娘亂叫。那婦人在旁再三勸慰，這吳家女子也不答應，只是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了，哭了一會，虛氣上沖，又復昏過去了。費德功、米龍寶虎三個人，急得兩頭亂跑，到是那婦人，有點見識，因向費德功道：「大王且自隨他，依我看來，莫若將他送到我房內，讓我慢慢的給他調養，等他病好了，再行勸他，將他的心動轉過來，再送大王受用。」費德功沒法，只得依從，任那婦人擡去調養。合該吳家女子有救，不當失身傷命，遇了那個婦人，你道那婦人果是好人嗎？實在是極極濫的貨色，他見著吳家女子，有此美貌，他却存了一個小人心意，以為此時將他服侍好了，將來費德功必然寵愛此女子，他亦可因這女子，得了好處。雖然不是壞心，却成全了吳家女子完名完節。後來黃天霸捉拿費德功，搜出許多婦人，全行誅殺，獨這婦人未曾被殺，也虧吳家女子一句話，保全性命。且說這吳家女子擡到那婦人房內，雖然被那婦人灌些薄湯，醒過來了，不料受驚太重，因此就害起害來。那婦人倒也不嫌煩瑣，每日寸步不離，殷勤服侍。吳家女子見這婦人，也沒甚壞意，他也不甚過怕，專門的害病罷了。有時費德功進來問長問短，皆是那婦人代他說話，所以吳家女子，雖被米龍寶虎揪來，除害病外，同費德功連一句話都沒有說過。這也算是幸中之萬幸。却說費德功自見吳家女子，這樣美貌，真是如獲至寶，怎奈又害起病來，看着不得到手，實在著急，大寨內雖然有

許多婦人，又皆是司空見慣，只得殺火，不能調情，而况老僧常談，毫無趣味，你道他耐煩不耐煩呢！因此日日找著那些嘍囉，鬧甚至也打罵。那些嘍囉明知他放著美人可望而不可及，耐煩不得，尋著人鬧，却也無可奈何。內中却有兩個心思甚狡，暗地裏商議，出去外面尋了有姿色的，不論他是婦人女子，搶了回來，送給於他，不但可以不尋吵鬧，而且可以得個大好處。因此商議定了，就暗暗的出去尋找。找了兩日，居然碰到一個，是海州有名的土娥，名喚貞娘。這日海州城外，有一家富戶做喜事，酒罷回來，坐在轎內，行至半途，被小嘍囉看見，覺得他甚為美貌，而且衣衫燦爛，裝束鮮明，心中大喜，遂不分明白，蜂擁上前，拿出兵刀，將轎夫趕去，他們便將轎子擡去，如飛也似向水龍窩擡來。貞娘此時已嚇得如醉如癡，不知是什麼情節，不一會已到，將轎子歇下，小嘍囉攙出貞娘，對他說道：「我等擡你到這個所在，因為我家大王，想帶美人前來受用，我等見你美貌，因此將你擡來，獻與大王，做個壓寨的女寨主，不日你得了好處，可不要將我們忘記了，須念著我們領你來的情義。」貞娘聞說，如夢初覺，才知這班不是青皮地棍，是強盜窩裏小強盜。正欲與嘍囉分說，那嘍囉已經都跑走了，欲待逃走，又不知路徑，正在那裏啼哭不止。正嗚咽間，忽聞笑聲紛起，呼喚不休，一路喊來，美人在那裏，只見那嘍囉在前引路，隨兩個婦人，後跟一個黑大粗莽，濃眉怪眼的大漢，一齊走了過來。貞娘看得親切，不禁放聲大哭，口中罵道：「你們這一起無恥的強盜，胆敢攔搶良家婦女，難道沒了王法，不怕殺頭麼？」正罵之間，那黑大漢已經走到面前，將貞娘一看，哈哈大笑道：「果然是個美人，咱費德功何福修此病，了一個，又來了一個。」說著便向貞娘說道：「美人，你不要啼哭，咱這裏是個安樂窩，只要你順從了咱，不必說吃的是珍饈美味，穿的是綾羅線疋，就是打咱幾下，罵咱幾聲，咱都不怪你，還說你打咱是情罵咱是意，再封你做個壓寨夫人，何等威風，可算快活美人，你快不要啼哭了。既已到此，就是啼哭也是枉然。」說罷，便叫那兩個婦人道：「你們快將咱爺爺這個新美人，扶了進了多備香湯，給他沐浴，等到晚上，好讓咱與他成親。」那兩個婦人即刻走來，將貞娘硬拖硬扯，蜂擁着進去。貞娘一面哭，一面罵著：「不逢好死的狗強盜，要殺千刀的賊廝人！」一路哭罵個不住。一會子到了寨內，當由那兩個婦人喚進房中，打了一面盥水，叫貞娘洗面。那兩個婦人復又百般勸道：「就如我們當日被他搶來的時節，也似姑娘今日一般，後來沒法，依從了他，現在到也快活得，不愁吃，不愁穿，勝如嬌了窮大漢。」那兩個婦人一面勸說，貞娘還要百般痛罵，正罵得，忽然費德功前來，百般戲謔。貞娘氣忿不過，立起來一頭撞入費德功懷內。費德功大喜，便趁勢將貞娘摟抱起來，硬欲行事。貞娘抵死不從，却又掙脫不了。貞娘忽生一計，暗暗將手伸入費德功襟下，將他的賢囊拚命勒定，費德功忍痛不過，兩手一鬆，貞娘才算掙脫。那知費德功此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將貞娘按倒在地，一頓拳頭，登時打死。可憐貞娘不幸，作了娼妓，又遭惡寇凶淫，頓

時慘死也算是妓中貞婦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零七回

漕督府老褚標獻計

招賢鎮金大力賣拳

却說施公自准了吳老兒的救詞，允許代他女兒伸冤，即日將黃天霸、褚標、李昆、何路通、關太計、全李七、侯金大力等人傳齊，大家集議，去捉水龍窩強盜，給吳老兒父女申冤。諸人奉諭，齊集督院，施公向大家說道：「昨日鄉民吳老兒所告水龍窩強盜，在招賢鎮、蚩蠟廟，將他女兒搶去，求本部堂申冤，捉拏強寇，但不知這水龍窩在海州那裏，那強盜姓甚名誰，諸位有何妙計，前去找強人捉住？」只見褚標應聲答道：「一要捉水龍窩強人，老民却有一計，不知大人以為如何？」施公道：「老英雄既有妙計，敢請說來，某願聞教。」褚標道：「那水龍窩雖不知在海州那裏，却是吳老兒的女兒，在海州招賢鎮、蚩蠟廟內，被強人搶去。老民向聞海州、蚩蠟廟極爲熱鬧，相傳四月初一是蚩蠟神誕，自三月半後，至四月初十，合鎮四境鄉民，皆捐集貲財，在該廟唱戲酬神。此二十天內，四鄉八鎮，男女老少，皆去頑耍。那水龍窩的強人，必定也要前去，既然前去，他前次已經搶過一個女子，他此次再來看見有姿色的婦女，斷不肯就此罷休，必定還是要搶。在老民之意，想在蚩蠟神誕前二日，請兩位朋友，改找賣藝的人，先去往該廟賣藝，借此探聽水龍窩強盜姓名，倘能當面遇見，務要設法，將他姓名套問出來。一面老民隨往招賢鎮住下，此中却須一個美貌婦人，還要有武藝的，一個少年孩子，才好行事。只是小孩子到有，婦人難得。」黃天霸聽說，便問道：「老叔要這美貌婦人、小孩子何用？」褚標道：「賢姪有所不知，要這美貌婦人，是爲誘敵之計，能有這一個，老夫便裝作鄉民，那婦人便裝作村婦，小孩子便裝作婦人的兒子。老夫既扮作爲鄉人，便使婦人做老夫的女兒，小孩子做老夫的外孫，帶著他們一同去蚩蠟廟頑耍。那水寇見了，必定來搶，老夫便讓他搶，等他搶到手，老夫便沿途追尋前去，追至地頭，便可知道他的窠巢。那時老夫却不進去，再至附近一帶，打聽他的窠巢旁邊，可有別的暗道，再使那賣藝的兩位朋友，候老夫追尋去後，他們也即遠遠隨行，約隔二里路光景，以便節節傳信。」黃賢姪等候老夫去後，即便同行在招賢鎮，暗中分頭住下，聽候老夫的信。一經得信，即趕得前去，約在二更盡行事，所以要有個色藝兼全的美婦人，誘那強人搶去，這叫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又叫做「追本窮源」。只是色藝兼全的婦人難得。」施公聽罷，忙拍案稱道：「老英雄這條計策，的是萬無一失，好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是那婦人難得，可怎麼好呢？」施公也明知褚標用意，欲借重張桂蘭一走，但不好開口，郝素玉又值懷孕，行將足月，不便廝殺，所以也故意說這一個婦人難得，却是兩隻眼睛只望著天霸。天霸心中好生焦燥，暗道：「我妻子張桂蘭的本領，不在人下，



何以大人與褚標叔絕不提及他，儘管只說難得，難道我妻子不能前去麼？却暗暗的發怒起來，再忍不住，就向施公說道：「天霸受大人的恩，雖粉骨碎身，不足報於萬一。今褚老叔所獻之計，實在妙絕。就是天霸的妻子張桂蘭也是受恩深重，現空著放在這裏，雖不能算色藝雙絕，也還可勉強一行。今大人與褚老叔絕不一提天霸，却不知什麼原故，還是張桂蘭不配前去不成嗎？」只見施公說道：「天霸！你不要錯怪人，咱可是因你妻子也是朝廷三品命婦，如何能他去作美人計，賺那強盜，以想來想去，才說難得其人。」褚標也接口說道：「便是老民也是這般想法，而况老民更有一層難處，要教張夫人做老民的女兒，老民如何敢當，所以不敢啓齒。今天霸錯怪，可不冤屈了老民麼？」黃天霸道：「大人言之差矣。天霸所以得有今日，皆大人恩德所致，即天霸之妻，得爲三品命婦，亦皆大人所賜，既沐大人恩德，雖赴湯蹈火，又何敢辭。而况前者捉拿毛如虎，天霸之妻及郝夫人，同授美人計策，難道郝夫人現有身孕，不使前往，天霸之妻，即不能獨行麼？至於褚老叔所言，不敢使天霸之妻作自己的親女，天霸却更有所不解，張氏之父，與褚老叔係結拜兄弟，褚老叔的年紀，又比咱岳父大張氏既能爲咱岳父女，又何必獨不能爲褚老叔之女呢？」施公聽了說道：「既如此說，黃賢弟是千願萬願的了，但不知夫人可愿前去麼？」天霸道：「便是張桂蘭雖是女流，也知大義，敢保是一定愿意的。」施公道：「難得你夫妻好義，急公到是本部堂與褚老叔見識不廣了，今既如此，就煩褚老英雄、玉領、張桂蘭前去一走。」褚標道：「還要使賀人傑同往一走。」施公道：「你老英雄實在想得週到，賀人傑爲張夫人之子，即爲老英雄之外孫，又况武藝才貌，個個精強，豈但雙絕，實成爲三絕了。有此三絕，還怕那水龍窟的強盜，不舉在術中嗎？」說罷大笑。褚標又道：「那叭、蜡廟、寶藝，可請金賢弟、同王郭二位，一同前去，彼此可以商量，留計賢姪在家保護，其餘皆煩同行。」大家欣然允諾。當日退出，黃天霸又向張桂蘭說知，張桂蘭亦欣然答應。賀人傑更是歡喜無限，因向褚標與張桂蘭說道：「咱自今日起，便要改口喊褚老爺子做公公，嬌娘做母親了。就是嬌娘，也要改口，喚褚老爺子叫做爹爹了。咱叔父還要改口喚褚老爺子叫姑父。」說得四人通笑了一回。到了次日，大家陸續起程，望海州、招賢鎮而去。先說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三人，改扮了賣藝的模樣，各拿兵刃棍棒，到了招賢鎮，却好是三月二十八，三人便找了客寓，暫宿一宵。次日即持了器械，前往蜡廟去，果然見廟內熱鬧非常，有進廟去頑耍，只看見鑼鼓喧闐，人聲騰沸，好不擁擠。金大力等三人，在廟內揀了一塊空地，將器械排在地上，席地少坐一刻，便站起來，說了兩句走江湖的話。然後金大力拏了一根齊眉棍，向著衆人說道：「咱姓金，名喚老大，咱這兩個夥計，一叫張三，一叫李四，咱三人向來保鏢爲業，現因由山東下來，走到貴地，脫了盤費，因此賣兩拳，向諸位爺台們，叨光借些盤費，自古道：「幫襯幫襯，」咱就此耍一套起來。」金大力就用齊眉棍，左旋右舞，耍了一回，接王殿

臣郭起鳳也要了二套。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零八回

#### 張桂蘭被劫 蚺蜡廟

#### 老褚標追探水窩龍

話說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在蚺蜡廟耍了一日拳棍，並無動靜。次日又來，仍然如是一連三日，總未見有強人的蹤跡。三人私相計議道：「我等已來了三日，並沒見有什麼水窩龍的強人。」王殿臣道：「明日是四月初一日了，正是（蜡神誕）那廟裏的人，一定要比這兩日更多，那水窩龍的強人，也許要來，說不得明日再去一蹓。」於是三人即到街上，各各店內尋訪，繞走了兩條街，已見李昆走來。金大力瞥眼看見，趕着上前，喚住李昆，問明住處，並問褚標會否到來。朱昆回道：「全個兒來了，只待行事。」金大力又將這三日情形，告知李昆，彼此立談了一刻，即同往褚標寓內，又說明原委。褚標道：「且過了明日，再作計議。」大家散去，各回客店不提。到了次日，金大力三人自不必說，仍往蚺蜡廟賣拳。褚標一早起來，即令張桂蘭改扮，大家改扮齊全，實係一色鄉民打扮，各藏了兵刃暗器，一起出了店門。張桂蘭前引，褚標手挽賀人傑，跟隨在後，直望蚺蜡廟而來。進得廟來，果然熱鬧非常，游人叢集。他們三人先在那裏站了一回，然後偏向人多處走去，瞥見金大力等，仍在那裏耍鎗弄棍，說個不看了，看的人也團團的圍了一大圈。褚標等也在那裏站了一會，復又向廟內各處游玩，剛走到正殿東角門外，正欲進門，只見角門裏迎面走出兩個大漢，褚標瞥眼一看，那兩個大漢，一穿大紅綉花直綴，一穿玄色洒花直綴，頭帶幘冠，腳登薄底快靴，狀貌猙獰，形容凶惡，知道不是正路。便暗暗的與張桂蘭遞了消息。張桂蘭會意，故意挽了賀人傑，向那兩個大漢迎上前去。你道這兩個大漢是誰呢？就是米龍寶、虎，他因搶去吳衫兒的女兒，獻與費德功為妻，不料吳家女子，因驚成病，費德功不能到手，後來嘍囉又搶了一個娼妓貞娘，這娼娘不從，被費德功打死，因此費德功頗為不樂。米龍寶、虎又在費德功前，獻了奮勇說：「蚺蜡廟四月初一，是蚺蜡神聖誕，這日遊人必多，內中必有美人婦女，再搶一個回來，作壽禮罷。」因此又到蚺蜡廟來，却好米龍寶、虎纔從東殿上出來，見迎面來了一個絕色女子，手攬着十三四歲的孩子，生得頗為美貌。米龍寶、虎一見，心中大喜，問道：「咪，懷這婦人，姓甚名誰？」張桂蘭厲聲說道：「你只兩個好不奇怪，咱與你一面未識，要你問姓名，則甚快快讓開，讓咱走路。」褚標亦趕着上前，說道：「你只兩人，好不不懂事，人家婦女姓名，與你無干，各人走各人的路，為甚麼要攔住人家婦女？」米龍寶、虎亦大聲喝道：「咱爺爺愛他，生得美貌，問他一聲姓名，還是與體面他的，要你這老兒管什麼閒事？」褚標亦喝道：「你只兩個，姓甚麼喚作什麼家，住何處？你說咱多管閒事，你可知這這婦人是咱的女兒，只孩子是咱的外孫，你怎麼大胆，敢來調戲，難

道不知王法麼？」米龍竇虎大笑道：「老兒你站穩了罷，若問咱的姓名住處，咱叫米龍，咱喚竇虎，同在水龍窩居住，但知美貌的婦人見了他便生歡喜心，把他帶回家中，或是留作自己受用，或送與咱兄長快活，不知道什麼叫做王法。」褚標罵道：「照你這兩個賊囚攪的，行凶霸道，難道還把咱女兒搶去不成？」米龍道：「便搶了你的女兒，你又怎樣奈何？」不由分說，就一起上前來搶。張桂蘭也不退讓，一面將賀人傑拉定，一面罵道：「青天白日，皇城脚下，胆敢搶劫婦女，你只狗強盜，不是要造反麼？看你只一副殺形，免不得要被千刀萬剮。」褚標也在旁邊大罵起來。只米龍竇虎被他說罵得性起，大喝一聲，蜂擁上前，將張桂蘭掙抱起來，飛也似向大門外跑去。賀人傑牢牢挽着張桂蘭，假哭着，趕往前走。褚標即在後面一路罵，一身追趕。此時金大力等三人，知道了計了，也將棍棒拿起，遠遠的追蹤而來。那廟內玩耍的都跑空了。米龍竇虎抱着張桂蘭，代拉着賀人傑，一路向水龍窩去。走了夜時，也覺得有些困倦，將桂蘭放在地，兩人歇息。張桂蘭罵道：「你將咱奶奶搶到何處去？」米龍道：「將你獻與咱大王費德功，做壓寨夫人。」張桂蘭道：「原來如此，既這麼說，你兩個可着一個駝咱一個背着咱小子，慢慢前去，俺把咱小子累壞了，那時見了大王，可是與你這兩個狗頭不干休的。」又道：「咱爹爹班在那裏去了？」米龍道：「你那老兒想是追趕不上，他回家去了。」張桂蘭道：「你將咱爹爹找來，一並兒回去。」正說話間，褚標已後面追來，仍是罵聲不絕。米龍竇虎也不顧問，便將張桂蘭賀人傑各駝在背後，大踏步直往水龍窩而行，一齊進入裏內。費德功一見，好不歡喜，便問道：「這小孩子是那裏來的，倒生得好？」竇虎道：「小孩子是只位美人的小子。」賀人傑在旁說道：「是你的祖宗。」費德力大笑，約時張桂蘭坐在一旁，費德功依向張桂蘭問道：「美人你姓甚名誰，你到了此地，不要害羞，咱爺爺最是多情的。」張桂蘭道：「你不要問咱姓氏，你隨後自然知道，但有一件，咱既到此地，料想也逃走了，但是我有三件事，你如果肯答應，咱便從你，倘若不答應，雖死不從。」費德功道：「美人莫說三件，就是三十件，咱爺爺也是從的，美人你吩咐罷。」張桂蘭道：「第一件，日間不許你到裏面去，早間房裏不許有一個僕婦丫環，只許我對飲。第二件，咱這小子不能使他離咱左右，也要在裏面住宿，我一聲喊，他就要答應而至，遠離了咱不放心。第三件，多備些好酒菜，使咱與你同飲，等到吃得高興，咱便與你幹事，咱的小子也不要餓了他，只三件你要答應，我便從你。」費德功笑道：「只有何難，都准了你的吩咐。」畢竟張桂蘭如住捉拿費德功，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零九回

老褚標暗約黃天霸

張桂蘭巧拿費德功

却說張桂蘭與費德功約法三章，費德功亦俱應許。張桂蘭就帶了賀人傑，進入裏面。當時便有許多婦婦前來侍候。張桂蘭要茶要水，呼喚個不住。忽然張桂蘭想起一件事來，即向僕婦說道：「你去與大王說知，說咱只小爺要往各處去玩，一會叫大王派兩個妥當人，帶領着小爺同去各處玩耍。」賀人傑聽見這話，早已明白，是叫他探路當即同了僕婦，仍到大寨裏來。僕婦與費德功說明，費德功便叫人同賀人傑往各處玩耍。再說褚標追至水龍窩，認明寨門，便不進去。即向水龍窩左右前後看了一會，又在左右探明了暗路。正待回去送信，只見金大力已到，褚標即將水寨一帶的路徑告訴大力，便叫大力立刻回招賢鎮去。約天霸准於三更時分，一齊動手，務要初更時分已到，不可有誤。金大力聽罷，隨即轉身回去，走着三五里路，却是好王殿臣已來，金大力就把褚標的話轉告王殿臣，叫他前去。金大力仍轉身回來，與褚標會合一處。王殿臣又將這話告知郭起鳳，王殿臣又轉身節節傳告，約有未末申初的時候，黃天霸等人已得了信，當即飛奔水龍窩來，見褚標細細問了一遍。褚標即向河路通說道：「何賢姪可往水龍窩北首三里，那條汊港內埋伏，以防賊人由此逃往徐州。」又向李七便道：「李賢姪可往東首五里，那條支河內埋伏，以防賊人由此逃往清江，待至明天天明，不見賊人到來，你們二位就到水寨相會。」二人答應，暗暗前去。褚標又向關小西王殿臣道：「你二位於三更時分，可由水寨西首直殺進去。李公然與郭起鳳二位，又於三更時分，從水寨南首直殺進去。老夫與天霸金大力三人，也於三更時分，正大寨正門殺入，務要絕盡根株，併力尋捉。」大家答應，分別埋伏去了。暫且不表。再說賀人傑在寨內，各處玩耍了一會，已將路徑認好，仍到寨內去尋張桂蘭。說明原委。此時已將日落，張桂蘭又叫僕婦帶賀人傑去外面吃飯。僕婦答應，將賀人傑帶了出去，與費德功米龍寶虎一起飲酒吃飯。張桂蘭又叫僕婦到廚房內，將那好菜饅首等物，先拿些來吃。僕婦答應去拿，一會子端了進來。張桂蘭獨自一人，揀那細口的，痛吃了一飽，餘下來的，便賞與僕婦去吃，又要了些茶水進來，諸事已畢。僕婦又掌進燈來。張桂蘭就燈下先將兵刀暗器預備在手內，又將房內出路認好。然後就靠在鋪上，歇息歇息，養些精神。一會子賀人傑飯畢，先走了進來，與張桂蘭悄悄的說了些話。張桂蘭又命僕婦前來問道：「小爺的床鋪，會預備好了不曾？究竟鋪在那裏？」僕婦答道：「床鋪已經約封齊備，就在這房外廂裏面。」張桂蘭道：「離咱這房有多遠？」僕婦道：「緊連着只開正房。」張桂蘭將叫人傑去歇息，僕婦隨即拿了燈，領人傑去廂屋安息。人傑進了廂屋，關上房門，便將外面長衫脫下，又將扑刀取出，拿在手中，吹滅了燈光，靠在鋪上，靜候着動殺手。不說賀人傑與張桂蘭預備停當，等到三更時分，去捉拿費德功。再說費德功在外面，與寶虎米龍三人歡呼暢飲，米龍寶虎道：「今日兄長洞房花燭，本不敢有誤佳期，兄長等看來時候還早，弟等每人再敬三杯，然後送我兄長進入洞房，與新美人成就好事。」費德功道：「愚兄

今日得有美人消受，皆二位賢弟之力。於是又飲了數杯，俱各有些醉意。方纔撤去酒筵，費德功到了後面，當有僕婦傳報進去，向張桂蘭道：「大王進來了，請新娘出來迎接。」張桂蘭靠在鋪土，也不答應。只見費德功已進了房，張桂蘭手立起身來，呼喚僕婦道：「爾等速與大王預備酒來，些拿進來，使咱與大王暢飲。」僕婦答應，立刻拿進兩雙杯，兩大壺，元流高粱八碟小菜，房內却點得燈燭輝煌，張桂蘭便叫費德功坐下，費德功此時已然魂不附體，在燭下看着張桂蘭，愈看愈美，開口說道：「娘子今晚蒙你不棄，得了魚水之歡，咱的酒已飲得不少了，再陪娘子少飲兩杯。咱與娘子就睡了罷。」張桂蘭道：「大王說那裏話來？今日既是佳期，那有不痛飲之理？不但咱陪大王疼飲，還要使他們僕婦暢飲一會。」說着就教僕婦們出去飲酒，費德功也叫僕婦退出，你們儘管飲酒，僕婦謝了出去。張桂蘭便拿起杯來，連斟三大杯，送與費德功道：「大王請飲此三杯，以助豪興。」費德功見如此殷勤，笑道：「真真難得，娘子如此情愛，咱就立飲了。」接過杯來，一飲而盡。當即也斟了三杯，親手送與桂蘭。桂蘭道：「娘子也要立飲三杯。」桂蘭道：「大王既然錯愛，咱就將這三杯酒都飲了，來再敬大王三杯。」費德功道：「好，見張桂蘭便將三杯酒，各呷了一口，仍送了過杯。費德功道：「怎麼娘子並未飲盡，到又送了過來？」張桂蘭道：「方才咱原說三杯酒都飲了，再敬大王，今已三酒飲過，雖未飲盡，也算是都飲過了，大王不飲此酒，想是嫌奴吃癆的，說咱不飲，咱就再換三杯，請大王立飲。」若大王不嫌殘酒，大王便將這三杯飲下，咱與大王行一套合歡令。」於是左一杯，右一杯，把個費德功已灌到有八分辭意。張桂蘭聽了聽更鼓，已轉三更，費德功遂站起身來，走到張桂蘭面前，笑嘻嘻的說：「娘子時候不早了，咱與你上床睡罷。」張桂蘭一聽此言，不由得杏眼圓睜，柳眉倒豎，大聲喝道：「狗強盜，你認得姑奶奶麼？咱是堂堂總漕施大人轅下，副將先鋒官黃天霸的夫人張桂蘭是也。」說着劈胸將費德功往後一推，衣底拔出單刀，認定費德功砍來，隨即費德功一個轉身，腳踏實地，順手提起一張椅子來擋。張桂蘭一刀砍去，被那椅子擋住，趕着取出袖箭，手只一揚，一枝箭認定費德功面上打去，一面喊道：「人傑何在？」一言未盡，只見嘆一聲，從窗外跳出一人，畢竟費德功如何就擒，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十回

#### 水龍窩衆寇遭擒

#### 招賢鎮強徒示衆

却說賀人傑從窗外跳進，執定單刀，對准費德功砍倒，只聽費德功呵呀一聲，將一張椅子，拋在一旁，一個偏身，栽倒在地。原來費德功頭上中了張桂蘭一枝袖箭，兩眼花，跌了下去。在時賀人傑的刀已到，見費德功已經砍倒，便舉起一槍，望費德功左臂上砍來，只聽吶吶一聲，費德功的左臂已經砍下。外面的僕婦人衆，從睡夢中驚醒，聞得房內乒乓兵兵，起身前來觀看，但

見房門大開，新來的婦人與那小童子，拿刀亂舞，再看費德功已被砍倒，那些僕婦，遂一溜烟喊出來道：「你們外面的人進來拿奸細呀！大王被人砍死了。」張桂蘭忽聽僕婦叫了出去，手執單刀，也追蹤而去，趕得近切，手起一刀，將末後一個婦人砍倒在地。賀人傑正要從房內出來，幫着張桂蘭，斷殺。忽然一想，怕到費德功還不會死，復轉身進內，又將刀在費德功腿上，砍了兩刀，給他砍下一隻，只才出來，走到院落，只聽外面人聲騰沸，趕着與張桂蘭跑了出去，只見燈籠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日，寶虎米龍帶領着數十個嘍囉，各拿兵刃器械，殺了進來。賀人傑一見大怒，不由得大喊一聲：「來得好！讓小爺殺個淨絕！」說着舉起刀來，直搶寶虎，張桂蘭也執定單刀，直向米龍，賀人傑一刀砍去，寶虎就將左手鞭撻開，隨將右手鎗望人傑頭上落下，賀人傑說聲來得好，將刀往上一隔，噹的一聲，將鎗架在一邊，正要還刀，寶虎的左手鎗又向人傑的面門落下，人傑將刀架住，趁勢一個箭步，刀這一抽，跳出圈外，便心生一計，便向寶虎虛砍一刀，便向寬闊處跳去。寶虎那裏肯捨，緊緊追來，賀人傑覷得切近，掏出金錢鏢來，向寶虎喚去，寶虎看得真切，見人傑右手一揚，知有黑器，趕着閃開，讓過金錢鏢，復又趕去。那邊張桂蘭敵住米龍，一刀一鎗，正殺個對手，彼此不能取勝，兩下正殺得難解難分，忽聽一片聲喧，從外面殺進兩個人來，張桂蘭瓜細一看，正是黃天霸，兩把鋼刀，如切瓜切菜的一般，蜂擁而進。黃天霸一見桂蘭，便問道：「人傑在那裏？」桂蘭回道：「向西面去了。」天霸刀起處，分開衆嘍囉，直向西首尋去。豬標見天霸去尋人傑，便舞動板刀來助桂蘭，走到切近，見是米龍，便大吼一聲，說道：「好小子！認得豬老爺麼？」話猶未定，一把刀已望米龍左肩砍倒。米龍更不答應，撇開張桂蘭，便向豬標接住，一人交起手來，米龍抵敵不住，急急逃走，忽見一物從面上打來，說聲不好，嘆的一聲，正中額角。米龍當時中了暗器，鎗法一亂，豬標趕上一刀，正中米龍肩膀，米龍支持不住，哎呀一聲，栽倒下來。看官，你道米龍方才中了什麼暗器？原來李昆從外面殺進來的時候，他便竄上了房屋，趕到後面，見豬標與米龍在那裏廝殺，恐怕豬標年老，敵不過米龍，便發了一個彈子，將米龍上下打了一下。此時李昆見米龍已經栽倒，他也跳下屋來，幫着豬標，將米龍四馬攙蹄，綑了個結實，即叫張桂蘭在那裏看守，地便又與豬標來尋人傑。再說賀人傑，正與寶虎對敵，看看已不能取勝，忽見天霸趕來。人傑一見神勇陡長，高聲喊道：「叔父來得好，嬌娘已經將忘八羔子費德功砍倒在房內了，快來擒這個雜種。」天霸聞言，亦大聲喊道：「姪兒且撇了他你去歇一會，兒罷這個雜種交與叔父便了。」說着便大喝道：「你只雜種，還認得老爺黃天霸麼？」話聲未完，一路刀直向寶虎滾了進去。賀人傑撇下寶虎，站在一旁，略為休息。寶虎聞得黃天霸三字，已是驚魂不定，曉得不是對手，便向天霸面門上虛落一鎗，天霸纔待來擋，寶虎的鎗已收回去了，發轉身躡飛奔而逃。却好關太從外面殺來，寶虎冷不提防，見對面又有個殺到，正待要向斜刺裏逃走，關太早

已看見便將撲刀迎上。連肩帶背，一倏刀砍了下來。寶虎萬讓不及，只聽咕咚一聲，栽倒在地。天霸又復趕到，復一刀結果了性命。此時李昆襦標俱已到來，大家聚集一齊，又喊了人傑一齊到了後面，尋着張桂蘭，再去是那費德功已然死在地下。褚標道：「只寨內的頭腦，不知道就是這三個，還有別人沒有？」黃天霸道：「待咱尋個嘍囉有問問他底細。」說着便尋了嘍囉問道：「你這裏面共有幾個強人，快快從實招來。」那嘍囉嚇得胆跳心驚，哀哀跪求道：「小人該死，求老爺賞條狗命，小人不敢撒謊，這裏共有三人，費德功爲首，還有米龍寶虎，今該被老爺們捉住了。此外皆是被他們擄來的男女，共有三四百人，現在已死了三股之一了。」黃天霸問明，便叫他引路，各處去搜尋婦女。嘍囉不敢怠慢，便引着天霸前去，走到西首屋子門口，見金大力從裏面帶了一個婦人，一個女子出來。黃天霸問道：「這兩個是誰？」金夫力指着女子道：「這便是吳老兒的閨女，這是服侍吳家女子的，咱本來要將這婦人殺了，後來這女子說他是好人，咱便饒他了。」天霸道：「怎麼他這婦人，難道也是良家婦女麼？」吳家女子趕着上前，將前後原委說了一遍。黃天霸這纔明白，隨將這婦女兩個帶去，交與張桂蘭，又去各處查點銀錢物件，依然放在那裏，待查點清楚，天已大明，何路通李七侯兩人在支河內埋伏，等到天亮，未見有人，也就到大寨來，於是各人收拾清楚，將三個強盜，割了首級，并埋了死屍，然後在附近僱了兩三輛車，將寨內所有銀錢物件，裝上車輛，張桂蘭與那婦人女子，也坐了車子，一起出了水寨。天霸等人，又將寨內各處房屋放火焚了，只纔回奔淮安，在施公前稟了一切。施公當令將銀錢各物寄庫，吳家女子，着令傳到吳用，自行領回。水龍窩帶來的婦人，釋放回家，費德功等三人的首級懸竿示衆，招賢鎮上的人，毋不歡聲雷動，深感施公的恩，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十一回

#### 韓侯廟英雄救弱女

#### 花神祠太歲活遭殃

話說施公發落了費德功搶劫女子一案，真是人人感德，個個啣恩，歡喜雷動。日來月往，早又過了中秋，衆英雄平日在聽漕衙門內，毋非是飲酒談天，論槍耍棒，到也頗不寂寞。這日褚標聞得韓侯廟，甚爲幽雅，當去閒遊一遭，瞻仰瞻仰，并賞看問古蹟，便與黃天霸說知，還想約着天霸同去。天霸道：「小姪不陪，老叔一人去罷。」褚標也不勉強，即刻換了衣服，又帶了一二兩碎銀子使用，出了衙門，直望韓侯廟而去。不一會，走出東門，又走了一二里路，早看見廟宇巍峨，松篁掩映，好一個所在。褚標信步進了韓侯廟，遊人亦復不少，便去各處頑耍。但見一帶紅欄上面，排着三間高大房屋，簷口橫列一方匾額，寫着「花神祠」三字，走進祠內一看，原來是供奉着十二月花神。祠後一帶迴廊，一所大院落，中間種着數十盆桂花，正是花蕊盛開，門內一塊空

地，搭着極大蘆棚，內中擺設着許多兵器，架裏面坐着許多人。內中有一少年，約有三旬左右，橫眉豎目，傍若無人。褚標看見，覺得那少年斷非善類，遂至外面，暗暗探聽，方知此人姓名振芳，綽號粉面太歲。他老子花塗，在淮安府當着班頭，他遂藉着老子勢頭，極其霸道，無惡不作。又請了個教師，養了無數打手，自己學了兩套拳棒。他因花祠桂花盛開，他便搭了座蘆棚，比試棍棒，一連幾日，并無人來與他比試。褚標打聽清楚，忽見外面多少極兇極惡的人，架着一個哭哭啼啼的女子，進入蘆棚裏面去了。褚標不知是何緣故，忽又聽從外面進來一個婆子，說道：「你們這夥強盜，青天白日，就敢搶劫良家女子，是何道理！」衆惡奴一面攔擋，一面吆喝，忽又見從棚內出來兩個惡奴，說道：「方纔大爺說了這女子是本府中子頭，私行逃走，總未尋着，并且拐了好些東西，今日既然見了，把他拿捉，還要追問他拐的東西呢！你這老婆子，快點走罷，倘若不依，我們大爺就要拏你到縣裏去，轉你個拐帶了罪名！」那婆子聞說，只哭得嚎啕痛哭，又被衆惡奴往外拖牽，妻子抵死不走。褚標看見這樣光景，實在按納不住，遂上前攔住，說道：「你們有話好說，這是什麼意思呢？」那衆惡奴聽說，把褚標看了一眼，說道：「朋友，這個事你別來管，我勸你有事做事，無事趁早兒請，別討沒趣！」褚標冷笑一聲，道：「天下人管天下事，那有管不得的道理？你們既不向我說，咱亦不同你們講，咱會去問那媽媽。」衆惡奴聽了道：「夥計們可會聽見？只個光景，是管定我們的事了！」忽聽婆子道：「你老的快救婆子性命吓！」那些衆惡奴見婆子說了這話，當即就要去打褚標，便走上前，把手一隔，那些惡奴即倒退了好幾步，站立不住。褚標又向那婆子道：「媽媽不必害怕，只管慢慢講來。」那婆子哭着道：「我姓姜，這女兒是我的隣居柳家的，因他媽有病，韓侯廟會許下愿，他媽病了，還不能出來，因請我同他女兒到此，還愿，不意遇了這一起惡人，將柳家女子搶去，婆子怎樣回去呢？求你老總要搭救搭救！」說罷，只見褚標怒目圓睜，大聲喝道：「這不是反了嗎？媽媽不要哭，咱給你尋來，交回與你便了。」說着，就同這婆子大踏步向後面尋去，轉過蘆棚，直奔後面，正要進那廟廳，只見那蘆棚內的少年，率領着一隊惡奴，蜂擁出來。那些惡奴，望着褚標，指手畫腳，說道：「就是這個老兒！」粉面太歲眼一翻，喝道：「好狗才！誰許你管這事？那女子便是咱大爺搶的，你這狗才，又其奈我何？」褚標道：「花花世界，朗朗乾坤，難道沒有王法，敢在府城腳下，搶劫良家女子麼？你既搶去，咱偏要送還！」粉面太歲不禁大怒，說一聲打，飛起來就是一脚。褚標此時還按納住氣，見粉面太歲一脚踢來，他便在旁邊立住，口中仍然說道：「你可放明白些，不要這樣動手動腳，難道搶了人家女兒，不送還人家女兒嗎？」褚標尙未說完，粉面太歲第二脚又到。褚標又讓過，還自說道：「你可不要欺咱老，咱可護了你兩脚，你趕快兒將女子送出，萬事皆休。你若再這樣倚勢欺人，你可不要討沒趣！」粉面太歲那裏明白，第三脚又踢過來，此時褚標真按納不住，不由的大罵一聲道：「好雜種！試



試你祖爺爺的手段罷！」一面罵，一面看着脚臨切近，順手就在粉面太歲脛骨上一扭，說聲：「去罷！」話猶未完，這見粉面太歲呀的一聲，站立不住，望下栽倒。褚標哈哈大笑道：「這樣不中用的東西，也要動手動脚！」那些惡奴見粉面太歲被老兒打倒，便嚷道：「你這老兒竟敢動手，打倒咱家大爺。」遂一擁齊上，以為好漢打不過人多，誰知褚標將手望左右一分，一個個皆東倒西歪，也不敢前去。褚標又欲望後面找尋那女子，忽聽那邊喊了一聲：「閃開，咱來也！」手執木棍，揚過頭頂，照褚標當頭打來。褚標見來勢兇猛，趕將身子，望旁邊一閃，粉面太歲剛剛站起，却好太歲的頭，不偏不倚，受了此棍，直打得腦漿迸裂，衆惡奴齊聲喊道：「了不得了，老頭兒打死人了，快拿呀！」褚標道：「不要拿，咱自不走，你們可將本坊地保喊來，咱有話講。」即刻地保到來，見鬧下人現案來，問道：「兇手是誰，現在那裏？」褚標向地保指着拿木棍的問道：「這人是誰？你可知道他的名姓？」地保道：「他姓施名傑。」褚標道：「這死的姓甚名誰？」地保道：「他是府裏班頭花塗大老爺的兒子花大爺，你今打死人，還嚕嘛什麼？快跟我到這縣裏去。」褚標道：「慢着，咱還有話講，這施傑也要同去。」那施傑大驚道：「咱不是好惹的，誰配與你同去？」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十二回

#### 柳溪村李公然訪案

#### 陶家廟賀人傑贈金

却說施傑大聲道：「誰敢拿我同去？」褚標趕了一步，上前將他木棍抓住，往懷裏一帶，說道：「你打死人不同去，偏看你好惹不好惹。」一句話未完，施傑已咕嚕滾在一旁邊，褚標即刻將他按住，因對地保說道：「這個人交把你了，後面還有個姓姜的婦人，一個姓柳的女子，一起帶着，同咱到總漕衙門裏面去聽審。」地保聽說到總漕衙門，那敢疏忽，隨將施傑帶住，又將那婦人女子叫來，一行人隨着褚標，直奔總漕衙門而去。一會子已到衙門，只見褚標進入衙門，那衙門的差役人等一個個立起身來，垂着手兩旁伺候。褚標笑望衆人說道：「我今日在韓侯廟，拿住一個惡霸，現在已經帶來，諸位可到頭門外招呼地保，叫他當心些，可不要被那惡霸跑了，咱進去回稟大人。」褚標進去，將前後的話，細細稟了一遍。施公即刻傳諭升堂，又飭令差役趕往淮安府，立提班頭花塗。施公升了堂，先將地保問了兩句，又將姜婆子、柳家女子，帶上堂來，前後問了一遍，這才傳提施傑到。施傑跪在下面，施公問道：「你就叫施傑，花振芳爲何搶劫良家女子？你尙助紂爲虐，花振芳究係誰人打死？快講！」施傑知道抵賴不去，只得從實招來。施公即刻令花振芳身死，以施傑該抵，柳氏女子，仍着姜氏安送回家，判畢正欲退堂，只見差役稟報上來，花塗提到。施公便叫帶上來，花塗跪在下面，磕了頭。施公道：「你叫花塗麼？本部堂問你，你既身爲差役，亦可知知道蹤

子爲惡，搶劫良家女子，聚衆行兇，只應擬是何罪案？花淦道：「罪該萬死，但是兒子花振芳所爲，固是兒子不肖，小的失於檢束，也多因施傑只廝謀串，今兒子已死，小的實無怨言，求大人開恩！」施公道：「姑念你兒子已死，不再加罪於你，爾可自行備棺收殮，施傑本部堂已給你兒子償命了，爾自此以後，可要小心辦公下去！」花淦磕了頭，爬了下去，施公退堂，衆人各散。次日早間，施公起來，梳洗已畢，纔到書房，忽有兩隻班鳩飛在施公面前，左右飛鳴，若有伸冤之狀。施公知道有異，便立住腳說道：「班鳩，班鳩！你若有甚冤枉，就一翅兒落將下來，本部堂好給你伸冤，若無甚事，你可趕快飛去。」施公話纔說完，那兩隻班鳩已飛跌在地，望着施公哀鳴不止。施公大奇，隨傳進來兩名差役，吩咐道：「你二人跟着班鳩前去，毋論是何地方，見有形迹可疑之人，卽拿來見我。」忽見班鳩望着施公叫了兩聲，一展羽向上飛去。張才、李勇那敢怠慢，只得趕了出去，望着班鳩不分高下，跟隨前去，暫且不表。再說施公見班鳩飛去，進入書房，施安送上茶，拿進點心，施公用了早點，只見門皂在書房外面喊道：「施大爺！施安聽見出來，門皂卽呈上一張狀子，施安接在手中，吩咐道：「你等着，不要走開。」門皂答應，施安將狀詞拿進書房，送與施公閱看。施公展開一看，原來柳溪村三官廟道士王紫霞替他師父趙然清鳴冤。施公看罷，吩咐候查明提訊。施安出外，傳知門皂退出。施公復將王紫霞狀詞細看一遍，暗道：「怎麼新任山陽縣就這樣屈打成招？這件事須得訪明白，纔好詢問。」隨傳黃天霸計全等人，進內論話，不一會，諸人已到，先給施公請了安，各人告坐已畢，計全問道：「大人有何吩咐？」施公先將班鳩的事說了一遍，纔說道：「王紫霞替師鳴冤，告的是新任山陽縣，屈打成招一案，本部堂想這件公案，必得須往柳溪村細細先訪一回，究竟三官廟道士平時是否安分，訪問明白，然後才好提訊。」計全道：「大人明見。」施公道：「擬欲煩李五弟辛苦一蹙，務要訪明根底，以憑迅究。」李昆答應，當卽退出，收拾預備，望柳溪村而來。此時賀人傑知道李昆出外私訪，他便與天霸說道：「姪兒在此，終日無事，現在五叔出外私訪，姪欲同李五叔一齊向前去，借可習練。」天霸道：「無事不可，但要格外小心。」於是天霸便與李昆說明。李昆亦欣然允諾。二人收拾停妥，各藏了兵刃銀兩，出了衙門，望柳溪村而去。賀人傑又與李昆說道：「在姪兒意見，我們就在陶家廟住下，於早間出去，分頭探訪，晚間仍回客店，五叔意下如何？」李昆道：「甚合吾意。」原來陶家廟離柳溪村只隔二三里路，二人在陶家廟投了客店，便去分頭探訪。賀人傑就在集上，揀了一庫酒店，要些酒菜，獨自坐在那裏飲酒，忽有個老者，形容枯槁，衣衫襤褸，進得店來，向旁邊桌上，那老者緊行幾步，雙膝跪倒，流淚不止，口中苦苦哀求。那老者仰面搖頭，只是不允。賀人傑看見，好生不忍，便走過來問老者道：「你爲何向他如此，有何事體，可對我說？」那老者將賀人傑一看，見是公子打扮，料非常人，口稱：「公子，有所不知，因小老兒前年欠了只位陶員外五兩銀子，未還員外，要將小

女抵償，故此哀求員外，只是不允。」賀人傑道：「怎麼五兩銀子，就要以女兒抵償？我可不解！」那庭上的老者說道：「原欠我五兩，三年未給利息，就是三十兩，共欠三十五兩。」賀人傑聽說冷笑道：「原來三年利息，就是三十兩，只利息究竟太重了！」又道：「當初有借約沒有？」老者道：「有借約。」人傑道：「既有借約，這銀子咱給他還了，你可在少待咱便去取銀。」說着轉身出店，一口氣跑回客寓，取了三十五兩銀子，復到酒店，向老者要出借約，當了大衆，銀約兩交。老者收了銀子，說聲不該，出店而去。那老者磕頭謝恩。人傑又向老者問明陶老兒居址，那老者這才出去。原來這陶老兒，就是陶家廟人，他仗着兒子是個武生，一味盤剝重利，強霸一方，人人側目。賀人傑也便還了酒飯錢，大踏步走出去了。訪了一日，無甚消息，晚間仍回客店。見李五尙未回來，因想起日間酒店之事，等到初更時分，遂改扮行裝，帶了兵刃，由店後越牆而出，直奔陶老兒莊上去。欲知賀人傑潛往陶家莊，畢竟何爲，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三回

#### 賀人傑有心盜員外

#### 李公然無意救公差

却說賀人傑改了行裝，直奔陶家莊而來，但見他房屋高大，裏面燈光明亮，悄立窗下細聽，正是陶老兒與他兒子在那裏，說日間還銀子的事。他兒子說道：「你老人家年紀已不小了，要只些銀子何用？若說是留與兒子，我們也可以尋得出來，你老人家這一路，也用不了，何必還將銀子再做那盤剝重利的勾當呢？就使人家不敢與他老人家怎樣，自己想想，也有些損德，而牙終久都要出亂子的。」這見陶老兒問道：「你這小畜生，以爲那皮箱內有了二三百兩銀子，并有些田產，就算是個富翁了？你這樣不長進的東西，老子幫着你賺錢，揜家私，你不說感激老子，反說老子許多不是。」說罷氣沖沖的，拿了三十五兩銀子，進入內室去了。賀人傑也就追蹤而去。到了後面，見是三間內室，陶老兒走入東南一間。賀人傑便一伏身，由屋上倒垂下來，兩隻腳掛在檐口，探身向房內去望。但見陶老兒在房內，開了皮箱，將那三十五兩銀子收入，又將箱蓋關好，正欲下鎖。賀人傑在檐下，忽喊了一聲：「咱來也！」陶老兒一嚇，趕出房外來看，並不見個人影兒，原來人傑喊了一聲，即躲到夾街裏去。陶老兒見無人影，恐怕躲在那裏，便往各處尋去，剛走到夾街口，賀人傑便拔出刀來，跳出街口，將刀向陶老兒一幌，說道：「要嚷我就砍一刀！」陶老兒嚇得骨軟筋酥，那裏嚷得出來？人傑便上前將陶老兒按住口，即在他身上，割了一塊衣襟，塞住陶老兒之口，又將他細縛結實，拋在地下，然後走出來了。來到房內，將皮箱內所存的銀子，共有三百餘兩，一齊取出，藏在身邊，只才出去。剛至廊下，是對面來了個丫環，手執燈光，望裏走去。賀人傑即躲在黑暗之中，等那丫環過去，復至丫環後面，一口氣吹息了燈光，那丫

環嚇了一跳，急急的走入裏面去了。賀人傑就此也上了房檐，仍回客店。丫環來到內室，原是喊陶老兒去睡覺，誰知道了房內，不見有人，又見箱蓋大開，不知何故，正要到前面報信，剛走到夾街口，只聽裏面有呻吟之聲，那丫環也不敢看，急急的跑至前面告訴陶老兒的大兒子道：「大爺老員外不知到那裏去了，後邊夾街內，還聽見有人在那裏喫氣，大爺趕去望望罷，不要有了強盜了！」陶老兒的兒子聽說，便着提了燭，手拿木棍，直奔後面夾街而來，走進去看，果然有個人睡在那裏，仔細一望，不是旁人，正是他老子，被人縛倒在地，再看口內還塞着衣襟，趕着將口內衣襟掏出，解了綁，扶起來，陶老兒已是不能說話，又停了一會，纔抽了口氣，扶住兒子，同到房內，去看皮箱，見那三百多兩銀子，連一毫都沒有了，準備明日報官，暫且不表。再說張才李勇奉了施公之命，去趕班鳩，出得衙來，一路趕去，直趕到柳溪村，那班鳩忽然不見了。張才李勇道：「難道有什麼冤枉在此嗎？」二人跑得汗流浹背，便席地坐下，歇息歇息，忽見兩個穿灰布衣的一個大漢，一個後生，從小路上走來，那大漢在前，那後生在後，走不上一着急，即跌了一交，把脚上穿的靴子，脫落一隻，露出尖尖的金蓮來，那大漢看見回轉身來，將他扶起，又將靴子給他穿上。張才此時早已過來，大聲喝道：「你這漢子，要將這婦人拐到那裏去？」一伸手就要拿人，那大漢眼快，反把張才的手腕攏去，往懷裏一帶，張才站不穩，便爬下來。李勇見張才被大漢攆倒，趕着過來，嚷道：「你這漢子，好拐婦女，反將我們夥計拉倒，你只廝有多大胆？」說罷，纔要動手，只見那大漢劈面一推，李勇冷不提防，應手也栽倒在地，仰面朝天，罵不絕口，却不敢起來，與大漢較量。又聽大漢對後生說道：「你順著小路，遇了樹林，就是莊上了，叫他們莊丁，趕急前來，綁人！」那後生答應，忙順著小路而走，不多時，來了許多莊丁，將張才李勇綑縛個結實，帶回莊去。你道這莊去是誰？原來姓樊名洪，是山陽縣的武舉，其人廣有田產，極為霸道，專與縣裏差役交接，那大漢就是他家總管，姓林名魁，頗有些武藝，樊洪極為相信，無論何事，總與他商量。他也借著樊洪的勢，無惡不作。張才李勇到了莊上，樊洪就叫林魁將只兩廝吊起來，給我着實拷打。林魁答應，當即吩咐莊丁，將張才李勇帶進東屋，隨用繩索背綁起來，吊在二樑上，喝令莊丁拿了皮鞭，抽了張才，又抽李勇。莊丁一面打林魁，一面問道：「你這兩個，究竟是那個衙門的狗腿？要想在爺面前索詐，我實告訴你，那婦人是我拐來的，你又怎樣？」張才李勇兩個，便放出潑皮，任他怎樣打法，還是嘻嘻笑。林魁沒法，復走過來，又將張才抽了幾下，正待要走，只見小童前來說道：「林大爺員外，叫你去吃飯呢！」林魁一面答應，走出一面，也叫莊丁去吃晚飯。張李二人見他們走了，李勇便悄悄說道：「張大爺方才要不是你遞過話來，我可是實在忍不住了！」張才道：「你等着罷，等一會兒他回來，這頓打，纔够你駝的呢！」李勇道：「只可怎麼好呢？」忽見檐口有個人影一幌，再細一看，原來不是旁人，却是李公然，張才才著喊道：「好！李老爺來了！你老快

救小的們纔好！李昆道：「不要忙。」從背後抽出刀來，將二人背縛割開。李昆問道：「你們二人怎麼到這裏來的？」張李便將追趕班鳩，途遇大漢後生的話說了一遍。因亦問道：「你老也為何到此呢？」李昆道：「咱是奉了大人的命，因此問三官廟道士王燕清被冤，徒弟王紫霞前去給他師父鳴冤，大人派我到此私訪，因打聽這樊洪頗不安分，所以暗地到此，看他的動靜。不料你們被他捉了，現在你們二人，雖是不能動彈，待咱將你們送了去，你們可趕緊奔往陶家廟王家飯店，請賀小爺趕速前來，同咱捉拿樊洪林魁兩個，不得有誤！」李昆隨將他二人，用繩子從院牆上繫了出去。畢竟如何捉拿樊洪，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十四回

#### 安八好德婆子陳情

#### 惡霸驚心英雄得意

話說李昆將張才李勇送了去，叫他趕往陶家廟去，喊賀人傑前來幫助他，便復轉身，仍由屋上往各處探聽，走到後面上房，見屋內燈光明亮，他却伏在檐前，往下細聽，只聽一個婆子說道：「安人，你這一片好心，每日燒香無事，只保小員外平安無事罷！」安人道：「今日聽說又搶了一個女子來，還鎖在那邊屋裏，不知又是什麼主義，照只這樣不改，恐怕我只老命，還要送在兒子手裏呢！我到也罷了，死也死得了，只可憐我那媳婦，那樣賢德，若再帶累於他，豈不是冤枉！」婆子道：「可不是呢！是今日搶來的女子，却顧不得了。另有了一個在那裏了！」李昆聽說暗喜，那女子尚未失身，又聽那婆子說道：「你老人家可曉得，另外的只女子，只宗可是作的太狠了！我們莊南不是有個錫匠，月前有病，小員外就時常到他家去，後來錫匠病纔好，小員外就叫主管林管家一計，叫馮氏告訴他男人，說他病的時，曾許下三官廟燒香，只廟內有個後院子，是一塊空地，並埋着一口棺材，牆腳倒坍了，我們林魁就在那裏尋他。」安人問道：「等他做什麼？」婆子道：「這就是他們定的計策，那馮氏燒完了香，就要上後院子裏小解，解下裙子來，搭在塚塚上，及至小解完了，那裙子就不見了。馮氏於不尋找，就回家去了，到了半夜，有人敲門喊道：「送裙子來的。」馮氏叫他男子出去，那裏曉得周二出去，就被人割了頭去。只馮氏就告到縣裏，說廟內昨日失去裙子，夜間丈夫就被人殺了。縣官聽罷，就疑惑是廟內和尚所為，隨即派人前去查訪。只三官廟，却不是和尚，是道士，差人便帶着道士，各號搜尋，尋到後院塚塚子旁邊，見有浮土一堆，刨開看時，就是裙子包着周二的頭。差人當時就把廟內道士趙彞清拿，去用酷刑審問，他却不招，竟被縣官收在監內。誰知彞清有個徒弟王紫霞，募化回來，聽見此事，他要去找總漕施大人，那裏告狀，替他師父伸冤。我們小員外聽見這個風聲，叫馮氏改裝，藏在我們的家內，聽說今晚成親，你老人家想想，這是甚麼事，平白的生出只等毒計來。」李昆在屋上，聽得真切，原來那個道士，是真冤枉，心中大喜。復繞至東跨所，輕輕落下，只聽得屋內說道：「

漕督施大人斷事如神，如今只個法子，誰想得到你在这裏？只才是萬年無憂呢！」又聽婦人說道：「我今日來，遇見兩個公差，偏偏的又把靴子掉了，露出腳來，喜的好在拿住了！」樊洪道：「我已告訴林魁，三更時把他們結果，就完了事咧！」婦人道：「若得如此，事情才得乾淨！」李昆聽至此，暗道：「好一對惡毒的奸夫淫婦！」却輕輕進了廉櫺，來至堂屋內，見那邊掛着軟帘，走至跟前，猛將簾一掀，口中說道：「曠，就是一刀！」却把刀幌了一幌，滿屋裏都有刀光。樊洪說聲不好，便在壁上抽出一把寶劍，迎了上來。李昆暗道：「只廝光景是個會手！」一面暗想，一面將刀砍過去。樊洪趕將寶劍來擋。李昆復想道：「只房內如何斷殺？」遂望着樊洪幌一刀，退出房外。樊洪追趕出來，李昆却在房內，將暗器拿出。樊洪冷不堤防，虛上着了一彈，呀的一聲，手指一起，寶劍脫落在地。李昆趕著一個縱步，逃到面前，手起一刀，當頭砍下。樊洪用手來隔，却迎着刀鋒，一隻手迎刃而斷，跌倒在地。李昆復上前用刀背在樊洪背上，連擲了幾下。樊洪已是不能開口。李昆又在他身上，割下一塊衣襟，塞在口內。此時樊洪却穿着短衣，李昆順手將他的絲縫拿過，把刀啣在口內，就把樊洪四馬倒攢蹄，捆了個結實。再見那婦人已嚇倒在地，順手提將過來，却把拴帳鉤的繩子割下，將婦人也捆在一處，又割下一副飄帶，將婦人的口也塞住。正要回身出來，只聽一聲曠，却是林魁到東院，持刀殺人，不見張才、李勇，只得來稟樊洪。李昆亦早迎至院中，劈面就是一刀。林魁說聲不好，望後一退。李昆便趁勢一刀，正中左膊，林魁登時跌倒。不意屋上又跳下一人，李昆到嚇了一跳，再細看却是賀人傑。李昆只才明白，是賀人傑在屋上，打出金錢鏢，林魁着了一下。於是二人將林魁捆縛起來。此時莊丁都已來到。李昆道：「咱奉大人命，特來捉拿樊洪、林魁。現在二人并淫婦馮氏都拿着，爾等自係良民，與爾等毫無干涉。還有昨日樊洪搶來的女子，現在何處，爾等快快放出，咱老爺不累無辜之人。」衆莊丁一個個都跪下來，齊聲說道：「求老爺開恩！」李昆道：「你速將那女子放出，萬事干休！」衆莊丁又磕了兩個頭，纔爬起出去。到一會子，帶了一個女子進來。李昆問道：「你只女子，因何被他搶進你姓什麼家？那裏？」那女子道：「小女子姓陳，父親叫陳德貴，家住陶家廟。昨日因往外婆家去，不料走錯路途，走過他家莊前，遇着只裏一個少年人，就喝叫莊丁，將小女兒搶來，關鎖在屋內，不知是何道理。我家父母，還不會曉得。」說罷痛哭不已。李昆道：「你不要哭，咱叫你父母領你回家便了！」便叫莊丁，在到陳家送信，領人。又將樊洪的母親請出來，安慰了一番。樊洪的母親道：「皆是老路督束不嚴，他們自作自受，只求老爺們，在施大人跟前，方便兩句就是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十五回

## 施賢臣因公參縣令

## 朱壯士仗義救書生

話說李公然捉拿樊洪林魁，待至天明，却好陳德貴來領女兒回去，陳家感恩戴德，自不必說。李公然便令莊丁，僱了兩輛車子，將樊洪林魁馮氏三人，綁在車上，先到陶家廟王家飯店，招呼李勇張才，又還了飯錢房錢，只纔押解三人，一路進城鎖差進得衙門，李昆將前後的話，稟明一切。施公先差人至山陽縣，提趙孟清到案，立刻升堂，將樊洪林魁馮氏等，嚴加審訊，三人毫無遁飾，一一招了。施公命他三人招了供收禁，按律定罪。此時趙孟清已提到，又把王紫霞帶上堂來，問他班鳩一事。二人發怔，想了多時，才想起道：「原來這兩個班鳩，是官廟內白菓樹上的，前因風雨打落，鷓鴣將翅摔傷，多虧趙孟清養在籠內，將養好了，任其飛去，不意竟然會鳴冤。」施公聽了，嘆情不已，因將二人釋放回廟。施公退堂，賀人傑又將陶家廟贈金，夜間盜銀的話，說了一遍。隨將所盜銀兩，交存庫中。施公點首稱善，及至陶老兒報案，山陽縣詳報上來，施公早已知道，當傳到山陽縣，嚴訊了一回，說他判斷不明，因循致誤，勒令休致。在本省候補人員內，揀選精朋幹練之員，請補斯缺。再說朱光祖自從在贛榆縣獻計，捉拿了毛如虎，他就回去，一年有餘。近因事已清楚，思往淮安一走，去看看衆家兄弟，并給施公請安。只日走至西壩，時將日落，忽然天下大雨，猛見一座廟宇，忙着走到山門避雨。只見一個小童，手內提着雨具，只呼：「相公在那裏？」喊了兩聲，無人答應，傳自往東去了。又見庵內角門闕處，出來一個小尼，低低答道：「你家相公在這裏呢。」朱光祖一見，頗爲煩悶，站起來便去追趕小童，將小童趕上問道：「你喊那個？」小童道：「喊我家相公。」朱光祖道：「喊你家相公做甚麼？」小童道：「我家相公，叫我回家去拏雨具，他說在山門口等我，現在雨具拿來，他不知那裏去了。」朱光祖道：「只庵內你家相公進去過麼？」小童道：「向來不會去過。」朱光祖心知有異，便對小童道：「你在這裏等我，待我去將你家相公找來。」小童答應，仍在山門下等着。朱光祖便從角門飛身下牆，輕輕跳將下去，在黑暗中，細細留神，見有個道姑，一手托定方盤，裏面熱騰騰的素菜，一隻手提定酒壺，進了角門，有一段粉油板牆，中間兩扇板門，道尼將門一推，輕輕進去。朱光祖也挨進身軀，見屋內點着燈光，朱光祖悄悄立在窗外，只聽屋內說道：「天已不早了，請相公多少用些酒飯，少時也好安恩，難得今朝下雨，天上還有雲雨之時，豈相公倒忘了雲雨之意麼？」男子道：「我不懂什麼雲雨，只知讀書人，持躬如璧，心正而後身修，似只樣無恥之爲，斷斷不能苟且。」朱光祖在窗外聽，只是暗哭。又聽女尼道：「持躬也罷，修身也罷，且請吃了只杯酒，見見來意。」那男子又道：「你到底要怎麼？」只聽得噹哪一聲，酒杯打落在地。那女尼頓怒道：「我好意敬你酒，你爲何不忘拾舉？且給你個對證，現在我們後面，還有一個臥在床上，那不是你的榜樣麼？」男子聽了，着急道：「如此說來，只不是你耍害人了麼？」女尼道：「說不定，你要依我，便殷勤勤的看待你，若要仍然固執，你不吃酒，我們就要請你吃刀了。」男子又道：「照只說，你是定要害人了，我却就要喊了！」

女尼道：「我只地方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你便喊斷嗓子，也沒有人來過問，儘管喊罷！」那男子果真喊道：「院內尼姑要害人了，救人吓救人吓！」朱光祖趁着喊叫，連忙將軟簾一掀，答道：「咱來救你。」話猶未完，已經進了屋內。女尼見有人跳進來，只一嚇，却非小可。朱光祖便向那男子問道：「先生爲何到此尊姓大名？」那人道：「學生姓楊，名叫柳村，乃揚州人氏。只因探親來到這裏，就在前街居住，可巧今日無事出來閒遊，不期天降下雨，未帶雨具，便在只庵前暫躲，因此才叫小童回去取雨具來。小童走未移時，就承他開了角門，將我讓進屋內，當時我并不肯進來，我却存了個此非僧道，恐有許多不便之處，他們就再三拉我進來，關我在只屋裏，怎麼雲情雨歡，說了許多混話。足下明見，尼庵是清淨之所，如何說出這些話來，你道可着急不着急呢？」朱光祖道：「先生你也太沒意思，他既請你進來，又這樣殷勤待你，你免未太拘泥了！」只見楊生怒道：「足下如此說，請足下隨遇而安罷！」朱光祖暗暗贊嘆，只是女尼先前見朱光祖進來，倒嚇了卜跳，此時見朱光祖責備楊生，他便忘其所以，遂將一種柔情，都付在光祖身上。兩個女尼，一齊斟上兩杯酒，送到光祖面前，說道：「多情的相公，請吃了只兩杯美酒。」朱光祖接來一飲而盡，又將女尼的兩隻手，拉了過來，撫摩玩弄。那邊楊生看見大聲說道：「這還了得，你竟忘却了男女授受不親，實豈有此理！」楊生話猶未完，只見女尼口吐悲聲，哀哀說道：「痛死我也！」只聽朱光祖一聲喝道：「咱把你這兩個淫尼，無端引誘人家子弟，廢害人，該當何罪！你等害了幾人性命，還有幾個淫尼快快講來！」二尼跪道：「庵中就是我師兄弟兩個，還有一個道婆，一個徒弟，小尼等實實不曾害人性命，就是後面的蔣生，也是他自己不好，以致得了弱病，望乞老爺饒命。」楊生此時見朱光祖如此舉動，方知道也是個正人，向朱光祖說道：「足下幸稍存惻隱之心，饒他一次罷！」朱光祖聽說，也自好笑，道：「今日饒你性命，爾可將後面那個蔣相公，速速給他家中送信，叫他回去。」兩尼道：「小尼情愿給他送信，叫他回去，斷不敢再留了，老爺快些放手罷！」朱光祖道：「便宜你了！」說罷，放了他兩個，尼姑真如卸了架子的一樣。朱光祖於時同着楊生，一齊出去，畢竟兩尼會否送出蔣生，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十六回

### 報水災賢臣查賑

### 勸河道父老攔輿

話說朱光祖在水雲庵，救出楊生，次日又往庵中，走了一輪，問明那在庵得病的蔣生，果然走了，朱光祖只才奔往淮安而來，到了總漕衙門，見着施公及大衆兄弟，無非彼此敘談些闊別。朱光祖又將在水雲庵救人的事，也略談了一遍，衆人無不暢快，閒話休敘。只日施公忽然接到徐州一帶各府州縣的緊急公文，內中皆是稟報鰲河決口，汎濫成災，由德州以下，各州縣被災。



甚廣，惟徐屬一帶尤甚，急急求賑，并呈請設法保護河隄。施公接着各處公文，心中頗爲不樂，因道：「黃河爲災，何代沒有，這是中國的大害，既據各屬呈請放賑設法保護河隄，以防冲坍，據此看來，本部堂不得不親自前往一趟。」心中主意已定，一面札飭各等縣，將被災處所，逐戶查明，快趕具報，一面具摺呈奏，查賑出巡，并聲明總漕印信，暫委淮揚海道護理。在署各員都知道此事，大家俱預爲收拾，以備隨行。不一日，奉旨已准，即着施公趕往災區查勘，妥爲賑濟。當即將印信交與淮揚海道護理，并留稽標朱光祖在署保護。一面傳知本標各員，一體前往。此諭一出，早有山陽清河兩縣將夫馬船隻預備齊全。只日施公坐了大船，沂流而上，果見上流水勢甚湧，因道：「如此水勢，若不趕將運河隄岸，加修堅固，必致刷坍難保。」沿途節節留心，并與熟悉河工各員細加商議。不一日，已至海州境界，當有地方官出境迎接，施公傳上船來，面問了被災情形。幸海州所屬不過淹沒了些禾稻，尚無冲坍房屋各事。施公又吩咐海州府，名有被災較重處，所准其核實具報給賑，惟不准借端浮冒。州官答應退出，隨即開船，往徐州進發。只日已到徐州境界，但見兩岸一片汪洋，房屋田畝冲浸之處，不可勝數，又遠遠的見那些百姓，皆在水浸之處，搭了窩鋪，借此棲身，兒哭女啼，悽慘情形，真是耳不忍聞，目不忍睹。此時徐州各屬官員，俱已出來迎接，施公吩咐泊了船，各官上船，稟見施公，大略問了一遍，當即上岸，乘轎與各官進城。黃天霸等衆人，也一齊隨着施公進城而去。施公進了行轅，各官參見已畢，施公便問徐州府道：「本部堂所托貴府，將被災處所，逐戶查明，想已查核清楚，計有多少戶口？所壞田畝房屋，共有若干？淹斃人民，共有多少？」徐州府趕着回道：「卑職自奉大人札飭，當即督同委員，逐段稽查，并轉飭所屬州縣遵照。今徐州一府，經卑職業已查明，具造清冊，并當給客人戶牌票，求大人核對後，可即按戶給發。所有外屬，有因路途較遠，尚未報到的，有已據報查明，未將清冊送府的，卑府連日已經加札各屬，飭令趕速造具清冊，以憑核實給賑。俾被災之區，得以早日領賑，庶免飢寒交迫，相藉死亡。」施公聽說話，首復又說道：「本部堂明日擬親往災區，踏勘一遍，貴府可與某同行。」徐州府道：「卑府自當伺候。」說畢，各官告退。徐州府回衙後，即將查明被災戶口清冊，飭人送來。施公檢閱一遍，心中暗道：「只徐州府頗有幹才，而且所造清冊，皆是井井有條，待本部堂親往查勘後，即可按戶給發了。」次日，施公即帶領隨員，并徐州府印委各員，同至災區，查看一遍，果與所造清冊無異。施公大加嘆賞，并持令傳知被災之家，定即於明日，在城內常中平倉給賑。災戶務帶牌票，前往領取，毋得觀望自誤。當由各妨地保，傳知去了。施公回到行轅，徐州府退出一到衙內，分派各事。每三日輪換到了次日一早，便有災民前來，扶老攜幼，絡繹於路。兩處倉廩司事人口，又將發出糧米數目，與災民人數，核對不錯，隨即登繕清冊，呈送到府，由府委員到倉盤查，再由委員出具盤查切結。三日一報，真是個有條不紊。恩澤徧敷，那些災民，亦復歡聲雷動。施公在

徐州就延了三日，見知府如此認真，極加賞識，所有徐州放賑之事，及各屬各縣應辦事宜，全責成徐州知府辦理。施公即日啓節，香看運河一帶河堤，以備加修堅固，預防刷坍，并測量河道，如遇有淤淺之處，須設法挑浚，以便疏通，使河可洩。只日離徐州府城，約有八十餘里，龍王廟地方，施公棄舟登岸，乘坐大轎，往龍王廟拈香。進香已畢，便在河堤上面逐段查勘。忽聽喧嘩之聲，震動遠近，不一會，只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在施公轎前，叩頭不止，口稱救命。施公傳諭不許衆口囂囂，若有什麼情節，或是要賑，或是冤枉，只要帶上三四個人來回話。手下人當即遵諭，傳話下去，并帶上四個鄉民，只見那鄉民衣衫襤褸，形容枯槁，苦不可也。跪在轎前，只是口稱大人救命。施公問道：「你們那裏人氏？」那四個鄉民回道：「小人們皆徐州百姓，小民等現在忽遭水患，已是不幸，不想近日水中生了水怪，時常出來現形傷人，如遇腿快跑了，他便將小民等所住的床鋪，全行拆毀，鋪內所有的東西，他也全行劫掠而去，弄得小民一刻不能聊生，聞得大人手下能人甚多，因此跪求大人，捉拿水怪，好與小民等得顧殘生。」說罷痛哭不已。施公睹此情急之狀，心中實實不忍，便道：「爾等且自退去，本部堂自有主意，給爾等除害便了。」復又問道：「只水怪現在何處？」爾等可知他從何處出來呢？」鄉民又道：「離此不遠，有一深潭，名曰白龍江，又叫龍窩，那水怪就在這潭裏，每夜約二三更天，就出來了。」施公聽罷，便叫鄉民帶領前去查看，約有半里路，鄉民指道：「就是那深水有旋窩的地方。」施公察看良久，又四面看了一回，只見滿地窩棚，慘不忍親，當命鄉民且退。施公回船，到了船上，心中實實不樂，便與大家商議道：「此間百姓，不幸遭此水災，已是可憐已極，再有水怪擾害，更是可慘了！」計全在旁說道：「據守備看來，照那鄉民所說，既不傷人，而又拆毀窩棚，搶掠物件，其中定有原故。」黃天霸也就說道：「大人的明見，計守備之言，甚是有理，特末將今夜前去，以代百姓除害。」畢竟捉得住水怪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十七回

#### 黃天霸怒擒水怪

#### 何路通獨探龍窩

話說黃天霸聽了計全之言，便要前去察看動靜，將水怪捉住，代百姓除害。施公聽說道：「黃賢弟不可鹵莽，須三思而行。」天霸道：「大人言之差矣！此間百姓遭此大難，苦不勝言，水怪不除，百姓不能免此苦惱，今晚定要前去，而况未將戰爭之事，已經歷過多少，何怕一個水怪呢？大人不必疑慮。」計全道：「黃賢弟不必拘執，今夜前去，看看動靜，未爲不可，若果是真水怪，咱們再作商量，總要將他除了，百姓方得安枕。」施公道：「計賢弟之言，甚合吾意，黃賢弟亦不必徒告奮勇，見機而作便了。」黃天霸見施公准將前去，只得唯唯退下。到了晚間，他便帶上兵器，獨自上岸，來到窩棚面前，叫災民騰出一個窩鋪，進去坐下，又

叫了幾個老民進來，大家席地而坐，細細問了水怪來蹤去影，可有什麼聲息。衆災民道：「也沒有什麼聲息，只是嘔嘔的亂叫。」黃天霸道：「咱今夜給你們除怪，你們可仍在各處隱藏，咱就在這裏等着。可有一件，你們不許亂嚷，恐怕水怪通靈，要被他知道，他便不出來，咱也不管去拿了。」災民齊道：「遵命。」登時連個大氣兒也不敢出，只是悄悄抵言，努嘴打手式。黃天霸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可憐。後又問那水怪，是什麼形狀，究竟怎樣兇猛，龍窩究有多深。衆災民道：「那龍窩究竟多深，我們亦不知道，但是那裏有個漩窩，那點兒地方，不知傷害了多少性命。平時客船往來，到了那裏，沒有一個不担心的，而况現在又出了怪物，此時若不除害，就水勢平了，那點兒地方，比從前更加難過了！老爺可真正要開恩，等今夜水怪出來，務要將他捉住，救我性命。」黃天霸道：「爾等休要聲張，等那水怪出來，幫我拿他。」衆災民屏聲斂氣，只等水怪出來。等至二更時分，只見水面上，忽嘩喇一聲響，黃天霸將身軀一躍，跳出窩棚，伏在黑影之中，又將金鏢掏出。只見水面上跳出一物，跑上岸來，卻是披頭散髮，面目不分，竟奔窩棚而來。黃天霸等那水怪來得切近，便悄悄的尾在後面。忽聽窩棚內衆災民齊聲嚷道：「妖怪來了！」黃天霸也不答應，即將金鏢擎在手中，在水怪後面，大吼一聲道：「何物妖怪，往那裏走！」噯的一聲，一鏢打去，正打在水怪背後。只聽嘩嘩一聲，水怪往前一栽，猛回頭一看，黃天霸手急眼快，趁怪物回頭的，只個當兒，手一揚，又是一鏢打去，那水怪躲閃不及，不偏不倚，正打在水怪後面上，只聽啊呀的一聲響，那水怪啊呀了一聲，叮栽在地下。黃天霸急趕向前，將那怪按住。此時窩棚的災民早已出來，一齊擁上，將那怪物按住，拾入窩棚，那妖怪哼聲不止，仔細一看，原是不是水怪，却是個人，外穿皮套裝，作水怪模樣。急將皮套扯去，見他血流滿面，口吐悲聲，哀哀求道：「爺們饒命！」剛說至此，只聽那邊窩棚後，又長喊道：「怪來了！」黃天霸連忙趕出，仍然伏在黑暗之處，見是兩個。天霸掏出兩枝金鏢，見那怪來得切近，手一揚，頭一鏢打去，正中頭一個水怪肋下，那水喝即刻栽倒在地。第二個水怪，見頭一個甚人用暗器打倒，知道已被人識破，趕着轉回身出去。黃天霸大吼一聲道：「往那裏跑？」急急的追趕前去，那水怪等見有人追趕，更加跑走如飛。及至黃天霸趕得切近，一鏢打去，早聽見水面撲通一聲，跳下水去了。天霸只得回來，見那中鏢的水怪，已被人拾入窩棚裏面。黃天霸也進入窩棚，但見那些災民，早將那水怪皮套扯下，用繩索細個結實，你一拳，我一腳，在那裏亂打，以洩往日的忿恨。各人噍噍說道：「只幾個水怪，平日那樣兇惡，不是你老爺識破，誰知道他是假的，來搶我們東西呢？」黃天霸看着他們，也實是可笑，隨即叫他們假兩個假水怪，一齊抬了上船，見施公回明夜間捉拿的情景。施公便叫將假怪物押在艙後，等到回至徐州，再行審問。黃天霸又稟道：「那龍窩以內，一定是這水怪的窠巢，并據災民詳訴，不但現在假裝水怪，出水現形，以圖搶掠，即是平時，未有水災的時候，那個漩窩的地方，凡遇往來客船，

在那裏沉沒的，實在不少。據未將愚見在先並非假裝水怪，專門劫掠客船，現遇水災，客船稀少，他們無可劫掠，遂想出只個主意，借此搶掠些東西；若不設法捉拿殆盡，雖現在有官兵，必再受其將，雖假水怪，以後不敢再行出來，但是不盡拿來，將來商旅行船，還是要受其害的。」施公點首道：「據黃賢弟所言，非捉拿殆盡，不足以絕其害，但是他伏匿深潭，怎可以捉得盡，且不知他窩巢在於何處，如何拿捉呢？」只見何路通在旁說道：「大人這到可以不必過慮，黃賢弟既能將岸上的擒捉，千總亦可將水內的擒來，一同爲民除害，偏是千總不能去捍那水怪麼？」李七侯也便應聲道：「何大哥既願前去，小弟亦願同往的。」施公道：「二位既有此絕技，何物狂妖，不患不驅除殆盡了。」說罷，二人退下。何路通李七侯當即將餅飲食，各人換了水囊，暗藏乾糧，以防伏水時要吃。何路通便攜了鉤、鐮、拐，跳入水內，獨探龍窩去了。不知那龍窩內如何情形，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十八回

#### 假水怪抗敵盡遭擒

#### 真妖魔待人方出現

話說何路通拿了鐮、鉤、拐，跳入水去，運動精神，睜開二目，直望龍窩而去。走了一會，已到那裏，只見水勢迴環，深不見底。何路通四面一看，見左首有個窟窿，約容一人能走。何路通道：「難道只個窟窿裏面，便是那假水怪的窩巢不成麼？我且進去探看。」主意已定，當即緩緩而入，走未移時，漸覺寬廠，又有了平坦大路。又走了一箭之地，但見一座房屋，但不高大，也有七八間。何路通又向那房屋處所走去，到了屋外，却不見人，只聽屋裏有人言語，便悄悄的立在屏外細聽。只聽裏面說道：「昨日王三張六，被岸上的人捉住，不知今日是怎麼樣了，我們既是同夥，也該出去探聽探聽，不能叫他二人在那裏受罪過。」何路通聽得真切，悄悄走了出來，纔出津口，忽聽後面水聲潑刺，知道有人出來，趕着走了幾步，向旁邊一閃，睜開二目，側目觀看，但見由洞口走出一人，穿着皮套，一手提着鐵棍，一手亂摸何路通，知此人水中不識，睜目心已放下一半，暗道：「任他再有本領，是難以手代目了。」當將鉤、鐮、拐拿在手內，等那人走過，他便從後面追來，趕得切近，對準那人背上，就是一拐，已將那人後背鉤住，又復向懷裏一拉，再向前一推，那人站立不住，連個噁呀，總不會喊，便臉望下背向上，爬在水底裏。何路通又將鉤、鐮、拐往上一提，復在肋下刺過去，再向外抽出，可憐一縷幽魂，已早在蛟宮安頓了。何路通正要往回而走，又見一個亂摸出來，何路通仍照前一個辦法，即刻又了却一個，不到兩個時辰，一連殺了兩個。何路通暗道：「照此沒用，再來幾百個，也毫不費力，我又何必去喊李七侯前來幫忙，不如獨自進去，將這一起殺盡了，顯得我何路通的手段。」復又沉吟道：「即使他們只一起，毫無本領，他終久是以逸待勞，我究竟是深入險地，萬一被他圍在裏面，我又不知旁的出路，那便如何是好，不如仍去喊了七侯到

的有個幫手。」主意已定，即踏水走到原處，一立身鑽出水來。却好七侯仍在那裏等候，一見何路通回來，便道：「探聽如何？」何路通道：「探是探明白了，却已被我殺了兩個。但是他們窩巢裏面，不知還有多少，我恐寡不敵衆，有誤大事，因此前來約你同去。」說罷，便齊鑽入水內。不一會已到龍窩，何路通在前，李七侯在後，再同窟窿中走進，到了有房屋的所在，遂大聲一喊，直殺進去，那些水寇見外面有人殺進，一齊提了兵刃，盡殺出來。何路通與七侯，且戰且走，將他們誘出洞口，兩個人一口氣，連殺了四五個。正在殺在高興，猛然見後面一刀，何路通看得切近，趕着知會七侯，一齊閃開，讓他過去。再一細看，却比前幾個不同，也能睜眼。原來就是水寇頭領，叫做毛宏，因手下人被人殺了，他得了信，奔出來報仇。何路通見他走過，便從後面跟來，毛宏見前面並無敵人，後又回頭來殺。何路通來得飛快，就趁毛宏回頭只個時候，便迎面刺了一拐，毛宏趕着拿刀來迎，不期李七侯已繞至毛宏後面，他便將鋼刺在毛宏背後竭力一刺。毛宏不提防，已被鋼刺着了一下，正欲翻身去擋，迎面何路通的拐又復打來。前後夾攻，任他毛宏本領高強，已然站立不住，栽倒水內。何路通趕着上前，將他按住，又在他腰眼內，用磕膝一捺，他的氣望上一湊，不由的口一張，咕咚咕咚，連吸了幾口水下去，登時把個毛宏，噲的迷了。就在水內，將他綁好，拋在一旁。此時李七侯已進了窟窿，尋了一尋，只捉得兩個沒用的東西，再一拷問，再沒有別人了。李七侯就帶了只兩個，復出洞來，與何路通合在一處，把毛宏也推在水面，就近上了岸，喊了些災民，抬到船上，見施公稟明一切。施公即令將毛宏等，分別押赴徐州，先行收禁。候本部堂河工勘畢，再行審問。就命李七侯押赴前往，當時撥了一隻快船，將毛宏等五人，一齊推入快船，押赴前往。施公也隨即開船，往上流一帶佑工去了。過了兩日，河工看畢，即令河工委員分段修築。施公仍回徐州，再辦理災民善後事宜。只日已到徐州城下，當有官員出來迎接。施公進城，仍在行轅往下，安歇一日。次日，將毛宏等提案，訊了一回。毛宏等直認不諱，也就立刻就地正法。又問徐州府所放之賑，近日如何情形，知府又回明了一切。施公知徐屬各縣災民，俱可暫時安逸，心中不無稍安。只日晚間，坐在行轅，拿着一本書，就燈下看視。時將夜半，星月滿天，忽聽後面樓上一陣狂風吹了過來，將屋內燈光吹得半明半滅。施公嚇了一跳，正要喊人，只見窗前有一個怪獸，眼如銅鈴，口似血盆，頭若巴斗，一身的綠毛，約有七尺多長，跳躍飛騰，直望窗前來撲進。施公被只一嚇，遂大聲喊道：「你們速來拿怪！」此時大家俱已睡熟，惟有賀人傑睡在施公貼近那間房內，忽被施公喊了一聲，將他嚇醒，便一骨脊爬了起來，拉着撲刀，飛似的往外跑。一面說道：「大人勿怕，賀人傑來也！」話猶未畢，一輕身已經進了施公臥房，隨即問道：「怪物現在那裏？」施公道：「先在窗外。」人傑尋找了一會，復至各處尋扯，毫無影響，正欲回來，忽見後面一座高樓，心中暗想：「難道那怪物在只下面麼？」信步行來，到了樓下，但見樓前掛着匾額，上寫「斗姥閣」三字。

人傑仗着自己不怕，將刀砍下鎖鑰，推開樓門，直入進去。人傑一時興起，便將身一縱，飛身而上，四面一看，空無所有；惟中間設一座神龕，內供斗姥牌位，正欲凝神觀看，忽神龕前一陣狂風，人傑說聲：「來得好！」畢竟捉得住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十九回

### 斗姥閣放胆獨降妖

### 殷家堡同心議劫餉

話說賀人傑飛上了斗姥閣，只見神龕前一陣狂風大作，風過處，便從神龕背後，跳出一物，真望人傑迎面撲來。人傑喝聲：「來得好！何物妖魔，敢在小爺爺跟前放肆，不要走，待小爺爺擒你！」說着，也就一刀砍去，那妖見來得兇猛，一聲大吼，平地又起一陣怪風，只吹得人傑站立不住，等風過處，妖怪已不知去向。人傑那裏肯捨，便在樓上四面尋找，不見形影。忽見樓窗噠噠一聲，那妖怪手執雙鎚，從窗外跳入，平空舉起雙鎚，望人傑打下。人傑見來勢兇猛，即望旁邊一閃，只聽得樓板噠咚一聲，將樓上四面震得各處搖動。那妖見雙鎚未打到，復轉身躡圓睜二目，又奔人傑打來。人傑仍望旁邊一跳，那妖怪又打鎚，只聽亂吼起來，舉起雙鎚，復又撲到人傑。此時，已將金錢鏢擲出，看他來得切近，手只一揚，兩個金錢鏢，認定姐姐兩眼打去。那個妖怪不知暗器打到，仍自張爪舞牙撲來，忽然迎面兩物飛到，正中面門，那妖吼了一聲，棄落雙鎚，翻身從窗外跑出。賀人傑死不肯捨，亦從窗外飛身下樓，緊緊追去。奴精前跑，人傑後追，繞過斗姥閣，有道院牆，中間有道小門，那妖怪進了小門，人傑直追進去。那妖精見了人傑，追得切近，復翻身將前爪一揚，猛然撲到人傑。手急眼快，將身一偏，那妖怪撲從空。人傑趁勢一刀砍去，只聽那委又吼了一聽，在地亂滾。人傑趕上一步，一磕膝，將妖怪按住，正要舉刀復砍，偶然二目昏迷，不能下手。約有半刻，罪清明些，睡開二目，只見妖怪已毫無影響，再一細看，自己膝下却磕着兩手銅鎚，顏色斑斑，實在可愛。心中暗思：「怎麼那怪物忽然變作銅鎚呢？且莫管他。」說着，拿起舞了一回，甚是稱手。此時天已大亮，擎着銅鎚，仔細一看，見上面還刻着字，寫道：「山東賀人傑收用，憑此銅鎚，建功立業。」賀人傑好不歡喜，即刻拿了去見施公。且說施公從人傑去後，靜聽動靜，始則聽樓上喊殺之聲，不絕於耳，漸漸聽下去，又毫無動靜，恐人傑有失，趕着將黃天霸等人喊起，同去捉怪。黃天霸等聽了此說，也是吃驚不小，紛紛趕着前去，大家跑到樓上，連個人影兒也不見，只見滿地灰塵，有許多腳跡，窗門是開在那裏，心中頗為疑惑。復又下樓，各處去找，走至樓下，正見賀人傑笑嘻嘻的迎面走來，左手提刀，右手拿着雙銅鎚。人傑對天霸道：「叔父有所不知，只銅鎚便是妖怪！」天霸道：「只小子到會撒謊，那有此事？」人傑道：「叔父不信，請看只銅鎚上還有字跡，說留與姪兒用的。」黃天霸聽說，隨接過來，大家一齊觀看，見上面果有字跡。賀人傑又將妖怪情形說了一遍。李昆在旁說道：「諸位兄弟，難道忘了咱的那柄

寶劍不是也如此得來麼？」大家稱是。於是一同往見施公，稟明一切。施公嘖嘖稱好，不一會，徐州府進來稟見，施公叫請知府進內，參見已畢，先談了些公事，隨後施公便將如何遇見怪物情事說了一遍。知府當即賀道：「此皆大人的洪福，賀小將軍的造化，賀小將軍及所得兵器，可能請來一見麼？」施公道：「使得使得。」當即命施安去傳賀人傑，并令將銅鎗帶來。施安去後，一會子賀人傑持了銅鎗進了書房，先將銅鎗按下，後與知府行了禮，已畢，知府便先看了銅鎗，已是嘖嘖稱羨，然後又問了賀人傑的年紀，更是贊不絕口。施公又將賀天保在江都縣如何行刺，如何投誠，如何慕死賀人傑，如何奉母命前來，如何在摩天嶺設計盜回印信的話，細細說了一遍。知府極加贊說道：「賀天保可謂義士，今日得有此兒，亦不負當年那番所為。雖然如此，若非大人知人善任，則諸位將軍，亦何能願為心腹，上為國家棟樑之臣。就這賀小將軍，他日作為，亦未可限量。卑府實深欽待。」施公又一謙了，知府更贊了兩句，方纔告通。即傳知各人預備回轅。過了一日，施公啓節，各官恭送，不必細述。在路行程，不止一日，已抵淮安衙門，當由淮揚海道送過印信。施公接了印，又將放賑災民，動發倉穀，估修河工各情形具了奏本，并發出去。過了幾日，奉旨着照所請，旋又接到部文，裝運本年應解糧米，并奉旨着一半給價，即行抽運來京。施公接着部文，一面札飭糧道，及各府州縣應解糧米，及給價銀兩，飛速如期交庫。各府州縣接到催札，趕即運裝到淮。施公一面派人收兌，一面催船裝運，所有給價銀兩，裝入木箱，即派計全、關太，遵陸抽運到京。誰知關計二人不去解餉，不過無榮無辱，只此一去，鬧出一個天大的亂子來了。只因德州地方，有個殷家堡，只堡內全是姓殷，週圍有四十餘里，也遇了點水災，地方官未曾具報。施公放賑，也未查到此處。殷家堡的內人，即大為不平，打聽得漕糧銀餉，行將北上，即大家議論，欲將糧餉劫下來，為賑濟之用。因此存了只個心，所以關計二人，險些兒功名送去，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回

#### 失餉銀關太受傷

#### 急頒兵計全報信

話說殷家堡因遇水災，地方官未曾具報，那殷家堡內，週圍二千多戶，忿忿不平，因與堡總商量。只堡總廣有田產，家道饒裕，單名一個龍字，綽號鎮山東，膝下有四男一女。長子名猛，綽號雙槍手；次子名勇，綽號養仁貴；三子名剛，綽號一聲雷；四子名強，綽號飛天虎。父子五人，俱練就一身武藝，皆有萬夫不當之勇。惟有女兒名喚賽花，也有個綽號雲中雁，却生得美貌異常，更是武藝精通，性情暴躁，還有個絕技，慣用連珠弩箭，能在一百外，萬無一失。殷龍最為溺愛，今年才交十六齡，尙未配人。只因他平時常言，若非武藝精通，可稱對手的，雖老不嫁。至於品貌妍媸，亦有所不計，只要是個頂天立地的丈夫，他便甘心相從。因此留

心選擇甚苛，尙未許字，只日殷龍在家無事，正與兒女講些槍棒談家事，話說道：「各處大鬧水災，房屋田禾，傷的勿計其數，我們只塗內，雖小有傷損，幸而水退得快，幸未大受其傷，還算不幸中之大幸。」父子五人，正自講說，忽見莊丁進來報說：「現有五圍十六保，到來要見莊主，有要詞面講。」殷龍心中疑惑道：「有什麼要緊事，都來會我？」即叫莊丁去請那五圍十六保一齊進來，大家齊聲說道：「只因我們堡內，遇了水災，田地產業，傷的不少，本處地方官，不會具報，只也罷了，惟有那總漕，既然各處放賑，爲何偏把我們堡內去了，難道我們二千多戶，全不是國家的黎民，他堂堂的一個總漕，不能從公辦事，我們可也要對不起他了！現在探聽得將次得運糧北上，只糧米銀餉，皆要走我們這裏經過，我們是要借他些糧餉，人家賑濟賑濟，因此前來，說與你們知道。」殷龍聽說，大聲喝道：「你們莫非是要造反麼？皇帝家的國課錢糧，就敢亂去打劫，若說施公未曾放賑，他也不是有心偏廢，只怪我們只地方官淵賑，他不會具報上去，施公如何得知？若要求施公放賑，只件事亦未嘗不可做，或是等施公到此，大家去求他，再不然趕到淮安去告，你們只兩層都未想到，偏要去劫餉銀，不必說國課錢糧，運赴京師，沿途自有人保護，而况施公手下能人極多，諸如黃天霸等人，誰人不曉，你們如此想法，豈不是活得不耐煩？」大家聽了這番話，知道殷龍不肯復齊聲說道：「你老人家如此說法，到不是施不全違心，反是我們不是了也罷，你既懼怕施不全，手下能人甚多，更有黃天霸那輩英雄，我們也不便強求你老，我們拚着大家不要頭，准備與施不全見個高下。」說着就一哄而急，殷龍猶恨恨不已。此時殷猛等四人，便向殷龍說道：「他們只一起，恨恨而去，都怪父親偏護施公，只怕一定要鬧出事來，只便如何是好？」殷龍道：「孩兒們不必慮，爲父的不應允，他們如何敢行，也不過嘴裏說說狠話罷了。」殷猛等又道：「父親到不可不稍防備，我們只一回，實做成個衆怒難犯了。」殷龍道：「孩兒們也太過慮了，爲父的自有把握。」殷猛等不敢再多說，五圍十六保諸人，從殷龍家出來，個個忿恨不已，都說他偏護施公，懼怕黃天霸。于是大家商議，將各圍各保二千多戶，齊集趕來，先把殷龍只番話，告訴了衆人，後將不要殷龍作主，大家同心合力，偏要做出一番烈烈轟轟出色驚人的事來，偏要將錢銀刮下，作爲賑濟，大家灘派，合該有事，只二千多戶聽了這話，便一口同音，竟沒有一人不肯分成各路探聽，只等餉銀經過，即便動手。再說關太計全，奉了施公之命，押運糧餉，在路行程不止一日，只日到了德州，那殷家堡內頑民，早知道了，于是各帶兵刀，共有五六百名，暗藏在西山嶺下，關太計全十幾輛大車，正望前行，看看到了西山嶺下，只聽一聲嘈嚷，山嶺下跑出五六百人，個個手執兵器，齊聲說道：「我等皆是殷家堡良民，因遇水災，總漕施大人不會到我們這裏放賑，我們現在沒有得吃，田地產業，俱被大水沖盡，我們奉了堡長殷龍之命，聞知總漕運解糧餉到此，特地叫我們前來，將只餉銀借下，好讓我們分派些，去買食物度命。」說



着蜂擁上來，關太計全看只光景，飛馬上前，橫刀攔住，那些頑民，那裏肯退，只顧搶着車輛，推了就跑。關太計全分頭去殺，那些頑民圍繞不開，更加兵刃交加，不分輕重，亂殺一陣。關太計全看看抵敵不住，正要逃走，回到淮安，再行領兵前來問罪。那知那些頑民圍繞得如鐵桶一般，沖突不出。關太計全看火起，大喝一聲，手舉倭刀，砍傷了兩個，正要沖出，忽然馬失前蹄，將關太跌落在地。那頑民見關太從馬上跌下，大家一齊上前，舉起兵刀，只是亂砍。關太趕着扒起來，手執倭刀，復砍死兩個，自己的大腿背膊上面，却也着了兩三刀，幸虧不在致命處。計全也被人圍住，雖是亂沖亂殺，終久不得出來。正在着急，忽聽一聲嘈嚷道：「餉銀已盡，逃回去了，我們走罷！」那些頑民一哄而散。關太計全不敢追趕，奔回淮安，到了衙門，隨即去見施公，將上項話說了一遍。施公大驚，立刻調齊本標親兵五營，著黃天霸率同各員，弁星夜馳走。郝素玉因關太身受重傷，一來要去看視，二來要去報仇。張桂蘭恐怕黃天霸性暴有失，也要同去。施公俱皆應允，即日督兵起身，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一回

### 國法難容與師問罪

### 天良不昧遺書通情

話說殷家堡餉民，假作殷龍之命，將關太計全所解餉銀劫去。關太受傷，計全趕回淮安，請兵問罪。當時施公命黃天霸統領漕標親兵五營，共二千五百人，着李昆為先鋒，李七侯何路通為左右翼，計全為行軍參贊，賀人傑金大力為隨營將佐。關太現在身受重傷，一俟金瘡全愈，即着關太為副統兵官。施公狐委已畢，當下郝素玉因關太受傷，要去看視，張桂蘭也要隨同黃天霸前去剿滅奸民，一齊去稟施公，情愿隨營效力。施公交即應允，隨即分兵動身。黃天霸等人亦即帶兵丁陸續前進。再說殷龍訪知五圍十六保諸人齊集堡內，人衆假自己的名字，在西山嶺下，已將餉銀搶下，并傷了解餉官一員，打散護解親兵等人，知道只個亂子大鬧下來了。當即着人傳知五圍十六保來莊議事。那五圍十六保頭領聞殷龍傳他們議事，也就齊集一處，大家議道：「堡總傳我們進去，一定是為搶餉銀一事，我們既做了下來，萬不可虎頭蛇尾，所有銀子大家不許稍動一點兒，就是堡總問起，我們也是這宗說法。」殷龍一見他們齊來，便大怒罵道：「爾等做的好事，膽敢聚衆去劫餉銀，不日大兵下來，爾等如何處置？」五圍十六保一齊說道：「我們只堡內也有二千多戶，一家出一個，也有二千多人，便齊心與他打仗，有什麼要緊呢？」殷龍聽了，便加大怒，即叫莊丁將他們個個縛了起來，聽候送官，盡依法理懲辦。那五圍十六保諸人聽了這話，不由得莊丁動手，一個個提起兩條腿，飛跑個乾淨，把個殷龍只急得怒髮衝冠。當有殷猛上前說道：「父親不必如此發怒，依孩兒的主意，不若先寫一封書信，將此中曲直辨明，并非父親使令，他那哄詞對於不法君事，歷歷申辯，等官兵到了，將此書送去，願將餉銀

送還，他若答應，我便前去謝罪，并送還餉銀，若不答應，只好讓他來打，我們却不可與他對敵，只要固守土圍，不使他打破，以免玉石不分之慘。萬一與他交手，切切不可傷他一人。一面我們將土圍上面多設擗木炮石，多派人看守，即使官兵前來攻打，只可將炮石放下，不許他前進。一來使他知我等實非有意，不過因求和未允，不得不自顧身家，二來也使他知道我等的利害。可有一件他的餉銀，却不能絲毫動用，必須知照五圍十六保，說就此事，既已鬧得如此，我們亦不得不出頭，叫他們將餉銀一起抬到我處，以便將來充用。還要叫那二千多戶等官兵到來，那時或守或戰，都要聽我的號令。」殷龍聽了點頭道：「吾兒之言，甚合吾意。」當下殷龍便傳知五圍十六保，便告明此話，叫他們傳知各戴一齊預備。五圍十六保聽了這話，個個喜不自勝，一面將餉銀抬送到殷龍家內，一面傳知各戶，趕緊預備抵敵。二千多戶，也是家家情愿歸殷龍約。殷龍又連夜將土圍上面添設擗木炮石，護莊河內，又釘下排釘，浮橋又重新修造堅固，各路要隘村口，又設下木柵，上下皆密釘排釘，每一處又添派多人，暗帶弓箭，以備自守。諸事已畢，又寫了一封書信，專等官兵到來，遣人投遞，暫且不表。再說李昆帶領五百人馬，一路上風馳電掣，直望殷家堡而來。路經小角鎮，便至關太寓處，即說明一切。此時關太傷痕已好了一半，聽見施公發了兵來，又命他為副統兵官，心中頗為得意。當下李昆稍談了片刻，李昆即辭別關太，仍然趕緊前行。此時沿途人民，皆曉得殷家堡劫去餉銀，施大人發兵勦滅，無不懼怕。只日李昆所帶兵卒，已在西山紮住，正坐在帳中思想，明日攻打的計策。忽見兵卒推推擁擁，擎上一個人來，喝令跪下，望着李昆說道：「小的等拿住殷家堡一個奸細，請令定奪。」李昆道：「將那人推到帳下來。」那人便跪下說道：「大老爺在上，小民並非奸細，實因奉我家莊主命令，前來下書的，今有書在此，大老爺一看，便知端的。」李昆接在手中，拆開細看，但見上面寫着道：

殷家堡總殷龍，謹致書於黃大總戎麾下：前者因堡內偶遇水災，傷及田禾房屋，本地方官未及具報，堡內村民，已自憤憤，嗣聞總漕施公開倉發粟，村民等又自竊喜，以為可得博施之惠，無不引領而待。迨未沾恩澤，村民又聚眾前來稱聲，聞有漕總應解餉銀行將經過，擬住截留，作為賑款。某以國法難容，曉諭人眾，并且痛加責備，幾瀕於死，詎料因此啣恨，一口同聲，皆以某處趨附官長，不顧鄉梓，暗地聚集堡內二千多戶人民，不與某知，胆敢假某為名，肆行劫掠國帑，事後覺察，已無可及，似此目無法紀，實屬罪不可逃。某亦知罪有攸歸，事前既不能嚴密防閑，臨事又未及馳往保護，以致變生倉卒，今大兵所指，雖將堡內人民殺滅殆盡，亦不為無辜。第念愚民無知，良莠不一，倘盡加屠戮，實足傷上天好生之心。所有國帑絲毫未散，似與擅自動用者，略有區別。且該村民等，並非敢效強寇所為，實迫於飢戮所致，某用敢冒死待罪，上為村民

等乞命備蒙法外施仁，不加剿滅，某謹以國帑如數呈繳，并繳呈首犯，請申國法，不勝待命之至！某昧死謹上。

李昆看畢大怒，將原書撕得粉碎，趕出來人，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一回

### 養仁貴獨擋護莊河

### 李公然一打殷家堡

話說李昆將殷龍書信，看罷大怒，喝令亂棒打出。兵丁一聲答應，一齊上前。那抱人頭鼠竄，趕奔回莊，將以上的話，與殷龍說了一遍。殷龍便叫他退下，隨與殷猛商議道：「似此如之奈何？」殷猛道：「好在我們已有準備，等他來攻打便了。」殷龍亦無可奈何，只得傳命各處嚴加防守，佈置得十分周密，不表殷家堡防備甚嚴。再說李昆自將殷龍的下書人亂棒打出，便欲率兵攻打。後來一想：「各兵丁遠行困乏，讓他們休息一日，明日再行出兵，好在一個殷家堡，還怕他跑了不成。」因此當日並未出陣，却派了幾名兵丁，往殷家堡去探聽路徑消息，以便進出。那各兵丁去訪了一日，回來稟道：「小的們奉令探訪，已探得真切，西山堡是殷家堡內二千多戶總口，東西兩莊口，是殷龍莊上的分路，東莊口的却是臨河，非船不能進去，西莊口又是臨山，只有一條小路可通，只能容一人行走。讓莊河是殷龍莊上的防禦，四面皆有土圍，現在已一律預備，堅守東西兩莊口，添了木柵，西山嘴設了插木滾石，護莊河一帶土圍上面，也有插木滾石，塵角灰瓶之類，預備得甚為堅固。」李昆聽罷，飭令退下。次日，李昆即吩咐各兵丁，飽餐戰飯，預備出陣。李昆戎裝戎服，那手執爛銀鎗，腰佩寶劍，坐下快馬，一聲炮响，督率了五百名兵卒，殺奔殷家堡而來，真是殺氣騰騰，威風凜凜。看官要知道此回打殷家堡，非同往日，皆是步戰，或是夜間穿行夜衣，暗到人家，將人捉住，那宗打法。此次因殷家堡搶劫國糧，題目極其正大，所以前來勦滅，他要冠冕堂皇。施公既派黃天霸為統帥，關小西為副帥，李昆為先鋒，是帥出有名，欲申天討。所以李昆今日出陣，便不能如從前短衣束紮，手提拊刀，身藏暗器，仍不脫他本來面目，必要得我戎裝戎服，騎馬端鎗，纔合先鋒的身分。一路下來，不必說黃天霸等人是我裝戎服，就是那張桂蘭、郝素玉二人也是女的裝束，只有一個金大力，不善騎馬，還是步行，趁此交代明白。却說李昆帶領五百兵丁，到了護莊河，排開陣勢，李昆首先出馬，喝令土圍上莊丁，叫殷龍死囚出來打話。莊丁答應，即刻殷勇站立土圍，高聲說道：「那位將軍呼喚有何吩咐？」李昆一看，不是殷龍，乃是個少年，約有二十多歲，生得一表堂堂，頗為不俗，手執方天畫戟，也是戎裝戎服，因喝道：「你是何人敢來答應，快叫殷龍那老逆賊，早早出來受縛，免得你家堡內玉石俱焚，倘若不然，指日大兵到來，生靈塗炭，悔之晚矣！」殷勇答道：「某乃殷某次子殷勇，便是將軍尊姓大名。」李昆道：「咱乃漕老爺標下實缺千總，現為黃副將麾下先鋒，姓李名昆是也。」殷

勇笑道：「原來昨日所上的書，是送差了，本來送與黃統帥，送書人誤送在將軍那裏，所以將軍見怒。今將軍既已到此，殷某尚有一言，乞將軍俯納！昨日所上之書，本非怙惡，無奈將軍不容，反說殷某父親狡猾，希圖避重就輕，却原不能怪將軍見疑。但是我父親有不能親自請罪者三：我父親去請罪，萬一將軍不容，就此接了國法，我父之冤如何可白！一也；合堡二千多戶，天良不昧，密伺我父，不令出圍，亦恐我父因事不關己，反遭執縛問罪；二也；我父親既上書求赦，亮將餉銀首犯交出，倘蒙大人俯允，我父親便自押解墜下肉袒負荆，謹謝失察之罪，將軍既免得廝殺，念我父亦可辨其冤屈；三也；有此三件，所以纔上書通誠。不料將軍不容，某等亦無可如何，只好聽之而已！」李昆大怒，遂拍馬挺鎗，直殺過來。殷勇也即出了重圍，上馬出迎，各莊丁跟隨在後，也是手執器械，擺開陣勢。李昆一鎗刺到，殷勇趕着架開二馬過門。李昆攔轉馬頭，順手一鎗，從殷勇背後刺到，殷勇即將畫戟在槍上一撥，李昆覺得震手，暗道：「好大膂力！」急抽回槍來，復一鎗桿，認定殷勇當頭打下。殷勇往上一迎，說道：「將軍且稍息雷震，某已讓了一槍，切勿請某甘心相讓！」李昆那裏肯聽，急將鎗桿收回，復一鎗對準殷勇胸前刺去。殷勇暗道：「好個不知道退的東西，他倚仗官勢，欺壓殷某，若不放點本領與他看看，他不知我的利害！」想罷，即將畫戟撇開，李昆的槍大聲喝道：「將軍休得十分相逼，殷某也不是懦弱之輩，不過村中頑民，自知鬧出事來，某等不無微罪，所以不便與將軍鬪量。若將軍十分相逼，可莫怪殷某，眼中認得將軍，只畫戟認不得將軍了！」李昆大怒，也大聲喝道：「好大胆的匹夫，你敢抗敵大軍，老爺若不將你捉住，碎屍萬段，也不算堂堂的先鋒！」說着又是一鎗刺來。殷勇此時，真是興起，將手中畫戟一擺，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四面殺來，把個李昆殺得不必說，不能取勝，真個是連一鎗都不能還他，看看抵敵不住，殷勇也就虛幌一戟，說聲：「將軍請自回營，殷某去也！明日再比高下！」說罷，飛走入土圍去了。李昆見殷勇退入土圍，便喝令兵丁，用力攻打。那五百名兵丁，一聲喧嚷，個個皆橫衝直撞，望土圍進攻，畢竟可能攻打得，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三回

#### 雙鎗手巧敵關小西

#### 一聲雷嚇退金大力

却說各兵丁奮勇去衝土圍，走至切近，只見土圍上面插木滾石，直打下來，各兵丁不能進攻，打了半日，只是攻打不開。李昆見此情形，只得鳴金收軍，退回本寨，休息一夜。次日，帶了兵丁，又來攻打，殷勇却未來，李昆在馬上，便自辱罵，土圍上毫不見怪。李昆喝令兵丁百般的辱罵，仍是不答。在土圍外罵了半日，只見裏面出來了一人，也是戎裝打扮，手執雙鎗，坐下白馬，一聲喝道：「來者休得無禮，咱來會你，大戰一百合！」只見吊橋落下，飛馬過來。李昆於不答話，見他馬來得快，即將馬頭一抬，迎面一

槍當胸刺到，殷猛說聲來得好，將左手鎗一撥，右手鎗在李昆腿上刺來，李昆趕着讓過。兩匹馬各自過門，復兜轉馬頭，李昆一槍從殷猛肋下刺進，殷猛便將右手鎗望下一磕，左手鎗急向李昆腰下刺來，李昆正欲來迎，殷猛已將左手鎗收回，右手鎗復向李昆左腿刺到。李昆趕着去架，殷猛槍又回，只見使出花鎗的妙法，前後左右，共計六十四鎗，把個李昆圍裹得不能逃脫，殺到末了一鎗，也似殷勇那樣喊了一聲：「我去也！」將軍請自回營罷！」話猶未完，已飛過弔橋，進入土圍去了。李昆還要趕去，只見弔橋高提，李昆沒法，悶悶不樂，意欲晚間飛越進去，又恐寡不敵衆，無計可使，只得等大兵到來，再作計議。却好次日黃天霸等已率領大兵行抵，當下立了寨柵，安營已畢。李昆便去參見黃天霸，即刻相見，李昆見了天霸，將連日出戰情形說了一遍。又將下書求和各節細告天霸。當下計全說道：「照此情形，只敵家堡急切斷難攻得下，且此人用意甚深，設險防守，甚爲得當，到不可小覷於他。」此時關太癆傷已愈，一齊前來，當下在旁怒道：「計大哥何得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前者是出其不意，又寡不敵衆，所以小弟被他砍傷，今者大兵到此，小弟傷痕已好，明日出陣，若不將這股龍捉住，以消前日之恨，誓不回營！」煩諸位兄弟明日觀陣便了！」說罷，李昆回營，大家亦各去安息。次日一早，排齊隊伍，直抵殷家堡護河莊下，關太戎裝戎服，手提大砍刀，腰掛倭鐵短刀一柄，坐下雷驍馬，後面有人打着大纛旗，旗上顯出斗大的關字，前面排立着一百校刀手，真個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催開坐馬，揚鞭遙指着土圍上面喝道：「你等聽著，咱關老爺特奉施大人將令，前來活捉股龍開罪。爾等須早早將之囚送出，若再遲延抗敵，咱老爺打破爾等的巢穴，必要殺個雞犬不留。那時悔之晚矣！」話猶未完，只見土圍上柵門開處，沖出一個人來，手執雙鎗，坐下快馬，到了吊橋口，關太大怒喝道：「爾係何人，快留下名來！」那人答道：「某乃股龍長子雙槍手殷猛是也，欲取某首級，股某在此，將軍來罷！」說着，便飛馬過來。關太舉起大砍刀，連肩帶背砍下，殷猛不慌不忙，將雙槍架開，大砍刀二馬過門，關太趁勢攔腰一刀砍到，殷猛急將左手鎗隔開，右手鎗望關太胸前便刺。關太急將刀撥開，殷猛左手鎗復又刺來。關太正欲來迎，殷猛已將鎗收回，關太見收回鎗，便砍一刀，認定殷猛馬頭砍下，殷猛把馬頭一領，跳出圍外，隨即雙鎗並舉，一從馬腹刺進，一從關太腿上刺來，幸而只兩支鎗在皆一邊，關泰趕將刀平擺，望下一磕，殷猛不等他來磕，已將雙鎗收回。關太復一刀，向殷猛左腿上砍來，殷猛又將右手鎗架住，左手鎗急向關太肋下刺來。關太說聲不好，忽將刀桿望外一撥，只聽噹啷一聲，撥在一旁，正欲還手，殷猛的槍又去胸前刺進，兩下裏一來一往，足有三十餘合。但見刀到處寒光燦燦，不離頭背肩腰，槍來時冷氣飆颯，逼近胸前肋下，真個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兩個人殺得興起，各逞平生之力。殷猛使出六十四路花槍妙法，關太亦使出六十四路花刀。此往彼來，兩旁看的人，只見刀槍的光芒，不見一些人影，無不齊聲喝采。關太見不能取

勝正欲收兵，明日再用計去打。那知殷猛見關太武藝精強，也是極其佩服。况且他本來無心取勝，不過要顯顯自家本領。到此時已殺到筋疲力倦，再戰下去，恐怕彼此有失，遂虛刺一槍，撥轉馬頭，高聲的說道：「將軍請暫回，某首級明日再取罷。」說着，馬已飛過，吊橋高懸，關太雖欲追趕，不能飛渡，只得收兵回營。黃天霸等聲殷猛十分饒勇，便大家議道：「似此如之奈何？」計全道：「愚兄看來，非設計暗取斷難擒獲。」黃天霸道：「計將安在？」計全正欲開口，忽見金大力在旁說道：「咱有一計在此，說與你們知道，能用便用，不能用算我沒有說何如？」天霸道：「金大力且請說來，大家商議。」金大力道：「咱今夜扮作莊丁模樣，混入他們堡內，將各處進出路徑探明，再混出來，約定時刻，我再混進去，到了約的時候，我便放起火來，你們就一齊殺進，豈不省了許多事？」計全道：「計雖可行，只怕你混不進去。」大力說道：「混不進去，我又不邀功，你們也不要見過，只算沒有只件事。」天霸答應。金大力到了晚間，便改扮了莊丁模樣，跑到西山嘴，却好遇見一陣莊丁，他便雜入裏面，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四回

#### 何路通一探護莊河

#### 黃天霸二打殷家堡

話說金大力扮作殷家堡莊丁模樣，混入堡內，欲探各處路徑，以便裏應外合，却好走至西山嘴，遇見一起莊丁，他便想混了進去。不救殷強打從東莊口巡查到此，看見金大力不似莊丁，便大聲喝道：「來者何人，胆敢冒充莊丁，混入裏面來做奸細，喝令趕出。」金大力正往前進，忽聽有人喝阻，那一聲，便嚇了一跳，再一細見，看柵門內一人，約有二十多歲，生得一表不俗，手提雙刀，站在那裏，喝令莊丁趕人。那些莊丁一齊答應，好似湖水一般，湧湧的來趕金大力。見他已經看破，跑了出來，奔回大寨，計全道：「我却另思得一計，但恐仍不能勝，意欲請何賢弟，今夜暗地從護莊河偷渡過去，轉過東莊口，將那裏木柵砍開，進入裏面，各處放起火來，他見各處火起，必然驚疑不定，前去救火，我等便分兵往西山嘴護莊河兩處攻打，他縱有準備，東莊口也得稍分其勢，我等併力猛攻，或者可以攻破土圍，擒護逆賊父子。」何路通道：「小弟非不願往，但恐他那裏防備甚固，不能上你等之計，那便如何？」計全道：「某亦正慮及此，且去走一輪，見機而行，則好極，不行可趕緊回來，再作計議。」何路通答應。次日兩邊停戰，捱至夜間，約有二更時分，何路通換了水靠，提了雙拐，暗暗的走到護莊河邊，當即下了水，纜走到兩步，覺得刺脚，便鑽入水落，用手來摸，不摸猶可，只一摸，方知河底下層層釘着梅花樁子。何路通一面扳樁，一面前進，那知愈拔愈多，越至前面，更難立定。何路通暗想：「此處係土圍緊要的所在，他恐怕人偷渡過河，故而如此，莫若繞至河邊，沿河邊望東莊口走去，或

者那裏沒有就是如此也可少拔許多。主意想定，復走回來，順着河邊，悄悄向東莊口走去。走了一會，復想渡河，仍是如此。復又繞到河岸，再向前行。忽見前面來了兩隻小船，正是東莊口護防水柵的巡船。何路通在水裏看得清，趕急藏入水底，居心等那巡船來至切近，即用鉤鏟將船鉤翻。那知巡船上人早已看見水內有人，一聲吶喊，說道：「河底下藏着奸細了，咱們放船回去叫他們來捉呀！」何路通也不做聲，伏在水內，靜觀舉動。不到半刻，果然來了五六只巡船，如飛而至，每船上站着四五人，每人手內一把撓鉤，全望水底下去搭。何路通看見，暗道不好，趕着回頭，幸而跑得快，若慢一刻，已被他撓鉤搭住了。何路通急急的跑了回來，回至營中，說明此事。黃天霸等頗爲憂惱，當即傳令五更造飯，黎明出戰。關太李昆金大力，率領兵一千去打西山嘴。黃天霸計全何路通李七侯，統領大隊，攻打護莊河。張桂蘭郝素玉賀人傑往來接應。分撥已定。次日天明，各分兩路前去。再說殷家堡東莊口巡船，未能將何路通捉住，回至堡內，細細稟明殷龍。當下殷龍仍命他們加意防備，就便大營內有人渡偷過來，切不可傷他性命，要捉拿活的。巡查船工人等，答應下去了。殷猛在旁說道：「孩兒看官兵，只兩日未嘗出戰，定有暗謀，不是偷渡，就是養精蓄銳，總在只一二日，必督領了全隊，併力來攻，我們雖防備甚嚴，還須加意保守。西山嘴一處最爲緊要，可加派三弟去幫孩兒護莊河，雖有二弟在彼，仍須再令四弟前往，以厚人力。其東莊口官兵萬難過來，西莊口身狹難過，亦難飛越，父親可與妹子往來接應，方可保全無事。」殷龍聞言，深爲合意，當即派守停當。次早天纔黎明，即有護莊河看土圍子的西山嘴看守寨柵的莊丁急急跑來稟道：「現在大隊官兵已分爲兩路，進攻護莊河與西山嘴，離此不遠，請莊主定奪。」殷龍聞言，當即率同兒女，披挂上馬，各執兵刃，分往各處護保。且說殷勇殷強二人，纔到護莊河上了土圍，見黃天霸等率領官兵已將浮橋拆起，紛紛過來。殷勇見勢不妙，趕着開了土圍柵門，手執方天畫戟，率領衆莊丁一齊沖出。莊丁奮勇直前，那些官兵正在過橋，拆不住，只得紛紛逃命。殷勇一面喝令莊丁將浮橋拆毀，一面馳馬端戟，馳過橋來，却好正遇黃天霸兩人通過。姓名，隨即交起手。黃天霸手執爛銀鎗，真有神出鬼沒之技。殷勇那枝戟，亦不減天霸的槍法，兩個約戰有二十個回合，不分勝負。官兵陣上却惱了何路通，手執雙拐，衝出陣來助天霸。殷強在對面，也就手舞雙鎗，飛出陣來，敵住路通。四個人四匹馬，你來我往，只一場惡戰，只殺得塵頭高起，日色無光。看看何路通抵敵強不住，却好賀人傑那枝兵接應。兵前來，他在馬上看得真切，遂大喊一聲：「咱來也！」說着馬已飛到，更不答話，舉起雙鎗，直向殷強當頭落下。殷強說聲不好，趕着撇了路通，來抵人傑。四柄鎗盤旋飛舞，直如流星趕月一般。賀人傑鎗法雖精，究竟氣力不足，要敗下來。此時路通又趕着上去助戰。官兵陣上李七侯又手提鸞毛鋼刺，沖殺出來。計全早已飛出去助天霸，只見殷強殷勇弟兄兩個架開鎗，撥開馬，隔開鎗，迎住刺拐，混戰在一處。

毫無懼怯。至辰時戰到午時，殷勇股強也，覺力敵不住。只見殷龍手執銀鎗，前來助戰。殷龍的那桿槍，真如出水蛇龍，翻江攪海。黃天霸看見土圍裏跑出一個老者出來，料是殷龍，趕着虛刺一鎗，撇開殷勇，直奔殷龍，殺到殷龍，接着又戰。大家直殺到申刻，始各收兵。再說西山嘴關，李昆前去攻打，那裏早已預備，也是接着就戰，却是關太戰住殷龍，李昆戰那殷剛。金大力提了鑊鐵棍，左右橫衝直撞，去冲木柵，爭奈擋木砲石，望下打來，不能前進。却好張桂蘭、郝素玉，前來接應，見關太、李昆二人不能取勝，也就催開坐馬，直殺過來。此木柵裏面殷賽花，一見官兵隊裏出來兩員女將，他也抖擻精神，跨上桃花馬，手執繡鸞刀，飛奔出來。嬌聲問道：「來者二位女將軍，快通下名來，待咱姑娘前來會你。」張桂蘭便道：「咱乃總漕標下黃副將三品夫人張桂蘭是也。」郝素玉也道：「咱乃總漕標下關參將夫人郝素玉，便是。你是何人，敢來與太太接戰，快報名來。咱太太刀下不殺無名之輩。」殷賽花道：「咱乃雲中雁殷賽花。」說着，舉起繡鸞刀，直砍過來。張桂蘭一面接住，郝素玉便一鎗刺來。欲知勝敗，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五回

#### 賀人傑巧計敗賽花

#### 郝素玉軟鎚打殷勇

話說殷賽花來戰張郝二人，張桂蘭迎住賽花的繡鸞刀，郝素玉便往斜刺裏一槍刺進，殷賽花趕着抽回刀來，接着郝素玉却好將素玉的槍架開，二馬過來。張桂蘭撥轉來，頭舉起雙刀，認定賽花砍來，賽花一面架住桂蘭，一面防着素玉。此時素玉的馬已轉回，趁勢就是一鎗，照定賽花腰下刺進，賽花架開桂蘭的刀，急來磕素玉的那枝鎗，將把素玉的架開，張桂蘭的刀又當頭砍下。殷賽花力敵兩個，毫無畏懼，抽空個擺開繡鸞刀，向郝素玉攔腰砍去。郝素玉不及招架，說聲不好，趕將馬一拍，跳出圈外不及，那馬忽然前蹄一跪，郝素玉坐身不穩，向前一栽，幸而未跌下來，趕將馬韁一提，那馬纔算立定。此時殷賽花見郝素玉馬失前蹄，頗有驚慌之色，忙着喊道：「姓郝的不要害怕，咱姑娘不來傷你，你好好回營去罷。」說聲未完，張桂蘭的雙刀又盤旋砍到，殷賽花見素玉已經退下，便放着胆，大戰桂蘭兩個人一往一來，足有三四十個回合，不分勝敗。只聽兩邊金聲响亮，遂各自收兵。張桂蘭、郝素玉、關太、李昆等人，回到大營，與黃天霸等互相陳說鏖戰情形，大家憂悶不已。黃天霸道：「且歇息兩日，務要拚個你死我活，若不取勝，誓不回營。」再說殷賽花收兵回堡，父子兄妹齊集廳上，大家稱說黃天霸只一班人，個個武藝高強，以後上陣，我們還要小心防備，恐他暗箭傷人。到了第三日，黃天霸等又排齊隊伍，衝殺過來。此次却用了聲東擊西的法子，把那大隊排在護莊河，却留李公然何路通在此攻打。黃天霸等皆暗到西山嘴去，攻寨柵，殷龍、殷勇當即出戰，正遇着李昆



何路通二人戰未數合，殷猛忽然看見後隊并無統帥，只有兵丁在那裏，大喊亂嚷。殷猛知道有詐，即令殷勇趕去西嘴山接應，以防疏失。殷勇聽說，即望何路通虛刺一戟，奔回土圍，與殷龍說知明白。殷龍當即令殷勇殷強并賽花趕緊接去，自己却接應護莊河。且說黃天霸諸人到了西山嘴，一齊打攻寨棚，但見殷剛一人督率莊丁死守住寨棚。正在危急之際，忽見柵門開處，衝出四匹馬來，馬上坐着四人，却是三男一女，個個手中皆執着兵器，一齊大聲說道：「黃將軍做那聲東擊西的話計，怎樣嚇得咱父子過去，咱們勸將軍就此停了戰罷！」黃天霸聞言大怒，即催開戰馬，直奔殷剛殺來。關小西也就舞大砍刀，奔着殷強殺來，張桂蘭一聲大喝，飛舞雙刀，直殺過去，殷賽花趕着接住，那郝素玉也就趁勢沖殺過來，早有殷勇拿戟敵住。此時八匹馬，八個人混戰在一處。但見刀鎗並舉，鎗戟交加，挑挑獨獨，如蛟龍出水，刀砍處好似歸山猛虎，一枝畫戟，不亞呂氏溫侯，兩柄銅鎗，賽過岳家小將。大戰了精有二三十個回合，只是不分勝負。黃天霸心生一計，忽然把馬一拍，跳出圈外。那知殷剛早已知道黃天霸詐敗，要再用回馬鎗來挑他，却是故意去追，顯顯自己本領。但見他一跳刺到，殷剛不慌不忙，將手中兵輕輕的接住，說聲：「來得好！」即將天霸的鎗擒在一邊，順手就是一刀，攔腰砍來。天霸說道：「不好，趕着用槍望外一撥，趁勢鎗杆認定背上打來。殷剛知道難讓，他趕着把馬頭一夾，那馬嘶一聲，如飛的跑向前去。黃天霸那裏肯捨，急急追來，却一面小心防備。忽見殷剛馬失前蹄，黃天霸趕得切近，正欲一鎗刺去，殷剛却把馬一拍，那馬突然站起，他便趁勢翻起大砍刀，猛向天霸馬頭上砍來。天霸說不好，趕將馬頭一提，領了過去，那刀已逢近左膀。天霸復將左手一提，殷剛的刀砍了個空，又兼用力通猛，就馬上一傾，黃天霸順手一鎗，殷剛躲閃不及，正中馬腹，那馬負痛，噉喇喇一聲飛跑了。黃天霸猶欲追去，已是不及，只得仍回轉來，到了西山嘴，只見張桂蘭與殷賽花還在那裏對敵，一個雙刀，一個綉鸞刀，飛舞盤旋，頗為有趣。張桂蘭正欲設計取勝，忽見賀人傑大聲喊道：「嬌娘且休息一會，待姪兒前來取這丫頭的首級！」殷賽花耳中聽得真切，眼中看得清楚，見是一個十五歲美貌的男兒，正在凝神觀看，賀人傑的兩柄銅鎗，已是當頭著下。殷賽花吃驚不小，趕將綉鸞刀往上迎住，頗覺得有些沉重。賀人傑來得飛快，忽將兩柄銅鎗收回，復把左手鎗一起，認定賽花面門打去。賽花急急的架開，右手的鎗復又打到。由是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如雨點一般，落將下來。殷賽花左遮右隔，前避後躲，只有招架之力，并無還刀之工。直殺到香汗直淋，紅雲滿面，看看抵敵不住，虛幌一刀，勒轉馬頭，回身飛跑，進入寨棚裏去了。雖然敗了一陣，却暗稱羨不置。賀人傑見殷賽花敗入寨棚，便想沖殺過去，趁勢奪了寨子，及追到寨門上面，已將插石滾木打下，不能前去，只得退馬而回。再說郝素玉戰住殷勇，兩人直殺有二十回合，郝素玉殺到興起，暗思不用暗器取勝，等到何時。主意已定，把馬往旁邊一領，背轉身來，急急將軟索鎗取在手中。殷

勇此時雖不來趕，只因那馬走得其快，已逼近郝素玉背後，殷勇正欲用戟來刺，只見郝素玉將馬頭一撥，兜轉過來手一揚，那柄軟索鎗已經打出。殷勇不會防備，忽見一個圓毬兒飛了過來，說聲不好，那軟索鎗正打中殷勇肩窩，負痛而走。殷強正與關太殺得難解難分，忽見自己兄妹已敗回去了，三個不敢戀戰，只得撥轉馬頭飛跑入寨。關太等追到寨柵，殷強已進去了。上面的插木滾石，又復紛紛打了下來，只得退兵回營。却好李公然彈傷殷猛額角，何路通拐刺殷龍的馬腿，賀人傑打敗了殷養花，更是歡喜無限。欲知如何打破殷家堡，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六回

#### 發號令再渡護莊河

#### 決夜戰三打殷家堡

話說黃天霸等得勝而回，大家歡喜，惟有賀人傑最為喜悅。當下計全說道：「自帶兵到此攻打，算是今日纔勝了一陣，依某愚見，乘此銳氣今夜前去攻打，可分兵四路，何賢弟與李七侯設法偷過護莊河，到東莊口，能將水攔開，併力攻進，更好萬一不能，可虛張聲勢，使彼疑心。我便同李公然賢弟帶五百名丁道手，初更時分暗至西莊口，同攻他的西路。關賢哥郝夫人帶領兵丁五千，也於二更時分去攻打西山嘴黃賢弟張夫人，可領兵一千，也於二更時分去攻打土圍賀賢姪金大哥，可往來接應。所有人馬，務要人啣枚，馬疾走，我便可乘其不備，且攻其所不料，能早日攻打開了，即將賊將拿獲過來，也好早日回轅繳令。諸位賢弟，意下如何？」大家聞言，齊聲稱是，當即傳了密令，黃昏造飯，初更出兵，各打燈籠籠籠，啣枚疾走，等走逼近，一聲號令，便將燈籠點起，猛力攻進，倘有不遵，或先已洩漏，定按軍法從事。此令一出，各營兵丁，大家就準備起來。到了初更時分，陸續進發，果然是啣枚疾走。但聞號令，不聞人馬行走之聲。先說何路通李七侯兩人，各執兵器，渡過護莊河，沿過河邊，一路進往東莊口去，約定了三里多路，遠遠見有巡船到來，二人便忙在水底，不敢消動，等候來船切近，何路通便將鉤鏢，向船頭上一搭，用力住下一拖，那巡船未曾提防，即被一拐拉翻過來，船上水手落下水去。李七侯二人趕急前來按住，留繩索綁了兩個起來，小船上有四個水手，因何路通等只有兩人，不及全行綁縛，所以逃走了兩人。何路通也不追趕，乘着原船直望東莊口而去。看已到了，忽見迎面又來了四五個巡船，船上點了燈光，照得如同白晝，那些水手，一個個手執鏢鎗，望敵船殺來。原來逃走的兩個水手，已回去送了信，所以他們俱有了準備。何路通見敵人已有了準備，遂大喝一聲，馳着般飛殺過去，對面船上，也即相迎，只見兵刃齊施，撓鉤並舉，何路通李七侯二人，抖擻精神，用力接殺。雖然勇猛，終是寡不敵衆，殺了半會，見不能取勝，只得跳下水去，思想擊他的船底。那知纜跳下去，水底上全釘着梅花插，不必說不能施展武藝，連行走都不便，而且腿脚皆被梅花椿戳了。

許多傷處，二人沒法，只得趕着跑轉回來，暫下不表。再說計全與李公然到了西莊口，率領兵丁，暗暗的渡過山去，果然那一條小路，只容一人行走，在又黑暗之中，看不清切，那兩條路旁，皆排着荆棘，所有兵丁，個個皆戳傷腿足，不能前進。計全李昆，喝令將燈燃點起，照着好行。兵丁得令，即刻將燈球點得雪亮，手執短刀，斬去荆棘，併力前進，好容易出了小路，各兵丁只得叫苦。原來前面口門已被樹木亂石塞斷，不能前去。計全等沒法，只得傳令，以後隊作前隊，趕緊退出，再往西山駝接應。攻打再說關小西、黃天霸，兩路兵到了護莊河，西山嘴兩處，一聲號炮，燈火齊明，并力攻打。果然堡內不曾防備，那守土圍的莊丁，從夢中驚醒，一面趕將滾木、擗石放下一面，馳報殷龍父子。殷龍等一聞此言，立刻端了兵器，飛身上馬，分頭前去。先說護莊河，攻打了一陣，土圍上面，擗木、擗石，已是行將告盡，救應若再不到，即刻就要被官兵打開，各莊丁正在盼望。忽見殷龍、殷勇、父子三人，飛馬而來，各莊丁一見救應已到，大家精神陡長，死力固守。黃天霸等人在外攻打甚急，看看已將攻破，冷不防備，忽見土圍內衝出三匹馬來，各執兵器，更不答話，直殺進來。黃天霸趕緊接着殷龍、張桂蘭，接住殷勇，四個人四匹馬，刀鎗並舉，往來馳殺。在那燈光之下，好不有趣。殷勇兩手端戟，攔阻土圍，以防官兵衝突。兩邊正殺個難解難分之際，却好賀人傑、金大力接應兵到，賀人傑手執雙鎚，一馬沖入，認定殷龍便打。殷龍留意，見只個小將，當即攔開。黃天霸的鎗來，接人傑的鎚，賀人傑抖擻精神，只見雙入如雨點一般紛紛打下。殷龍遮攔格架，得個空兒，還要回他一刀。殷龍雖照力猛，却不知尖刁。一老一少，殺了有三四十合，兩人對敵，不分勝敗。人傑暗道：「若再不趁此時取勝，更待何時？」即將金錢鏢掏出一面舞鎚，一面打，鏢却好打中馬眼，那馬嘶一聲，將殷龍掀下馬來。賀人傑正要去捉，已被莊丁捨入土圍去了。黃天霸與殷勇正戰得難分難解，忽見殷龍跌下馬來，黃天霸只一歡喜，又分了一點神，手中跑略戟了一下，被殷龍先的畫戟，在腿上刺了一下，鮮血迸流，不敢戀戰。張桂蘭見丈夫中戟，恐怕殷勇起來，急將袖箭掏出，認定殷勇打去。殷勇未及防備，却也打中右腿，殷勇趕着把馬一夾，逃入土圍。官兵見已後勝，個個奮勇進攻，爭奈土圍上滾木擗石，復又忙下，衆兵丁雖然親冒矢石，終日攻打不開，直到天明，大家力乏，只得收兵。再說關小西進攻西山嘴，那趕雖未防備，却比護莊河來得婉轉，因關小西的兵到來稍遲，他那里已先得信，所以不過急迫，及至關小西所帶大兵到來，他已防備妥當，却不出戰，合力固守。關小西那素玉雖然督率兵丁，勇力攻打，爭奈他擗石滾木，并弓箭一齊施放，衆兵丁不能前進，攻打到四更時分，仍是攻不開來。大家亦却力乏，各自席地而坐，稍息片刻，再去攻打。此時計全、李公然所帶五百校刀手，已由西莊口跑回，看見關小西等皆席地而坐，上前問了情形。計全又喝令五百校刀手，上去攻打一陣，爭奈矢石如雨，攻打不開，直到天明，也只得收兵回去。不說官兵曠日持久，攻打殷家堡不表。再說殷龍、殷勇、殷猛父子三人，大敗而回，

各受微傷，心中頗爲焦悶，又懸念西山嘴，不知如何。等到天明，見殷剛、殷強、殷賽花三人回來，言明死守，未經攻破。殷龍微方始放心，又說明身受微傷情形。殷剛怒不可遏，當下說道：「孩兒明日出戰，定要與他拚個你死我活，若不捉他一個回來，誓不回堡！」殷勇道：「賢弟且不必發怒，那黃天霸已被愚兄刺了一戟，也可消洩其忿了！」殷剛只才稍爲息怒。午後殷龍復與他四個兒子說道：「現在官兵已與我等誓不兩立，若不趕緊設法解決，我這堡內必然難保。」設出什麼法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七回

#### 思罷戰馳信請良朋

#### 想求和甘心許幼女

話說殷龍因久戰不停，已成勢不兩立之勢，雖搶餉銀實非自己的主意，究竟在我境內，罪不容辭，若趕早求和，或可保全身家性命。倘再相待日久，萬一戰爭之際，再傷了國家將弁，更加罪不逃。且必致再調大兵，終是寡不敵衆，因將只番話與殷猛等四人商議。殷猛答道：「孩兒亦知道如此，但前次已經求和，爭奈他決意不行，此次再去相求，萬一他仍然執意，却是如何呢？」殷龍道：「爲父到想了一個法子在此，我看官兵內，那員小將武藝固是高强，人品亦頗不俗，意欲將你妹子許他爲妻，藉此以爲贖罪，但不知那小將可會定親事，若還未曾，我却有個至好的朋友，離此地不遠，就是山東江蘇交界地方，朱家莊內，其人姓朱，名叫光祖，先也是一個係湖上出色朋友，現在早已洗了手，曾經在施大人前獻計，捉拿一枝桃，以及毛如虎，施公頗爲見信，若得此人與施公說項，施公必然應允。但是朱光祖在前兩個月，聞說去到淮安，但不知果會回來。」那殷猛答道：「據孩兒看來，必然不在淮安，他若在那裏，既致施公相得，又與父親交好，豈有不從中調停之理，以此看來，定然還在家裏，既然如此，孩兒便去走一遭，面請他來，好好息事。」殷龍道：「我兒前去固好，但他不認你，如何請得他來，必得要我寫一封書信，與我兒帶去方妥。」殷猛道：「既是這樣，父親可急速作書，孩兒即便前往。」殷龍隨即寫書信，着令殷猛藏好書信，連夜偷出土圍，走了兩日，已到朱家莊，先問了莊丁，朱光祖在家與否，却好朱光祖自從到了淮安，在施公那裏，過了兩個月，他又各處去看望朋友，耽擱了一個多月，不久才回莊來。殷猛便請莊丁進去通報，朱光祖聽說殷龍的兒子，當即相請，各道契闊，殷猛便將書信拿了出來，遞給光祖，光祖折開，看了一遍，說道：「只是怎麼說，現在賢姪那裏，究竟是什麼情，可請一一說明。」殷猛便把以上各節，細說了一遍。朱光祖道：「只可不是令尊大人與賢姪等無辜遭屈嗎？」殷猛道：「是叔父明見，因此家父飭令小姪，星夜前來，務須請叔父大駕，即日前去，好解此圍，不然，一旦被官兵攻打開來，不但小姪一家難保，即合莊人家，亦必生靈塗炭，務求叔父念家父的交情，與小姪一同前去，以救此難。」朱光祖道：「賢姪那裏話來，今日已來不及，明日某當與賢姪同往，力解此圍便了。」

「殷猛拜謝。次日天明，即備了馬匹，二人上馬，追趕前去，看看已到。朱光祖先令殷猛回堡，他便至大營，往見天霸。到了營門，通了名姓，兵令兵丁進去通報。黃天霸等人聽說朱光祖到此，只說是施公請他前來，幫助攻打，斷不料是殷龍請他來說和。大家歡喜，當即相請。朱光祖進入大寨，大家相見已畢，先敘了闊別的話，又問了出戰的情形。黃天霸等也將上項各節情形及近日交戰事件說了一遍。黃天霸首先說道：「難得朱老叔來幫助，只殷家堡指日可破了。」朱光祖聽說大笑道：「黃老賢姪，只以為老朽前來是幫助你們諸位。老朽却有一言，請諸位賢弟賢姪容納。只殷龍向與老朽最為交好，也是多年弟兄，日前聞得人說，他搶了餉銀，我就不甚相信，因他向來頗知禮法，必然有人誣害於他，後來又聽說諸位帶兵前來剿滅。近聞殷家堡被官兵晝夜攻打，危在旦旦，我故星夜趕來，為的是殷龍果有前項事情，倒也罷了，若是被人誣害，豈不屈殺好人，令聞諸位說他已經上書求和，足見此事實非他的本意，動望諸位看老朽薄面，停戰數日，讓我親會殷龍，看他那裏是何光景，再行計議。」大家聽說，始知朱光祖前來說和，當下計全說道：「非是小弟等不遵台命，爭奈大人差遣，何敢以私廢公。既如此說，朱大哥且前往一走，咱們暫行停戰三日，專候你老回復，再作商量。」朱光祖大喜，即刻辭了衆人，到了殷家堡。殷龍是早已知道，一聞朱光祖前來，即率領着四個兒子，出來迎接。兩人一見，俱各執手言歡，進了內廳，先令四個兒子見禮已畢，便分賓主坐下。朱光祖首先說道：「老哥，你被屈了，只恨小弟在施公那裏，早走了一個多月，若遲一個多月不走，也不至鬧到只樣地步。現在既要求和，老哥是個什麼主見呢？」殷龍道：「愚兄前次上書求和，本來說是獻出首犯，並將餉銀如數交出，後來那黃天霸未允，只得且戰且守。前兩日愚兄在陣上，與一個小將對敵，見那小將人品頗好，武藝亦復高強，愚兄却存了私心，因為你姪女賽花今年已十六歲了，他平時却有個自願，說是武藝不如他的，也情愿一世不嫁。前者，你姪女也與那小將對打過一次，并且被那小將打敗，而回，他却沒有什麼私心，但是做老子的不能不代他留意，令彼此兵連禍結，愚兄的意思，意欲藉此為題，將小女配與小將，就煩老弟，以前去說和，作為贖罪，但不知老弟意下如何？且不知那小將會否配婚？」朱光祖聽說大喜道：「老哥，你道那小將是誰，就是賀天保的兒子，施公因他盜回印信有功，特保舉他為千總，在漕標當差，住在天霸那裏，今年方十五歲，本領却是高強，而且智謀甚好，却未曾婚配。如果老哥願意將姪女匹配與他，你老哥真是得了個快婿了。此事包在小弟身上，老哥你且放心罷。」此時酒已擺上，殷龍便請朱光祖飲酒。朱光祖只才入席飲酒，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八回

## 朱光祖力主和議

## 施不臣慨諾良緣

話說朱光祖飲酒之間，向殷龍說道：「我那姪女長得如此出落，那賀人傑又生得一表堂堂，真是一對天生的夫婦，將來作成了只段美事，老哥應謝我什麼呢？」殷龍道：「如果從此罷兵，彼此和好，將來謝儀定然加倍！」朱光祖笑道：「老哥太小量小弟了，咱等作成只件事，咱自會討謝，不怕你只老頭兒作難，也不怕我那姪女兒不肯，將來再說便了。」大家大笑，於是開懷暢飲，盡歡而散。次日，朱光祖即辭了殷龍，來到大營，與天霸說道：「你們只場惡戰，兩邊都有些吃虧，却有一個人最討便宜。」說着，望賀人傑道：「你且過來，我同你說話。」賀人傑走到光祖面前，光祖問道：「你今年多大了？」人傑道：「今年十五歲。」朱光祖道：「是了，你先給我磕頭，我再告訴你。」人傑站在那裏發怔，大家也不知所以。計全搶着說着：「朱大哥，你究竟是什麼葫蘆賣甚藥，拿人家小孩子在這裏作要，何必呢？」朱光祖笑道：「我說出來，可是要人傑結我磕一百個頭，我纔依你呢！」黃天霸道：「你老只管說，如果應該磕頭的，自然叫他給你老磕頭。」朱光祖道：「我實告訴你，咱到殷家堡內，見了殷龍，先說了些交好事情，後來他就請我說好，我就說了他許多不是，他就發誓，說非是他的主意，實在被族衆誣屈。我說只件事鬧大了，若夫求和，就便統帥應求，還恐大人不允，他再三又求我，只得勉強應允，後來他又叫他的女兒出來見我，我一見便觸起一件事來，我想人傑年紀已不小了，也可以對親了，我見襄花模樣兒又好，武藝兒又好，因此就說：「你若要我叫他罷兵，我却有件事要你應允，你女兒今年已是十六歲了，那賀天保兒子，今年十五歲，模樣兒又好，武藝兒又好，我就說：「你應該看見過了。」他說：「你女兒配了人傑，只罷兵的事，包在我身上。」他聽見我只話，便問：「賀人傑可在這裏？」我就說：「你應該看見過了。」他說：「可是那舞鎗的小將？」我說：「一些不錯，就是他。」他還說慚愧，我問他爲什麼慚愧，難道被那小將打敗了，不會他說：「我豈但被那小將打敗，連你姪女兒也被他打敗過的，可不是慚愧嗎？」我問他：「你既被他打敗，想必他的本領，不在你之下，我要給姪女兒做媒，倒底可允不允呢？」他聽我說，真個是千願萬願，再沒有半個不願字，現在已答應將女兒配匹人傑，藉此贖罪。」大家聽了，只一番話，纔得明白。天霸道：「若論平時，應該磕頭敬謝，但是現在公事未清，何敢談及私事，雖承你老美意，恐於公事上有些違礙，不必說人傑，姪兒不敢應允，就是某也，不敢轉於應承，只是隨後再議罷！」朱光祖道：「如此說來，賢弟是定要拚了你死我活了。」天霸道：「非是某拘執，只因大人之命不可違背，只得有方台命。」朱光祖道：「若恐怕大人不行，我也前去淮安，與大人面講去，諸位若可體諒，免得咱去走一躡，就請你們據我的口，寫封書去稟大人，將前後情節，細細寫明，請大人批示，我等便可遵行。」天霸道：「朱大哥，只個話兒，最爲得體，我們就據你老的口氣，作書去稟大人便了。」當就寫了書信，將前後各情形，一一寫好，差人星夜前去。過了五六日，施公的批示回來，大家上前觀看，但見上寫着：「據稟已悉，既據

朱壯士力保殷龍，實非本意，委係遭誣，姑從寬恕。著令將原解餉銀如數交出，并爲首要犯，押送來轅，聽候按律懲辦。至殷賽花由朱壯士作合，匹配賀人傑爲妻，殷龍亦頗情願，男婚女嫁，古禮皆然。賀人傑即作爲出力酬勞。殷賽花即作爲代父贖罪，着即邀同媒妁，先行擇日行聘，俟賀人傑年交弱冠，再行完娶可也。其餘一切應辦善後事宜，仍着朱壯士會同該副將等妥爲商酌。應解餉銀，仍着參將關太守備計全，尅日護送交京交納，毋得延誤。切切此批。大家看畢，朱光祖非常得意。黃天霸也是歡喜無限。當下就命賀人傑給朱光祖磕頭道謝。賀人傑只是臊皮。此時郝素玉、張桂蘭也都出來，望着賀人傑說道：「姪兒現在有了老婆，就是大人了，可不能再有小孩兒的皮氣了。」于是你一句，我一句，把他取笑，只說得賀人傑面上通紅，站立不住，跑到張桂蘭面前說道：「嬌娘，你老可請他們不要取笑罷！怪臊皮的，咱可要急了。」張桂蘭見他兩只眼睛已急得要流下淚來，又可憐又可笑，當向衆人說道：「我替人傑說個情兒，等他大娶的時候，再開新房罷！現在只小孩子，已臊得要哭了。」大家哄然大笑，方才住口不談。此時合營俱已知道準備撤營回海州，是日營中大排筵宴，俱各盡歡痛飲。次日，朱光祖便去殷家堡說明各節。殷龍父子感激不已，當將銀子道數繳出，又將首犯綱送到營聽候治罪。一會又曉諭合堡人民，撤防各安本業，毋得再行借端生事。語事已畢，殷龍又率領四子，親到大營，肉袒謝罪。黃天霸等亦款待甚殷，就此擇了吉日，預備行聘。那了吉日，那男家黃天霸夫婦代做主人，備了禮物，就請朱光祖爲女謀計全爲男媒。賀人傑只日他打扮得簇簇生新，由朱計二人帶往殷家堡求親。殷龍甚爲歡喜，當日就出了庚帖。只日大排筵宴，直吃到日落始各散席。朱光祖計全仍帶了賀人傑，作謝而別。次日殷龍又親自到營，給計全、朱光祖謝步。隔了一日，黃天霸帶了賀人傑又去告辭。殷龍又備了許多禮物前來犒師，又代黃天霸計全關太送行，并送各人及至黃天霸撤隊回營，面稟施公各節。施公亦甚喜悅。黃天霸命賀人傑給施公道了謝，諸事才算清楚。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二十九回

### 賀人傑奉命接慈親

### 關小西無意親強寇

却說關小西計全仍押解餉銀，前赴京師交兌。黃天霸等當亦撤營回淮，各守責任，這也不必細表。如今且說賀人傑自離山東，已經三載，這日忽想起他的母親來，在前本有書信寄回山東，接他母親到淮安居住。他母親一來不會代朝廷立過大功，他居心要人傑在面前立些功勞，將來再討一房家小，然後再去淮安。故此他母親不會來。現在賀人傑實在思念不已，這日便與黃天霸說道：「叔父嬌母在上，姪兒有件心事，要與叔父嬌母商議。姪兒自前來奉了母親之命，到此奔投叔父，蒙叔父嬌母不

棄，收留撫如己子，又蒙大人破格看待，又賞了官職；今復蒙叔父嬸母及大人等成全，給姪兒定下這姻事，叔父嬸母的恩德，固是感謝不盡，但是母親遠在家鄉，姪兒一別三年，實在思念得極，意欲回去一走，看看母親精神如何，稍盡爲子之道，請叔父給姪兒在成人前請假，便了；但的一件，你母親遠住山東，賢姪又不免思念，最好一勞永逸，賢姪此去，就將你母親接來，在此居住，賢姪既可朝夕侍奉，况賢姪且現已定下姻事，兩三年後，即要完娶，一家團聚，何等不好呢？賢姪你想這話，可不是嗎？」人傑道：「承叔指教，何敢不遵，但恐母親不肯前來，那便如何是好？」黃天霸道：「這倒不難，就說是奉大人之命，特地着你回籍迎親，以盡子職，你母親聽了這說，他必然肯來。」人傑聽了這說大喜道：「承叔父指教，明日便請叔父與大人先代請假便了。」黃天霸答應。次日到了轅門，見着施公，便將賀人傑思念慈親，欲請三個月省親的假，回去山東省親，與施公稟明。施公當下說道：「難道小孩子不忘孝道，本部堂自應准許，但本部堂之意，母子各住一方，彼此究竟心懸兩地，不若趁此就將他母親接到此地，也不致懸念兒子，而况人傑既帶本標，又不能常離職守，如此辦法，到覺一勞永逸，母子團聚，何等不好呢？黃天霸你看如何？」黃天霸道：「承大人格外恩典，此是極好的了，副將回去，當將大人的恩典，告訴人傑，他就遵大人的命去接他母親便了。」施公點首。黃天霸退出，當即回衙，賀人傑迎接進去，叔姪坐下，天霸便將施公准假省親，并着令迎養的話，告訴人傑。張桂蘭一聞此言，當下喜道：「既蒙大人恩典，着令賢姪回去，迎養你母親到來，這便是好極了，賢姪一面回去，咱就一面收拾收拾後進房屋，專等你母親到此居住，咱妯娌兩個便可朝夕暢談。」人傑道：「雖承叔父嬸母如此厚愛，不免要攪擾叔父嬸母了，只好隨後等姪兒稍有寸進，再爲報答罷。」張桂蘭聞言大笑道：「到底是討老婆的人，也會說這樣的客氣話了，而况你叔父與你父親，如同親骨肉一般，便是你母親來了，咱與你母親也同親姊妹一樣，一家人有什麼攪擾你今日說了這話，你想可臊皮不臊皮麼？咱嬸子大胆喊叫你聲孩子。」黃天霸聽說也是大笑，只見賀人傑把個小白臉兒，臊得通紅的，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張桂蘭見了，復又笑道：「咱不過說了這兩句話，你就臊得這樣，將來討老婆的時節，要被人家鬧起新房來，還不知要怎樣害臊呢？算了罷，你且去料理料理，整頓明日去大人那裏謝了假，并稟知回籍迎養到各處去辭了行，三日後便可動身，早去早回，好給咱與你母親早得示見。」賀人傑這才站起來，自去料理了一日，次日，即到漕督衙門稟謝辭別，施公又將他傳進去，吩咐了許多話，叫他趕緊將他母親接來，聽候差使，又叫施安在帳房內，取一白兩銀子，賞他做了盤費，賀人傑再三不肯領，施公命他收下，賀人傑却不敢再推，只得收了，又與施公重謝了恩，這才帶着銀子退出，回見天霸，便將施公賞給的話，告訴了一遍。天



霸也自然感激。此時同寅各人，俱已知道，大家就來給他餞行。郝素玉因關小西解餉未回，不便請他筵宴，只得送了幾樣點菜，又買許多土產送給他母親，賀人傑不敢推却，只得全收了。又去各處辭了行，道了謝。黃天霸也送了一百兩銀子，與他作盤費。又派了四名護勇，同他前往，隨後好護送他母親到淮。諸事已畢，這日賀人傑即拜辭了黃天霸夫婦，帶着護勇回奔山東。暫且按下。再說關小西計金等，將餉銀押解赴京。交兌已畢，領了回批，即便出京，仍回淮安供職。沿途上早行暮宿，渴飲飢餐，一路直至山東交界，到處聞說這兩省界內，出了一個探花大盜，鬧得不成樣子，便是各地方官妻妾，也有被他好淫的拐去的，所以自天津以至山東，無論軍民人等，個個皆知，大街小巷，無不紛紛傳說。就便這樣嚴拿得緊，那強盜還是照舊行事，不但不能將他擒獲，連他的那個影兒，終不會聽見他一面。以致日久了，那些被害之家，反而不疑是強盜，倒反疑到妖怪身上去，或有建醮拿妖的，或有延僧超化的。關太計全沿途上得了許多見聞，心中好不納悶。急要訪拿，爲民除害，却又不見形迹，不知姓名，連個風聲兒都不知道。這是怎麼拿法？只得趕着回淮安衙門鎖了差，再行與施公說明，請示辦理。彼此商議妥當，就趕速起程。這日已到了徐州草橋驛地界，關太等就在那鎮上找了客店住下，到了三更將近，關太正一覺睡醒，忽見有個人影兒在窗外一閃，就如風飄落葉一般。關太一見，立刻從鋪上爬起來，提着倭刀追了出來。計全在時也知道了，他就提了兵刃追趕出來，兩人四面一看，那裏見個人影，又四下尋找一回，一些影響都沒有。只得仍自回房，取了火種，將燈點上。忽見桌上有封柬帖，計全即拿起一看，但見上面寫着：「賽罡風採花魁首蔡天化奉拜。」計全看畢，便低低的告訴關太說道：「那些採花案一定是這個人了，既知姓名，便好辦事，咱們且回去鎖了差，再作計議罷。」關太答應。兩人復又睡了一會，已是天明，便起來梳洗已畢，用了些早飯，算還房錢，帶着親兵趕路，向淮安進發。不一日已到，當即到施公前繳了回批，施公大喜，便令使二人坐下，關計二人就將以上各情節說了一遍，欲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三十回

#### 施賢臣聚議訪淫徒

#### 賀人傑馳歸見老母

話說關太計全將沿途上聞說各項奸淫案件，并在草橋驛客店，遇見蔡天化留柬帖，露名各情節，一一向施公稟明。施公聞言，大怒說道：「如此強人，遺害百姓，若不嚴行拘辦，以正國法，本部堂何以對朝廷而安百姓呢？計賢弟與關賢弟，你二人沿途不免辛苦，且名回衙暫歇。」關計二人唯唯退下，自去與黃天霸等說知，不必細表。且他這蔡天化係關東人氏，今年才交二十歲，是飛來禪師的首徒，却是一身好武藝，不但刀架劍戟，件件精通，飛簷走壁，般般熟悉，他更有一個絕技，善運神工，任你刀

槍利害，皆不能在他身上動入分毫。那飛來禪師是極意他的，後來因他自己仗着武藝高強，又喜於色一字，就將他趕出了門。他見師父將自己趕出，却正是中心懷便往來於天津直隸山東各處，專此盜劫財物，奸淫婦女爲事。他有一種悶香，叫做鷄鳴斷魂香，只要將那悶香燒起，總要到雞鳴的時候，才會醒來，反至自己知道，却又不知被誰人污辱，因此吵羞自盡的，不一而足。雖經各地方官懸賞緝獲，無如他來無影去無形，又無一點的下落，故此拿他不住。這日因各處拿他得緊，又打聽關小西等是施公面前得用的人，走此經過，沿途上不免聽人傳說，料客他都要在施公面前稟告的，又因施公向來專與他們爲難，江湖上朋友，綠林中豪客，不知被他拿辦了多少，因此要顯顯自己本領，露出姓名，偏使他派人拿捉。蔡天化存了這個心，所以才在草橋驛留了束帕，通了姓名，使關小西計全知道，回去向施公說知，好使施公差人擒捉，這便是蔡天化始末原由。且說關小西自見過施公退出衙門，便去黃天霸那裏見着褚標、天霸，說明各節，并將施公傳知各人聚議的說話，又告訴一遍。次日天霸等皆齊集轅門，見施公請安畢，站立一旁，施公便命大家坐下。因說道：「昨日關參將計守備解餉回來，說及由天津至山東一帶，近有採花大盜，專門奸淫紳商士庶人家婦女，被辱之家不可勝數。閭閻受害，尙復成何天日？雖經各地方官懸賞緝獲，怎奈該盜行跡無定，不易擒拿。又據關句將計守備聲稱，王徐州交界草橋驛地方，有人留柬帖，上寫賽罡風採化魁首蔡天化。本部堂之意或者該盜不是蔡天化，却與蔡天化有仇，藉此挾嫌誣害，亦未可料。諸位賢弟英雄以爲然否？」當下褚標即應聲說道：「大人的明見，在老民之意，那採花大盜一定是這留柬露名的蔡天化無疑。」施公道：「據老英雄所料自是不錯，但是他犯法露名，却是何故呢？」褚標道：「大人有所不知，大凡有武藝的人，無論英雄好漢，以及江湖上朋友，除非不鬧出事來，若是已鬧出大事，總不肯縮頭縮尾，嫁禍於人。就是這個蔡天化，明知所犯之事，於國法難容，他却仗着武藝高強，又因該處各地方官拿他不住，他便目空一切起來，却料定此事終久要被人知道，差人訪捉他，却又又要顯自己武藝高強，却值關參將等解餉回來，打從那道路經過，他便留那麼個束帕，露出姓名，故意使關參軍報知大人，由大人差人擒捉於他，偏給人拿他不住，那才顯他自己本領。雖然如此，這天化既有此舉，在老民看來，他的本領，恐亦不在我輩之下，只怕此人現已到了淮安，不過我等大家認不得他罷了。老民還有一說，大人貼身還要格外防備才好。」施公道：「據老英雄所言，這天化是有些難捉了，這便如何是好？終不能使他逍遙法外，擾害良民；那些閭閻佳人，含羞莫白麼？」褚標道：「那蔡天化如此行爲，怎麼能容他倖逃法網？但不過不宜太急，在老民之意，最好不動聲色，先將他形跡訪查確實，然後合力去捉，較爲妥當，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正欲開言，忽見黃天霸在傍大怒，便向褚標說道：「你老爲何長他人之志氣，滅了我等的威風？難道那蔡天化有三頭六臂，不會就他真有三

頭六臂，須放着我衆兄弟不死，也要將他擒獲住了，碎屍萬段，給那些被辱之家伸雪。照你老這樣說法，慢慢的捉他，倘一日不將他捉住，民間多被一日之害，不但如此，還要給他笑我等無能。我黃天霸是不能爲的。」褚標道：「賢姪所言，急於爲民除害，固是賢姪的好心，不避艱難，敢爲敢作；但老朽有句話要問賢姪，你可知道他現在何處？譬如當面見之，你可認得他麼？」天霸一聞此言，頓覺語塞。褚標復哈哈大笑道：「賢姪依老朽的主意，定然是明查暗訪，等有了實在消息，那時再拚力合攻，不怕他插翅飛去，便使老朽也可助諸位一臂之力。」施公道：「老英雄所見，正合某意。黃賢弟不必性急，就照老英雄這樣辦法也罷了。」褚標道：「雖然如此說，大人左右還須每夜得兩人輪班保護才好，得到那人消息，將那人捉住，大家就可慶太平安了。」大家答應，又議論了一會如何明查，如何暗訪的話，這才退出。看官要知此一番英雄聚議，內中却没有朱光祖，因他自與殷龍解圍之後，他就另有別事去了。直到後來三訪鐵臂哪吒萬君召，那時他才出來，趁此交代。黃天霸等由此敘議之後，就各處眼線內頭訪查蔡天化的消息去了，按下不表。再說賀人傑由淮安起身，早行夜宿，在路上非止一日。這日已到了家中，見著他母親梁氏，在賀人傑說不盡的那依戀之情，此梁氏也說不盡的意惜之情，本是極喜之事，更是極樂之事。那知樂極生悲，他母子二人倒反相視無言，對着面流下許多淚來。覺得這三年之中，有許多話，竟不知從那裏說道，對面流了一回淚，還是賀人傑破淚爲笑道：「母親你老人家近來身體還康健麼？孩兒自那年離了母親，去到淮安，不覺已經三戰，何日不思念你老人家。刻刻想回來走走，無奈不得脫身。」梁氏聽說就把人傑拉到懷中來，望着他笑道：「難得孩兒有志向上，顯親揚名，不必爲說娘的心上歡喜，便是你父親在九泉之下，也要喜歡的。」於是賀人傑將大鬧殷家堡，奉命婚配殷賽花，以及迎養的話說了一遍。梁氏聽了好不歡喜。當下又問道：「孩兒那殷家女子模樣兒，生得如何？你可不要害臊，照實兒說與爲娘知道，好使爲娘放心，給你歡喜。」人傑見問，便帶着羞，又細說了一遍。梁氏更加歡喜，當下即命人傑將帶來四名護勇安頓住下，一面料理擇日動身到淮。畢竟梁氏何日起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三十一回

### 思盡孝幼子承歡

### 因貪心老成遭騙

話說賀人傑回家門，見了他母親梁氏，將奉命迎養的話，細說了一遍。梁氏見兒子做了官，前來接他，自是滿心歡喜。當下就料理起來，收拾有半月光景，諸事已畢，擇定日期動身。在路上行程，非至一日。這日已至淮安城外，賀人傑即着帶來的護勇，先進城通報。黃天霸知道，一面命人出城迎接，一面命人將房屋打掃潔淨，以便盟嫂安住。不一會，梁氏已與賀人傑來到黃天

霸即與張桂蘭迎接出來。梁氏下了駝轎，張桂蘭先讓他進去，到了內室，黃天霸先給梁氏見了禮，又命張桂蘭相見。梁氏回禮已畢，張桂蘭讓梁氏坐下，早有丫環獻上茶來。梁氏便說道：「小兒在此，一向承叔叔孀娘照顧，提拔他成人，愚嫂實是感謝不盡。」黃天霸、張桂蘭也道：「便是姪兒在此，諸多簡慢，有照應不到之處，還望嫂婢包容。」梁氏謝道：「當今之際，就是胞叔姪尚有如同仇寇的呢！何況異姓叔姪撫養猶如己子，敦養兼全，再說照應不週，却要怎樣才好？」張桂蘭又謙讓了一會。此時帶來的物件已紛紛搬運進來，梁氏見黃天霸在那裏招呼，着實過意不去，即命人傑進去自爲收拾，將所有物件安放妥當。張桂蘭即邀同梁氏到後面看了一回，梁氏復又謝道：「多以賢妹費心，實在過意不去，可得隨後圖報罷。」張桂蘭道：「姊姊何必如此說，咱與姊姊雖是異姓妯娌，却有你叔叔與大人當日那番情義，如同骨肉一般。」梁氏聽說知道張桂蘭是個口直心快的人，也就答應。張桂蘭大喜。此時日已正午，外面已開了飯，丫環進來請說二人吃飯。張桂蘭就將梁氏邀了出來，彼此坐下。張桂蘭道：「姊姊請來用飯罷。」於是二人吃了飯，張桂蘭又幫着梁氏在房內收拾了一會，他兩人就在房內暢談起來。彼此到着實投心合意。梁氏忽想起一個人來，因問道：「咱會聞你姪兒說起，此間有個褚老爺子，是怪疼你姪兒的，這褚老爺子現在這裏麼？」張桂蘭道：「在這裏。」梁氏道：「愚姊要去見他，給他行個禮，并謝謝一向關切，就請大妹着人出去通報一聲，好使愚姊前去。」張桂蘭答道：「愚妹倒把此事忘了，幸虧姊姊提起來，這褚老爺子可真是怪疼姪兒的，就是大人面前，也是他代姪兒說了許多話，姊姊既已到此，却是應詳給他道謝。況且他前日還記念着姊姊與姪兒，不知何時可到這裏的話，他老人家真是個熱腸古道人呢！」說着就命人去外面通報，一會子家人進來回道：「褚老爺說是擋賀太太的，斷不敢當，如果賀太太定要出去，也可請賀太太見，隨後就好常見了。」張桂蘭聽說一面拉着梁氏望外就走，一面笑道：「這個老兒真討厭，你聽見那種半推半就的話罷？」梁氏覺也好笑，說着已到外面，便與褚標行了禮，又道謝了一回，這才與張桂蘭進來，一宿無話。次日賀傑一早到施公那裏稟到，并稟明已將母親梁氏接來。梁氏又取出許多土儀，分送張桂蘭與褚標，又取了一分，着人送與郝素玉，接着郝素玉又過來相見。隔了一日，張桂蘭又備了一席盛筵，給梁氏接風，就請郝素玉相陪。郝素玉又備了一席，請梁氏，便轉還張桂蘭的東道。梁氏隔了一日，也備了一席，復請張郝二人。由此你來我往，好不親熱，更兼賀人傑朝夕侍奉，曲意承歡，梁氏甚爲歡喜，這也不必細表。且說清河縣境坂浦地方，多係鹽民居住，內中有兩家鹽民，一個姓李名喚成仁，一個姓刁名喚祖謀。這刁李二家，即是貼鄰居住，雖不能稱爲通家之好，却也頗談得見。李成仁居心忠厚，刁祖謀却是奸險無匹，更兼家道貧窮。這一日，刁祖謀忽然心生一計，走至李家門首，喊了一聲：「李家兄回來麼？」李成仁見有人去問，他即走了出來，見是刁

祖謀便請他進去。刁祖謀道：「老哥此踰出門，一定是得法的。」李成仁道：「什麼得法？不過料理些未完事罷了！」彼此就談了一會，見已是晌午時候，李成仁留他午飯。飲酒之間，在先無非說些經紀的話。酒至半酣，刁祖謀忽嘆氣說道：「小弟是苦於本短，看看一場大利，不得到手，可好讓着旁人去得。」李成仁原來爲人雖然忠厚，却有一些利心太重，刁祖謀又深知他見利忘義的，故此拿這個話去誘他。那裏知道李成仁聽是此話，不知是計，却認以爲真，因問道：「刁兄你說什麼一場大利，這話可眞麼？」刁祖謀道：「怎麼不眞，而且是千眞萬實的事，現在有個南京客人，販了百十箱綢緞，到海州徐州以上一帶販賣，不意走到海州，才知徐屬以上一帶，去年被了水災，無人愛買，僅靠海州一處銷售，那裏能銷得許多？若再盤運回去，往來水脚沿途關稅，更不上算。因此那南京客販賤價賤售，若得數百金，將這種綢緞買下來，隨後再賣出去，雖不能對本對利，五分利錢靠得住的。小弟是短於財，見着此等大利，不能到我手，你想可惜不可惜麼？」李成仁道：「如兄所言，究竟要多少銀子，才得將這票貨買下來呢？」刁祖謀道：「大約至少也須五百兩紋銀。」此時刁祖謀已早料定李成仁入了圈套，因此說道：「小弟昨日已經向友人借了一百兩，自己湊了一百兩，打算前往海州先買他一半。後來聽人說道，那南京客人雖然賤價銷售，却也不肯分幾起售出，須要來起售去。小弟聞得此言，雖有二百兩銀子，仍是毫無用處，因此就將這一百兩銀子，就還了那個朋友。」李成仁道：「刁兄你那一百兩銀子，雖已還去，如果有人與你合本去做，這一兩兩銀子，可拿得回來麼？」刁祖謀道：「拿是拿得回來，那裏有人肯與我合做呢？」李成仁道：「你如果眞拿得回來，我便出三百兩銀子，與你合做。」刁祖謀道：「此話眞麼？」李成仁道：「誰騙你來？」刁祖謀大喜，即刻喫完了飯，辭別而去。到了晚間，果然帶了二百兩銀子來，當時交與李成仁道：「我們後日便可動身，約定一早下船，我先在碼頭上雇定船隻等候，你可隨後就來，愈早愈妙。」李成仁答應，刁祖謀辭去。此時李成仁的妻子王氏知道此事，却不以爲然，就極意阻攔。李成仁不聽，到了第三日，天將微明，就起來帶了五百兩銀子，出門而去。不一會已至碼頭，刁祖謀早已在那裏守候，便將李成仁避至酒店內，且飲三杯，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一回

#### 圖財害命反告誣栽

#### 託夢伸冤據情互控

話說李成仁與刁祖謀同至酒店坐下，說道：「李兄清晨到此，想尙未用點。」卽招呼店小二打了一角酒來，又做了些麵餅，二人就對飲起來。李成仁不知其中有計，那裏曉得刁祖謀已暗帶了蒙汗藥，等到酒將飲畢，刁祖謀便將蒙汗藥放入酒中，又斟了一杯，與李成仁飲了，說道：「飲此一杯，我們便吃些麵餅，好動身趕路罷。」船已是雇定的了。」李成仁卽將那蒙汗藥酒飲

了下去，接着就吃了些麵餅，腹中已飽，二人帶了包袱，一齊出門而去。走了一會，那酒已是藥性發件，李成仁便向刁祖謀道：「刁兄！我頭暈得很，不能走了，我且攙扶着你，同到船上睡罷！」李成仁沒法，只得扶着刁祖謀慢慢前行，剛走到一個僻靜河口，向來無人經過的，那時節李成仁萬難行動了，只覺得一陣眼化，就跌倒在地。刁祖謀看了大喜，當即趕上前來，找了一塊大石頭，用繩索縛在李成仁身上，復拖到河口，望河中一放。他便將所帶的銀子，全行收下，據爲己有，便繞道仍自回家，將銀子安放好了。到了午時，走到李家門首，向內喊道：「李兄！你爲什麼就攔住家，把我在那裏等到這時候，都不見你前去，却是何故？」李成仁的妻子王氏聽說，趕急開門出來，就看見是刁祖謀來問，王氏便驚訝道：「刁伯伯！你怎麼說我家大爺沒有去？我家大爺天將微明，就帶了包裹去了，莫非他走岔了路了？」刁祖謀道：「我約他的碼頭，是一直大路的，怎麼會走錯呢？」王氏道：「既是一直大路，不會錯的，這就奇怪了！伯伯且請回去，我家大爺去是去的，到了那裏，不見伯伯，他必定也要回來，叫他到伯伯那裏去罷！」刁祖謀答應回去，到了晚間，刁祖謀又走過來問道：「李兄會回來麼？」王氏道：「便是我也在這裏疑惑，不知爲甚麼到此時，還回不來。」刁祖謀登時變了臉，怒道：「我知道了，你們串同一局，誑騙我那二百兩銀子，叫你在家里糊混搪塞，老實告訴你，我姓刁的，也不好惹，你要放明白些，把那銀子還我，兩相罷休了；我且再等他一夜，到明早若再不將銀子交出，不要怪我無情了！」說罷，怒冲冲而去。王氏聽了，好不着急，當下即着家僮，向各親友家尋找，那裏尋得到？王氏更加着急，整整啼哭了一夜。到了天明，刁祖謀反過來催逼，可憐王氏不知是中了計，只得央着刁祖謀，先到各處找尋，總要將丈夫尋回來，還你的銀子罷！刁祖謀始尙故意不行，既而勉強應允，復又說道：「嫂嫂！我是看你女流，照你這樣光景，大約是真不知道你丈夫躲藏何處，我且再限你三日，你可趕緊着人尋他，倘三日之後，再不還銀子，我一定到縣裏告他謀騙了！」說罷，又大怒而去。王氏聽了這話，可憐急得他要尋死覓活，幸虧他家內丫環僕婦再三相勸，只得仍請了許多人，幫着他四處找尋他丈夫的下落。一連又尋了三日，那裏來個影響？刁祖謀屆期又至，王氏只得仍然回答他，不會回來，刁祖謀便惡狠狠的說道：「你不要瞞混了，你丈夫是一定與你串通的，也罷，我合該與你丈夫是有些口舌，明日我們到縣裏去說罷！凡事經到官，都要有個水落石出的！」說罷，掉頭而去。王氏聽說他要到縣裏去告，只一嚇非同小可，當即着人將自己的哥哥請來商議。他哥哥原來清河縣學的生員，名喚王有章，爲人亦極其誠實。王有章聽見妹子被刁祖謀要到縣裏告狀的話，那曉得他一聽此言，比王氏還要怕些，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到是李成仁平時用的家僮，名喚王福，他還有些主意，當下說道：「大奶奶不要着急，刁祖謀如果去縣裏控告，大奶奶不敢上堂，奴才願去縣裏，不但與他對質，還要告他將我主人藏匿，反來誣告串騙，就此勒令他交出主人呢！」王

氏被王福這一句話提醒了，心中反更疑惑起來，一人坐在房中，不覺朦朧睡去；忽見他丈夫李成仁走進房來，滿身的衣服溼淋淋，如同水內拖起來一般。正欲問他如何這等模樣，又見李成仁苦着臉向自己說道：「我悔不聽賢妻之言，致有今日之慘，尙望賢妻結髮之情，代我伸雪，撫我幼子，雖在九泉也要感激的。」說罷，忽然一陣清風，登時不見了。王氏驚醒，聽了聽正交三鼓，放聲大哭，這一哭把那些家僮使女都驚醒了，全趕着進來，問是何事。王氏便將夢中所見，細說了一遍。只見家僮王福也哭着說道：「果不出奴才所料，主人一定是被刁祖謀見財起意，將主人害了，等到天明，奴才便與大奶奶前去縣裏控告。直告他圖財害命，他若狡賴，就請縣老爺勒令他交人。若交得出主人，我們情愿認誣，他若交不出主人，一定要他抵命。」王氏此時也有了主意，居心要代丈夫伸冤，等到天明，王氏就帶了家僮王福，一齊到了清河縣堂上，一面就將那面大鼓，鼓得咚咚的響，一面口中喊道：「求縣老爺伸冤呀！此時清河縣陳文亮將梳洗已畢，忽聽外面有人擊鼓伸冤，即刻吩咐坐堂，將喊冤的人帶上堂來審問。家丁答應，也就立刻出來，將差役傳齊，陳知縣升了堂，當有值日差將王氏帶上，跪在下面磕了一個頭，口中說道：「求老爺伸冤呀！」陳知縣先將王氏打量一回，見他爲個正經人家的婦人，就開口問道：「汝姓甚名誰？有何冤枉？可從實訴來。」王氏又磕了一個頭，說道：「小婦人王氏，丈夫李成仁，住居坂浦，向以鋪售官鹽爲業，祇因五日前，有貼鄰刁祖謀前來小婦人家內，夥合小婦人丈夫前往海州販賣綢緞，小婦人的丈夫素來忠厚，當時就允與刁祖謀合本，約定三日後一齊動身。到了動身這日，天將微明，小婦人的丈夫就帶了銀兩出門去，當刁祖謀約定丈夫愈早愈好，他在碼頭上老等。及至丈夫出門後，小婦人以爲丈夫一定同刁祖謀去了，不意到了晌午時候，刁祖謀忽然回到小婦人門首，喊道：「李兄，他爲何在家就攔，到這時候還不去？把我等到這會！」小婦人聽說，不覺詫異，當即告訴他說：「丈夫於天明時已經帶了銀兩，尋你去，怎麼說他未去？」刁祖謀又道：「委實不會去的。」小婦人便說道：「即是伯伯未曾等到，我丈夫莫非走錯了路不成？」刁祖謀又道：「若說走錯，身此去碼頭一直大道，斷不會錯的。」小婦人也就疑惑起來，復向刁祖謀說道：「伯伯既不會遇見我丈夫，等我丈夫回來，叫他到你家去罷！」那裏知道一直等到晚上，丈夫都未回來，小婦人固自着急，遂疑惑丈夫果真昧良，將他銀子騙去，藏匿不出，只得央求他寬限三日，准他將丈夫尋回，與他結理。因此小婦人就央了許多人四方找尋，那裏有個影响？小婦人正在煩悶，不意昨夜三更時分，在睡夢中忽見丈夫回來，滿身溼淋淋，如從水裏拖出來一般，望着小婦人說道：「悔不聽你之言，致有今日之慘。」并囑小婦人代他伸雪。小婦人聽了此言，正欲問他被何人所害，忽有一陣陰風，登時不見，小婦人驚醒，正交三更。因此知道丈夫被刁祖謀圖財害命，特冒死前來，求縣老爺伸冤理枉。」陳知縣聽他伸訴了一遍，正欲問王氏那「悔不聽

你之言「一句，忽見值堂的書差，送了一張狀詞上來。畢竟這狀詞內是何案情，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三回

#### 刁祖謀欺心對質

#### 李王氏上控鳴冤

話說陳知縣見值堂差送上一張狀詞，打開一看，原來就是刁祖謀控告李成仁因財串騙，逃匿無蹤，求飭提家屬押交一案。陳知縣看罷，回頭問原差道：「這告狀的人，可在這裏麼？」原差稟道：「現在外面。」陳知縣道：「可將他帶來，候本縣審問。」原差答應下去，陳知縣這才問王氏：「本縣問你，你說你丈夫託夢於你，叫你給他伸冤，但是你丈夫所說「悔不聽你之言」，究竟你會對他說些什麼話來，說與本縣知道。」王氏道：「太爺容稟，祇因他日刁祖謀到小婦人家內，與丈夫談了一會，不知爲何，小婦人因刁祖謀這人，平時極其奸詐，就勸丈夫不要與他合本，爲的丈夫老實，恐怕弄不過他，現在有本錢出去，將來無本錢回來，縣怕被他一人盤剝去。小婦人丈夫却不會聽信此言，也斷不料他圖財害命，將丈夫害了，所以丈夫託夢前來，向小婦人說的，那句「悔不聽你之言」，就是攔阻我丈夫不要與刁祖謀合本的話。太爺的明見，丈夫實在死得好苦，總要求太爺伸冤！」說罷，又連連叩頭。陳知縣聽說，沈吟了一會，即命人將刁祖謀帶上，只見原差稟道：「刁祖謀業已到案。」當下刁祖謀跪在下面，陳知縣便開口問道：「你就叫刁祖謀麼？」刁祖謀道：「小人便是。」陳知縣喝道：「刁祖謀，你爲何圖財害命，誑騙李成仁，合夥將他害死，反要誣告他見財串騙，你可從實招來！現在屍親已經將你告發，若有虛言，定即嚴刑訊問。」刁祖謀又磕了一個頭，向上說道：「太爺的明見，小人與李成仁合夥是實，若謂圖財害命，小人却不知從那裏說起，况且小人先將二百銀子送交與他，并未見他有銀子出來，豈有圖財反將銀子送去的道理？若說小人將李成仁害死，究竟有何憑據？李成仁之妻素來悍潑，難保不因小人要告他丈夫見財串騙，他先將這個圖財害命的大題目，在太爺前控告，逆料太爺見此人命重案，必然提審小人，又逆料小人一經太爺嚴訊，就可從中央人說和，再不追問，等到事畢，或一二年後，李成仁再行出來，即使小人向他說話，那時事隔一二年，却有毫無憑據，如何與他說得起話來？即不然，他隔一兩日，暗地使人將家小搬居他處，他反得安閑自在。太爺的明見，却不能被他朦混過去，總要求太爺一來追他串騙款項，二來治他控告之罪，不然，小人不但不失去銀兩，還要擔那圖財害命的罪名，那裏擔受得起？」陳知縣正要具結，只見王氏在旁哭道：「青天大人呀！小婦人的丈夫，實是被刁祖謀害死的呀！他說小婦人串騙他的銀兩，小婦人的丈夫避匿不出，求太爺即着他指出小婦人丈夫避匿的處所，將小婦人丈夫交了出來，小婦人有了丈夫，情願任誣反坐，若交不出來，還求太爺明察！」刁祖謀聽說，便向王民駁道：「你可不要在青天



大人案前撒謊，你將你丈夫藏匿起來，我知道他現在何處，我如果知道，我便要求太爺簽差捉他來。」陳知縣聽了他們兩造的供詞，俱是有理，便又沈吟了半刻，又問王氏道：「你丈夫是何時出門的？」王氏道：「是天才微明，就帶了包裹出去的。」陳知縣又問刁祖謀道：「你既與李成仁貼鄰居住，應該約他一齊出門，為何先自前去，要在碼頭上等？你又為何先將銀子交付與他？既是他真與你合本，儘可各帶銀兩，俟到地頭，再行亦出不遲，此中顯有情弊，快講！」刁祖謀道：「太爺容稟，小人所以不與他同行者，因小人尙多俗事，要去料理，又因李成仁託小人雇船，所以小人才先走，爲的是預先將船定好，李成仁一到便開，免得耽延時刻。若謂將銀子先交付與他，這也是小人腳踏實地之處，因小人家貧，無人與小合本，難得李成仁答應，若不將銀子先交與他，恐他回想起來，又不與小人合本，所以小人先將銀子交付，使他放心。」陳知縣聽了，亦似有理，一時難以決斷，只得着兩造取保，暫行回家，聽候覆訊。過了兩日，陳知縣又訊了一堂，仍是毫無頭緒。陳他縣也就着急，便密飾心腹到外面察訪，一連訪了幾日，竟訪不出一些消息。這日，陳他縣適有要公到淮安漕督衙門，見施公面稟要事，就將這案兩造供詞，順便帶在身上，準備見過施公稟明公事，就將這案情供詞呈上去，請施公的指示。主意已定，帶了供詞，即便動身。這日來到淮安，見了施公，先將原稟的要事細細稟過。正要稟告這件事情，却好施公問道：「貴縣那裏，近來還有什麼疑難的案件？」陳他縣見問，正合心懷，因即答道：「卑職正有一件案情，要求大人指示。」說着，便將刁祖謀及兩造供詞呈送上去。施公接過一看，首先見着刁祖謀這個名字，就有些不悅，及至看了他的狀詞，并供詞，已知大略，又將王氏狀詞看了一遍，隨即問道：「貴縣却以此案如何辦法？究竟曲在誰人？」陳知縣道：「卑職正因兩造俱似有理，而刁祖謀似較有不實不盡之處，卑職也會細心訪察，却毫無頭緒，屢想用刑將刁祖謀審問，爭奈不能指出他們的實在曲處，因在不敢濫用刑法，還求大人指示才好。」施公正欲將案中是非曲直明白告訴陳知縣，忽聽大堂上一陣喊冤之聲，施公即命施安出去觀看，是何人喊冤。施安答應出來，見是一個婦人，帶了一個家僮，頭頂狀詞，跪在那裏聽候。你道這人是誰？就是李成仁的妻子王氏。他因代丈夫伸冤，心急清河縣不能判斷，久聞施公辦了許多無頭案件，又打聽得陳知縣已到了淮安，他便帶了王福連夜趕來，求施公伸冤。施安將王氏狀詞接了過去，當即叫王氏在那裏聽候。王氏答應，隨將狀詞拏了進去，走到施公面前，在旁站定，先回了兩句道：「喊冤的是個婦人，說是他丈夫被人害了，求大人伸雪。」說着，就抱狀詞呈上。施公接過，看了一遍，又遞與陳知縣看道：「貴縣你看這張狀詞，內中所說的各節，本部堂看來無一字虛假，而且實在情急，若果串騙刁祖謀的銀兩，他斷不敢到本部堂這裏來告。」陳知縣唯唯。施公又道：「貴縣且稍坐一回，等本部堂親自問他一偏，方知虛實。」陳知縣躬身說：「是。」施公即命升堂。施公趕着出外，叫人

伺候立刻書差人等，俱已齊集。施公升堂已畢，在面上即坐。王氏帶命聽審，差役一聲答應，立刻將王氏帶上，跪在下面。王氏便望上磕了一個頭。施公留神細細將他看了一回，只見淚流滿面，神色惶惶，因問道：「你丈夫究竟被何人所害？你可從實訴來。」本部堂定代你申雪便了。」王氏便將以上各情，申訴了一遍。加公便命他退下，候將刁祖謀提案再行復訊。畢竟如何審問刁祖謀，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四回

#### 據案推詳終求定讞

#### 嚴刑審問立破奸謀

話說施公退堂，到了書房，與陳知縣說道：「本部堂方才審問王氏，委係情急上控，并無虛假告詞，就煩貴縣將刁祖謀押解來轅，聽候本部堂親自研審。」陳知縣唯唯退下，也就即日回至清河。施公復將陳知縣帶來兩造的供詞，細心推詳了一遍，心下暗道：「是了，這刁祖謀素來貧窮，且與李成仁貼鄰居住，李成仁的家道，他必得知。這光景，李成仁家道雖說饒餘，却是好利心重，刁祖謀平日知其本性，欲要圖他財帛，必因無由可入，所以特設此計，先以甘言誘他，知他心動，再以現銀安住他的心，使他不生疑惑，然後再一網打盡。又怕被李家告發，復又託言說他等了許久不見前去，反而倒說李成仁串騙他的銀兩，好站自己脚步。不然，他與李成仁貼鄰居住，何不約他同行，就便李成仁託他雇船，儘可先期將船雇定，然後與他同往，何以要先在碼頭等候？又諄囑李成仁愈早愈好，其中顯有情弊。且據王氏訪稱，李成仁天將微明，就提了包裹出門。如此看來，一定是刁祖謀先用拋磚引玉之計，將李成仁騙入圈套，然後在碼頭僻靜之處，趁著天將微明，無人行走，就於那裏將李成仁謀害，取了銀兩，先送回家，再去李成仁家，假稱李成仁未曾前去，這是一定無疑了。」據王氏訴稱，李成仁託夢回家，見他滿身皆溼，欲令王氏代他伸冤，又說「悔不聽你之言，致有今日之慘。」照此詳察，李成仁定是為刁祖謀拋入河中，以致斃命。且待刁祖謀扎解到此，本部堂再行澈底追究，就可水落石出了。」不說施公仔細推詳，且說陳縣令回衙，將刁祖謀先行寄監，準備明日親自押解到淮安聽審。次日正欲起行，地保來報，昨夜三更時分，經魚人網得男屍一兼，年約四十歲左右，背後綁有青石一塊，係人因故網縛，拋棄入水，因此稟報。現在高光斗已一併帶到，候太爺的示。」陳知縣見報，忽然心下一動，暗道：「這男屍莫非就是李成仁？」因刁祖謀圖財害命，將他拋入水中，且待本縣前去相驗畢了，再作道理。」想罷，即命地保預備屍場，候本縣親點相驗。地保答應退下。到了午後，陳知縣即帶了仵作，前去蘆葦港相驗。不一會，到了屍場，陳知縣升坐公案，即命仵作檢驗，旋據仵作喝報：「驗得屍身委係因酒後為人網縛，拋棄入水身死。」陳知縣據報，出位週視一遍，遂命書差填明屍格，一面令地保暫行棺

殮掩埋，俠招尋屍屬認明，再行給領。地保遵諭，陳知縣道回衙。又將魚戶高光斗帶上堂來，訊問一遍，遂即交保釋放。將來如要對質，再行候傳。陳知縣即將屍格帶在身邊，就於當日押解刁祖謀，前往漕督衙門聽候覆訊。不日已到淮安，陳知縣先到督轅稟見。施公道：「該犯既已解來，可即着先寄山陽縣監內候本部堂明日親提嚴訊。」當令施安傳話出去，自有清河縣原差示下。施公道：「該犯既已解來，可即着先寄山陽縣監內候本部堂明日親提嚴訊。」當令施安傳話出去，自有清河縣原差將刁祖謀解往山陽縣寄監，不必細表。陳知縣又向施公道：「卑職昨日派差抽解該犯起程，忽據蘆葦港地保報稱：『該處漁戶高光斗網獲男屍一具，單單身繩有綳縛，背後并有青石一塊。』卑職并聞報當即親往相驗，并據伴作嘔報，委係酒後爲人故縛，拋棄入水身死。卑職復又親視一週，與伴作所報無異。卑職的愚見，李王氏控告一案，李成仁難保非刁祖謀有意圖財害命，將李成仁拋棄入水身死。李王氏所控李成仁託夢伸冤，李王氏又見他滿身透溼，據此過來，似覺已有先兆。不過李王氏現在此地，是否該氏之夫，無人前去相認。」施公道：「貴縣將屍格填明麼？」陳知縣道：「屍格已經填明，現已帶在身上。」施公大喜道：「既有屍格，這就易辦了。」陳知縣便將屍格呈上，施公看了一遍，即刻傳齊差役升堂，將李王氏帶來復訊。一會子，李王氏已到，跪在下面。施公問道：「李王氏，汝控刁祖謀有意圖財，將你夫害死，本部堂且問你，爾夫那日天明出門之時，身上所穿的是什麼衣服呢？你可細細說來，本部堂可代你伸冤。」李王氏磕了一個頭，說道：「氏夫那日出門，身上所穿的是玄色湖縐羅褂，米色土綢袍子，藍布套褲，玄色布鞋。」施公一面聽訴，一面看那屍格一點不錯，因將漁戶網獲屍身一具，說了一遍。李王氏見說，不覺放聲大哭。施公說：「李王氏，你不必如此，刁祖謀現在一經提到，候本部堂明日訊問明白了，便可代你夫伸冤，你且好好退下。」李王氏退了去，施公退堂，便與陳知縣道：「貴縣所言的那具屍身，經本部堂剛才問他，李成仁出門之時，身上所穿的是何衣服，據該氏所訪，與那屍格一些不錯。該屍身爲李成仁無疑，明日只須將刁祖謀復訊一堂，是否爲他謀害，便可明白了。」陳知縣唯唯道是。當下施公就留陳知縣在署便飯，用飯已畢，陳知縣告退，一宿無話。次日一早，陳知縣已經進來，施公命傳齊差役升堂，並令往山陽縣監，將刁祖謀帶來驗審。一會子由清河總原將差刁祖謀解到，施公即刻與陳知縣一起升堂，刁祖謀跪在下面。施公先將刁祖謀一看，見他滿臉奸相。施公已知道他不是善人，便往下問道：「刁祖謀，你控李成仁串騙，藏匿不出，你可將以上情節細細訴來，或本部堂好代你作主。」刁祖謀見問，即磕了一個頭，便將如何合本，如何串騙情形申訪了一遍。施公聽了，不覺勃然大怒，即將驚堂木一拍，喝道：「好大膽的奸刁，在本部堂面前，還敢逞你的奸計，你膽敢用那拋磚引玉的奸謀，將李成仁圖害，還敢反告他串騙，快快從實招來，究竟如何將李成仁害死，若再假詞搪塞，本部堂即定嚴

刑拷問。」一面說，一面留神看刁祖謀的神色，刁祖謀見施公已道破他的奸計，已是心下懸懸，還勉強辯道：「大人的明見，小人實係與李成仁合本，先將銀子交付與他，約定一起動身，小人先在碼頭久候。不料李成仁居心詭騙，將小人的銀子騙去，藏匿不出，反串他妻子王氏，誣告小人圖財害命，小人真是冤枉呀！要求青天大人的明鑒呀！」施公聽罷大怒道：「該死的刁民，本部堂已察破你的隱情，你還敢強辯！本部堂且問你，爲何將李成仁用酒灌醉，將他綁縛起來，還用青石綁在他背後，拋棄入水，將他害死？你既說此狠毒心腸，還敢在本部堂面前強辯，拖下去將他夾起再問。」差役一聲吆喝，立刻將刁祖謀拖翻在地，把他兩條腿就此一夾。刁祖謀受痛不過，只得一一供出，原係圖財害命，用酒將他灌醉，綁縛起來，拋棄入水。施公命人錄了供詞，當判刁祖謀圖財害命，着於秋後處斬，所有李成仁紋銀三百兩，仍令該家屬繳出付還屍親李成仁的屍身，着令李王氏領回，自行掩埋。判畢退堂，陳知縣也跟了進去，施公又向陳知縣勸了幾句話，陳知縣這才告辭退出。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 第二百二十五回

### 蔡天化二次露真名

#### 老褚標一議捉強寇

話說施公審明刁祖謀圖財害命一案，退堂以後，正欲寬衣，忽見王殿臣慌忙進來稟道：「千總奉諭尋訪蔡天化，現在該賊已有了下落，請大人示下，傳知黃副將等一齊前去並力捉拿。」施公聽了，好生歡喜，當時傳知各人，趕速隨同王殿臣前去捉拿。你道王殿臣如何知道蔡天化的下落呢？原來蔡天化自那日草橋驛留東路名之後，本來就要暗地跟隨關小西計全來到淮安，只因他聞說徐州一處美貌婦女甚多，因在徐州界內，就攔了好些日期。這日蔡天化打聽施公訪拿他甚緊，他便要顯顯自己武藝，偏要使人前來捉拿，却終久拿他不到。他存了這個心，因此無處不行。這日在一個酒樓上飲酒，那酒樓名喚做一醉樓，要算得淮城裏第一座酒館。蔡天化就在那裏獨自小飲，忽見樓上走上一人，彷彿差官打扮，那酒堂的小二一見立刻立在一旁，垂着手喊了一聲王老爺。早見那人到上樓來，就在裏面一間房內坐下，那店小二也就跟著進去招呼，而且是應酬不迭。蔡天化見了，就有些疑惑，當時並未開口。停了一會，店小二到了蔡天化面前，問蔡天化還要什麼菜。蔡天化先要了兩件菜，趁此就問道：「那房間裏坐着的那個人，他姓什麼？你爲何那樣應承他，却是何故？」店小二道：「你老有所不知，那人姓王，名喚殿臣，是總漕施大人衙門裏一位千總。這王老爺在施大人面前頗爲得用，平時却不常來飲酒，偶爾來了，待我們極其寬厚的，賞我們的小錢，說不定一樣比正賬還多，所以我樂得殷勤的去招呼他，是想他老人家多賞的些錢，你老不要笑話。」蔡天化

聽了，也就微微笑了一笑，暗道：「原來就是施不全那裏的人，這何不想此就叫他徇個情回去，使黃天霸那個小子知道，叫他前來會咱呢！」主意已定，又自斟自飲起來。蔡天化將酒飲畢，便將店小二喊到面前問道：「咱吃了多少銀子酒菜，算明白了，咱就走了。」店小二道：「連酒共菜，兩共八錢三分，外加小販是我們的，聽你老人家賞給是了。」蔡天化道：「咱知道了，現在身上未會帶錢，代我權記在帳上，午後到城外天齊廟內向咱領取。」店小二一聞此言，好不詫異，暗道：「這人看他不像是光棍，怎麼竟來吃白食，向來又不認識他，怎麼叫我代他記帳？」一面暗想，一面帶笑說：「你老不要見怪，我們這個鋪子內，向來是不賒帳的，皆是現錢交易，而且與你老初會，你們雖叫我們到天齊廟內去討，又不知你老姓甚名誰，這不是叫我們去白跑一輪，還請你老現惠罷。」蔡天化見說，忽將兩眼一睜，一聲大喝道：「好個有眼無珠的小子，你要問咱的名姓，你可站穩了，咱就喚做賽風採花魁首蔡天化，你若識時務的，快快給咱將帳記上，午後到天齊廟內向咱去討，咱斷不少把一文，若有半字不行，你可不要怪咱眼睛裏認得你是跑堂的店小二，拳頭上可認不得你了！」說着，就將左手在桌角一拍，只見那張桌子角如刀削的一般，已削去一角。店小二一聞此言，見他就是蔡天化，已是嚇得魂不附體，又見手這一起，他已將桌角剝了下來，更是不敢聲張，只得抱頭鼠竄，跑下樓去。此時王殿臣早已聽見，如在從前，也早已跳出來，與他交手，只因蔡天化聲名大了一個，人拿他不住，又因他說出住在天齊廟內，王殿臣心中暗想道：「明是他知道，我在這裏，有意說把我聽，叫我前去與他交手，我若出去與他動起手來，能够勝他也還罷了，若再打敗了我這淮安城裏，就不能住了。況且他既說出姓名住址，分明叫我們去捉拿，料定他絕不逃走，我不若還是不出去的好，等他走過，再回去送信，約同大家一齊到天齊廟拏捉，也覺得穩當些。」主意已定，即向壁縫內，將蔡天化認了個清切，以便一同大家前去，好認明捉拿。蔡天化將自己的姓名住處報了出去，也料定王殿臣不敢出來，與他交手，他就下樓去了。此時樓上的酒客等，蔡天化走過，就大家議論起來，有的說：「蔡天化不像做強盜的。」有的說：「蔡天化真是好武藝的。」還有的說：「施大人正在那裏各處訪拏，他竟敢明目張胆出來，是要自尋死的。」議論紛紛不一而足。王殿臣聽了也是好笑，趕急算了帳，走下樓去，趕回衙門，報與施公得知。施公傳齊各人，連褚老聽見也就一齊進來，商議捉拿之計。當下施公說道：「方才據王殿臣來報，說是蔡天化現在此地，他已見過本人，諸位賢弟怎樣前去捉拿？」黃天霸見問，便將如何見着蔡天化的細情，問了一遍。王殿臣也就將上項的情形說明。黃天霸不由的氣往上沖，即向施公說道：「大人的明見，這沒有什麼計策，蔡天化既在天齊廟，副將等即刻前去捉他便了。」褚標當即攔阻道：「黃賢姪你不必性急，依老朽的愚見，咱們此時不必前去，還是在衙門裏等候，可一面各處埋伏起來，他到夜間見咱們不去，他必然到此探試。」

那時出其不意，將他擒獲住了，實做個以逸待勞。若此時就大家前去，反要爲他笑咱們無見識。」施公聽了，也覺有理，卽向黃天霸攔道：「黃賢弟！老英雄所言，甚合吾意，你等鏡廳老英雄這樣辦法便了。」黃天霸實在氣忿不過，爭奈施公攔阻，不敢違拗，只得勉強答應下去。當時就議定黃天霸關小西二人在施公臥房內保護，計全李昆在施公臥房外埋伏，何路達李七侯在書房外埋伏，賀人傑褚標在夾巷內埋伏，王殿臣郭趨鳳金大力在二堂內外埋伏。又將張桂蘭郝素王二人傳來，令他們各處巡風，幫同接應。商議已定，到了點燈時候，大家皆飽飯飲食，帶了兵刃暗器，各處埋伏起來。那夜并不多點燈火，仍同平時一樣，若作毫無準備。大家等到二更時分，不見動靜，看看又到了三更，仍是毫無影響，大家都有些作急。黃天霸正在施公臥房內，與關小西說道：「咱不懂與老叔專代那個蔡天化小子說話，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關小西正欲回答，忽見窗外有個黑影，一幌，黃天霸遞了個暗號，立刻提着刀，將窗櫺推開，飛身出來。關小西不敢走開，也就打了個暗號，與各人知道。張桂蘭郝素王二人已是早已瞧見，正欲遞信與天霸，已見天霸飛身出來。當下三人卽刻竄上房簷，四面一看見施公臥房上面立着，一人手內提着單刀。黃天霸一見，便大聲喝道：「蔡天化小子不要走，你認得黃天霸老爺麼？」只聽蔡天化答道：「天霸！你這小子不要逞強，咱老爺特來會你，與你比個高低！」天霸一聽大怒，立刻飛過房簷，向着天化就是一刀，天化也不招架，將左手往天霸的刀口上一迎，只聽啵啵一聲，天霸的刀猶如砍在石頭上一樣，天霸說聽不好，趕將單刀抽回，纔要復下一刀，向天化肋下刺去，天化的刀已向天霸胸前砍來，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三十六回

### 衆英雄大戰天齊廟

### 蔡天化小住藏春樓

話說蔡天化黃天霸二人在房簷上交趨而來。一來一往，約有十數個回合，蔡天化暗暗贊道：「人說黃天霸本領高強，果然名不虛傳，咱與他戰了這一會，他并毫無破綻。」黃天霸也是暗暗贊道：「怪不得褚老叔料他武藝高強，果然不出所料，如此扎手，若要捉他倒覺有些費事。」不說二人各自暗贊，且說張桂蘭見黃天霸戰蔡天化不下，也就提着刀飛了過來，出其不意，認定蔡天化肋下就是一刀。蔡天化實在眼快，說聲：「求得好刀！」這一起就望下面一磕，復一轉刀背，將張桂蘭那把刀揪在一旁，趁勢就一刀，向張桂蘭胸前刺到。張桂蘭望後一驚，一轉跳到蔡天化左邊。蔡天化正欲掉轉身軀來戰張桂蘭，天霸已早又一刀，向天化肩背砍到。天化也不躲讓，一面用肩背向刀一迎，一面執定利刃，向張桂蘭便刺。黃天霸見他不避刀槍，心中好生着急，正欲各拿暗器傷他，只見蔡天化說聲不好，已飛下房簷。你道這是爲何，原來賀人傑在對面屋上，見天霸桂蘭二人戰他不

住，便暗暗取出金錢鏢打來，以爲這一鏢打去，必然將蔡天化二目打瞎了，好讓黃天霸好趁勢擒拏。那知蔡天化實在眼快，才將黃天霸張桂蘭兩把刀分開左右，瞥眼見對面屋上有人將手一揚，向他雙目打來，他早已知道了有了暗器，如果要讓是萬讓不去，只得說聲不好，將頭一低，一個箭步，跳下屋去。黃天霸一見他飛下房簷，也就取出金錢鏢射，任你什麼暗器，要想在他身上，都不能傷他，只有兩處就飛出袖箭，向他腦後射來。那知蔡天化他練的本領，不必說金錢袖射，任你什麼暗器，要想在他身上，都不能傷他，只有兩處地方是他的要害，那兩眼兩腋，他是刻刻防護著的，所以賀人傑將金錢鏢打來，他便趕緊跳了下去。蔡天化正跳落地面，只覺腦頭腿上都還有兩樣暗器打到，他也毫不介意。却好關小西舞動折鐵倭刀，從施公臥房內跳了出來，接住蔡天化，便殺黃天霸。張桂蘭見兩般暗器俱傷他不得，也就嘆嘆一齊飛將下來。却好郝素玉又舞動繡鸞刀前來助殺，賀人傑也從對面房簷上直竄下來，五個人將蔡天化圍圍圍住，在院落中間大殺起來。只見蔡天化抖搜精神，力戰五個，毫不介意。門了有一個時辰，不但拏他不住，且未曾傷他分毫。此時却惱了關小西大喝一聲，舞動折鐵倭刀，向蔡天化左右前後亂砍下來。蔡天化一面迎敵，關小西的那把刀，一面防護着自己的要害，得空還要向黃天霸等人還上一刀。就此又鬪了好一會，只見關小西的那把折鐵倭刀，本來鋒利無比，又兼他殺上氣來，將吃奶的力氣，皆貫足在這把刀上，因此一撇手，向蔡天化頂門劈下。蔡天化見這一刀甚是利害，趕將手中的刀望上一迎，不意關太的刀用力過猛，又因鋒利異常，也算得削鐵如泥，砍毛即斷。蔡天化的刀才迎靠上去，只聽啍啍一响，又聽噹哪一聲，那把刀已折成兩段，拋在地上。蔡天化知道此刀利害，將自己的刀折斷，手無寸鐵，何能廝殺？也就不敢戀戰，抽個空舉起雙拳，先向賀人傑面門打來，虛幌了一下，賀人傑趕緊望開一讓，蔡天化回手一拳，出其不意，認定黃天霸肩背上一擊，黃天霸冷不提防，被中了一拳，哎呀一聲，才倒退兩步。蔡天化就趁着這個空兒，已飛上房簷，大聲喝道：「爾等這些小子，有胆氣的，明日到天齊廟內，與咱再比個高低，咱今去也！」說着就竄房越屋，早已不知去向。此時已將天亮，各人也安睡一會。次日起來，施公復聚眾議道：「蔡天化如此利害，若不設法將他拏住，不但是心腹之患，而且閭閻必定受害不淺。」黃天霸道：「副將等今日準備會合全力，前往天齊廟捉拏，若不將他擒住，誓不回署。」施公道：「黃賢弟此言差矣！吾料蔡天化，今日必不在天齊廟內，昨日所言，是其詐也。」褚標道：「大人雖料得不錯，在老民看來，蔡天化必不逃走，他正要在這大顯武藝，若就此逃去，他還恐惹人恥笑，今日正該會合全力，前往擒拏，且到那裏再行見機而作。」施公道：「既是老英雄所料如此，本部堂之意，還要請老英雄同他們一行，不知老英雄，尙肯臂助否？」褚標道：「老民當得效力。」於是大家飽餐飲食，一齊帶了兵刃，出了衙門，直往天齊廟而去。不一會已至天齊廟內，大家一擁而進。蔡天化是早已預備，知道他們今日必來，一

見大家進來，即便迎出，向衆人說道：「咱們今日比試，還是大衆齊上？還是輪流而來？」褚標聽說，趕着應聲說道：「咱們各人與你各鬪五十合，輪流轉戰，爾敢應承麼？」蔡天化道：「就便是一百合，却又何妨，誰先過來見個高下？」話猶未了，只見金大力手舉齊眉鐵棍，跳上前來，認定蔡天化頂門，就是一棍打將下來，蔡天化說一聲來得好，趕着將雙刀望上迎住，身子向旁邊一跳，趁勢一個猿猴摘枝，先將左手刀向金大力面上一幌，金大力趕着用棍來迎，蔡天化已將右手的刀，向金大力腿上刺去，金大力躲閃不及，小腿上已著了一刀。李昆看得真切，大喝一聲，跳了過來，手起刀落，直向蔡天化砍去，招攔隔架，戰有三十餘合，李昆看看抵敵不住，計全即提着刀，上來輪換。李昆計全二人，又勉強戰了二十餘合，也是不能取勝。大家皆輪流已遍，蔡天化並未分毫受傷。此時大家皆已緊了一齊擁上你一刀，他一鎚，你一拐，他一劍，更有許多暗器，如李昆的彈子，張桂蘭的袖箭，黃天霸的金鏢，郝素玉的軟索鎚，皆紛紛打下，毫不中用。賀人傑也就將金錢鏢掏出手，一揚直向蔡天化兩腿飛來。蔡天化看得真切，就趁此借味，先將頭一低，讓過金錢鏢，復大笑一聲道：「爾等這些本領，咱已你領教過了。各種暗器，咱也見過味兒了，咱可要去飲酒吃飯去了，咱們再會罷。」說着兩腳一蹬，由平地飛上屋簷。黃天霸等一見，也趕着一個個追了上去，穿屋越房，趕了許多地方，終是趕他不上。忽然見蔡天化望下一跳，黃天霸也就趕了下去，登時就不知去向，只急得黃天霸等怒目咬牙，與他誓不兩立。此時那蔡天化已不知去向，只得又各處搜尋一回，終不見個形迹，大家復又會合一齊趕回衙門，再作言議。那裏曉得黃天霸等，才到衙門見了施公，正欲回明情形。施公已拿出一張簡帖，遞與天霸等人觀看。大家環視一遍，只見上面寫着：「咱蔡天化特地前來給你送信，黃天霸等那班小子，皆被咱殺敗，你可再請武藝高強的人，前去捉咱。咱限爾一年，如若捉咱不住，咱就要把你捉去了！」大家看罷，又恨又愧，好不難受，連褚標也覺慚愧起來。施公見他們俱有愧色，反用好言安慰了一會，大家才退了去，互相議論設法捉拿天化不表，再說天化自從天齊廟別了衆人，又到施公那裏留了柬帖，他便緩緩行去，仍暗暗回到天齊廟內，取了些銀兩，帶在身旁，復又出去，廟內和尙一個都不知道。天化復出了廟門，心中一想：「咱此時往何處去呢？不若前往藏春樓取樂一回。」蔡天化如何取樂，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七回

#### 妓女無心窩留巨盜

#### 狗兒畏罪首告強徒

話說蔡天化要往藏春樓取樂，你道這藏春樓是何所在？原來這藏春樓是淮安城內數一數二的妓館，館內有十數個妓女，皆是名震一時，惟有一個金玉姑，更是超羣出衆。蔡天化初到淮安，他就到了那裏住了兩宿，這兩日與施公那裏兩相爭鬥，因



此未去；現在已與黃天霸等比試過了，他便來與金玉姑取樂，等至天黑，天化便走了進來。鴉兒龜奴見是熟客，也便笑迎出來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蔡二爺，請裏面坐罷！」說着就迎了進去。蔡天化走進金玉姑房內坐定，早有人送上茶來，蔡天化問道：「玉姑娘往那裏去了？」當有鴉兒答道：「方才被河坊街五八老爺家接去陪酒，一會兒就回來的，你老請坐一刻，小的們先去叫兩個姑娘來陪着。」蔡天化道：「很好，快出叫來！」鴉兒答應轉身出來，就喊了兩個進去，蔡天化一看，見那兩個，一個是十七八歲，一個是十四五歲，雖不如金玉姑美貌，倒也不甚討厭。只見那兩個妓女走到面前，先請了個安，站立面前，低聲問道：「老爺貴姓？」蔡天化笑道：「咱姓蔡。」便隨問那兩個道：「你們喚什麼名字呢？」十七八歲的道：「我喚小紅。」那十四五歲的也答道：「我喚小寶。」蔡天化便將小紅小寶一手拉一個，兩膝上坐下，又問小寶道：「你今年幾歲了？」小寶道：「我今年十四歲。」又問小紅道：「你今年多大年歲了？」小紅道：「我今年十七歲。」蔡天化道：「你兩個會唱曲子嗎？」小寶道：「我是才學的，唱的不好。小紅姐姐唱的絕好的京調。」蔡天化聽了大喜，就叫小紅去唱，小紅也不推辭，就叫人取了一把胡琴過來。小紅接在手中，且先拉了一會，就將胡琴上的絲子較準，然後調著腔，唱了起來。蔡天化一面靜聽，一面與小寶說：「一會子小紅唱完，蔡天化喊了一聲好，便問小紅道：「你唱的是唱的好極了，可是咱但知道你唱的好，可不知道你唱的是些什麼？你告訴咱罷。」小紅吹嘴笑了一笑道：「你老別客氣罷，我知道我不會唱，還請你老包函些兒。」蔡天化聽說也笑道：「咱真不知你唱的是什麼，誰騙你來，你快講罷！」小紅道：「我方才唱的是捉放曹。」蔡天化道：「這捉放曹是怎麼一回事兒？你明白的說了罷！」小紅道：「是曹操先裏陳宮捉住，後陳宮又把放曹，就是這麼一回事。」蔡天化道：「原來這就喚捉放曹。」又問小寶道：「你會唱什麼呢？」小寶道：「我是更不會唱的。」小紅道：「他的崑腔唱的最好，你老叫他唱罷。」蔡天化聽着，就逼住小寶唱崑腔，小寶推辭不過，只得央着小紅吹笛，他也唱了一齣佳期。蔡天化聽了，更是一句不懂了，又笑問道：「你這一個把戲兒好不悶人，只管啣啣咧咧，糊塗不清，究竟唱的是些什麼？」小寶道：「是唱的一齣佳期，在唐朝有個鴛鴦小姐，給張公子瞧見了，那時張公子就愛上鴛鴦，要與他成就好事，爭奈不得到手，却也好了鴛鴦有個丫頭，喚作紅娘，張公子就買囑了紅娘，給他牽馬。紅娘就答應張公子，把鴛鴦的心說動了，這日紅娘就約定了張君瑞公子，在花園書房內相會，他又把鴛鴦約了出來，給他兩人成就好事，他自己却在書房外面等着。這曲詞全是紅娘在此思想，那張生鴛鴦兩人在裏面的動靜，後來有人編首曲子，就叫做佳期。」蔡天化聽罷大笑道：「原來就是這樣。」正說之間，只見門帘一掀，走進了個人來，笑着說道：「蔡二爺，你爲什麼這許多時，都不到我這裏來？貴忙嗎？」蔡天化見說是玉姑回來，趕着撇了小寶小紅，迎上前去，一伸手將玉姑

的手位住，順便就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將玉姑抱入懷內，先將他的臉看了一遍。說道：「你今日的酒飲得不少了，你那春心想也要動了？」玉姑見說，兩手將他推開，走了過去，在對面那張椅子上坐定，便問道：「你還沒有吃飯嗎？」蔡天化道：「便是咱要吃飯，也等你回來，咱你一道兒吃，才覺得有趣。」金玉姑聽說，便笑着說道：「隔了有半個月才來，還要說這些米湯話，你不怕臊麼？」說着便掉轉頭來，向着小紅小寶謝道：「有勞二位妹妹給我陪客了！」小紅小寶答道：「一家之人，何必這樣客氣？」說着就站起身來，向蔡天化道：「二爺請坐，我們少陪了。」小紅小寶要走，被蔡天化留住，當下就叫人擺上酒來，金玉姑小紅小寶陪着蔡天化，四人同飲，說不盡那一般快樂，不表天化飲酒取樂。且說這院內有個打雜的，喚作胡狗兒，可巧叫他到金玉姑房內上茶，他一進了房，見着蔡天化就是一怔，蔡天化却不會留意。胡狗兒上了茶，趕着跑到領班的房內，悄悄向領班的王二說道：「二爺，咱們院內要出事了！金玉姑房內，現今接了一個強盜了！」王二一聽，慌忙問道：「你這是什麼說？」玉姑娘房內是個熟客，前已來過兩次，還在這裏住了兩宿，你怎麼說他是強盜？」胡狗兒道：「他不是姓蔡嗎？」王二道：「他正是姓蔡。」胡狗兒道：「那更不錯了！」王二道：「你怎麼知道他是強盜呢？」胡狗兒道：「昨日我尋買老爺去，才走到天齊廟門外，見那廟裏擁着許多人，我便問作甚麼呢？就有人說道：『施大人派了黃副將等一千英雄，現在在廟裏捉拿什麼採花大盜蔡天化。』我聽見這話，就擠進廟內，躲在旁邊偷看。但見黃天霸老爺，還有十幾位老爺，兩位女將，都在那裏與蔡天化廝殺，鬥了有兩三個時辰，忽見蔡天化就平地上跳上房簷，逃走了，黃老爺等人也就追趕上去，我看了一會，見不會拿住蔡天化，我就回來了。方才到金玉姑房內上茶，見着那個客人，正是採花大盜蔡天化。所以特來告訴二爺，好早些作準備，不要被施大人那裏的人知道了，說我們家窩藏大盜，那些罪名是洗不清了！」王二一聽，已是嚇得魂不附體，忙與胡狗兒商議道：「據你這樣說，你有什麼好主意呢？」胡狗兒道：「在我看來，去到施大人那裏趕緊報告，請他老人家派人前來捉拿，無論拿得住拿不住，我們就可沒事了。」王二聽說，又道：「既這麼說，你就趕緊前去一趟，請他老人家那裏派人來拿。」胡狗兒道：「我去是去的，但是我們家裏不必驚動第二個人，也不要告訴還照常關門，與平時一樣，若把他驚走了，等到施大人來捉他已逃走，那時我們必然說我們賣放，我們還是個不了。」王二答應，胡狗兒便立刻出了門，一口氣飛跑到漕督衙門，先到門房裏，向那個值門的說道：「大爺小的姓胡，名叫胡狗兒，是藏春樓妓館裏打雜的，特地前來有要事的機密事，跪稟大人，請你進去稟一聲，還不可遲緩。」那值門的見說，又看胡狗兒那種慌張樣子，忙問道：「你有什麼事，你可先告訴我，好給你進去稟大人。」胡狗兒沒法，只得向着值門的臣邊低低說道：「蔡天化現在我們家裏呢，請大人前去捉罷！」那值門的聽說，不敢怠慢，遂立刻飛跑了。

進去裏明。施公一面傳密令黃天霸等，一面將胡狗兒喚了進去，問明一切。胡狗兒見了施公，先磕了兩個頭，然後細細裏了一遍。施公大喜，即命施安取了五兩銀子，賞給與他，等各人來到，叫他帶領同行。不一刻，黃天霸等人得了這個信息，大家都一齊而至，一個個見了施公，問明一切，立刻就叫胡狗兒帶路，飛奔往藏春樓而來。畢竟蔡天化能否擒住，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八回

### 落妓院強盜誤遭擒

### 解公堂淫徒再逃脫

話說黃天霸關小西計全李昆金大力何路通李七侯褚標賀人傑王殿臣等十一人，跟着胡狗兒飛奔向藏春樓而來，不一刻已到。當由胡狗兒先走進去，悄悄的去告訴合院人等，并先招呼他們，切切不可聲張。合院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一個個會皆屏風，皆當作不曉得一樣。胡狗兒復走出來，將黃天霸等人帶了進去，指明所在。胡狗兒復又出來，將大門仍然關好了，自己便躲在旁邊。黃天霸也就悄悄的與大家議道：「我與李五哥李賢弟三人先上樓去，計大哥與賀賢姪可躡足潛蹤，在樓屋上面接應。褚老叔關大哥王大哥郭大哥四人可在樓下把守。難得有此機會，此番若再捉不住他，我們就枉爲人了。」大家答應稱是。於是黃天霸李昆李七侯計全賀人傑五人，就將腰帶束了一束，計全賀人傑二人，首先一個箭步，就飛上屋樓，真如風吹落葉，一些聲息全無。接着黃天霸李昆李七侯三人，也就飛上樓屋，就着簷口用了個猿猴墜枝的架落，倒掛下來，隔着樓窗一看，見房裏尚有燈光明亮，各人取出扑刀，轉轉的將樓撥開，三人齊下房簷，又用了個燕子穿簾的勢，由樓穿內穿入房去，還是輕輕的躡足潛蹤，腳踏實地，見上首桌上點着一燈，李昆急將薰香取了出來，就燈上點着，順便嘆一聲將燈吹熄，三個人尙未動手，斂聲屏氣，又聽了一會，只聽那牀上呼聲如雷，又聽見接連兩個鼻嚏。黃天霸知道他已受了薰香的氣味，因此睡熟過去。黃天霸等三人進來，他便一些兒都不知道。黃天霸等知道他已動彈不得，即拔出刀來，跳至牀前，將帳門一掀，李昆把火種一亮，只見蔡天化緊抱着金玉姑並頭而睡。黃天霸趕上前去，即將蔡天化兩手撥開，把金玉姑向牀裏一推，又把一條薄被掀起半邊，但見蔡天化赤條條如死的一般睡在牀上。黃天霸急將單刀提起，在蔡天化腿上用足了力，連擱了四五下。只見蔡天化的兩條腿亂動了幾陣，並未有甚傷痕。黃天霸等見了，也覺詫異，當下那敢怠慢。李七侯便在旁邊衣架上，取了一件衣服，把蔡天化的身下蓋起來，即刻取了繩索，將天化翻過身來，四馬倒攢蹄網了結實。此時黃天霸等三人，隨時把他放下，隨即招呼屋上，計全賀人傑聽見，也就由樓窗內進去。李昆又將火種取出，把燈點了起來。褚標同關小西等在樓下，也知道蔡天化已擒住，便招呼了合院的上下人等起來，藏春樓的人聽見招呼，也知道蔡天化捉住，大家也把心放了下来，一個個尋着火種，各處的

燈光重復點起這一驚動便嚇壞了許多住客。那些住客從睡夢中驚醒，聽說捉住強盜，只一嚇却也非同小可，只嚇的他們亂抖，跪在那裏，不住聲的求大爺饒命呢！且不說各住客妓女搗母等亂紛紛，再說黃天霸等，見合院的打雜人等，俱已起來，各處的燈光，俱已點得明亮，當下即會合了大家，先將蔡天化送下樓來，一起在那裏看守。等至天明，再行押解回衙，聽候施公發落。一面又叫院內的搭兒取了涼水，上樓去將金玉姑胸膛前用涼水噴了，將他喚醒。搭兒答應，立刻取水上樓，如法泡製，果然不到半刻，金玉姑已是醒來，睜開二目，不見了住客，只見院內的老鴛在那裏叫喚。他便問道：「媽媽，你在這裏做什麼？」蔡二爺如何不見他到那裏去了？」鴛兒見問，便答道：「姑娘再不要提那個蔡二爺了！你道他是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著名的大盜，喚作什麼蔡天化，幸虧胡狗兒送信去，已被施大人那裏的人捉住了，此刻放在樓下呢！我也是施大人面前那位黃老爺叫得上來，將姑娘喚醒，怕的是等到天明，還要將姑娘帶去，一同審問呢！姑娘你可不要怕，如果你帶去審，你千萬不要說別話，只回他個接客是有的，其餘一該都不知，保管你沒事的。萬萬不可說出胡狗兒前去報告的話來。」金玉姑聽了這番話，真個嚇得三魂少了二魂，七魄只有一魄，不覺大哭起來。那搭兒趕着又安慰了一回，金玉姑這才不哭了，便胡亂將衣服穿好，坐在牀沿上，一人歎道：「總是我的命苦，既已流落烟花，將皮肉賣錢，還要惹出這一場無辜大禍，只是從那裏說起，又接了一個強盜進門，若果託菩薩保佑，念我苦命，到了施大人那裏，不受苦惱，仍然放我活命回來，我從此就削髮爲尼，死也不吃這碗飯了。」不言金玉姑自說了一回，再說那些住客及各房內的妓女，聽得金玉姑房內接了一個強盜，現被黃天霸等已經捉住，專等天明押解到總漕衙門審問治罪。這一起住客與各妓女才算驚魂甫定，看看已是天明，蔡天化此時業已醒來，知道已經被人捉住，也不悔懊，便靜開二目，四面一看，只見黃天霸等，皆團團的圍住那看守。蔡天化看罷，望着衆人大聲笑道：「你等這一起小子，好不慚愧，咱爺爺誤被爾等捉住，終不能算爾等的功勞！」黃天霸等聽說，也出口罵道：「狗強盜，任你胡作胡爲，也有了今日，眼見得死在頭上，還敢逞強！」蔡天化復又笑道：「這皆是爺爺眷戀烟花，偶爾大意，才被爾等這一起小子捉住，不然任爾等再用平生之力，也不能損動咱一根毫毛。如爾等這些沒用的東西，說情給咱爺爺做兒子，咱還不愿意呢！」當下豬標便向天霸說道：「咱們可以回去了。」黃天霸答應一聲，立刻吩咐藏春樓的人，取了一根杠子，就將蔡天化四馬攆蹄倒抬了起來。又命將藏春樓的領班王二、妓女花玉姑二人帶了，便一齊押解出門，直望總漕衙門而去。回到衙門，黃天霸先進去稟報。施公得知蔡天化已經捉住，立刻升堂，先將領班王二、妓女金玉姑帶上堂來，審了一遍。王姑王二只認了個接客是實，其餘一概不知情。施公早已知道，也就不再追問。即命二人跪在一旁，喝帶蔡天化審問。蔡天化到了公案面前，仍是四馬倒攆蹄那種樣。

子，並不等施公問他，他便向着施公說道：「施不全！你不要問了。咱爺爺說誤被你手下的那一起小子捉住，你就照例問罪罷！咱也不有別樣口供，就是一個採花大盜，所做的案子，咱也記不清楚，多著呢！」施公也不望下追問，就照他的話錄了口供，當時就提了硃筆，判了個斬立決，即刻要就地正法。黃天霸等一見施公判下個個抖擻神威，雄糾糾，氣昂昂，立刻重新背綁。忽見蔡天化大笑一聲，向衆說道：「爾等小子不要追趕，咱爺爺去也！」說時遲，那時快，話猶未了，只見綁他的那根繩索一段段堆在地上，蔡天化已飛身上了牌樓。黃天霸等說聲不好，也就立刻追了上去。蔡天化一見早已搗了許多瓦塊，紛紛擲將下來，黃天霸等反被打傷了兩個，不能進前，轉眼間已不見蔡天化的蹤跡。畢竟如何再拿，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二十九回

老褚標兩議捉強徒

蔡天化一心訪名妓

話說蔡天化武藝高強，在公堂以上，掙斷綱綁繩索，復行又逃脫，當由黃天霸等奮勇追趕，已經不知去向，仍舊在逃未獲。黃天霸等只得依然回到衙門，在施公前請罪。施公道：「諸位賢弟不必介意，蔡天化當堂逃脫，諸位不可稍懈，竭力購線擒拿才好。」黃天霸等齊道：「副將等仰蒙大人寬宥，不加疎忽之罪，副將等雖赴湯蹈火，終要將蔡天化復行捉住，但不知該盜今日逃走，又向何處藏身，須得暗地緝訪，得有消息，才可合力去捉，此非急切之事，還求大人寬限才好。」施公道：「諸位賢弟但須各處購線，加意擒拿，不必定限日期，只要將他捉住了就是。」黃天霸等道：「以副將的愚見，擬求大人飭令閉城三日，并通飭各客店妓館酒樓，以及庵觀寺院，一律知悉，遇有面生可疑之人，前去游玩，沽飲投宿等情，趕緊前來稟報，仍飭令各地方地保認真查察，并通飭鄰境各府州縣營汛一體懸賞，設法擒拿，或者易於爲力。」施公聽罷，也就答應一面飛飭各城門暫閉城三日，一面懸示曉諭，合城居民關閉城門，細爲搜擒，在逃巨盜蔡天化，以安衆心，并飛飭隣境各府州縣營汛一體協拿。黃天霸等即刻就退出衙門，先在城內分頭查訪一遍，到了晚間，各人又暗地在酒樓妓館，菴觀寺院，加意訪查。一連訪了問日，毫無形迹，只得據情稟告施公。再行購線，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蔡天化由公堂脫逃之後，當時因手無寸鐵，又兼身無衣服，便在一僻靜所在藏躲起來，到了天黑，打算仍暗地回到天齊廟中，去取他的衣服。及至走了城下，見城門已經關閉，他便越城牆而去，悄悄的到了天齊廟，換了衣服，取了銀兩，又將兵刃藏好，挨到天明，也就向別處去了。暫且按下，再說黃天霸等，雖各處購線緝訪，仍然毫無消息。這日，褚標便與施公議道：「黃天霸緝訪無著，不知他現在何處，在老民的愚見，思得一法，可以訪他前來，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道：「老英雄既有妙策，也可大家商量而行。」褚標道：「蔡天化來去無蹤，又不知他窩藏何處，老民意

在鄰境擺一擂台就假大人之名，欲招衆天下英雄，上爲國家儲材，下爲蔡天化逃逸無蹤，合力用心，設法捉拿。蔡天化是個自恃才能的人，一聽了此言，居心要在大眾前顯個武藝，必定前來打攘，那時再合全力捉他，或者可以捉住他。况擂台一開，天下有武藝的英雄，也就聞風而至，因此得兩個出衆的武藝，出衆人幫助，也說不定。施公聽了此話，雖未一定答應，也有些道理，當下便說道：「老英雄所言，雖甚有理，本部堂且再商量是否能行，便請老英雄作爲台主。」褚標聽說，覺得有些不大願意，也只得說道：「大人且商量定了，再定行止也好。」說罷退出，過了兩日，施安送進一角公文，施公打開一看，是淮安府轉據東縣詳稱，該縣義勇村武舉曹德彪請設擂台，欲招取天下英雄，給他的女兒曹月娥擇婿，稟請東安縣，東安縣不敢自擅，所以誠明施公將這公文看罷，當下就將褚標、黃天霸等傳到書房，與大家說明此事。黃天霸道：「大人的意下如何呢？」施公道：「前承褚老英雄擺設擂台，以爲可以誘捉蔡天化，本部堂明知此計甚妙，無如建造擂台，不無耗費庫款，因未及遽行照辦。今既該府縣詳稟前來，本部堂便想將計就計，批准下去，讓他們自行搭蓋，等到臨期的時節，如果蔡天化慙不畏死，敢到該縣擂台，那時再將他設法擒拿，如果曹德彪父女果真武藝出衆，請他幫同捉拿，諸位賢弟及褚老英雄以本部堂之言爲如何呢？」褚標欣然說道：「大人就此批准下去，到了臨期，蔡天化包管前去，那時假務要將他捉住的。」施公聽說大喜，當下就將淮安府的來文批准，發了出去。褚標等人也就退出一個個摩拳擦掌，準備前往東安縣打擂台，捉拿蔡天化，暫且按下。再說蔡天化這日到了河南，開封府尋了客店住下，當有店小二前來招呼，蔡天化即叫他先打二角酒，揀兩件有口味的菜來。店小二答應下去，當下拿了二角酒四碟菜，擺在桌上。蔡天化將酒斟了一杯，端在手中喝了一口，又揀了一筷子菜吃了下去，便問店小二道：「你姓甚麼？」小二道：「咱姓洪，名喚洪四。」蔡天化道：「你是這本地人麼？」洪四道：「咱就是本城的人。」蔡天化道：「咱且問你，這河南古稱繁華之地，想那烟花中的所在，定是不少，你可知道蘆裏那一家有出色的好媳婦兒麼？」洪四見問，不知這媳婦子就是婊子，原來關東一帶的婊子，皆叫媳婦子呢。洪四便問道：「你老說媳婦子，這是怎麼講？」蔡天化道：「你不懂麼？咱告訴你，這媳婦子就是婊子的別名，咱們那裏皆是叫他媳婦子的。」洪四聽了，這才明白，當下答道：「你老不知道，這裏人叫婊子是喚做粉頭的，你老既問有什麼好出色的粉頭，這裏粉頭却也不少，皆是些家常貨，只有枇杷巷、柳二家新到的一個粉頭，喚做花月英，是南邊人，今年才有十五六歲，生得真是美貌異常，而且唱得一口頂好的京調，咱們這裏那些鄉紳老爺們，誰不與他來往，還給他起了個綽號，喚他做蓋河南。因此這花月英，就高抬聲價起來，平時見了客，真要那客人模樣兒好，錢鈔兒好，方肯招待，他若有一件，不到他見了一面，第二次再也不肯出來陪他了。還要一件，若是有人要在那裏住，宿

除去外面的使用不算，他要三十兩一夜，還要客人是個標臉。若生得醜陋些，便是三百兩。他也不肯給他住宿，生得可真出色的，就是那性情兒太傲些，眼睚兒太大些，瞧不得起人。」蔡天化聽了，暗道：「咱不管他性情見傲，眼睚兒大等一會兒，咱便去他那裏會他一會；他果然殷勤相待，咱就使三十兩銀子，在那裏住下，也不算什麼大事；他若有些兒不到，咱便黑夜裏去與他宿了，他又怎奈何？」心下想罷，便向店小二說道：「批把巷離這裏有多少路嗎？」店小二道：「離咱們這裏不遠，出了門向東走，彩衣庵，過落星橋，再向南一直走，過雙珠巷，再向西就是批把巷了！不過只有二里之地，你老要去嗎？」蔡天化道：「咱正要見識見識。」店小二道：「你老即要去，咱給你老領道兒便了。」蔡天化道：「好等咱飲過酒，你便領咱前去。」店小二復又笑道：「咱可真發昏了，和你老講了這半天的話，還不會請教你老尊姓，咱可不該死嗎？你老貴姓呀？從那裏兒到此也得見教。」蔡天化道：「咱姓蔡，由關東到天津山東徐州淮安有事，現在剛從淮安到這裏，做些買賣生意，尋找兩個朋友。」店小二笑道：「走了出去一會子，蔡天化酒已吃完，便喚店小二領他去訪着花月英，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四十回

#### 安東縣德彪擺播臺

#### 萬家村光祖訪良友

話說蔡天化飲酒已畢，將包裹安頓停當，即令店小二洪四領他前往批把巷，訪那粉頭蓋河南。一路行來，不到半個時辰，已至批把巷內店小二洪四走到柳二家門首，正欲推進去，忽見兩扇大門上，貼着府縣的封條。洪四看罷，不勝駭異，因轉向蔡天化道：「你老可來得小巧，不知怎麼他家門上貼了封條，想是鬧出事來，被府縣封了。」蔡天化聞言，甚為不樂，因道：「你去左右的人家打聽打聽，看他所犯何事，被府縣官封門，現在搬往那裏？」洪四答應，即走到貼鄰王二和尙家問了一遍，才知柳二家被封的緣由。洪四便將此事告知蔡天化，一遍蔡天化聽說，暗道：「咱若有日，碰見那個縣官，若不將他一刀殺死，咱也不能消今日之恨。」又問道：「這巷子裏還是柳二家一處，還有別處可去麼？」洪四道：「咱去問話的那一家，叫作王二和尙，也是個做這個買賣的，他家也有幾個粉頭，也還下得去，不過不如花月英罷了。」蔡天化道：「既然如此，你且領咱到他家去要一會兒罷。」洪四答應，便領了蔡天化到了王二和尙家內。那些龜奴鴉母兒來了一個生客，又兼洪四暗地與王二和尙說了兩句，無非我的蔡天化是一個做買賣的客人，若將他接穩了，定是一位大財主。王二和尙聽了此話，更加酬應不迭，將蔡天化先領到客廳上坐下，隨即喚出七八個粉頭，蔡天化一見，都出色，勉強挑了一個，喚作林二寶。當下林二寶便將蔡天化領到自己房內坐下，早有人獻上茶來，林二寶又問了蔡天化的尊姓，蔡天化也就問了他的名字。這林二寶雖然不甚出色，卻是孌娜異

常一派言語，居然把天化籠絡住了。當下蔡天化即叫洪四回店，將包裹物件看守好了。洪四也就回去。天化這夜就宿在林二寶姑娘那裏，到也頗覺有興。暫且按下。再說淮安府東安縣，這日奉到施公的批示，見曹德彪稟請擺設擂台，已蒙施公批准。當下即飭知曹德彪去後。曹德彪歡喜無恨，也就揀了地方，擇定日子，喚了工匠營造起來。約有一月光景，擂台已搭好。曹德彪一面貼了招帖，一面稟報三月初一日開擂。五月初一日收擂，由縣通報上去，只見滿街招帖上寫道：

爲擺較擂台，招聚英雄事。今有淮安府安東縣義勇村曹德彪，擺設擂台一座，擇於三月初一日開擂，五月初一日收擂，凡屬四方豪傑，天下英雄，如有願前來比試者，有能打台主一拳，敬送花紅銀五十兩，踢台主一脚，送花紅銀一百兩，能將台主打倒，或拋落台下者，除送花紅銀五百兩外，不論官商紳庶，富貴貧賤，仍招爲塔。如果技藝平常，希圖微倖前來，著本台主打傷及死者，只給棺殮，概不抵償。業經稟請

各大憲照准立案，合再通知，凡屬英雄豪傑，有願來此比試，務望如期而來，切勿觀望自誤。本台主曹德彪特白。

這道招帖一出，不但鄰境四方知道，就是各省各府一傳十，十傳百，盡皆知道了。却說朱光祖自從與殷家堡議和之後，便各處閒逛，或尋找他的朋友，或到名勝地方遊玩一面，倒也消閒自在。這日偶然想起舊日的一個好朋友萬君召起來。這萬君召你道是何人？就是落馬湖困施公猴兒李配的女婿，他的綽號叫鐵臂哪吒，江湖上却是大大的有名，而且武藝高強，却與鳳凰張七以及褚標朱光祖等皆是至好的朋友。從前也是綠林中的豪客，後來掙了些錢財，他就洗手不做，那件買賣自己在家享他田園之樂。這日朱光祖想起他來，便去他那裏拜訪。却好萬君召在莊見莊丁轉報進去，聽說朱光祖前來，好不歡喜，即刻迎接出來，老遠的招呼，說道：「朱大哥！咱們多年兄弟各在一方，小弟正渴想得很，難得朱大哥前來，真是意想不到。咱兩兄弟好暢話暢談了！」朱光祖也就伸出手來，拉了萬君召的手，也道：「兄弟你好呀！愚兄久已想來，爭奈窮事太多，欲來了幾趟，又中止。今日特來會會你兩兄弟，暢聚幾日。」萬君召道：「朱大哥，你既來了，咱可要作個東主請客，要留你在此一月，你若答應便罷，倘不答應，就不留你了，你就趁早兒走，咱們各幹各事。」朱光祖笑道：「老兄弟，你真是霸王客請了。既這麼說，咱就在此住一月，與老兄弟暢談罷。」萬君召大喜，此時已到了客廳，彼此坐下，有人送上茶來。萬君召就一面命人擺酒，一面問朱光祖道：「老褚標現在施公那裏，還做個什麼官兒嗎？」朱光祖道：「那老兒也古奇得很，施公要給他做官，他定不肯要，却又喜歡住在天霸那裏，遇有什麼難事，給他們商量商量，施公到極器重。」萬君召又道：「天霸他們想皆是得法的了。」朱光祖道：「他們皆是得意的人，不比咱們終老田園的。老兄弟，你可知道施大人那裏，現在還有個小子，是施大人極其賞識的，那個



小子却也怪好。」萬君召道：「是誰呀？」朱光祖道：「是賀天保的兒子，名叫做賀人傑，年紀雖只十七歲，却在得一表非俗，更兼一身好武藝，飛騰走壁，件件皆能。前因盜回印信，施大人就賞了他千總之職，後來大戰殷家傑，那殷龍老兒請咱前去說和，咱又代他作伐，將殷龍的女兒賽花，又匹配人傑，現在還未迎娶。施大人的主意要等賀人傑過了二十歲，才與他們配合起來了。」萬君召道：「賀人傑之父賀天保，當日爲飛抓打死，可是怪慘的，他既有了這個小子，也算他是一心改邪歸正的好報。但是老大哥專善代人作媒，黃天霸的老婆，也是你作的伐，現在賀小子又是你與他作伐，你那喜酒想飲得不少了！」朱光祖笑道：「可不要提這喜酒的笑話罷，黃天霸招親張桂蘭，咱與褚標不過吃了張七一頓酒，後來還說要天霸請咱們的接着就大鬧菊花莊，那時還有什麼空兒，討他的喜酒？可是酒雖不會吃得，菊花莊一鬧，可是給關小西得了一個老婆，那郝其鸞的妹子郝素玉配了小西了。現在張桂蘭與郝素玉兩個，一個是副將的夫人，一個是參將的夫人，居然稱起太太來了。至於賀人傑雖然給他作了伐，殷龍的酒，都是吃過他的了，賀人傑的酒，不必說是一杯，連一杯也不會到嘴呢！」萬君召聽罷，大笑不止。正在大笑，莊丁已擺上酒來，當下即入席痛飲起來，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直飲到皆有醉意，這才散席。二人復又閒談起來，正說得高興，忽看莊丁送進一張字帖來，欲知這字帖上所寫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四十一回

### 見招帖慷慨論英雄

### 說因緣殷勤求壯士

話說朱光祖與萬君召飲酒之後，正閒談得高興，忽見壯丁送進一張招帖，萬君召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安東縣曹德彪擺設擂台，招集天下英雄豪傑，前去比試。萬君召看罷，便遞給朱光祖看。朱光祖看罷，說道：「這擺設擂台，是個大干例禁的事，安東縣又逼近淮安，怎麼施大人不預爲禁止？難道施大人是知道的麼？」萬君召道：「老大哥，你不瞧見招帖兒上明明寫着，業經稟過各大憲批准，遵行，這不是施大人一定是禁的了。」朱光祖道：「這就不解他們是何用意了。」萬君召道：「施大人既准了他，這其中必有個用意，隨後皆可知道。但是那姓曹的，雖然擺設擂台，就我所曉得的，現在也沒有什麼人了。」朱光祖道：「短子中選將軍，也可將就的。」萬君召道：「咱知道有一人，說起這個人來，老大哥也該知道。」朱光祖道：「是誰呀？」萬君召道：「那蔡天化小子，也算過得去了。」朱光祖道：「咱到不知蔡天化是誰。」萬君召道：「說起他來，是飛來禪師的首徒，本領却不在你我之下呢！飛簫走壁，無一件不精，還有一件絕技，會使神工，只要將這神工運動起來，不論你再利害的刀鎗暗器，總不能傷他分毫，只有兩處地方，他是最護着，不使人近的，那時咱才知道。到了去年，咱又因他事去飛來禪師那裏，並不會

見著他，咱就問他到那裏去了。飛來禪師就帶着怒告訴我說：「那蔡天化因不務正業，仗着自己本領，專門黑夜出去各處採花，屢說不聽，本來一定要將他致於死地，後來一想，他如此在外作爲，我即不送他於死地，總有一日要死於非命的。」後來咱走過天津，聞說一帶被害之家實在不少，官府雖然懸賞緝獲，爭奈拏他不住，又不知他是個什麼樣兒的人。那時我就料到他身上，大概是他所爲。現在曹德彪這擂台一設，蔡天化如果知道，他一定是要去的，一來要顯他自己的本領，二則要想招爲曹家的女婿。論他的本領，可是不在人下的，只是他那採花案子太多，怕的有人暗地拏他。」朱光祖道：「這也是他不錯翎毛的壞處，到是殷龍的四個小子，却皆極好武藝，也算下得去，更習正道，這些事毫不有他如不知道打擂的則已。如果知道，那四個小子一定是要去的，除他大小子殷猛已經討了親，其餘殷勇、殷剛、殷強這三個人皆未配婚。他知這個消息，咱料他一定前去，就是他三人自己不願意，殷猛那個小兒，也是要他兄弟去的。老兄弟你在家也沒有事，難得那裏等有這熱鬧，咱們去走一走，瞧瞧熱鬧也是好的。現在開擂的日期已近了，咱們明日就同去走一遭罷。」萬君召道：「老大哥小弟是不去了，料想也沒有什麼熱鬧。還是在咱這裏，咱兩兄弟談論談論還好。老大哥若一定要去，咱也不敢屈留，老大哥一人去罷。」朱光祖道：「老兄弟既不願去，咱也不敢有屈，咱明日可是要去走一遭，等到他們收擂以後，咱再來你這裏住半個月，痛談痛談。」萬君召道：「老大哥，你的年紀雖也不小，還是這樣高興，也罷。老大哥既要去瞧瞧，直到他們收擂之時，可定要到這裏來住半個月，你如失信，咱以後就與你絕交了！」朱光祖道：「那時定來的。」此時夜已深了，彼此安歇，一宿無話。次日天明，朱光祖起來梳洗已畢，與萬君召同用過早點，就辭了君召，望東安而去。出得門來，心中想道：「咱此去何不到淮安施大人那裏走一遭，一來給施大人請安，二來與衆兄弟會晤會晤，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即望淮安進發。不一日已到，大家一見，皆來敘別，當下褚標便問道：「老兄弟，你今日是甚風兒，將你吹來，你可知道咱們這裏的事麼？」朱光祖道：「咱別的事可不知道，只曉得安東縣曹德彪擺擂台，招集天下英雄，前去打擂。咱想這擺設擂台是個大干例禁的事，爲何那姓曹的稟請上來，大人就准他開擂呢？」褚標見問，便將蔡天化如何兩次露名留柬，如何奉命拏捉，如何大戰天齊廟，如何已經拏捉復行逃走，不知去向，如何曹德彪稟請擺設擂台，施公就此意欲誘他前來打擂，那時合力再行拏捉，因此批准的話，前後細細說了一遍。朱光祖這才明白，因道：「原來如此，小弟還不知道其中有這些原故呢！」黃天霸也就說道：「難得老叔前來，正好幫助幫助，但不知蔡天化老叔可曾會過，即不會會過，可知他的刀鎗不入，是何工夫，還求老叔見教。」朱光祖道：「你問這蔡天化麼？咱雖不會見過，也曾耳聞其名，可是他這刀鎗不入的工夫，只有一人可破他，若得此人前來，不患蔡天化不爲所獲，但是這人不易到此，這便如何是好？」

「計全在旁問道：『朱大哥！你說這人可破蔡天化那刀鎗不入的工夫，究竟是誰呀？咱們還可以請得他到麼？』朱光祖道：『這人你們大概也知道，就是猴兒李配的女婿。』褚標道：『原來就是萬君召，他怎麼能破蔡天化那刀鎗不入的工夫呢？』朱光祖便將萬君召所說的話，一五一十細細告訴了一遍。衆人大喜，當即就稟明施公。施公也就立刻將朱光祖請進。朱光祖見了施公，先給施公請了安，然後坐下。施公道：『自從一別，本部堂無日不念及壯士，久思差人前去問候，奈壯士行跡無定，未識究在何所以致有疎問候，實在渴想得！』朱光祖道：『這是民人疎散性成，也少得過來給大人請安，還求大人勿罪。』施公道：『豈敢豈敢！但是方才天霸進來說，壯士有個至好朋友，可以幫拳蔡天化，壯士可即明白見教，以便本部堂飭人去請。』朱光祖道：『大人的明見，若得萬君召前來，蔡天化那是一定拏住的了。不過萬君召尚恐不肯前來，便是大人飭人去請，也未必如期而至，再不然，託故不出，倒是一件難事。』施公道：『既知此說，本部堂親去一踰，昔成湯聘伊尹，二使往聘之，劉皇叔三顧諸葛亮於草廬之中，自古求賢大半如此，某當躬自去請便了。』朱光祖道：『萬君召是何等人，敢蒙大人枉顧，民人倒有個主意，明日可請褚大哥辛苦一躔，到了那裏，切不可說是遇見小弟，就說大人求助之意，務必請你幫助助助；若不肯出來，大人便要親自來請。某後日便要再由此動身，還趕前去，再到他那裏去走一躔，我就說奉大人之命，恐怕你不肯應命，特地着我前來二次奉請，大人可再稍備薄禮，於第三日飭令黃天霸再行前去。他如果見咱們兩人去了，他已經答應前來，便是天霸與他途遇，他定感激大人的知遇。他如仍不肯來，又得天霸前去面請，他見去請了三次，雖實在不願到此，那時也不得不來的。民人的主意如此，不知大人意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四十二回

### 求勇士三顧萬家莊

### 捉盜徒同上淮安府

話說朱光祖獻計，延請萬君召前往安東，協拳蔡天化。施公聞言大喜，當與褚標商議道：『據朱壯士所言，甚是有理，但本部堂仔細想來，恐老英雄如此高年，若再跋涉程途，使某心實不安，還得大家再籌良計才好。』褚標聽說，便慷慨說道：『老民荷蒙大人如此恩德，正當竭力圖報，况此去萬家莊並無多路，不過三日即到，老民何敢推辭。』施公聽說大喜，因道：『老英雄既肯前往，那萬君召重以台命，必然是肯來的，今日也來不及了，便請明早起程罷。』褚標聽說答應，大家一齊退了出去。施公又命施安預備黃金綵緞之類，以便兩日後，交給黃天霸帶往萬家莊。到了次日，褚標即告辭先行，接着朱光祖、黃天霸亦陸續就道。這日褚標已至萬家莊，當有莊丁報進，萬君召聽說褚標前來，心中頗為疑惑，即刻跟着莊丁迎接出來，笑道：『褚老叔，咱們

有好兩年不曾相見。你老今日甚風吹來。」褚標也笑道：「便是老朽也刻刻記念得很！今特有事奉請，所以不辭千里而來。咱們且到裏面再談罷。」說着，二人走到客廳，見禮已畢，分賓主坐下。莊丁獻茶已畢，褚標就將施公之言說出。萬君召聽了，哈哈大笑：「你老豈不知咱無意於人世麼？雖蒙施大人如此謬賞器重，但是咱絕無技能，不敢承此重責，仍望另延高士建立功名，某不勝徼倖。」褚標聽說，因道：「賢姪此言差矣。賢姪英勇過人，天下之大，誰人不曉？難道施公誠心慕訪，正賢姪如遇之時，何必委心田園，願作農夫以終世？賢姪雖功名心淡，無意取求，在老夫看來，正宜見機而作，者泥於結隱，竊爲賢姪不取焉。還請三思，勿過拘執才是。」萬君召道：「老叔勿急，容某再達鄙意。老叔當自明之。」褚標此時見他故意不行，不覺氣望上沖，因道：「賢姪無須故意推辭，如蒙見允，請以一言，若竟不行，亦請一絕。某當即告辭，勿作老厭物有擾清况。」萬君召笑道：「老叔何太逼迫耶？無論行止，也得容某三思，而况某與老叔闊別數年，今既前來，某亦當聊盡東道，切勿相拒太甚，使其汗顏。」說着，卽命擺酒。不一刻，酒已擺上，此時已是下午，二人就入席暢預，絕不再談此事。飲酒已畢，將已二鼓，萬君召就請褚標在書房安歇，褚標也就去安睡去了。到了書房，暗自想道：「這廝太可惡，咱若在少年，聽了他這些言語，早已與他絕交了，且待朱光祖明日到此，過他如何，再作計議。」一宿無話。到次日，又聞萬君召行止如何，萬君召仍無決斷。褚標也不追問。時將午刻，只見莊丁報進說：「朱光祖來了。」萬君召一聽，好生詫異道：「他去未許久，何以又來？」當令莊丁去請。少刻，朱光祖走進，正欲與萬君召說話，忽見褚標在旁，故意說道：「小弟前去奉候，不意未遇，後聞施大人見議，說是老哥已到這裏，來請君召兄弟，彼時小弟不知何事後，又聞施大人說出蔡大化那番事來，這才明白。小弟當時就對施公話了一句無意話，但道大人雖派褚某前往萬家莊，那君召兄弟是個不管閒事的人，恐怕未必肩來。那裏知道把這句話說出，施大人卽問小弟道：「想是你與萬君召壯士也是要好的朋友，既如此說，褚老英雄一人既未能將萬壯士請來，還請你再去一蹓，幫同褚老英雄前來說項，務要將我求賢若渴之意說出，必定請他前來，倘再不行，我卽親自前往放那劉皇叔三顧草廬之事了。」小人被你家大人纏繞不過，只得尊諭前來，遲請咱們君召兄弟。但是咱一路想來，既有老哥這老面子，又兼大人那種誠意，想君召兄弟一聞此言，定是願意前往。咱不過既蒙大人之託，不得不到此一行，都算是來過一蹓了。」說着，又望君召說道：「老兄弟何日啓行呢？」萬君召聽了，也覺好笑，暗道：「他們做成圈套，前來誘我，這是何必呢？但既如此，若再拒絕，就對不起朋友了。」因道：「朱大哥，昨日小弟與褚老叔談了一日，小弟本不願去，後因褚老叔再三相勸，小弟雖未明言，本擬過了明日，後日與褚老叔前往。但去雖去，設若其功不成，還求二位善爲說辭，請大人格外寬宥才好。」褚標朱光祖見他已允，均大喜道：「但請放心，君既肯行，此事未有不成之理。」

設若不成，包管大人斷不見責。」萬君召聽罷，又命人擺出酒來，三個人一齊痛食。過了一宿。次日一早，黃天霸即帶了黃金綵緞，到了莊外，當下通了名姓，并具道來意。莊丁不敢怠慢，立刻飛報進去。萬君召一聞此言，也就立刻與褚標、朱光祖迎接出來。大家到了客廳，天霸先與萬君召行了禮，然後分賓坐下。天霸就將施公來意說了一遍，因道：「大人仰慕已久，前昨雖兩請褚老叔、朱老叔奉請，奈因空言造訪，非所以求賢之意。今特遣某呈黃金綵緞，聊答速駕之意。區區私忱，尚請笑納。」萬君召先謝了來意，復又再三推辭，聘禮堅不肯受，還是褚標、朱光祖再四說項，勸他收了。當時萬君召只得收下。隨命莊丁大擺筵宴，四人痛飲過了一宿。等到次日一早，大家起來梳洗已畢，用何早點。萬君召又將家事稍為安排，吩咐莊丁妥為照料門戶。這才帶了包裹，藏了兵刃，與褚標、朱光祖、黃天霸三人一同出莊，直奔淮安而來。不一日已到，當下天霸先報進去。施公見報，立刻命人開了正門，帶了關小西以下一班勇士，親自迎接出來。萬君召見施公如此相待，甚是過意不去，趕緊上前給施大人跪下，口稱：「小民何德何能，敢勞大人如此厚待。小民雖肝腦塗地，不足報補於萬一。」施公趕着將他扶起，邀入後面坐下，因道：「久仰壯士聲名，恨無由得見，只因蔡天化如此作惡，實為天下人民之大患。因特敢攀玉趾，枉屈前來，協助本部堂共拿惡盜，成功之日，本部堂定即據情保奏，聊報壯士見義勇為之心。」萬君召道：「小民一無技能，謬承栽培，敢辭勞苦。不過蔡天化武藝高強，雖小民亦不敢生必勝之理，但期協拿成功，以副大人為民除害之至意。設若力有不力，還求大人格外寬恩，不加譴責。小民更就感恩不盡了。」施公道：「壯士毋得過謙，既蒙慨允協拿，蔡天化必難再逃法網。惟望合力協助，除莠安良，是所切望。」萬君召又遜謝了一回，施公即命人大排筵席，款待君召。不一刻，酒席排好，施公親自邀萬君召上首坐下。君召再三不敢，爭奈推辭不過，只得謝了坐，然後又與人各告罪，這才坐定。施公坐了主位，大家暢飲一回。飲酒之間，萬君召又將蔡天化始末根由，細細與施公說了一遍。施公聽說，又極意奉承，萬君召兩句。萬君召見施公如此器重，也就死心塌地，竭力報効。一會子酒席已散，施公便命天霸好生款待，天霸答應。萬君召又給施公請安道謝，大家這才告退。欲知如何捉拿蔡天化，安東縣如何打擂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四十二回

#### 邂逅相逢女郎屬意

#### 倉皇遇害公子無辜

話說萬君召自施公飭令朱光祖、褚標、黃天霸三人卑禮厚幣，請他到淮安。施公又優禮相待，不必說。萬君召是個草莽的英雄，就是當日諸葛孔明，受了劉先生三顧之恩，也曾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你道萬君召有施公這一番厚待，他自然以身相

許看看安東縣開播日期已在目下，黃天霸等一衆英雄，就約同萬君召一齊前往。不一日，到了安東，即尋下客寓，只待開播，他們便去等候。蔡天化前來，合力捉拏，暫且按下。如今再說一件奇案，雖在先未曾經施公判決，到後來案情已定，仍要施公判明奇冤。原來鎮江丹徒縣，有一世家姓衛，這衛將有一子，名喚增祥，母親陸氏早已去世，只有父親在堂。他父親也是丹徒縣學的生員，名喚家謙。這衛增祥聰穎過人，十四歲上就進了學。當時學政見他文學優良，頗爲誇贊，與他本學教官說道：「衛生聰穎過人，他年必致清貴，此今日之小衛玠。」由是小衛生之名無人不知，就有那羨慕他的，爭相前來與他老子說親，願以己女相配。他父親固愛如掌珠，行止皆問之。衛生自負殊勝，不肯草草擇配，他父親也不勉強。年已弱冠，尙未配婚。彼時同邑有一富翁姓張，名玉球，這張玉球有個女兒，名喚珊瑚，年交十八，不但美貌異常，而且詩詞歌賦，以及針黹無一不精。張玉球也是愛如拱璧，嘗與人道：「吾家有掃眉才子，現在是不開女料，若開女料，不患不狀元及第。」因此擇婿頗難。如願。這日正當二月十九日，傳觀音神誕，鎮江西門城外有個觀音洞，每年到了這個日期，四方善男信女皆往燒香。那日珊瑚與他嫂嫂李氏也去同往觀音洞，拜佛燒香，已畢回來。路上巧遇衛生，珊瑚見衛生丰姿絕色，不覺秋波一顧，意甚戀戀。他嫂子李氏在旁看見，暗與珊瑚笑道：「姑娘你知道這個人麼？」珊瑚道：「邂逅相逢，妹子怎麼知道他姓氏？」李氏道：「他便是鄉里中所稱小衛玠便是，他笑我哥哥同爲文社的朋友，往來甚密，且是極要好的，我所以相識。妹子如果屬意，當與我哥哥說明，使我哥哥代妹子作伐。」珊瑚聽說，只覺兩頰飛紅，笑而不答。不一刻已抵家中，姑嫂又笑說了一回，也就各自歸房，略爲歇息。不意珊瑚歸之後，思念衛生，頓覺忘餐廢寢。李氏本來與珊瑚情同姊妹，也就不時省問。李氏早知其意，又戲問道：「妹子如此，想是不忘那日所遇的小衛玠麼？若有此意，以妹妹與衛生得諧伉儷，的是天生一對的好夫妻，可請我哥哥到爹爹前說項，當無不諧。但有一件，衛家甚貧，恐將來作合成功，妹妹不能過他家那裏一種日子，所以我代你甚慮。」珊瑚聽說，因嘆了一口氣，與李氏說道：「實告嫂嫂知道，妹妹於此事籌之已久，我想命好，今日雖貧，安知他日不富？命不好，今日雖富，安知將來不窮？富貴貧賤，皆由於命，何必以今日之貧爲患耶？嫂嫂既代妹籌，妹敢不敬告心腹。惟望嫂嫂設法便了。」李氏聽說，又道：「既是妹妹所見如此，那撮合一事，自覺不難，包管在我身上力代撮合。三日後當有好音。惟望妹妹善保身軀，不必過爲煩惱便了。」珊瑚聞言大喜，說也奇怪，不到數日，病也好了。終日便望嫂子回覆了，不料天不從人願，同里有個許公子，名喚炳文，他父親會作廣東知府，因死在任上，官囊極其豐厚。這許炳文却與珊瑚同年，也是年交十八。這日搬他父親靈柩回來，又因他已聚之妻在籍亡故，極求再聘。因聞珊瑚美貌異常，又能文墨，因此到請了媒人，前來與張玉球說親。張玉球因許家門第固好，又兼財富，因此一說便允。這日珊瑚的

樓子聞知此事，知難挽回，便來與珊瑚說道：「前者妹妹託我之事，我當與我哥哥說過，我哥哥亦很爲贊成，也會處衛生微露其意，衛生也頗情願。不料天不從人願，昨有許公子名喚炳文，會聞妹妹的芳名，特請冰人與爹爹說項，爹爹因他家父親曾爲廣東知府，門第固極相對，又兼他家道豐足，因此就當面許了。可見婚姻大事，自有天定，非人力能爲，似此天作之合，未嘗非妹妹之福，妹妹亦何必重衛生而輕許公子，成心不化呢？」珊瑚聽說，亦覺無可如何，雖不放有違父命，却是心甚不樂。光陰迅速，又過了半年光景，這日吉期已屆，許公子前來親迎，珊瑚亦備極裝飾，簇然一新，兩家賓客自不必說。到了晚間，珊瑚乘坐綵輿，鼓樂喧天，送至許家。當有伴房攙扶新人，送至洞房，與許公子坐牀揭帳，合巹交杯，諸事已妥。許公子復又出來款待衆客，當晚極爲熱鬧。酒闌人散，許公子也就入房，更衣已畢，正欲與新人效于飛之樂，忽然自覺要去小便，便身着短衣，出房便溺，剛至廁所，突有一人掩至背後，就是一刀。許公子毫不隄防，當被那人洞穿胸背，扑地而死。那人見許公子已死，疾入新房內，將燈燭吹滅，走過珊瑚面前，猛然鑽身入帳，求歡。珊瑚以爲許公子前來，因便問道：「如此鹵莽，夫何爲者？」那人見便低聲答道：「我非公子，乃小小衛玠也。感念汝意，特來報你。」珊瑚聞言，大驚失色道：「你速去，公子即來，不然兩有不便。」那人又答道：「汝汝勿慮，公公我已將他殺了，就可請放心。」珊瑚聽說，更加驚恐，復又問道：「汝言果真麼？」那人道：「那那敢相說，誰誰來騙汝？」珊瑚聞言，不覺失聲頓足大哭道：「你如此所爲，真累我不淺了！」那人還擁抱不放，極意求歡。珊瑚且罵且哭，至死不從。那人無奈，又怕人至，只得急將珊瑚頭上所佩金釵拔下，跑到房外逃去。此時外面丫環僕婦聞珊瑚哭聲，大家拏了燈火，進房來看，只見珊瑚坐在床上，披頭散髮，呼喘不定，面無人色。大家急向前問視，珊瑚將上項話說了一遍。衆人大驚，急急跑出房外，各人尋找公子，尋至廁所，果見公子仆倒在地，再將火光住下一照，只言血流滿地，公子胸膛業已被利刀洞穿，一面將合宅男女全行聚集，一面飛報女家。張玉球一聞此言，當即飛奔親至許家，進入內堂，只見許炳文屍身僵仆在地，旁立許炳文兩弟，撫屍大哭。張玉球亦驚恐異常，等到天明，許家即具了狀詞，前往丹徒縣控告。那狀內并有牽連珊瑚定然知情一節。丹徒縣閱詞已畢，即刻帶了差役作伴，前往許家相驗。隨據伴作喝報，委係出其不意，刀穿胸際，扑地身死。丹徒縣又親視無訛，當命先行棺殮，一面將珊瑚帶往衙門，一面飭差飛提小衛玠到案質訊。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四十四回

### 月明鏡破據夢推詳

### 物在人亡傷心控告

話說丹徒縣將珊瑚與衛生提至公堂，訊問刺殺許炳文一案。珊瑚一見小衛玠大哭道：「大爺在上，小女子向與這小衛玠

案不相識，究因何事刺殺許炳文？小女子實不知情，還求太爺明察！」丹徒縣喝令跪在一旁，又問小衛玠道：「爾一介書生，爲何胆敢挾嫌刺死許炳文？爾可從實招來。若有半字虛言，本縣定要用嚴刑訊問。」小衛玠向未登過公堂，一見差役如狼如虎，早已魂不附體，及至縣官訊問，更不知所對，只得倉皇失措，勉強說道：「小生實不知情。」丹徒縣見小衛玠如此倉皇，更是信以爲實，一面將小衛玠的生員革去，一面用嚴刑訊。小衛玠被刑不過，只得屈打成招。因此就擬了監斬候的罪名。珊瑚雖非知情，却事出有因，也就亦并繫獄。此時小衛玠的父親見着兒子無端坐罪，心實不甘，又知縣裏既擬了罪名，斷斷不可挽回。因想道：「施公清明異常，不愧當年龍圖文正，而且施公斷了許多冤案，不若前去施公那裏求他伸冤，或者曾詳兒子沈寃可白。」主意已定，即寫了狀詞，趕往淮安，去到施公那裏控告。不日已至，衛家祿即頭頂狀詞，到了衙門，將鼓擊得咚咚的，口稱冤枉。施公即命人出來查問，當有值日差問明衛家祿各情，並將原告狀詞帶了進去呈上。施公看罷，即命升堂，將衛家祿帶上堂來，先將他一看，見他委係書生本色，毫無奸猾情形。施公又問了前後各情，衛家祿又細細各訴了一遍。因道：「大人一秉至公，遽遜皆仰生員的兒子增祥，當許炳文那日迎娶，兒子增祥實在不會出門，不知爲何許炳文被殺，誣指生員的兒子所爲。此種奇冤，非大人不能判明，亦非大人不敢平反。總求大人格外憐恤，法外施仁，親提嚴訊，俾生員的兒子沈寃早白，生員感恩不盡了。」說罷，磕頭不已。施公在上觀看，覺得情狀他那種實在情急可憐，因即准詞，候親提嚴訊。衛家祿又磕了一個頭，退下。施公也就退堂，進了書房，又將衛家祿的狀詞細細審視，不覺覆在公案上睡熟過去。但見一人手持銅鏡一枚，向地下一擲，登時擲碎了。一半，那一半毫無損破，又見那人歌道：「銅鏡如月，半明即滅，先缺後圓，先圓後缺。」歌畢，忽然不見。施公也就驚醒，細想這銅鏡的夢兆，又想那歌中語意，不覺有所觸發。即刻簽差備文，到丹徒縣移提小衛玠、珊瑚二人，並將張玉球及許炳文家屬一齊提到。不一日，原被人證俱已齊集。施公升堂，先將珊瑚問了一遍，珊瑚仍對以與小衛玠素不相識，實不知情。施公喝令退下。又問小衛玠道：「爾爲何膽大圖姦，刺殺炳文？爾父親尚以爾爲誣屈，到本部堂這裏控告，爾可從實招來。」一面問訊，一面察看小衛玠，實係是個美貌書生，斷非殺人之輩。施公問罷，只見小衛玠稟道：「小生一個寒儒，向以禮法自守，何敢妄萌異念，持刀殺人？况且許炳文迎娶珊瑚那日，小生實未出門，小生又與珊瑚素不相識，何得妄指許炳文被殺，即是小生所爲？前經縣令嚴刑問訊，小生受刑不過，只得承許。今蒙大人親提前來，若蒙明鏡高懸，爲小生雪此冤枉，則小生得慶再生，皆大人恩德所賜。若猶以爲孫炳文係小生所殺，還請大人勿再用刑，小生亦無他供，惟有待斃而已。」說罷，大哭不止。施公訊罷，即令暫寄山陽縣監聽候，再行覆訊。差役答應，將小衛玠、珊瑚一齊帶下。施公當即密備令施安投以密計，屬獄吏淨除一室，備設床帳，故縱



小衛玠與珊瑚聚處其中，以察其情來告。施公答應，隨即往告獄吏，獄吏道命而行，隨將二人封閉一處。當日珊瑚途遇小衛玠，時小衛玠并不曾看見珊瑚，今與珊瑚聚處一室，又見美貌動人，因即向珊瑚一揖道：「小生素與卿未經謀面，平日並無仇隙，一旦妄遭誣陷，却是何故？尚望卿指示明白。」小生雖死亦瞑目了。」珊瑚見小衛玠如此溫柔，實非殺人之輩，也就歎道：「君所作之事，君自知之，殺人者抵罪，國法自在，於妾何尤？」小衛玠聽說，復又歎道：「卿至今日，直以殺人者尚爲小生麼？小生手無縛雞之力，卿雖女流，亦當審視得出，豈有力無縛雞，而能持刀殺人者乎？小生會不解其中究竟，是何冤孽，以小生與卿並未有一面之緣，何以誣陷若此，豈真夙冤耶？」珊瑚聞說，復又歎道：「君真與妾無一面之緣耶？」小衛玠道：「素昧平生，何得妄稱相識？」於是珊瑚便將如何途遇，如何抱病，如何與媵氏同謀，細細說了一遍。小衛玠這才明白，復又歎道：「既蒙卿謬愛，今者已百喙難辭，但枉被虛名，心實不甘，卿如慈悲，俾得一親香澤，死亦感恩非淺！」說罷，便拉珊瑚求歡。珊瑚聞言，心甚悽慘，不覺雙目淚下，也不拒絕，任其所爲。事畢，珊瑚復又向小衛玠問道：「昔日之夜，君既口吃，而又狐臭不堪，今何二者皆無耶？」小衛玠聞說，因道：「小生素無此疾，卿何所見而云然？」珊瑚因又歷述昔日許炳文被害後，那人滅燭入幃，所聞實係如此。復又歎道：「據君所言，向之殺人者果非君耶？」當今於是二人又細談了一會。獄吏在外潛聽甚明，便一一轉告施公。施公聽說，當即笑道：「此中果有冤枉，殺人者果非其人了。」因密傳張玉球進內問道：「你家中平日往來之人，可有口吃而狐臭的麼？」張玉球見問，沈吟了一會，當即稟道：「平日來往之人，只有個裁縫金二朋如此。」施公聽說金二朋三字，更與夢中銅鏡歌相合，不覺笑道：「爾可知殺許炳文的就是此人麼？」張玉球好生驚異，施公便將夢示銅鏡，及授以密計的話，告訴一遍。張玉球這才明白。施公道：「候不部堂提到金二朋審明之後，再與爾女及衛生作主。」張玉球唯唯退下。施公備了文書，飛差前往丹徒縣，提金二朋，并傳知丹徒縣，一并應解來轅聽審，暫且按下。再說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有個銀匠姓吳，名喚質仁，向在北京開店。這吳質仁有個胞妹，名喚婉姑，也隨着哥哥在京中居住。因婉姑會許原籍一個秀才，喚作劉國材。那年吳質仁有個表弟是個舉人，因進京會試已畢，吳質仁見他妹子年紀已大，應當出嫁了，就籌畫些奩資，託他表弟帶同他妹子，一齊回籍，送他妹子于歸。不料他表弟將他妹子帶回，擇了吉期，出嫁之後第二日，他妹子的丈夫，及他妹子婆婆，皆被人殺死。當時報官相驗，山陰縣問了一堂，即硬指他妹子與表弟通姦，謀害親夫與他婆婆。當下就定了罪名，秋後俱已處級。吳質仁因在京中不能分身，聞知此事，也疑惑他妹子與表弟通姦。如此隔了一年，吳質仁因有事回南。這日走至淮安城內一家當舖裏，要與這典內的東家說話，忽見有人手持金釵一支來當，吳質仁瞥眼看見，却認得自是己手製之物，贈給他妹子出嫁的。因暗道：「爲何落在這人手

內因念及他表弟向非苟且之人，妹何又極其端莊，其中定有冤枉。」因一面向典主人，請將那當金釵的人留住，一面就請繕了狀詞，到施公那裏喊冤。欲知施公是否准詞，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百四十五回

### 呈金釵銀匠訴冤

### 悟銅鏡縫工起解

話說吳質仁在典當內，偶見自製金釵，係贈嫁婉姑之物，因知其中有異，更慮他表弟與胞妹婉姑，此中定有冤情，因請那當典內的主人設法，將那質釵的人留起來，他便一面繕具狀詞，趕緊到了漕督衙門投告，求施公代他申冤。施公見了狀詞，當即升堂，將吳質仁帶上問道：「你有何冤枉，可從實招來？」吳質仁磕了一個頭，向上訴道：「小人原籍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從幼年在北京，從師習學銀工，數年之後，技藝畢業，掙了幾個錢，在北京開了一班銀樓。那時原籍家中，尚有老母弱妹，這年老母病故，弱妹無依，小人便回原籍，將老母殯葬的清楚，帶了弱妹到京，與小人一齊居住。彼時建妹婉姑，方才十三歲，已由母親作主，許字同籍一個秀才劉國材。那時國材尚在書房攻書，還未進學，到前年二十歲上才進學的。小人帶着妹子在京居住，小人的妹子克守閨訓，且極端莊勤儉。那年方交十九歲了，小人又聞得妹夫劉國材已進學了，大人的明見，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小人就送妹子于歸，爭奈小店務冗繁，抽不出空來，正在煩慮，可巧那年適逢會試之期，小人有個表弟成都彥，是上一科的舉人，由原籍進京會試，就住在小人家裏，小人這表弟，真是個至誠君子，守理法的人，不必說他不存苟且之心，平日見了婦女，真個是目不邪視。小人因此就想到妹子是要出嫁的人，小人自己又不能分身，親送妹子回籍，難得表弟到此，他又是個誠實可靠的人，因此就與表哥商量定了，將妹子託他帶回原籍，擇吉于歸，以了婚姻大事。小人的表弟當時也就答應，小人甚為歡喜。又因妹子的夫家甚為貧窮，妹夫雖然進了學，他家中尚有老母，就便給人家教讀，每年能得幾何，再加之自己房用，將來添兒育女，家用日大，進項又少，小人的妹子如何度日？因此小人就多備了些嫁資，又給妹子自製了幾件工巧的釵飾，一齊交於妹子，擇了日期，就託小人的表弟，將妹子帶回原籍，小人以為了却了一件大事。不料妹子與表弟回籍之後，將妹子于歸，家第二日忽然姊夫劉國材，及妹夫的母親，均被殺死，當經妹子喊齊鄰舍投告縣裏，彼時妹子以為親夫及夫母被人殺害，求縣裏伸冤。那知縣太爺相驗之後，追問小人不在原籍，便將小人的表弟捉去，及至問到同路回籍的緣由，縣太爺就說小人的表弟與小人的妹子，一對怨女曠夫，豈有同行數千里，絕無曖昧情事？又令穩婆驗得小人的妹子果非處女，因即嚴刑拷問，小人的表弟與小人的妹子，只得承認通姦謀殺，因此小人的表弟與小人的妹子，皆抵償問罪，業已明正典刑。彼時小人在京尚不知

道，後來回籍，親戚寄書，小人方知此事。當時小人亦以爲表弟與妹子存此狗彘之行，理應身受國法。既又想小人的表弟與妹子，實非此無恥之輩，其中難免無冤屈之處，因此疑信難決。現在因離鄉多年，又因妹子與表弟這件事，故此暫行回籍偵訪。不料走至治下裕豐典內，與典主說話，忽見典夥手持金釵一股，到典主面前說道：「此釵製法精巧，因質價太鉅，不敢自主。請典主定價。」彼時小人在旁看見，實小人妹子回籍時贈嫁之物，因思既有此物，小人的表弟與小人的妹子之冤，當可明到。因此小人請典主一面將質釵之人設法圈留，一面小人親到臺前投告，小人實係情急，又念表弟與妹子實在冤枉，爲此叩求大人俯念無辜，問罪死者含冤，急速飛簽將質釵之人提到追究，以求水落石出，感德非淺。」訴畢，又磕了一個頭，跪在地下。施公聽罷，當即准詞，飛簽去提質釵之人。一面飭令吳質仁暫行退下候訊。吳質仁唯唯退下。施公也就退堂。不一會，差役來報，已將質釵之人提到。施公立刻升堂問那人道：「爾喚什麼名字？是那裏人氏？」那人道：「小人是北京人氏，姓王名六。」施公道：「爾爲何在紹興劉家竊盜財物，殺害他母子，兩可從實招來？」王六見施公問出情真，不覺毛髮竦然。施公見王六有異懼之狀，也知道是他所爲，因將驚堂木一拍道：「該死的強盜，本部堂既將爾的實情察出，爾還敢不招麼？」當即望兩旁喊了一聲，來將他夾起再問。王六見要上夾棍，趕即求道：「小人願招了。」因道：「小人前在京中，訪知吳銀匠嫁妹子，嫁資甚厚。當時便思盜取，因不便下手，後來即跟着出京，他們沿途又防備得緊，因此一路跟到紹興。那日劉家喜期，小人即伏在左近，等到親友各散，小人即乘閒入門，暗伏廚下。到了二更時分，劉家的老婆子，到廚房裏來檢點物件，小人怕那老婆子看見不便，即拿出刀來，將那老婆子殺了。那劉家新郎聽見廚房內有响聲了，也就點了燈火，到廚房照看，小人見他又來，也就將男子一併殺死。彼時小人就將劉家男子所穿衣服更換起來，復行秉燭入房，其時新娘初來，不辨真假，小人就與新娘同寢。當時就騙他道：「聽說汝兄贈嫁時，有金釵等件，製法頗爲精巧，可能取出與我一看麼？」其時小人與新娘說話，那新娘以爲小人真是他丈夫，因即將所有贈嫁之物，全行拿出與小人觀看。小人看畢，誇贊了兩句，又令他仍然收好，小人又與他同寢。等到天明，看見新娘睡熟，小人便將金釵金釧等物，取來藏在身旁，越屋而去。此皆小人的實供，小人也自知犯法，求大人明察便了。」施公聽罷，即喚吳質仁道：「爾可聽清楚麼？」吳質仁道：「小人聽真的，還求大人作主才好。」施公道：「爾且在此等候一月，候本部堂將此案緣由奏明聖上，候奉到諭旨，應如何辦理之處，再行給爾定奪。現在本部堂一面移咨浙江撫台，請將山陰縣先行革職，并着該縣將全卷查明，隨帶前來歸案訊辦。一面即奏聞聖上，請旨定奪便了。」吳質仁又磕了一個頭，這才退下。施公又命將王六交山陽縣監禁，差役答應，將王六帶下。施公退堂，進了書房，更衣已畢，即刻擬了奏本，並擬明各項罪律。次日拜發出去，又備了

咨文，移咨浙撫，請解山陰縣帶同全卷迅速到淮歸案，暫且不表。再說張珊聽小衛玠一案，經施公因夢銅鏡，察出真情，著令原差趕往丹徒，迅提金二朋到案訊斷。那丹徒原差奉了施公之命，那敢怠慢，日夜趲趕，不日已到鎮江，當即在本縣衙門投了文，丹徒縣即將原差喚進，問明一切原差，便將施公如何審問，如何在監用計，不知如何牽出一個金二朋來，現在著令小的回來，拘獲金二朋前去訊詰。丹徒縣道：「難道許炳文果非小衛玠殺死麼？」那差人道：「小的也不知其中委曲，但見施大人只問了一問，就叫小的前來提金二朋了。」丹徒縣道：「既是如此，爾可趕將金二朋提來，好讓本縣備文申解便了。」那原差聽說，即刻出了衙門，各處查拏金二朋，不到兩日，居然將金二朋捉住，先解到縣裏，由丹徒縣問明無誤，即日加差押解前往，欲知如何審問金二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四十六回

### 折疑獄大審金二朋

### 雪奇冤參處山陰縣

話說丹徒縣備了申解文書，將金二朋加添差役，押解到淮，聽候施公訊斷。這日丹徒縣差已將金二朋解至淮安，先往山陽縣投了文書，將金二朋寄監已畢，便至施公處投到，稟明金二朋已經提到。施公次日升坐大堂，將原被人證及許炳文家屬全行帶至堂上，施公便先問了小衛玠、張珊二人，又問了許炳文家屬一徧。施公便望許家的抱告說道：「爾可知許炳文並非小衛玠所殺，本部堂已察得真情，現在凶手已經獲到，俟本部堂少刻問明，爾等且在這裏聽斷，少時自知。」原被人等，俱各唯答應，站立一旁。施公喝提金二朋，不一刻，從堂下帶上一人在公案前跪下，施公喝道：「你是金二朋麼？」金二朋答道：「小的叫金二朋。」施公道：「爾所犯之案可知麼？」金二朋道：「小的不知所犯何事，提案還還求大人明示。」施公道：「爾既不知道，待本部堂告訴你便了。」因令張玉球走至公案前面，喝令金二朋認道：「爾可認得此人是誰麼？」金二朋將張玉球一看，已是驚恐，便竦栗答道：「此此人是小人相相識的。」施公道：「你如何認識？」金二朋道：「這這張家的衣服，皆皆是小人承做的。」施公道：「爾既承做他家衣服，他家有個姑娘，名喚珊珊，你可見過麼？」金二朋見問，不覺神色已變，因答道：「小人不會見過。」施公此時即將驚堂木一拍，喝道：「好大胆的強徒，爾等敢圖奸害命，爲什麼冒稱小衛玠，妄想圖奸，將許公子殺死，嫁禍於人，爾好從實招來！若有半字虛誣，定即敲刑處治。」金二朋見施公如此威嚴，又見他全付道破，就便勉強抵賴，也抵賴不過，還要皮肉受苦，料想亦不能活命，終久是死，不如招出實情，少受眼前苦惱。主意已定，即向上說道：「大人不必動怒，小小人願招。」因道：「小小人向爲衣工，張家男女衣服，因小人縫紉得好，皆喚小人去，及至他家小姐大了，所穿衣服，

也因小人做的甚好，非小人手製，他家小姐不穿；彼時小人不應遽萌妄想，以為他家小姐，既愛小人手製之衣，大約與小人有緣，無奈小人雖謂他家小姐甚為美貌，却從來不曾見過，這日因小姐到親戚家去，小人偶見一面，實在生得美貌，因此小人更萌妄想，自己暗道：「小姐既非我所製之衣不著，如果他真與我有緣，得能與我作成夫婦，那就好了。」當時張家有個僕婦，與小人有私，這日那僕婦忽與小人說道：「我方才在小姐房外，聽得大奶奶與小姐謀合，因小姐途遇小衛玠回來，思念不忘，就得了病。大奶奶這裏勸他叫小姐不要煩，只要你病好了，小衛玠與你匹配，包管在我身上。」後聞小姐並未許與小衛玠，是許與許公子，當時小人就存了這個計策，等張家小姐喜轎進門後，小人就掩了進去，意想將公子殺死，假冒小衛玠之名，張小姐聽了，必然應允。即使不遂，也可嫁禍小衛玠，小人亦不致遭難。因此那日就到了許家，等許公子出來便溺，小人即突出利刀，將許公子殺死，復入房中，假託小衛玠之名，與張小姐求歡。不意小姐拒絕不行，小人也恐有人捉住，因將張小姐頭上的金簪拔下，小人帶了金簪出房逃走。及至欲日，聞知小衛玠被縣裏捉去，後又聞得已定了罪名，小人也自料無事，不意被大人察出，捉小人前來，自知該死，此是小人一往實供，并無虛誣，求大人恩宥。一施公聽罷，便喚許炳文家屬，說道：「爾可知殺人者，果非小衛玠麼？若非衛家前來控告，真使他二人屈死了爾等，可知本部堂如何察出是金二朋所為呢？」因將夢示銅鏡，及暗投密計，囑告獄吏的話說了一遍，大家方才明白。施公當即擬定罪名，金二朋擬抵許炳文，着即發回原縣，就地正法。丹徒縣判斷不明，妄加定罪，本擬重嚴參處，姑念衛生雖幾陷大冤，尙未正法，着從寬不予追究，即着丹徒縣為媒，以珊瑚配小衛玠，並著罰金助奩，以資小衛玠營火。一用所有原被人證及凶手金二朋一併發回原籍，分別釋放處治。施公退堂，大家出去。次日，小衛玠與珊瑚全行出獄。小衛玠感謝施公之德，又親自往總漕衙門叩謝。施公又將他傳了進去，勉勵他一番。小衛玠又磨頭重謝，因是回到丹徒，當由丹徒縣為媒，將珊瑚匹配小衛玠，又助裝奩。小衛玠從此更加用功，後來點了翰林，這也不淺。再說施公判明吳質仁，代他表弟與妹子婉姑鳴冤一案，當時就具了表章，擬定與罪名，申奏聖上。不日奉到上諭，王六著寸磔處死，所有承審之山陰知縣，聽斷不明，自負精明，著即交浙江巡撫處決論抵。承訊在事各官，自督撫以次，均着一體從嚴議罰，以為有司草管人命者戒。又特旨婉姑給子旌表建坊，舉人陳邦彥，准予一子入監讀書，用示體恤。施公奉了這道諭旨，立即將王六提出，綁赴法場，寸磔處死。山陰縣派委員押解原省，交浙江巡撫處決論抵。吳質仁也就釋放回籍，不表。且說安東縣曹德彪，擺設擂台，施公欲借在捉拿蔡天化，又將鐵臂哪吒，萬君召請來，與黃天霸等一同到了安東縣，尋了客店住了，看看已至三月初一前兩日，黃天霸等就先至擂台的地方，看了一回，只見那座九台高聳半天，四面挂着燈綵，兩旁皆有廂台，專為地方官起坐之處，台口橫挂

著一方匾額。上寫「英雄本色」四字。兩旁台柱上挂了一副對聯。上聯是「拳打南山虎豹」，下聯是「脚踏北海蛟龍」。「搗台的當中，上面有八扇屏風，兩旁邊有兩道小門，均挂着大紅門帘，當中緊靠屏風，橫擺一張條几，几上左擺花屏，右擺插鏡，中間懸着一幅英雄聚會圖，兩旁也有對聯。台面中間，排列着一順十二張花梨交椅，陳設事精緻異常。黃天霸等觀看了一回，也是稱賞。又見搗台四面，那些做買賣的，皆在週圍支搭蘆棚，就中栖息，又還有茶棚，給人歇息的所在。天霸等看了一回，仍來歸客店，就叫店小二拿進酒來，大家坐下團聚暢飲。酒至半酣，黃天霸首先說道：「明日是就開搗的日期，那個人不知果否到此。」萬君召道：「賢弟，你可不要急，那人果來，咱們可不要急急上手，總要等他與台主打得高興之時，咱們給他個出其不意，將他擠下台來，那就完事了。」天霸大喜，畢竟蔡天化如何捉拿，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四十七回

#### 推誠接物大宴羣英

#### 協力鋤強允拿草寇

話說黃天霸當下大喜，在時計全從旁議道：「黃賢弟萬大哥所議，雖是極好，依某愚見，大家先至義勇村曹德彪家去走一運，前去拜望，却暗暗使他知道咱們利害，並將捉拿蔡天化的事與他說明，還可他臨時助我一舉數得，不知諸位意下如何？」當下萬君召即首先答道：「計大哥如此想來，最爲上策。咱們明日就大家前去一遭，所謂預爲知會，使他得知其中情形，到了臨時易於辦事，好極好極，咱們不必更改，就這樣辦法便了。」大家也覺有理，一席無話，到了次日，黃天霸等即問明了地名，方向計全、黃天霸、關小西、李昆、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賀人傑、王殿臣、郭起鳳、朱光祖、褚標、萬君召等十三人，一齊出了店門，直往義勇村而去。不一時已到莊上，黃天霸首先即向莊丁說道：「煩你進去通報一聲，說說淮安總漕施大人標下副將黃天霸，參將關小西，以次一衆人等，奉了施大人之命，特地前來拜望你家莊主，務要相見，咱們還有要言面敘。」那莊丁聽說總漕施大人那裏來的人，只得飛跑進內去通知主人。此時曹德彪正與兩個教習說話，一個喚作冲天炮徐寧，一個喚作鑽鐵腿石勇，在廳上議論明日開搗的事。忽見莊丁慌慌張張跑了進來，走至面前說道：「現在莊外來了總漕施大人那裏的什麼副將黃天霸，參將關小西，還有以次人等，奉了施大人之命，特地前來拜訪，并有要話面談，務要主人相見，看他們來的甚是慌忙，莊主可見是不見，謹請吩咐，好去回報，他們莊外面等得很呢！」曹德彪見說此話，沉吟了一會，暗道：「黃天霸等一衆前來，料他是必非壞意，但不知有何要話面議，咱且將他們請進來，看他有何話說，再作計議。」因即命莊丁取了衣服更換齊整，又令開了正門，曹德彪帶領兩個教習，一齊迎出。當有莊丁先走至門外，與黃天霸說道：「咱們家莊主迎接出來了！」黃天霸一見，正欲迎

了上去，曹德彪已到了面前，只見曹德彪將兩手一拱，口中說道：「荷蒙諸位老爺遠臨，有失迎接，望乞恕罪！請裏面坐罷。」說罷，就與兩個教習站立一旁，讓天霸等進內。黃天霸等見曹德彪雖然是武舉，那一番溫和的氣象，也實在令人可敬。因答道：「冒昧奉訪，亦望勿罪。」曹德彪道：「豈敢登堂，且請到裏面，咱們再談罷。」黃天霸等計共十三人，一齊挨次入內。曹德彪讓進客廳，大家行了個總禮，分賓主坐下。莊丁各獻了茶，退下。曹德彪又與各人通了名姓。黃天霸又與那兩個教習通過名姓。曹德彪這才開口，對衆道道：「久仰諸位英名，如雷貫耳，爭奈無緣相見，正自暗恨。今幸諸位台駕遠臨，頗使蓬門生色，實是千萬之幸。」黃天霸也就答道：「便是某等久慕芳名，亦欲前來奉拜，奈公事纏身，無暇及此，實是恨事。今幸蒙大人之命，特派某等前來監察擂台，因此得以瞻仰。」曹德彪又道：「某初設擂台，以往情由，又未與諸位細談，只因某膝下無子，只有一女，幼年好使槍棍，現在及笄，某當爲小女擇婿，無奈小女自負太甚，仰慕古人擺設擂台，可以招聚英雄，前來比試，此可以選擇佳婿。某會攔阻至再，爭奈小女不行，也只是某姑息太甚之處，因此就答應他，在縣主台前稟請擺設某以爲縣主，必因此事有干例禁，一定不准，某借此可以絕小女之意。不料縣主轉稟上台，又蒙施大人批准下來，某只得遵命照辦。今又蒙大人委派諸位前來監視，倒使某抱罪不淺了。」褚標道：「但我輩子女能有此豪氣，亦不愧我輩本色，今足下擂台一開，天下英雄齊集於此，將來是定事佳婿的，可賀可賀！」曹德彪道：「某豈敢望必得佳婿，不過聊以遂女之願罷了。」此時莊丁已擺出了四席酒來，曹德彪就與黃天霸等讓道：「不知諸位遠臨，未曾預備東道，謹具水酒一杯，聊申洗塵之意，草草不恭，尚乞諸位原諒。」天霸等亦同聲相謝，到此打擾，實是不該，真所謂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了。」曹德彪道：「怠慢褻尊，統望包涵則箇。」於是大家就序齒列坐。這也不必細說。酒過三巡，黃天霸便開口向曹德彪問道：「小弟有一事動問，那賽罡風採花魁首蔡天化，此人老哥哥相熟麼？」曹德彪道：「這蔡天化也會耳聞其名，未見其人，并據傳說其人甚不安分，現在訪拿在案，可有此事麼？」萬君召就插口說道：「這蔡天化與小弟有一面，現在急須訪問，要與他一會，因此動問老哥哥，如果知他現在那裏，小弟便去尋訪，老哥既不相識，這就罷了。」曹德彪聽他們說話有因，「追問道：「諸位既蒙不棄，如再以某爲心腹，有須小弟爲力之處，尚乞指教，某當効力，斷不有負諸位。倘若今不說明，是直見外於某，亦不敢謬託知己了。如蒙指示，或者小弟可此幫助，也未可知。」褚標見曹德彪如此說法，知他與蔡天化毫無瓜葛，便將捉拿蔡天化的事，細細說了一遍。曹德彪聽這才明白了。計全又道：「實不相瞞，大人所以准老哥擺設擂台者此也，因借老哥擺設擂台之名，意欲招誘蔡天化到此，可以協力捉拿，因此某等臨行之時，大人又再三吩咐，務必先到尊處與老哥說明這事，是恐怕將來捉拿之時，老哥誤會其意，那就誤事不淺了。今即說明，想老哥是可以

幫助，如果蔡天化將來到此，上得台時，還望老哥與令小姐，暨兩位教習，加意防備，助弟等一臂之力，那就感謝不盡了！曹德彪聽了，只番言語，復說道：「諸位放心，蔡天化不來則已，如果前來，愚父女暨兩位教習，倘稍存偏意，不助諸位協力擒拿，與萬民除害，弟是誓不為人。」說着，便將自己杯中的酒，傾了一半在地，灑酒爲誓。黃天霸等見曹德彪如此仗義，又如此爽快，大家好不歡喜。於是就痛飲起來，直至夕陽西下，方才散席。黃天霸當即告辭回店，專俟次日去看打擂。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四十八回

#### 曹德彪隻手敗吳崧

#### 史占魁奮身敵石勇

話說曹德彪自送出黃天霸等人，回至客廳，與徐寧、石勇二人說道：「原來是爲捉拿蔡天化，兩位教師在此，我方才已允過，他們協力捉拿，萬一蔡天化到此，還望兩位教師克踐前言，稍助一臂之力。」徐寧、石勇齊道：「但請放心，我等情願助一臂之力。」曹德彪大喜，又閒談了一會，便進入內宅，與他女兒月娥亦說知。曹月娥亦滿口答應，話分兩頭。再說黃天霸等回到客店，大家又談論一會，用過夜飯，即各自安睡。次日一早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點，約有辰牌時分，大家就暗藏了兵刃，出得店門，直望擂台而去。不一刻來到擂台，只見有遊人往還，熱鬧異常。此時台主尚未上台，大家就在茶棚內坐下。不一會，安東縣已到，望得他上了台，在東廂坐下，有人獻上茶點，又一會，安東營守備也騎馬着來到，上了台，在西廂坐定，也有人獻上茶點。台下有一羣安東縣小隊城守營護勇，手執皮鞭，在那裏喝打閒人。大家正看之時，忽人聲喧嘩，哄傳台主來了。黃天霸回頭一看，但是曹德彪當先騎在馬上，頭戴玄緞包腦，當中打了英雄結，氣巍巍高插頂門，身穿一件秋葵色素緞直袍，腰束杏黃絲帶，腳踏薄底快靴。到了台口，翻身下馬，立定脚步，將罩袍用手一提，只見一個箭步跳在台面，在台中間一張交椅上坐定。接着兩個教習也飛身上台，就曹德彪下首兩張交椅上坐下。黃天霸等看見曹德彪、徐寧、石勇三個人，步法輕靈，身體便捷，正自誇贊，忽又哄傳小姐來了。黃天霸等復又掉頭觀看，小姐的身段，頭戴玄緞抹額，上面打着一個鴛鴦結，滑滴滴螺髻高盤，髮傍斜插兩朵絨花，一對珠連，低垂耳下，身穿一件大紅素緞綉花外罩，內襯灰色湖縐綉花密扣緊身短襖，腰束湖綠絲緞斜挂一口佩劍，下穿一條玄色湖縐百褶裙，內襯玄縐氎花紫腳套褲，一雙金蓮穿踏著大紅繡緊，真是個是柳眉杏臉，粉臉桃腮，生得極其美貌，緩緩的到了台口，跳下馬來，先將身上衣服拂了一然，後將紫外罩拉起，一隻手提起裙角，只見他身子一縮，柳腰一擺，已輕輕的飛上擂台，就在曹德彪上首那張交椅上坐下，有了環送上香茶。曹月娥喝了一口，即站起身來，同着曹德彪望兩旁廂樓上，給縣主



城守請了安，然後曹月娥進了內台，脫去外罩，曹德彪也將外衣脫下。父女兩人走至台口，兩手一拱，望台下說道：「在下曹德彪，率領小女月娥，因欲招集天下英雄，到此比試，特爲稟請各大憲，擺設擂台。今日是開擂之期，四海英雄，各方豪傑，想已齊集到此，如蒙不棄，便即請上台來領教。兩手若有能打在下一拳者，即贈花紅紋銀五十兩，踢在下一足者，贈給花紅銀一百兩。有能將在下及小女擲落台下者，除送花紅銀五百兩外，還招爲女婿，決不食言。倘若被在下及小女教師打傷，或致斃命，在下除備棺盛殮外，概不抵命。業經稟請各大憲准予立案，不得借此生端。有武藝的，便請上台來領教。領教！話猶未了，只見東北角上大喊一聲道：「你胆敢口出狂言，藐視天下豪傑，俺來會你！」說著一個箭步，跳了上去，搶在上首立定脚步。曹德彪將手一拱，問道：「足下尊姓大名，何方人氏？」那人道：「俺乃山東曹州府人氏，姓黃名喚毓英。」曹德彪說道：「請了。」黃毓英就分開架式，直向曹德彪一拳，認定曹德彪胸前打來。曹德彪一看，便知他拳法平常，豈有開手就向人家胸前打到。曹德彪也不回手，但將身子一偏，黃毓英一拳落空，又舉起右拳向曹德彪面門打下。曹德彪見他右拳來得切近，喝一聲來得快，急將左手向上一託，捏往來人右拳，右手一起，便從來人腰下一託，趁勢一推，將黃毓英擲下台來。台下人一齊喝采。忽見東南角上又有一人大聲喝道：「台上人休得逞能，俺來會你！」喝聲未了，那人已跳上台來。曹德彪道：「通個名姓，本台主好與你交手。」那人道：「俺乃山西絳州人氏，飛山虎的吳崧便是！」說著，在上首站定脚步。曹德彪將手一拱道：「請了。」吳崧分開架式，右拳向前按定，左手曲著一半，胳膊向外，使了個鷄子反探爪，一反手向曹德彪面門打來。曹德彪將身一偏，頭向左邊一扭，讓過趁勢，就用了個鷄子翻身，右手一起，變成了白虎探爪，向吳崧左臂抓下。吳崧就趁勢一讓，一轉身跳在曹德彪背後，認定曹德彪後心，即飛起一拳。曹德彪早已防到，趕將身子向左邊一讓，吳崧這一拳打了個空。正欲飛起右拳，認定曹德彪左肋打下，曹德彪已轉身來，就地飛起一腿，這喚做枯樹盤根。吳崧知道這一腿利害，趕望旁邊一跳。曹德彪見他讓過，隨將右腿縮轉進來，立刻將左腿撒開，用了個旋風掃葉望吳崧掃來。吳崧便使了個燕子穿簷，將身一縱，直望曹德彪一撲，到又起了二指，認定曹德彪雙眼點來，這叫個雙龍取珠。曹德彪一見，趕緊收回右腿，右腿站定，使出金雞獨立勢。等吳崧來得切近，左腿望上一翻，認定吳崧右肋踢去。吳崧說聲不好，趕緊身子一翻，使個鯉魚大翻身，滿想讓了過去。曹德彪怕這一腿就傷了他性命，也就縮轉來，却變了個太山壓頂。將他翻身的時節，就一隻手趁吳崧的右臂抓住，向空一提，離了台板，順手就望台下，一拋，跌落下去。台下的人又齊聲喝采。黃天霸等遠遠看來，豬標即開口說道：「他看曹德彪那樣身軀靈捷，煞是好手。」黃天霸等正欲回答，又聽大聲喝道：「台上的聽著，爾休得自逞其能，可認得我史占魁麼？爾且站穩了，等我來將你拋下台去！」說着，已跳上台了。下當曹

德彪已退入台後，教師石勇搶上前來，彼此通了名姓，二人分了上下首。史占魁占了客位，石勇道了一聲請，史占魁便使開架式，向石勇打來，石勇也擺了架式敵住。二人在擂台，你一拳，他一脚，上打泰山壓頂，下打枯樹盤根，左打青龍剔麟，右打白虎探爪。一來一往，待此鬥了有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只見石勇忽然身子一倒，跌入擂台當中，四仰八叉，睡在下面。史占魁便趁勢飛起一腿，認定石勇膝下踹來。不知石勇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四十九回

#### 石勇巧打史占魁

#### 徐甯誤敗殷家虎

話說史占魁即飛起右脚，認定石勇膝下踹來。史占魁不知是計，誤認他真個是跌在地，那裏曉得石勇是用的醉八仙？史占魁右脚才要踹進，石勇不慌不忙，收轉左腿，望膝下一護，又將右腿往下一縮，說時遲，那時快，史占魁才要進踏，石勇已將右腿發出，認定史占魁肋下踢來。史占魁就此說聲不好，見來勢甚猛，自己上了當，趕緊要躲讓，那裏躲讓得及？才算將身子偏過，石勇的右腿就到，正踢中坐臀。史占魁就此向地下一坐，正要立起來再打。石勇已站立起來，趁勢進一步，右腳一起，認定史占魁踝兒上，就這輕輕的一踹，隨即伸開兩手，一彎腰將史占魁的束腰抓住，提了起來，高高舉起，走至台口，打了兩三轉，大笑一聲道：「請你下去罷！」說着，輕輕的丢上台來，衆人同聲喝采。此時日已過午，曹德彪又到台口，向台下說道：「還有那位英雄，上來比試比試。」招呼了半會，並無一人上台。曹德彪只得又向衆說道：「諸位不肯見教，咱們可要回去了，明日再來領教罷。」說罷，退入後房，帶着曹月娥及教師徐甯、石勇，又向兩廂與縣主守備道之乏，收攝回莊。縣令城守也就下台，各乘轎馬回衙而去。曹德彪父女教習，等候地方官走後，他也下台乘馬回莊。黃天霸等也即回至客店。那些看熱鬧的人，也不必細說，自然各散回家，一宿無話。到了次日辰刻，大家還是前來觀，一會子地方官先到，接着曹德彪父女及兩個教習又上了台，還如昨日先向地方官請過安，略坐片刻，到後面脫去外蓋衣，走出台口，又望台下招呼了一回。但見下面跳上一人，約有二十歲以外年紀，黑漆漆的面皮，頭戴玄色湖縐包腦，當中打個英雄結，身穿玄色湖縐包扣緊身，腰束杏黃絲緞，下穿玄色湖縐馬褲，腳踏薄底快靴，立在台上，先向曹德彪拱了拱手說道：「在下姓殷名勇，殷家堡人氏，殷龍是俺父親，在下特奉父命前來，自知武藝生疎，何敢與台主比試，不過父命難違，藉此可以叨教叨教，設有不到，還乞台主指示才好。」曹德彪聽了這番言語，不覺羨慕之至，又見他一表非俗，更覺可愛，心中早已存了個讓他三分之心。當下也就兩手一拱，望殷勇說道：「久仰尊翁大名，恨無由得見，當幸小英雄遠來見教，某年衰力竭，小英等拳足之下，還請稍惜三分，實爲萬幸。」他們二人在那裏敘話，黃天霸等早已看見，當

時賀人傑就要叫喚，黃天霸等緊攔住。一面就指與萬君召道：「這小子就是殷龍的次子。」又指向賀人傑道：「就是他二舅爺。」萬君召聽說，又向台上將殷勇打量一回，說道：「俺聽這小子一表非俗，大概武藝也還下得去。」黃天霸道：「這小子的本領是好的。」正談之間，只聽台上說了一聲請，大家仰面觀看。但見殷勇佔了上首立定，二人分開門戶，曹德彪就使了個童子捧銀瓶的架落，等他入來。殷勇就使出黑虎偷心，照準曹德彪當心一拳打去。曹德彪將身一側，左手一起，將殷勇的拳頭鉤開，即將右手照定殷勇肩窩一拳打去。殷勇轉身扭左手幫右手，將他的拳頭隔開，進一步還他一拳，彼此搭上手來，一來一往，打了有三十多個照面。論殷勇的拳法，也還不壞，爭奈氣力究竟不佳，看看抵敵不住。曹德彪見他要敗下去，故意賣個破綻，是讓他一着的意思，看他知也不知。那裏曉得殷勇誤會其意，以為有了空兒，趁此便好進步，趕着使了個蝴蝶穿花勢，向曹德彪一拳打來。曹德彪一看，不覺哈哈大笑道：「來得好！」就將身子一偏，殷勇這一拳打了個空。曹德彪就趁勢使了個鴛子翻身，伸開右手，順手就在殷勇肩膀上，只用二指在肩輕輕一點。殷勇正欲躲閃，已來不及，正中肩窩，登時就覺麻木起來。只見殷勇臉上一紅，跳下台去。台下的又喝了一聲采。曹德彪正欲招呼，又見台下跳上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少年，但見他也是頭帶玄色包腦，打着英雄結，巍巍高聲頂門，身穿一件湖色湖縐密扣緊身短襖，腰束鶯黃色絲絛，下穿玄色酒花馬褲，腳踏花腦頭薄底快靴，紫積色面皮。兩道濃眉，一雙豹眼，高鼻深闊口，滿面精神，一身胆量。在台口立定足步，將手一拱道：「俺乃殷剛是也。俺二哥被台主打敗，俺應該退避三舍，何敢不知進退，妄自稱能，欲與台主比試。爭奈既奉父命，不敢暗地欺瞞，明知交手必敗，但不得已而爲之，還請台主不棄，指教兩手，俾得後輩長些見識，回家好覆父命。」曹德彪聽了這番言語，比殷勇更說得好，不覺心中更加喜悅。因道：「小英雄既如此說，諒來武藝一定高明的了，請了。」殷剛答應一聲，即搶到上首，立下門戶。曹德彪也就擺下架式。只見殷剛出其不意，飛一拳直向曹德彪肋下打到，曹德彪趕緊將右手一起，一轉身就一切掌，認定殷剛的拳頭切下。殷剛眼尖手快，見他一掌切下來了，立刻收回右拳，身軀向旁邊一閃，隨即一個鴛子翻身，趁勢一拳向曹德彪左太陽穴打到。曹德彪見他一拳打來，暗暗喝采道：「好靈捷！」就說了一聲來得好，左手一起，就來托他的右拳。殷剛不等他來，一面將右拳在他面上一幌，那隻左手已到了曹德彪腋下。曹德彪看他這樣靈捷，不覺喝一聲好。殷剛一看，就此稍分了一點神。曹德彪已伸開右手，將殷剛束甲縐提住，輕輕向台下一丟，說一聲去罷。殷剛才被曹德彪從台上丟下。話猶未了，又見從人叢中跳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孩子來，大喝一聲：「休得逞能，將我兩個哥哥打敗，俺老爺殷強前來會你！」說着已上了台，不分清白，便飛起一拳，向曹德彪打來。曹德彪正欲回手來敵，那邊跳出徐寧，將殷強接住，殷強拳打腳踢，好似不成家數，那知他爲練就這

等工夫，徐寧欺他年幼，就不把他放在心上。彼此往來有二十餘合，殷強故意賣個破綻，徐寧就趁勢來進一腿，殷強看得真切，說聲：「來來得好。」便將兩手一抱，身子縮後一些，徐寧就了空，正待回身，早被殷強出其不意，兩手一開，且向徐寧面門打下，喝一聲，險些兒打中面門。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 第三百五十回

#### 賢郎舅旅館談心

#### 假英雄擂臺獻醜

話說徐寧被殷強兩手一開，直向面門打下。徐寧一見，說聲不好，趕着將頭一埋，望旁邊一閃，讓雖讓了過去，險些兒一四面磕地，殷強却也乖巧，見徐寧如此，也算吃了點小虧，若再等他轉個身來，自己却不是他的對手，因喝道：「小爺爺打得不高興了，且下台去頑耍頑耍，明日再來會你，要把你跌下台去，俺小爺爺才肯甘心，今日權饒了你罷。」說着，早跳下台去。徐寧聽說，只氣得三尸胃火，七孔生煙，再要與他爭能，殷強又是個小孩子，就是勝了他，也不甚响名，而况他已經下台去了，只得忍氣吐聲，悶悶不樂。此時已是晌午，曹德彪就約了徐寧，到後而午飯。黃天霸抬頭看了一酒樓，前去用酒，纔進酒樓門，忽聽有人招呼道：「黃叔父！你老人家在這裏麼？」黃天霸抬頭一看，不是旁人，仍是殷龍的三子。因道：「殷賢弟！你們昆仲來了幾天了，往在那裏？」殷勇道：「昨日才到的，住在城裏萬家巷興隆店，你老共來了幾人？」黃天霸正欲回答，殷勇又見計全、褚標、朱光祖、關小西、李七侯、李昆、金大力、何路通、王殿臣、郭起鳳、賈人傑等人，一齊進門來，因又說道：「諸位伯父叔父連賀兄弟，都一齊在這裏呢，可巧極了，與會與會。」說着，即讓黃天霸等人齊入座。黃天霸道：「咱們大家一桌坐，不必分開來坐罷。」於是便令賀人傑與殷勇等一齊坐了，黃天霸等人，就分開兩桌坐定。殷勇見了萬君召，却不認得，便走至朱光祖面前問道：「這位小姪不會見過，也得要行個禮兒，但不知尊姓大名？」朱光祖道：「這就是鐵臂哪吒萬君召，你爺爺也曾會過他的。」殷勇聽說，便到萬君召面前行了禮，口中說道：「還望叔父寬恕，小姪未曾謀面，勿罪才好。」萬君召又謙讓了一會，殷勇又叫兩個兄弟前來見禮，殷剛殷強隨後過來見禮，萬君召先誇贊了他三人一回，當下又問了他些閒話。殷勇仍歸本桌坐下，大家各用了酒菜，三張桌上，歡呼暢飲起來。一會子用完酒飯，黃天霸搶著了一齊算了賬，把錢還了。大家又一齊出了酒樓，還到擂場去。看了一回，可巧午後，並無一人上台比試。曹德彪在台上招呼了一會，並沒一人上台，殷勇便低低的向黃天霸道：「黃叔父！你老具著本領一身，怎麼只在這裏旁觀，不上去比試一回？你老上去，也可將那曹小兒打下台來，給人家暢快暢快，免得他在台上目空一切。」黃天霸見問，因說道：「賢姪有所不知，咱們那裏是爲着打擂台到此，是因奉了施大人之命，前來有要緊公幹的，少時再與

賢姪說明，便知明白了。殷勇見說，也就不往下問。曹德彪招呼了一會，見無人上台，也就穿了衣服，率領女兒并兩位教師下台而去。黃天霸等也就一同進城回店，到了城內，說明了住處，便叫殷勇將行李搬來住在一處，好大家談論。殷勇也極歡喜，立刻將興隆店算明了房飯，搬出店門，挑到黃天霸等客店裏去。不一會已到。黃天霸就叫店小二快騰出一間五間，大家皆住在這一進內。殷勇兄弟喜之不盡，因又向黃天霸問道：「方才叔父所說，不爲打掃而來，是奉大人之命，有要緊的公幹，到底是爲著什麼事呢？請說明一回，好使小姪得知，如有須用小姪之處，小姪還可相助一臂之力。」黃天霸見問，因將蔡天化如何是採花大盜，奸辱良家婦女，如何兩次露名留東，如何捉拿不住，如何在拏復逃，如何準備搗台，欲招誘蔡天化到此合力拏捉的話，說了一遍。殷勇道：「但有一件，小姪還不明白，蔡天化既已如此，何以見得他一定來此呢？」黃天霸道：「賢姪有所不知，這蔡天化非比那泛泛強盜，他却具著一身的刀鎗不入的本領，因此自逼其能，偏要在衆人前顯顯自己的武藝，不瞞姪兒說，就是愚叔等這一班，皆不是他的對手，所以特地請出萬家叔父前來幫同拏捉賢姪，如無事，且稍待幾時，自見分曉的。」殷勇道：「小姪好在是奉父親之命到此，就就攔一月半月，也不要緊。回去只要將這件事與父親說明了，父親他也絕不見怪。如果蔡天化果真前來，上姪雖無大用，也還可以稍助一臂之力。」黃天霸道：「如此更好了！」說罷，殷勇即退出，又去朱光祖那裏談了一會，又到各人房裏周旋了一回，然後才與賀人傑閒談起來。賀人傑此時也學了兩句世務，因向殷勇說道：「小弟如從去年與二哥一別，不覺又是一年了，岳父岳母想都康健，大哥可在家麼？大嫂等還安好？」殷勇道：「老人家與哥嫂等均好的。現在賢弟在淮安，想還住在黃叔父那裏了。」賀人傑道：「去年已將家母接來，一起住在黃叔父那裏。」殷勇道：「實在不曉得，倒少禮。」賀人傑道：「來去匆促，也未順道去岳父那裏請安。」殷勇又謙讓了一回。賀人傑又問殷勇道：「三哥今庚子幾歲了？」殷勇道：「小弟與兄同年，也是十九。」賀人傑道：「幾時生日？」殷勇道：「體長兩月。」賀人傑又問殷勇道：「小弟今年十七。」彼此躬身閒談起來，真個是情投意合，不似那年在殷家堡爭鬥的時節，彼此恨不能都要性命的一般。殷勇又問道：「這裏還少兩個人，張氏與郝氏二位嬌兒不在這裏麼？」賀人傑道：「他二位老人家一來爲大人跟前沒人防護，二來不久都要添小兄弟了，因此未來。」殷勇道：「原來如此。」彼此正談高興，忽見店小二進請吃晚飯，四個人便出用晚膳去。用過晚膳，彼此又略談了一會，就各去安歇。次日一早起來，梳洗已畢，大家用了早點，便一齊出門，仍去看打搗台。不一時已到搗場，大家就在原號那個茶棚內坐下。見有人在台上交手，未及數合，忽將那人丟下台來。接着又有一人上來，也是不到數合，又打落下去，接連有五六個人皆是如此。曹德彪便在台上喊道：「若再有如這樣不中用的，儘可不必上來罷！免得有污本台主的

拳足。話猶未了，只見正南上人叢中擠出一人，大聲喝道：「台上的聽者，你有多大的本領，胆敢口出大言，俺來送你的狗命！」那裏曉得還是如此，不過三正合，仍舊丟下台來。曹德彪哈哈大笑道：「我道是個真有本領的，原來還是個不中用的小子！」笑聲未畢，忽見台上又跳上一人，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五十一回

### 粉金剛力敵曹德彪

### 冲天炮奮鬥徐文豹

話說曹德彪將那人打量一回，暗自喝采道：「這人大約是勁敵了。」他外穿一件白綾綉花外蓋，腳踏粉底烏靴，頭戴逍遙巾，手執白紙扇，面如傅粉，唇若塗硃，分明是個白面書生，那裏像前來打擂。他偏不矜才，不使氣，連响也不响，就跳上擂台。因此曹德彪就知道他是個勁敵，忙將兩手向那人一拱道：「請教尊姓大名，住居何處？」那人道：「小生姓徐，名喚文豹，祖籍浙江人氏，向往因直隸探親，路過貴地，聽說得老丈大開擂台，招聘天下英雄豪傑，小生不揣冒昧，固自班門弄斧，還請尊拳之下，稍讓三分，使小生得全顏面！」這一番話，真說得儒雅風流，令人動聽。黃天霸等在那茶棚內，聽見他說了這一番話，兒定然是個絕妙本領。正在出神觀看，又見曹德彪向徐文豹拱一拱手，說道：「既蒙不棄，即請見教罷！」只見徐文豹答應一聲，便將外蓋大衣脫下，現出一件密扭緊身湖色戒襖，將一根丈二長的杏黃絲絛在腰間束好，又將脚下粉底烏靴蹬了一蹬，說一聲：「有佔了。」當下在上手立定脚步，只見曹德彪已分開門戶，左腳曲起，右手擴定頂門，左手在右肋下按定，使了個寒雞獨步之勢。徐文豹不慌不忙，先將身子帶偏，左手按着胸膛，右手搭在左膊之下，驛身進步，將右手從後面團過來，使了個葉底偷桃的架落，陰泛陽一拳打來，便破他的那個寇雞獨步的解數。曹德彪將身一側，左手一起，將徐文豹一拳掀開，趁勢發出右手，還他一下。徐文豹來得飛速，趕緊躲過他右手，使了個毒虻出洞，認定那曹德彪背心點來，曹德彪看得分明，也趕着使了個王母獻蟠桃。將徐文豹的那隻手托了出去。徐文豹將身一轉，又使了個鴿子翻身，撲轉來，雙手齊下，這喚作黃鶴圈裏，曹德彪趕着將身望下一蹲，把頭向左邊一偏，躲過他隻手，趁勢使了個金剛掠地，將右腿在上一旋，直認徐文豹旋轉掃來。徐文豹趕着將身跳過，又使了手個泰山壓頂，照定曹德彪腦門打來。二人在擂台上，你來我往，拳去脚來，只打得眼花繚亂。這一個好似蜻蜓點水，驚一掠便飛將空中，那一個如蚊蝶穿花，點一點又飛來牆外。一個是如南山餓虎，見著人撲面而來，一個是如北海怒蛟，得了勢騰空而去。真個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那些台上台下的人，看得個個齊聲喝采，就連黃天霸等這一班會手，見着二人如此，不覺得也高聲喝起采來。二人足足打到了一百餘合，還是不分勝負，你也莫想打我一拳，我也莫想踢你一脚。二人見不

分勝負，更覺抖擻精神，又鬥了有五十餘合，還是不分勝負。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見曹德彪將兩隻手，竟在那當胸一合，說聲：「且住！停一會兒，再決雌雄！」徐文豹一聽此言，也就說道：「悉聽尊便！」說著，各人舉了手，跳在一旁。曹德彪復將手一拱，道：「此時日已晌午，俺們且吃過午飯再來。」徐文豹便道：「使得。」說罷，就走向衣架上，取過長衣，就身上披好，轉輕的跳下台來。大家一看，見他打了有兩個時辰，還是面不改色，無不稱贊徐文豹。下得台來，搖搖擺擺擠出人叢，便去尋找酒樓，好用午飯。黃天霸等也就去到酒樓用飯。上得樓來，大家坐定，便呼店小二，拈了配菜，一面飲酒，一面談論方才他二人交手情形。賀人傑便插口問道：「這等拳法，究竟是那家宗派呢？」褚標道：「這就是少林一派。他二人的拳法，也算是得其奧妙，末了還有那一著，擲手拳，換作獨劈華山，只有那天王托塔這一著可以解得，其餘皆不能解。不知他二人有這兩著妙拳，俺們且吃過午飯，再去看看他們各要一會。」大家聽說，頗為高興，趕著狼吞虎咽一會，子如風掃似的，大家俱已吃過。算了賬，還過錢，大家淨了面，又吃了兩杯茶，復一齊出門，仍到擂台下面，看曹德彪與徐文豹二人比試。此時曹德彪已用過午飯，在台上坐在那裏等候。不一刻，徐文豹又早已前來，仍舊輕輕的跳上擂台。曹德彪一見他來，趕著立起身來，讓他坐下，稍盡待客之禮。徐文豹將手一拱，說聲：「請。」二人同坐下來，有人各獻了一杯茶。二人稍坐片刻，各飲了兩口茶。徐文豹便站起來，脫去外衣，將衣服挂在衣架上。上，復走到台面當中，在上首立定脚步。曹德彪正要上前請他開拳，旁邊早走上教習徐寧，忙向曹德彪說道：「難得這位徐兄到此，你已與徐兄會過了，可否讓小弟與徐兄領教一番？」曹德彪道：「我未嘗不可，這怕徐兄見怪，說咱們自家欺人，輪流與他比試，恐有些不大穩便。」徐文豹聽說，心中暗想道：「你們不必施這跟計，兩個人輪換著，與我交手，就使有十個人輪流而來，我姓徐的要說出半個不字，也稱不起是英雄好漢。」因說道：「這個又何妨？便是我早遲皆要領教的，但不知尊姓大名，還得請教才是。」徐寧道：「在下也是姓徐，與老兄同姓，單名是個寧字，綽號冲天炮，略知拳棒，本領平常，還得有請稍讓一二。」徐文豹道：「豈敢豈敢！太謙太謙！小生是久仰的，幸蒙賜教，也算是三生有幸了！」說罷，便道了一聲請，彼此立了門戶，即刻就交起手來。你去我來，倒也是一對勁敵。兩個人也鬥了有八十餘個回合。徐文豹并未稍有破綻，徐寧見他拱法甚精，純急切不能將他敗下，自己又心高氣傲，總想在東家面前，要個面子，方肯甘心，但既存了這個心，便用出一個毒著出來，先使了個蜜蜂進洞，將兩拳向著文豹兩太陽穴打來。文豹一見，早知他要用手毒著，已暗暗防備起來。文豹便先用了脫袍讓位的數解，將兩手並在一處，從下泛上，兩旁邊一分，去掀他的兩隻手。徐寧見他來分自己的兩手，便借他分開之力，趁勢一反手，正對文豹腦門劈來。這一著，就是褚標說的那獨劈華山。文豹是早已防備到此的，見他一掌劈來，此時文豹早將兩手平住了胸，當當來。

說了一聲來得好，立刻將右手向上一托，泛住徐寧那一反掌，順勢將左手向徐寧胸前一點，這就叫做天王托塔。只聽徐寧說聲不好，正待要將身子一偏，文豹這一拳已經逼近胸膛。畢竟徐寧有無性命之虞，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五十二回

#### 徐文豹大鬥曹月娥

#### 衆英雄協擊蔡天化

話說徐寧說聲不好，趕將身子一偏，叫他讓得快，已在肩膊上擦了一下。曹德彪看得清切，怕徐寧有失，趕速走過來，向當中一隔，說道：「今日天已過午，咱們明日再來比較罷！」二人聽說，各人收了手。徐文豹就衣架上拏了衣服，換好下台。曹德彪父女及兩個教習，也自下台回莊。黃天霸等自不必說，也是回轉客店。曹德彪到了家中，坐下歇了片刻，即我女兒月娥及徐寧石勇兩個說道：「咱們打了這幾日擂台，還不會遇見像敵今日這姓徐的，倒有些扎手。方才徐師父，若再與他交手下去，恐怕要敵不過他了。」徐寧道：「若不是台主那樣說法，真個有些敵不上來，但是明日怎樣設個法兒，要敗他一次才好！」月娥在旁也道：「石師父且待你敵他，看是如何，咱再與他較量一次，便可分其高下了。」曹德彪道：「我兒！你不可不要小視與他，就是與他比試起來，也須仔細才好，縱不能勝他，也得要與他不相上下，方才不被人笑話。那時爲父自有主意。」月娥答道：「女兒自當遵爺爺之命。」說了一會，也就各自用膳不提。再說蔡天化自從在河南勾欄中住下，戀着一個妓女，倒也不想往各處採花，却住了半個多月，有些不耐煩起來，這日出門到街坊上閒戲，忽然聽人傳說，安東縣現在擺設擂台，爲的是招贅女婿。蔡天化聽了這話，心中暗想道：「這擺擂的人家，那個女兒，想必是色藝俱全，咱何不不到那裏去會他一會？若果真美貌，咱打勝了他，定然給咱做老婆，咱也落得有個色裝俱絕的家小，也可幫助幫助。好在咱在這裏沒有一些兒事，不但將他打勝，可以得個好老婆，咱還可以格外响名。」主意已定，即日由河南動身，日夜兼行，不到六七日工夫，已到了安東縣內。當下落了客店，就從各處打聽了一回，見說有個徐文豹，現在那裏打得不分勝負。他聽在肚裏，暗道：「這姓徐的，難道有三頭六臂麼？俺若不到此，由他逞能耀武，俺既到此，可不能讓他逞能了。」想了一回，也去擂台上看了一會。這日却因曹月娥果真感冒風寒，不會上台，那擂台上，可拿著一面白色粉牌，上寫著告白，暫停一日。蔡天化看了告白，當夜就思量曹家去走一論，如果見著曹月娥，果真是好，他便放出採花的手段，與他暗戰一番。又想道：「俺既然到此，且等他明日上台，他倆將打敗下來，還怕不是我的受用，若是今夜就出，倘被他知道，反敗了咱的英名。」因此一想，遂未前去。這也是曹月娥應該不被污辱的。天化死期將臨，所以古人說得好：「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蔡天化向稱採花魁首，今日忽然動了這個念頭，未去污辱曹月娥，要想爭那英名，聞話休表，却



說隔了一日曹月娥的感冒已是大好先著人到台上將告白牌下去。那時來打插的并那些小本營生的熱鬧異常。蔡天化此時也到了插台場內，却因人多擁擠，不會看見黃天霸等人在此，就使他也會想到，他又倚恃著自己武藝，又因黃天霸等拏過他兩次，均不會捉住他，及至酒醉誤為捉住，仍舊被他掙脫，他所以將黃天霸這千人也不會放在心上，倒是黃天霸等雖然在此看打插台，却刻刻留神，防着他到此。可巧賀人傑走出茶棚小徑，瞥眼瞧見一人走過，好像蔡天化，他將溺也不解了，就躡足潛蹤，尾隨在後，從遠的跟了過去，仔細一看，却是蔡天化，已進了那首茶棚坐下。他便趕急飛跑回至茶棚，打了個暗號，告訴眾人。大家聽說，還未開口，只見黃天霸等要奮勇出力，預備去捉。萬君召一見，即刻將天霸攔住，說道：「老兄弟，還不會到時候，且不要空了手足！」你道這是什麼話？兒原來萬君召說的，不要空了手足這句話，就是不要空捉了他，將這捉字拆開說成手足二字。黃天霸聽說，只得耐住性子，坐在那裏看光景。此時台上的人已到全了，曹德彪又往台下招呼過了。徐文豹已跳上台去，只見石勇到台口，向徐文豹拱手道：「尊駕學的高藝，咱家台主與那位徐帥父，都已領教過了，但是在下還不會領教呢！請賞個光兒，指教一兩手罷！」徐文豹笑道：「既是尊駕不棄，當得請教，便請過來罷！」石勇道：「主不估客，還請在先！」徐文豹道：「既如此說，我可有佔了！」說著，即將外衣脫去，有人接過，向衣架上挂定。二人先分了門戶，即刻就交起手來。你一拳，我一腳，只見或上或下，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各盡所長。一來一往，鬥了有八十餘個回合。忽見徐文豹飛起一拳，直向石勇打來。石勇才待要讓，徐文豹這一拳並未打下，復飛起一腿打來。石勇一見，說聲不好，正待將身子一偏，讓他這腿。忽聽一聲嬌喝道：「姓徐的，你不必逞能，俺姑娘曹月娥出來會你！」話猶未了，又聽台下一聲道好，就如萬馬奔駒一樣。徐文豹正是一腿飛去，打算石勇斷讓不過去，不意一聲嬌喝，出一個女子出來。徐文豹趕著立定了脚步，將曹月娥上下打量了一回，但見他頭挽烏雲，高高的盤著一個堆螺髻，玄緞抹額，中間打著了鴛鴦結，高聳頂門，兩耳斜插著兩朵絨花，一對珠環，低低垂下，身穿一件大紅緞酒花，窈窕身短襖，腰束著一根蘋果絲絲，下穿玄色湖緞酒花紮腳馬褲，窄窄的一對三寸金蓮，穿著一雙大紅綉履，真個是柳眉杏眼，粉面桃腮，雖為閨閣佳人，實是裙釵武士。徐文豹看罷，不覺暗暗喝采。曹月娥也將徐文豹看了一回，只見他兩道長眉，一雙俊眼，面如傅粉，唇若塗硃，心中也著實羨慕。彼此均打量已畢，只聽徐文豹說道：「小姐既然下顧，我徐某也算三生有幸了！」曹月娥聽說，面上一紅，乃就應聲說道：「從來未有主估客先的道理，還是先請賜教罷！」徐文豹聽說，立刻就分了門戶，與曹月娥交起手來，只見他們兩人，一個是身如鐵樹，拳到處不讓分毫；一個要腰若柳枝，足踢時頗難躲避。忽然間，蛟龍出水，氣挾風雲，忽然間，臥虎翻身，勢崩山谷。兩個人一來一往，足去拳來，足足鬥了有百餘個回合。那台下的人都看得呆了，那個

不大聲喝采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聽西北角上大吼一聲道：「姓徐的休得逞能爾休想這個老婆須留給俺蔡天化爺爺受用。」這一聲大喝那些台下的人俱聽得清楚暗道：「這蔡天化是個緝拏的人爲何敢如此大胆前來打搗？」台上的曹月娥曹德彪及徐寧石勇四人早已聽見正要防備蔡天化已跳上擂台曹月娥抽了空兒卽向徐文豹說了一聲：「慢走俺去就來。」說著便退入後房蔡天化才上得台卽與徐文豹兩下交手不知蔡天化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五十三回

### 逞強能衆英雄鏖戰

### 中要害蔡天化成擒

話說蔡天化一聽大喝上了擂台也不打話便與徐文豹交手。這却是何緣故他却存了一個心恨不得一拳就將徐文豹打死也便可得了曹月娥去做老婆。不料徐文豹果然毫不畏懼就與他力鬥起來。又兼曹月娥是早已知道要合力拏他的所以向徐文豹說了一句：「且慢俺去就來。」他便退入後房去拏了兵刃會同他老子及兩個教習一齊拔刀相助。蔡天化却不知道其中緣故正與徐文豹一拳一脚的打了個正對。忽聽撲撲撲一陣聲響瞥眼一瞧見黃天霸等一衆英雄都拏了刀齊到了台上。徐文豹一見雖知大概却不曉得細底正是疑惑又聽黃天霸等齊聲喊道：「咱們大家合力呀！不要再給這狗強盜掙脫逃走呀！」一聲未完只見兵刃齊施你一刀他一劍認定蔡天化砍到蔡天化一見知道不好卽忙運動神工亦手空拳來與黃天霸交手奮力惡戰只見黃天霸一刀砍來蔡天化將右手一架隔開過去連皮都不會傷了一塊。黃天霸正待要砍他二刀那邊褚標已一刀砍來又接著何路通雙拐齊下蔡天化糾練精神一聲大喝道：「爾等這些小子忘八蛋俺爺爺要懼怯你一點就不算好漢了爾等這一起小子將所有的兵刃只管砍來俺爺爺只放着這兩隻手兩條腿與爾等殺這一起忘八廝兒！」一面將兩手拿開去擋兵刃。黃天霸等聽了此話大家皆氣往上冲你一刀我一鎗有的被他讓過的有的他並不讓竟自逞著膀臂去迎接兵刃的總不能傷他半點。大家都有些緊急只見賀人傑抽個空便擲出兩個金錢鏢手這一揚直向蔡天化雙眼打到蔡天化早已防備便舉起右膀曲轉過來將二眼牢牢擋住。及令金錢鏢打到却打在手膀上面就同碰在鐵上一般仍舊掉轉下來他竟毫無傷損。李昆在旁看見也就拏出彈子認定他咽喉打到蔡天化處得切近用手一接將那顆彈子接入手中順手一放居心要還打李昆可巧李七侯正一刀砍來不提防正遇着蔡天化正放那粒彈子正打中手腕只聽噹噹一聽手中刀丟落在地蔡天化瞧得真切趁勢就是一腿將李七侯打倒一旁一伸手就去拾刀。此時朱光祖趕著架開關小西在上手也就一倭刀砍來接着賀人傑舞動雙鎗當頭打下褚標也就飛舞扑刀砍來天霸又趕着取出金鏢擲去。蔡天化架過刀讓過鎗躲過

鏢，正欲抽空向台下逃去。却好曹德彪一聲大喝：「該死的囚徒，還要那裏逃去！」說着，就舞動竹節鋼鞭，認定蔡天化打下。蔡天化即將手內的單刀掀開鋼鞭，不意曹月娥又從背後舉起雙鋒刀，從蔡天化肋下刺來。蔡天化一聲大喝，當下罵道：「好賤婢！我與你向無仇隙，何得趁火打劫來得好！」手起一刀，將曹月娥的雙鋒刀磕下，趁勢就還進一刀，向曹月娥當胸刺來。曹月娥一個箭步，向旁邊一躲，却好賀人傑又是一鏢打下。蔡天化說聲不好，趕着將手中單刀望上一擋，將金錢鏢打過，復又飛舞單刀，向賀人傑搗來。賀人傑正欲舉鎚招架，却好關小西的倭刀從半空中接住。金大力也就插漏當空，舉起鎗鐵棍，認定蔡天化兩腿掃來。蔡天化一面避關小西倭刀，一面兩脚一蹬，向半空中一縱，又讓過金大力鎗鐵棍。十幾個如狼似虎的英雄，將他團團圍住，他竟一些懼怯沒有。此時台下那些閒人，那個看見不伸難吐舌。做書的，你鬧了這半天，特地請來的那個萬君召爲何到此時，還不見他與蔡天化砍了一刀，刺了一劍，敢是你將他忘記了不成。原來萬君召自黃天霸等齊上擂台之後，大家與蔡天化大戰起來，他却暗暗伏在上面台頂上，在那裏細心觀看，要等黃天霸打將蔡天化，打到有個八九分數，他就下來，可用一個撒手着，就要將他捉住。所以打了這半會，總不見萬君召和他交手。此時蔡天化力戰衆人，任他本首再高，也難敵得住。黃天霸關小西褚標李昆朱光祖李七侯何路通計全金大方賀人傑王殿臣郭起鳳十二個人，並有殷家三兄弟，加之曹德彪父女兩個，並徐寧石勇兩教習，共計十九個，又是能爭慣戰的英雄，你一刀，我一拐，你一鎗，他一鞭，你一棍，他一劍，還有許多暗器。這可是蔡天化本領真高，又兼着能運神工，可以刀槍不入，要換着第二三個還等到這個時候，總不成將他捉住。李七侯一腿打倒一旁，他就搶了他的刀，與衆人對殺。此時又打倒了兩個，一個是何路通，被他刺了一刀，正中大腿，跌倒台下去了一個。是石勇，肩窩上被他刀着了一下，不能再戰，只得回到台後。黃天霸等是不會將他捉住，反被他打倒了一人，砍傷兩個，好不着急。於是大家拚命的殺來，就連曹德彪父女，並教習徐寧，也是奮力去殺。看看蔡天化他有些抵敵不住，心中暗道：「俺若再與他們戀戰，真個要被捉了，不如趁早逃罷！」主意打定，便舞動單刀，認定朱光祖面上一幌，朱光祖趕着架住，計全早一刀飛來，蔡天化也不去架，居心讓他砍一刀，趁此就可得空逃走。不期賀人傑看真切了，看見他無心戀戰，有要逃走之意，即刻又掏出兩個金錢鏢來，向天化兩眼打去。這對金錢鏢才打出去，忽見萬君召從擂台頂下了個翻身，倒挂下來，先使了燕子穿簾的架式，只見一個黑影兒一見，平空穿到蔡天化面前，隨即用了個葉底偷桃，就將蔡天化腋下一點，只聽蔡天化哎呀一聲，登時縮了下去。萬君召趁勢將身一轉，翻到蔡天化右首，輕輕的將蔡天化右膀一拉，只用兩指在蔡天化右腋一點，任他銅筋鐵骨，再也不能動彈了。於是大家一齊上前，將蔡天化牽住，綁縛停當，再仔細一看，已見他兩眼打得血流滿面，却是被賀人傑的金

錢鏐打傷，因著他傷了兩處要害，才被入捉住，這也是他惡貫滿盈，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應該如此！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五十四回

### 正國法強徒授首

### 挾私仇惡霸傷心

話說蔡天化因被萬君召賀人傑二人，著傷他兩處要害，致被人捉住。黃天霸等人，就將蔡天化綁了個結實，拋下台去。此時安東縣知縣也就趕到這裏，黃天霸即將蔡天化交給安東縣，帶回衙門，先行收監。萬君召又道：「太爺回衙後，可即命差役將他的琵琶骨穿起來，用刑具上了，方保無虞。」安東縣聽了，好生担驚，因說道：「本縣雖有監守之責，還求諸位保護一程，送進城去收了監，那就是本縣的責任了！」天霸等答應，即刻一齊護送進城，到了安東縣衙門，當由差役用頭號鐵練，將蔡天化的琵琶骨穿起來，用刑具上了。說也奇怪，自傷了他要害，那神工也不能運動了。當下給他送進內監，黃天霸又請安東縣懸寫了文書，申稟施公說：「蔡天化已設法拏住，但使沿途押解，恐有不測情事，是否就地正法，以昭慎重，而免悚虞！」安東縣隨即備文專差，連夜投報，暫且按下。再說黃天霸等，當日又去曹家村道謝，曹德彪迎接進去，黃天霸當即給他道了謝，又問了他教習受傷的話。曹德彪道：「敝教習雖然受傷，却還不重，但須歇息一兩日，就可全愈了。」當下曹德彪即命人擺出酒來，給大家道賀。黃天霸再三推却不過，只得入席叨擾，大家痛飲起來。飲酒之間，談起徐文豹打掃一事，褚標先自說道：「那姓徐的，如果未曾娶親，居心想要招贅，他明日必然前來，那時再將他問明，便可招為快婿了！」曹德彪聽了大喜，大家又復痛飲起來，直飲到日落西山，方才散席。黃天霸等回到客寓，又看了何路通李七侯，所幸受傷俱不過重，大家便去安歇。次日，又往看打掃台，果然徐文豹復來，曹月娥又與他鬥了一回，仍是不分勝負，曹德彪即命他二人住了手，問明徐文豹會否娶親。徐文豹道：「實未娶親。」曹德彪當下將女兒贅他為婿，徐文豹也就應允，即將他帶回莊上，過了二日，就與月娥成親，一面將掃台拆去，這也不必細表。黃天霸等乃回客店，專等施公回文。不一日，回批已到，蔡天化著即就地正法。這日，黃天霸等皆全身裝束，各帶兵刃，安東縣又將城寺請來，帶了兵刃，沿途護衛。蔡天化著即提出，打開刑具，當下如法背綁起來，押往市曹斬首。一會子到了法場，等到午時三刻，即將蔡天化斬首，將首級用木籠裝好，以便解往淮安，懸竿示衆。諸事已畢，黃天霸等也就一起回去。淮安銷差，殷家兄弟，却由安東縣回殷家堡而去。不一日，大家俱至淮安，見了施公，銷了差，施公又將捉拏蔡天化的情形，細細問了一遍。黃天霸等也就細細稟明。當下施公就與萬君吉道謝，并欲保奏君召，萬君召再三推辭，不願為官。施公這才罷議，又將衆人保奏出去。

後來奉到聖旨，各人俱加一級。黃天霸加了總兵銜，關小西加了副將銜，其餘各官按原級遞加。惟有賀人傑升了守備，大家好不歡喜。朱光祖、萬君召二人在淮安盤桓了半月，也就回去。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且將黃天霸等人按下。如今再說桃源縣新出了一案，全家被害，實是可慘。桃源縣西鄉有一梁家莊，莊主梁世和是個本縣的武舉，家道極其富有，為人亦頗正道，而且任俠好義。這梁世和年交四十餘歲，妻子陳氏生了兩子一女，長子名喚家駒，年交十八，次子名喚家驥，方交十二，惟有那女兒玉貞最大，今年正交二十歲，真個是詩詞歌賦，件件皆精，而且生得美貌動人。這梁世和夫婦真是愛如拱璧，自幼與他那表兄結下姻事，他表兄名喚仁壽，住在城裏。這仁壽今年二十一歲，也曾進過本學生員，父親早已去世，稍有母親許氏在堂，家道雖不大富，也還小康。只因梁家莊西北五里有個溫家寨，這溫家寨的寨主名喚溫球，是個武進士出身，綽號蠶太歲，為人極其凶暴險惡。家中廣有田產，多蓄豪奴，并養着教習數人，打手數百，專搶民間婦女，強霸一方，人人見他側目，却與梁家莊梁世和家不敢沾染。因梁世和爲人正直，而且武藝高強，雖然他武舉人，却還比他那個武進士強著幾倍。前兩年爲爭買田地，溫球意欲強佔，梁世和不肯干休，後來兩下動起武來，溫球打梁世和不過，依舊還把那分田地讓給世和，却暗地下都有懷恨。這兩年之內，雖聲各不相擾，溫球却刻刻要設法去報仇，也是合當有事。這日梁世和的女兒適在門口，隨着他母親在那裏閒看春景，不期溫球方從城裏回來，走此經過，忽然看見梁世和的女兒那般風流俊俏，美貌動人，他只見一見，却存了一個混賬心，要想他作妾。回家以後，便神遊癡想起來，隔了一日，就托人出來到梁世和那裏去說，托言給他兒子求婚，爭奈他兒子是個十全不全，人人皆知的，不必說梁世和的女兒已經許下姻事，就是沒有許下，梁世和也斷不肯把一個愛如拱璧，貌若天仙的女兒許這個十全不全。只得對來人說明，已經自幼許下親事，那來人只得回覆溫球，說他早已許下人家。那知溫球一聽，重重大怒，他不說人家果真許字與人，他反疑惑梁世和嫌他兒子十全不全，不肯與他結親，因此懷恨在心，愈加要尋事報復。可巧這日梁世和家來了一個外鄉人，因脫了盤費，訪問梁世和是個任俠好義的人，就前來找他，給些盤費，梁世和見了那人，生得一表非俗，而且是個武生打扮，就問了他尊姓大名，住居何處，那人一一告訴他一遍。原來姓郭名仁，是山西人氏，到南邊投親不遇，因此脫了盤程，却有一身好武藝。因此梁世和更加親敬，就當郭仁住了兩日，又送了他幾十兩紋銀。那知溫球打聽出來，便到桃源縣賄囑了差役，硬說梁世和通同大盜，勾結強人。桃源縣也不問情由，便將梁世和捉去嚴加拷問，叫他招出通盜的各情。梁世和那裏肯招，桃源縣又將你妻子帶去拷問。溫球見梁世和一家俱已下獄，只有他女兒不會下獄，便率領衆豪奴到了梁家莊，將玉貞小姐硬行搶去。不知玉貞果有性命之虞，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五十五回

## 因驚成疾梁女全貞

## 抱屈鳴冤陳郎入告

打說，惹大歲溫球因挾私仇，誣害梁世和通同大盜，在桃源縣出首，經桃源縣知縣不問情由，將梁世和合家下獄。梁玉貞當爲溫球搶劫回莊，及到了莊上，當將梁玉貞扶入後房，溫球便勸他道：「你父親通同大盜，見得性命難保，故此將你接到我家，你若肯與我兒子成個夫婦，我一定設法將你老子與你母親兄弟救了出來，仍舊成爲親戚。」那裏曉得溫球儘管說，梁玉貞一字不答。溫球不覺大怒，正欲伸手去打，再一細看，但見梁玉貞玉容慘淡，氣息毫無，坐在那裏已是昏絕過去。溫球一見，趕着呼喚僕婦，立刻取了薑湯灌下，復又慢慢的低聲輕喚，好容易喚醒過來。只見梁玉貞嘆了一口氣，擗了半會才說一聲道：「苦呀！」衆僕婦見將梁玉貞已經喚醒，大家不勝歡喜。溫球在旁也甚喜悅，因命僕婦將梁玉貞扶入臥房，好生將他安睡，伏侍安當，隨後自有重賞。梁玉貞眼睛雖然閉着，耳內却聽得清楚，聞得衆僕婦將他送入內房安睡，他即睜開二目，罵道：「爾等這一起無恥賤人，可知你家主人誣栽我家通同大盜，捉入縣監，又將我有夫之女搶劫過來，如此作爲我一死原不足惜，但溫球傷天害理，總有惡貫滿盈的時節，我雖死到了陰曹，要追他的性命，爾等衆人若將我好好送回，給我全家的骨肉申了冤枉，後日自然感激爾等救命之恩，如若不然，我死之後，也一起要追你們的性命了！」說了這一番話，又將溫球罵了一番，不覺氣急上擁，又昏絕過去。內中只有個姓劉的老媽，雖然在溫家做工，却是存心忠厚，趕着又取了薑湯來灌，好容易又灌醒過來。此時溫球聽說玉貞復又昏絕，又來看視，及至房內，見玉貞已醒，當下那劉老媽媽，即插口向溫球說道：「大爺你老放心，出去罷，這梁姑娘交給我婆子，包管你伏伺他好好的就是了。」溫球當即答應出去。劉媽媽見溫球出去，也就令那些僕婦都走開，他就對梁玉貞道：「姑娘，你放心罷！且到裏間歇一會兒，我包管你不至被他奸賊強逼，且耐兩天，我再設法救你便了。」梁玉貞聽說，見他不是歹意，也就隨他進入內房，就床鋪上睡下。那劉媽媽又殷殷勤勤的伏伺他一會，又與他談了些家事，又歇息了一回，又切齒痛罵了一回，這才出去。少刻又進來看視，又與梁玉貞問茶問水，梁玉貞也著實感激。不期梁玉貞因吃了一驚，又困在這裏，不能出去，心中自然著急，又慮到外面他父母兄弟不知如何設法，因此幾漆，不覺頭痛起來。溫球屢欲進來侵犯，多虧劉媽媽將病推托，還幸梁玉貞不會受些污辱，暫且慢表。再說梁世和一家四口，下在獄內，此時城裏城外通哄傳開了。他的女婿陳仁壽，一聞此言，着實吃驚不小，因趕着出了城，先到莊上看視。纔到莊口，只見梁世和家的一個老家人梁孝，匆匆忙忙走了過來，驚慌說道：「姑爺來了麼？」陳仁壽道：「老爺怎麼忽然遭這一場大禍，究竟裏面有什麼仇人？」梁孝道：「姑爺休提

了，真個禍不單行。老爺太太同兩個少爺，才被縣裏捉去，不料溫家寨溫球這個好賊，就率領了許多打手，撞進門來，硬將姑娘搶去。老奴等趕了一回，實指望將姑娘奪回，不但不能奪回，反被他家那些豪奴打了一頓。姑爺來得好極了，也得趕緊設個法兒，一面去縣裏救出老爺太太少爺，一面去溫家寨救出姑娘才好。在老奴看來，還是先到溫家寨救姑娘要緊。老爺等雖在縣監急切，尙無性命之虞。惟有姑娘平日性情最烈，姑爺是早知道，現在被奸賊搶去，萬一強逼起來，姑娘斷不肯從他，必然要送性命，豈不白白的將性命送在奸賊之手麼？姑爺必須趕緊設法才是。」那知梁孝只管對陳仁壽在那裏訴說，不會細看仁壽原來仁壽聽見他表姊被溫球搶去，就這一急，已經氣絕過去，及至梁孝把話說完，忽見陳仁壽跌倒在地，梁孝又趕著將仁壽扶坐起來，取了薑湯灌下，纔算甦醒。陳仁壽即切齒罵道：「若不將溫球置之死地以報此仇，我陳仁壽誓不爲人。」說罷即令梁孝道：「你且與我到城裏一行，先往獄內將老爺等安慰好了，然後再設別法去處置那個姦賊。但你見了老爺太太，切切不可說姑娘被他搶去。我自的道理，總要先將老爺太太少爺們救了出來，然後再去救你家姑娘呢。」梁孝也只得答道，立刻隨着陳仁壽到了縣裏，賄通了獄卒，進了內監，見着梁世和夫婦，暨兩個兒子。梁世和夫婦一見他女婿到來，便哭著回說道：「我不知那世與溫家結下這樣大仇，將我全家誣害，眼見得我全家是沒有性命的了。但是我那女兒玉貞，要望賢婿好生看待，現在我家內也不知嚇得是怎樣了。」陳仁壽見了好生難受，只得忍住眼淚，勉強說道：「姑父姑母，你老人家不要害怕，好在這件事包管他誣我，我們沒有真憑實據，就是縣裏也不能屈打成招。你們二位老人家，且安心在這裏住些時，待姪兒出去，好歹總要設法將你們兩位老人家，及兩個兄弟出去，一面再報復那溫球奸賊。至於表妹，你老人家格外請放寬心，姪兒已將他接回去了。」梁世和夫婦聽了這話，方寬了點心，復又問道：「賢婿你說設法救我等全家，究竟是怎麼個解法呢？」陳仁壽便走到梁世和跟前，附耳悄悄的說了幾句，梁世和聽了大喜。陳仁壽即刻就告別出去，走到監門口，又切實囑託禁卒道：「望你老人家方便，隨後這個家人如果進來，還請你放他進去，我將來一起再謝你。」說著又在腹間掏出五兩銀子賞給禁卒，自然歡喜無量，滿口應承。陳仁壽出了縣門，即到家中，與母親說了一遍，又同梁孝說道：「你不許在外稍露風聲，我即趕往淮安去，到施大人那裏控告，你可每日去到縣裏探視一回，再密訪你姑娘生死如何。我到淮安住在纔漕衙門照壁後，王四房客店內，你可每日去到總裏打探情形，逐日寫一封信，寄與我知道。我一經將事體辦定，即刻就回來。」梁孝唯唯答應。陳仁壽連夜僱了船，帶了銀子，直往淮安進發。不一日已到淮安，就在總漕衙門照壁後，王四房客店住下。當時就寫狀詞，專待次日一早前去告狀。却好第二日，正是七月初一。施公要到河神廟拈香，陳仁壽打聽清楚，帶了狀詞，便出了店門，去到總漕衙門，等待施公。

河神廟拈香回衙，他便去攔與告狀。畢竟施公可否准他狀詞，代他伸冤，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五十六回

#### 察理准詞親提縣令

#### 聞風報信暗告強梁

話說陳仁壽將狀詞繕好，專等施公到河神廟拈香回轅，便去攔與告狀。在轅門外等了一會，金鑼响處，施公已打道回衙。陳仁壽即將狀詞捧在手中，等施公轎臨切近，他便攔著轎，跪在一邊，口喊冤枉，求大人伸冤。施公在轎內閃目觀看，見是個秀才打扮，手捧狀詞，口稱冤枉。施公即命住轎問道：「你有什麼冤枉，到本部堂這裏來攔與嗎？」陳仁壽見問，便將狀詞呈上。當有家丁接過，施公打開看了一遍，就在轎內向外面問道：「你叫陳仁壽，是桃源縣學的生員，你可再將這狀詞內所告的各節，細細訴稟上來。」陳仁壽道：「大人容稟，生員姑母，適同邑西門梁家莊梁世和爲妻，取有年所。姑夫亦係本省辛卯科武鄉試舉人，生有兩子一女，女名玉貞，自幼與生員結下姻事，現在尙未過門。只因聘妻表妹，生得稍有姿色，平時甚不出好，於前月初四日，隨姑母站立本莊門首，觀望村景。不料有距梁家莊五里之遙，溫家寨寨主溫球，他仗自己是個武進士出身，平日專行暴虐，霸佔田產，搶掠婦女，強霸一方。家中又廣有豪奴，多養打手，凡遇本地地方官，他又專門聯絡，藉通聲氣。姑丈梁世和雖與溫球近在咫尺，却各不相擾。前年因民人蔣德富，有田十六畝，始則價賣溫球，繼則爲溫球霸佔。蔣德富心實不甘，欲去縣裏控告，又恐力不相及，便來求請生員姑丈給他說項。生員姑丈雖然是個武舉，最恨的惡霸土豪，一聞蔣德富之言，大怒，當即到了溫家寨，與溫球說理。不意溫球見生員姑丈前去代蔣德富說話，他始則橫暴，既且用武與生員姑丈交起手來，却被生員姑丈將他打敗。那時他才轉出人來說和，情願價賣民人蔣德富的田畝。彼時生員的姑丈因與他爭鬥之後，他雖然情愿價賣民人田畝，究於自己無干，不過一時代抱不平，心下究有些過意不去，也就復到溫家寨，見了溫球親自謝罪。溫球當時也就罷了。却是暗地裏尙有些懷恨，兩年來雖不相擾，這溫球可是刻刻尋報復。又因尋不出事來，只得含忍而已。那知可巧前月初四，他從城裏回莊，打從生員姑丈家門首經過，瞧見生員表妹，即央人來求婚。生員姑丈，即以已經許字生員的話回覆來人，不料家人去後，溫球就因此更加不悅。可巧這日有個山西武生姓郭名仁，因到南邊投親不遇，脫了盤費，便去尋找生員姑丈，請他幫助些銀兩。生員的姑丈平時又極好義，凡遇這等事件，只要有人前去找尋，無有不幫助之理。因此生員的姑丈見了這山西武生，生得一表非俗，又愛他武藝精通，就留他住了一日，送了他三十兩銀子。郭仁也就走了。不料溫球訪知有這事，便去縣裏賄囑差役，誣指生員的姑丈通同大盜桃源縣，又不問情由，聽憑差役將生員姑丈姑母，暨兩個表弟一併拿去，問了一堂，勒令生員的姑



丈招出大盜的名姓，并欲令承認通同的情事。生員的姑丈向來安分守己，何能承招！桃源縣即將生員的姑丈姑母及兩個表弟一同收入大監，這也罷了！那知生員的姑丈等，才被縣裏提拿，溫球即於本日率領豪奴打手，來到生員的姑丈家內，將生員聘室表妹玉貞，強搶而去。當經老僕梁孝追趕往奪，反被該豪奴毒打，身受重傷而回。彼時生員尚在城裏家內，迨聞信奔往出城，生員的姑丈已經下獄，生員的聘妻已被溫球搶去。老奴梁孝受傷未愈，現在原籍。生員爲此情急，本擬仍往原縣控告，奈該縣既有前情，仍或生員去告，亦斷不准詞，因此生員方星夜馳赴大人閣下，追求申雪。再生員如有半句不實，大人一經察出，願甘誣告之罪。說罷就磕了一個頭，仍然跪在那裏候示。施公聽罷，不覺勃然大怒道：「該縣既如此糊塗，境內有這等惡霸土豪，不能先事預防，還敢通同誣害，實屬不法。已極陳仁壽你可先行退下，候本部堂一面親提該縣，并及那原被人證來轅審訊一面札飭該縣，即日前到溫家寨溫球家裏，將你聘妻梁玉貞保出，果明有無奸佔情事，再行核奪，分別治罪便了。」陳仁壽唯唯而退。施公回衙進入書房，更衣已畢，立刻命人繕就飭知，委派計全何路通二人，星夜馳往桃源縣，督同該縣前去溫家寨溫球家內，趕將玉貞保出，并將溫球及桃源縣知縣，暨拿捉梁世和一并四口之原差，并梁世和一家人等，限五日內一併押解來轅聽候訊辦。計全何路通奉了施公之命，那敢怠慢，即日帶了親兵，擎了文書，星夜直奔桃源縣而去。不一日到了桃源，先行通報進去。桃源縣聞知施公那裏派來的人，不知爲作何事，趕緊迎接進去。計全何路通到了書房，彼此相見已畢，有人獻上茶來。原來這桃源知縣姓胡名喚維世，是個捐納出身，爲人極其貪財，而且心地又極糊塗。所以計全何路通到了此地，還疑惑是來打抽風的。因道：「二位惠臨，有何見諭？但是兄弟這裏清苦異常，除每年例得養廉外，毫無生色，而且桃邑強悍，地土瘠弱，兄弟自到任以來，並無別事，並賠累得不少了。不知貴衙門每年還有什麼例規，還望二位仁兄指教明白，以便兄弟設指措備。」計全因搶着說道：「老兄，儘管放心，兄弟等此來並非需索例規，實因奉了大人之命，有件小小財爻送與老兄，可即前去趕辦，不可誤事！將來辦得好，大人是一定要保奏的。」這兩句話，在稽微明白的人，早知道內裏有些不妥，那裏曉得胡維世還當真是美差，忙笑著說道：「既蒙大人恩典，委兄弟去辦，兄弟何敢誤事，便請二位仁兄指教罷。」計全道：「當得當得！」說著就在靴桶內，取出一件文書出來，遞給胡維世觀看，胡維世接過，打開封套，將公文抽出，捧在手中，由頭至尾看了一遍，不覺汗流夾背，且看下列分解。

## 第三百五十七回

## 計全大鬧溫家寨

## 路通誤落陷人坑

話說桃源縣知縣胡維世見計全何路通二人在靴桶內取出公文，給他看過，方知道是爲梁世和一案，奉了施公之命，前來覲提人證，并限前往溫家寨捉拿溫球，保出梁玉貞，一併押解原被人證，暨原差人等，親往淮安聽候訊問。胡知縣看罷這件公文，只嚇得汗流夾背，立刻就傳差役，親往溫家寨捉人。那知那些差役大半與溫球有些來往，一聞此言，故意延宕，不肯立刻就去，爲的是先差心腹，去到溫家寨告知信息，叫溫球急速準備。及至胡知縣與計全何路通追趕前去，溫球早已得了消息，準備起來，專等人來捉拿，却說胡縣令帶領計全何路通及本署差役人等，到了溫家門首，計全何路通丟了個眼色，何路通會意，即退後一步，看他們進了大門，他便到他家後門，埋伏恐防溫球到後門逃走，計全等進了大門，當有莊丁故意攔道：「你們自那裏來的？爲什麼不問情由，擅自向人家宅裏亂撞？」計全聽了此言，不由的氣望上沖，大聲喝道：「好大胆的惡奴，咱老爺是奉了欽差總漕施大人之命，持來捉你的主人溫球，前往淮安對訊，控告梁世和通同大盜一案，你敢阻大老爺不許進去麼？」那惡奴聽說道：「原來如此，既是前來捉咱家主人，難道咱家主人還躲避你不曾麼？但是咱家主人現不在莊裏，等他回來，叫他前來投到便了。」計全聽說，不覺大怒，便道：「你既說你家莊主不在莊裏，待咱進去搜一搜，如果搜出來，再與你這狗頭說話。」那惡奴道：「你要進去搜查，可不怕你見怪，這是不客你撒野的咧！」計全此時實在容納不下了，立刻就喝令親兵，先就這狗頭給我拿下。親兵一聲答應，也就立刻上前去拿那個惡奴，那知那惡奴不但計全畏懼，還胆敢在身旁拔出腰刀，卽向親兵砍來。諸公請想，計全這時節可能容他過去麼？也就亮出單刀，一撒手向那惡奴斫去，那惡奴一聲大喊，登時來了十五六個，皆是手執刀棍，一齊向計全圍繞過來，刀棍齊施，把計全圍團圍住。計全見此光景，不下毒手，是要吃他的苦了。因此大喊一聲，舞動單刀，直向衆惡奴亂砍，倒地那些莊丁，不是計全的對手，一連砍傷了幾個，也就不敢上來，再加計全帶來的親兵，一齊動起手來，立刻將衆惡奴打得東倒西歪。此時胡縣令站在一旁，見這此光景，已是嚇得不能動彈。計全見胡縣令站在那裏，呆若木雞，便走上前將胡縣令一拖，口中說道：「貴縣這地方上，出了這等惡霸，平時不及早治，到了這會兒，還在這裏袖手旁觀，咱此時也不便與貴縣細講，且待捉住惡霸，與你再說不遲，還不與我去搜尋要犯麼？」胡縣令沒法，只得抖抖的，跟着那計全進去搜查，一直到了裏面，那裏搜查得出原來溫球家有個暗室，設在後花園內，這暗室四面皆是石板砌成，上面有個消息，只要將那消息扳動，那石板自然開了，中間露出門來，人卽可以下去。平時溫球搶了人家婦女回來，皆將他藏入裏面，任你搜尋，再也搜不到，此時他自己却躲在那個暗室之內。這暗室旁面還有一個陷人坑，是專爲防備來人，萬一搜尋到此，要叫他跌入陷坑內，隨後再將來人捉住，或打或殺，置之死地而後已。計全見搜尋半會皆搜不出來，暗想難道這惡賊果真不在莊上麼？一面暗

想，一面委決不下，仍在那裏疑惑。從見從屋檐上跳上一個人來，再一看時，却是何路通。計全喊道：「何賢弟！我與你分頭去看，你去將梁玉貞找尋去來，先保護他出去，將他送到縣裏，令人看守好了，我再去找尋那溫球惡賊。」何路通答應，立刻就各處找尋玉貞。計全還帶着胡縣令往各處搜尋溫球。又尋了好一聽，仍是找尋不出。正自着急，忽聽隱隱有哭泣之聲，計全心下一動，暗道：「這哭聲，莫非就是梁玉貞麼？」仔細一會，就依着了聲音找尋過去，胡縣令也就跟了過來。轉了幾個灣，見有一道小門，計全便從小門而進，覺得那哭聲就從後面出來。計全趕着走了進去，原來裏間是一個小小書房。計全又走進書房，並去門窗，計全好生疑惑。正自凝神觀看，忽見東首有個書櫥，心下暗道：「莫非這書櫥就是暗門？」於是走到那裏，將櫥門開了，向裏面一看，內中並無書籍，又將裏面的板用手一按，只聽剝落一聲，跌下一根門來。計全復將手在板上兩邊一推，又聽呀的一聲，那書櫥板推在兩旁，中間果然露出門來。計全好不歡喜，即將書櫥移在一旁，他便拉着胡縣令一同進入裏面，但見裏間却是一間靜室，陳設得頗為精緻，那哭泣之聲便在這裏。計全一聲喝道：「這裏間哭的，可是梁家莊梁世和的女兒玉貞麼？」話未了，那劉媽媽早已從裏間房內走出，答道：「正是梁家姑娘，你老是那裏來的？」計全道：「咱是特來救他的，現在那裏？」他家表兄陳仁壽，親往淮安在總漕施大人那裏告狀，准了他狀詞，咱乃施大人面前河營都司特奉大人之命，率同桃源縣到此，一來捉拿溫球，給他父親伸冤，二來救他出去，快叫他出來，將他救出，咱還要捉拿溫球呢！不要延遲了！」玉貞在內聽明了，方才相信，立刻坐了起來，扶着劉媽媽出了房門，問道：「那位是救我的恩人老爺？」計全道：「咱便是奉了大人之命，前來救你。」玉貞便要行禮，當時計全趕着攔道：「咱們快走罷！」說著就將玉貞背了起來，望外就走。縣令也就跟了出來。才出得小門，只見對門擁進數十個打手，個個手執兵刃，攔住去路，好齊殺到。計全一面舞動單刀，準備抵敵，一面暗想：「將那女子送了出去，再來與他們廝殺，還怕他們跑了不會？」心中正難定着主意，又聽那些打手齊聲喝道：「背女子的聽着，你可知你家夥計已落在陷人坑內，被咱莊主擒住，你若知進退，速速將梁家女子留下，饒了你的狗命，若言半字不行，咱等再將你捉住，且得你個現的，好在咱們法已犯了，隨後總是要定罪，不如開開花了，反覺易於做事。」說着便擁上前來。計全一聽此言，知何路通已誤落陷坑，更加不敢就攔，即將身子一縮，立刻一個箭步，跳上牆頭，隨即越屋穿房，將玉貞救了出去。何路通自誤落陷坑，衆惡奴捉住，便去告知溫球，問他如何處治。溫球即命衆打手，將他吊入一間空房內，也不要打他，活活的將他餓死便了。畢竟何路通有無性命之虞，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五十八回

## 慧太歲潛投聚夾峯

## 何路通救出溫家寨

話說計全背了梁玉貞，出了溫家寨，本擬將玉貞送到縣裏，後來一想，進城往返，不免就延時刻，不若就近先行送他回莊。主意已定，便一口氣跑到梁家莊，却好梁孝站在莊門口。玉貞在計全背上，見了梁孝，如同見了親人，當即哭道：「多虧這位恩人老爺將奴救出，不然是一定死在梁家了！」溫孝趕着上前，將那玉貞扶下，當即給計全磕了一個頭，謝他救命之恩。計全也不及同他說話，只將玉貞放下來，隨即他就回走。不上半里之遙，已見胡縣令坐着轎子回來。計全一見好生大怒，立刻上前問他向那裏去。胡知縣道：「我現在進城，請城守營帶兵前來圍他的房屋！」計全道：「你好不糊塗，就是要請城守營帶兵前來圍他的住宅，不應擅離責守，或是飭差請他來，爲什麼要你親自前去？你這一走，萬一溫球逃走，地方你又怎麼回覆？」胡知縣問計全問了這番話，只見他翻着兩眼，一句話也不能回答。計全看了，斂是好笑，復又說道：「貴縣不必沈吟，依我看來，還是趕緊專差飛跑進城，去請城守，咱與你再回去搜尋惡賊，但願將他捉住，貴縣的處分還覺得輕些。倘若再被逃脫，貴縣可怎麼好？」在那裏交出溫球來？」計全雖然這樣說法，早料着胡知縣這一走，溫球必趁此而逃，却不得不與他說這兩句好把自己一肩重担，全個兒卸在他身上。胡縣令聽了計全這一番話，也不知如何回答，只得依着計全，便差了一個家丁，拿了名帖，飛馬進城去請城守帶兵前來，幫助拿捉惡賊。一面仍與計全回奔溫家寨而來。此時胡縣令也不坐轎了，跟着計全用兩隻脚的驢子，追趕前行。可憐胡縣令跑得氣喘吁吁，汗流夾背。計全將脚步稍微帶慢，只得跟著他緊跑。那裏知道心內愈着急，愈走不快，在先還可以走得快些，越到後來越跑不動。暗恨道：「早知今日悔不當初，這總是我那裏這二班差役通同作弊，累及了我。苦今日弄得這般光景，若將溫球捉住，將來這官兒，或者化些錢，還可以保得住；若是溫球再逃走了，上司再勅令我，要我，我又沒有人交他，那時必然勒限緝獲，我就要各處購線懸賞緝拿，幸而化些錢了，購線將人捉住，還算不幸中的萬幸，若竟永遠捉不住，逾限之後，必定奏參，那時弄得財官兩敗，我才不上算呢！」不表胡縣令跟着計全一路跑，一路暗想。且說溫球打聽得計全已救了梁玉貞出去，胡縣令又打道回衙，心中一想：「我犯下這彌天大禍，若再不趁此逃走，萬一被他回來，再將我捉住，解往淮安，定然性命難保，不如趁此趕緊收拾，逃走他方，再作計較。」主意已定，即刻到了內宅，拏了些銀兩，連家童都不會帶，換了衣服，就逃走出門，出得門來，上馬加鞭飛奔而去。一口氣跑了有十餘里，一想道：「我逃是逃出來，但現在投奔何處才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暗道：「不若往聚夾峯投奔鐵頭和尚，到那裏住下，再作良圖。」你道這聚夾峯是個什麼所在？原來這聚夾峯

在河南江蘇交界地方，兩邊兩座山頭，中間一條小路，只容一人出入，那山險峻異常，山內有座軒轅廟，極其寬大，那鐵頭和尚便在那裏住持，名說出家，實係據著山頭，借此地以落草，這鐵頭和尚却生得銅筋鐵骨，一身的好武藝，飛檐走壁，件件精通，手下聚了有五六百嘍兵，專門打家劫寨。溫球當日會從他習過武藝，因此想到不若就投奔到他那裏。溫球此次一去，隨後黃天霸等得了消息，便往聚夾峯去擒溫球，鐵頭和尚抗不交出，又與黃天霸等殺了一次，三打寨夾峯，捉拿鐵頭和尚，是後話暫且按下。再說胡縣令便跟著計全，好容易跑回溫家寨，又前後各處找尋，總尋不出。此時天已大黑，又不知何路，通性命如何。計全沒法，只得到了內宅，將溫球的家小一概拿下，令人綁縛起來，勒令家小交人。溫球的妻子被逼不過，只得慌騙計全，引着他的暗室內搜尋。計全聽說，隨即帶了胡縣令，并親兵人等，走到後花園內，將石洞挖開，進內搜找，那裏有個溫球。雖然溫球未曾搜檢出來，却救出兩個女子。計全復又各處去找，剛出了花園，轉過一條小巷，只聽東首矮屋內有呻吟之聲。計全就帶了親兵，走入矮屋一看，原來何路通四馬倒攢，弔在屋內。計全立即上前，將何路通放下，復又一同出來，問溫球的妻子，究竟溫球現在何處。他妻子此時只得將溫球逃走的話說了出來。計全又問他何時逃走的呢？他妻子道：「大約桃源縣離了莊上那個時候才走的。」計全聽說，便望胡縣令道：「貴縣如何果然不出吾之所料？」胡縣令聽說，只得向溫球的妻子埋怨道：「本縣與你家丈夫有何仇隙？他居心搶劫梁家女子，反說人家通同大盜，到本縣那裏控告。本縣以為他是個本地鄉紳，說話向來不錯，那看知道竟是這等一個混帳東西。現在又畏罪逃脫，害得本縣官是要丟了，還要用錢保不定何時才可緝獲到手。你家丈夫一日緝獲不到，本縣就要多用一日錢，到爲了你家一個混帳東西，弄得本縣財官俱喪，他不想本縣這個七品前程，也非常易到手，在上司面前，不知叩了多少頭，說了多少求大人栽培的話，那裏曉得到任未及一年，本錢雖然賺回來了，利錢也得了好些。就被你家丈夫這一鬧，不但本縣利錢一個落不到，只怕本錢還是有命無毛，你家害得本縣好苦呀！」說罷，望着溫球的妻子跳了一會。溫球妻子見他這等着急，也只得望他說道：「太爺不必說了，打個倒算盤罷，只當從前少賺了幾個，而且俗語說得好，『湯裏來一定是水裏去的，』看破些罷。」畢竟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五十九回

### 訊家屬追究行蹤

### 緝強梁購覓眼線

話說胡縣令見溫球逃脫，不知去向，急得沒法，只得將他家的小一併拏入縣衙，莊房封鎖起來，候緝到正凶，再行發落。次日即提出梁世和一家四口，又將梁玉貞并捉拏的原差，桃源縣親身押解淮安，聽候審問。不日已到，將一千人犯，先行寄入山陽。

縣監，然後計全何路通見了施公，將上項的事稟了一遍。施公點頭，接著桃源縣胡世維也來稟見，施公當即傳見，胡世維給施公行了禮，站立一旁。施公命他坐下，當下問道：「溫球控告梁世和通同大盜一案，貴縣曾訪查明白，究竟有無證據呢？」胡縣令道：「卑職該死，總是卑職一時糊塗，致屈好人下獄。」施公道：「貴縣既爲朝廷命官，本縣境內出此等強徒惡霸，應該早爲懲辦，除暴安良，即使力有未逮，也應該申詳大府，併力合拏，才是道理。爲什麼通同作弊，誣害良民，但聽一面之詞，便陷他一家五口？只是有人告到本部堂這裏，倘若無人出首，這梁氏一家五口，就屈死貴縣手裏了！現在溫球又復逃脫，貴縣一定知他的蹤迹，仍煩貴縣十日內，將溫球獲到本部堂，或有看貴縣一官非易，從輕懲處，倘再怙惡不悛，袒護惡霸，本部堂斷不輕恕。那時貴縣可不要怨本部堂鐵面無私，姑候明日訊明原被人等，貴縣便請回衙，趕緊緝獲溫球到案。」胡縣令聽了這話，那敢強辯，只得請了安，告退出去。次日，施公升堂，先傳原告陳仁壽問了一偏，即將梁世和夫婦父子，捉來梁世和夫婦跪在下面，又將前情申訴了一遍。施公又命將梁玉貞帶上，玉貞跪下，先磕了一個頭。施公問道：「陳壽仁是你何人？」玉貞道：「是小女子姪兒，自幼經父母憑媒說合許字，尚未過門。」施公道：「溫球將你搶去，你會被逼麼？」玉貞道：「小女子也會被逼兩次，後因小女子驚嚇成疾，又虧溫家一個姓劉的老僕婦，多方防護，所幸小女子未被污。」施公道：「這還是你的造化，但是溫球究竟爲著何事，誣害你父母兄弟，可知道麼？」梁玉貞又將前情申訴一遍。施公命他退下去，帶到桃源縣原差。下面答應，將原差帶上。施公問道：「你是去捉梁世和一家四口的麼？」原差道：「是小的奉了縣太爺之命去捉的。」施公道：「你兩個喚作什麼名字？」兩個原差回道：「小的名喚吳能。」「小的名喚張淦。」施公又問道：「你等前去梁家的時節，可曾見有強盜在他家麼？」吳能道：「小的未曾看見。」又問張淦道：「你會看見呢？」張淦道：「小的也未曾看見。」施公又問道：「可拏著他真憑實據麼？」原差道：「也不會拏著。」施公道：「你等說不會見他家窩留大盜，又不曾拏著實據，你等怎麼就將梁世和一家四口拏去呢？」吳能道：「小的這日在班房閒坐，忽見溫大爺家有個小使喚作扣子，來喚小的趕緊前去，說是他家大爺有要緊的話說，小的不知何事，就隨着扣子去了。到了溫家寨，溫大爺就向小的說道：『你們這兩個月內，鬧的盜案是不少了，一件皆不會破案，老實告訴你，現在梁世和家窩藏大盜，說不定這些案內，就有他家窩藏的人，你只須將梁世和一家拏到縣裏，請官嚴訊一堂，就可以明白了。』小的聽說，便問他道：『溫大爺你老如何知道麼？』溫大爺說的是他親眼看見，某日還有個山西人，實在形迹可疑，在他家住了兩日方走的。小的聽說，就回去稟知本官聽了這話，當時就加差張淦同小的一同前去梁家，將世和夫婦父子四人，一併解到縣裏，經本官訊了一堂，怎奈梁世和堅不承認，本官只得監禁，以覆復訊澈底究根。那知他竟是個

好人那溫球，竟是個萬惡奴刀的賊子，不但小的爲他所累，連本縣太爺也因他受累不淺了！施公道：「你會得溫球賄賂麼？」吳能道：「委實不敢受賄。」施公聽說，忽將驚堂木一拍，怒聲喚道：「爾等還敢隱瞞本部堂早已訪知其事，若不用刑，你等如何肯招？拖下去從重拷打！」手下一聲答應，將吳能、張淦兩人拖翻，重重的打了四十大板。施公喝叫：「住了！本部堂問你究竟受了多少賄賂？」張淦被打不過，只得招道：「溫球先送了二十兩銀子，叫吳能將這件辦妥，隨後再爲酬謝。吳能嫌少，溫球又加了十兩，共計三十兩，分小的五兩，他得二十五兩。當由吳能進去稟明了本官，立刻就同小的前去捉拏了。」施公聽說，又喝令將吳能打了四十，吳能受打不過，也只得一招。施公又命提溫球妻子周氏，溫周氏提到跪在聽面，施公問道：「爾夫誣害良民，搶劫婦女，平時強霸一方，你可知道麼？」周氏道：「小婦人也曾勸過幾次，怎下丈夫總不相信，前者誣害梁世和小婦人實在毫無知覺，就是梁玉貞被丈夫搶回，小婦人也不知道，求大人明察。」施公道：「你果實不知，本部堂問你，怎麼胆敢將你丈夫放走呢？」周氏道：「大人的明見，若謂小婦人暗地將丈夫放走，這可實在冤枉了那時小婦人已嚇得幾乎要死，自身還愁保不住，何暇再顧及丈夫？後來大小派去那兩位老爺，追問小婦人的丈夫所在，小婦人還指着他去尋，無奈沒有尋出，那兩位老爺又再三逼問，小婦人被逼不過，只得隨口應道是逃走了，其實真不曉得。」施公聽了，怒道：「好個刁婦！你在莊上已經對本部堂委員說過，你丈夫是趁胡知縣暫離爾莊上那個時節逃走的，爾現在說實不知道，足見平時助夫爲虐，拖下去先給他掌嘴四十，問他可招也不招，如若不招，再給他撈起來再問。」手下答應一聲，即刻將周氏扭轉面孔，一五一十打了四十，只打得周氏叫哭連天，哀哀求道：「小婦人願招！」施公命手下住了，便又問道：「你丈夫究竟逃往何處？你可快快從實招來，再若有半字虛言，定即撈起再問。」周氏道：「丈夫逃往何方，小婦人委實不知真切，但知丈夫從前有個習武藝的師父，是個和尚，在什麼聚夾峯，或者此次就逃往他師父那裏，也未可料。只是小婦人真實口供，其餘就將小婦人打死了，也不知道。」施公聽說，便問黃天霸道：「你可知道這聚夾峯在什麼地方？」天霸回稱不知，施公也不追問，又將胡知縣傳上堂來，將各人的口供先與他看了一回，胡縣令已嚇得魂不附體。施公便予了限期，着他購線在限內緝護溫球到案，如逾限未獲，定即一併嚴加處治。又命梁世和等安分守業。吳能、張淦及溫周氏一併著桃源縣帶回監禁，候再提訊。胡縣令唯唯退下，施公亦退堂。不知如何捉拏溫球，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六十回

## 聚夾峯師徒設謀

## 桃源縣衆寇劫獄

話說胡縣令將一千人犯，帶回桃源縣收監，一面購線緝拿溫球到案，暫且不表。再說溫球逃出溫家寨，上馬加鞭，直奔聚夾峯而去。走了兩日，前面已到。這山上是他的熟路，無須請人通報，直到軒轅廟內，見了鐵頭和尚，哭訴一番。鐵頭和尚就命人做了些酒菜，與溫球吃了，然後又命人將山上衆頭領請來大家商議。原來這鐵頭和尚是陝西人氏，習得一身好武藝，果真是銅筋鐵骨，有萬夫不當之勇，用一根純銅禪杖，足足有七八十斤，更會飛簷走壁，手下積聚五六百嘍兵，更有三個頭目，一個姓萬，名喚世雄，慣用鈎鎌槍，一個姓周名鹿，慣用雙戟，一個姓熊名海，慣使單刀，俱是武藝精通，能爭慣戰，却又是鐵頭和尚的門徒。當日鐵頭和尚見溫球如此狼狽，逃到此間，即將他們三人一齊傳來商議，設法報仇雪恨。萬世雄周鹿熊海見師父叫喚，立刻到了方丈，一見溫球，同聲問道：「師兄如何這等狼狽？」溫球見問，便將以上各情說了一遍。大家一聽，個個咬牙切齒，大怒罵道：「施不全與你有何仇恨，你專要管咱們閒事，與咱們一流人作對，別人由得你這賊官作威作福，咱們可容得你這等作為？今日又將咱同門弄得這般狼狽，若不將你擒住，咱等誓不為人！」大家大罵了一頓，還是鐵頭和尚說道：「諸位賢徒，溫球雖然到此，他的家小一定要拘入監牢，咱們也要設個法兒，先將他的家小救出，然後再與那賊官施不全為難，大家有什麼妙計，不妨說出來商量商量。」只見萬世雄說道：「據徒弟看來，一面到淮安行刺，一面到桃源反監，叫他兩頭不能兼顧，如此辦法，家小可以救出，仇恨也可以報了。」熊海道：「周大哥你這個計策雖好，劫獄還可做到，若去淮安行刺，一人恐怕不能在小弟愚見，莫若先去桃源縣，將大哥的家小先行救出，最為妥當。只要一經劫獄，那桃源縣必要去報，桃源縣一經去報，施不全定即派人前來，咱們等他派人前來，那時並合力敵他，總要將他殺個片甲不回，實做個以逸待勞，以主代客，若要前去行刺，即賊官手下，雖則黃天霸等人不過爾爾，究竟寡不敵衆，萬一不測，反為不美，不若如此辦法，更為妥當，不知尊師與諸位兄長意下如何？」鐵頭和尚道：「此言甚合吾意，但有一件，必得先着一人去到桃源縣那裏探聽的確，城中有無防備，然後去反監一齊帶了出來。」溫球道：「徒弟還有一事，那梁家莊還要走一饕，縱不能將他全家誅戮殆盡，這梁世和是放他不得的。」鐵頭和尚道：「且到臨時再作計議。」溫球大喜，鐵頭和尚又命人擴出酒來，與徒弟接風。當晚帥徒五人，就在方丈內暢飲起來。次日鐵頭和尚又派了四五個嘍兵，先到桃源縣打探消息，隔了六七日，嘍兵回山報說：「城中並無準備，惟有桃源縣知縣出了賞格，各處緝甚溫球。」鐵頭和尚便命嘍兵退下，遂與衆人商議道：「城中既無準備，可即速下山，恐怕稍有延挨，多有不便。」萬世雄道：「師父之言，甚是有理，咱們衆兄弟就是明日下山便了，但有一件，溫大哥却要改扮起來才好。」溫球道：「我這改找到也容易，只須將頭髮剃去，與師父一樣，旁人便看不出來，若再恐怕不濟，臉上再塗些黑灰，任他眼緊的人，也難認出。」大



家笑道：「這個法兒到好。」於是大家便去裝束，到了次日，溫球已將頭髮剃去，就借了鐵頭和尚的外衣，穿了起來。萬世雄就改扮了鏢客，周鹿改扮了賣膏藥，熊海改扮了賣藝，各人風藏了兵刃，又挑選了四五十個精壯嘍兵。此時正是八月天氣，這日衆人下山，正是八月初七，便約定中秋夜三更行事，不可有誤。大家俱已曉得，便別了鐵頭和尚，直奔桃源而去。下得山來，大家又各自分開，陸續前進，到了八月十四，已陸續到了桃源，各人先淵進城來。溫球等到天黑，挨城而進，這日大家皆未曾見面，只尋了客店住歇下了。到了次日，大家裝模做樣，在街上閒逛，只見周鹿擎著兩張狗皮膏藥，在那裏叫賣。萬世雄見了，好生發笑，各人會意。萬世雄常即走開，走來多遠，又見一堆人圍圍的圍在那裏，萬世雄擠進了叢中，向裏一看，原來是熊海在那裏打拳，彼此就會了意。萬世雄站了一會，也就走開。又各處去走了一遭，單單不見溫球，便暗暗想道：「他是個正主兒，咱們皆爲他的事而來，怎麼他反不見面？」正在暗說，忽見溫球從東首直街上行來。二人又會了意，便走到一個僻靜所在，萬世雄道：「師父今夜三更準到，咱們大家在東首城隍廟旁側，那座三官殿樓上會齊。二更過後，你便掩進監門。我與周兄弟熊兄弟，却不由頭門進去，打從監後圍牆上去。你只聽大堂上鼓打三更，便砍開盡門進去，我與熊海兩個兄弟，在屋上面接應你。一經將監門砍開，即大喊一聲，我便跳下屋來，指明你到女監去救嫂嫂。一面喚出尊嫂，我便再同你去認令郎。」溫球答應，二人不敢多立，仍然各自走開。看到了晚間，大家皆用飽飯，陸續的到了三官殿樓上，只等三更便去行事。不多一刻，已是二更，溫球便掩入縣門，至縣門外面，却好這夜所有監卒人等，皆因中秋佳節，個個皆賞月，吃得大醉，睡的睡，回家的回家，因此一個不會遇見的。溫球伏在黑暗的地方，側耳靜聽，不一刻，只聽得大堂上那面鼓，鏗鏘的正打三更，溫球不敢怠慢，在腰間拔出一把撲刀，認定監門便砍去，不過五六刀，已將監門砍開，便即大聲一喊：「兄弟們快來動手！」此時萬世雄等，早已在監屋上面，將瓦揭開了幾張，看明女監的路徑。溫球喊聲未完，萬世雄早跳下來，領着溫球，一同砍入女監。溫球復大喊一聲道：「溫球在此，俺的娘子在那裏，速速前來，俺救你出來！」只聽應道：「奴家在此，快快救我出去！」溫球便是上前一刀，斬斷鎖鑰。正欲前去抱他，忽見周鹿從屋上跳下說：「哥哥將嫂嫂先交與我，你趕緊去尋姪兒罷。」說著就將溫周氏一把，就提上了監屋。萬世雄又帶着溫球進入男監。溫球復又喊道：「我兒天德在那裏，爲父今特來救你！」天德就答應，溫球即忙上前將鐵錐斬斷，也是正欲抱他，又見熊海從上面跳下來，也不打話，便將十不全的溫天德，救上屋頂。於是大喊一聲道：「咱乃聚夾峯的好漢，如有難友情願出去的，快快隨咱們一齊殺出呀！」要問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六十一回

## 萬世雄獨力退官兵

## 衆囚徒同心歸賊寇

話說溫球一聲大喊道：「衆難友有情願出獄者，快隨咱們殺出！」一聲未完，那些囚徒誰不要命，是有武藝的，一個個揮斷鐵索，齊搶殺來。却好衆嘍兵已經殺到大，是一同殺出監門。此時監卒俱已驚醒，趕忙名處飛報。不到片刻工夫，桃源縣守備鄭德標已帶了合營兵丁，點著燈球火把，直向南門追趕前去，暫且不表。且說周鹿、熊海二人將溫球妻子二人救出，那敢怠慢，立刻背在身上，走到南門。他二人運動壁虎遊牆的工夫，越過城牆，一口氣跑到六七里，揀了一座樹林，將溫球的妻子藏入樹林裏面。他二人復又還轉身來，天還未明，仍從城牆越入，跳下來，就吹死兩個守門兵，又將城門大開下來。周鹿便守定城門，海熊便去接應，走未多遠，只見前面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喊殺之聲，震動天地。熊海飛舞鋼刀，一聲大喊，直殺過去。萬世雄正與官兵在那裏格鬥，又要兼顧溫球，原來溫球本領平常，看看已抵敵不住，幸虧熊海殺到，萬世雄一見趕著喊道：「熊兄弟，他趕緊將溫大哥保護出城，上山要緊，這些烏龜忘八、牛子狗官，讓俺來敵他罷！」熊海答應，即殺開一條血路，將溫球保護出城，到了城門口，又合同周鹿一齊出城，走到樹林裏面，又背上溫球妻子追趕前去。走到天明，就在半路上，雇了一隻船，將溫球妻子安放上船，一同保護上山不表。再說萬世雄與守備鄭德標，殺了有兩個時辰，鄭德標雖然本領高強，究竟敵不過萬世雄，精悍萬世雄也不敢戀戰，只得且戰且走。到了城門外，看看城守追得切近，他便復轉身來，出其不意，認定鄭德標腿上一刀，鄭德標趕緊騎過，自己雖不會傷着馬肋上正中一刀，那馬嘶的一聲，飛奔而去。萬世雄也不追趕，即刻放開脚步，帶領衆囚徒嘍兵一齊出城，直望聚夾峯而去。話分兩頭，再說城守營守備鄭德標，那馬被中了一刀，飛奔回去，及再換了馬，隨急趕出城來，已是不及，只得回來查點營兵，受傷的却也不少。此時天色大明，一面去到縣衙會胡縣令商議，一面打發受傷的人等先行回家，暫爲養息。胡縣令此時已知道溫球會合聚夾峯大盜前來劫獄，劫去溫球妻子，一衆囚徒，急得兩手捉胸，呼天搶地。城守營見他如此，實是好笑，當下說道：「老寅兄事已如此，急也無益，不過拚着丟官而已，再沒有別樣事情爲今之計，須趕緊詳了上憲才是道理。」胡令縣聽說，只得趕緊命人寫了文書，飛申上去，靜候聽參。次日，梁世和家也知道了梁世和即同妻子說道：「我家是他的仇人，他既能前來劫獄，難保他不前來報仇，不若暫避到女塔家。」於是合家就搬進城中，暫避仇人報復。再說胡縣令申文，這日到了總漕衙門，當有書差呈送進去，施公一看，不覺大驚失色，立刻將黃天霸等傳進道：「方才桃源縣知縣胡維世申文前來，說是八月十五夜三更，溫球胆敢勾結聚夾峯大盜進城，反監劫獄，搶去溫球妻子周氏，兒子天德，并死囚六名，各監犯

十六名；經守備鄭德標追趕接戰，復被該盜斬開城門而逸，似以目無王法，膽大妄爲，若不設法將這夥大盜趕緊捉拿，將來爲禍不淺！但不知這聚夾峯在何處？山上強盜共有幾人？須得細細探明，以便前往剿滅。」黃天霸等皆默然不答。施公道：「諸位賢弟何以不答一言？」計全道：「大人明見，都司會問人說，這聚夾峯在河南江蘇交界地方，兩面山頭，峯高險隘，中間只有一條小路，還只能容一人行走，頂上有一座軒轅廟，大概那些強人就在這廟內盤據，非是都司等不答一言，只因這聚夾峯險峻異常，恐怕一時難破，所以都司等在這裏打算如何去法，如何將那夥強賊剿除，還求他人勿存他意。」施公道：「原來如此，但諸位賢弟既知道這個所在，你們大家商量妥當，再去剿除，也是事半功倍的一法。本部堂却只恨桃源縣不能先事預防，境內有這等惡霸土豪，他敢與他通同作弊，及至事發，將溫球的家小收入內監，就應該刻刻就心，時時防備，還是一味昏昏，弄到反監劫獄而後已，尙復成何事體？若再姑容，何以能警愚惡之輩？本部堂是萬萬不能容了他的。」黃天霸等大家稱是。施公道即批飭下去，批桃源縣知縣胡維世居官昏昧，著即先行革職，仍一同勒限緝獲越監在逃之溫周氏、溫天德各犯人等，毋敢勾結大盜之溫球，暨聚夾峯各寇盜，一併拿獲到案，照律懲辦。若再奉行故事，定即從重治罪。桃源縣守備鄭德標雖經聞報，追之不及，究屬有疏防範，著一併革職留任，以觀後效。施公道批飭已畢，黃天霸等退出，大家便籌畫計策，預備前往聚夾峯剿滅匪寇，暫且不表。再說溫球帶同妻子一路之上，並未有查問，不日到了聚夾峯，當即挈領上山，先與鐵頭和尙道謝。鐵頭和尙將劫獄情形問了一遍，溫球一一回答。鐵頭和尙便道：「你們都困乏了，且去歇息，等萬世雄回來，大家再議守山的良策，以防官兵前來剿滅。」溫球等答應退下。當即尋了一所房屋，給溫球的妻子居住的，隔了一日，萬世雄也就回山，稟明鐵頭和尙說：「帶了好些獄中的好漢，他等都情願耐從在此，即請師父定奪。」鐵頭和尙道：「他們既情願前來，沒有再使他們下山的道理，好在這裏也不多他們這十幾個人，就留他們在這裏照應罷。」萬世雄答應，即刻出去，又將帶來的各犯領進來，給鐵頭和尙相見。鐵頭和尙又吩咐了幾句話，各犯這才退出。萬世雄也就走了出去。次日，萬世雄等走入方丈與鐵頭和尙相見，說道：「徒弟們既已前去劫獄，這時節定然各處都曉得了，那些賊官既經知道，別人還料不定派兵前來，惟有施不全那個賊官，一定是要委派人到此的，咱們也要預備預備，一來免得臨時措手不及，二來也使他知道咱們的利害，不敢藐視才好。」鐵頭和尙道：「爲今之計，山上的糧草都是足的，這一件無須慮得，惟有兩座山頭，加添些插木砲石，寨柵外面再加些鹿角上去，恐防官兵前來攻打，各處隘口多派巡查，還怕黃天霸等人不是明來，却是暗至，這件最要防備，好在這山前只有一條小路，可通山寨，後山的那條路是沒人知道的。」萬世雄等答應，即日預備起來，以防官兵來此剿滅。畢竟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六十二回

## 鐵頭僧設險守要

## 黃天霸奉命出征

話說萬世雄與鐵頭和尚，商議拒敵官兵之策，鐵頭和尚已將各處要隘籌畫一番。次日，忽想道：「桃源囚徒內中，難免無武藝高強，胆量出衆之輩，如果有這等人，他既歸順於我，也可命他們幫助，那獄內這一班囚徒，我何不將他們呼喚前來，盤問他們一番？」萬世雄聽說，當下即轉身出去。一會子將那二十二人全行帶來，先令他們給鐵頭和尚行禮，站立兩邊。鐵頭僧開口說道：「你等久處監牢，自分必死，難得有此機會，逃脫出來，真是虎口餘生，萬分之幸！但是你等既到咱這裏，必欲代咱做一番事業，也不負咱救你等性命之恩，你等內中有武藝高強者，可即報上名來，生平會使那般兵器，待爲帥各給你等的兵刃，就在這裏比試一回，好派你等一處責守，如係向來既無武藝，又無胆量的，便給你充作嘍兵，以聽使用。鐵頭僧話才說畢，只見那囚徒中走出六人，雖然身軀長短肥瘦不一，却生得個個相類猙獰，精悍無匹，一齊大聲說道：「咱等既承帥父救命之恩，如有用咱等之處，皆願效死力！」鐵頭僧聽了大喜道：「你等姓名誰可說與爲帥知道？」只聽那各人齊聲說道：「俺喚陸老么，俺喚曹如虎，俺喚沈三魁，俺喚衛達，俺喚蔣豹，俺喚呂飛熊。」六人報名已畢，鐵頭僧又問道：「誰會使那般兵器，可自取來演試一回，待老僧量材使用。」話猶未了，只見陸老么走到旁點兵刃架上，取了一柄牛耳濼風刀，走到院落當中，放開大步，舞了一回。鐵頭僧一見，覺得很有些膂力。陸老么舞罷，仍然走上廳來，將刀插在架上，接着呂飛熊取着一枝方天畫戟，也走到院落中間，只見他將方天戟端在手中，忽然一擺，足足有那碗來大的花頭，鐵頭僧看見已是喝采，又見他用盡平生之力，將那枝方天戟舞了一回，真如萬道寒光，輕身活潑，鐵頭僧大喜。呂飛熊舞畢，走到廳上，也將方天戟插在架上。曹如虎見他兩人試了刀戟，也就在兵器架上，取下一口大斫刀，也走到院落當中，飛舞轉旋，演試了一回，仍然送上兵器架。接著沈三魁取了單刀，鞞豹取了鐵點鋼，又衛達取了爛銀槍，三個人也走到院落中間，各耍了一回。個個皆本領高強，技藝精絕。鐵頭僧大喜，復又問道：「你這等六人所用兵器，老僧俱已試過，但你這六人之中，可有能飛簷走壁的麼？」只見陸老么一聲答應：「俺願獻末技與帥父一看。」說着，一躡身，已飛上大廳中間那根樑上。鐵頭僧一見，好不歡喜。只見他在樑上騰挪飛舞，極其靈便，忽然一轉眼間，已輕輕的跳落下來。大家喝采不已。其餘五人却不曾這等工夫。於是鐵頭僧即收了這六人爲徒弟。這六人當與鐵頭僧拜畢，又與萬世雄等平拜起來。鐵頭僧即命手下大排筵宴，一齊坐下暢飲。飲酒之間，鐵頭僧又開口說道：「本帥自從得了這山寨，並無官兵前來攻剽，現因溫徒弟這件事，太鬧得大了，咱料施不全那裏，一定派兵前來窺捉，大家都要協力抵

拒，不可使官兵得手，挫動本山銳氣。」大家齊聲答應道：「師父但請放心，如有官兵到此，定然殺他個片甲不回，使他不敢正視。」於是大家暢飲而散。鐵頭僧即命呂飛熊、韓豹二人守東山青龍岡，曹如虎、衛達守西山白虎嶺，陸老么、沈三魁守谷寨棚。萬世雄、周鹿熊、海中軍寨棚，自己獨守山頭。分派已定，大家各執其事，這且不表。且說施公道日，又將黃天霸傳齊問道：「聚夾峯強寇猖獗，膽敢劫獄反監，若不及早征剿，恐怕養虎成害。諸位賢弟可有什麼妙計，破得這聚夾峯麼？」黃天霸道：「自從那日奉諭之後，總兵等已經飭派心腹何三前去打聽，將聚夾峯的山勢情形，并山內有多少強人爲首的，究竟是那一個，令他細細探聽清楚，陪十日內回復。現在已去有六日，早晚便可回來。一經得了實在情形，副將等即預備前去剿滅。但聞聚夾峯山勢險峻，他山上既鬧了這樣大事，必然料有官兵前去，他那必然是要準備起來。現在實無破敵之策，只好待到那裏大家再爲計議。在副將看來，此次剿滅聚夾峯，非多派官兵，不足以助威勢。還請大人裁酌。」施公道：「那個自然，賢弟等可即預備起來。一俟細作回來，便可即日前往，免得再延時日。」黃天霸唯唯答應，當即退出一面，即吩咐所有灣營各標兵，一併於三日後，齊赴教場點選，聽候調用。各營丁兵奉了這個號令，到了等三日，皆齊集教場，聽候挑選。黃天霸等當日即挑選了二千五百人，馬分爲五隊，并傳令所有軍裝一切，趕緊齊全預備。一經擇定吉日，便要起行，不得違誤軍令。各營答應下去，不一日細作回來，報與黃天霸等知道：「小的奉了老爺之命，前去聚夾峯察看形勢，并探聽一切，茲查得聚夾峯兩山對峙，左爲青龍岡，右爲白虎嶺，中間有一條小路，只容一人行走，由小道進入谷中，約半里多路，便是該盜外口的寨棚，由寨棚進內，攀岩而上，還有坐中寨，進了中寨裏面，便是軒轅廟，廟內有四個強盜爲首的，叫做鐵頭和尚，其餘三人，一喚萬世雄，一喚周鹿，一喚熊海，俱是鐵頭和尚的門徒，都有萬夫不當之勇。自那日劫獄之後，鐵頭和尚又得了同時出獄的六個囚徒，一喚呂飛熊，一喚韓豹，這兩人把守青龍岡，還有曹如虎、衛達，這兩個現守白虎嶺，還有陸老么、沈三魁，這兩個守谷口寨棚。萬世雄、周鹿熊、海，這三人守中軍寨棚，鐵頭和尚自守山頭，并有嘍兵五六百名，個個皆是精悍無比。峯後還有一條小路，非本地土人不知，小的到了那裏，却好遇見山上一個嘍兵，也是壽州人氏，小的從前在家鄉的時節，是認得他的，後來他因犯了法，就逃走在外，有了四五年，不知下落，不知怎樣到了那裏。小的看見他，就央他帶着小的上山，各處耍了一日，他還問小的從那裏來的，小的未敢說出是從這裏去，說是由河南有事，走此經過，現在就要回家。閒談之中，他便將以上的情形，里通告知小的了。」黃天霸道：「你這個家鄉人，叫個什麼名字？現在那裏管什麼事呢？」何三道：「小的那個同鄉，叫個張四保，現在那裏充當一個小頭目，就派在呂飛熊、韓豹兩個名下聽用。」黃天霸道：「你不必走開，咱還有事用你呢。」何三磕了個頭道：「老爺如有差遣，小的即當伺候便了。」說

着退了下去。黃天霸聽了何三這一番話，即刻就到了施公那裏，又將衆人約齊，把何三打聽回來的話，細細說了一遍。施公道：「既然險此，諸位賢弟當於何時拔隊呢？」黃天霸稟道：「請大人吩咐。」施公道：「後日是十月初一，而且是個上吉良辰，就於初一日拔隊，包管諸位賢弟馬到成功。」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六十二回

#### 黃天霸督師征草寇

#### 李公然故意敗強徒

話說黃天霸奉了施公之命，準備十月初一日拔隊起行。先於前一日，施公傳諭出來，命黃天霸總統全軍，關太爲幫統，褚標爲參謀，張桂蘭、郝素玉爲軍左右翼，共帶兵一千，李昆、金大力爲前軍，李七侯、何路通爲左軍，王殿臣、郭起鳳爲右軍，各帶軍兵五百，計全賀人傑爲全軍護衛，務共恪遵號令，追趕前進，一俟剿滅有功，再行保奏升賞。黃天霸等奉了憲諭，即日各按隊伍，預備齊全，到了初一天明，黃天霸同關小西二人，先到施公前告辭。施公又獎諭了兩句話，二人退出，即刻到了大教場，祭過大旗，拔隊起行。那一千五百名兵士，個個弓上弦刀出鞘，一路之上，浩浩蕩蕩，直奔聚夾峯而去。不一日，探馬報道：「前面已到聚夾峯，不遠，只有十里之遙，特請元帥下令！」黃天霸聞報，即命就地升炮安營，分爲前後左右中五隊，立下層棚，各歇一宵。次日，天霸傳出號令，命前隊先探賊勢。李昆、金大力立刻帶領兵弁前去哨探，不一刻，到了聚夾峯下。李昆把馬一拍，端着爛銀槍，一馬衝至谷口，大聲喊道：「你等這夥狗強盜聽者！俺老爺特奉總漕施大人之命，因你等膽敢袒護溫球，前去桃源劫獄，實屬目無法紀，今特前來剿滅你等，速速將頭領獻出，尚可免你一死，若再抗拒官兵，立刻就將爾等的巢穴踏爲壘粉！」李昆喊了一陣，裏面并無一人答應，也無一人出來，李昆好不疑惑。再向兩邊山頭一看，真個是險峻異常。正在凝神觀望，忽聽一聲梆子响，兩邊山頭許多插木砲石直丟下來，李昆趕着撥馬就走。忽聽後面響鉤响處，一聲大喊道：「好大膽的狗官，敢來窺探咱爺的山寨，咱爺爺前來擒你！」話猶未了，一馬已衝殺過來。李昆趕着撥過馬頭，將那人細細一看，正要問他名姓，只見那人自己報道：「你認得呂飛熊爺麼？」說着擺動方天戟，直向李昆刺來。李昆急舉銀槍招架，兩人搭上手，就大戰起來。一來一往，殺到有數十個回合，忽見呂飛熊一戟刺到，李昆向旁一閃，順手一槍，直向呂飛熊脅下刺去。呂飛熊急用戟桿向旁面一格，趁勢倒轉戟頭，便望李昆劈面刺到。李昆也即舉槍桿向上一迎，順手就還他一槍。呂飛熊一面讓開，一面把馬一拍，向斜刺裏跑去。李昆緊緊追趕，只見呂飛熊那匹馬，忽然失了前蹄，李昆急急趕上一槍，以爲這一槍定要送他性命。也因李昆自負太甚，未免大意，不會防備，得到李昆一槍，方要刺下，呂飛熊覷得切近，忽將馬一領，一轉身擺動畫戟，直向李昆當胸刺來。李昆說聲

不好，趕緊身子一偏，那一戟正中馬腹，那馬直立起來，把李昆掀翻在地。呂飛熊看得真切，復一戟要來送李昆性命，不隄防金大力在後面，看見李昆跌於馬下，他併命飛奔前來，舉起柄鑊鐵棍，認定呂飛熊腿趕忙一棍，就地掃到。那馬後足被金大力這一棍，已是斷送了一隻，也就立刻將呂飛熊掀翻地下。金大力正要復一棍，結果他性命，只見谷口內飛出一騎馬來，將呂飛熊救入谷內。金大力不能追趕，也就將李昆扶起，換了馬匹，給他坐下，好回營而去。李昆回到營中，悶悶不樂。金大力在旁勸道：「李五哥何必如此勝負？刀兵家常事，何必掛懷？好在那姓呂的，也被小的將他打翻了馬，兩邊皆算扯直，明日五哥再與他決一雌雄便了！」李昆道：「賢弟有所不知，初次交鋒，便被他挫動銳氣，雖然天霸盟弟未必因此見怪，但於自家面上十分慚愧，故此悶悶不樂。」金大力道：「哥哥萬勿介懷，自古道：『有小負必有大勝。』今日雖然稍有挫動銳氣，再與你交戰，包管你大護全勝的。」金大力正在勸慰李昆，忽然黃天霸關小處二人前來，李昆讓他們坐下。原來天霸已經知道他未曾得勝，怕他有些慚愧，因此約同關小西前來觀看。一到營內，便見李昆垂頭喪氣，當下天霸開口說道：「五哥今日雖然小挫，可切勿介懷。兵法有云：我欲大勝，必先小敗，然後使他自驕，我則可以一鼓而下。今五哥此舉，却隱合兵法之妙。以後小弟便處處以此法待之，包管一月之中，山上海地勢嵯峨，定可剿滅殆盡。五哥切勿自餒，要緊要緊。」李昆見天霸如此殷勤，前來寬慰，也就丟在一旁，這且不表。再說呂飛熊回轉山頭，到了聚義廳上，鐵頭僧一見當即誇道：「賢弟初次出馬，今日就能將前部的先鋒打敗，足使他挫動銳氣，只要三五次一連將他們打敗，那些狗官定然聞風胆落，那時再將施不全殺了，咱們就可隨心所欲了。」說罷，即命手下擺酒慶賀。當日合山人等，無不歡呼暢飲，一宿無話。次日天明，李昆吃飽了戰飯，預備出營到山下挑戰。忽見關小西飛馬來，向李昆說道：「昨晚褚老叔與計大哥黃賢弟三人，在那裏議論，說是五哥昨日既小敗一陣，山上那些狗盜必然談論，以為我等本領平常，先鋒不過如此，他必然驕滿，我等便可長其驕心，今日如果出戰，萬萬不可取勝，還是要勝。特恐五哥不知，因此使小弟前來奉達，并使小弟在此，俟五哥勝下，小弟便與他們再戰，小弟再敗，隨後黃賢弟等，前來接戰，還是詐敗，說是仿那諸葛孔明火燒博望坡七十二敗之法，以攻其心，然後再戰，便可以一鼓而下，攻他的巢穴。」李昆聽說也覺有理，當下答應，立刻上馬出了營門，仍去山下挑戰。李昆才到谷口，早見嘍兵飛報進去。少刻，呂飛熊即飛馬出來，彼此相見，更不打話，一槍一戟，二人便交起手來。呂飛熊抖擻精神，恨不能一戰就可結果李昆的性命。李昆也處處留神，刻刻防備，兩下正殺得難解難分，兩面戰聲震地，忽見李昆把馬一拍，落荒而走。呂飛熊緊緊追來，李昆復戰數合又走，呂飛熊又追，李昆又掉轉馬頭，再戰數合又走。呂飛熊那裏肯放，復又追去，直追至十里之外，呂飛熊方才回馬轉去。走又未有多遠，又見韓豹追趕一人前來，呂飛熊看得切

近當下把馬一拍，直迎上去。却好關小西已到面前，呂飛熊卽擺動畫戟，直刺過來。關小西早已看見，趕着用刀架開，二人搭着手，又大戰起來。戰未兩合，韓豹提着點鋼叉已經趕到，劈頭就是一叉，向關太搠到。關太急急架開鋼叉，便望着韓豹虛幌一刀，拍馬便走。呂飛熊、韓豹那裏肯捨，奮力緊緊追來。欲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六十四回

#### 關小西刀斬呂飛熊

#### 賀人傑鏢打曹如虎

話說呂飛熊正趕關太，忽然他坐下馬將頭一搖，立刻壁立起來，將呂飛熊掀翻在地，那馬溜韁而去。你道這是何故？原來李昆藏在樹林之內，看見呂飛熊追趕下來，要試試他的本領如何，看他留神不留神，因此發了一彈，正打中那馬眼，故此那馬卽刻壁立起來。李昇遠遠觀見，只見呂飛熊天然被馬掀倒在地，他尙不知何故。李昆看罷，知道呂飛熊不過一莽夫，本領也不過如此。彼此收兵回營，次日一早，呂飛熊便下山挑戰，小軍報入帳內。李公然正欲出馬，關小西便道：「李五哥這狗廝讓我去將他殺死了！」說著飛身上馬，出了營門，兩邊排成陣勢，彼此更不打話，立刻交起手來。一來一往，兩個人戰了五十餘個回合，不分勝負。此時賊兵隊裏，却惱了一人，手執大砍刀，一馬飛來，大喝一聲：「好大背的狗官！休得逞能！俺爺爺前來取你的狗命！」手起一刀，卽向關小西當頭劈下。關小西正欲前來招架，官軍隊裏李公然手執銀槍飛馬出來，喝一聲：「狗強盜！你老爺特來擒你！」說着也就一槍刺來。曹如虎端定大砍刀，將李昆的槍掀過。李昆覺得來賊有些膂力，就這一刀掀過，已將李昆的虎口震出血來。李昆暗道：「狗強盜倒有些扎手，倒要小心防備。」當下將長槍橫在手中，正欲問來人名姓，只見曹如虎又是一刀砍來。李昆將槍架住，喝問道：「狗強盜，你可通名來，俺老爺槍下不挑無名之卒！」曹如虎聽說便道：「你這狗官聽了俺爺爺乃聚夾峯鎮守白虎領大王，曹如虎是也。你亦將名留下，待俺殺一個有名的狗官！」李昆大喊一聲：「狗強盜聽了俺老爺乃欽差總漕施大人標下都司，李公然老爺是也。你既問俺老爺的大名，就該早下馬受縛，免污了老爺的寶槍。」那曹如虎大怒，又是一刀砍來。李昆趕緊招架，好容易將曹如虎的大砍刀架了過去，正要還他一槍，那知曹如虎刀法精通，不容李昆回手。李昆只顧招架，不能還槍，看看已抵敵不住，只聽關太大喝一聲：「李五哥使勁兒，小弟前來助你！」原來關太與呂飛熊兩個門到有六十個回合，關太便使了個拖刀計，先向呂飛熊虛砍一刀，拐馬便走。呂飛熊不知他用計，只道他敗了，下去卽便趕緊追來。關太也不回顧，只管前跑。呂飛熊也只顧緊緊相追。關太等他追得切近，忽然將身一轉，就從馬腹下翻起一刀。呂飛熊正趕得高興，措手不及，被關太三刀斬爲兩段，卽刻就梟了首級，掛於馬下。正欲回營，見李昆戰曹如虎不下，看看要敗下來，



他便趕上前來助戰。李昆一見關太殺到，自己有了臂助，不覺陡長精神，奮力大殺。曹如虎知道有人前來助戰，也便捨了李昆，直奔關太而去。關太舞動金背大砍刀，一聲大喊道：「狗強盜！你尙不知死活，看俺老爺馬下挂的頭是誰呀！你可知呂飛熊已被俺老爺斬了！」曹如虎一見，更大怒起來，也就奮力提了大砍刀，直向關太砍來。關太接住便殺，兩柄大砍刀殺在一處，真是一對兒刃芒耀目，冷氣逼人。那山頂上韓豹看見呂飛熊已被關太殺了，曹如虎恐非關太對手，趕着把馬一拍，飛下山來，臨動雙股點鋼叉，直向關太刺到。李昆一見，趕緊上前接住，四個人戰在一堆，兩邊助威之聲，幾乎雷動天地。關太與曹如虎戰用有四十餘個回合，看看也抵敵不住，又使出拖刀計誘他。當下即虛砍一刀，拍馬便走。曹如虎也不知是計，仍然緊緊追趕。關太在前夥馬飛跑，曹如虎在後拍馬狂追，看看已經追上，關太正欲翻起刀來去斬曹如虎，那知曹如虎已經看破，便不吼一聲，「俺爺爺不怕你的詭計，你這拖刀計滿得過別人，怎瞞得俺爺爺的！」說着就是一刀當頭砍到。關太幸虧眼快，知道曹如虎看出了破綻，定然不肯相饒，立刻把馬一夾，那馬嘶的一聲，復又跑去。曹如虎那裏肯捨。關太正在危急，恰巧賀人傑一枝軍前來接應，當即擺動雙鎗，接住廝殺。曹如虎見賀人傑，不覺哈哈大笑道：「我道什麼三頭六臂的大將，原來是一個小子！」也就傷動大砍刀，奮殺起來。賀人傑戰不三合，知道不能抵敵，一拍馬回頭飛奔。曹如虎還是不捨，在後緊緊追趕。賀人傑身驅便捷，腰間掏出金錢雙鏢，勒馬相待，看看曹如虎追得急，近手這一揚，一聲大喝道：「賊囚不要趕了，看鏢罷！」曹如虎正趕得高興，忽聽一聲看鏢，倒是不捨頭，還可以躲得過一，那知他道：「一拾頭，說時遲，那時快，一對金錢鏢已打入曹如虎眼內去了。只聽曹如虎呵呀一聲，栽於馬下。賀人傑看得真切，哈哈大笑，遂即把馬一拍，直飛過來，手起一鎗，登時將曹如虎打得腦漿迸裂。山頂上賊寇見傷了兩個頭目，趕着鳴金收軍。韓豹正與李昆殺個對手，忽聽金聲响處，便指了一槍，奔回谷口去了。這邊官軍搯起得勝鼓，大家回營。黃天霸將李昆、關太等接入大營，大家歡喜無限。且說韓豹回了山寨，鐵頭僧聞知呂飛熊、曹如虎兩個死於非命，傷感不已，當下急叫韓豹退下。鐵頭僧便與萬世雄議道：「今日一陣，連喪兩個徒弟，以此看來，官軍昨日之敗，還是誘敵為師。到有個主意在此，明日出戰，俺們也誘他一陣，將他們誘入谷口，兩邊山上將擗木滾石放下，把他的歸路截住，俺們就可在此谷中與他廝殺，任他插翅也難飛去。這谷中，然後再併力擒拿，可以大獲全勝。」世雄正欲回答，只見陸老么上前說道：「師父！徒弟到有一計在此，今夜二更時分，徒弟前去官兵營中，察看他的動靜，如果能於下手，就此將他的主將黃天霸刺死。若是他那裏防備得緊，徒弟便回山報信，就於夜間前去劫寨。徒弟料他們殺了兩日，大家也是辛苦，今日又勝了一陣，必然將我們不放在心上，且料我們不敢出去，趁此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可以大獲全勝而回，不知師父與諸位師兄意下如何？」鐵頭僧道：

此計甚却有理，但是你二更前去，未免太遲，往返恐來不及，不若一黑即便前去。無須行刺，只要探他那裏有無準備，如若他們果然無備，你便可速速回山，我一面派人前去劫營。若待你二更始去探明一切，再行回山，往返極快，也要兩個時辰，那裏還來得及，所以叫你要走，一黑就要前去。但不可大意，務要格外小心，不能給他們看破。」陸老公道：「師父不是徒弟誇口，俺這飛簷走壁之功，到今已用了八九年，俺從前有個綽號，喚做一陣風，因為俺往來飛快，就同起了一陣風的一般。這個絕技，徒弟自己也相信得過，師父但請放心。」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六十五回

### 探軍情妄思劫營寨

### 授密計暗地取山頭

話說陸老公等至天黑，換了夜行衣，急急的跑下山來，甚奔大營而去。這且按下，且說黃天霸見今日勝了一陣，又殺死兩個賊目，便思傳令出去，令各營人等休息一夜，明日再去攻山。計全在旁說道：「黃賢弟萬萬不可如此，豈不知兵法有云：我勝則不可輕敵，今日雖勝了一陣，不過殺了他兩個頭目，他山上并未大傷元氣，萬一他探知我們因勝了一陣，便疏忽起來，他就趁此前來劫營，那時措手不及，如何是好？在愚兄看來，今夜必有人前來暗探，我們外面儘可放出疏忽樣子，讓他來探我，我却暗暗防備，使他不出我所料，然後可如此如此而行，賢弟以為何如？」黃天霸聽說大喜，即刻密傳號令，使各營於初更時分，一律吹燈息火，却暗暗嚴加預備，不可略有疏忽。二更以後，聽候調用，如有洩漏風聲，定按軍法從事。此令一出，向營不敢略有怠慢。看看天黑，黃天霸即在大帳內聚起眾兄弟，在那裏迎呼暢飲，大家皆隨聲附和，有的說：「鐵頭僧早晚就要被捉的。」有的說：「聚夾峯的強盜本領平常的！」正在高談闊論，忽見大帳外有個黑影兒一幌，黃天霸瞥眼看見，就望了計全一眼。大家會意，故作不知，仍然歡呼暢飲。一會子飲畢，黃天霸即傳令出去，各營兵士連日辛苦，今夜暫歇一宵，明日當合力奮攻山巔，當有旗牌號令出去。一會子，前後左右中五營，一律掩燈息火，大家互相說道：「這兩日實在辛苦極了，難得統領今日發出令來，吩咐我們歇息歇息，真乃意想不到之事，我們不要就攔了，早一刻兒多睡一刻呢！明日還要出去打仗，但愿這兩日就將那個忘八羔子的鐵頭和尚捉住，我們就可以回去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說個不休。一會兒工夫，這五營內連聲息一點都沒有了。陸老公早已到了寨內，方才黃天霸看見那個黑影兒，就是他在那裏偵探，所以黃天霸故意發出那枝號令，吩咐各營暫歇一宵，分明使陸老公聽了回山送信，叫山上眾寇們前來劫寨，這裏好將計就計，前去攻山。這是合該鐵頭僧及一衆強寇要招劫，冤冤枉，聽了陸老公的言語，當下陸老公聽得真切，心中大喜，以為山中妙計，立刻回轉山頭送信，叫他們前來劫寨。就在這

個空兒，黃天霸就密傳號令出去，今李公然分一半人馬，會同何路通、賀人傑二人，暗暗抄出大路，直望青龍岡東首埋伏。李七候分兵一半，會同王殿臣、郭起鳳二人，暗暗抄出天帳，直望白虎嶺西首埋伏。只聽中軍號炮一响，即搶上山，各將山頭佔住，不得有誤。又令張桂蘭、郝素玉，各帶精兵二百，在營門左右埋伏，但聽中軍號炮一响，直殺進來。又令關小西計全，各帶兵丁二百，在於青龍岡白虎嶺腳下埋伏，但聽中軍處炮，却按兵不動，等到連珠炮响，即便前來接應，以斷賊衆歸路。自己却與褚標把守中軍。各人得令而去。真個是人御枚馬勒口，各人帶了兵卒，暗暗的埋伏去了。却說陸老么回至山寨，將前項的話說了一回。鐵頭和尚立刻傳齊衆寇，便令萬世雄、周鹿，帶領嘍兵二百名，往來接應。吩咐已畢，直搶官兵大營。熊海、韓豹各領兵丁二百名，直搶官兵左營。沈三魁、衛達，各帶兵丁二百名，直搶官兵右營。陸老么溫球，帶領兵丁二百名，往來接應。吩咐已畢，衆寇各帶人馬，也是人御枚馬勒口，直奔山下而來。得到官兵大營，正交三鼓，萬世雄、周鹿一齊殺入大營，不見裏面動靜。他二人以爲却中妙計，直奔中軍殺來。剛走至箭道，忽聽一聲梆子响，兩邊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左邊黃天霸殺到，右邊褚標殺來。萬世雄、周鹿知道中計，正待要走，已來不及。黃天霸戰住萬世雄，褚標戰住周鹿。這一場大戰，直殺得喊聲大震，鼓角喧天。萬世雄、周鹿正在危急，却好韓豹、熊海從左邊殺來，沈三魁、衛達從右邊殺來。黃天霸見左右皆有賊兵接應，即命人將號砲放起，只聽一聲响亮。張桂蘭、郝素玉，各帶兵丁二百，從營門外掩殺進來。一見天霸、褚標與賊衆在那裏混戰，黃天霸被萬世雄、周鹿二人困住，看看要抵敵不住，即在身旁掏出神箭，颯的一聲，直向萬世雄面上打去。萬世雄毫不防備，面上中了一箭，只聽哎呀一聲，手這一鬆，那兩柄飛爪丟於馬下。黃天霸看得真切，知道他中了暗器，順手就是一刀，結果了性命。周鹿看見萬世雄已死，奮力來戰天霸，却被天霸出其不意，在周鹿手腕上砍了一刀。周鹿負痛，不敢戀戰，把馬一拍衝殺出來。却好金大力正來接應，一見周鹿敗下，不問情由，迎將上去，夾馬頭就是一棍，那馬嘶的一聲，壁立起來，便將周鹿掀於馬下。金大力正欲上前舉棍就打，斜刺裏跳出陸老么，將牛耳撥風刀架住金大力的大棍。周鹿趁此逃脫。金大力與陸老么戰不二合，被陸老么一刀砍傷右腿。金大力只得負傷而逃。陸老么也不追趕，便去接應熊海、沈三魁等人。褚標此時已將韓豹砍死，沈三魁、衛達、熊海三人，正與黃天霸、褚標、張桂蘭、郝素玉四個團團圍住，那裏廝殺。正在危急之際，只見陸老么殺入他們三人，還不奮力殺出重圍。難道還是坐以待斃麼？黃天霸等見熊海等奮力殺出，一面將連珠炮放起，一面追趕出來。計全、關小西一聽連珠炮响，也就帶了兵丁前來接應。却好正遇沈三魁等人出來。關小西一見，也不打話，當頭便是一刀，向沈三魁砍去。沈三魁那裏還敢接戰，只得將關小西的大刀架開，仍自奮力衝出。關小西那裏肯捨，接着又是一刀，砍了進來。沈三魁心下一慌，手中一慢，正欲招架，又被關小西一刀砍於馬下。

此時熊海見沈三魁已被砍死，越發不敢戀戰，急急的下馬加鞭，一路衝出營門，飛奔而去。計全一見，也就趕上前去。熊海轉過大營，却不從谷中逃走，反而落荒而逃，計全緊緊窮追轉了兩灣，忽然不見。計全不敢深入險地，恐有埋伏，只見拍馬而回。你道那熊海何以忽然不見？他却轉過山後，那條小路上山去了。此時衛達、陸老公仍在營中，未能逃出。二人正在危急，不得殺出重圍。陸老公忽然心生一計，望著黃天霸手這一揚，一聲喝道：「看寶貝！」黃天霸一聽，只當他有暗器打來，趕著將頭一低，讓了過去。陸老公就在這個當兒，身子一縮，穿上帳房，連蹤帶跳，登時不知去向。衛達見陸老公復又逃走，自知不能活命，只得下馬受縛。黃天霸等人并不收兵，復又殺出營門，直向聚夾峯而去。畢竟青龍岡白虎嶺如何攻破，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六十六回

#### 衆英雄合力攻山

#### 鐵頭僧拚命拒敵

話說黃天霸等到了山下，仍見李昆等在那裏攻打青龍岡白虎嶺，尙未攻破。你道這是何故？原來這兩個山頭，形勢頗險，由山下直到山頂，那條道路壁立上去，加之山上多設插木滾石，不必說李昆等人，就是飛將軍也不能立破。先是李昆一聞號炮，知道大營裏已經得手，立刻就率領兵丁直殺上去，走至半山，只見插木滾石如雨點一般，直打下來，衆兵丁不能上去。正在爲難之計，恰好黃天霸等率衆來攻，遂領兵一同殺攻上去。走至半山，仍被插木滾石打下來，不能上山。黃天霸等沒法，只得收兵回營，歇息一日不表。再說鐵頭僧打發萬世雄等下山劫營，到了三更以後，忽然大營內號炮一响，心中便疑惑道：「怎麼大營內有號炮聲响？難道他那裏有了準備？陸老公不會打聽得的，確真是如此。山上的銳氣失矣！」正疑惑間，忽見青龍岡白虎嶺兩處守山的小頭目，慌慌張張的進來報道：「大王師父大事不好了，大營內已經有了準備，現在兩個山頭被官兵攻打甚急，請令定奪！」鐵頭僧一聞此言，只嚇得魂不附體，也就慌忙說道：「爾等趕即將插木滾石放下，務要死守，不得被官兵奪了這兩個山頭。若被他攻破此山，我等性命難保。」小頭目得令，趕著飛奔回了山頭，死力拒守，因此不會失去。到得天明，小頭目又復來報：「大王師父現在官兵已退去，青龍岡白虎嶺均幸保無恙，插木滾石打傷官兵不計其數，但不知大營內諸位爺們如何光景，也恐怕是敗多勝少，怎麼不見一位爺回山，其中必有不妙之處！」正在那裏說著，忽見熊海狼狽而來，一見鐵頭僧哭拜在地。鐵頭僧一見忙問道：「那裏勝負究竟如何？」熊海道：「師父不必講了，咱們總算上了陸老公的當了。現在萬世雄、鹿、韓、豹、衛、達、沈、三、魁俱已殺死，溫球不知去向，所有嘍兵盡遭殺戮，徒弟幸虧拚命殺出，方才逃走，回上山來，不然也要死在那裏。爲今之計，這個地方是住不得了，速速早尋去路才好！」鐵頭僧聞言，大叫一聲：「氣死我也！本帥定與這黃天霸小子誓不

兩立」正在怒不可遏，忽見陸老公抱頭鼠竄而回，走到鐵頭僧面前伏地請罪。鐵頭僧道：「你還有何面目來見我？就被你說出那件妙計，要去劫營，你又探聽不出人家已作了準備，而且你還自鳴得意，回來報信，現在弄得一敗塗地，你尙有何說？」陸老公跪在地下，兢兢的說道：「非是徒弟打聽不確，委係黃天霸詭計多端，徒弟到他大營的時節，分明見他們聚眾飲酒，快樂非常，後又傳令，叫各營一律安息，徒弟打聽確了，才敢前來報信，那知他其中有詐，徒弟見識淺短，可是未及察出，現在徒弟自知罪不可赦，求師父作主便了。」鐵頭僧聽了這番話，也知他并非無他意，不過未曾識破官兵的詭計，現在山寨需人之際，若再將他治罪，山寨內分外人幫助，不如仍然恕了他的罪過，叫他奮力幫助，他必然感激我不殺之恩，也就死力戰鬥了。心中主意已定，因道：「亂報軍情，本當推出斬首，尙念你并非無也意，不過見識淺少，未能識破，誤中敵人詭計，本師加恩格外，既往不咎，爾須知道現在山中兵力已衰，從今以後，務要死力合眾拒守，但能保得那兩個山頭，這大寨尙可保全無恙，不然你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陸老公道：「徒弟蒙師父不殺之恩，雖粉身碎骨，亦不足報於萬一，若果遇着敵人前來攻打，定竭力死與敵人相拒。但是寨中兵卒無幾，兄弟已殺了殆盡，如何守法呢？」鐵頭僧道：「徒弟這倒不要過慮，那兩個山頭，只要閉關死守，如有敵人前來攻打，切不可與他接戰，但將擂木滾石打將下去，他自不能殺上山來。爲今之計，熊海與你二人各守一山，你守青龍岡，他守白虎嶺，不得再有遺誤，若再疎忽，本師一定二罪併治。」陸老公唯唯退下，各去把守山頭不表。且說黃天霸等過了一日，便留張桂蘭、郝素玉、褚標三人守營，其餘出隊，一同前往攻打聚夾峯。到了山下，分兵一半，黃天霸何路通、賀人傑、王殿臣四人攻打青龍岡，關小西、公然、郭起鳳計全四人攻打白虎嶺，只聽一聲砲响，如潮湧一般飛奔上去，并力攻進。那山頭上嘍兵早已看見，也就趕着將擂木滾石如雨點一般打將下來。那些兵卒打得頭破血流，紛紛倒退下來。黃天霸也沒法，只得暫分兵了稍息，再爲進攻。一連攻了四五次，皆是如此，只得傳令收兵。黃天霸等回到營中，即將前日來做細作的那個何三，喊來問道：「你前日所說這山寨有條小路，只有本地土人知道，你可就此出去，代我拏一個土人前來，本統領有話問他。」作速前去，不得有誤。」正自吩咐，忽見巡營小卒拏進了一個人來，稟道：「小的們方才行到後營巡查，見一個形迹可疑之人，在那裏窺探，小的們恐怕他是奸細，因將他捉來，聽候示下。」黃天霸聽說，即着小將軍那人帶進帳中，便問道：「你叫什麼名字？誰人指使令？你前來充作奸細，窺探本帥的大營，速速招出，若有半句不實，推出營門斬首。」那人嚇得戰戰兢兢的說道：「小人實在不是奸細，是本地土人，姓名保，家住不遠，只因我到娘舅聚去，由此經過，看見老爺這裏頗爲熱鬧，不曉得做什麼，要進來要一會，不料被他們拏住，硬說小的是強盜差來做細作的，小的實在冤枉，求老爺開恩。」黃天霸看了林保那種樣子，却非奸細的

舉動，因說道：「你既不是奸細，本帥差你去做事，你若去做得來，本帥不但放心，而且有賞；你若做不來，本帥定要把你作奸細辦，推出營門斬首。」林保道：「小人願做聽大人吩咐。」黃天霸道：「你可知道聚夾峯有幾條路可以上去？」林保道：「前面谷口有一條路，後面走向田家窪轉過去，還一條路，就這兩條路，再沒有第三條路。」黃天霸道：「這田家窪離此有多遠呢？」林保道：「不過五六里。」黃天霸道：「你認得麼？」林保道：「小的但知有這條路，却不曾到山上去過。」黃天霸道：「你既知道，今夜三更時分，可同本帥前去，將功折罪！」林保道：「小的是不去！」天霸道：「爲什麼不去？」林保道：「山上強盜甚是利害，若被他知道，定要送小的性命的。」黃天霸道：「你怕強盜殺你，不怕本帥殺你麼？」林保道：「小的怕老爺還比怕強盜好些，老爺講理，強盜不講理。譬如小的現在是被老爺人捉住，還問小的許多話，但不過要殺小的，并不會真殺若被強盜捉去，早已頭不在頸子上了！」黃天霸道：「你無須怕，但同本帥前去，可以保你，而且不要你上山，只要你將本帥領到那裏，就叫你回去便了！」林保道：「如果這樣，小的便遵老爺之命，帶老爺前去。可是要交代明白了，到了那裏，小的只管指明老爺的去路，若是叫小的上山，小的雖死也不去的！」黃天霸道：「本帥決不騙你，只要你指明本帥認得路徑，你就回去便了！」林保答應，到了三更時分，黃天霸換了夜行衣，靠即同林保上山，畢竟如何捉拏鐵頭僧，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六十七回

### 黃天霸偷渡田家窪

### 衆英雄大破聚夾峯

話說黃天霸問明土人林保的答應，心中大喜。當下就將林保留在營中。一面聚起衆英雄商議，說道：「方才拿到一個土人，問道到聚夾峯的山後小路，現已將他留在此處，晚間叫他帶同小弟前去。爲今之計，李五哥計大哥李七哥何大哥四人，可於三更時分，率領兵丁前去攻打青龍岡白虎嶺。小弟帶同賀人傑王殿臣郭起鳳四人偷渡田家窪，由山後小路上去，去打軒轅廟。褚老叔關大哥張桂蘭郝素玉四人看守營寨。如此內外合攻，任他聚夾峯銅打鐵澆，也要於今夜攻破。若再攻打不下，小弟誓不回營！」大家聽說，齊聲說道：「難得有此機會，這聚夾峯今夜必破了！」衆英雄俱退出。到了二更以後，天霸賀人傑王殿臣郭起鳳，皆換了夜行衣，靠各帶單刀，藏好暗器，將林保喊進，命他帶路。一路出了營門而去。不一會，已到了田家窪。林保便指道：「那邊彎彎曲曲的，便是山上的小路了。」說着，又轉了幾個彎子，約有二里多路，林保便站脚不走，指定前面的路望着黃天霸說道：「老爺已到了，由此前往，就是上山的那條路了。小的開得半路上，還有一道寨棚，有強人在那裏把守，老爺們此去可要小心，不可大意，那條路上不甚好走。」黃天霸聽說答應：「你要回去，你就走罷。」林保也就走了。黃天霸便同賀人傑王

殿臣郭起鳳四人順著路徑，扳岩附葛，爬了上去。走到半山，已望見前面有條寨棚。黃天霸一看，只見寨棚上釘着許多三稜釘，外面排着許多鹿角。黃天霸即拔出單刀，到了寨棚面前，先將鹿角砍去，正砍之間，寨棚裏面已跳出兩個嘍兵，手執朴刀，向黃天霸腿上砍到。天霸身子一偏，順著手劈面就是一刀，將一個嘍兵砍倒在地。還有一個看見這個已被砍死，趕著就要逃走，早被賀人傑看見，趕上一刀背，正中那嘍兵肩膊，只聽哎呀一聲，跌倒在地下。賀人傑即走上前，將那個嘍兵一把捉起來，問道：「你如要命，帶領老爺們進去，指明鐵頭和尚的住所，便饒你狗命，便若不然，就是一刀將你殺死。」那嘍兵一見趕着哀求說道：「小人願領老爺們前去，只求老爺們饒命。」黃天霸便走過來，一手捉住那個嘍兵，一手執著刀，叫他領路。那嘍兵真是動也不敢動，直向前面領著黃天霸等，一直上山。不一會已到山頂。天霸說：「鐵頭和尚住那裏？」那嘍兵道：「就在前面這個廟內，此是後牆，廟門還在前面。」黃天霸又將他捉住，走了一刻，已到廟前天霸手起一刀，將那個嘍兵殺死，命王殿臣郭起鳳從大門殺人，他便同賀人傑跳上牆垣，一路穿房越屋，直向廟內大殿而去。到了大殿屋上，先看明了出路，然後又向後面方丈而來，不一刻已到方丈。黃天霸即從後屋檐上挂下來，向房裏一看，但見那房裏點着燈火，並無一人在內。他又仔細一看，只見靠牆坐着一人，却不是個和尚，在那裏打盹。天霸一想：「何不就此人捉住，向他問明和尚的蹤迹？」想罷，即飛身下來，一伏身即穿進房內。那人正在那裏打盹，忽然驚醒，見有一人身穿夜行衣，便即問道：「你是何人，敢到此地作賊？」天霸聽說，也不與他辨白，趕忙上前迎面一刀，喝道：「你是何人，可認得老爺黃天霸麼？」那人一聞此言，即要大喊起來。天霸又將手中刀在那人面上一幌道：「你喊就是一刀。」那人再也不敢喊了，只得跪下哀求：「老爺饒命，小的是服侍鐵頭和尚的人。」天霸聞言，因即問道：「老爺正要問你，那鐵頭和尚如今往那裏去了？」那人道：「和尚因外面官兵前來攻打白虎嶺，青龍岡甚是危急，他自己出去幫助把守去了。」黃天霸道：「此去前面山頭尚有多遠？」那人道：「約一里路。」天霸道：「你可帶領老爺前去，便饒你的狗命，不然就是一刀，將你砍為兩段。」那人答應。黃天霸便提著人出了房門，到了院內，忙將賀人傑招呼下來。走不多遠，却好王殿臣郭起鳳二人也到天霸，就與賀人傑押解著那人去。到前面，走不一刻，只聽得喊殺之聲，震動山峯。天霸即催著那人快走，那人不敢怠慢，那人半走半跑，一刻的工夫，已到了青龍岡。天霸又向人傑說道：「賢姪把這個人交給你，叫他領你去到白虎嶺，可如此如此。」人傑答應，即走過來，將那人在天霸手中換過去，隨即就往白虎嶺而去。且說天霸到了青龍岡，遠遠看見一個人在那裏指揮衆嘍兵。天霸一見，便一聲大喝道：「俺老爺黃天霸在此，狗強盜死在頭上，還不知道軒轅廟已被咱老爺焚燬了！鐵頭僧已被咱老爺殺了！」說著就飛舞單刀，直殺過去。青龍岡今日却是熊海把守，熊海正在那裏指揮嘍

兵將搗木滾石望山下打去，忽聽這一聲大喝，那些兵嘍個個嚇得胆戰心驚，急欲逃走，無奈熊海在此，不敢就逃。只見熊海捉了刀，即向黃天霸殺來，天霸也就接着廝殺。那些嘍兵一見他二人廝殺起來，曉得大事不妙，也就一跑個干淨。山下李昆等人一見山上搗木滾石不往下打，知道上面已經得手，當即奮勇登山。大喝一聲，俱已上了山頂。熊海正在與黃天霸殺得難解難分，忽見青龍岡已破，山下官兵俱已上山，兵刃齊施，亂砍亂殺。正要逃走，忽見一個嘍兵飛奔前來報說：「軒轅廟已經被火焚燬了。」熊海聞言，那裏還敢戀戰，只得抽身而逃。黃天霸見他逃走，那裏肯捨，即取出金鏢打去，正中熊海小膀，登時跌倒在地。天霸趕急上前，手起一刀，結果了性命。於是大家會合一處，直望白虎嶺而來。不一刻已到，瞥眼看見賀人傑正與鐵頭和尚在那裏廝殺，已是抵敵不住。黃天霸一聲大喝，道：「賊忸怩得逞強，咱黃天霸老爺前來擒你。」賀人傑見天霸已來，頓覺精神陡長，飛舞單刀，直望鐵頭和尚廝殺，如旋風般進。接着黃天霸等人又一擁上前，將鐵頭和尚圍住。鐵頭和尚也就飛舞禪杖，力敵衆人，毫不懼怯。大家正殺得難解難分，忽聽李七侯呀呀一聲，登時跳出重圍，向旁邊躡下。原來李七侯被鐵頭和尚禪杖打中右腿。黃天霸一見，更加大怒，奮起雄威，大喝道：「衆兄弟奮力呀！不要將那賊忸怩放走呀！」一聲未了，只見刀槍棒棍一齊如雨點一般打下，大家正奮勇格鬥，此時白虎嶺已破，何路通計全等攻破，登時擁上山來。鐵頭和尚見白虎嶺已破，正在驚惶無措，猛一抬頭，只見山內火光冲天，知道廟已被焚，不敢戀戰，要想逃走。不知鐵頭僧如何拏住，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六十八回

#### 惡戰頭陀凶僧被捉

#### 掃清賊寨衆將班師

話說鐵頭和尚被黃天霸等人圍得鐵桶相似，雖欲逃走，插翅難飛。自己一想：「我前後總是一死，與其逃走不出，被他們殺死，不若打死他們幾個，我就死了，也還扯直。」於是大喝一聲：「爾等不要走，看佛爺的傢伙。」說着端起禪杖拏命掃來，真如出水蛟龍，翻江攪海一樣。只見他那條禪杖舞得神出鬼沒，那個雨點都洒不進去。黃天霸等看了個個伸舌，大家也就拚命殺上前去。不一刻，何路通肩膊上，被那禪杖掃了一下，幸虧讓得快，稍慢一點，一隻右膊已被打折下來。何路通只得負痛而逃。又一刻，計全的後背，也被那禪杖頭子點了一點。計全也就禁受不得，只得退了下來。李昆正欲一槍刺進，被他的禪杖一掃，一桿爛銀槍折爲兩段。李昆也不敢戀戰，只得退在一旁，在那裏助喊。黃天霸見許多人殺他不過，心中好不著急。暗道：「若再被他逃去，咱們也不算人了。」於是急中生智，故意將身一縮，阿呀一聲，說時遲，那時快，黃天霸已將飛鏢取在手內。鐵頭僧見黃天霸彎下腰去，又聽他阿呀一聲，以爲他中了禪杖，即槍進一步打來。黃天霸就在這一個空兒，一個鷄子翻身滾在一旁，一撒手



已將一枝飛鏢，認定鐵頭和尚面門打去。只聽鐵頭和尚說一聲不好，那枝飛鏢早已打中鐵頭和尚額角上面，陷進了有二寸多深。又聽阿呀一聲，鐵頭和尚已跌倒在地。大家一見，這才把心放下了，便一齊走到他面前，先將繩索將他綁起，四馬倒攢蹄網了個結實，然後將鏢拔下，已是血流滿面，不省人事。此時陸老公見事不妙，已經逃走，不料走至半路，却遇着王殿臣郭起鳳二人在廟內放火回來，一見陸老公，接着就殺。陸老公見廟已焚燬，兩個山頭又被官軍得了，那裏還敢戀戰，倏不能插翅飛去，逃得性命，猶如升天一般。那知心內越慌，手內的兵器，不必說與人家對殺，連招架人家的兵器，都有些不活動起來。因此被那王殿臣郭起鳳二人擒住，那些嘍兵是不必說，早已逃走了。於是大家會合一處，將鐵頭僧陸老公推在一處看守。黃天霸便率領着衆兵丁，前前後後，搜尋溫球。他的家屬，各處尋了一遍，只是搜尋不出。忽然尋到一個馬棚內，見裏面有呻吟之聲，大家進內一看，只見兩男一女，在那裏上吊。衆人一齊上去，將三人解了下來。當時就問了一遍，原來就是溫球與他妻子。黃天霸便命人將三人綁了，也抬到裏面，與鐵頭僧一齊放下。你道溫球如何同他妻子在馬棚內上吊，他也因大事已去，無處可奔，與其被官兵擒住，解到淮安斬首，不若尋個自盡，就使官兵尋出，見他已死，也就此算了，不再殺頭問罪。那知他惡貫滿盈，不能容他不受國法，所以將要自盡，不能由他，還要被天霸等搜出，帶回淮安，以正國法。可見天理不能違背的。閒話休表，且說黃天霸等人見山寨已掃清，強人業已捉盡，並未逃走一人，心中大喜。又命衆人將放火撲滅，又命到青龍岡白虎嶺兩處，將山寨也放起火來，燒得個盡絕。又將大寨內所有的金銀財寶，一起查明清楚，派了兩個小軍在山上看守。於是大聲喝令小軍，抬着鐵頭和尚陸老公，併溫球父子夫妻，一起抽解下山，回到大營。當有關小西同褚標、張桂蘭、郝素玉迎接進去，大家聚在一起，當日營中大排筵席。此時金大力的傷痕已好，李七侯何路通二人并未受甚重傷，大家就在大帳內，痛飲起來。直飲到二鼓方才散席，說不盡那般快活。一宿無話。次日，即命小軍到山上，將所有金銀財寶，一起抬到大營，以便帶至淮安存庫。不一刻，小軍已將金銀財寶等送到。天霸又復點明，寄存一旁，又飭令小軍將所有殺死的士卒，查點清楚，共計死者若干。小軍查明一會，子來報計，共殺死兵丁二十四名，受傷兵丁二百一十六名。黃天霸即命將殺死者趕緊葬埋，受傷者帶回淮安醫治。小軍答應，又去將死屍埋好。諸事已畢，大家休息一日，預備班師。過了一日，黃天霸即命拔隊轉回淮安。一路上真是鞭敲金鑼，响人唱凱歌。還不一日，已到淮安。天霸仍命兵丁仍歸各部。當日就率領衆人，見了施公行禮已畢。施公將以上情形問了一番，天霸也細細稟了一遍。施公大加慰勞，當下命將鐵頭和尚陸老公，併溫球夫婦父子，共計五人，一同交山陽縣分別收監。黃天霸等回衙門的，回衙門執舊事的執舊事。過了一日，施公又將鐵頭僧等五人提出監來，問了一堂。鐵頭僧等直供不諱。施公即命黃天霸監斬。

將鐵頭僧等五人分別綁赴市曹，按律斬首示衆。於是聚夾峯一案才算清楚。過了兩月，施公在書房內看書史，忽然奉到一道聖旨。施公當即排設香案，跪接聖旨，即拆開誦讀已畢。施公大驚失色。當下謝恩已畢，回到書房，即傳齊黃天霸等，說道：「本部堂方才奉到聖旨，因仁壽宮有御用寶馬一匹，忽然遺失，不知去向。在京文武各官緝獲殆遍，查無下落。今奉上諭，勒令本部堂限半年之內緝獲原物，恭送進京。這不是一件難事，叫本部堂如何覆旨呢？」大家聽了面面相覷，不能回答。究竟這御馬爲何人盜去，且看下同分解。

### 第三百六十九回

#### 施賢臣說詞激猛將

#### 黃總鎮負氣訪強人

話說施公忽然奉到一道聖旨，當即開讀已畢，施公大驚失色。原來當今皇上，有一匹日月銷霜千里龍駒馬，真是價重連城。世所罕有，忽然不知去向。當由在京各大臣踏勘明白，實係爲巨寇所盜。京內各官自九門提督，以至五城兵馬司捕盜局等，無日不明查暗訪，緝獲御馬，追拏大盜。爭奈緝獲雖嚴，却是毫無影響。這日，便有值殿大臣奏明聖上，請飭令外省各督撫州縣一體查獲，務要追尋御馬，捕獲賊盜。因此當今想起施公面前，有個黃天霸，現爲漕標中軍副將，遇缺即補總兵官，此人猛勇過人，屢獲強寇，疊破大案，因此飭令施公，指明勒令黃天霸將盜取御馬之賊寇，並日月銷霜馬，限半年內一併緝獲交出，將寶馬馳送京師，驗明無誤，再行陞賞。施公奉了這道旨意，當將黃天霸關小西計全何路通李昆李七侯褚標朱光祖賀人傑張桂蘭郝素王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等人傳入署內，告明一切。大家聽說俱各大驚失色。暗道：「這件無頭公案，從那裏辦起？可不是件難事？」施公見衆人不回答，因說：「本部堂想來，這件事甚不易辦，雖然黃賢弟武藝出衆，功績昭然，久爲聖上器重，但是這御馬，既爲盜賊竊去，這盜馬的賊寇，自必隱姓埋名，伏在偏僻處所，或深山野窪，或高嶺深淵，從那裏得知消息，且又不知姓名，毫無影響。縱然黃賢弟雖有通天本領，亦未必得知。而限期又促，只有半年，這事從何處著手？若是據情覆奏，又怕違旨，不若乘此將爲難之處，婉轉覆奏上去，請旨另派精明強幹之人，悉心緝訪。黃賢弟但任幫同緝獲，如此辦法，黃賢弟責任較輕，即使不能訪出，黃賢弟亦不致因此獲譴。不過此等奏章一發，雖與黃賢弟沒有什麼大責任，究不免減却黃賢弟半世英名，然亦無法，不知黃賢弟及諸位賢弟意下如何？」施公這一番話，說得雖然婉轉，外面看似代黃天霸分身，其實用的是激將法。只因黃天霸生性如此，若但令他遵旨緝獲，他雖不敢違背，究竟怕他不肯爲力。因此不說他能緝獲，只得請旨另派精明強幹武藝過人膽識兼優之輩，悉心緝訪，不過於英名上有些減色。黃天霸向來好名心重，別人辦不來，做不到的事，他偏要去辦去做，等到成功

之後，却爭了這個名字，那怕龍潭虎穴，爲這名字上，也要併死去的。所以施公知道他有此性情，慣用這個激將法激他。那知黃天霸在先，本有個爲難的意思，也知道此事實在不容易辦。及至聽了施公這一番話，不覺氣往上冲。黃天霸道：「大人言之差矣！某自從江都承恩提拔，以至今日執鞭隨鐙，歷有十數年之久，是凡大人差遣之事，某無不赴湯蹈火，力効微勞，雖無大功，總未累及大人有獲譴之事。今御馬爲強人盜去，此乃國家無價之寶，即非明降諭旨，也當一體緝獲，方是爲臣的道理。况某上受國恩，理應協力拿獲，無論獲譴與否，稍盡其力，藉可上報朝廷。乃今日既明降諭旨，飭令某悉心查緝，則是朝廷高厚之處，某焉敢辭？若以難辦推諉，畏縮不前，不但有負國恩，有辜大人提拔之德，便是某自己也覺慚愧！某這賤名，原不敢說四海皆知，曉得的却也不少，難道即因此一事，將從前的英勇微名，因而埋沒，某也不肯甘心受人恥笑。况某有此六尺身軀，既爲國家之臣，卽爲國家所有，卽使捐軀報國，亦分所當然，何能因畏難而自惜殘質？若謂毫無影響，無從著手，則盜御馬的必有一個人在那裏，只要費些工夫，暗暗訪查，自然有個水落石出。常言道：「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只要用心，還怕查不出麼？等到查明出來，任他三頭六臂，虎穴龍潭，某黃天霸若說半個怕字，也不算爲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出色驚人的奇男子。總要將那寶馬取了回來，親自馳往京師，恭呈御覽，那時纔顯得某不是畏難苟安之輩。大人但請放心，某若不將御馬盜回，誓不立于天地間。」這一番說罷，只見黃天霸氣浮天包，好比受了一肚皮的委屈一般。施公聽他這番話，暗暗誇贊他有胆識有忠心，雖然好名太甚，却是難得。因想道：「他既如此，爽性再激他一二，何以堅其志，讓他由此功名成就爲一朝梁棟，有何不可？」因又說道：「黃賢弟！你雖有此忠蕙之心，代國家出力，原是難得。但是凡事必三思而行，本部堂細細想來，這御馬既爲盜去，那盜馬的，若非有出色驚人的本領，也不敢前去盜取。不必說捕風捉影，消息毫無，就便訪到下落，恐怕那個盜馬的強盜，本領不在賢弟之下，賢弟却不可因一時豪氣，不望後想，只管鹵莽從事。雖然是奉旨的要案，不能違旨，若照本部堂方纔所說，也不算違背，不過自家的責任，究竟輕鬚許多。至於少減英名，這也算不了一件大事，而况名之一字，足以累人，又何必定爭不已？若照賢弟所說，能將御馬取回，強人訪獲，自然是留名千古，若其不能限期一滿，勢必見責，那時反將從前英名減盡。本部堂爲賢弟計，仍以三思爲是。」黃天霸聽說，更加氣往上冲。施公說道：「大人某雖不才，未免小量，某太甚，難道這強寇有三頭六臂，這御馬會飛上天去不成？只要這桂花玉馬，不會飛上天去，任那盜御馬的，有九頭十八臂，我黃天霸拚這一死，總要將那強盜捉住，碎屍萬段，定將御馬去取回，方雪今日之恨，方顯我黃天霸的手段，某之志已決，請大人不必疑心了，某便今日告假前去查訪。」施公正欲說話，只見褚標一旁插口說道：「黃賢姪！你也不必如此作急，大人的美意，我也知道，並非不讓你去，且非怕你查訪不出，不過用作

這些話警戒你，不可鹵莽，細細訪查。不明大人的厚意，反而仗著自己的性子暴躁起來。我有一言，最爲平和，說出來大家斟酌。不知褚標說出何言，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七十回

### 奸滑賊留書露信

### 英勇士暗訪明查

話說褚標在旁插口說道：「黃賢姪不必負氣，我有一言，大家商量便了。」施公道：「老英雄有何言語，即請說出，以便大家商議。」褚標道：「在老朽愚見，最好請大人一面出奏，言明違旨，惟限期太促，請旨寬限日期，約以一年爲度，俾可從容訪查。一面令黃賢姪明查暗訪，得有真實消息，可趕緊回來送信，以便大家同去。如此辦法，既不違背朝廷旨意，又可令天霸如願以償。所謂兩全其美，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聽罷道：「老英雄所見，與本部堂略同，便照老英雄所言，舉情覆奏。但黃天霸如果得有真實消息，還要請老英雄助一臂之力。」褚標道：「好在老朽在署終日無事，就與天霸同行，往各處一遊，也可稍練筋力，且可助天霸成功，有何不可？謹遵大人吩咐便了。」施公聽罷便道：「能得老英雄同去，吾無憂矣。某當即日具奏，請旨展限期。」此時天霸見施公已允他前去查訪，並請旨展限，好不歡喜，當即辭出。大家亦俱告假，各回本署，各就本職。施公即便擬了奏本，反覆看過，飭人繕寫，準備明日即發。到了晚間，用過了晚膳，在書房內燈下觀看書史，約有二更時分，忽見從窗戶外送進一封書來，上寫著總漕施公賜覽。施公一見，吃驚不小，暗道：「此是何人送來？」因將書信拆開，只見上面寫着十六字，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欲訪此人即在其間。」施公看畢，不知何意思，想了一會，仍是不知用意，只得將施安喊進，告知明白，令施安傳知外面衆人小心防護，恐有刺客來到。施安答應，去到外面告訴了衆人。于是李昆計全等人得了這個信，便來書房問明一切。施公又將大略情形說了一遍，計全道：「在末將看來，定非刺客一流，實係爲那盜御馬一事。只因此間奉了聖旨，飭令黃天霸訪查緝獲，這盜馬之人，必然暗中打聽，曉得大人令黃天霸去訪。又因大人說毫無影響，他却送一封信來，露些風聲，而又不將名姓說出，是令黃天霸作難。末將所見，這人本領定不可及，不但在末將等之上，恐黃賢弟也未必有此本領。」正在論談，忽聽屋上有人說道：「爾等不必妄自議論，可轉告施公，速令黃天霸前去，以取寶馬便了，俺去了。」計全等聽了此言，即刻飛上屋簷，預備兜拿強寇。那知計全等人上得屋面，四面一看，不但無人，連一些人影也看不見。於是大家又前前後後，各處尋了一遍，那裏有一些形迹。將至四更，大家纔算下來，回明施公，各去安歇。施公亦明知此人斷不前來相害，也就安心睡覺，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施公起來梳洗已畢，正欲令人去傳天霸，却好天霸已得著昨晚有人留不露姓的信，早已進來。先向計全等人備細

問了一遍，計全等也就細細告知明白。然後天霸便走進書房，給施公請安已畢，侍立一旁。施公道：「黃賢弟！可知昨晚此間有人進送一書信，上面寫著「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欲訪此人，即在其間。」十六字，本部堂據理尋思，不知是何解說。後來將計全等人傳進來，告知他等，令他等小心防護，到有刺客到來，計全反是此人絕非刺客，定為盜御馬一事，來此稍露消息。正在談論，忽聽屋面上有人說道：「不必妄自談論，可請施公速令天霸前去，好取御馬，俺去也。」這兩句話，計將軍等人聽道此話，即刻追蹤而去。那知上了屋面，尋找了半夜，連一些形迹也沒有。黃賢弟道：「奇怪，不奇怪，難道此人是神仙不成？纔說了一句話，即刻便不知去向；若非神仙，此人必非尋常之輩。」據他所言，令賢弟前去取馬，那所失的桃花御馬，一定是此人盜去了。本部堂仔細想來，他既然令賢弟前去取馬，為何又不將地名明白說出，只留這不明白的十六個字，令人猜詳，好不令人納悶。黃賢弟你看此人，究竟姓甚名誰，居住何處呢？」天霸道：「據總兵看來，御馬定為此入盜去，他今前來送信，捉令總兵速去，是他要在此顯顯本領，單看某敢去不敢去的意思。此人既來，總兵焉得不去？那管在天在田，或上或下，總兵務要將他訪明下落，擒獲出來，把御馬交出，方不愧總兵半世英名。」施公道：「雖如此說，賢弟却不可恃才傲物，目下無人，就便訪出下落，也須商妥而行，萬萬不可鹵莽，自貽後患。」天霸道：「謹遵大人吩咐。總兵之意，即於明日出署，先就近查訪一番，若能訪得消息最好；若訪察不出，必得遠至鄰省，細意密查，總期訪出盜情，取回御馬，捉住強人，方纔敢休。不然，暫時也不回署。」施公道：「也不必如此說法，但能細意慢慢查便了。」天霸道：「總兵明日就動身去訪，不再進來叩辭。如果就近地方查訪不明，再回來一踰，然後再去。大人但請保重便了。」施公道：「但願賢弟此去，早早得手，立此大功，本部堂專等佳音，為賢弟慶賀罷。」天霸唯唯當即辭出，又與計全等人熟商了一會，然後回轉自己衙門，稍事收拾，準備先往就近地方訪查數日，再作計議。次日一早，即扎束停當，帶了銀兩包裹，別了褚標、張桂蘭，逕自出門而去。褚標將天霸送出城外，一路上又叮囑許多言語，總令他不可負氣好勝，慢慢訪查。若就近地方訪不出來，須早日回來，再作計議。天霸亦唯唯答應。于是天霸去往各處查訪，褚標亦即回城，暫且不表。再說阜甯縣楊家莊，出了一個命案。這楊家莊本是一個極大的村落，聚族而居有百十戶，俱是姓楊，內中有一家名喚楊士興，妻子王氏，老夫婦兩個，生有一子，名喚大富。這大富會習雜貨生意，向在蘇杭一帶販買雜貨，今年二十六歲。於二十三歲上娶親，岳家姓吳，也是阜甯人氏。其妻吳氏，比大富小一歲，今年二十五歲，於二十二歲上過門。之後，與大富極相恩愛，事奉翁姑亦最賢孝。大富娶親二月，親往杭州販賣雜貨，本約定年結回家。那知到了杭州，因有一個至好朋友與他合本，前往閩浙販賣桂圓。因此一去三年，雖然獲利甚厚，未免歸期太遲。這日捆載而歸，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七十一回

## 數載歸來一朝死去

## 百身莫贖兩個含冤

却說楊大富自閩浙販賣雜貨，頗獲厚利，捆載而歸。這日到家，父母妻子自有一番闊別情懷，天倫樂事。楊大富先給父母請安已畢，又問了許多家中情事，他父母也問了許多福建浙江各處的風景，彼此俱訴說了一遍。他父母因兒子平時最喜吃活鱖魚，今兒子若遠的歸來，當下便命媳婦吳氏煮魚燒筍。吳氏既奉翁姑之命，便去煮魚燒筍，一刻兒俱已齊全，真個五味俱全，又煮了兩壺酒。于是父母妻子團聚一桌，心下更加喜悅，所以大家俱各暢快，說不盡那天倫之樂，骨肉之歡。因此大家就痛飲起來，直至日落西山，總算吃畢。一會子點上燈火，所有杯盤碗盞均有吳氏撤去，親到廚房收拾一番。楊大富即與父母在室中間談，不一刻，吳氏將鍋碗收拾清楚，也就回轉堂中。老夫妻見媳婦收拾已完，此時已有初更時分，便暗存了一個愛子之心，因與大富說道：「我兒沿途辛苦了，你早些睡去罷。爲娘的爲父的，今日多飲了兩杯酒，也有些困倦起來，也要去睡了。」他說罷，便同楊士興提燈進房，這裏小夫婦也就拿了燈，一同進房安寢。這一夜被底情柔，枕旁私語，自然說不盡那千般恩愛，萬種綢繆。常言道：「久別當新婚。」其言雖俚，其情的確。一宿無話。那知器滿招覆，樂極生悲。等到次日天明，吳氏一覺睡醒，因昨晚婆吩咐早些起來，代丈夫檢點物件，不敢違背。一經夢覺，便即起來，又低低的喚大富道：「你醒醒，我起來了，你獨自再睡一會罷。」喚了好幾聲，只是不應，吳氏因笑罵道：「懶郎，怎這般好睡？敢是假裝不醒麼？你會假裝，我偏要將你喚醒。」因即隔著被，向大富身上摸了一回，那知大富仍是不醒，又覺得他身體板硬。楊氏暗自疑惑道：「如此亂推，何以還不醒來？這也奇了，爲何摸他身上，這身子是板硬的，不似昨日上床時那樣身體。就便熟睡不醒，也不至如此板硬，難道有什麼怪事不成？」愈想愈疑，因將手探入被裏，向大富身上一摸，那知遍體冰冷，毫無一點熱氣。吳氏這一嚇，可實在吃驚不小，復又向大富臉上一靠，也是水冷透骨，鼻孔呼吸毫無，原來楊大富晚已死去。吳氏此時，真如半天裏打下一個霹靂一般。本來要病哭一場，爭奈驚恐太甚，過于作急，不但哭不出，連話也說不出口。好容易掙了一會，纔大聲說了一句：「不好了！」這一聲可實在驚詫之至，說這句話，便呆立床沿，第二句話再也說不出。却好對房裏老夫婦也早睡醒，忽聽媳婦喊了一聲不好了，那種聲音急詫得極，老婆子便大聲問道：「媳婦你爲着何事，如此大驚小怪？究竟什麼事不好了？這樣來嚇人？」老婆子問了好幾聲，見對房中只是不答應。因說道：「怎麼不答應，難道真有什麼不好的事麼？」楊士興道：「敢是媳婦睡魘了？」老婆子道：「不是睡魘，我剛纔聽見媳婦低低喊大富的，怎麼會睡魘？」因又喊：「大富所爲何事？」那知再喊不應。老婆子着急道：「其中必有緣故，我到去看看，究

竟爲著何事，如此驚詫！一面說，一面穿了衣服，趕卽門了房門，來到對房去推房門。裏面門著，推不開來，便又房在外大聲喊叫，兒媳還是不應。只得將門打開，走進房內一看，只見他媳婦吳氏躺在床面前地上，面如白紙，口角流涎，已是嚇昏過去。老婆子一見，已嚇得魂不附體，趕忙上前，一面去拉媳婦，一面喊兒子道：「大富，你還不快些起來，你媳婦子昏過去了，快起來去取薑湯。你昨日才回來，究竟爲着何事，與媳婦吵嘴，敢是你將他推跌了麼？」一面喊說，一面已將吳氏扶坐起來，復又喊楊士興過來，幫同看視。楊士興聽說，也就搶走過來，嘴裏唧唧噥噥，說道：「好好的夫妻，爲什麼吵起嘴來？況且昨日才回來，就便媳婦有什麼不好，也不應就吵鬧得這快法。」說着，已進了房，看見老奶奶扶着媳婦，又見媳婦面如紙色，只有出氣，沒有進氣。楊士興見着不忍，只得罵著兒子道：「你這該死畜生，你不在家，爲父母的，全虧你媳婦小心服侍，並沒有有一件不賢孝的事情，你爲什麼才到家中，就將媳婦氣得如此，還不給我快快起來，去燒薑湯來灌。」罵了一頓，那裏見大富答應。楊士興也就疑惑起來，正要上前去拉他，只見他媳婦歎了一口氣，說了兩字：「苦呀！」說罷，又不言語，惟有兩眼流下淚來。老婆子見此光景，只得勸慰說道：「我兒不要如此，兒子有什麼委屈的事，只管對爲娘說明，有爲娘代他理直，切切不可如此氣惱。」此時吳氏雖然口不能言，却已醒轉過來，耳內聽婆婆如此說法，真正文不對題，連忙搖頭，又將手指着床上，老夫婦誤會其意，還是疑惑兒子給他受了委屈，仍然絮絮叨叨，有爲娘代你理直的話頭。吳氏實在着急，只才死命的說出兩句話來，帶哭說道：「娘呀！他已是死了。」老夫婦見他說出一個死字，便大驚問道：「那個死了？」吳氏又連哭帶說道：「你兒子好端端的，不知何時竟死在床上了，我好苦呵！」老夫妻一聞此言，老婆子便大哭起來。楊士興還不相信，暗道：「好端端的一個人，怎麼一夜就死呢？」一面說，一面走到床前，將被掀開，近前一看，果然僵臥床上，再用手向他身上一摸，直是體冷如冰，毫無呼吸。於是楊士興就大哭起來，老婆子見老頭子大哭，知道兒子真死了，愈加痛哭不已。吳氏是不必說，翁姑婆媳一齊跌足捶胸哭兒的哭兒，哭夫的哭夫，嚎哭之間，直達戶外。這一哭，卽驚動了左右鄰舍，那些族下不知所爲何事，也就打門進來。見楊士興等嚎哭不已，大家先問了個大略，然後將士興等勸住了哭，復又細細問了一遍。大家也是疑惑，怎麼好端端的一個人，昨日纔回家，今日就會死，其中必有緣故。內中有個族長，是楊士興再從的堂叔，此人性情奸猾，刁惡非常，平時人家無事，他方且尋事去做，好子中取利，今日與家鬧出這樣一個大禍事來，他却有了主意，居心想在只件事上得一注大橫財。當下因卽冷笑，說道：「大富昨日回家，今日便死，其中也沒有什麼緣故，顯係身死不明，此事非報官相驗不可。」又望楊士興說道：「你們只知道亂哭，就算代兒子申了冤不成嗎？你媳婦雖然平日賢孝，可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在我看來，只其中必然有些不妥，還不快些將吳家的人喚來，

我們大家也好話說，給你兒子申冤。」楊士興夫妻聽了這番話，半疑半信，也只得著人到吳家送信。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七十二回

### 未亡人不明求殉節

### 刁族長得意代鳴官

話說楊士興聽了堂叔楊懷仁這番話，不免半信半疑，因暗道：「無論是身死不明，也應該去吳家送信。」因立刻着人前去。原來吳家也是早甯縣的大族，有名的吳家甸。這吳氏之父，名喚吳有德，他妻子李氏，膝前有兩兒一女。女兒就許配楊大富爲妻。這吳有德爲人忠厚，非常實在，是個有道長者，家裏也有些薄薄的產業，在吳家甸居住，就要算他是個首富。自女兒嫁到楊家之後，除非家中有婚喪喜事，才將女兒接回來，過兩日事完之後，又將女兒送回夫家。雖常有旁人說道：「你女婿久不在家，就留你女兒多住一兩個月，也不算什麼事。」吳有德聽了這些話，便與人爭論道：「女婿在家將女兒接回來，多住些時日，他翁姑自有女婿事奉；女婿不在家，便仗著我女兒事奉他父母。我若將女兒接回來，則女婿的父母又靠誰人事奉？」這是向旁人說的話，及至向他女兒所說，皆是叫他善事翁姑，留心家務。却好吳氏也從未違背，總是唯唯聽命，所以在楊家也極其賢孝。這且吳有德正從外面回家，忽見楊家有人前來送信說，女婿於昨日回來，今一早不知如何便會身死，請他趕緊前去。吳有德聽了此話，真是半天裏打下一個霹靂，因問來人道：「究竟大富因甚病死的，你可知道麼？」來人道：「聽見說大富是身死不明，所以請你老人家趕緊前去商議。」吳有德只得進內大略告訴妻子李氏一遍，李氏也吃驚不小。當下夫妻兩人即刻出了門，僱了一輛車子，攆趕前去。吳家甸距楊家莊有二十餘里，不一會已至楊家，未入大門，吳有德夫妻便一路哭了進去。楊士興夫婦見親家已來，吳氏見父母俱到，於是大家又哭起來。惟有吳氏哭昏了幾次，真是哭得肝腸寸斷，死去活來，好容易慢慢勸住了。吳有德先問了一遍，如何身死情形，楊士興即大略告訴了一遍。吳有德又細細問了女兒一遍，吳氏也就細細將始末根由，哭訴了一遍。因道：「我的爹媽呀！你女兒也不要活了，就此隨你女婿一齊兒死了，免得你女兒有冤無處伸，死了丈夫還落個不美之名，不如從此一死，也可表表心迹。」說著就一頭向壁上撞去。楊士興的妻子在旁看見，趕緊搶上一步，將吳氏一把拉住，說道：「我兒！你不要如此，你的心迹，爲娘是知道的，是非自有公論；好在你爹媽俱已在此，我兒子雖說死得不明不白，總不能夠說是你害死他的。大家商議起來看，如何代我兒子申冤？不然，你的冤枉也無處伸，我的兒子他不知因何而死。」吳氏聽了這番話，雖覺得有理，總以死了干淨，免得隨後糾纏，口口聲聲直是要死。吳有德明知女兒絕不能做個水落石出，女婿



到底因何而死，所以存了這個心。因道：「我的兒！你切切不可尋死覓活，雖然痛夫心切，你翁姑却無甚他意；但是女壻身死不明，連我也有些疑惑，在我看來，倒是去縣裏報報案，請縣官前來相驗一回，你也可以明一明心跡。就是女壻也可知道他是因何身死。你若現在死了，在知道的，說你是大義殉夫；在那不知道的，還說你畏法身死。你此時可死不得，等將來有了水落石出，你那時再死不遲。」這一番話，說得在情在理。吳氏本來決計殉夫甘心死節，現在聽了父親這些話，忽然大悟，暗道：「我此時可實在死不得，就便我沒有良心，也要代丈夫申一申冤枉，才對得起。」因此一悟，也就將死拋在一旁，專等報官相驗。那楊懷仁初意說了許多唆使的話，本想吳有德暗暗買囑他，便好得些錢財，再來說項。現在聽見這番說，這報官相驗一履，反出在吳有德之口。因道：「我這姪孫昨日始回，今日便死，其中顯有情弊，不怕你親家見怪，光景非鳴官不行。」吳有德聽說也道：「你老人家言之差矣！我本來也是此意，但是報官一層，從無母族去報之理。親家翁是分不開身來，此外又無人可去。在我看來，莫若就煩你老人家進城一走，好在你老人家也是楊家族長，此事也應該問的。我等當在尊府恭候本縣到此相驗，好見個明白。事宜早辦，就請你老人家進城一走罷。」楊懷仁被吳有德這番話說得頓口無言，又不好說不去，只得答應着前去報縣。說着當即出大門，匆匆的直望城裏而來，進了城，到了縣門，却好這日是放告之期，便請人寫了一張狀詞，即刻呈遞進去。阜寧縣接到這宗案卷，見是謀毒親夫的重案，當即准詞，飭令預備屍報，聽假相驗。楊懷仁見准了詞，也就即刻出城，直奔楊家莊送信。當有本莊地保預備屍場，聽候縣官前來相驗。到了次日，約有已牌時分，阜寧縣帶同差役，作乘轎而來。及至楊家門口，降輿而進，即刻升堂公案，先提原告楊懷仁，略問數語，又提被告楊吳氏至公案前，略問一遍。吳氏便將前後的形勢，哭訴了一遍。因道：「小婦人丈夫身死不明，總要求大老爺伸雪。」阜寧縣正欲下問，楊士興便跪在地下，向上說道：「兒子楊大富身死不明，求老爺從公伸雪。」阜寧縣向下問道：「你是何人？」士興道：「小人是死者的父母。」阜寧縣道：「你叫什麼名字？」士興道：「小人名喚士興。」阜寧縣道：「怎麼那狀詞上不是你的名字？何在懷仁反是原告？本縣可不明白。」士興道：「懷仁是小人從堂叔父，小人因不能分身進城，所以請叔父懷仁前去喊冤。」阜寧縣道：「原來如此！」一面問話，一面察着吳氏動靜。只見吳氏跪在地下，嚎咷痛哭，實在不是謀害親夫的情狀；而且吳氏端莊誠實，哀毀之至，又非那淫潑一派。阜寧縣此時已知道其中定有奸人唆使，又將楊懷仁望了一回，被得楊懷仁頗非善類之人，看了一遍，因令飭仵作悉心檢驗，據實詳報。仵作答應下去，不一刻，喝報上來，驗得屍身肚腹青紫，委係中毒身亡，餘處并無傷痕是實。阜寧縣據報，復走出公案，親視一周，無誤。因命填了屍檢，飭令先行收殮。所有原被告帶回衙門再訊。畢竟楊吳氏是否謀害親夫，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七十三回

## 法外推情恩准視殮

## 事後報案意圖雪冤

話說阜寧縣姓顏名繼祖，山東人氏，是個兩榜出身，屢膺要缺，清廉自持，而於這命案上，尤不肯鹵莽從事，惟恐有冤抑等情。所以顏縣令沉吟良久，因望楊士興道：「爾子雖然中毒身亡，其中不無冤抑，據本縣察看，爾媳亦非凶惡之婦，本縣此時却不能草草定案，即謂爾媳謀死親夫，必須帶回衙門澈底根究，纔能定讞。爾子既已身死，爾可妥爲收殮，本縣將原被告一并帶往衙門審訊便了。」楊士興聽了這話，感激非常，因跪下求道：「求大老爺公斷，總期兒子含冤得白，大老爺便朱衣萬代了。」顏縣令點頭，正欲飭差將原被告帶往，忽見吳氏跪下哭訴道：「小婦人求恩暫免帶往，俟丈夫收殮已畢，小婦人親視含殮，稍盡夫妻之道，然後再奉提聽審，按法處治。若此時便去，小婦人實在不忍。自小婦人婚夫三月，丈夫就出外經營，一別三年，未克稍盡婦職，滿望此次回家，得遂偕老初願，不料昨歸今死，因爲小婦人意料之所不到，抑亦小婦人命該如此，猝失所天，雖是不美之名，小婦人亦惟有一死報之，使地下人知我無他，小婦人縱死亦得瞑目。若竟舍而此去，即使仰邀冰鑿，小婦人並無謀害親夫情事，發放生還，那時小婦人雖有餘生，對於地下人多有負疚，所以求大老爺恩准親視含殮，趁此相對之時，聊當相伴，過此以往，須等大老爺治罪之後，未亡人伏法之時，纔可得見于地下呢！」說罷痛哭不已，吳氏說了這一番話，不但吳氏自家痛哭，就是楊士興夫婦，吳有德夫婦，以及左右鄰舍，楊家本族人衆都哭起來。就是顏縣令也不免涕泗滂沱，聞之酸鼻，因暗道：「這樣一個賢德婦人，說他謀害親夫，本縣實在不信，又何以屍身實係中毒身死，真令本縣難辦此案了！也罷，且准他親視含殮，再行帶往覆訊便了。」心中想罷，因吩咐道：「姑念你一再哀求，從寬着俟爾夫殮後，即行到署候訊。原告楊懷仁着暫行看管，一并候提。」顏縣令吩咐已畢，打道回衙。這裏楊士興便請了許多人，進城製備棺木衣衾，諸事已妥畢，然後入殮。吳氏三番兩次，哭暈在地，那一種可慘情景，雖鐵石心腸人也沒有不見此垂淚的。楊士興夫婦，吳有德夫婦，一是痛兒子死得不明不白，媳婦如此哀痛，又不像是他謀害的神情。一是痛女兒死了丈夫，還落個不美之名，免不得匍匐公堂，出乖露醜。大家俱有心事，也是哭個不住，又聽吳氏哭訴道：「我的親人呀！你把我拋得好苦，我還担不美之名，還是小事，究竟你因何而死，死得這不明不白，叫人好不傷心！但願你這不白之冤，早些兒伸雪出來，你這不肖的妻子，就死也可瞑目。我的夫呀！你這魂靈兒須要有些靈驗，纔好哩！」一面訴，一面哭，真個哭得死去活來。吳有德夫婦也再三勸慰道：「我兒！你的心是惟天可表的，只要縣太爺斷明女，考究竟如何中毒，我兒就可落得個清白身子了。就便此時殉了節，終久是不明不白，也不知誰是誰非。在我看來，還是養着些

精神，明日好去公堂上辨白的好。」吳有德夫婦勸說了一回，吳氏纔算隱忍。此時已是天晚了。大家安歇一夜。吳氏雖然睡在鋪上，那裏睡得着，却又哭了一夜。次日一早起來，兩隻眼睛已是紅腫合縫。大家也俱起身，吳氏垢面蓬頭，麻衣如雪，勉強吃了點飲食，度度正氣，便催著翁姑父母率領他進城，親自赴縣報到。楊士興夫婦，吳有德夫婦，也不便拒却，也就收拈預備出門。楊士興又在莊上雇了兩輛小車，給吳氏等人乘坐。吳氏又到大富靈前磕了兩個頭，哭訴了兩句，然後上車，直望城中而去。不一會到了縣衙，由楊士興報到已畢，顏縣令知道，立刻傳諭值日班好生看管，並將原告提到，聽候午堂審訊。差役答應下去。不一刻已至未末申初，顏縣令升堂，書差衙役齊立兩旁。縣令命先帶原告楊懷仁聽審。差役即刻將楊懷仁提到跪下，望上叩了一個頭，說道：「姪孫被吳氏謀害身死不明，求大老爺伸雪。」顏縣令問道：「爾說你姪孫被吳氏謀害，爾何以知其細底？」楊懷仁道：「小的距已死姪孫家間壁，十六日見姪孫作客歸來，好端端的一個人，爲什麼過了一夜，就會身死？若說他因急病所致，又何以早不得病，遲不得病，偏在第一天回家，第二天就得病而死？天下那有只樣的巧事？而况姪孫婦自從嫁與姪孫之後，三月姪孫便出外作客，平時見姪孫婦外似莊嚴，內實輕佻，難免毫無外遇，求大老爺嚴加審訊，必得其情，俾姪孫不至含冤草白。」顏縣令道：「爾說姪孫係爲爾孫婦謀害，爾能指出實據麼？」楊懷仁道：「小的不必再指實據，太老爺已驗得屍身肚腹青紫，委係中毒身亡，此即謀害的眞憑實據。但求大老爺嚴訊，自能水落石出。」顏縣令道：「本縣看爾孫婦痛夫甚切，並無樂生怨死之意，恐怕爾姪孫並非爾孫婦害死，其中另有別情罷。」楊懷仁道：「大老爺明見在大老爺已經驗得中毒，若非姪孫婦謀害，難道還是姪孫自己服毒以尋死嗎？再不然，父母將他害死，天下萬無此理。若請自己服毒，姪孫在外經商，獲利甚厚，又無不了之事。今始歸來，正好敘天倫之樂，何以自尋死地呢？總求大老爺明察。」顏縣令道：「據爾所言，爾的姪孫定是爾孫婦謀害無疑了。本縣可有一事不明白，爾姪孫身死，何以他父母不來喊控，偏是爾前來代他伸冤？這是什麼道理？」楊懷仁道：「大老爺明見，小人既爲楊氏族長，是凡本族無論大小事件，理應小人出問，何能置身事外？而况堂姪痛子情深，已三番兩次欲自尋死地。小人見如此情形，姪孫已身死不明，何能眼見堂姪自覓死地，置之不問？又因堂姪委頓不出，特地囑託小人報案稟控，不平之事，外人尙可代抱，何況一族，又何況一族之長乎？大老爺未免錯怪小人了。」顏縣令被他搶白了一番，本待急欲申飭，又因他所說並非無理，而且楊大富實係中毒，不免有不實不盡之處，且待問明之後，再作道理。因此暫爲隱忍，不及申飭。當下說道：「爾且退下，帶楊士興問話。」楊懷仁答應，退在一旁。差役將楊士興帶到，跪在下面。楊士興向上叩了一個頭。顏縣令問道：「爾子身死，據爾叔稟控，謂係爾媳謀害。在本縣看來，爾媳似非狠毒之人，未必下這毒手。究竟爾媳當爾子在外經商之時，

有無流動情事，爾終日在家諒可知悉，爾不妨據實陳明，本縣令好代爾子申冤。」楊士興哭訴道：「若說兒子不在家，媳婦也不會忤逆，也能操持家務，並沒有什麼不安之處，不知爲什麼兒子纔回來，他就下此毒手，將兒子謀害死了，總求大老爺申冤。」顏縣令聽罷，點點頭，又命退下，便叫帶吳氏聽審。畢竟問了什麼情形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七十四回

### 尋案難明縣令宿廟

### 寶物未獲總鎮疑蹤

話說顏縣令先將原告楊懷仁、同楊士興二人問了一遍，先後命二人退下，即令帶楊吳氏聽訊。不一刻，差役將吳氏帶進。顏縣令望下看去，只見吳氏垢面蓬頭，麻衣如雪，悲痛之狀，有奄奄欲絕之勢。低著頭，一步步望前慢慢走進，到了堂上，向公案前跪倒，便向上磕了一個頭，匍匐在地，口中哀哀哭訴道：「小婦人蒙恩提案，求大老爺明鏡高懸，從公剖斷，只要坐無負屈，死不含冤，小婦人雖罪擬凌遲，也不算愧對亡夫于地下了。」說罷，哀哀哭泣不已。顏縣令見此情形，聞此言語，真是目不忍見，耳不忍聞，酸鼻痛心，莫此爲甚。因暗道：「照此看來，若說這個婦人會下毒手，謀死親夫，本縣雖死也不相信。但這所中之毒，又是何毒呢？誠如楊懷仁所言，斷不會自尋死地。此種疑案，好令人難明呀！也罷，且待本縣恐嚇他一番，看是如何，再作道理。」因問道：「吳氏，爾夫中毒身死，據爾夫族叔祖，謂爾謀害斃命，爾究因何事將爾夫謀死？爾可從實供來！若有半字糊塗，本縣言出法隨，三尺法決不寬恕的！速速招來，免受大刑吃苦。」吳氏在下面聽了這番話，痛入骨髓，便哭訴道：「大老爺冤枉，小婦人雖不讀書，也會粗知大義，豈有忍心害理，謀死親夫，自羅法網，但亡夫既已身死，小婦人亦百喙難辯。好在小婦人本係未亡人，夫死隨之，自古所尚，惟望大老爺將亡夫究竟因何中毒，以致身亡，一一剖明，小婦人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若令小婦人招出如何謀害，小婦人亦不知如何招法，大刑具在，惟有待死以報亡夫于萬一耳！小婦人當亡夫方死之時，即欲相從于地下，怎奈覓死不得，總以一言可畏，皆言小婦人一死，顯係畏法身亡，因此忍死偷生，苟延殘喘，一俟亡夫含冤得白，小婦人當死于公堂之上，用以自明。若大老爺定謂小婦人實係謀害，加以大刑治以國法，小婦人亦所甘願，不死于亡夫方死之時，而死于國家公堂之上，則從夫之義，殉節之情，較之自尋死地者尤勝百倍！大老爺應如何訊斷之處，總求賜以一死便了。」說罷，號咷痛哭不已。顏縣令聽了這番話，好生不忍，又暗道：「照此情形，聽此言語，實在是個烈婦，本縣若定照謀害親夫例，嚴刑考問，不但這婦人冤沉海底，便是本縣亦不免要受冥法，若不訊明，不但原告不肯了結，就是死者亦不甘心，雖非死于吳氏之手，究竟這所中之毒，從何而來，本縣也要求個自信。」沉吟良久，忽然想道：「我何不如此，或者可以明白。」心中想罷，因飭令將原告分別看營，聽候本

縣覆訊。差役答應，將楊懷仁、楊士興及吳氏帶下。顏縣令亦即退堂，走入書房，好生不樂，專等晚間好去辦事。你道顏縣令想出什麼法子，要去宿廟求神指示，好知孰是孰非。顏縣令所說如此如此，便是宿廟求神用過晚膳，便齋戒沐浴，換了衣帶，一個書童，背著一個行李，就出衙門，直望本邑城隍廟而去。入廟以後，焚香點燭，禱告一番，然後就命書童將鋪蓋在大殿上打開，又命書童先自回去，吩咐天明再行來接。書童去後，顏縣令即就大殿旁側睡下，以覘夢示。始則翻來覆去，不能合眼，好不容易朦朧睡去，但覺已身走入一處，非寺非廟，地方並不寬大，內裏走出一人，古服古裝，便向自己通名問姓。自己問問那人姓名，只見那人道：「在下姓金介，字花封，久仰清操，欲見無由，今幸辱臨寒舍，在下增光多矣！某酷嗜詩詞，有近作一首，敢求賜教，不卜尙蒙俯賜一顧否？」顏縣令當即拱手，斂容謝道：「先生高才，既蒙見教，敢不拜讀，即乞示閱。」那人便在袖中出一紙，遞與顏縣令。顏縣令接在手中一看，見是一幅花箋，上寫著一個題目是「村居小飲」，以下便是一首七絕，因讀道：

紫荊花下碧欄邊，正是江南春暮天；有酒一樽魚一尾，陶然醉臥便神仙！

顏縣令將詩讀畢，因贊道：「卽景生情，古晉古節，的是村居雅緻，先生殆有意隱乎！」那人正欲回答，忽見一陣狂風，飛沙走石，風過處一聲長嘯，一隻斑斕猛虎迎面撲來。顏縣令不暇顧及，那人望裏面躲去，不意心急力軟，足下又被石子一絆，跌倒在地。因此驚道：「我命休矣！」這一聲喊，急出一身冷汗，忽而驚寤醒來，乃是南柯一夢。卽披衣而起，走下大殿，但見月明在天，走上殿打坐一回，又將夢境及詩句默悟一會，似與所辦之案，文不對題，因暗道：「難道求神指示，卽此夢境麼？果如此，好令我索解不得。」停了一會，又覺有些倦意，因欷枕而臥。才一合眼，便見殿上所供城隍站立在前，以手指道：「爾能關心民瘼，慎重人命，不肯草率從事，求之近今，不可多得。吾神已令稽察司顯示案情，爾可回衙細悟之，自會明白。倘仍不解得，可趨晤漕督施某，請其解說，自能徹底澄清，兩無冤屈，好自爲之。吾神去也！」說罷，拂袖而去了。忽然驚覺，已將天明，又將神示各語，將夢中詩句在花箋上寫出，照字逐句，再四推敲，細細研究，毫無領悟。又將幕友請到，大家參悟一回，仍然未得真解。因此大家商議，便疊成文卷，預備詳請施公辦理。這且不表。再說黃天霸自被施公用了激將法，他便往各處明查暗訪，緝那盜盜御馬的強人。先在附近一帶州府縣城鄉內外留心訪查。一連訪了三四日，並無消息，又親往酒樓妓館查訪一番，仍是終無消息。這日走到海州，一座酒樓，這酒樓名叫醉白樓，乃是海州城裏第一座有名的酒樓。是凡紳商仕宦經過海州，無不到此痛飲。更有一種自釀美酒，名喚玉壺春，此酒甘美出奇，比那玉液金波尤勝百倍，而且物美價廉，每兩只須大錢六文，只要將此酒傾在杯中，固然酒花錯落，顏色動人，那一種芳香，尤足動人不飲而醉。卽至飲在口中，不但香沁心脾，還可使濁者能清，迷者能悟，所以此酒有如此妙

處。這酒樓因此生意之盛，亦甲于海州，真是「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閑話休題。黃天霸上得酒樓，就向南窗子口揀了座頭。當有小二上來問道：「老爺還是一人小飲，還是請客？」天霸道：「咱便小飲，你這店內有什麼下酒的時新小菜及項好的美酒？」小二道：「你老爺若問小菜，俺只店中最時新的是竹筍鱸魚，此外雞魚肉鴨無不俱全，還有牛肉脯鱈魚絲，聽老爺點用，若問好酒，小店最出名的是玉壺春。」天霸聽說，「便點了一樣牛肉脯，一樣竹筍燒紅肉，又命玉壺春先打兩觴，遂後再添。」小二答應下樓而去。天霸忽然向東一看，只見靠着東壁牆一張桌子上坐一人，畢竟此人爲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七十五回

### 醉白樓道士洩機

#### 漕督府賢臣聚議

話說黃天霸在醉白樓纔揀下座位，令小二去拿酒來。忽然掉轉頭來向東一望，只見靠着東壁以下一張方桌子，上坐一人，頭戴逍遙巾，身穿鶴氅，淡黃色面皮，大鼻梁闊口，兩道濃眉，一雙秀眼，雖然道家妝束，飄飄然，却實在不凡。靠著桌子，有一面白布招牌上寫著：「知機子善相天下士。」兩旁又有兩行小字，上寫一行是：「能知過去未來事。」下寫一行是：「善識窮通壽夭人。」黃天霸見了那人，覺得他生得不凡，好生驚異，因即頻頻注目。道士瞥見天霸如此，也就將目光逕送過來，直對天霸看視。天霸被他看得，心下有些不耐煩起來，因就對面喝道：「呸！你只道士爲何頻頻注目看著咱家？難道咱家臉上與衆不同麼？」那道士見他喝問，因即冷冷的答道：「長官何以局量如此褊淺？長官不看小道，怎麼知道小道看長官？而况小道這招牌上寫著是：『善相天下士。』即使小道擅看長官，亦與招牌上五字相合，長官亦何必見怪？又何必見惱？然小道推察長官之意，長官固存著一肚皮的心事，殊不知長官的心事非私事，乃公事，且不但公事，而且是奉旨緊要的公事。小道本欲趨前爲長官卜，又不敢冒昧，恐觸長官之怒。或者長官見了小道的招牌，亦將就小道一決趨向。那裏知道反觸長官之怒！」黃天霸被那道士一番揄白，本待欲極力發作，又聽他這些言語，却是道著自己的心事，不若且問個明白。主意已定，當即改容謝道：「某不識道長，能知過去未來，言語冒犯，尙望見宥。某還有一言動問，據道長所說的話，是知道某的心事，但不知某有何心事，已現于色。乞道長一言，究竟是否？」那道士便也笑道：「長官心事，小道雖不能盡知，却也略知一二。長官此時這件心事，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現在失物雖然未獲，又不知失落何方，但不過費些時日，吃些辛苦，自然就有頭緒。一有頭緒，那時就好辦了。長官的心事，可是如此麼？」天霸聞言，暗自吃驚不小，因道：「他既知道我如此心，他必知道那盜馬的人，我何不細細一問，或可憑他言語前去找尋，有何不可？」因斂容謝道：「道長既如此高明，何不請來同坐，得在暢聆大教呢？」那道士

亦欣然允諾。却好小二已將酒菜送上樓來。天霸又叫小二添了一付杯筯，便邀那道士入席，又讓那道士坐了首席。天霸便滿斟一杯，送至那道士面前，然後方自斟酒。三巡酒罷，乃又問道：「道長幸勿吝教，乞即明白一言，卜著失物落于何處，係何人所盜！限日能得人贓俱獲，某定當重謝，決不食言！」那道士笑道：「長官少待，俟小道一下，以決趨向何如！」天霸道：「便請賜教！」少時再當奉飲。」那道士即從袖中取出一個小小木桶，內藏金錢三枚，先將課筒執在手中，默禱了兩句，然後將課筒搖了三次，金錢亦傾倒三回，然後照著卦爻，自己先解了一回，方才向天霸說道：「小道據這卦爻上看來，這所失之物，却非尋常人盜去，要去尋找，必須向西北方追尋。但這地方，三面皆水，一面是路，若由正路進去，曲折連環，甚不易行。若由水路而去，亦復連環曲折，不易出入。所失之物，雖在那裏，毫未損壞，但暫時不能到手。即使有人領路到了那裏，亦還有一番大大的周折。這是小道據卦爻上所斷，若照長官尊容上看來，早晚必可得一個實在的消息，其中還須有人幫忙前去，方可成功。小道句句實言，長官不必疑惑！」天霸聽罷，即謝道：「多承指教，事成之日，當再奉謝！」于是二人痛飲了一回，用了飯食，天霸還了酒飯鈔，與道士下樓而去。道士亦再三致謝而去。天霸下了酒樓，與道士別後，心中想道：「我已出來好些時，大人在衙門內，必然記念。我何不先回去一走，將此話與大人稟明，然後再出來到各處緝訪呢？」主意想定，當即向淮安而去，不日已到。大家先問了有無消息，天霸便將道士的話，向大眾說了一遍。這才進內，到了書房，給施公請安已畢，施公命他坐下，便問道：「賢弟出去，將有半月，會否有些消息探出？」天霸道：「消息却不會探訪出來，倒是在海州醉白樓酒館內，遇見一道士，那道士頗有些氣概，末將便與他閑談起來，那裏曉得他早已知道此事。他說能知過去未來，末將便請他一決，他便代末將卜了一卦。據說照卦爻看來，所失之物，現在在西北方，并未損壞，如尋此物，須向那一方尋去。但是那個地方，三面是水，一面是路。若由正路進去，亦是曲折連環；若舍陸而水，亦復連環曲折，出入甚不容易。設使有人帶路，到了那裏邊，有一番大大的周折，急切斷不能到手。他又說：照末將面上的氣色看來，早晚必得有實在消息，既得消息之後，還須有人幫助前去，方能成功。據那道士所言如此，末將因思西北地方甚大，必須慢慢躡訪，方可探其下落，又恐大人記念，所以先自回來一走，將此事稟明，再行出去，明查暗訪。」施公聽了甚為喜悅，因命施安道：「你可出去，將他們大家請進來，斟酌斟酌，再到黃老爺衙門內，將褚老英雄請來。」施安答應，不一刻，關太李、李昆、計全、李七、侯何、賂、通、朱、光、祖、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等人，先已進來，又停了一回，褚標與賀人傑亦復來到。大家施禮已畢，褚標便向施公問道：「大人叫喚小人，有何吩咐？」施公道：「並無他事，只因黃天霸方纔回來，說起一個道士能知過去未來，他便請了道士卜了一卦。據那道士說這所失的物件，可向西北方去尋，但是那個地方，三面是水，只有一面是路，若從正路而

進却是曲折連環，頗不易走；若從水路而入，也是連環曲折，出入頗難；但不知這是一個什麼地方，有如此許多曲折連環，連環曲折。本部堂因此請老英雄及諸位賢弟進來，大家斟酌一回，或者只個地方黃賢弟不知道，諸位中有知道的，便可說出來，好設法前去。但不知褚老英雄及諸位賢弟，照那道士所說這曲折連環地方，可有知道的麼？褚標首先說道：「據老民看來，雖據道士所言，却亦不可深信，他怎麼就知道這地方三面是水，一面是路，皆是曲折連環，不易出入呢？這總是江湖賣術的通病。」忽見朱光祖在旁說道：「弟倒記起一件事來。」畢竟朱光祖說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七十六回

### 忽悟前言具供死狀

### 細推義句莫解冤情

却說朱光祖在旁說道：「小弟在二年前，聽得江湖上朋友所說，寶耳墩有個兒子叫寶飛虎，其人本領異常出眾，他却安分守己。他所住的地方，就叫作連環套。今照那道士所言，什麼曲折連環，莫非就應在此地。但是這寶飛虎從來不做這些事的。果是寶飛虎將御馬盜去，不是小弟多嘴，還是褚大哥前去一走，當面與寶耳墩要回，只因寶耳墩那老兒，與褚大哥也有些交情。如今褚大哥前去，只要與寶耳墩說明，寶飛虎究竟是個小輩，不能回絕褚大哥的面子，或者御馬要得回來。若令黃賢姪去，他雖與天霸並無仇隙，究竟因天霸的父親黃三太，三打寶耳墩，其中不免有些違礙之處，恐怕因此順事反成逆事了。褚大哥他老的意思，尚以小弟之言爲是麼？」褚標正欲待言，忽聽外面喊冤之聲，不絕於耳。施公即命施安出外詢問，施安答應出去，不一刻，進來稟道：「外面喊冤的叫作吳其士，因他女兒爲採花大盜先姦後殺，該盜臨去時，曾留下一枝白絨絛，就雙燕子的花，以爲憑據，到此喊冤，求恩代他女兒伸雪。」施公聽罷，將眉一皺，因道：「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御馬盜去，尚未得有消息，現在又出了一件採花殺人盜案，這是那裏下手先辦那一件是好？何況這採花大盜又是誰人，偏又留下一枝雙飛燕花來，皆是令人恍惚。」只見朱光祖上前復又說道：「大人放心，這件案不難破獲。這留花的人，人雖未曾見過，却已是早知其名。見了此花，即知他的名號。此人綽號就喚雙飛燕，專擅採花本領，比那蔡天化亦不相上下。蔡天化有運氣工夫，這雙飛燕却慣用一對倒刺鉤，百步之外，百發百中，任你什麼兵刀，總敵他不過的。但此人行踪無定，不知他現在何方，也須暗訪明查，打聽蹤跡，然後方好動手。」施公聽說，因即說道：「朱壯士既如此說，本部堂之意，擬請褚老英雄先往連環套一行，朱壯士與天霸亦齊同往。若探得御馬果在那裏，即煩褚老英雄向寶耳墩要回，先結了一宗公案。若再能沿途訪出雙飛燕的蹤跡，就請褚老英雄與朱壯士天霸就近會議，應如何捉拿之處，悉聽裁奪。若打聽不出實在蹤跡，就先將御馬一案結清，然後再捉拿雙飛



燕歸案。不識褚老英雄尙肯屈駕，以助天霸一臂之力否？褚標道：「大人吩咐，怎敢不遵？但有一層，雖據朱老兄弟說得如此容易，若御馬不在連環套，或御馬果在那裏，老民也進去面索，竇耳墩竟不肯交，那時大人可莫怪老民做事不力。總之，老民竭力去做，此時却不能預定，還求大人寬恕。」施公道：「但得老英雄允准，本部堂已感激不盡。如若御馬實在連環套，竇耳墩又看老英雄的金面，三言兩語，便即取回，固是大幸；即或不然，本部堂只好再想他法，何能怪及老英雄不力？老英雄但請放心，惟願此去御馬取回，雙飛燕又被拿獲，二案齊破，本部堂當再竭誠奉謝便了。」褚標道：「大人說那裏話來，老民當誠心竭力去做，何敢言謝？特恐老朽無能，有負大人吩咐。只要大人不罪老民，便感激無地了。」說罷，便即告辭。大家亦即同退出去。施公又命施安，即刻吩咐差役伺候升堂，帶吳其士審問。施安答應，也就傳出話去。施公少停一刻，便自升堂。吳其士趨赴堂上，向公案前跪下，先磕了一個頭，然後哭訴道：「生員吳其士求青天大人代女兒伸冤，捉拿強盜。」施公當下問道：「爾係何處人氏？家住那裏？你女兒爲何被強盜所殺？」可一一從實說來。」吳其士道：「生員祖居山東濟南府，近因就暮徐州，故將家眷移寓村城居住，不意本月初八日早間，有婢女蘭香，到女兒房內有事，瞥見女兒床前有血跡一堆，婢女即頗爲驚訝，便走向面前看視，又將帳幔掀開去，呼喚女兒，那裏曉得掀開帳幔，已見女兒被殺身死。赤身倒臥床上。婢女一見，驚喊生員的妻子何氏進房觀看，生員的妻子聞聲趕去，果見女兒被殺。因思女兒遵聽母教，何以赤身露體，仰面而臥。當時即頗生疑慮起來，因此檢察私處，已爲污辱。彼時當由生員妻子用被覆上，喊生員進房。生員纔進房門，忽見帳幔上插着一枝白絨紮成的雙飛燕，見了此花，便想竊是探花大賊所留記號。本日即往銅山報案，當蒙縣到房檢驗，驗得果係強盜不遂，先姦後殺身死。銅山縣亦即俯准飭差緝獲正兇，所有絨花存案備質。無如縣差雖不敢疲玩，大盜實在難擒。因思大人素著威嚴，又兼台下將士甚多，皆是武藝出羣之人，故此匍匐求恩，俾寬雪枉，擒拿大盜，以中國法而慰亡魂。」說罷，復叩頭不已。施公道：「據爾所言，已赴縣投報，何以該縣並未申詳到來？須候本部堂札飭該縣詳報情形後，本部堂當爲爾嚴加緝獲便了。」吳其士見施公已准嚴緝，這纔起來從容退下。施公正欲退堂，忽見承發房書吏送進兩角公文，遞呈上去。施公一看，却是兩件申詳公文。一件封面上寫着銅山縣謹封一件，寫着阜甯縣謹封。施公先將銅山縣那封申文拆開看了一遍，即是申詳吳其士女兒被探花大盜先姦後殺一案。施公看畢，擺在一旁。又去拆阜甯縣那封申文，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又細細揣摩一回。因暗說道：「據這申文上所詳情節，這阜甯縣却是一個關心民瘼的好官，就是那女人也似非謀害親夫之輩，何以詩句上又令人恍惚，不可思議，倒叫本部堂殊難測度了也。罷，暫且退堂，容再尋思這詩句上的道理。」暗自說罷，將這兩件公文拿在手中，即刻退堂進去。你道阜甯縣這件公文，却是何事？

原來就是楊大富中毒身死。楊懷仁控告楊吳氏謀害親夫。阜寧縣宿廟求神那宗案卷。阜寧縣因解悟不出詩句上的隱語，又不敢擅自訊斷。妄作解人，故此疊成文卷，申詳上來，求施公指示。施公退堂以後，即將那兩件公文帶入書房，後更了衣。施安又泡一碗茶，送到施公面前。施公喝了兩口，且看下列愛解。

### 第三百七十七回

#### 觀書消遣頓悟詩詞

#### 報病傳醫密詢底蘊

話說施公將阜寧縣申詳的那件公文，據詳推究，又將顏縣令夢中所看的詩句，反覆推敲，終不能解。正在尋思之際，忽見施安來請吃飯。施公便站起身來，去用過飯，一會兒用畢，淨面漱口，吃了兩口茶，就在書房內一面散步，一面又推敲那首詩的語意。左思右想，還是悟解不出。當時就在書架上順手抽了一本書，攜至書案上，就燈上觀看。見書簽上寫着本草六反第三函，原來是一本藥書。施公坐定，就翻開來，從第一章看起，上面皆是說的某藥與某物相反，不能同用。某物又與某藥相仇，服下立斃。施公看至第八頁第三行，只見上面寫着：「荊芥不可與鯽魚同食，如誤食者，必然肚腹青紫，中毒而斃。」施公看到此處，忽然觸悟。那詩句第一句：「紫荊花下碧欄邊。」因道：「這定是荊芥。」第二句：「正是江南春暮天。」此時却是荊花大開。」第三句：「有酒一樽魚一尾。」又道：「難道他所食的魚，是鯽魚麼？何以大家同吃的，旁人偏不中毒，偏他一人中毒呢？」末句那「陶然歸臥使神仙。」這是他吃醉之後去睡覺了，這便神仙三字，一定含着死字。」施公解悟一會，頗有領會，便欣然寫了一道飭知，飭令阜寧縣即日帶同楊懷仁原被人等來轅候本部堂親提詳訊。將這飭知寫畢，命施安發了出去，自然星夜前往，不可必交代。一宿無話。次日，朱光祖、褚標、黃天霸便進來告辭，往連環套打聽消息，及飭拿雙飛燕一案。施公答應，當又與褚標、朱光祖道了辛苦，吩咐黃天霸諸事小心，三人唯唯而退。且按下黃天霸等前往連環套，再說阜寧縣雖然將楊大富這一案申詳上去，但不知施公是否准駁，不免心下懸懸。又於無事之時，即去推敲那四句詩，終想解悟出來，就代他將冤判別清潔，便可使他回家守節。因此日盼施公那裏來文，或親提面訊，或遵諭結案，就如此急上加急。已有了一個多月，施公的下行公事，尚未見到。顏縣令頗費躊躇，不期看管押所的家丁，這日稟報上來，說：「楊吳氏近日嘔吐異常，不沾飲食，已是大病起來。」顏縣令一聞此言，即刻傳到官醫代楊吳氏診治。官醫奉命，那敢怠慢，也就即刻到了押所，先代吳氏將兩手脈細細按過，覺得吳氏六脈平和，並無大病。惟細按左關脈起如珠，却是一派喜脈，不時嘔吐，此乃胎氣上衝所致。官醫看畢，因暗地問明看管押所家丁，此是何案？那家丁即將原委告訴了一遍。那官醫道：「煩你回明縣太爺，就說在下已經代這犯婦看過，無須服藥，細案該婦六脈皆

是和乎。惟左關脈起如珠，却是一派喜脈，照此脈像看來，受孕不過一個多月，胎氣上沖，以致不時嘔吐，毫無妨礙的。說罷，官醫告別而去。那家丁聽說此言，不敢隱瞞，即刻進了衙門，據情在顏縣令前陳說一遍。顏縣令不聽此言，猶可一聽此言，心下好生驚訝，登時神沮色變，歎道：「此事本縣見理不明，還說揚吳氏是個節婦，那裏知道他已懷孕在身，據此說來，這楊懷仁告他謀害親夫，是未必無因了！」說罷，長嘆不已。那家丁在旁說道：「老爺不必因此一言，就委屈賢婦。且據醫生所云，細按此脈，受孕不過一月有餘，在小人愚見，揣度吳氏之夫，也不過死了一個多月，難保非受孕之日，即該夫回家之時。老爺明見，可再參酌一番，果以家人之言爲然，則該婦既有身孕，亦足爲該婦可喜。况據醫生那所說，「左關脈起如珠」，家人之意，左爲男，右爲女，說不定還是男喜，苟能如此，將來也可爲死者留存一脈，且可堅該婦守節之心。若疑惑到不實不盡上去，在家人看來，未免冤屈該婦了。家人還有一個主見，可以立見分曉，但不知老爺意下如何？」顏縣令道：「你有什麼主意，不妨說出來，好待讓我斟酌。」那家人道：「此事必須請太太將該婦之姑傳進去一問，便知虛實了。」顏縣令聞言，已明白此話，因道：「爾之主意甚好，我即進去與太太說明，爾便出去將該婦之姑傳來，以便太太問個明白。」那家人答應出去。顏縣令也就即刻回進上房，將這番話與太太說明。吳太太亦頗樂從。到了次日早晨，顏氏之姑王氏已傳進來，見了顏太太，先磕了頭，站在一旁。吳太太便命他坐下。王氏道：「民婦蒙太太呼喚，有何吩咐？」顏太太道：「我喚你進來，沒有別事，只因你媳婦在押大病，嘔吐時作，不沾飲食。據看管家人稟報上來，老爺即命醫生去診，據醫生診視，你媳婦脈象，說是並非有病，是喜脈，已有了一个多月的身孕。因此看管家人，又據醫生的話稟報老爺。我家老爺在先看你媳婦，可象似非謀害你兒子的人，今聞他已有身孕，老爺便疑惑起來，說你兒子久不在家，何以你的媳婦就有孕呢？照此看來，顯係你媳婦是有外務，將你兒子害死了。現在老爺要照謀死親夫例，治你媳婦的罪。我因此與我老爺爭執，請老爺暫緩定罪，等我將你傳進來問個明白，究竟你媳婦平時爲人如何，是否端正賢孝，你與他爲婆媳，自然是知道的。你必须從實說來，告知於我。」王氏聽罷，忙即說道：「太太的明見，若論這個媳婦，平時那種孝順，民婦是更不必說了。不知道何以冤枉恢恢，兒子纔回來第二日，就中毒身死，所以民婦等也是半疑半信。若論醫生說，我媳婦已有身孕，這件事，這句話確有些憑據，不瞞太太說，我那的媳婦天癸，兒子回來前三日，纔算乾淨的。依此看來，就是我兒子回來之日，這一夜我媳婦受孕的，還求太太在老爺面前，將此話說明，求老爺開恩。但請老爺將兒子的冤枉判明，留着我媳婦，不要治罪！一來隨後讓我媳婦回家，我老兩個人有人侍奉，二來媳婦現在既已有了身孕，將來生男生女，生一個出來，兒子雖死，還有這一條根。如果是個男的，那不必說，自然撫養成成人，靠他傳宗接代。若是女的，也是我兒子的一點骨血。所以民婦總求

老爺公斷，俾兒媳兩無冤枉纔好。」顏太太聽了這番話，又誇贊王氏一番，又嘆惜吳氏一回。因道：「我知道了，將你這話告訴老爺便了。」王氏又磕了個頭謝過，又復說道：「民婦還有一事，要求太太開恩，媳婦現在押所，既這樣嘔吐不止，不思飲食，民婦却是放心不下，想求大人恩典，向老爺說知，准民婦到押所一看。」不知情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七十八回

### 探寡媳老婦哭監

### 奉來文賢令押解

却說顏太太聽罷道：「你却是一番憐愛媳婦的好意，我可不能自主。是否能令你前去，須要問老爺。你在這裏等一會兒，我叫人去與老爺說。」因即喊了一個僕婦，使他去顏縣令那裏告知，那知顏縣令早已藏在附近處所，聽得清楚，僕婦走到顏縣令面前，就將顏太太使他前來的話，說了一遍。顏縣令也是允許。那僕婦來說明，王氏便千恩萬謝，告退出去。這裏顏縣令與顏太太又議論一番，顏縣令又道：「吳氏這身孕，據王氏所說，雖然的確無疑，惟恐案結之後，吳氏分娩之時，楊氏族中不免又有一番議論，必得想個法兒，此時代他預先留下地步，以杜將來人之多言纔好。且待我慢慢想來，再作計議便了。」顏太太在旁也極稱是不表顏縣令處處留心，矜孤恤寡。且說王氏出了縣衙，先去會着楊士興，將已上的話告訴一遍。楊士興也無話說。王氏便往押所而來，到了門口，並無阻擋。原來顏縣令已着人招呼過來。王氏一直進去，見了媳婦，便想起兒子，好不悲慘。又見媳婦那種情形，更加傷感不已。吳氏一見婆婆進來，止不住抱頭痛哭，道：「娘呀！莫非是你不孝媳婦，夢中相見罷！你媳婦累得你兒子送了性命，我是百身莫贖；但是你老人家偌大年紀，將來依靠何人早晚侍奉？媳婦已是不孝，還累及我的親娘，到此看我媳婦更加有罪了！」自己說了一遍。王氏見他如此，本來有一肚皮話，要與媳婦談談，因此反而一句說不出來，只是相對而哭。姑媳二人正在哭得難解難分，忽然走進一禁卒，向王氏喝道：「你這老太婆好不知進退，你雖然是奉了太爺之命，到此看你媳婦，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怎容得你兩個人這樣的哭起來？你進來時候兒也久了，還不給我快些兒出去麼？」一疊連聲趕王氏出去。王氏被禁卒這一陣大喝，更是有話不能說了。還是吳氏在旁，帶着哭向禁卒哀告道：「公差爺！且不必動怒，讓我婆婆與奴家稍談片刻，隨即當請我婆婆送些茶敬與公差爺笑納便了！」那禁卒聽了這番話，因故意說道：「不因爲你媳婆兩個這般苦惱，那裏容得你進來？既是如此相商，你們有什麼話，可趕緊兒講完了出去。」王氏連連答應道：「多謝公差爺，我說完了話便出去的。」那禁卒說着，也就走了出去。王氏纔搶進一步，向吳氏耳畔低聲問道：「爲娘的昨日被縣令太爺喊進去告訴我，說是你近日嘔吐時作不思飲食，此間看管的人報與縣太爺知道，縣太爺即命醫生代你診治，後來據醫生說，你不

是病，是恭喜了，纔有一個多月。因此縣太爺便疑惑起來，使縣令太太將我喊進去問，爲娘的已代你說明白了。我聽見這句話，所以不放心，好容易求了太太，轉求縣太爺，纔准我到此看你。我的兒，爲娘的記得你那月事，不是我大富回來的前三日麼？我兒你可實告訴了我，好使我放心。」吳氏聽了這句話，不覺面紅過耳，羞愧難勝。因道：「這總是你媳婦作的孽，你老人家還問他作什麼呢？無論是與否，好在你媳婦打定主意，只等縣太爺判明你兒子如何中毒身死，我便隨你兒子去了。只不過可憐娘日後無人侍奉，亦說不得這句話，何必生在世間，被人家恥笑，連父母翁姑都不能兼顧，問什麼別的事呢？」王氏聽了只番話，却是一悲一喜，喜的是兒子雖死，現在媳婦已有身孕，將來還可生個遺腹子孤兒，傳宗接代，悲的是媳婦負屈含冤，口口聲聲皆是要死，因此又不免流了許多眼淚。因道：「我兒你的心，我已明白了。聽說縣太爺已詳報出去，好在縣太爺是個最清不過的青天，將來不致使你含冤負屈，就是爲娘的，現在已深自懊悔，大不該聽信人言，爲今之計，我兒既有了身孕，更見我兒子死得苦，可憐爲娘的，將來無人侍奉，能得託祖宗保佑，你日後生個遺腹子，一來爲我家傳宗接代，二來爲娘的，也可有人侍奉。我的兒，你切切不可存那尋死的心。我兒子已死，這已是挽回不來的了，你若再死去，使爲娘的，尙有什麼指望呢？勸你好好的保養，不要糟蹋了身子，等事結之後，就可回家，雖說不能如兒子在日一家團聚，到底也算骨肉重圓。我的兒聽爲娘的話，是不錯的，我也不能與你多談了。過兩日再進來看你罷。」王氏說了這番話，吳氏也無他言，只說了一句：「娘呀！怎怪得你老人家，只皆是你不孝的媳婦命苦，帶累了楊氏一家，你老人家也可早些出去罷，免得那班人再囉囉。」說着，又催了兩次。王氏無奈，只着別了媳婦，含得兩眼的淚，悻悻而去。吳氏見婆婆已去，自己又暗恨了一回，泣哭了一回，暫且按下。再說縣令這日接到施公來文，令他將楊懷仁控告姪孫媳謀害親夫一案，即日親率原被人證，屍屬屍親及犯婦母家人等，一併解往淮安聽候親提訊問。當下縣令即刻備了申文，報明起解日期，先交來人帶回呈繳。一面將原被告屍親以及吳氏之父吳有德，一併傳齊，即日押解前往。當下縣令又封了兩隻船，一隻是自己坐的，一隻是給原被告人等及差役坐的。這日押解動身，開船而去，卻好順風，不過一日時光，已抵淮安城下，將船停泊。當即飭差先將楊吳氏楊懷仁押解進城，分別寄交山陽縣官寓羈禁。其屍屬人等，亦着來差妥爲看管，聽候提訊。顏縣令這纔上岸，坐轎進城。先到漕督衙門稟見，當有漕轅巡捕官稟報進去。施公聞說原被告入證，俱已由阜寧縣解來，現在轅門候示，當即傳見巡捕官傳諭出來。顏縣令即便趨進，一見了施公，請安已畢，站立一旁。施公命他坐下，有人獻了茶。顏縣令稟道：「卑職自奉大人親提的公事，已將楊懷仁楊吳氏原被人證，俱已解到，現在寄交山陽縣分別羈押，聽大人明斷。」施公道：「據貴縣來文詳訴各節，足見貴縣慎重民命，欽佩之至。現已解到，候本部堂明日午堂親

訊便了。」欲知後事審出實情，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七十九回

#### 因疑案縣令訴前情

#### 秉公心賢臣聽冤訟

話說阜寧縣蒙施公獎勵了兩句，并屬令聽候親提審訊。阜縣令當下稟道：「卑職查得該氏，實係端莊自守，謀害親夫，似非出於該氏之手，但氏夫楊大富，又係中毒身亡。因此卑職詳訊數次，該氏既不辯駁，亦不呼冤，惟有聲稱將故夫因何中毒身亡，實在情形判明後，該氏即欲從夫殉節。卑職因此宿廟求神指示，或可得知底細，不意蒙神所示詩句，卑職推敲測度，殊難悟解。故此申請大人定可否，仰求先為教誨，卑職就感激之至了。」施公道：「本部堂在先亦殊費講解，後來偶閱藥書，見有荊芥與鮑魚相反，若食者立斃，因而纔將那詩句解悟出來。雖然如此，還有可疑之處，俟明日訊問時，再作計議。」顏縣令聽了施公這句話，登時也解悟過來，因又道：「大人卓識，卑職實在慚愧。今已有頭緒，便好為該氏解脫冤枉了。尚有一事，還要求大人代該氏須留地步，以免他日之患。昨因該氏在押抱病，卑職即傳官醫診治。據官醫診看，謂氏已有身孕，纔有一個多月，卑職反覆推究與該氏故夫回家之日，身死之期，亦頗相合。將該氏之姑王氏密傳到縣，詢問各節，據氏姑所言，亦頗確鑿，并謂：「該氏既有身孕，還算楊氏不幸中之大幸。」據稱如此，是該氏委無別項情事無疑，原告楊懷仁，係該氏再從叔祖，其人奸險異常，今若不為該氏留下地步，將來生產遺腹，難保不生枝節。所以卑職再三思慮，總想代該氏免絕後患，方可得安。愚昧之見，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聽罷，先點了點頭，再說道：「貴縣成人之美，本部堂何樂不為，明日一併計議罷了。」顏縣令唯唯告退，去施公也就回了書房，當日無話。次早辰刻，阜寧縣已早來到。施公亦即升堂，正面坐下，顏縣令坐在旁側。施公即命先帶楊懷仁聽審。當有原差將懷仁帶到，跪在下面。施公望下問道：「你喚楊懷仁？」答稱：「小的便是楊懷仁。」施公道：「楊懷仁是你何人？」懷仁道：「是小的姪孫媳。」施公道：「爾控告吳氏謀害親夫，是將你姪孫謀害。」懷仁道：「大人的明見，正是姪孫為其謀害。」施公道：「爾既知爾姪孫為爾姪孫媳謀害身死，可將當日如何謀害情形，對本部堂據實稟來，本部堂好代爾姪孫申冤。」懷仁道：「大人聽稟，只因姪孫娶媳三月，即出外經商，一去三年。於本年三月初八日，纔由外路回家。那日到家時，甚是強健，不意當夜就為吳氏謀害身死。次日早晨，方纔知覺。小的因姪孫身死不明，這纔赴縣稟報。蒙縣太爺恩往相驗，據件作驗得屍身肚腹青紫，實係中毒而亡。可憐姪孫三載離鄉，一旦回家，即便謀害。堂姪又係獨子，養親吳氏存此辣手狠心，實在士興共嫉，總求青天大人嚴訊吳氏，為姪孫申冤。」施公聽罷，因道：「楊懷仁，爾與楊士興同居住麼？」懷仁道：「小的住在士興。」

與家西首，算是緊鄰，却不同住。」施公道：「據爾所說，吳氏謀害親夫，爾當有些實據了，爾究竟有何實據？可對本部堂說來。」楊懷仁道：「大人若問實據，小人却不敢妄說，但吳氏平日甚為流動，因此生疑。這是大人明見，若非吳氏謀害，何以姪孫前一日回家，第二日即中毒身死呢？這是千人一見，非是小的敢妄指的。」施公道：「本部堂只有一事不懂，爾姪孫上有父母在堂，何以他父母不去首告，偏是你前去首告呢？」懷仁道：「小的忝居族長，族中凡有事，理應小的承管。今姪孫為姪孫媳謀害，小的首先控告，此亦義不容辭。」施公道：「原來你是個族長，所以你要首告。但本部堂看你這人似非忠厚之輩，難免其中無藉端敲詐之處，你且退下。」楊懷仁只得跪在一旁。施公又命帶楊士興，即刻楊士興帶到。跪在下面。施公問道：「你喚楊士興？」答稱：「小的是楊士興。」施公道：「本部堂問你兒子如何被你媳婦謀害，可將實情訴來。本部堂好代你子申冤。」楊士興道：「小人的兒子，前一日由外路歸家，次日即死於床上，小的當時并不知道。還是小的妻子王氏在房裏面，見媳婦喊了一聲：『不好了！』那聲音雖為驚訝，小人的妻子聞聲而去，打開媳婦房門，見媳婦已昏暈在地，不省人事。當時小人的妻子，即招呼小入前去。小人進房一看，見媳婦如此，還道兒子與媳婦吵鬧，將媳婦推倒在地，跌暈過去，并且還罵了兒子兩句，呼喚兒子起來，去取薑湯來灌媳婦，那知再喚不應。一會兒，媳婦蘇過來，見小人在那裏罵兒子，他便搖手，又指着床上。小人不知他的意思，還以為他是叫小人去拖兒子。小人正欲前去，媳婦忽然掙出一句話來，說是：『兒子已死了。』一時小人與妻子這一聽，便走向床前，將被掀開一看，果然死在床上。小人夫婦即悲慟不已，大哭起來。小人的堂叔也就來了，問及情形，他便說：『其中定有緣故，何以你兒子昨日回來，今日就會死呢？怕是你媳婦謀害死的。』此事非報官相驗不可。」小人聽堂叔所說之話，也甚有理，因即請他進城報官。後來縣太爺到小人家內相驗，果然驗出是中毒身死，所以小人就相信不疑了。今蒙大人飭提前來，還求大人代兒子申冤，這就是小人的實情。若說媳婦如何謀害，小人却不知道。」施公道：「還要問你這媳婦平日待你等夫婦如何，可端正不端正麼？」楊士興道：「小人是從來不撒謊，有一句說一句，若說媳婦平日待小人夫婦也還孝順，舉動也還端莊，並不似人家那種不孝順不端莊的人，不知他怎麼會把兒子謀害死的。」施公道：「據你所說，你子定被你媳婦謀害身死無疑的了。」楊士興道：「小人也不敢說定是媳婦謀害的，但是兒子中毒是實，還求大人公斷。」施公道：「你且跪在一旁，候本部堂代你兒子申雪。」楊士興移跪下面。施公又命帶楊王氏。少刻，楊王氏帶到。施公問一回，楊王氏所供的，與楊士興相同。施公也命他跪在一旁，聽候發落。這纔命帶楊吳氏，當有原差答應。一會兒，將吳氏帶進，向公案前跪下，先磕了一個頭，然後匍匐在地，哭訴道：「求大人明鏡高懸，從公明斷，但求亡夫毫無冤枉，小婦人雖萬死不辭。」施公聽說便道：「吳氏，你可抬起頭來，本部

堂有話問你。」吳氏答應，將頭微微抬起，不知施公問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八十四回

### 折疑獄嚇煞族叔祖

### 斷遺腹恩及未亡人

話說施公見他淚痕滿面，悲痛難勝，頗覺可憐。因問道：「吳氏，爾可將自從你丈夫回家時，以至身死，其中所有情形，及所食的飲食，一一詳訴明白。本部堂好給你丈夫申冤，代你辨白，不可稍有半字不實，快講！」吳氏因又磕了一個頭，說：「丈夫大富，自三月初八，由外路回家，小婦人翁姑，因丈夫在他鄉日久，家鄉風味久不領略，又因丈夫平日喜食鯽魚，命小婦人挖取了許多竹筍，於是烹魚煮筍。翁姑父子夫婦，一家團聚飲食，當時甚是快樂，直吃到日落纔吃畢，大家都有酒意，小婦人即收拾杯盤清楚，此時已是上燈時分，小婦人的翁姑，因丈夫沿途辛苦，即命丈夫早些去睡。因此大家提燈進房安睡。不意小婦人次早起，來見丈夫死於床上，當時小婦人即驚慌起來，婆婆聞聲，即至小婦人房裏看視，彼時小婦人已嚇暈在地，後來被婆婆喚醒，此時公公已被婆婆喊進房內。大家一見丈夫死在床頭，便大哭起來。那時小婦人痛夫心切，只想隨丈夫同死，不意有夫族叔祖見此情形，說是丈夫昨日回來的，何以今日就死，顯係爲小婦人謀害。小婦人亦不敢賴，當下將小婦人父母請來，小婦人父母也無從分說，只好聽報官相驗。那知縣太爺來驗，果係中毒身亡。小婦人亦不知如何中毒，但是小婦人嫁夫從夫，夫死理應同死，即謂小婦人謀害，小婦人亦不敢辯，好在同一死法，有何足惜。惟懇求大人將丈夫如何中毒身亡判明，小婦人死後感恩不已。」施公聽罷道：「但本部堂看你似非謀害親夫之人，本部堂又何能委屈你這賢婦？可知你丈夫中毒之故，本部堂早已知道。且再問你，你家廚房離正屋有多遠，院落內有何花木，再對本部堂一一說來。」吳氏道：「小婦人家中廚房，只離正屋相隔一間院落。這院落之內，也無別樣花木，只有荊芥一顆。」施公點點頭，因又道：「你等由正屋去往廚房，可走荊芥樹下經過麼？」吳氏道：「這荊芥是有架子的，平時出入都要走荊芥架子下經過。」施公道：「你那日在廚房內將魚煮好，端回正房，是荊芥花下經過，會有荊芥落入魚碗之內麼？」吳氏道：「小婦人將魚煮熟，端入正房，並未見荊芥落入魚碗之內，後來去廚房內添湯，復走出來經過荊芥架下，忽然一陣狂風，將荊芥花吹得紛紛落下，魚碗內也會落了許多。」施公道：「會將荊芥揀去麼？」吳氏道：「小婦人當時並未揀去，因手內還有別物，到了正屋，纔將荊芥揀的。」施公道：「你揀去後，還有別人吃這魚湯麼？」吳氏道：「彼時翁姑飯已吃完，只有小婦人丈夫一人飯未吃完，因用這魚湯泡飯的。」施公道：「這一碗魚湯，你丈夫那裏一人飲盡了，還有餘剩下來麼？」吳氏道：「不會剩餘，丈夫將飯吃畢，那魚湯還剩了半碗，是婆婆又叫丈夫喝了罷，因此丈



夫就喝完了。此時施公在那裏問吳氏，堂上跪着的那些人，卽堂下聽審的人，皆不知何故，個個暗道：「何以專問荊芥花與魚湯，這是什麼緣故，難道其中有道理麼？」正在疑惑，忽聽施公喊道：「楊士興，你聽本部堂告訴你，你的兒子並非爾媳婦將他謀害身死，乃係鯽魚湯吃死的。」楊士興道：「大人明見，小人卻有些不懂。小人及小人的妻子，媳婦皆吃鯽魚，何以都不死，獨有兒子被魚湯毒死？好使小人不能明白。」施公道：「你無須多解，聽本部堂將中毒的緣故告訴你，自然明白。」爾等所食魚湯，內中無荊芥花，爾子所食的，有荊芥花落下，所以因此身死。本部堂且問你，爾子末後所食魚湯，爾可會看見爾媳婦碗內荊芥花揀出去麼？」楊士興道：「小人親眼看見我媳婦揀去的。」施公道：「爾等會喝此湯麼？」楊士興道：「小人等皆不會喝，只有兒子一人喝的。」施公道：「爾等皆不會喝。」楊士興道：「小人等皆不會喝。」施公道：「這就是了，你可聽本部堂說，荊芥與鯽魚本來相反，若是荊芥與鯽魚並在一處，不知道的誤食下去，必然肚腹青紫，中毒而亡，爾子誤食荊芥花鯽魚湯，所以身死。本部堂還有個效驗與爾等見證，爾等方知楊大富非吳氏謀害，實係誤食荊芥花鯽魚湯而死。」說着，卽命差役速去街上買兩條活鯽魚，藥鋪內買二兩荊芥穗，立等應用。又命到廚房裏取一口鍋，拏一個火爐，及木柴之類，聽候應用。又命人在外面牽一隻狗來，各人遵命去辦。一會兒俱已齊備，施公卽命人將火爐燒着，把鍋放在火爐上面，又把兩條活鯽魚，二兩荊芥穗放入鍋內，然後將水傾入，去煮魚湯。一回兒魚湯煮好，將鍋從火爐上端在一旁，等那魚湯將冷，令人將狗牽至鍋面前來吃。不一刻，倒在地下，亂滾亂叫，不一刻，狗死。施公見狗已死，又命人將狗翻在地下，看那肚腹果然青紫不堪。忽聽施公道：「楊士興，爾可想信你兒子不是你媳婦謀害死的麼？」楊士興道：「大人的明見，小人相信了，若非大人如此神斷，不但兒子有冤難伸，連媳婦還要冤沈海底的。」楊士興話未說完，楊王氏又向上連連叩頭道：「小婦人蒙大人的神斷，不但代兒子申了冤，代媳婦雪了枉，保得媳婦性命，還可保得我媳婦的遺腹呢！」說着，又連連的磕頭。施公正欲設法代吳氏保全遺腹，難得他婆婆先說出口，這就更覺好辦了，心中不覺大悅。因故作正色喝道：「王氏，你何得胡說？據爾等所說，你兒子娶親只有三月，便卽出外經商，一別三年，始於前月初八日回家，爾媳婦那裏來的身孕？這不是胡說來給我將王氏拖下去掌嘴！」王氏聽說要打自己的嘴巴，因極口呼冤道：「求大人開恩，是小婦人的胡說，媳婦實在是有了身孕，計算起來，將及兩月，實係小婦人的媳婦從兒子回來後，纔有身孕。」施公道：「本部堂萬不能信，你且跪在一旁，候本部堂驗明，方可相信，如果不實，再行掌嘴！」當傳官醫到堂來，細細驗脈，不一刻，官醫傳到，當堂給吳氏細驗兩手六脈。當下官醫喝報：「驗得該氏左關脈起道珠，是受孕將近兩月，而且是個男孕。」施公道：「你驗明白嗎？」那官醫道：「醫生驗明確實，毫無虛假。」施公道：「你敢具結麼？」那官醫道：「醫生願

具切結。施公便命官醫具下切結，官醫退去。施公正欲與楊懷仁說話，忽見吳氏跪在下面，向上面磕了個頭，口中說道：「今蒙大人神斷，將小婦人夫婦兩重冤枉，俱已判明，小婦人生不能報答大人，只好結草啣環於地下了。」說着，立起身來，便向堂上柱子一頭碰去。畢竟吳氏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八十一回

#### 賢臣恤寡節婦請旌

#### 總鎮知風強徒遁迹

話說吳氏一頭向庭柱上撞去，施公一見知道不好，却好吳氏的父母站在一旁，趕着搶上一步，將吳氏抱住，幸而未會撞着。施公見有人將吳氏救下，心中好不贊歎，因問道：「爾是何人？」吳有德答道：「楊吳氏之父。」施公道：「你叫什麼名字？」吳有德道：「小人名喚有德。」施公道：「爾居然有一個節烈的女兒，可羨可羨，本部堂就將你女兒交付與你，聽候本部堂發落。」吳有德纔趕緊跪下，磕頭道謝畢，又站立一旁，去防女兒再要自盡。只見施公向吳氏說道：「爾之節烈，本部堂已知道，現在爾之冤枉，也算剖明，何必再尋自盡？原知婦人以殉節爲重，但是你現有身孕，爾夫又無兄弟，可以接嗣大宗，難得爾尚有遺腹，將來生產下來，也可傳宗接代。況且爾平時又克盡婦道，事奉翁姑，亦極孝順，爾若此時但以殉夫心重，將來爾之翁姑，又有何人侍奉呢？爾須明白這個道理，只要善事翁姑，即是爾夫雖死，也要感激你代他克盡孝道。本部堂再代你請旨旌表，日後果係生下男孩，還可令他讀書，功名上進。爾有這許多大事，許多好處，在你一人身上，何必定要殉節呢？須遵本部堂的好話，不可再存妄想。」吳氏立在一旁，聽了這許多勸慰的話，也是感激不已，只得謝道：「蒙大人恩典，小婦人焉敢不遵！夫死婦亡，理所應得，既承大人諄囑，小婦人當謹遵恩命，以後自當格外善事翁姑，代亡夫克盡子職便了。」施公聞言，更加贊歎。因又向楊士興道：「你媳婦節烈可嘉，爾等當謹善視，不得因他係無夫之婦，又感于世俗之談，說他「命不好」了，將你子妨死等語。須知你媳婦如此孝順，如此節烈，在那世家之中，也就難得，而况出在爾等鄉村之中，本部堂尚且敬重爾媳，爾等倘敢故違有什麼閒言閒語，本部堂一經訪出，即提從重嚴辦。」楊士興道：「小人斷不敢待媳婦不好，而况媳婦是我楊氏門中第一個賢孝節烈的人，小人等若薄待了媳婦，也對不起小人的兒子，當謹遵大人恩命。」王氏也說道：「小婦人當作兒子一樣看待，能於日後生個遺腹孫子下來，那就更感大人的大恩了。」施公見楊士興夫婦如此，心下十分喜悅。因又將楊懷仁喊到面前，向楊懷仁喝道：「你現在可相信你姪孫非你姪孫媳謀害死的麼？」楊懷仁道：「小的此時相信了。」施公道：「若非本部堂給你姪孫媳判明，吳氏的一條命，豈不被你冤誣而死？本部堂本來要辦你一個誣告的罪名，姑念你尙無別項情事，從寬發落，着重責二

十板，以懲將來遇事生風。」楊懷仁聽說，更加嚇得胆戰心驚，哀求道：「小的知罪，惟求大人格外寬恩，以後再也不敢如此。」施公還是喝令要打。此時吳有德復跪下求道：「楊懷仁雖然誣告小人的女兒謀害，但彼時小人也未敢堅信，現在既蒙大人判明，好在女兒並未謀害，還求大人格外寬恩，楊懷仁以後當不敢再如此藉端生事了。」施公見吳有德也代他苦苦哀求，方轉怒說道：「姑看你代他哀求，着令當堂具下切給，以後斷不藉端生事的，始准從寬釋放。」楊懷仁在旁跪道：「小人具切結，以後再也不敢如此。」施公答應，當下楊懷仁具事切給，施公令楊士興等退下，即日回家，好生寬待吳氏。施公也就退堂，阜寧縣跟隨進去。施公道：「可了結此案，你可回去。」次日即稟辭回署。這裏施公也就代吳氏請旌表。吳氏懷胎十月，居然生了一個遺腹兒子，後來撫養成立，還進了一個阜寧縣學的生員，這也算吳氏能盡節孝的報應，這也不在話下。回頭再說黃天霸同着褚標、朱光祖三人，前往連環套，探聽盜御馬的消息。一路上飢餐渴飲，夜宿曉行，已走了半個多月，却不曾打聽出來。這日走到一個所在，忽見前面有鎮市，天霸便向褚標道：「褚標叔，咱們到前面那座鎮市上歇一會兒，再向前進罷。」褚標道：「便是，咱也有此意，咱們可趕到那裏去歇罷。」說着，三人走了一會，已到了前面的鎮市。天霸就在這鎮市上尋了一座大酒樓。只見牌上寫「集賢居」三字。天霸與褚標、朱光祖等三人，進得店堂，上了樓，在窗口一張桌上坐下。當有小二上來問道：「你老還是飲茶還是飲酒？」天霸道：「先泡兩壺茶來解解渴，然後再打酒來。」小二答應下去。一刻工夫，送上兩壺茶來，又打了三盆面水，在各人面前放下。褚標等淨洗了面，然後座下來喝茶。小二站在一旁伺候。褚標便問道：「這鎮市喚什麼名字？那一縣所管？」店小二道：「這鎮市叫桃花鎮，係濟寧州所管。」褚標道：「原來這就是桃花鎮，人說濟寧州有座桃花鎮，極其繁華，果然名不虛傳，却是一個好地方。」因向窗外觀看街上的人景，只見往來雜衆，車馬喧闐，實是個衝衢要道的景象。看了一會，小二又向天霸問道：「你老還是拿酒還是再等一回兒？」天霸道：「你這店裏有什麼好酒？」小二道：「原泡高粱是頂好的。」天霸道：「你就給咱打三斤。」小二道：「你老用什麼菜？」朱光祖道：「你可將你店內頂好的菜，隨便取兩件來下酒。」小二答應下樓。一會兒，拿了兩壺酒，四碟菜，擺在桌上。無非是雞魚牛肉蛋之類，這也不必細表。三人便是飲起酒來，正在吃得高興，忽聽一片吵鬧之聲，據着兵兵兵，一陣亂響，好似摔了許多碗碟。黃天霸首先向樓外一看，只見對街一座酒樓上，叢着許多人，在那裏吵鬧相打。黃天霸看了一看，但見內中有二人，身體魁梧，相貌不俗，身穿一件白緞綉花直裰，頭帶一頂英雄巾，腳踏一雙薄底快靴，是個武生打扮。按着，一人在那裏撕打，口中嚷道：「咱將你這囚囊的打死，方知道爺爺的手段，難道我是過路人，就應該欺負麼？」說着，又是幾拳頭打下去。只聽底下那人哀求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還求爺爺饒恕，再打可是要

死了。」黃天霸正不知所謂。忽見店小二在旁說道：「這人也真奇怪，自從上月到了這裏，已有二十餘天，每在酒館內專門與我等作對，稍不遂意，便即相打。聽說住在桃花巷，又不知他來此何事。但有一層，只要將他伺候好了，可真是銀錢毫不吝惜。三兩五兩十兩八兩，只管亂使。」朱光祖在旁廳說，便望天霸就使個眼色，天霸會意。褚標此時也看出來了，於是三人不追問，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八十二回

### 黃天霸大鬧桃花巷

### 馬如龍獨戰呂祖殿

話說黃天霸等三人，纔上得對過酒樓，已不見撕打店小二的那人。你道這人是誰？就是雙飛燕。他因聞得施公着令黃天霸去，到連環套要那御馬，他便想也去送信與寶耳墩，後來到吳其士家探花，將那吳其士女兒殺死，他即預備趕往連環套。走此經過，却戀着一個妓女，因此在這鎮上就擱下來。這桃花巷是這鎮上第一個大寺院，雙飛燕所以也住在巷內。他一來戀着妓女，二來他又想打聽有什麼好女子好婦人，便又探花。不意在那酒樓上，正打得那小二叫苦連天，哀求不已，瞥眼看見黃天霸等在對樓上，目不轉睛望他。他這一見，雖然認不得黃天霸，自古道：「好漢識好漢，英雄識英雄。」他已猜著九分，又見朱光祖望黃天霸丟了個眼色，他格外明白。因此撒了店小二，便下樓去。他又料定黃天霸必然打聽他的住處，故此去到巷內好作準備。所以黃天霸等到了那裏，已不見雙飛燕的蹤迹，當下便向褚標說道：「那人已不見了，咱們還得前去那裏纔好。」褚標道：「咱們且走到那裏探聽探聽，是否那人，再作計議。」天霸朱光祖答應。於是三人出了那酒樓的門去了。又問明那個桃花巷的路徑，一齊前去，不一會已到三人便走進巷門，果然裏面金碧輝煌，好一座廟宇。三人信步而進，直走到方丈，當有住持僧迎接進去，彼此坐下談了片刻。褚標正要探問，忽見打店小二的那人走了進來。褚標一見，即低問那和尚：「大和尚，你可知道此人姓什麼？」那和尚道：「虛他說是姓馬。」褚標道：「大和尚可知他那裏來的？」和尚道：「也說從淮安而來，又說從徐州而來。」褚標正盤問和尚的細底，瞥眼間又不知那人去向。因與黃天霸道：「此人定是那人了。」天霸點頭稱是。褚標又向和尚問道：「向來認得他麼？」那和尚道：「本來不相識，因他住在這裏纔認識的。」褚標又向和尚道：「我等有一句話奉告，此人乃是著名的一個採花大盜，名喚雙飛燕，我等俱是淮安總漕施大人那裏的人，近因奉了大人之命，出來訪拏與他。不意住在此，你這巷內，我等即刻就要去拏他，所以先告訴你一聲，你可不必怕。但是他現在住的什麼地方，你可告訴我，好讓我前去。」和尚道：「原來這姓馬的，還是個採花大盜，僧人從那裏得知，他却住在九十九號屋內，在後殿西首廊下，門口有方橫匾，上寫着

呂祖殿三字。褚標聽說，記在心中。當天霸等三人，也就將外面大衣脫去，各人拏了兵刃，跳出方丈，直向呂祖殿而來。此時正是六月十三酉末戌初之候，月色正明，他三人順着路徑，到了呂祖殿門口。褚標站在門外，黃天霸首先入內，朱光祖一個箭步上了房檐，順着房樑來至屋後，在屋上接應。天霸走入屋內，趁着月光，便去尋九十九號灣灣抹角過了月亮門，只見對面走出一人，天霸定睛一看，正是雙飛燕。此時打扮却不是在那酒樓上的裝束，但見他身穿緊身衣靠，頭扎英雄包腦，腳踏薄底快靴，手拏着一封倒刺雙尖鉤，因大聲喝道：「來者可是天霸小子麼？」天霸答應道：「既知老爺的大名，還不早早受縛，免得老爺動手。」雙飛燕道：「你若能贏得咱爺爺手上傢伙，咱爺爺任你處治。」天霸道：「好大胆的賊子，你到處姦人婦女，又將吳其士之女殺死，今奉總漕施大人之命，特來擒你，你還敢恃強抗敵，不要走看刀。」說着就是一刀砍去。雙飛燕大笑道：「好小子，來得好！」說着，即將左手刺鉤向上架住，右手一起，那把鉤已放了出去，來打天霸。天霸見來勢凶猛，即將手中刀拔回，對準刺鉤向上一迎，只聽噹啷一劍，將雙飛燕的鉤撥在一旁，趁勢一刀，向雙飛燕左肋下刺去。雙飛燕左手的鉤望下一磕，靠着刀就要來絞。天霸看得清楚，不敢怠慢，將刀一掣，急急一個箭步，蹿到雙飛燕背後，一轉身，就從他後肋送進一刀。雙飛燕也就即轉身過來，將天霸一刀讓過，起右手鉤來刺。天霸復一蹤，到了雙飛燕左邊，用了個旋風刀，直向雙飛燕腿下搨到。雙飛燕兩隻合就一齊舞動，認定天霸前後左右上下，鉤繞進來。天霸的那口單刀，也算用法精明，遮攔格架，來破他的雙鉤。那知雙飛燕的雙鉤，實在神妙莫測，把個天霸直殺得只有招架之力，并無還刀之工。天霸殺得性急，儘力殺了幾合，知道敵他不過，便急急撥開一鉤，撒腿跳出圈外。當時就取出飛鏢，預備去打。那裏知道雙飛燕亦早防備，怎容得天霸發鏢，他却早已趕了過去，仍是雙鉤齊下。口中喝道：「好小子！你打量用鏢來打爺爺，可知道你爺爺早已識破你那詭計，往那裏走看鉤罷！」話未說完，鉤已應聲而到。黃天霸只得仍然用刀來敵。二人又殺了一二十個回合。黃天霸看看抵敵不住，却好朱光祖在屋上看得親切，一聲大喝：「雙飛燕，你休得逞強，咱祖爺爺來取你的狗命！」說着手舞雙刀，從空中跳下來，手起刀落，直向雙飛燕頂門砍到。雙飛燕見屋上又下來一人，他那敢怠慢，一面敵住黃天霸，一面留神顧着上面。正在預備招架，已見朱光祖雙刀到，逼迅絕門，雙飛燕此時，可是萬難招架，只得一捧手，向天霸擰手一鉤，復將腰一彎，向刺斜裏一竄，讓過朱光祖雙刀。朱光祖雙刀撲下，却撲了個空，險些兒誤砍到天霸身上去。朱光祖纔算立定脚步。雙飛燕已將雙鉤飛舞迴環，復向朱光祖鉤來。黃天霸一見，便從斜裏接住，接着朱光祖，也就舞動雙刀，齊殺過來。三個殺在一團，真個是「將遇良材，棋逢敵手」。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見朱光祖一聲喝道：「好強盜！你不要稱能，看鏢！」雙飛燕聽說看鏢，疑惑朱光祖也有暗器，便分了一壽神，防備鏢打。那知那裏有什麼

鏢來却是朱光祖用的詐敵之計，居心想嚇他一嚇，他一定要分神在這鏢上，便可趁這空兒刺他一刀。那裏知道雙飛燕未見有什麼鏢來，他也知道是詐語，也就無意提防，仍是死力接戰。黃天霸實在殺得興起，便拚命與他死殺。朱光祖亦不遺餘力，拚命上前。三人又殺了一會，只見黃天霸喊了一聲道：「好強盜，咱老爺殺你不過，你休得來追！」雙飛燕就急急趕來。朱光祖怕天霸有失，也就趕下去殺雙飛燕，趕得切近，只見天霸手這一揚，畢竟雙飛燕會否中鏢，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八十三回

#### 雙飛燕敗走桃花菴

#### 老褚標夜宿松林甸

話說雙飛燕正趕黃天霸，忽見天霸手這一揚，知道放了暗器，急急預備留神躲讓。那知天霸的鏢，已到了面前。雙飛燕說聲不好，趕着將身子向偏一讓，算是讓了過去。接着天霸又是一鏢打來，雙飛燕久知天霸是傳家的鏢法，百發百中，今幸將他第一技鏢躲過，連着又是一鏢過來。雙飛燕知道難讓，正在打點主意，還想閃讓。那第二枝鏢已認定右足，打到雙飛燕，即刻向上一踹，離地有三尺多高，那枝鏢又被他讓過。却好朱光祖已趕到雙飛燕背後，乘勢就是一刀，向雙飛燕連肩帶背砍下。雙飛燕知道朱光祖已至背後，說時遲，那時快，他已跳在一旁。朱光祖見這一刀落空，復進一步去砍雙飛燕，接住又鬥起來。此時黃天霸又復上來助戰。外面褚標等了一會，見裏面毫無動靜，又不知勝負所何因，也提了撲刀，走了進去。轉過月亮門，早看見他三人在左首那方大院落內廝殺，正是殺得難解難分，不分勝負。褚標飛舞撲刀，一聲大喝道：「好呢！認得褚標麼？」話猶未了，已從人叢中砍殺進去。雙飛燕一聞此言，趕着留神，急撥開黃天霸的刀，順手還了朱光祖一劍，正要撒腿就走，却好褚標刀已經向面門砍到。雙飛燕此時可急了，將右手鉤一起，接住了褚標的撲刀，左手鉤先向朱光祖虛幌一鉤，朱光祖纔待讓開，他便趁勢向黃天霸摔去。黃天霸不會留意，背膊上已被雙飛燕的鉤搭住了。雙飛燕見打中天霸，一面攔住褚標的撲刀，一面使足了勁，就將搭着天霸的那把鉤，向懷裏一拉。天霸說聲不好，肩膊上衣已被他拉下一塊來，幸喜不會傷動皮肉，只將緊身衣靠却拉破了一塊。朱光祖褚標二人，見天霸已中了雙飛燕的兵刃，便一齊擁上來，不分花白亂砍亂殺。雙飛燕見不是勢頭，當即抖擻精神，將褚標朱光祖二人的三口刀分開，自己即從平地將足一頓，猶如一條黑影一般，立刻飛上屋簷，乘勢就揭起片瓦來，望下一摔。黃天霸朱光祖見他上屋，他二人也就要趕上去，只見摔下七八片瓦，黃天霸朱光祖略停滯了一刻。雙飛燕就在這些工夫，已撒腿穿房越屋，一溜烟逃走。等到天霸朱光祖二人上了屋簷，急急趕下，雙飛燕已走得遠了，追趕不及。黃天霸還不肯捨，仍急急的向前面趕去。趕了好一會，只見蹤跡。天霸道：「這寺內不是一片地方，這忘八羔子走向那裏去了！」原來

他自上屋簷之後，他便到方丈內尋住持和尚，要與他說話。不意和尚不在方丈，他只好由方丈之內牆上越牆而去。黃天霸等又尋了一會，仍然不見，只得快快而去。下了屋簷，仍請朱光祖分頭去趕，他亦用力趕去，只見個蹤形，未免心下不樂。此時已將五鼓，大家見捉不住雙飛燕，只得仍回方丈，歇息片時。那方丈又備了許多早點，請他們受用。黃天霸等殺了一夜，正在腹中飢餓，却好和尚備出點心，正可以療飢。於是大家吃了一飽，此時業已天明，三人穿好外衣。天霸道：「咱們這會兒向那裏去呢？可恨雙飛燕這廝，又被他逃走，甚是可惜！不免往後又是費周折了。」褚標道：「這也沒法，只好再為查訪，能將他的住處訪明，那就容易設法了。咱們此時，只好先向連環套，打聽御馬的消息，再作道理。」天霸答應，便與朱光祖三人一齊出了桃花菴，直往連環套而去。沿途趕趕，戴月披星。這日，因貪趕路程，過了投宿之處，無所止宿。褚標等三人正在猶疑，打點主意，忽見東北角有座松林，勁節參天，濃陰匝地，約有千萬株松，却是好個所在，就從松林裏面隱隱的露出燭光。天霸道：「那松林內定有人家，咱們到那裏借宿一宵。」於是三人走了一刻，進了松林，只見松林內有三五人家，茅舍竹籬，頗有脫塵之概。黃天霸仔細看見末了一家，屋內尚有燈光，即向褚標說道：「那家定未睡覺，你老前去打門，只要將門打開有人出來，見了你老偌大的年紀，與他商量借住一宿，定然應允。若是小姪前去，他們見了少年的人，深夜前去借宿，斷不敢相留。」朱光祖道：「黃賢姪這話，到說得不錯，褚標哥就去打門罷。」褚標答應，即走到有燈光的那家門口，先用手在大門上拍了兩下，只聽得裏面有人問道：「夜晚更深，那個前來打門？有什麼要事？」說着，好似走出來開門的聲音。少刻，只聽裏面先把門闔拔下，又聽吱呀一聲，門已開來。裏面走出一個老者，蒼顏白髮，約有六十歲開外年紀，手上執着一個手照，先將手照向門外一照，口中問道：「是那個到此敲門？有什麼事？」褚標見問，便上前拱了一拱手，然後說道：「老丈，是俺等驚擾，只因貪趕路程，走過宿頭，無處落店，故此冒昧到府，意欲奉商暫宿一宵，不知尚肯容納否？」那老者先將褚標上下打量一回，見他也是白髮蒼顏，與自己年紀彷彿，諒非歹人，因說道：「寒舍蝸居，恐不堪老丈下榻，既然無處投宿，有屈一宵，諒也無妨。」褚標便謝道：「既蒙老丈相留，已是感激之至，但其尚有同伴二人，現尚在林外立等，未知老丈尚可一齊容留否？」那老者道：「貴同伴的，現在何處？就請老丈將二位請來，便了。」褚標見那老者已經答應，心下甚喜。當下就將朱光祖、黃天霸邀來，一齊進內。那老者將大門關上，手執手照，在前引路，過了院落，便是三間客堂。那老者將手照擺下，便請褚標等坐。褚標等三人也就與老者行了禮，然後問道：「老丈尊姓大名？某等多冒昧，尚乞弗罪。」那老者道：「某複姓東方名亮，相逢萍水，亦人之常，何罪之有？尚不會請教三位尊姓大名，仙居何處？」褚標道：「某姓褚，名標，這位姓朱，名光祖，這位便是姓黃，名天霸，現在同在總漕施大人標下，只因近來往北直一帶訪案，食去

路程因此道府投宿，得見尊顏，真是三生有幸了！那老耆聽了「褚標」這番話，當下驚訝問道：「原來就是諸位英雄，某聞名久矣，惜未能一見顏色。今見顏色，何幸如之！但有失迎，尙求見宥！」當下謙遜了一回。東方亮即起身向「褚標」說道：「失陪片刻，便即出來。」「褚標」道：「請從尊便。」東方亮轉身入內。原來他進去喊了人烹茶造飯，款待「褚標」等人，不一刻，復又出來向「褚標」道：「諸位沿途辛苦，戴月披星，想尙未用過晚飯，某已辦了水酒，諸英雄能賜一光麼？」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八十四回

### 樽酒言歡爲長夜飲

### 是非代白作不平鳴

話說東方亮入內，屬令家人製酒備飯，款待「褚標」等人。你道這東方亮究竟是何人？何以與「褚標」等素昧平生，一見便如此殷勤款待？原來東方亮也是個年高有道的隱者，因聞「褚標」等忠義之名，今日一見，故如此殷勤相待。閒話休表，不一回，已由莊丁擎出兩壺酒四件菜，調開坐位，請「褚標」等依次坐定，自己便在下首相陪。家丁在旁挨次斟上酒。東方亮執杯在手，讓道：「村居市遠，盤無兼味，聊備村醪，恐不甚適口，幸勿見笑！」「褚標」等亦再三謝道：「某等夜晚更深，前來打擾，既蒙容納，已自不安，老丈又復多情，賜以酒食，某等更加感激，只好容圖後報了！」東方亮道：「老丈說那裏話來，某久仰諸位英雄蓋世忠義爲懷，亟思一識尊顏，稍慰平生渴想，乃半以道途多阻，半以俗務纏身，欲去無心，因此牽絆，今者難得相逢邂逅，正可作永夜之談了！」「褚標」道：「老丈高義，世所難得，但某等以萍水相逢，過蒙厚待，心甚不安。」東方亮道：「不必過謙了，我們吃酒罷！」于是大家吃了一回酒。東方亮又道：「某有一事，敢問諸位，施公爲世之名臣，朝廷之柱石，所謂至公無私，清如水，明如鏡，比之龍圖閣學士亦不過如是。天下凡有冤屈者，莫不思得施公而一剖之，以爲可以明白，可以伸冤。街談巷議，婦孺皆知，施公之聲望，可謂至大且遠。施公之神明，可謂至奇且精。但不知非所轄者，如有冤屈，可能向施公而一訴奇冤麼？」「褚標」等聽了這話，暗道：「這老兒問的話，可也奇怪，難道他有什麼冤枉，要去大人處伸訴麼？」因問道：「老丈你不知道，我們施大人是位欽差大臣，並巡按大人，凡有民間冤屈，只要有原告前去，無不准詞的。那怕就是隔了省分，也可移知本省督撫，將案卷送去審問的。老丈忽然問及此話，難道老丈有什麼過不去的事麼？」東方亮道：「某寄情泉石，嘯傲烟霞，日與老妻稚子作布衣暖菜飯飽，以樂晚年，那裏有什麼冤枉？不過于耳聞目睹中，有一件概不能平的事，若非施公神明，恐今生今世不能剖斷明白，便是來生來世，也不能伸此冤枉。久有此意，欲去淮安告狀，恐怕施公因越省瀆訴不准。待欲京控，欲怕京中無施公之神明獨斷者。因此負屈含冤，已將半載，若再延時日，不免要定成死罪了！」黃天霸道：「敢問老丈這受屈的究是何人，係爲何事呢？」東方亮道：「說起來也甚可



慘，離此不遠，有一市鎮，名田家集，係屬固始縣所管。集上有一家藥材鋪，喚作大生堂，店主姓沈，名天成。這沈天成夫婦兩個，他妻子梅氏，生得頗為美貌，年約二十開外。這天成却是續娶，前妻并無兒女。這大生堂的生意頗好，店中除夥計以外，沈天成有個表弟，名喚武玉，也在店內幫同沈天成管理賬務。三月間，沈天成就命他表弟出外辦貨，約三個月，楊式玉辦貨回來，見他表兄已經身死，藥鋪亦復關歇不開。店中夥計全行散去。楊式玉這一見，自然驚慌無地，追問表兄如何身死，他表嫂梅氏說是「患痧而亡」。楊式玉就有些疑惑，而又死無對證，也就罷了。那楊式玉也未回家，當日仍在表兄家內住下。因為表兄雖死，各夥計雖然辭歇，店中還有些賬目要盤查一番，該還的還人家，該討的討回來，好為寡嫂將來過日子。楊式玉這個好心，也不算壞。那裏知道第二日一早，即有本本地保陶三說：楊式玉殺斃寡嫂，將他拖到縣裏報案。固始縣因人命重案，隨即到集上相驗，果見有個無頭的女屍橫在房內。因此固始縣即將楊式玉訊問了幾堂，叫他招出如何殺斃表嫂。這楊式玉受刑不過，只得屈打成招。固始縣又要叫他將人頭交出，他那裏交得出來。兩次三番，受盡苦楚，到現在還不會將人頭交出。諸位你看他，可冤屈不冤屈麼？」黃天霸道：「據老丈所言，這楊式玉既受此冤枉，難道他無家屬，不去上憲那裏控告麼？」東方亮道：「這楊式玉并無家小，只有一個老母，今年有五十多歲，他也曾到府裏喊冤，怎奈府裏不准，又往省裏控告，依然批駁下來。真所謂「天高皇帝遠，有冤無處伸！」居心欲往施公那裏告狀，又恐越省瀆訴，還是不行，因此在家坐而待斃。」黃天霸道：「這陶三家隣沈天成家有多遠，他又何以知道沈梅氏是楊式玉殺死呢？」東方亮道：「陶三家緊靠沈天成家宅後。據陶三所報，係這日早間，因見沈家後門口有血跡一條，因此追問。又去沈家探視，纔知道梅氏被殺。」黃天霸道：「何以曉得梅氏被殺，確係楊式玉所殺呢？」東方亮道：「據陶三所說，當沈天成在日，這楊式玉便與他表嫂不睦，時常吵鬧，有要將他害死之說。却好他表兄已死，沈家又無旁人，定係挾仇將他殺害。陶三因帖近緊鄰，恐將來受累，因此前去投案，將楊式玉捉去。」黃天霸道：「這陶三現在還住沈家宅後麼？」東方亮道：「并未移居，還住在原處。」黃天霸道：「據老丈所說，這楊式玉的冤枉，恐是一定無疑了，但不知楊式玉這人平時行為如何呢？」東方亮道：「若問楊式玉的為人，雖然纔二十多歲，却甚忠厚老實，通田家集的人，沒一個不知道的。現在他遇了這件事，通集的人也沒有一人不給他喊冤，却是沒法。」天霸道：「雖然如此，好在楊式玉不會將他表嫂的人頭交出來，就固始縣再糊塗些，總不能定案。施大人那裏原可去告，怎奈路途太遠，他一個老母怎能去得呢？我們施大人秋間要請陸見，不過九十月便要進京，那時必走此處經過，可命楊式玉的母親就近攔控，施大人也可就近准詞審問。」東方亮道：「照尊駕說來，沒有人頭，是不能定案的。」黃天霸道：「俗語說：「捉奸捉雙，」若無人頭，何以見得是他所

殺呢！因此雖已成招，却無真實憑據，所以不能定案。」東方亮道：「施大人究於何時纔可駕臨此地呢？」天霸道：「至遲十月，都要從此經過了。」東方亮道：「那時諸位還同來呢？」天霸道：「某等都要來的。」東方亮道：「那就好了。這事非是某多言，實在見那楊式玉是個好人，不是殺人之輩，今遇此難，未免可憐，究竟有無冤枉，必待施大人一斷，便可明白了。將來大人來此，楊式玉的老母前去控告，還求諸位就中照應纔好。」黃天霸道：「那倒不須囑託。」說罷，東方亮又勸了一回酒，然後纔撤去殘肴，大家安歇。不一回，真果東方已亮，天霸等起來預備動身。東方亮又做了許多早點，請他們三人用飽，然後告辭而去。後來楊式玉的老母，果然等施公陞見進京，道經河南，他便前去告狀。經施公將楊式玉判明冤枉，又捉到姦夫淫婦，將固始縣參革結案。此是後話，暫且不表。且說褚標、黃天霸、朱光祖三人離了松林甸，只望連環套而去。你道這連環套在什麼地方，說來可實在不近。當日寶耳墩專在北路一帶做馬賊，後來被黃三太鏢打之後，他便遠走地方，逃至張家口外擇地而居，就尋了這座連環套。這連環套不但三面皆水，曲折連環，而且山嶺參差，高聳天半，周圍有四十多里方圓，上面還有關寨。寶耳墩就擇了這個地方住下，又聚集了許多江湖上綠林中的朋友，在此地又做了一個寨主。平時分遣各頭目下山打劫大注的財物，上山使用，却從未破過案。因他這地方，那些捕快固然不知道，就便有一兩個知道的，也不敢來。因此頗覺相安，比那從前做馬賊的時節，還更安逸。畢竟黃天霸何日纔進連環套，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八十五回

#### 老褚標患病在中途

#### 朱光祖設計誘強寇

話說黃天霸、褚標、朱光祖三人，直望連環套而去。這日走至天津不遠，尋了客店住下。忽然褚標在路大病起來，一連三四日，不但腹瀉不止，而且寒熱交作。黃天霸、朱光祖二人，好不集燥。好容易到了七日，纔算退了寒熱，腹瀉也算止了。天霸便與光祖道：「我看褚老叔病雖漸好，還須養息纔好。將褚老叔送回淮安，連環套讓我一個人獨去。宋老叔意下如何呢？」朱光祖道：「將褚大哥送回淮安，雖是極好，但恐怕混進了不好。且連環套須得他前去一走方好。」天霸道：「我亦知道不可無他，但是病雖稍退，若再沿途受些感冒，他是有年紀的人，可萬不能再病了。莫如送他回去淮安，他老人家固不養我，我等亦可放心。愚見還是送回去的好。」朱光祖道：「我却有個主意在此，趕緊修書一封，着個妥當人，連夜趕回淮安，請大人將關參將計都司、李五爺派來，留一人在此，專門與褚大哥調理病症，其餘同往連環套。事成之後，再一同回去淮安，不知賢姪以為然否？」黃天霸道：「如此所為，往來也須一月，豈不有誤日期麼？」朱光祖道：「趕得快，來往二十日足矣。等他們到來，再行一同前去，也還

不遲。二人正在互相議論，忽見關太計全何路通李昆四人走進店來。黃天霸一見好生詭異，因急問道：「諸位兄長何以也到此地？」計全道：「不期此此遇見，真是巧極了。只因大人於賢弟走後，忽然有個朋友從京裏出，便道淮安到衙門裏去拜大人，隨即相見，閒談中說起連環套一事。大人的那個朋友，因說：『連環套這個地方，尙在口外張家口。』大人聽了此話，第二日即命我等前來，爲的是恐怕賢弟等，不知連環套在口外，難於探訪。不意在此遇見，正好一起同行了，但不知賢弟也住這裏呢？」黃天霸聞說，心中好不喜悅，因得了連環套的所在，免得沿途探訴地名。因將褚標害病的話說了一遍。計全只纔知道，因又同至褚標房內問病，又將來意說明，褚標也甚喜懼。當日大家商議，即留李五爺在客店內與褚標作伴，其餘同往張家口連環套，探聽御馬消息。過了一日，黃天霸朱光祖關小西計全何路通五人，辭別褚標李五，直往連環套而去。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日已至口外，沿途問明跡徑，又走了一日，已離連環套不遠。黃天霸等尋了客店住下，當有小二進來招呼。晚間無事，計全便問店小二道：「我等聞得這裏有座連環套，這裏面地方甚是廣大，我等意欲進去一遊，不知你可能帶我等進去麼？」店小二一聞此言，先將舌頭一伸，說道：「你老真可奇怪，什麼地方不好去遊玩，偏要到連環套去，這個地方也可去遊得的麼？」計全道：「我等聞得那裏甚爲熱鬧，怎麼去不得呢？」店小二道：「你老真是所聞不實了，這連環套是個強盜窩，怎麼你老要去那裏？你們可實在不懂了。」計全道：「怎麼連環套現在變了強盜窩了，我可不知道。但是那裏有多少強盜爲首的，姓甚名誰？」小二道：「俺也不知道爲首的是那裏，姓甚名誰，更加不清楚了。若問如何利害，但聽人說：『一個個皆會飛簷走壁，武藝精強。』俺却不曾見過。」計全道：「你可知道那裏有什麼規矩麼？」小二道：「也會聽說這連環套三面皆是水，只有一面是走路，內中曲折連環，不認得路的，必然走了進去，走不出來。而且山下皆有人把守，進出的人皆有腰牌，若無腰牌，除非頭目不問，其餘總要盤查的，不但盤查，而且還要當作好細看待。雖是強盜，規矩却是極其利害。」計全道：「你可知周圍有多少地方麼？」店小二道：「周圍四十里，皆是連環套所管。由平地直到山頂，聽說共有三道關寨，把守的極其嚴密，若無腰牌，雖插翅也不能進去。」計全道：「原來如此，我們誤聽人言了，若不細細問你，誤到那裏，還要險遭不測呢！眞所謂『欲知山下路，須問本方人。』這眞是古語不錯了。」計全將連環套大概問明，店小二也就出去。計全便與大家商議道：「據店小二說來，這連環套如此嚴密，怎麼能進去呢？」黃天霸道：「計大哥不必過慮，任他龍潭虎穴，俺們既到了這裏，還能不進去麼？無論也怎麼把守嚴密，總要設法進去的。好在已知道路徑，今夜便可前往探聽一回，再作計議。」朱光祖道：「老賢姪，你到不可孟浪，竇耳墩這老兒可非尋常的小輩，你家令先尊大人那種蓋世英雄，還須三次纔將他打服降了，即此了可知他的利害。此時老賢姪若害他當爲尋

常小輩看待，孟浪前行，恐怕於事不成，反受其累，必得大家商議個妥當計策，然後依計而行，方免後慮。只要進去將那御馬的消息打聽出來，那御馬果在那裏，却就易於設法了。」黃天霸道：「據老叔所言，好謀而成，固是極好之事，但不知計將安出呢？」計全道：「愚兄到有個主意在此，明日可即離此地，換一家客店，將我們帶來的人，全裝着車夫模樣，再在本地雇一二十兩小車，車上多裝石塊，又用包袱蓋好，賢弟扮作保鏢裝束，我等也裝著體鏢，押小著車走他山下經過，他見了這許多銀兩，豈有不來劫掠之理？那時再併力與他們一戰，務要將他頭目擒一個過來，然後再作計議，却不可將車子的物件被他看出破綻來，那可不好行事了。」黃天霸道：「此計雖好，那裏去雇這許多小車呢？」朱光祖道：「小車倒不難，只須有錢便雇得到，不過須請本地人去雇，我等恐怕不行，還有一說，計賢弟說要須離此地，重換一家住下，好去辦事，我的愚見，客店也不須重換，不妨將這店內的主人請來，告訴他明白。」大家答應，於是便將店主人喚進，原來這店主人姓陸，名喚松雲。陸松雲走到房中，先問了黃天霸等尊姓大名，然後問道：「客官呼喚，有何吩咐？」計全道：「我等沒有別事，只因連環套是個大盜的窠巢，往來客商，無不受他的大害，我等并非客人，乃係奉旨前來剿滅山寨，方纔聽你家夥計所說一切，奈他那裏防守甚嚴，外人不易進去，因此我等設計前去誘他，現在却少一物，非賢東代辦不可，所以相煩一辦，却不可稍露風聲，使該盜知覺，我等枉勞心機。」陸松雲道：「不知諸位官長所需何物，請即分付便了。」計全道：「煩你代輛小車十幾輛，沙袋二三十條，石塊千餘斤，後日都要齊備。」不知陸松雲能否答應，且看下青分解。

## 第二百八十六回

### 黃天霸解餉誘賊

### 朱光祖借牌還刀

話說陸松雲聽說此話，因道：「既承諸位官長到此，捉拿強人，剿滅山寨，為我們地方除害，小人們方且感恩不盡，理應租塌微勞。但是長官所要各物，這車輛尚可如期應命，沙袋也還可以設法，惟有千餘斤石塊，後日斷不能如數全有，長官能展限一日，小人便好去辦了。」朱光祖道：「稍遲一日，却也無妨，但不過務要機密，萬不能稍露風聲。倘若洩漏風聲，那時可不能怪我等毫不留情了。」陸松雲道：「長官但請放心，小人若稍漏風聲，願甘治罪。」朱光祖大喜。陸松雲也即出去，到了第四日，俱已全備。這日，黃天霸改扮了保鏢的裝束，朱光祖何路通闖太計全，也各改扮隨行保鏢的模樣。大家飽餐已畢，暗藏了兵刃，將鈔袋所裝的石塊，分裝上十二輛小車，車上插着保鏢的旗號，各車夫推着車輛，出了店門。黃天霸等在後押解，直往連環套而去。走了約有半日，早望見一座高山，但見峭壁巉巖，由山根上去，大概有二十餘里，山頂上并不見什麼房屋，惟見樹木森森，上蔽

天日，這山勢好生險峻。天霸一面前行，不一回已離山根不遠。天霸正在凝神觀看，忽聽一聲梆子響，山中衝出一隊嘍兵來，後面有四個大漢皆騎着馬，爲首一人身長八尺開外，貓肚色面皮，領中一部鋼鬚手執撲刀，後面跟隨三人，皆是強盜形容，滿臉的窮凶極惡之狀。只見爲首的那人一聲大喝道：「你等聽者！快將買路錢送來，放你等過去，若有半字不肯，可知道你爺爺的利害！」黃天霸一見，也就迎了上去，喝問道：「你是何人？快通名來，咱爺爺包下不斬無名之輩！」那爲首的強盜道：「好小子！要問咱爺爺的大名，你且聽了，咱乃連環套大王，那龍的便是！這後面三位，是咱爺爺的三個兄弟，那虎那豹那天豹是也。你是何人？快快報名過來，好待咱爺爺送你歸陰！」黃天霸大怒道：「咱乃保鏢大師父，王雄是也，你不必多言，快放馬過來廝殺！」那龍聞言大怒，大喝一聲，飛舞撲刀，跳將過來。黃天霸也舞刀相迎。兩人戰未數合，那龍已是抵敵不過，正要敗走，早被黃天霸伸過手去，將那龍生擒下馬，命車夫將他綁了。那虎三人一見哥哥被人生擒過去，大家一齊併力殺上前去。黃天霸抖擻精神，便迎何那虎。計全、朱光祖、關太何路通，也就齊來迎敵。戰未一刻，那虎等固然力不能敵，且又寡不敵衆，皆被黃天霸等殺得大敗而去。黃天霸便要趕殺上山。朱光祖道：「老賢姪不必性急，現在已經捉住一個，咱們欲進連環套，就在捉住的那人身上，咱們可先將他帶回去，再作道理。」天霸道：「現往那裏去呢？」朱光祖道：「咱們來的時節，見離此三四里路有一客店，咱們且回到那客店住下，再作商量。」天霸當下答應，分付車夫將車轎向回頭趕去。他便押著那龍一路回來，不一會已到客店。黃天霸等將車轎安下，又將那龍放在一旁。走進房間，當有店小二招呼已畢。黃天霸便問朱光祖道：「朱爺，你老方纔說欲進連環套，就在此人身上，但不如何設法乞道其詳！」朱光祖聞言，即走到黃天霸面前，附耳低低的說道：「只須如此如此，便可知裏面的消息了。」天霸聽說大喜，即刻同朱光祖計全、關小四何路通五人來到那龍房裏，只見那龍四馬攢腳，在那裏，黃天霸即上前親解其縛，向他躬身一揖，道：「某多多冒犯，幸勿見罪！」那龍也還禮答道：「某被網之人，敢勞如此，前者冒犯，亦望恕罪無知！」天霸道：「豈敢！豈敢！」隨即送那龍到房間重新施禮。那龍又與朱光祖等人見禮已畢，然後坐下。天霸又命店小二送上茶來。天霸復問道：「好漢，在這連環套，還是獨守此山，還是另有寨主？」那龍道：「不過率領兄弟四人，多蒙寨主之情，在這連環套當了四個頭目，鎮守四座寨營，俺家寨主平時却不出來。」天霸道：「但不知貴寨主姓甚名誰？鎮守此山有幾年了？」那龍道：「俺家寨主姓寶名耳墩，到此已有多年，從前專在北路一帶做些買賣，江湖上也大大的有個聲名，還有個小寨主名喚飛虎，也是武藝精強，江湖上也有一些名望。」黃天霸道：「我道是誰原來就是寶老英雄，某聞名已久矣，常要去拜訪，恨無其便，今并到此，明日當竭誠去拜他一拜，但不知這山上那四座寨柵如何嚴

密某可能上山麼？」郝天龍道：「若問這四座寨柵，等一道名叫飛豹柵，是俺四弟把守；第二座名飛虎柵，乃俺三弟把守；第三第四這兩座名飛虎飛龍，却是俺與二弟分別把守。平時無論什麼人，欲進大寨，却不容易。俺們上山有個規矩，是凡在山的人，上自俺等兄弟，下次小嘍囉，每人都有一面腰牌，出入須要驗明腰牌，無誤方准放他行走。若無腰牌，就便是自家人，也要當作奸細辦的。因此人人腰間各有腰牌一面懸挂。尊駕若要上山拜訪寨主，俺便即日回山，告知俺三個兄弟，如見尊駕一到，叫他們即刻開柵便了。」此時朱光祖在旁見郝天龍身旁拿著腰牌，因暗與黃天霸打了個手式。天霸會意，也就指着那腰牌與郝天龍道：「尊駕這腰間所挂的，莫非就是腰牌麼？」郝天龍道：「正是腰牌。」天霸道：「如要上山拜道，就以此物為憑據。」郝天龍道：「即以此物憑據，若無此物，就干例禁了。」黃天霸道：「既如此，某明日要上山拜訪寨主，雖有尊駕之言，可請令弟開放進去，若令弟那時偶然不在那裏，某無此腰牌，不但不能進去，還恐有干例禁，那不是空跑一踰麼？某意欲請尊駕這腰牌一用，到山之後，即便奉還，不知尊駕尙可見允麼？」郝天龍笑道：「尊駕未免過慮了。既然如此，這腰牌借與尊駕有何不可？」說著，便從腰間摘下來，遞與天霸。天霸道：「某還有一慮，今雖承尊意肯借腰牌，若某到了寶山寨，寨主爺不肯相見，那不還是空跑一蹌，有負某的誠意麼？」郝天龍道：「尊駕如實意前去，俺家寨主斷不會不見的。即使有什麼話說，俺當一力薦引，斷不至有負尊駕之意，但請放心！」天霸道：「能得尊駕先為我安，咱便毫無他慮了。」郝天龍大喜，當即辭別，原來郝天龍是個莽夫，被黃天霸這一番說話，把個郝天龍說得糊裏糊塗，把腰牌送與天霸，道謝而去。黃天霸將他送出門外，轉身回來。朱光祖又向天霸用話激道：「老賢姪現在腰牌雖有了，但是那山上實在不容易上去，雖然郝天龍有此一番說話，強盜的心却不可測度。萬一郝天龍明日有變過來，那時老賢姪身入險地，恐怕不便。我看起來，環是不進去的為妙。」天霸一聞此言，直急得七孔生烟，三尸冒火，大叫一聲道：「俺黃天霸若不將御馬探聽出來，誓不相見！」說著，掉轉身便氣冲冲而去。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八十七回

### 聯交結強盜苦陳詞

### 探情由總兵假獻馬

話說黃天霸被朱光祖這一番話，激得他三尸冒火，七孔生烟，也不管他是虎穴龍潭，便負氣出門而去，暫且不表。再說郝天龍別了天霸等人，回轉山寨，走到半身，正好遇見郝天虎等，帶了許多嘍囉，重新趕到殺來。郝天龍一見便喝住道：「兄弟不必如此，那姓王的却是好人，為兄的被他捉去，以為性命難保，那裏知道他不但不與我為難，反而給我親解其縛，與我談了半日。」

我將寨主大名說出，他原來久慕寨主的大名，要求拜望寨主，將爲兄的腰牌借去，說是明日一定到山給寨主拜望。說了，當下便一齊回轉山頭。到了次日，寶耳墨便將郝天龍等傳至大寨，大家參見已畢。寶耳墨道：「近日山下有什麼肥羊從此經過？」郝天龍道：「並沒有什麼肥羊。」寶耳墨道：「諸位賢弟，既然無有生意，走此經過，還須到各處張羅纔好，不能坐吃山空。」郝天龍答應道：「早晚當去遠方打聽便了。」正說之間，只見有個巡山嘍兵拿了一封簡帖，走到寶耳墨面前跪下，說道：「啓大王爺！山下現有一個姓王的，說是久仰大王的姓名，前來拜訪，不知大王可招呼進來麼？」寶耳墨聞言，因問道：「此人有多大年紀？」嘍兵道：「約有三十歲開外。」寶耳墨道：「他還帶什麼人來？」那嘍兵道：「就是他一人，並無夥伴。」寶耳墨道：「這可奇怪，他既未帶有夥伴，怎麼獨自到此？他是一個小娃娃，又何以知道俺的名望？你去向他說，就說我不見，叫他好好回去罷。」郝天龍在旁說道：「大哥在小弟的愚見，還是見他的爲是。」寶耳墨道：「賢弟，你此話怎講？」郝天龍道：「大哥有所不知，人家既有心前來拜訪，那管他年紀大小，不必說那姓王的有三十多歲，就是他十幾歲，只要他竭誠而來，也是他一片好心，若不將他請進來，顯沒了俺們江湖上義氣，而且要被他人小量了俺們，所以小弟愚見，還是見他的爲是。」寶耳墨道：「據賢弟所言，這姓王的是要見的。」郝天龍道：「要見的。」寶耳墨道：「見得的。」郝天龍道：「見得的。」寶耳墨道：「既然見得，就煩賢弟與咱一同出去相迎。」郝天龍答應。寶耳墨又命衆嘍兵排隊迎接。衆嘍兵答應一聲，即刻排起隊伍，大寨內又奏起樂來，大吹大擂，寶耳墨迎接出去。你道黃天霸如何上得山來，只因他有了腰牌，因此毫無阻擋。黃天霸正在寨外等得心急，忽聞大吹大擂，鼓樂齊鳴，知道山上有人迎接出來，他便留神觀看。但見前面走的四人，便是昨日會見的郝家兄弟，後面一人，身長八尺，相開五色臉，凹眼睛，尖鼻樑，掃帚眉，領一部紅鬚，實在相貌猙獰，窮凶極惡，身窄一件酒花直掇，腳踏粉底烏靴。黃天霸正自凝神觀看，忽聽一人招呼道：「來者莫非姓王麼？」黃天霸一聞此言，知道是郝天龍的口音，因搶進一步，答道：「在下便是王姓，那位是寨主？」郝天龍指着寶耳墨道：「這便是俺家寨主。」黃天霸便即上前，欲與寶耳墨行禮。寶耳墨當下勸道：「且請大寨內坐下談心。」黃天霸答應。寶耳墨便讓天霸前往大寨，不一刻已到了大寨，彼此行禮已畢。寶耳墨讓天霸上坐，有嘍兵獻上茶來。天霸閉言說道：「在下久仰大名，如雷貫耳，早欲前來拜訪，恨無便到此，今日便道經過，一來拜望，二來特獻一匹好馬與寨主乘坐，但不知寨主爺肯笑納否？」寶耳墨道：「俺與尊駕向未謀面，何敢擅收寶馬？但不知所得之馬，何謂寶馬？可能一聞其詳？」高天霸道：「寨主若問此馬，雖不能算龍駒，也要算得一匹馬中的良驥，俺因此馬非絕大英雄，人中豪傑，恐不能消受。某素仰寨主英名，故願獻此馬，以爲坐騎。這匹馬某本無意而得，昨經過張家口，偶在馬市閒游，忽見這馬身長丈二，

離地高有八尺，渾身毛片雪白如霜，四足開張，大如盤蓋，兩個呼風耳，高豎頂門，真好一匹坐騎。某見了此馬，便要出價去買，可恨那寶馬的高抬其價，說要一千銀方可出售。某一時性急，見故意居奇，便存了一個盜馬的心思，使他一兩銀子都取不回去。因於夜間到了馬市，輕輕的將馬盜了出來。某便騎上那馬飛奔而走，那知此馬放出一身絕技，其快似飛，真個是逐電追風，日夜可行八百里。某亦明知此馬雖然盜了出來，也是難帶回去，若欲送與他人，實在又不能割捨。因仰寨主大名，所以特地奉獻，但寨主不可小量此馬，務要笑納的。便若見外不收，不但令進獻之人生愧，且埋沒此馬的寶貴了。而況此馬真不易得，寨主爺可肯笑納否？」寶耳墩見說，哈哈大笑道：「原來尊駕得了這匹馬，就將他說得如此寶貴，在俺家看來，也不算什麼希罕。俺家現放著一匹不算的寶馬，真要算得價重連城，名喚『日月消霜』，日行千里。」比尊駕的這匹馬，可是要寶貴百倍了。」天霸此時聞得此言，心中暗喜道：「果然此馬被他盜來，既有著落，那就易於設法了。」因問道：「寨主爺既誇得這『日月消霜』馬如此寶貴，但某不會親見，總有些不肯相信。某以為咱這匹馬，就無處尋覓，那裏還有『日行千里』的馬麼？恐怕是寨主爺故作此說罷。若果真有此馬，可能賜咱一看，好給咱見識見識。」寶耳墩道：「尊駕如不肯信，俺家就將那馬牽出，給尊駕一觀便了。」天霸道：「既如此，便請寨主爺牽出來與在下一看。」寶耳墩當即命人將『日月消霜』馬牽來，當有嘍兵答應前去。不一刻，已將馬牽至寨內。寶耳墩即請黃天霸去看，只得極口贊道：「果然是匹好馬，不愧寨主爺居奇。但是寨主爺這匹馬，係從何處得來，可能一道其詳麼？」寶耳墩道：「尊駕此話不知，此馬乃當今萬歲之叔梁九公千歲的坐騎，向此御馬房喂養，俺家久已羨慕，因此將他盜來。」黃天霸道：「這匹馬就是御馬，現在寨主爺所盜，難道當今萬歲就罷了不成，也不追問麼？」寶耳墩道：「尊駕此話又不明白了，御馬房既失了馬，那有不追問之理。但是他不知道是俺所盜，又向何處追問呢？」天霸道：「若是有人知道，這匹馬現在這裏來，到京裏報上一信，當今萬歲便即刻發兵前來，那時寨主爺能不將此馬交出否？」寶耳墩道：「果能有人知道，俺家別有道理。那怕他發兵前來，只要尋不出此馬，他又能奈何？」天霸道：「敢是寨主爺到了那時，又將此馬藏在他處，使官兵搜不出來，或是開風而逃麼？」寶耳墩道：「俺實不相瞞，只因有一家可以去寄在那裏，不但寄在那裏，俺還要去送信，說是此馬是他所盜，俺便可以置身事外。自古道：『捉賊拿贓，捉姦拿雙。』只要有了真憑實據，還怕他賴不成？不是他盜的，到了那時，見有原馬在此，也是他盜的了。不然，何以這匹馬就在那裏呢？即使有人實在知道是俺所盜，將俺捉去，俺也要將他扳上一扳，說是他使俺去盜，也要將他扳倒，使這一家問罪。」黃天霸道：「寨主爺如此所為，莫非這一家與寨主爺有仇麼？」寶耳墩道：「俺若與他無仇，何必要去移害？」天霸道：「但不知那家姓甚名誰呢？」畢竟寶耳墩說出何人，且看



下同分解。

### 第三百八十八回

#### 爭勝負寶耳墩定期

#### 決輸贏黃天霸討戰

却說寶耳墩因天霸問他這仇人的姓名，當下便道：「尊駕有所不知，這人雖非血海冤仇，也算仇深似海。只因當日有個黃三太那老兒。」天霸聽他說了一句，便變色問道：「黃老英雄怎樣？」寶耳墩道：「那老兒俺與他向無仇隙，他做他的鏢客，俺做俺的買賣，這日因打掃臺，他將俺三次打敗，因此俺的名望被他敗了。」天霸道：「據寨主所說到底他老人家算得是個老英雄，天下聞名了，寨主既被他老人家打敗，就該自悔，纔自道理。爲何要出這等毒計，前去害他？」寶耳墩道：「你這話說得太不近情了，你可知道誰不要名？誰不要臉？那老兒雖有了聲名，俺家可不能名聞天下，不但如此，且被江湖上朋友恥笑。你道這仇恨可深不深麼？俺家久思報復，恨未得便，現在將御馬盜來，移害他一家性命，纔出俺心頭之恨呢？」天霸道：「寨主爺，且問你一人，現在那總漕施大人，此人究竟如何呢？」寶耳墩道：「那施不全俺家亦久聞他的大名了。」天霸道：「這施大人還算是清官麼？」寶耳墩道：「他要算是大大的一位清官。」天霸道：「還是清官好，還是賊官好？」耳墩道：「自然清官好，那有賊官好的？」天霸道：「你既知道清官好，你怎麼不怕清官呢？」寶耳墩道：「俺又不去惹他，爲什麼要怕他呢？」天霸道：「你雖不去惹他，就是你移害於人的惡計，若被施大人知道了，也不能輕恕於你。就使施大人不知道，難保黃老英雄不去他老人家那裏申訴，既到他老人家那裏申訴，這要經他老人家訊問，也不怕你不招出實在口供來。那時雖要移害於人，恐怕未必能够。」寶耳墩道：「就使施不全知道，或是黃三太那老兒去告，不必說施不全沒處尋俺，即使將俺尋到了，只須俺咬定牙關，硬裁那老兒主使，施不全又能奈我何？」天霸道：「據你所說，施大人也不怕的。你可知道黃三太老英雄早已去世麼？」寶耳墩道：「那老兒死了！」天霸道：「他老人家去世了，但是他老人家雖然去世，却有個兒子，現在要算得是國家的棟樑，施大人心腹，天下無人不知，無人不畏，四海聞名，一個大大英雄黃天霸麼？」寶耳墩道：「原來那老兒既死，可是便宜了他。若說他的兒子，也不過是個無名小輩，未必有什麼能爲，你不必說他兒子如此的利害。」此時天霸正是怒不可遏，免不得大聲說道：「你說他兒子是無名小輩，你可曾會過這黃天霸麼？」寶耳墩道：「俺雖不會會過，料想也甚平常。」天霸道：「你要會他麼？」寶耳墩道：「俺又何必會此小輩？」天霸此時實捺之不住，因大聲喝道：「寶耳墩，你這老兒坐穩了，你可認得漕標副將，遇缺升補總兵官，咱老爺黃天霸麼？」寶耳墩一聞此言，大驚失色，因也怒道：「黃天霸，你這小子，休得口出大言，須知俺爺爺不是

好惹的。」天霸道：「俺老爺那管你好惹不好惹，只要你將御馬速速獻出，俺老爺與你萬事干休；若再有半字含糊，可莫怪咱老爺有些對不起你。」寶耳墩道：「天霸，你休得猖狂，你可知道俺的雙鉤利害麼？」天霸道：「咱也不管你雙鉤單鉤，只要將御馬火速送出，咱爺爺或可看你的薄面，不加罪於你；若再自恃武藝，難道你有鉤，咱老爺沒有刀麼？」寶耳墩道：「天霸，俺家也不與你在此口角，爾若贏得俺的雙鉤，再將御馬復盜出去，俺家便從此撒手，永不再做此等買賣，特恐你徒有虛名，贏不得俺爺爺的雙鉤，盜不出御馬，那就是一個沒用的小子了；俺也不與你計較，爾可再叫別人前來會我，爾不必再到俺大寨了。」天霸道：「咱若贏不得雙鉤，盜不出那御馬，咱也不算是個赫赫有名的黃天霸，但是咱今日手無寸鐵，不便與你爭論，明日吾來擒你便了。」寶耳墩道：「既如此說，君子一言，快馬難追，俺家明日定來會你便了。」說罷，即辭出，獨自下得山來，當即趕回客店。朱光祖一見便問道：「所訪各節，究竟有無消息？」天霸道：「御馬也會見過，原來就是那寶耳墩老頭兒所盜，他因為與小姪的父親有夙仇，要將此馬來送到咱家，扳害俺全家性命。現在已經小姪與他說明，他說這要小姪贏得他的雙鉤，便將御馬送出；小姪也與他說定，明日會他，與他比個高下。如小姪贏得他的雙鉤，不怕他不將御馬交出；若再有翻悔，咱可不能善自待他了。」朱光祖聽說，當時眉頭一皺，又將頭搖了一搖。天霸道：「叔父如何這等模樣，敢是料小姪不能贏他的雙鉤，還是怕他不還御馬麼？」朱光祖道：「俺到不甚怕他不交出御馬，只愁老賢姪贏不得他手內雙鉤。」天霸道：「他的雙鉤就怎樣利害麼？」朱光祖道：「賢姪有所不知，他的這雙鉤，却非別樣兵器，名曰「虎頭倒刺軟索鉤」，百步之外，鉤人兵器，百發百中。人若碰到他鉤上，這人定然肉綻皮開，筋酥骨斷，而且他這一對虎頭鉤，曾用毒水煮過，所謂見血封喉，人不被他鉤上，却不要緊。若皮膚被他鉤破，只須七日，渾身定然發腫而亡。他却有解毒的妙藥，所以昔日你家尊大人與他比試插台的時節，曾經與他講明，不准帶着兵器，只比拳腳。後來被你家尊大人暗用金鏢，將他打敗，因此與你家尊大人有如此仇隙。他今既約你前去，與他比試，賢姪又答應下來，如若不去，必然給他恥笑；如若前去，他這雙鉤，賢姪定然贏不得，非是俺「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其實那人雙鉤真是利害，賢姪既與他約定，明日前去，務要格外留心，萬萬不可勉強，更萬萬不可自己的生性，能贏得最好，設若不能，可趕速回來。好在御馬既有著落，即使贏不得他的雙鉤，咱們大家再設計策，總要將御馬取回。不然，賢姪有違旨之罪，就是咱也無面目回見大人。賢姪宜見機而作，不可任性而為。」天霸聽朱光祖說了這話，知他是一片好意，也就唯唯應命。黃天霸安歇一夜，次日一早，即便起身，早餐已畢，便約朱光祖等一齊前去。走了一回，已到連環套山下。天霸即向朱光祖等道：「諸位可在此稍等一回。」朱光祖自然答應。但見天霸裝束停當，取了單刀，藏了鏢囊，飛身上馬。各人亦帶兵器。黃天霸一

騎馬，便飛到山前，高聲大喝：「上面聽着！你可速報知寶耳墩那老兒，就說漕標副將陸授總兵黃天霸老爺，特來與他比試，叫他速速下山，比個高下。」那巡山嘍兵一聞此言，即刻飛報進去。到了大寨，就將黃天霸說的話，告知寶耳墩。寶耳墩聞言，也就命人備馬，他便將鈎提上馬，直望山下衝來，與天霸比試。畢竟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八十九回

#### 使雙鈎敗走黃天霸

#### 設妙計暗算寶耳墩

話說寶耳墩提鈎上馬，衝下山來，早見黃天霸立馬以待。黃天霸一見寶耳墩馬來，大怒喝道：「該死的匹夫，大膽的強盜，不思悔過，反要移害於人，擅盜朝廷的御馬。咱老爺今日到此，還不早下馬受縛，難道真要與老爺比試麼？」寶耳墩聞言，也大怒道：「好雜種！你休得多言，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若贏得咱老子手上的雙鈎，咱老子自然將御馬交出，讓你去朝廷立功；若贏不得咱老子的雙鈎，不但休想御馬，還要使你磕個四方頭，方饒你性命。若這半個不字，休怪俺老子無情，將你擒獲上山，替那黃三太送死。好小子，你快放馬過來便了！」黃天霸聞言，哇呀呀一聲大喝，因罵道：「咱老爺若不將你這無恥的老匹夫捉住，碎屍萬段，誓不爲人。」說著將馬一拍，飛躍過來，舉起一刀，直望寶耳墩劈面砍去。寶耳墩一見黃天霸舉刀砍來，哈哈大笑道：「來的好！」說著將左手虎頭鈎一起，就向天霸的刀上來迎。天霸也知他的雙鈎利害，那裏能將手中刀給他的虎頭鈎搭住，隨即將刀向懷裏一收。寶耳墩一刺落空，不會將天霸的刀鈎住，當下即飛起左手的鈎，向天霸刺來。天霸見這來勢甚猛，即便將馬向旁邊一領，那馬從寶耳墩身傍插過。天霸就回身反手一刀，向寶耳墩連肩帶臂砍下。寶耳墩說聲不好，趕著將左手鈎向裏一收，又將右手鈎向肩後來迎。天霸已打定主意，「任你雙鈎利害，我總不與你對面交戰，專在你背後亂砍，難道你有後眼，可使雙鈎麼？」天霸見寶耳墩已回轉身來，左手鈎刺到，天霸也不去迎接，又將馬一拍，從寶耳墩右側閃躲過去，趁勢又是一刀，直向寶耳墩右肋下刺進。寶耳墩道：「好小子，來得好！」說著，就將右手的鈎，向天霸的刀上一磕，準備碰上去，就這一絞，那怕你刀法再利害，總要被他的絞落下去。天霸見了這鈎，將下來，知道他要來絞刀，便又將刀向懷中一收，來寶耳墩的鈎落空之時，復一刀認定寶耳墩胸前刺到。此時寶耳墩右手的鈎不及來迎，只得將左手鈎復又來迎。天霸這一次又未刺中，他的鈎復又刺來。天霸暗想道：「我與他如此戰法，怎能贏得他的雙鈎？不若冒險與他試一試看，單看他雙鈎怎樣利害。」主意已定，一面將鈎讓過，一面喝一聲道：「寶耳墩，你這老兒，看你老爺的刀罷！」說著，就一路花刀破進去，只見前八刀後八刀，左八刀右八刀，上下又是八刀。真個是舞動如飛，大有神出鬼沒之妙。寶耳墩也就前後左右上下遮攔隔架，迎接他。

的花刀。在天霸滿想這一路花刀殺進，總可傷及寶耳墩一處；那裏知道寶耳墩的鈎法，實在利害，不但不能傷他，而且無暇可擊。在寶耳墩初以為藏閃躲避，不敢與他左右爭鬥，這只知道他有名無實，今見他舞出花刀，暗暗有些驚訝。雖然自家鈎法，却是精妙無匹，惟花刀一層，不能夠藐視，若偶然大意，不免即為所敗。因此也就格外留神迎敵，兩個人却有用意。等到天霸一路花刀使完，你也不會將我刺傷，我也不會將你打敗。此時天霸殺得興起，準備與他死戰，偏要勝他的雙鈎。因大吼一聲：「寶耳墩，你這老雜種，咱老爺不願你在馬上相鬥，你敢下馬步戰麼？」寶耳墩聞言，正中心懷，你道這是何故？原來馬戰，雖然得勢，却不比步戰靈便，步戰身縱竄跳，自由便利，馬戰任你身軀靈活，總不能如步戰便捷。因此寶耳墩正中心懷，當下說道：「好小子，你要步戰，咱老子還懼你不成？」說著就跳下馬來。黃天霸見他下馬，自己也即跳下，站立身驅，放開架路，隨即一刀向寶耳墩刺來。寶耳墩也就接住。兩人一來一往，又殺了三十餘個回合，忽見天霸一刀砍去，寶耳墩將雙鈎一接，不知不覺這左手的鈎已將天霸的刀搭住，趁勢向懷裏一拉。天霸說聲不好，知道自己的刀已被他鈎住，因急向懷中來拖，居心將他的鈎拉斷下來，便可將刀收回。那裏知道正在用盡平生之力，與寶耳墩奪刀，又見寶耳墩左手鈎又到。天霸心中暗道：「此時若欲勝他，斷斷不能，不如使他上個小當，後再設法。」因將手一鬆，寶耳墩出其不意，咕咚一聲，栽倒在地。天霸見他跌倒，便趁著搶進一步，一面取出鏢來，準備去打。那知寶耳墩雖然跌倒，並未會昏迷，還是刻刻留神，防備天霸暗算。此時已看出破綻，趕將身子扒起，一撒手，早將手中的鈎拋了過來。天霸不及提防，小腿上早被着了一鈎，所幸不會著肉，係將靴桶子鈎住。天霸連說不好，急急將小腿望後一縮，那靴桶被鈎下一段來。黃天霸手無寸鐵，不敢戀戰，只得撒腿就跑。朱光祖等遠遠的見天霸敗下，趕著追過去，給他將馬圈住。天霸上馬，一齊敗回客店而去。寶耳墩大獲全勝，心中好不歡喜，也不再追趕，率領眾嘍囉回山。且說黃天霸等敗回客店，衆人下馬，進入房間。朱光祖首先問道：「老賢姪，你中了他一鈎，會傷及那裏？」天霸道：「幸不會傷及皮肉，但將靴桶子鈎去半截。」朱光祖道：「還是不幸中之大幸！若傷及皮肉，那可真費事了。」天霸道：「果然這老兒雙鈎利害，怎樣想個法子去破他雙鈎？」朱光祖道：「他雙鈎一日不破，這寶耳墩一日難除，御馬一日不能收回。可是要破他的雙鈎，實在不甚容易。別樣兵刃，他可許你近身，獨有雙鈎，只准他鈎人，人却近身不得。」天霸道：「便如何是好？」朱光祖道：「也實在沒法。」關太道道：「何不也學黃老伯父，不與他比試兵刃，明日約他比試拳腳，若勝得他，就叫他將馬交出，否則羣起而攻之，將他打死，可將那御馬取出來了。」朱光祖道：「關賢弟，你只知道與他比試拳腳，可知從前上黃老英雄的當，現在再要如此那樣，他也不肯與你比試的。」計全道：「既如此說，難道一日不能破他雙鈎，就一日取不出御馬？若一年破不了雙鈎，這御馬就不去取了不

成麼？」朱光祖道：「咱却有個主意在此，但能成功，不但御馬可取出來，就是寶耳墩那老兒也可擒獲，但恐一次不行，又恐他防衛甚密，更怕他收藏地方，咱不知道。」計至聞說此言，忽然大喜道：「朱大哥能如此辦法，那就妙了。」黃天霸在傍，雖聞此言，却不知是何意見，因急急問道：「朱叔叔你究竟是什麼主意，快說明了罷，免得使人怪氣悶的。」朱光祖道：「老賢姪，你不必著急，任那老兒雙鉤利害，咱都要聊施小技，將那老兒收服過來，以助賢姪立此大功，非是咱故意誇口，那老兒不過仗着那雙鉤，除去雙鉤，那老兒就無倚靠了。」畢竟朱光祖如何用計破他雙鉤，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九十四回

### 朱光祖問路斬更夫

### 郝天龍巡夜回本寨

却說朱光祖笑道：「老賢姪！這寶耳墩所恃的就那雙鉤利害，若說破他的雙鉤，可是沒有法破，惟有將他雙鉤先盜回來，然後再與他交戰，那怕他有三頭六臂，也不足慮了。咱的主意，就是要去盜他的雙鉤。」黃天霸聞言大喜道：「能得你老如此出力，小姪就感激不盡了，但不知何時去呢？」朱光祖道：「說去就去，還有什麼延挨，惟慮他防備甚嚴，一次恐不能到手，且到了那裏，再作計議便了。」天霸又給他謝了一回，然後大家擺出酒飯用畢，朱光祖就養了一回神，約至初更時分，他便裝束停當，帶了單刀，又將雞鳴斷魂香藏在身傍，並帶了火種，使出賽時遷的手段，即刻出了店門，直望連環套而去。原來朱光祖有兩個綽號，一喚草上飛，一喚賽時遷，只因他飛檐走壁的工夫，要算第一，不論是什麼地方，皆是毫無聲息，真是身輕似葉，步快如風，展出那偷盜的本領出來，不亞當年時遷盜甲，所以他的綽號，名叫草上飛，又叫賽時遷。朱光祖一路走來，不一會已至連環套山上，當即於出飛檐走壁的武藝，由山脚下竄到半山，早到第一座關隘，此關原來郝天豹所守，名爲飛豹關。朱光祖到來下關，一聳身飛過寨柵，見裏面尙有人聲，他知道是守關嘍兵尙未睡覺，暗想道：「這裏面的道路，連環曲折，甚是難認，我又不知路徑，怎麼認得進去？不若如此如此。」在山路上拿了一塊石子，拿在手中，四面一看，只見東面有一間小小更樓，便將手中石子取出來，向那更房門上打去，只聽拍的一聲，早驚動裏面巡更嘍囉，疑惑是巡夜頭目出來巡查，趕著拿了更鑼，開門出來。朱光祖此時，却早隱在暗處，等那巡更的嘍兵敲著更鑼，走到僻靜地方，光祖便搶上一步，拔出單刀，先將刀背向那巡更嘍兵背後一刀背，只聽得巡更嘍兵，哎呀一聲，還未喊出來，朱光祖已跳到面前，亮出刀來，口中喝道：「你喊，咱就是一刀。」那巡更嘍兵背後一見，實在吃驚不小，趕著跪下，哀求老爺饒命，小人再不敢喊。」朱光祖道：「咱且問你，此去大寨，還有多少路程？究竟是什麼走法？你如說得一字不差，咱就饒你狗命，倘若含糊，咱就是一刀，將你的首級割下。」那嘍兵道：「老爺開恩，小人情願直說。」

朱光祖喝道：「你且說來。」那巡更嘍兵道：「此去路徑，曲折連環，老爺只認定西南轉灣，皆是生路，約有二里光景，便是第二座關。進了關，可不能向西南走了，可要倒頭向東北，也約有二里路，便是第三座關。進了關，又要向西南走，還有一里多路，就到了第四座關。進了關，可又要向東北走，約有半里路的光景，那裏有一顆大松樹，既不能向東南，又不能向西北。可是要先向東南，後向西北，再走一里多路，便到了大寨了。」朱光祖聽得清楚，又細細記了一遍，復又問道：「現在只時刻你還進去麼？」那更夫道：「小人們待到三更時分，便進去換班，現在已將三更了，小人要進大寨去換班了。」朱光祖道：「你叫什麼名字？」那更夫道：「小人叫王八。」朱光祖聽他一番言語，將路徑切記清楚，便起手一刀，將王八殺死。就將他的燈籠向他身上一照，只見王八腰間，挂着一面腰牌，上寫一前哨更夫一名王八。朱光祖一見大喜，當將王八牌兒取下來，又將王八身上衣服剝下。先將腰牌掛在身間，然後將王八衣服也穿在身上，這纔將王八的屍身，推在一旁，他便提着燈籠，提了更鑼，又將自己的單刀藏好，便一路敲着鑼，依着王八路徑，一直向西南走去。約有二里的光景，果然到了第二座關，正要越關而進，早見關內已走出一人，手裏也提着更鑼燈籠，由關內唱出，向朱光祖迎面走出來，到了朱光祖面前，只見那人問道：「來的可是王老八麼？」朱光祖也就含糊答應，走了過去，進得關來，仍照着王八的話，向東北走去。不一刻，已到了第三座關。朱光祖一看，見柵欄關閉，他便上前叫道：「換班了，開關呀！」裏面有人答應道：「不要叫，換班就換班，要這樣叫法做什麼呢？」朱光祖也道：「人家巡了半夜，你們好睡呀，還不換班，難道還要巡到天明嗎？」正說之間，關門已開，朱光祖不問原由，埋着頭直向裏走。那守關的嘍兵，也不盤問，總以為是自家人，每夜皆是如此的。朱光祖過了第三關，仍然照着王八的話，直向前進。一會兒，已到了第四座關，要比前三關緊，每夜皆要盤查的。朱光祖纔走到關前，當有人出來問道：「你是誰呀？」朱光祖見問便答道：「咱是王八。」那人又問道：「你是那一關的？」朱光祖道：「是前關的。」那人道：「你是前關第幾隊？」朱光祖見他盤問他第幾隊，可是回答不出，只得含糊答著：「是第三隊。」那守關的道：「你的腰牌拿來我看。」朱光祖從就腰間將腰牌取下，遞給他看。那人驗明無訛，復又換了一面腰牌，遞與朱光祖。朱光祖當將腰牌接過，仍然挂在腰間，也不與那人閒話，掉轉身軀，即向大寨而去。不一刻，已到大寨，一想道：「我到是到了此地，却不知那寶耳墩那老兒的臥房在那裏，與其前去尋找，不如再停一刻，等個人出來問他一問房間，問明白了，好直截前去，豈不較為爽快？」主意打定，便在黑暗處，將身子隱藏好，鑽在那裏，等了一刻，只見對面走來一個人，朱光祖仔細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郝天龍。朱光祖趕着將身子縮過去，轉到那邊，探身來望，只見郝天龍走過後，面跟着三人，彷彿嘍兵模樣。又見末後一人，不跟着郝天龍一齊走出，偏向旁邊走過去了。朱光祖看了一會，見郝天龍已經走

過，也偏去追那末後的一人。轉了兩個灣子，居然被他趕上。此時來不及拔刀，走上前去，便在那人背後這就一腿，只聽得咕咚一聲，那人栽倒下來。就在這個時候，朱光祖已將單刀拔出，向那人面上一幌，口中說道：「咱老爺有話問你，你若不說真話，咱老爺就是一刀，送你的狗命。」那人被只一嚇，又是跌在地上，苦苦哀求道：「咱老爺有話要問小人，便請說出，如果小人知道，斷不敢撒謊。」朱光祖說道：「咱且問你，你家寨主現在那裏？你可速速說明，咱老爺饒你狗命！若爲半字虛言，將你一刀砍爲兩段。」那人道：「容小人奉稟，俺們寨主現在上房，大概已經睡覺，老爺問他有何話說？」朱光祖道：「咱找他有事，你休得多言。咱再問你這上房在那裏？」那人道：「在這大寨後面第三進，咱家寨主所住的房間，是東首一個，西首房間，是咱家小寨主住的。這兩日小寨主不在寨內，出去做買賣去了。」朱光祖道：「你可知你家寨主的那一對虎頭，他平時放在何處？」那人道：「小人這個實在不知道，還求老爺恕罪。」朱光祖見他說不知道，也不追問，隨手一刀，結果了性命，直望上房而來，欲知如何，盜出雙鉤，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九十一回

#### 盜雙鉤初進連環套

#### 借火亮驚醒竇耳墩

話說朱光祖此時將王八的衣服脫下，捧卻燈籠，也不管那人屍首，倒在地下，他便提着刀，直向上房而去。走到大寨圍牆以外，便一縱身，竄上房檐，穿房越屋，不一刻，到了第三進，便竄到東首那間屋上，就房檐倒垂下來，用了猿猴墜枝的架落，將身向窗戶外望房裏一瞧，只見房裏面，尚有燈光，便用津唾將窗紙粘溼，用刀尖截了一個小孔。此時已輕輕的跳落地下，靠住窗脚下站住，復又從窗戶紙上小孔中望了進去。只見那房內靠東首板壁擺着一張方桌子，又一個半明不滅的殘燈，當面有一張牀鋪，掛着蚊帳，帳子却放着，拖在牀前。朱光祖心中想道：「這牀鋪大概是竇耳墩的臥牀了，可不知他現在可睡在這裏不會。於是用刀尖輕輕的將窗戶撥開，用了個燕穿檐的架式，一縮身穿到房內，即向桌上那殘燈上取了一個火，將那雞鳴斷魂香薰着了一會，然後走到牀鋪前，將帳門撥開，向裏一看，牀上並未睡人，只有兩條白被，摺疊在裏面。朱光祖驚訝道：「竇耳墩那老兒不在這裏，難道我受了那人騙了麼？」因又道：「且不管他在那裏，只要將他的雙鉤尋找到了，將這件東西盜了去，就沒有事了。」一面暗想，便轉過身來，在房內各處尋找了一會，並不見有什麼雙鉤。只見壁間挂著一個木匣，約有三尺來長，有七八寸寬。朱光祖看罷，難道他那雙鉤藏在那木匣內不成？一面想，一面到就走在那裏，從壁上將木匣取下，就燈前開了，向木匣內一看，原來是一對雌雄劍。朱光祖見不是雙鉤，心中好生着急，又將木匣蓋好，仍代他掛在原處，復又尋找一回，仍然不見暗

說道：「這雙鈎藏在何處呢？也罷，咱尋不到雙鈎，便將御馬盜出來，亦是好事。」又想到：「又不知御馬現在何處，又如何去盜呢？不若仍是尋雙鈎爲上策。」因此又出了房間，將窗戶仍代他闔上，即從這邊檐上飛身上去，竄到西首那房間屋上，伏身細聽，只聽房裏有酣睡之聲。朱光祖暗道：「大約那老兒睡在這邊了。」因又走到房檐口，將身子跳落下來，先在窗外靜聽一會，房裏鼻息之聲，仍然如是。朱光祖便放著胆，將窗子撥開，取出火光，向房裏一瞧，見當面也定一張牀鋪，也掛着蚊帳。朱光祖便即竄身進房，正要取火種點燈，忽聽得牀上一人喊道：「天霸呀！天霸！不怕你絕大神通，你若贏不得咱老子的雙鈎，若想將御馬交出，可是夢想了。」說到此處，又鼻息如雷。朱光祖道：「此人定是寶耳墩了，咱何不就此將他殺了？那雙鈎無論尋得出來與否，人既殺死，雖有雙鈎，也無用的，就如此辦法。」主意已定，手執鋼刀，走到牀前，將帳幔挑開，忽又聽牀上有人說道：「咱什麼皆不怕，那怕他黃天霸三頭六臂，也贏不得我這一對虎頭鈎，所怕的他前來盜我的雙鈎。萬一被他盜去，那可說戰他不過了。」講只兩句，復又睡了。朱光祖又要上前動手，忽又聽他說道：「咱爺爺的夥伴，爾等就將他擺在鼓樓上，萬不可又換地方，還要嚴加看守，提防有人來盜。」朱光祖一聽，心中大喜道：「原來他的雙鈎擺在鼓樓上，既知收藏所在，那就易於尋找了。」正要轉身去尋雙鈎，忽又想到：「我何以如此默法，爲何定要盜他的雙鈎？還不乘此將只老兒殺了，免得隨後又要與他爭鬥，又何必定要盜取雙鈎呢？」心中想罷，即刻袖出刀來，將火捲一亮，向牀上一照，便舉刀向牀上砍去。那知不亮這火捲，還可將寶耳墩砍死，此時因這火捲一亮，早把寶耳墩驚醒過來，即聽他說聲：「不好！」因又喊道：「有奸細，快來捉人！」朱光祖一聽此言，也不管他何如，隨即一刀向牀上砍去，只聽得拍一聲响亮，並未砍在人的身上，却是砍到床上去了。朱光祖便轉掉來，身子穿出房外，一箭步飛身上屋檐，再四面一看，東方已經發白，他却不敢怠慢，急急向山下投奔，却好未碰着一人。走到天明，已經到了第三座關守關，兵尙未起來，他便越關而去。暫且按下，再說寶耳墩醒過來後，道了一聲不好了，喊人來拿奸細，怎麼就不見了？難道他會隱身法不成？諸公有所不知，因他這牀後有個暗門，裏面安了歇息，外人看不出來，他卻特爲裝好此門，以防人家暗算，若遇到三更半夜，措手不及之時，他便將暗門推開，就從只門裏逃走。所以他一經驚醒，喊了一聲不好，又喊了一聲有奸細，叫人拿人，他却早已從暗門內逃走了，所以朱光祖不會砍中。此時朱光祖雖走，寶耳墩却傳齊合寨人來，各處尋我奸細，那裏尋得出人來？早已不知去向。一直尋到大寨以外，忽見有個死屍倒在那裏，大家上前一看，不是別人，却是郝天龍隨身喚的小使扣子。大家驚訝道：「怎麼他死在這裏？却是被誰所殺？」訝天龍也就道：「奇怪了，咱昨夜巡查回寨，他還跟著在後面，怎麼就死在這裏？却是被誰所殺？」正在互相驚訝，忽見第一關守山嘍兵，匆匆的走到寶耳墩面前，先請了個安，然後



說道：「啓大王爺前俺巡更夫王八，不知被何人殺死，屍首拋在地下。」竇耳墩更加疑惑，這王八又是何人殺的呢？郝天龍說道：「據小弟看來，定是那黃天霸小子到此。」竇耳墩道：「俺也曾看見那奸細，却非黃天霸那小子，可不知究係誰人？」郝天龍道：「即非黃天霸，也是那黃天霸那裏一起的人。」竇耳墩道：「這話却也有理，除却他那裏，還有什麼人到此作奸細呢？」郝天龍道：「大哥不會見個什麼物件麼？」竇耳墩道：「幸虧愚兄被他火捲驚醒，險些兒送了性命。」郝天龍道：「照此說來，還不是個奸細，竟是刺客了。」竇耳墩道：「何嘗不是刺客？」郝天龍道：「只兩日內，大哥還要小心，就是咱們大家也要小心，巡查，不可再被這奸細混進來纔好。」竇耳墩道：「賢弟只一二日內，到可無慮，那奸細定料咱們這裏只兩日必然加意防守，斷不敢來到，是過了兩天，反要嚴加防守，他以為過了幾日，朱們這裏沒有事，也就鬆懈下來，他却趁此又到，不致後患。」郝天龍大家齊聲說道：「大哥的高見，咱們就遵命照此辦法罷。」也是大家各歸本寨而去。再說朱光祖奔下山，便一口氣跑回客店。黃天霸等一見，便迎接上來。計全首先問道：「朱大哥辛苦了，所辦之事已到手麼？」朱光祖道：「再莫提起，算是白跑了一回，咱早慮到，怕是一次不能到手，却好打聽出來，那老兒的雙鉤收藏之所。」畢竟這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零九十二回

### 朱光祖再進連環套

### 黃天霸搜尋竇耳墩

話說朱光祖與天霸道：「今日雙鉤雖未盜回，好在他藏鉤的所在，咱已知道，包管你明日再去，將那雙鉤盜回便了。」天霸道：「他這雙鉤究竟藏在那裏？」朱光祖道：「咱在先也不知道，只以為隨身所帶，那知到了他房裏，四處尋找，不見此物。後來聽他夢中所說，纔知他雙鉤所藏的地方。那時也怪我貪心，不然那雙鉤也可到手了。」天霸道：「怎麼貪心？」朱光祖道：「咱聽他說了雙鉤的所在，咱本要去，後來一想，他既然睡在這裏，何不將他殺死，偷將他死了，那雙鉤雖然利害，即無人用也就成了廢物了。」天霸道：「你老的這主意真是不錯了，後來怎麼不殺那老兒呢？」朱光祖道：「咱怎麼不去殺他，咱纔將火捲一亮，那裏曉得就這一道亮光，把老兒驚醒了，他便大喊起來，說是有奸細，叫人來拿。咱聽此言，那敢怠慢，即刻舉刀砍去，那裏知道一刀砍去，已不知那老兒何處去了。咱那時却不敢戀在那裏，因此纔出了他的房門。再向外面一看，東方已經發白，我便急趕回來，這不是咱貪心麼？若不貪心要殺那老兒的雙鉤，豈不盜回了麼？」天霸道：「原來如此，但是老叔明日再去，他那裏豈不嚴加防備，怎麼得盜出來呢？」朱光祖道：「咱料彼這兩日來，不致防備，以為咱斷不敢去的。過兩日，他那裏却有了防備，以為咱料他防備鬆懈下來了，恐怕咱要前去，因此防備起來。那時咱要前去，豈不仍是空跑，咱偏要在料所不及，料防所不及。」

防的時候，前去出其不意，將他變鈎盜來，豈不省了許多事？」計全道：「朱大哥，你真可謂知己知彼了！但你老雖然料事如神，咱却有些不放心，你老獨自前去，在咱的愚見，不若黃賢弟與你老同去，使他在那裏掣老兒肘，你老便去盜鈎，等得到以後，再來招呼他。能合力將那老兒制服住了更好，不然，能將那御馬盜回，亦是大妙之事，不知你老意下如何？」朱光祖道：「計賢弟，你只話到使得，叫黃賢弟與咱同去，咱也多一幫手，就此說法便了。」一日無話，到了晚間，黃天霸與朱光祖各自脫去外衣，穿了夜行衣服，各藏兵刃，暗暗出了店門，又望連環套而來，不一會，到了山下。朱光祖放出飛檐走壁的手段，黃天霸也是如此，好在他兩個人皆是熟路，話休煩絮，一齊越過五關，果然那裏毫不防備，天霸與光祖道：「老叔，你便前去盜鈎，咱便去那老兒房裏辦事，能將他一刀殺死最妙，即使不然，咱總將他牽制住了，你老放心大胆盜鈎，但鈎一到手，你老可要送個信來，如若不及送信，總以天明爲度，無論事之成否，那時便下山回店，再作商量。」朱光祖道：「此言甚合吾意，咱就去了。」黃天霸道：「你老請便。」朱光祖說罷，即便竄身而去。這裏黃天霸也飛身上屋，到了大寨後三進，先到東首那間屋面上，伏身望那房裏靜聽一會，裏面既無聲響，又無動靜，便縮身下一隻脚，倒挂在檐口，一隻脚盤在樹上，向房裏細聽，只見有什麼動靜。天霸因將腿放下來，跳落在地，取出火種，將紙捲燃着，就手一幌，放出亮光，向裏一看，仍看不清楚，因有窗戶阻撓。天霸即用刀頭戳了一個眼，近身窗外，用足了眼力，向裏觀瞧，房裏並無人睡。天霸見竇耳墩不在這裏，因又竄到西首房間外面，靠著窗戶旁邊，正在凝神側耳，忽聽更鑼响處，天霸知道有巡更人來，因暗道：「何不捉住那巡更的，問個明白？」一竄身飛上屋面，專等那更夫前來。不一刻，只見那更夫敲着鑼緩緩而來，嘴裏喊道：「各寨睡醒些呀，恐防有奸細進來呀！」一面喊，一面轉過大寨的後面。天霸在屋上望下一看，見大寨後並無房屋，乃是一片空地，地上堆了許多亂石。天霸此時即飛身向寨後跳去，只見他一個箭步早已飛到地下，對好站在那更夫面前，那更夫正望前走，忽見半空中飛下一人，這一嚇，即便望後一倒，跌倒在地下。天霸見他跌倒，隨即將手中刀向更夫面上一幌，說道：「你嚷，咱就是一刀，立刻送你的狗命，你不必害怕，但直說便了。」那更夫聽了這話，好容易掙了一會，纔說出一句話來：「老老老爺開恩。」黃天霸道：「咱且問你那竇耳墩這老兒，今往那裏去了？爲何不在寨內？他平日所住的那兩個房內，咱已尋過了，皆不見，他在那裏，你可知道他現在何處？」那更夫說道：「小人可看不清楚，既然不在上房裏，或者現在內寨，也未可知，再不然，咱家寨主還有一個好地方，別人是不能到的，就是有人曉得在那裏，除非自家人纔可進去。不然，連門都不會開，怎麼進去呢？」天霸道：「這到底是什麼所在，何以如此難進去？」那更夫道：「那曉得的却不難，只用兩個指頭，向那石板上按一下，不知怎樣，那石板就豎起來了，裏面就現出石門，人即從門內進去。等了進了石門，又用兩

指在門裏一按，不知怎樣那石板復又蓋上了，依然如初。聽見那進去過的人說，那面地方極其寬大，還有好些房屋，所有珍奇異寶，皆藏裏面。咱家寨主還有個小姨姨住在那裏，今夜不在大寨內住，除去內寨，定然到那石室屋裏去了。」天霸聞言又問道：「你可知只石室在那裏呢？」那更夫道：「知雖知道，但是不會開那石門，還聽人道，那石門如會開的，誤碰裏面消息，定然要被大青石壓死。因此小人，不但不敢去開門，連那裏也不敢去。」天霸道：「你若怕死，便領咱前去一看，將那石室看過，再領我到內寨去走一遭，咱便饒你性命了。」那更夫道：「只要老爺不殺小人，無論什麼地方，小人却情願領帶老爺去的。」天霸說：「既然如此，引咱前去。」那更夫不敢怠慢，便站起來，提著燈籠，在著引路，領著黃天霸直望石室而去。轉灣抹角，已離石室不遠，只見那更夫指道：「那峯嶺參差，巉岩峭石的那裏就是了。」黃天霸聞言，便將更夫兩膀背綁起來，又在他身上割下一塊衣襟，給他塞在口內，把他向無人處一拋，這纔前去。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零九十三回

### 施神勇英雄盜雙鉤

### 畏罪法巡卒私逃難

話說黃天霸處治了更夫，直望石室而來。纔轉過兩個灣子，只見對面來了一人，一言天霸，便大聲喝道：「來者何人？到此何故？」天霸正欲躲避不及，只得答道：「你是何人？快通名來，咱老爺乃黃天霸是也！特來盜竇耳墩那老兒的雙鉤。」那人一聽此言，也不回話，轉身就走。天霸一見，知有緣故，也就跟隨下去。只見那人隨灣就灣，兩腿如飛，跑到一個所在。天霸一見，是一座高樓，又見那人推開樓門，直走進去。天霸一見此情形，此時也就跟了進去。只見那人匆匆上得樓梯，急急向一個去處。天霸也輕輕的由樓梯上去，四面一看，只見樓上東首放著一個鼓架，架著一面大鼓。又見那人扒上鼓架，向鼓上一望，不知不覺，這一吃驚，就從鼓架上跌倒下來，只聽咕咚一聲，把那樓板震得亂响。天霸此時便搶進一步，將那人按住，只見那人已如半死。天霸便要問他的話，見那人張著口，苦著臉，好像有件不了之事，停了一刻，只見那人喊了一聲道：「雙鉤不見性命休矣！」天霸聽得清楚，知是這鼓內就是收藏雙鉤的所在，現在已被朱光祖盜去了。此時心下好不歡喜，也來不及問那人的話，掉轉身出了樓門，尋找朱光祖去了。你道那人是誰？原來是竇耳墩看守雙鉤的頭目，喚作吳用人。這吳用人因得了腹瀉的病，出來上廁，忽遇見天霸，被天霸一句話，說要去盜鉤，他已驚嚇不小，所以趕著沒命的跑同去，預備將雙鉤拏出來，趕緊送把竇耳墩，他便沒有事了。那知天霸一見他那種情形，早猜着八九分，所以就急急跟他跑去，打算如朱光祖不會盜去，他便自己去盜。那知此鉤早被朱光祖盜去了。自從朱光祖與天霸分頭去後，他便尋到鼓樓，先將樓門輕輕的推了幾下，見裏面關得甚緊，他便不去

推門，就飛身上了樓屋。原來這鼓樓四面樓窗以外，皆有欄杆。朱光祖在樓上望下一看，見欄杆可以搭脚。樓窗緊靠欄杆，他便輕落身軀，一隻腳站立欄杆上面，一隻腳盤在樓窗外短柱以上，將刀取出來，輕輕向樓窗窩槽底下撥了兩撥，打量撥開樓窗，鑽身進去。那知裏面有鐵索鍊住，再也撥不開來。朱光祖也不再三去撥，復又跳上樓屋，另打主意。到了樓屋之上，暗道：「我何不由此下去。」主意已定，即將樓上的瓦揭去了一半，下面露出木板，他又將刀挑木板，劃開一塊，擺在一旁，便輕輕的先將兩隻腳望下一試，覺得下面並無阻絆，又將腳縮回來。復又伏身望下一看，將下面的地方看准了，然後用了個燕子穿簾的架勢，一窺身飛入裏面，腳踏實地，才四面觀看，去尋雙鉤。尋了一會，但見東邊帶架上面，有大鼓週圍釘了許多三稜釘，他便知道那雙鉤定然藏在鼓內了。此時不敢怔慢，復使出賽時千盜由的本領，先走到鼓架面前，向上細細一看，但見無一處可以立足。又向四面再看，預備主意。忽見這鼓架高聳半空，却離正樑不遠，他便從此生出計來。便一窺身，由樓窗上面，透節爬到正樑上。復由正樑上將身子倒垂下來，兩隻腳掛定正樑，一手將刀插在鼓架子上，好借勁，一手便去拔那三稜釘，好容易拔了十幾根下來。看看可以立足，這纔將刀拔起，回轉賞體，兩隻腳立在沒有三稜釘地方，便要取雙鉤，那知却又找不出來。原來這雙鉤藏在鼓內。朱光祖暗想道：「當日水滸上那個時遷前去盜甲，那副甲却藏在鼓內，難道只鑿鉤也藏在鼓內麼？咱不管他，且將這鼓皮劃開看一看，再說。」因取刀在手，向鼓上一劃，咕咚一聲，鼓皮已經劃開，先將刀向裏一看，覺得有物，又將刀取出來，即在身邊取出火光，在手內一晃，借這火光，向鼓裏看去，果見一對雙鉤，掛在裏面，便即探手去取，那知取不下來。又將火光一晃，纔見有細連環鐵索，將雙鉤在裏面縛住。朱光祖又將刀送到裏面，斬斷鐵索，方將雙鉤盜來。當即向背後插定，打算仍由樓屋上面而去。正在打算，忽聽樓聲響，朱光祖大吃一驚，便即斂聲息氣，側耳細聽那聲音。聽一刻，那聲音漸漸而遠，方知是樓上人下去，又聽得聲響是開門出來的聲音。朱光祖暗道：「難道樓上看管的人知道咱在那裏，前去送信不成？且不管他，好在咱已將鉤盜出，即使有人前來，咱又何懼？就是聳耳墩老兒親來，咱也不怕他奈何我了。」復又想到：「樓門既開，且不問他是否前去送信，咱何不從此下樓而去，較為爽快呢？」主意想定，即刻帶雙鉤下樓，去尋天霸，那知彼此相左。天霸又隨着吳川人到了鼓樓，及至見吳用人說出那失去雙鉤性命休矣，他纔知道已被朱光祖盜去，當即下樓去尋光祖，預備一同下山。天霸出得樓門，仍望大寨而去，想道：「若遇見朱光祖更好，如遇不見，好在雙鉤他已盜去，咱也可回店，稍歇一日，明日再來與那老兒討戰。」一面走，一面打點主意，正望前走，忽見一個暗影子一閃，天霸當下便擊了一聲掌，送了個暗號，只聽得對面也拍掌相應。天霸知道是朱光祖無疑了。當下便走到面前，低低問道：「可是朱光祖老叔麼？」光祖道：「老賢姪，咱們去罷。」黃天霸道：「那

東西得了麼？」朱光祖道：「得了，咱們快走罷，時候兒不早了！」天霸答應，便與朱光祖二人，仍使出那飛檐走壁的功夫，真個是人不知鬼不覺，將雙鉤盜去下山去了。說得再吳用人嚇倒在地，漸漸醒來，見雙鉤不知去向，心中想道：「我若去送信，他必然說我不小心，性命必不可保，若不去送信，也是不好。三十六著，走爲上著，不如趁此逃下山去，尋找天霸，給他送上一信，將御馬在何處的所在，告訴於他，叫他前來，或取或盜，我不但無性命之虞，說不定還有好處。」主意已定，連衣服行李都不要了，只拿着隨身衣服，連夜的繞轉山後路，攀岩越嶺，奔命下山。他且將他按下慢表，再說寶耳墩這夜，寔道那石室內睡覺，因他近今得了一個美人，故此在那裏取樂。次日一早，寶耳墩到了大寨，正要傳齊各寨的頭目，商量大事，忽見有幾個嘍兵，飛跑進來，先向寶耳墩請了個安，跪下道：「啓王爺！今有巡更嘍兵李四，不知被何人背縛，口塞衣襟，拋在石室相近之地。小的今早走到那裏一看，纔知道是李四，現在已經帶來，求大王爺示下。」寶耳墩一聞此言，已吃驚不小，因即問道：「將他帶來問話。」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九十四回

#### 寶耳墩據報問情節

#### 郝天龍奉命看雙鉤

話說寶耳墩命將李四傳來問話，那嘍兵得令出去。寶耳墩又命傳合寨的頭目集議。當就有人前去。不一會，郝天龍郝天虎郝天標郝天豹等，都已齊集大寨。那巡卒亦將李四帶到。寶耳墩對郝天龍道：「方纔據巡卒來報，聲稱巡更夫李四，昨夜不知被何人背縛在石室相近之地，口塞衣襟，昏倒在地。今早始被巡」看見，難道昨夜，那天霸小子又來過不成？」郝天龍道：「這事不難追詰，但須問明李四便知分曉。」寶耳墩道：「咱已去傳李四了。」只見那巡嘍稟道：「小的奉大王之命，已將李四帶來，聽候示下。」寶耳墩道：「叫他進來問話。」那巡嘍答應，即刻將李四帶進大寨。李四跪在下面。寶耳墩將他一看，只見他驚魂尚未大定，面色如土。寶耳墩道：「你昨夜何時被人背縛，棄在那裏？你可從實說來，若有半字虛言，立刻推出斬首的！」李四跪下叩了一個頭，戰兢兢回道：「小的於昨夜四更以後，由東寨巡更，走到大寨圍牆以外，正走之間，忽見大寨屋上跳下一人，小的一見，便欲聲喊，捉拏奸細。那知小的還未喊出聲，被早那人一刀背將小的打倒，復把那明晃晃的鋼刀架在小的頸上，向小的惡狠狠說道：「你可知黃天霸利害麼？」寶耳墩聽黃天霸三字，便吃了一驚，因向郝天龍道：「賢弟果然不出咱之所料，竟是只個天霸小子復來，但是仔細想來，這件事還要怪賢弟不是了。」郝天龍道：「怎麼又怪咱不是？若昨夜格外嚴防，天霸即便前來，也要被咱們捉住了。你老說料他定不敢前來，不須防備，所以咱們大家也就遵命了。你老怎麼又怪起咱們不是？」

「寶耳墩道：『咱不怪這不會防備，咱怪你當日見事不明，將那小子帶進山來，使他知了路徑。不然任他武藝再好，怎麼能到此地呢？』」郝天龍道：『咱當日因不知道是黃天霸，就是你老也不知道是他。後來他追究御馬起來，你老又將那御馬牽出，與他看去，他這才說出他的名字，你老又約定與他比試武藝，這又怪誰來呢？』寶耳墩還要與辯駁。郝天龍道：『大哥也不必與寶寨主辯駁了，在小弟看來，都有失察之誤，此時不必說前番的話，且問李四以後又怎樣？』耳墩道：『黃天霸小子怎麼綁縛你的呢？』李四道：『後來黃天霸一面將刀架在小的頭上，一面說道：『你喊咱就是一刀。』大王呀！誰不怕死，誰不要命？只得哀求，說道：『有什麼話說，但請見問，小的就其所知的，對你據實講說便了。若連小人都不知道的，你雖將我殺死，一刀砍兩段，也是枉然。』黃天霸此時說道：『咱老爺且問你，你家寨主住那裏？』小人先回他道：『住那裏，小人實在不知，而且小人是個更夫，不進大寨，所以不知道寨主所住的地方。』老爺若問小的，據說寨主或住大寨，或住內寨，或住石室。』黃天霸聽了此話，他又說道：『大寨內不見你家寨主，這內寨與石室在何處？你可帶我去。』小人心中心一若，若不帶他去，那時立刻性命難保，若帶他到內室，萬一大王果在內寨，雖然寨主不怕，但深夜間一時倘或不防備，又還恐大王那時睡着，他先將小人殺死，以滅其口，防有聲張之患，然後他便進房行刺，那可是萬分不妥。小的只得領他到石室那裏去。小的用心，實因那石室不知道的，但不曉得門在那裏，還要有苦吃，所以纔帶他去。那知他偏迫小的，先帶他往內寨。小的說：『不在內寨，若是不信，老爺只管前去。』那時小的又想激他一句，叫他獨自去尋，小的便可趕急出來招呼了。那知他聽了小的這話，他又不去內寨了，就拉着小的直向那石屋。小的沒法，無計逃脫，只得將他送到石室那裏去，看看離石室不遠，他又向小的說道：『等到了那裏，你可給咱老爺將石屋開了，讓咱進去，事成之後，咱重重有賞。』大王的明見，小的受大王的恩典，是何等深重，不必說小的不知到那石門如何辦法，即便知道，也不能開門揖盜，作那家鬼弄那家人的事呀！』李四纔說得只句話，忽見寶耳墩一笑道：『你還知這家鬼弄家人，開門揖盜的事，是做不得的麼？』李四道：『小的雖是個小人，這點道理也還明白，所謂在一家顧一家，在一國顧一國，何能作出那等事來呢？』在李四却是無心話，在寶耳墩可實在有些括著郝天龍。此時郝天龍明知寶耳墩這話有因，是括著自己將天霸引上山來，却不敢再與他辯，而且自己有些不是，只得隱忍不言。只聽寶耳墩又問道：『黃天霸叫你開門，你怎麼與他說的呢？』李四道：『小的就向他說道：『老爺若真送小人性命，不肯放這殘生，便請老爺將小人就此一刀殺死，免得受罪，小人實在不知開那石門。』老爺使小人開，小人如何開法呢？』黃天霸聽小的這番話，當下說道：『你既真不知道，咱老爺也不勉強你，咱自會去開，但不能將你放去。』小人聽了只句話，心下暗想，難道還殺我不成。小人正在暗想，忽見他將小人

兩只臂膊，向肯後一剪，立刻縛了個結實。又在小人身上，用刀割下一塊衣襟，叫小人把口張開來，他將那割下的衣襟塞在小的口內。那時小的可真不能開口了，他還不肯放鬆，又將小的拋在山凹子裏。寶耳墩道：「他將你拋在山凹子裏，後來可知他究竟去開那石屋的門沒有麼？」李四道：「那裏還看得見他去開門呢？但我遠聽得一句道：『咱黃天霸特來盜取雙鈎的。』」可不知係何人所說，以後可全不知道了。直至天明，方纔遇見這巡卒，將小人救起來的。」李四尚未說完，只見寶耳墩聽說盜鈎的這話，即刻面色如土，大驚道：「只便如何是好？萬一我那雙鈎被天霸那小子盜去，咱可真無所仗恃了！」郝天龍道：「寨主休得驚慌，即使天霸本領精強，要去盜那個雙鈎，甚不容易，而且他絕不知這雙鈎藏在鼓內，他此來是先打聽，看這個雙鈎究竟在於何處等，打聽實了，然後再來盜取。」寶耳墩道：「既如此說，賢弟可前去一看，是否被他盜去，速速回信！」郝天龍答應，隨即動路出寨，直望鼓樓而去。到得鼓如門口，只見樓門大開，郝天龍走上樓梯，向上一看，這一吃驚，實在不小。只見後屋上面，有兩架寬闊椽子，露出光來，是通天的。郝天龍知道有人揭去了天窰子了，再仔細一看，又見那鼓架子旁邊有拔下來的三稜釘，再從鼓上一看，那鼓皮已經割開。郝天龍即照平時那取鈎的法，向鼓內去取，那裏還有什麼鈎來。此時郝天龍知道雙鈎已爲人盜去，便急急尋那看管雙鈎小頭目吳用人，再尋也尋不出，只得轉回大寨，回復寶耳墩，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二零九十五回

### 失雙鈎寶耳墩嚇倒

### 報機密吳用人投誠

話說郝天龍見雙鈎已被人盜去，當即去尋看守雙鈎的頭目吳用人，那知再尋也找不到，只得回轉大寨，回復寶耳墩。且說寶耳墩着郝天龍去後，兩眼望望，等他回信。正在盼望，忽見郝天龍跑得氣喘喘奔進寨來。寶耳墩見他那種光景，知道不妙，便急急問道：「咱的夥伴怎麼樣了？」郝天龍道：「還要問他作什麼完了！」寶耳墩道：「怎麼完了？爲什麼不說明白？只管只樣含糊。」郝天龍道：「什麼含糊不含糊，明白告訴你罷，被人家盜去了，可不是完了嗎？」寶耳墩一聽此言，只得哇呀一聲，不會喊得完，向後便栽倒在地，登時昏暈過去了。當下郝天龍等一面來救，一面口中說道：「這纔真完了，咱們快將御馬送了去罷！」還是郝天豹道：「大哥你不要這樣說，就使將御馬送出，也須將寨主喚醒，與他說明，然後再送出去，方是道理。終不成看着寨主昏暈過去，咱們就袖手旁觀，見死不救嗎？」於是大家七手八腳，取薑湯的取薑湯，呼喚的呼喚，好一會，那寶耳墩才算甦醒過來，口中叫道：「黃天霸！黃天霸！你家父子皆與咱作對定了，你既與咱作對，咱定與你勢不兩立，不拚個你死我活，我不

千休你以為盜去咱爺爺的雙鉤，咱爺爺就此懼你，把御馬想送還你麼？好小子！你真是做夢呢！此時寶耳墩真急得七孔生烟，三尸冒火，喊了罵，罵了喊，暴跳如雷，鬧得不已。郝天龍、郝天虎、郝天標也是罵不絕口。郝天豹道：「諸位兄長不必作惱，小弟却有一言，望諸位兄長容納。自古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此一定不易之理。今雙鉤既為他盜去，咱料他明日必定復來要索御馬。但是他明日果來要馬，諸位兄長還是與他戰，還是與他和？若與他戰，誠如我大哥所言，黃天霸雖無三頭六臂，可是我非皆非他的對手。前者尚有寨主的雙鉤，可與對敵，就是他亦甚懼寨主的雙鉤。今雙鉤已入他人之手，戰是定戰，他不過不戰便與他和。但既與他和，不將御馬送去，那還是句空話。他也總不肯依勢，必送出御馬，還要低心降氣，與他言和。這又免失了咱們的志氣。在小弟之見，莫如等他明日再來時，與他講明，雙鉤既為你盜去，這便算是你的本領。你若再能於三日內，再將御馬盜去，咱便與你世代言和。若三日之內盜不去，不但仍將雙鉤送還，而且不能再要御馬。你堅執不行，咱們就與你拚個你死我活。如此辦法，但於咱們面子上好看多了。」寶耳墩道：「賢弟，你只話又差了。咱這雙鉤，他既能盜去，豈有不能盜御馬之理。這不是徒說白話嗎？」郝天龍道：「寨主所說話可不差呀！雙鉤既能盜去，豈有不能盜御馬之理。那不是一句白話麼？在咱看來，還是與他拚力鬥一會，拚個你死我活，免得又被他恥笑。」寶耳墩道：「還是只樣好。」郝天龍道：「可不是這樣好麼？」郝天豹復又再三說道：「小弟之意，還是約他前來盜御馬，若盜得去，咱們就與他言和，若盜不去，他也不甘心，勢必要與我廝殺。那時再拚個你死我活，也還不遲，何必就如此急急呢？而况小弟還有一說，那御馬所藏之地，他即使前來，絕不知道。咱們再一而日夜巡防，還怕他來盜去麼？等到三日後，他如不盜去，那時他必不甘心，勢必與咱為難。好在咱們山上地雷火炮多，咱們就預先埋伏起來。等他來時，將他誘到有埋伏的地方，放起地雷火炮，把他轟死，也可以報復前仇。消却此恨了，小弟愚見如此，不識諸位兄長意下如何？」寶耳墩聽了此言，因道：「咱到忘却地雷火炮一事了。今既如此設法，咱們就預備起來便了。」大家答應。寶耳墩又問道：「咱還有一事，那看守雙鉤的吳用人，現在何處？他為何不來稟報？」郝天龍道：「還提他什麼？吳用人早不見了。」寶耳墩道：「就是不見，也尋個下落，還是被天霸殺死，還是到那裏去了？」郝天豹道：「小弟可想起一句話來，方才據李四說，聽見黃天霸說：『特為前來盜鉤。』不知與何人所說。小弟現在仔細想來，是定與吳用人說的。但是鼓樓離石室還遠，怎麼吳用人會到那裏去呢？這可又不解了。」寶耳墩道：「據賢弟只樣說，咱又想起來了。吳用人不是昨日來告假的，說他現患腹瀉，昨夜定是吳用人出去大便，他看見天霸，定然問天霸何人，天霸那時却也不知雙鉤的所在，因即用了個投石問路的計策試試看。吳用人一聽他來盜鉤，他自然趕緊回去，却好帶領天霸去了。天霸既到了那裏，不必說，自然將吳用人綁縛起



來，他好行事。只吳用人不是天霸殺死，定是天霸將他拋入山凹裏去了。可趕緊叫他們各人尋找一會，有無下落。前來回話。當下令嘍囉往各處尋找。這裏寶耳墩也就回入內寨，那天龍等亦各回本寨而去，暫且按下。再說黃天霸與朱光祖將雙鉤盜出，回至客店，心中好不歡喜。當下計全何路通關，太都將朱光祖稱贊一回。朱光祖也覺自鳴得意。大家擺出酒來，盡歡而散。席間計全便議道：「朱大哥今日將雙鉤盜出，那老兒自必無所仗恃。小弟愚見，明日咱們大家各帶兵刃，一齊上山，與那老兒索取御馬，使他速速送出。他若再有猶疑，咱們趁此就焚毀他的寨柵，將寶耳墩捉住，與御馬一同送入京師銷案。」大家稱是一會兒酒飯已畢，大家正坐在那裏閒談，忽見店小二進來問道：「那位是黃老爺？外面有個人，說是要見黃老爺，有機密話說。」大家一聽，頓覺奇異。因道：「這是何人，有機密來報？」託全便對店小二道：「你且叫那人進來問話。」店小二答應出去。你道這人是誰？原來就是寶耳墩。著人各處尋找，疑惑被黃天霸殺死的，那個看管鼓樓上雙鉤的小頭目吳用人。這吳用人自失去雙鉤之後，他便畏罪，由後山小路逃走下山，沿途訪問，知黃天霸住在此地，即前來求見，稟報機密，也算是悔罪投誠。當下店小二出來道：「黃老爺，你進去呢？」吳用人聽說，就跟著進去。店小二先向黃天霸說道：「求見黃老爺的人，帶進來了。」黃天霸道：「叫他來見我。」店小二即命吳用人進去裏間屋內。吳用人到了屋裏，他也看不清楚誰是黃天霸，只得說道：「那位是黃老爺？」黃天霸道：「你喚什麼？見我有何話說？」吳用人聽說，即向黃天霸面前跪下說道：「小人姓吳，名喚吳用人，本是連環套的小頭目，因有機密事，特地前來稟報，還求黃老爺屏退眾人，以便呈訴。」欲知吳用人說出什麼機密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九十六回

#### 吳用人詳細說機關

#### 黃天霸決計索御馬

話說吳用人一見黃天霸，跪在地下。黃天霸問了他的姓名，吳用人將名姓報出。黃天霸又問他前來稟報何事？吳用人道：「小人却有機密奉稟，請黃老爺屏退左右，小人纔敢細說。」黃天霸道：「此間皆是因來的黃老爺們，爾有什麼話，但說不妨。」吳用人道：「小人本是連環套寶耳墩寨內看管鼓樓專雙司雙鉤的頭目。因昨夜黃老爺在山上，遇見小人，說是前去盜雙鉤，小人恐怕有失，趕着奔回鼓樓，那知雙鉤已經失了所在。後來小人一想，既然失去雙鉤，寶耳墩必然要問小人的罪，小人因此逃下山來。本擬投往他處，後來仔細一想，因聞黃老爺的大名，是一位忠心赤胆的國家大良臣，而且忠藝超羣，名聞天下，故想前來投誠。又思寶耳墩他雖然現在強橫，不過是一名草寇，終久都要被黃老爺們勦滅的，何必在那裏顧他爲事，說起來都是強盜。將來天兵到此，究竟由黃老爺們焚燬山寨，將他等捉住正法。小人如在寨裏，也不免玉石不分。因此左思右想，還是投到黃老爺麾下，那怕當個馬夫，執

鞭隨蹬，總比那做强盜的聲名好多了。」天霸道：「你既有機密，速速說來，不必再說閑話了。」吳用人道：「只因那匹御馬，自盜來的時候，以至老爺第一次上山，皆在馬房內喂養。及至老爺去後，寶耳墩便藏到那石室內去喂養了。」天霸聽了此言，便問道：「你可知道麼？」吳用人道：「小人知道的，小人此來，就是要將那開石門的法兒，稟知老爺，好使老爺前去他那裏，將那御馬取回，送往京城覆命。」天霸道：「你既知道，你可詳細說來。」吳用人道：「那石板上面按着一副鐵環，猛然間可瞧不出，必得細細去看，才看得出來。只要將那鐵環用手指扳定，先向外一推，後向裏一拉，那石板大開，即有門徑可入。但必須將那鐵環再向中間一按，內中便有雙連環鈞，將石板鈞定，再也不得覆關起來。不然人纔下去，一觸消息，石板即壓下來，任你什麼有本領的人，總要壓成肉醬，這件事為最要緊。下去之後，皆是連環路人，人家但知此山名曰連環套，其實這石室內纔是連環套。呢老爺如進去時，切記八十步一轉，少一步不能，多一步不可。若實在記不了這許多，但看那有石墩子所在，就向右手轉灣，隨後出來，都向左手轉灣。到了裏面，有個六角門，門內就是那養馬的所在。但是六角門是終日閉著不開，看起來並不希罕，只要將他推開來，就可進去了，其實不能推。如若去推，不但門不能開，而且上面有八十斤重的大鋼鏈，只要將門裏一推，那兩個鏈頭就打下了，即刻腦漿迸裂。如要開此門，還要將門上兩個大鐵圈，攀定在手上，輕輕的向環裏一推，那上面兩柄鏈頭，自然然而就分在兩邊，那兩扇門他就自然然而開了。若要關此門，那門後還有兩個小鐵圈，也將那鐵圈執在手中，還是向環裏輕輕一拉，那兩扇門自然開了。出來的時節，人在門裏，却不要開門，反要推門。那門經人一推，也就開了，這是六角門的暗記。寶耳墩的住房，就在這裏面一塊珠瓏石背後。那玲瓏石也是暗記，只要認定石頭左半邊，有個拳大的小孔，用二指按在那小孔裏，一按，那塊玲瓏石，自然推過去了，裏面便現出門來，人就在此進去。到了裏面，有道月些門，門後有根鐵索，只將鐵索向右邊一拉，外面的玲瓏石，復又將門擋起來。出來的時節，將鐵索向右邊一拉，那玲瓏石又推過去，那門復又現出。若誤拉了鐵索，上面埋伏着鋼刀五把，就要磕下來，將人扎為兩段。除此以外，並無難破之處了。老爺若要前去，但將小的所說的話記清了，未有不馬到成功的。」黃天霸等聽了吳用人的話，覺得句句是實在，並無虛言。因即說道：「你既改過自新，到此投誠，本總鎮本擬照法處治，姑念你竭力報効，且在此處充個親兵，俟本總鎮成功之後，將寶耳墩捉住，連環套平勦，然後再行升賞。」吳用人當下給黃天霸磕了個頭，又給計全等大家謝過，復又說道：「以後若有用小人之處，小人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或者藉圖報効。」黃天霸即命他到外間歇下。此時天已將晚，一會兒店小二送進晚飯，大家用畢，閒談了片刻，便去安歇，以便明日一齊到連環套與寶耳墩要馬。一宿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大家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膳，裝束停當，各帶兵刃，直望連環套而去。不一會已到黃

天霸等共計五人，一直來到山上，先向守山嘍兵喝道：「你等聽者！速報寶耳墩知道，就說黃天霸老爺到此，叫他速將御馬送出，咱老爺可以懼他一個全尸首，若再延遲，咱老爺就要立刻削平山寨，將他捉住，碎尸萬段了！」那守山的嘍兵聽了這番話，怎敢待慢，隨即飛跳進去，却好寶耳墩尚在寨內與大家商議埋伏地雷火炮的手，那守山嘍兵跑到寨內稟道：「啓大王爺，不好了！前夜來盜雙鉤的黃天霸，現在又帶領了四五個人，前來要那御馬，聲稱叫大王爺若速將那個御馬送出，還可稍留情面，捨大王爺一個全尸首，如再延遲，便要削平山寨了，請大王爺從速示下！」寶耳墩聽說，直氣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一聲大叫道：「天霸，你只小子，欺人太甚，咱定與你誓不兩立了！」說著，即命人備馬，決計與他一個你死我活。那天豹當時攔道：「寨主且請息怒，天下事急行緩辦，又道：『小不忍，則亂大謀。』今黃天霸前來，明知他欺入太甚，寨主這就下山，與他爭鬥，縱未必敗，也不能勝，何如仍照前議，等他三日之後，御馬盜不去，他必不肯干休，定要與咱們廝殺，那時咱們的埋伏已預備好了，還可以將他誘入，此時出去，萬萬不可！」寶耳墩聽了這番話，纔將氣平下去，因與那天韓道：「據賢弟所言，雖甚有理，但天霸只小子，在山前索馬，還是出去與他說明纔好。」那天豹道：「小弟愚見，還是把他請上山來，先以禮節待他，他見咱們以禮相待，他不立刻反臉，然後再約他盜馬，天霸雖是利害，却處處要面子好勝，他即不肯答應盜馬，只須用言反激他，無有不答應的。」寶耳墩道：「就如此辦法，且將天霸等迎接進來，然後再作計議便了。」當下即命了擺隊相迎，寶耳墩率同那天豹等兄弟四人，一齊下山，去迎天霸，到了山口，只見天霸在山大罵不止，口口聲聲說道：「怎麼這許多時候，還不將御馬送出！」正是暴跳如雷，忽見寶耳墩從山上迎接下來，遠遠的就招呼道：「諸位到此，某等有失相迎，尚望恕罪，敢請諸位進寨一敘，某還有要話面商，好在敝寨不遠，請即前去，何如？」不知黃天霸等肯上山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百九十七回

### 約盜馬暗施毒計

### 再探信頓破狡謀

却說黃天霸等聽了寶耳墩這番話，向計全朱光祖道：「咱們就進去一走，看他有何話說。」計全道：「使得。」朱光祖道：「可行。」於是大家一齊走上山來，寶耳墩接入，不一刻已進大寨，耳墩請眾人挨次坐下，黃天霸首先說道：「寶耳墩，你現在應該知道咱老爺們的利害了，雙鉤既爲我等盜去，你也無所恃仗，正可悔過自新，將御馬速速交出，免得老爺們不留情面，今你不即送出御馬，還請老爺們進寨，有要話面商，但不知你有何話可商，難道還不肯送這御馬麼？既有話說，可速說來，可行則行，否則可不要怪老爺們動怒！」寶耳墩道：「俺家雙鉤雖失去，這盜的未必是你所爲，諒你這小子無此本領，今雖雙鉤已失，你

若有此阻識，能於三日內，獨自上山，將御馬盜去，俺家從此即拜你爲師。若盜不去，可對不起你。今生也休想此馬。」天霸聽了此言，當即笑道：「寶耳墩，你不要小量於咱，你雙鉤雖然不是咱獨自盜去，是咱們這位朱老爺所盜，但朱老爺既盜得雙鉤，咱黃天霸就盜不得馬麼？你預備好了，三日內看咱老爺來盜御馬。」寶耳墩道：「若盜不去呢？」天霸道：「若盜不去，只匹御馬，咱就不要了。」寶耳墩道：「你不要此馬，還是小事，只可惜你一世的英名，就此消滅，再也說不起嘴了。」天霸道：「咱若盜去了御馬，你又何如呢？」寶耳墩道：「你若將御馬盜出，咱已經說過，拜你爲師。」天霸道：「你有反悔麼？」寶耳墩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那有反悔之情。」朱光祖在傍說道：「黃老爺，你可要三思，不要上這老兒的詭計。在咱家看來，還是向他要馬的好呀！」黃天霸道：「朱老爺，你老這話差矣，他這裏不過是座連環套，難道是龍潭虎穴不成？就便是龍潭虎穴，咱黃天霸說了這話，還有什麼更改麼？咱們就此去罷。」郝天龍道：「天霸，你不要說反齒的話，三日內就要來盜，三日內若盜不去，咱家寨主就將此馬殺了，煮肉吃了。」天霸聞言，將他一看，因大笑道：「咱道是誰？原來是你。你不必在此說這二話，若非咱老爺寬待於你，早已送了你的性命了，你今日也在這裏說刺話，豈不可恥！你快點兒去罷，老爺不與你計較了。」這番話把個郝天龍說得羞慚無地。天霸借著郝天龍羞辱一番，也就站起身來，與朱光祖等人出寨下山而去。寶耳墩見天霸等人已走了，也預備埋伏地雷火炮，專等黃天霸三日後的消息。且說黃天霸、朱光祖等下得山來，沿途計議道：「只老兒可真要死在目前了，他不想連將馬送出來，悔過自新，尚自怙惡不悛，叫咱前去盜馬，他以為咱不知道他藏馬的所在，又不知道開他的那座石門，咱看他真不知自量了。」計全道：「此愚兄看來，寶耳墩必有他謀，斷不是叫賢弟前去盜馬。而况寶耳墩向來性情暴躁，今誰自己雙鉤被人盜去，而又當面遇見仇人，不但不萬分仇視，而且故作從容，其中必有詭計，倒不可不防。」朱光祖道：「咱亦慮及至此，但是他何辦法呢？」計全道：「咱倒有個主意，咱們回店後，即令吳用人上山細細打聽，究竟有何詭計，再作商量。」朱光祖道：「此事正合吾意。」一路閒談，不一會已到客店，此時天色尙早。計全即將吳用人喊至面前，向他說道：「今有一事，非你不行。你既失志投誠，只件事若打聽清楚，將來定然重重有賞，但不知你敢去是不敢去？」吳用人道：「只要老爺不疑小人，雖使小人赴湯蹈火，小人也是情願的，老爺有什麼事，但請老爺吩咐，小人當遵命前去，竭力報效便了。」計全道：「咱今使你連夜往連環套一走，將近兩日內的實在情形，打聽明白，趕速回來稟報，不知你敢去不敢去？」吳用人道：「小人當得遵命，但有一件，須要呈明，今夜前去，明日夜間方可回來。只因小人不能由前山進去，要由後山小路而進去。這後山小路，還須渡河，方能上去，所以要夜來夜往，纔得無事。若白日上山，恐怕爲寶耳墩知道，小人的性命，倒不算什麼大事，將來遺誤了公事，那就有負老爺

恩典的了！計全說：「明夜回來，倒不妨事，但須打聽確實才好。」吳用人道：「小人自當悉心打聽確實，老爺但請放心便了。」說罷便即告辭出去。等到天黑，他便飽餐晚飯，裝束停當，又帶了些乾糧，然後出了客店，直望連環套而去。閒話休提，到了次日四更時分，居然打聽回來。此時黃天霸大家正在盼望，只見吳用人敲門而進。天霸等一見，好不歡喜。即因問道：「你去打聽寶耳墩山上，還有什麼新聞？」吳用人道：「幸虧老爺料事如神，若不差小人前去打聽，幾遭寶耳墩所算。」黃天霸道：「到底怎樣？你快說來。」吳用人道：「小人由後山上去了，悄悄去找一個至好朋友名喚高三，這高三也有山上的小頭目。小人找到他，即候意說道：『高三哥，你要救我哩。』高三便問道：『你這兩日到那裏去的大王的雙鉤不見了，你怎麼不看守好的。』小人便與他道：『只件事怎麼能怪我呢？我現在到兩天不吃了。』高三問道：『你怎麼兩天不吃呢？』小人便說道：『自從那多來了個姓黃的，到鼓樓上盜那雙鉤，我當時驚醒了就要喊，不意被那姓黃的看見，就將我綁縛起來，口裏又塞了衣襟，將我塞在樓梯底下，急死了想人前去救我，那裏曉得去尋找的人，總不會到那裏去找，我打量一定死在那裏了。該因命不斷絕，不知怎樣忽然鬆下綁來，我才得活手活腳，將口內的衣襟掏出來，打算去到大寨報知大王。後來一想，不能前去，不知近兩日的情形，若是話說得不對，反而性命難保。因此先到你這裏，問個明白，請你想個法兒，救救我的性命。不然，我雖不為大王所殺，若是大王將我趕下山，我又到那裏去吃飯，那還不是餓死了麼？所以請你想個法兒，安插我個吃飯的所在，或是你先在大王面前見機說，煩將我這番苦衷說明。』高三見小人說了只番說，他便對我說：『你真是被塞昏了，你還不知道，只兩日大王等忙碌異常，在各處埋伏那雷火炮。』小人見說，就問高三：『埋伏地雷火炮作什麼呢？』他就說道：『寶耳墩約定老爺三日內盜御馬之時，預備乘在就要害老爺的性命。』小人見他說了只句話，便又問道：『地雷火炮，埋伏在什麼地方？』他說：『凡要道口，都埋伏下了，只有石室與後山兩處，不會埋伏。』小人聽只話，又問他道：『為何石室與後山兩處不埋伏呢？』他說：『聽寶耳墩等議論，石屋那裏若有埋伏，恐怕把石屋毀了。後山老爺們不知道從那條路上山，故此不會埋伏。』小人見他說了這些話，小人也就不托他想法了。後來小人就躲在那裏一天，等到天黑，才瞞著他悄悄出來，仍由後山下去，趕回來給老爺送信，老爺可急速打點主意。』不知又想出什麼主意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九十八回

### 避火炮偷渡後山河

### 盜御馬三進連環套

話說吳用人探明連環套內各處埋伏地雷火炮，當即稟明了黃天霸等人，當下天霸即命他出外歇息，吳用人當即速出。

天霸與計全朱光祖道：「今據吳用人所言，果不出二位所料。但前山既有地雷火炮，而後山又是水蕩，如何可以上山去盜御馬呢？」計全道：「在愚兄看來，此事竟非何大哥不能為力！但恐何大哥不肯幫助，又便如何？」只見何路通在旁說道：「計賢弟，你只話是怎麼說？咱自從隨了大人之後，與老弟共事，也有多年，同辦公事，也覺不少，只要老弟吩咐下來，那件事推諉過的？今日要用愚兄，但急吩咐便了，咱怎麼個不行，老弟又何以知道咱不行呢？這可不是笑話。」計全聞言，知道自己只句話說錯了，只得轉過話來說道：「何大哥，你為何不等人將話說完，就生氣來說了？只一串的話，其實你還不會知道小人的用意，只是何苦錯怪人呢？」何路通道：「咱們怎樣錯怪你？既是這樣說，愚兄就算錯怪於你了。你再講罷，有什麼事，就請吩咐，咱當遵命，不要說咱又是不行。」計全道：「小弟所說，只不行兩字，并非說你不肯，只因那水蕩不知離後山尚有多遠，又莫知有無船隻，你雖能在水裏埋伏七晝夜，咱們大家皆不識水性，就使你一人由水蕩能過去，咱們不能過去，還不是個枉然麼？若今你老哥獨自上山，那後山的路徑，你又不熟，咱們又怎能使你獨自前去。所以咱說出那個不行兩字，是這個說理，你怎麼就誤會其意，只當咱說你不肯了？」何路通被計全這番話說得頓口無言，連一句話都辨不出來。聽了一回，這纔說道：「既這麼說，還得大家想法兒前去纔好，終不成就半途而廢麼？咱總是現成，如有用咱之處，咱總効力便了。」天霸道：「你們兩個人也不要抬槓，皆是公事，只個公事，仍照公辦了。在咱看來，還將吳用人喊來，問明他後路情形，再作計議罷。」當下又把吳用人喊進來，問道：「據你所說後山，皆是蠶叢鳥道，又有水蕩攔阻，行走頗為不便，但是，你如何得過來的呢？」吳用人道：「小人會識水性，因此涉水而過。」天霸道：「只水蕩周圍有多少寬闊，中間的水有多少深淺，你可明白說來。」吳用人道：「山後一帶，皆是水蕩，所謂『三面是水，一面是路』，即此之謂。若問中間的水，是多少深淺，最深的地方有五、六尺，其次皆四、五尺，再其次只三、四尺。」天霸道：「那裏有船可渡麼？」吳用人道：「從前寨內本有巡船，後來不知為什麼一律裁去。」計全道：「四圍一帶，有有民船可雇麼？」吳用人道：「那水蕩不通河道，那有民船？」計全道：「方纔據你所說前山各要隘，皆設有地雷火炮，除却後山，萬不能上去，看後山又有水蕩阻隔，不能飛越而過，你還有什麼法想，可以上得山來，不妨說來，大家商議。」吳用人道：「小人只有一個主意，恐不能用。」天霸道：「你且說來。」吳用人道：「前山要隘，已有埋伏，萬不能行，後山水蕩阻隔，又不能過。為今之計，小人先下水去，來背老爺好上去，所好那河面不過五六丈寬闊，次第將老爺們背過水蕩，那不是老爺們可上山麼？」計全道：「你既能如此，這就可以設法了。你不知道咱們這位何老爺，才是絕好的水性呢？」吳用人道：「小人不知。」計全道：「你且去歇息，再聽咱們招呼罷。」吳用人當下退出。天霸道：「計大哥，你老有什麼主意呢？」計全道：「怎沒有別樣主意，所幸那

河面不寬，只得請何大哥辛苦一趟，與吳用人到了那裏，將我等背駝過去。好在我等人數不多，除何大哥以外，只有四人，只要兩起，便可背過去了。」朱光祖道：「就此辦法，不必再打主意了。」計全道：「但是明日午後，就要起身。」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午後，約有申牌，衆人都收拾停當，各帶兵器。何路通便穿水行衣，即帶了吳用人一同出了店門，直奔連環套而去。不到初更時分，已到了那裏了。當下何路通將外面大衣脫下，遞與黃天霸手內。天霸也將外面大衣脫下來，執在手中。何路通便先下水，先試一試，覺得不過深。正要來背天霸，忽見吳用人喊道：「此處不能去，這地方的水是最深的，老爺雖不怕，恐黃老爺到了中間，也要下水了。還要走過去一箭路，那裏的却是最淺。」何路通聽說，即向西首走了一箭多路，然後天霸伏在背上，他背駝過去。朱光祖就在吳用人背上，也駝了過去。何路通與吳用人將天霸、光祖送至對岸，後又過來背關小西。計全四人皆已過去了。何路通與吳用人就席地坐下，歇了半刻。此時大家俱是短衣緊紮，當由吳用人在前引路。果然山勢嵯峨，崎嶇萬狀，大家皆是攀藤附葛，好容易走了有一個更次，纔算那蠶叢鳥道，將次走完，又走了一會，已看見正路。黃天霸道：「咱們已進了山，但是怎麼辦法，還是分頭前去，還是合力同行？」計全正欲答話，忽見吳用人道：「在小人愚見，莫若先到石屋，將寶耳墩捉住，或將御馬先盜出來，然後再搜尋埋伏，平毀山寨。」計全道：「此言甚合吾意。就請朱大哥、黃賢弟進去石屋裏，咱們全在外面接應。」黃天霸、朱光祖二人答應，便急急望石屋而來，不一刻到了石室外面。此時已有三更時分。黃天霸即照吳用人所說的話，向那石板上仔細一看，果然有兩個鐵環，按在石板之上。天霸即將鐵環執定，先向外一推，復向裏一拉，只聽吱呀一聲，那石板向傍邊轉過，內裏閃出一道石板門來。天霸又將那鐵環向中間緊緊一按，果然落下一個雙連環雙鉤，將石板鉤住。黃天霸在先，朱光祖在後，進了石門。又記定吳用人所說八十步一轉，但見有石墩子，就向右邊轉灣。走了一會，果然見了六角門。黃天霸又記定吳用人的話，看定門上那兩個鐵圈，執定在手，輕輕的向環裏一拉，只聽得門裏嘩啦啦一聲响，好像有兩樣物件從傍邊分開的聲音。天霸正在凝神細想，早見兩扇門已經開了。天霸大喜，便與朱光祖進去，便各處找御馬。轉灣抹角，走了好些地方，只是尋不出來。兩人正在着急，忽聽嘶啞一聲。天霸道：「只聲音好似在那假山背後。」朱光祖道：「你我便去那裏尋找。」就順着聲音一路尋去，到了假山那裏，四面一看，並無空地。那假山以外，便是一道圍牆。天霸道：「這可把我鬧糊塗了。」朱光祖道：「咱們何不上假山一看呢？」天霸答應。當下二人便一齊跳上假山，向那圍牆裏面望去，只見圍牆裏面一帶房廊。天霸便悄悄與光祖道：「你看那裏這一帶房廊，莫非即闕在房廊裏面麼？」朱光祖道：「咱們且跳下去尋一尋。」黃天霸道：「但一件，跳下去可極容易，必要將出路尋出方好。我看圍牆外更井無門路，此時跳下去，得了御馬，沒有門徑，怎麼將馬牽出來。」朱

光祖道：「老賢姪，你且這裏等一等，讓咱先下去踏看一番，那御馬究竟在與不在，再作計議。」天霸答應。朱光祖即刻一個竄身，飛跳下去。畢竟御馬是否藏在裏間，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百九十九回

### 黃天霸活捉竇耳墩

### 衆英雄大鬧連環套

話說朱光祖跳入圍牆裏面，四面一看，見左手一帶房廊，約有五丈闊光景，對面有一所高大的房屋，裏面尚有燈光。朱光祖暗道：「莫非這是老兒暗室，咱且不管他，先將御馬的消息，打聽出來，然後再將門徑探明，好作計議。」當下便使出草上飛的本領，走到那房廊輕輕將窗榻撬開，探身入內，凝神定睛一看，果見有匹馬拴在裏面桂子上，將那馬細看一番，實在與凡馬不同。朱光祖大喜，於是趕出去尋門徑，尋了一會，忽見南首上圍牆有一個極大的圓圈，朱光祖便上前一望，乃是一個月亮門，他便順着方向，打量了一刻，心中暗道：「吳用人會經言過，說着假山背後，月亮門內，就是老兒住所，只要將那玲瓏石推開，便可進去。現在月亮門已尋着，但是有假山擋住，難道這假山就是玲瓏石不成嗎？且等咱再出去與天霸說知，讓他照吳用人所言，先將假山上的暗記尋出來，試一試看。」主意打定，立刻又飛身出來，將此話告知天霸。天霸聞言大喜，也就立刻下了假山，尋找石頭左邊那個拳大的孔，不一刻居然尋到。天霸將二指在石孔一按，並不費事，也不費力。只看那假山石頭，即刻推在一傍，現出門來。天霸又向光祖道：「朱叔台，你可仍由牆上跳到裏面，以便接應。咱便由月亮門進來便了。」朱光祖答應，復又從圍牆上跳入，天霸即從月亮門內進去。二人見面，天霸道：「朱叔台，馬在那裏？」朱光祖道：「馬在這裏。」天霸就跟着光祖，走到廊房那一間，正要進去盜馬，忽聽對面那所高大的屋內，窗榻响噠。天霸掉頭一看，只見迎面走出一人，出聲大喝道：「來人敢盜御馬的麼？」天霸見有人知道，也就高聲大喝道：「你是竇耳墩，咱正是前來盜馬，那馬已被咱老爺盜去了，你還在夢裏呢！」天霸話未畢，對面的那人已不知去向。天霸好生疑惑，即向朱光祖道：「朱叔台，你看那人忽然不見，究竟是人是鬼呀？」朱光祖道：「老姪，你且不必講他，他是人是鬼，包管你即有人出來廝殺了。」天霸道：「殺便殺，還怕他不成嗎？」正說之間，忽見一片燈光，即從那對面屋內出來，爲首一人，正是竇耳墩，手執雙刀，一聲大喝道：「好小子，天霸，你當真敢來盜馬嗎？」天霸道：「老匹夫，你死在頭上，還不知道，尙敢說出這無恥的話麼？御馬已被咱盜去了，特地前來捉你。」竇耳墩一聽，真個是三尸冒火，七孔生烟，當下哇呀呀一聲，手舞雙刀，直奔天霸。天霸一見哈哈笑道：「老兒，你還敢放肆麼？來得好！」說着也就飛舞單刀，迎接上來。此時竇耳墩恨不能生啖其肉，只見他刀不留情，劈面一刀，望天霸砍到，天霸急急架過。竇耳墩接着又是一刀，認定



天霸肩膊上砍來，天霸又讓過。寶耳墩右手的刀一起，左手的又接著下來，這叫作連環潑風刀。這個刀法，如遇見傍人，也是萬難抵敵。天霸見連環刀接連砍下，也就殺得高興起來，也使出六十四路的花刀出來，兩人大殺一陣。天霸一路花刀使完，寶耳墩也看看抵敵不住，那知天霸愈殺愈緊。寶耳墩究竟年紀大了，手內又失去了從前的雙鉤，這雙刀拿在手中，究竟不十二分精熟。但見天霸愈殺愈急，知道抵敵不過，便舉起刀下，向天霸虛砍一刀，即思奔逃。却好朱光祖在旁，一聲喝道：「你向那裏走？可認得朱光祖麼？」說著就是一刀，忽寶耳墩背後砍到。耳墩一聽朱光祖三字，便大吃一驚，暗道：「我今性命休矣！」一面暗想，一面即轉身驅來迎。寶耳墩方轉過身來，天霸又是一刀砍到。耳墩知是不濟，便跳出圈外，將朱光祖、天霸兩刀讓了過去。那天霸真個飛快，便就搶進一步，又是一刀向耳墩左肋刺入。耳墩急將手中刀望下一磕，將天霸的刀掀在一旁。此時也不還刀，但向後退。天霸見他退後，便直向前進。正趕之時，忽聽耳墩喊道：「天霸小子，不要趕，看傢伙！」天霸一聽，怕他有暗器來打，凝了一刻神志。寶耳墩便趁此時，一個箭步飛身上屋。黃天霸見他飛身上屋，也就將身子一縮，兩脚一躲，即刻追上屋去。方到檐口，耳墩早揭了幾片瓦，向天霸打來。天霸說聲不好，將頭向傍邊一偏，所幸不會打中，讓了過去。却好朱光祖也上了屋面，就從他背後出其不意，一腿將寶耳墩打倒。屋面天霸見光祖將耳墩打倒，趕進一步，舉起一刀，認定他右手一下。耳墩萬避不及，只聽哎呀一聲，刀已落下。天霸砍第二刀，朱光祖又在他腿上砍下一刀。耳墩已是動彈不得。天霸便將他從屋上摔了下來。但聽咕咚一殺，耳墩已死了一半。於是天霸光祖飛身下屋，就將耳墩綁縛起來，四馬倒攢蹄，捆了結實，拋在一間房內。光祖便與天霸道：「老姪，你就在只裏看好御馬，咱出去望望他們。現在那裏，會否與他們的動手？」天霸道：「咱也去走一遭，好在耳寶已被捉住，還怕誰來？」說著就與光祖一同由月亮門出來，走出石室。只聽西北角上一片喊殺之聲，真是震動山岸。知道關小西等已在那裏動起手來。即便順著聲音，趕殺過去。却好見關小西敵住那天龍，計全戰住那天虎，何路通力敵天豹，天彪七個人殺得難解難分。天霸大喝道：「各位兄長，使勁兒，御馬已得了，耳盜那老兒已被捉住了，不可以將這個毛賊放走，咱們齊力將他這夥強盜一個個捉住，解到京師，聽候按律治辦。」關小西等一聽，「解到京師，聽候按律治辦」更加高興，真是個個爭先。人人恐後，奮勇殺上前去。那天龍等聽了這話，却是個個膽寒。暗道：「大王被人捉住，御馬又被他雙去，這還有什麼想頭呢？」各人就此存了這個心，不覺看看抵敵不住，只見關小西一刀，早將那天龍砍倒在地。接著計全又是一刀，向那天虎砍去。天虎正要去架，不料關小西在那天虎背後砍來，兩面夾攻，那天虎又砍倒在地。那邊那天豹、那天彪便戰何路通，見兩個哥哥俱被人砍倒，於是心慌意亂。那天豹早被何路通打中肩窩一拐，只聽哎呀一聲，望後便倒。那天彪此時更加慌便，亂向何路通虛砍。

一刀急待要走，那知天霸跳到他背後，將他生擒過來，趁勢望地下一摔，也跌得個七死八活。於是大家一齊喊道：「你等嘍兵聽著！耳墩今已被捉，郝天龍等又被拏獲，你等如要性命的，快快歸降！倘若再執迷不悟，咱老爺等即刻將你等殺得個雞犬不留。」這番語方說出去，早見那些嘍兵一一跪下哀求，要知後事且看下同分解。

## 第四百回

### 分給資財恩威並濟

### 誤肆劫掠冒昧而行

話說連環套衆嘍兵見天霸等衆位英雄將寶耳墩衆人一一捉住，真是個個心寒，人人膽怯，向天霸等哀求，免其一死，請願投降。天霸等准如所請，即命衆嘍兵趕速將前所有各處埋伏的地雷火炮，全行折去。那些衆嘍兵怎敢怠慢，立刻大衆到各處折毀埋伏去了。這裏天霸道：「耳墩只老賊雖已被捉，衆賊目亦已被擒，但是他的家小必在後寨，咱們且將他家小搜尋出來，好一齊解往京師，聽候治罪。」話猶未了，只見吳用人跪下道：「小人冒死有一言上稟，還求老爺俯納寶耳墩雖然作惡，罪不容赦，他家小平時也甚正直，今禍首已被獲擒，自當按律治罪，可否求恩體罪人不拏之意，免誅家小科條。耳墩將來雖明正典刑，他也要御感大老爺大德，那是小人冒死仰求，只因小人眼見得他全家遭戮，實在不忍。」天霸本是人有義氣，有血性，傲上不凌下之人，今見吳用人如此哀求，心中也未免不忍，只得說道：「本總鎮本要全行拿獲，姑念你一再哀求，又道他家小亦甚正道，你可即傳言，令他們遷徒下山，另謀居住，安分爲民，所有細軟資財，准他帶往，以示體卹。」吳用人聞言，磕了個頭，給天霸謝過，直向後寨而去了。及至到了後寨，早已不見吳用人，又尋了一遍，毫無形跡，知道是聞風逃去，只得復行出來，對天霸等稟知。天霸道：「既然畏罪而逃，也就算了。」却好此時那些去毀埋伏的人也來稟報，地雷火炮已一一毀去。黃天霸即向衆嘍兵道：「你們這些人，從前皆是良民，誤入此地，本總鎮不已爲甚，你等有家者歸家，無家者各尋生活，不得再蹈故轍，若無財產者，等本總鎮將寶耳墩所有的家財查明，再行分給爾等，速速下山，各安生業。」這些話一說，那些嘍兵個個感激無地，真個是權聲動振，專候分給資財。這裏黃天霸與宋光祖關小西計全何路通四人，去到石室，將御馬敬謹牽出，又解寶耳墩出來。此時寶耳墩已經半死，不復從前那極極惡窮兇。天霸等將他押解到大寨，與郝天龍等放在一處，又將那匹御馬拴在一傍，命人守好了。復去各處查點資財，以一半散給衆嘍兵下山，以一半帶了下山，充作沿途的經費。然後命人將連環套內所有的房屋，放起一把火來，燒得乾乾淨淨，然後與衆人帶了這一匹日月消霜御馬，並押解寶耳墩五人下山，一直到了客店，大家住了歇息，即命店主人傳了好些木匠來，連夜的打了五個囚籠，又命鐵匠打些鐵索，就將寶耳墩五人等鎖鍊起，打入囚籠。又將那無家可

歸的情願投降的嘍兵撥了二三十名充作護勇，以便保護御馬，押解囚車。又請朱光祖會同褚標、李昆回淮安報信。分派已定。停了一日，黃天霸等及一切人衆，保著御馬，押解囚車，直望京師進發。在路行程，非止一日。只日進了張家口，到了一個所在。大家走得困乏，就樹林內稍爲歇息。大家才坐下來，忽見林內竄出一人，渾身短衣，找扎手執執刀，一聲大喝：「你等那裏去，快快丟下買路錢來！」說著就飛舞雙刀，殺入衆人一見，吃驚不小，報知天霸。天霸聞言，立刻跑到面前，正見那些侍從的人，被那手執角刀的人殺得亂奔亂走。天霸喝道：「好大胆的囚徒，竟敢搶劫，快快留下名來，好讓我送你性命！」那人一見後面來一人，手執單刀，迎殺上來，也就答應道：「咱爺爺乃獨角蛟李霸是也，你是何人敢來送死？」天霸大怒道：「這個賊囚，咱老爺乃總兵黃天霸是也。」獨角蛟聽說黃天霸三字，他知道不妙，也就急急的向天霸虛砍一刀，掉轉身向樹林內跑去。天霸見獨角蛟逃走，也就追下去趕。只見他進了樹林，片刻間已不知方向。天霸一人悵悵而回。你道這獨角蛟是何人，原來離張家口八十里，有座臥牛崗，崗上有三個大盜：一喚抱不平王勇，一喚唬死人薛超，一喚都不怕胡廣。這三個大盜專門在各處搶掠貪官污吏的財物，從來不打劫經商過客的，因此也就從來不曾破過一案。這獨角蛟是臥牛崗上的一個頭目，這日因派他下山打聽各路買賣，忽見黃天霸那一起護衆，抬着囚車，他却不會看得明白，疑是一注大財，因此就下山來搶劫。及至黃天霸說出自己的名姓，獨角蛟一聽，早已胆戰心驚。向來雖未會過此人，却是久仰大名，又仰他是個忠義之士，而且素知他武藝出衆，此因固無本領與他對敵。所以戰不數合，逃入樹林內，跑回臥牛崗去了。及到了臥牛崗，見著王勇三人行了禮，坐下一傍。胡廣首先問道：「兄弟，你今日下山打聽得有什麼買賣？」獨角蛟道：「二位兄長在上，小弟今日下山崗買賣，倒不曾打聽出來，却遇見一個三位兄長平時極敬重的那個人，小弟險些兒送了性命。」王勇道：「你這說的好不明白，這是個什麼人？你怎麼又險些兒送了性命？」獨角蛟道：「大哥，你不是平時常說，現在最了不得的英雄，只有一個黃天霸麼？」王勇道：「這天霸本來是天下第一大英雄，你難道過見了他不成？」獨角蛟道：「正是小弟遇見，因此險些兒送了性命的。」王勇道：「你遇見他，也不算什麼，怎送了性命呢？」獨角蛟便將此前的話說了一遍。王勇道：「這本是怪你魯莽，不打聽明白，就去動手麼？」當下薛超便與王勇道：「今李兄弟如此說法，黃天霸押解的那起，不是惡霸，定是強人了。」王勇道：「我有一事可疑，他怎麼從口外來的？他現在淮安施不全那裏做副將，忽然去到口外作什麼呢？」胡廣道：「好在早晚都要走此地，將他那跟隨的人捉了一兩個人問一問，就知道了。」王勇忙應道：「這主意我看來却不妥，愚兄到有一個方法，說出來不知二位兄弟可肯依從麼？」胡廣薛超一齊答應說：「這要大哥說出來，弟有什麼不從？」欲知王勇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百零一回

## 擔酒牽羊情殷謝罪

## 察言觀色心許投誠

話說王勇聽說天霸走此路過，與胡廣等議道：「兄的意見，我等在此落草，也皆出於無奈，不過暫爲之計，久想圖個出身，早離了這個行業，倘久久戀此，終非了局。即如天霸當日也是我等中人，一旦向上投順施公，今日可做了國家的大臣，何等威風，何等有名，說起來那個不敬重！愚兄久有此意，欲去結識他圖做行業，怎奈路途遙遠，不便前去，難得今日走此經過，地們就預備些羊酒，一起下山，就以李賢弟誤犯劫掠爲名，到他面前謝罪。他大是個義氣人，見了我等如在行爲，必然心許。那時我就將他請上山來，將這一片誠心，對他講說，請他攜帶圖個出身。他如肯攜帶，即便極好，即使不肯，我等也從此結識一位天下的英雄，國家的棟梁。然後就捨他他去，或買些田產耕種度日，或往各處貿易經商，也可不失個好人。二位賢弟看愚兄的話，錯也不錯？」薛超胡廣聽了此話，齊聲答道：「便是弟等亦有此意久矣，所以不敢出口者，惟恐有失大哥的本意。今兄長既決意如此，弟等豈有不從之理？當從兄長之命便了。」王勇即預備了許多羊酒，仍命獨角蛟下崗打聽：「一經離此不遠，何時可以經過，即便回來送信。」獨角蛟答應前去。約有半日光景，忽見獨角蛟匆匆回來了，向王勇說道：「小弟奉三位兄長之命，前去探聽黃天霸的行止，今探得明白，明日定過此崗了。」王勇大喜，一宿無話。次日一早，即命衆嘍兵担酒牽羊，率同薛超胡廣李霸三人，一齊下得崗來，就在那要道口歇下，專等黃天霸經過，便要請罪。且說黃天霸自將獨角蛟打敗，逃入林內，他便遵江湖上的規矩，遇林不追，讓獨角蛟逃去。然後率衆又帶著御馬，押解寶耳墩郝天龍等五輛囚車，望前進發。又走了四五十里地面，天已不早。天霸即命人到前面尋找客店，當有護從的人，尋了客店，大家一齊住下，歇息一宵。明日一早，又起身前行，約有已牌時分，早離臥牛崗不遠，在前護從的人，就跑到天霸面早稟道：「前面有座高山，甚是險峻，恐有強人下山搶掠，請老爺定奪。」天霸聽說，即向前一望，果見前面有座高山，甚是險惡。因與計全等議道：「計大哥，關大哥，你二位在後面保護著御馬，小弟與何大哥率衆前行，以防那山上強寇下來打劫。」計全應道是。天霸即將馬一領，跑到前面，著率衆人前去。又走了一會，約有午牌時分，已到臥牛山下。正走之間，只見前面站立着一排人，約有二十多個，爲首三人，雖帶著些強盜樣子，却是氣概不凡。天霸好生疑惑，暗想道：「若說這等人皆是本地良民，却又帶些凶惡之氣象，若說是些強盜，又何以如此循規蹈矩，拱立道傍？」正在疑慮，忽見一人走到馬前，雙膝跪下，口稱：「小人獨角蛟，前日冒犯大老爺的虎威，特地前來請罪。」天霸聽了暗想，這又是今世罕聞了。正在那裏暗想，又見那爲首的三人，一齊走到馬前，也雙膝跪地，口稱：「臥牛崗草寇王勇薛超胡廣，只因前日獨

角蛟李霸，冒犯虎威，回來說與小人等知道，小人纔曉得是老爺到此。今特帶領獨角蛟李霸，親向老爺請罪，并聊備羊酒少許，用犒護從諸人，藉贖李霸之罪，尚求老爺賞納。」天霸見說這番，更是猶疑不定，因道：「爾等且站起來，有話再說。本總鎮與爾等素不相識，何以如此多情？即是獨角蛟有冒犯之處，只要爾等悔過自新，改邪歸正，本總鎮亦斷不與爾等爲難。爾等又何必多此一舉？而况本總鎮現有欽犯在此，須急抽往京師，爾等可速退去，休誤本總鎮的公事。」王勇胡廣薛超又說道：「老爺的台命，敢不遵從；但小人在此落草，亦出於無奈，久思前趨投効，又思公門深遠，不敢冒犯虎威。今幸虎駕遙臨，正千載難逢的機會。若過此以往，再欲瞻仰顏色，正不易得。因此攀轅志切，叩馬情殷，若蒙不棄卑微，許以執鞭隨蹕，小人等當焚毀山寨，願効犬馬之勞。這是小人等的本志，不知老爺肯俯諾微忱麼？」天霸聽了此言，心中暗暗道：「他等既然有心於我，我若不應許於你，未免不認道了。也罷，我就答應他便了。」因道：「諸位不必如此，既是有心向上，改邪歸正，咱也非決絕之人。但是有欽命在身，不敢願及私事，俟某將欽犯押解到京，覆命之後，當再爲諸位設法引荐。至於羊酒等物，某本不當領，既蒙情意殷殷，某當領一半，分酬護從，俾共沾惠賜便了。」王勇薛超胡廣三人見天霸已允他設法引荐，好不歡喜。當即又謝過一番，復又說道：「今日天色已經將晚，也不能遷趕路程，即到前途，也須假寓客店，小人等擬屈駕到山，暫住一宵，明日小人等當護送前行，聊盡執鞭之意，務望勿却，則更幸直了。」天霸道：「爲時尚早，尚可進前，諸位不必如此多情了。」王勇道：「老爺若再辭却，這仍是不能心許，小人等不敢深心無疑。」天霸道：「某雖可以暫駐行蹤，但同伴既多，護從又多，何能盡行打擾呢？」王勇等道：「老爺說那裏話來。但能見賜惠臨，便是萬千之幸，說甚打攪的話呢？」天霸一想，此時天已將黑，到了前面，也是要尋客寓的，他等既如此情殷，斷非歹意，不若就在此暫宿一宵，明日再行前往罷。因又暗道：「天下事一人不敵二人計，咱與計大哥商量一番，看是如何，再定行止。」因與王勇道：「承諸位美意，是好極了，敢勞諸位稍待，咱且到後面招呼一聲。」王勇等答應。天霸即飛馬來到後面，將以上的話，與計全說知。計全道：「老賢弟，你的意下以爲何如呢？」黃天霸道：「在小弟看來，似非心存歹意，所以小弟不敢自決，仰求老哥斟酌而行。」計全道：「待我看來，再定行止。」天霸大喜，便與計全一同來到前面。計全將王勇等三人大概情形，看了一遍，因悄悄與天霸道：「可行可行。」當下又與王勇道：「但是承諸位相留甚殷，我等實過意不去。」王勇道：「老爺切切不可如此客氣，即請上山便了。」於是黃天霸便先令護從人等押着五輛囚車先行上崗，然後帶著御馬，與計全關小西三人纔方上山。當由王勇讓入大寨，復與計全等通過名姓，行禮已畢。又將五輛囚車安置在一所妥當地方，又派了幾名心腹，在那裏看守。然後又將御馬送入後槽，好生喂養，安排已畢，這才復入大寨。黃天霸見王勇等人如此情殷，到也敬重他。

能明大義，知道改邪歸正，因與王勇等暢談起來。天霸等雖與他不拘禮節，王勇等還是小人長小人短。天霸好不過意，便道：「咱們可再不要如此稱呼了。」不知王勇等可否遵行，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百零二回

### 繳御馬黃天霸升官

### 爲暴客雙飛燕行刺

話說黃天霸聽了這些言，不耐煩起來，因道：「咱們既承諸位不棄，豈有個東道主人，有如此稱呼之禮。此種稱呼，務望改去罷。」王勇道：「何敢越分？」天霸道：「只有什麼越分不越分，只要心心相印，便是知己，而况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諸位若再如此，咱黃天霸就即刻告辭了。」計全關小西何路通也從旁說道：「萬不可如此，咱們即以兄弟稱呼罷。」王勇又說道：「既承諸位如此謙遜，咱就放肆改口了。」說着，即命人大排筵宴，衆人各依次序坐定，酒過三巡，王勇就問黃天霸，因何出關，天霸也將朝廷失去御馬，如何欽命詔拿，如何各處緝訪，如何三進連環套，捉拿寶耳墩的話，前後說了一遍。王勇道：「原來你老有此一番功勞，此去京師，交還御馬，解送強人，朝廷定然器用，更加升賞了，但是某等今承你老不棄，并蒙諸位一視同人，將來仰求攜帶，大小掙點功名，也不愧爲人一世。」天霸等齊道：「但請放心，某等只要有機，定代位置的。」於是大家權呼暢飲，外面那些護從的人，也皆待以酒食。直至夜半，方才散席，各去安寢，到了次日一早，天霸也就起來，預備動身。王勇等知道天霸有欽犯在身，急需解京覆命，也不敢再留，只得備了早飯，給黃天霸等人大家飽飯一餐，抽解囚車，保護御馬下山。王勇薛超胡廣三人，又親自護送。黃天霸再三攔阻，王勇等再三不行，天霸只得答應。當下便一齊下山。王勇等送了一程，天霸又復相阻，王勇等只纔答應。臨別時，又諄囑再三，請黃天霸等人，將京中專料理清楚，務必再過臥牛崗，盤桓數日。當下天霸即與他說道：「某等覆命之後，即須趕到淮安，萬難撓道，再至尊處，如尊處等實係有心撒手，即請回山後，速爲料理，直往淮安漕督衙門，尋訪某等便了。」王勇等道：「既然如此，某等亦不敢強，但不知諸位何時可得到淮安。」黃天霸道：「某等至遲亦不過九月間，總要趕到了。那時當在衙門恭候。」王勇等聽說，這揖攜別而去。這裏天霸等也就押著囚車，帶了御馬，直往京城進發。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日已到京師，當在九門提督衙門，先掛了稟報清楚。九門提督聽說御馬尋回，并將正盜緝獲到案，當即到了兵部，由兵部會銜呈奏進去。萬歲見了這道本章，龍顏大悅，即傳旨，并令黃天霸將御馬親自送到御苑，以便驗看。所有寶耳墩等五名，發交刑部按律治罪。內監將旨意傳出，黃天霸即將御馬敬謹送入御苑，呈請萬歲驗明無誤。隔了一日，又傳出諭旨，着令黃天霸升授淮陽總鎮，遇缺即補提督。其餘現事出力諸人，均著照本官加升一級。施公亦傳旨嘉獎，并着來京召見。這道諭旨一出，

所有在京官員，無不到黃天霸的客寓來恭賀。真個門前車馬，鬧熱喧闐。黃天霸次日又具了謝授升缺總兵的奏本，仍請兵部代奏上去。隔了一日，又蒙召見，直至刑部，將寶耳墩等五人問明口供，按律治罪之後，黃天霸這才陛辭，與計全、關小西等出京，仍到淮安供職。大家出得京來，還是飢餐渴飲，夜宿曉行。在路行程，約有半月。這日，行至王家甸，大家尋了客寓歇息下來。當有小二前來招呼，無非是拿酒拿飯，這也不必細說。大家晚飯已畢，天霸坐在那裏，與計全諸人閒談，講說了一會。大家皆因沿途辛苦，總要早些安歇，於是各去安寢。約有二更時分，天霸還未曾睡熟，只聽窗外蟋蟀之聲。天霸便不敢睡，側耳細聽，忽又聽見那窗櫺好似推開來的聲音。天霸知道有人，便急急的將刀拿在手中，細聽動靜。他才將刀轉過來，早見從窗外竄進一個黑影。子來，直向天霸床前撲到。天霸知道了，有了刺客，說聲來得好，兩脚一挺，就在鋪上竄到過去。早離那張床鋪，却好那刺客撲了個空。你道這刺客是誰？原來就是雙飛燕。他自敗走桃花庵之後，便思去到連環套送信，只因沿途耽擱，直至黃天霸盜去御馬，捉住寶耳墩，被燬山便，他纔得到那裏。一見如此，知道是天霸所為，便急急趕回，預備去尋寶耳墩的兒子寶飛虎去報仇雪恨。沿途聽說黃天霸已將御馬押解進京，寶耳墩已問了罪，天霸因此升授了總兵，而且遇缺即補提督。他這一聽此信，更加不平，因即沿途探訪，總要將黃天霸刺死。一來為寶耳墩報仇，二來為自己雪恨。這日，打聽黃天霸等五人在王家甸歇下，他以為天霸等人沿途辛苦，到了客店，必然睡熟，因此便來行刺。那知被天霸知道，當下一刀，從雙飛燕背後殺來，雙飛燕急將雙鉤執定，一個轉身來迎天霸。一面斃殺，一面罵道：「天霸，你個小子，寶耳墩與你有何仇隙？他將御馬盜去，與你何干？你便仗本領高強，要滅盡江湖上的我輩。咱雙飛燕今日偏要與你拚個你死我活。」天霸一聽，好不歡喜，暗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他，只真是一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了。」因大喝道：「狗強盜，咱老爺本待要捉拿你，為衆人除害，只因寶耳墩一事，未曾清楚，故此多讓。你多活幾時日。現在咱老爺事已清楚，本來要各處訪拿，難得你自來送死。這真是閻王不尋小鬼，小鬼來尋閻王了。今日既來，咱老爺若再將你放走，也算不得老爺堂堂的一個總兵。」一面說，也是一面去殺。此時計全、關小西、何路通三人，俱已驚醒，也就一齊趕殺上來。只見雙飛燕力敵四人，毫不懼怯，遮擋架隔，井井有條。大家殺了半個多時辰，雙飛燕心中一想：「咱在這房間裏，與他廝殺，終是礙手礙脚，不能盡我所長，不若且到外面殺個暢快，就使咱被他等殺死，也備個暢快鬼，不然這局促得實在難受。」一面暗想，一面留神看，預備得空就走。雖然如此想法，爭奈各人本領精強，那裏還讓他得空就走。大家又殺了一會，只見刀來鉤擋，鉤去刀迎，五個人殺在一團。此時雙飛燕殺得興起，便大喊一聲，緊一緊，雙鉤直望何路通殺去。何路通殺到，何路通急將雙拐丟架，雙飛燕的雙鉤，真如兩條龍盤舞，半空相似，何路通也就有些抵敵不住。雖然雙飛燕望何路通殺去，那還顧著黃天霸，計全

關小西三人的刀，不時還要遮擋隔架，那裏能全然不顧呢？雙飛燕就到了妙處，只見他雙鉤一起，先向天霸劈面一鉤，天霸便要來迎，他鉤早已收回，向計全鉤去。計全這一吃驚，便欲來迎，萬來不及，只得向旁邊一讓，閃出一條路來。雙飛燕就得着這個空，便一個箭步，認定去路，從窗戶內竄到院落當中去了。天霸等說聲不好，也就一個個嘆嘆齊竄出來，那知雙飛燕早已上屋，畢竟雙飛燕如何就擒，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百零三回

#### 極惡窮凶飛燕授首

#### 奇談怪事麻雀鳴冤

話說雙飛燕從房中竄到院前，等到天霸等追趕出來，他早已飛上屋面，天霸也就趕上屋面。大家又在屋上面大殺起來。此時黃天霸殺得興起，飛起一刀，認定雙飛燕肩膀上砍去。雙飛燕趕着將身子一偏，讓了過去，纔預備還他一鉤，不意關小西舞動倭刀，攔要攔來。雙飛燕說聲來得好，就將手中鉤認定關小西的刀鉤去，却好正鉤着關小西的刀背，正擬向懷裏來拉，却好何路通的雙拐，在雙飛燕的手上磕到。雙飛燕看得真切，急急將鉤收回來，迎何路通的雙拐。那知計全又是一刀，從背後砌到，接着黃天霸又飛動單刀砍來，關小西也就抖擻精神，將倭刀舞動如飛，好似旋風盤一樣，直向雙飛燕渾身上下亂破。雙飛燕實在本領精強，饒到這四個人圍住廝殺，他仍毫不懼怯，架開刀，躲閃拐，有時得空，不論何人，還要回他一鉤。天霸等見戰他不下，也就個個胆寒。暗道：「咱們四個人殺他一個，若再不能取勝，是真枉爲人了。」因此大家打暗號，都要拚力死鬥，務要張雙飛燕捉住，不能再將他放走。合該雙飛燕惡貫滿盈，今日難逃此難，不知不覺，一鉤向關小西擄去。關小西將倭刀一起，來迎他的雙鉤，只聽磕喳一聲，又是噹哪一响，無意中將雙飛燕右手的鉤削去了一節。雙飛燕這一吃驚，實在不小，意欲逃走，便將左手的鉤向天霸虛刺砍來，天霸向後一退，雙飛燕就抽着這個空，撒腿就跑。只見他穿房越屋，其快如風。天霸一見那裏肯捨，也就飛趕下來。正趕得急切，忽見雙飛燕身子一幌，接着咕咚一聲，從屋上滾跌下來。此時天霸好不權喜，趕着就向腰間掏出一枝鏢來，正欲望下打去，却好計全已從上飛下，關小西本不會上高，已從外面轉到那裏，一齊來捉雙飛燕，那知雙飛燕由屋上滾跌下來，大家以爲他失足，那知他却用了一計，以爲自己跌倒下去，屋上的人定然要跳下來，他便在地下蹲着，專等上頭的人跌下，他好行事。計全還不知是計，纔從那屋跳下，立足尙未定，那知雙飛燕一鉤已經向計全腿上鉤倒，計全說聲不好，只聽咕察一聲，也就栽倒在地。雙飛燕好不權喜，即刻身子站起來，又是一鉤刺去。天霸在屋上看得真切，說聲不好，即將那支鏢認定雙飛燕執鉤的那手打來。雙飛燕却不會提防，正欲將鉤向計全刺去，已被黃天霸的鏢打中右手，不覺手這一鬆，登時鉤落



在地，可巧闖小西一刀砍來，就在雙飛燕右腿上，又砍中一下。此時雙飛燕手中金鏢，腿着倭刀，已有兩處受傷，若論別人，早已不能動，他還在那裏想爭扎，仍然拾起鉤來，再爭鬥十數合。試問黃天霸等好容易將他辦到這地位呢？何能容他再掙打起來，與自己廝殺呢？於是大家一齊動手。天霸先跳下來，當頂就是一刀。雙飛燕將身子偏去，打算來讓，那知不會讓得及，左肩膊上已中了一下，險些兒一隻背膊削下去。只聽雙飛燕喊了一聲：「哎呀！」便即栽倒在地。接著闖小西又舉起刀來，在大腿上，連砍下來，計全見他已經栽倒，又報復他，一鉤之仇，也就爬了起來，在他身上連搨了兩刀。何路通見他們都砍過了，惟有他不會動手，心中也覺高興，也走上前來，給雙飛燕右邊肩窩上連砍了兩拐。一會兒工夫，你兩刀，他兩拐，把個鐵錚錚的雙飛燕，就弄得如泥塑木雕的一般，聽他侮辱，天霸近前一看，見雙飛燕已經不能動彈，倒在地，只是哼聲。於是纔住了手，大家把雙飛燕拖到屋內。此時客店裏人衆，俱已驚醒起來，前來看視。天霸即將前後的原委，向客店內的人細說一遍，又命店小二拿了兩根既粗且結實的繩索，將雙飛燕四馬倒蹄，全綑綁起來。然後大家這才又去安息。不一會已經天明，天霸等也就起來，命店內的人將本處地保傳到，抬了雙飛燕一起解往本處地方官衙門裏去。當由地方官審明口供，錄了供狀。黃天霸即請地方官就地正法。地方官知道有此案件，原來施公早已行文各省州縣，一律緝獲，且要拿住，即行就地正法。所以地方官毫無爲難。天霸見將雙飛燕正法之後，又將雙飛燕的首級，即裝入木桶，帶往犯事地方，懸竿示衆。諸事已畢，只才攬趕回淮，暫且不表。且說施公這日往大王廟拈香回來，纔出了廟門，便有五個麻雀，向施公轎前飛來，一翅飛進施公大轎以內，就在伏手板上歇下。施公一見，好生詫異，即用兩手來揮麻雀，那知再揮那麻雀也不去。施公心知有異，便說道：「麻雀麻雀，你難道有什麼冤枉，要求本部堂給你麼？伸冤若果真有冤枉，你便各叫一聲，若無冤枉，可快給本部堂速速飛去，不要自罹羅網。本部堂是朝廷一品官員，兩這禽類，何能前來侮我！」施公話纔說完，可也奇怪，那五個麻雀，果然向着施公叫了五聲，然後飛去。施公一路想來，早已到了衙門。施公下轎進入書房，更衣已畢，便將此事告訴施安。施安也甚覺奇異。因道：「據大人看來，這件事還辦不辦呢？」施公道：「若待不辦，其中定有冤枉，若待要辦，又從那裏辦起？況且天霸等又不在此，還不知那御馬之事究竟如何？好叫本部堂好生煩悶。」施安道：「非是施安多話，前日桃源縣來告的那個李盛氏，他那狀詞上，說是他兒子李世良身死三日，媳婦高氏就不知去向。在施公看來，難免其中無冤屈之處，或者那李世良竟爲高氏所害，他隨奸夫逃去遠方，今有此麻雀一事，說不定應在高氏那件案上。」施公道：「本部堂也未始不想到此處，但是何以有五個麻雀一齊前來呢？本部堂可實在參詳不出了。」施安道：「大人也不必爲此過煩，只將這件事放在心中，或者隨後也會巧機碰着的。」施公道：「只好如此，若要一定去辦，這

毫無頭緒的事件，又從那裏辦來。總之，本部堂這爲國爲民的一個心上，可以對神明，中可以對父母，下可以對幽獨，總不敢置之度外便了。」正與施安在那裏談論，忽見值日的稟了進來，說是：「李昆與褚老英雄朱壯士三人回來了。」施公一聽，好生疑惑，怎麼他們三人回來，這可實在奇怪了。忽見朱光祖褚標李昆三人一齊進來，先給施公請了安。施公就命他三人坐下，三人依次坐定。褚標先向施公說道：「老民可是要給大人道喜。」施公道：「老英雄是怎麼本地堂又喜從何來？」褚標道：「怎麼不要道喜，而且這喜事非小可喜事。」不知什麼喜，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百零四回

#### 喁喁小語妯娌談心

#### 煌煌綸言英雄受賞

話說褚標給施公道喜，却又未曾說出何事。施公便道：「老英雄究竟何喜？可請明日說出。」褚標道：「天霸已將御馬盜出，竇耳墩捉住，現在已解京師去了，這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怎麼不給大人道喜呢？」施公聽說心中真是大喜，因道：「此皆仰衆位英雄之力，成此大功，上紓宵旰之憂，下除小民之害，本部堂有何與焉？但是本部堂有一事可疑，老英雄本與朱壯士天霸三人同行，李昆却與計全關太何路通續日前去，此時怎麼又是李昆與老英雄朱壯士同回呢？」褚標見問，因將中途患病，巧遇李昆等人，天霸即留李昆在客店照應，自己與朱光祖關太何路通計全往連環套，比及盜出御馬，先請同褚標李昆先行回家，給施公送信的話，細細說了一遍。施公這纔明白。施公又問了朱光祖，連環套內如何盜御馬，如何捉住竇耳墩的情形，問了一遍。朱光祖即將黃天霸如何放釋郝天龍，如何獻馬見馬，如何盜雙鉤，如何三進連環套，捉拿竇耳墩的話，也細細說了一番。施公聽罷，道：「如此說來，此次功勞真是朱光祖居多，實是可敬。」朱光祖又謙遜了一遍，大家辭出。此時賀人傑金大力等人，均已來前與褚標等行禮已畢，又將以上情形問了一遍。賀人傑雖然是個千總，究竟還有小孩子的皮氣，因即跑回天霸的衙門，與張桂蘭送信。張桂蘭聽見此言，那一番歡喜，自不必說。就是賀人傑的母親，也是歡喜無限。因向張桂蘭道：「妹妹，我看此次叔叔既將御馬盜回，竇耳墩捉赴京師，萬歲爺定有一番恩賞的，這是我妹妹的福氣。」張桂蘭道：「妹子何敢妄想，不過是姐姐的福，老爺能平安無事，捉住強人，呈繳御馬，早日回來，便是妹子心滿意足了。還望陞官授賞，若是聖恩浩大，忽有非分之加，這也是老爺的作爲，妹子亦不過隨夫光耀罷了。姐姐不須煩惱，在我看來，大哥雖然棄世，不會受皇家一官半職，固然有些遺恨，便是姐姐今日看見我們如此，也不能怪你心酸。但是我這姪兒，有此品貌，有此武藝，現在官職雖小，不患將來不作國家棟樑。而况現在親已聘定了，前日老姪還提起姪兒的親事，預備今冬明春給他成親起來，好讓姐姐有個媳婦在面前服事。」

况且殷家的女兒，也是極美貌，極莊嚴，極有武藝。將來一對小夫妻，兩個佳兒美媳，在姐姐面前，孝順姐姐，也可以消閒了。再等一二年，人傑姪兒再生個小孩子，姐姐不是就有抱孫兒的日子了嗎？若我那姪兒，再立一二件大功勞，也就可以邀朝廷的上賞，給姐姐請了誥封，那時姐姐也是一位太夫人了。看看妹子雖然現在夫榮婦貴，但是小孩子不過纔兩歲，若等到我姪兒這樣大的歲數，還是很費一番心力，纔可以撫養到如此呢！還不知道將來成人不能成人，姐姐你有我姪兒這樣一個好兒子，還有什麼可慮？還有什麼煩惱嗎？不是妹子取笑你，即便我那大哥尚在，你老也老了，也沒甚有趣味了，怎比得少年夫妻，那等我恩愛，刻難離開麼？」只句話，把賀人傑的母親引笑起來，順口說來一句：「妹妹你真會講。但是昔日妹妹與叔叔在鳳凰嶺招親的時節，終日終夜，總不肯與叔叔離開的，不然，何以知道少年夫妻，是刻不能離麼？」張桂蘭聽了這話，真羞得面紅過耳。當下帶笑說道：「我不過說了一句，看你就說出一篇話來，好不叫人怪臊的。咱們說別話罷，不要取笑了。」却好賀人傑在旁說道：「母親，你老人家不須煩惱。兒子雖小，也有十八歲了，再過幾年，也可建立些功勞，與叔父一般榮貴。」說罷，即掉轉頭向外面跑去。這裏張桂蘭與賀人傑的母親，復說笑了一陣。賀人傑的母親，也就將心中的煩惱解散了。閒話休提，再說施公這日正在書房中想那五個麻雀子的事，忽見值日巡捕官進來稟道：「有聖旨到。」施公聽說吃了一驚，不知又有何事，因即命人排設香案，到大堂上接旨。宣讀已畢，即來是傳旨嘉獎，并着令施公來京召見，暨轉飭黃天霸補授淮安鎮總兵，原任總兵楊大本，著開缺來京聽候另用。關太頂補漕標中軍副將，計全頂補漕標參將，何路通頂補漕標都司，馮遺員缺，著令施公當本標揀員補授。施公當即謝恩，行了三拜九叩首禮，這纔起來，將聖旨恭請進去，一面將衆人傳了進來，告知一切。一面就寫了謝恩的奏稿，并遵旨轉飾黃天霸等各補本缺。所遺守備員缺，即以李昆請補，千總員缺，即以李七侯請補。又申敘覲見日期，大約在十月中旬，并請旨簡放大臣，署理漕督各節等，一一起了奏稿，發與幕賓繕寫。隨即排齊香案，將此摺本拜發出去。當驛遞恭賀進京。此時漕標合營上下人等，都曉得黃天霸升授了淮揚鎮總兵，關小西升授了副將，其各人等俱皆遞升。惟有郝素玉聽得此言，因關太尙未回來，不敢據以爲信，要想着人去督轅討信，又恐爲人家取笑，說他性急，暗想：「莫若我去副將衙門，姑作給張桂蘭道喜，便可打聽出來了。」主意已定，即刻着人預備轎子，到黃老爺衙門道喜，當有僕從傳出話去。一會子已備了大轎，郝素玉便裝束齊全，帶了兩個女僕丫環，上了轎，直望副將衙門而來。不一刻已到，當即投了帖，自有人傳報進去。張桂蘭一聽，即刻迎接出來。兩人一見面，郝素玉給張桂蘭說道：「我來給姐姐道喜呀！」張桂蘭道：「妹妹，你這是怎說，有何喜事，給愚姐道喜？」郝素玉道：「你不要故作不知了，現在外面誰不知道，你還在只裏裝佯，這是何必？不然，妹子又何必這時候前

來給你道喜呢。一路說着，已經進了內宅。賀人傑的母親，也就迎出來了。大家坐下，丫環送上茶來。張桂蘭便問賀人傑的母親說道：「姐姐！妹子告訴你一宗奇事，那妹妹方纔到此，一見面就說是特地前來給咱道喜，咱問他有何喜事，他便怪咱裝佯，故作不知。又說：『外面通知了，怎麼你自家的事，偏說不知道。』這不是來騙人姐姐！你看這話可冤不冤呢！別人就作不知道，姐姐是終日在這裏的，咱妹子可有什麼喜事麼？你既知道，何不說出來給大家知道，便是愚姐也可明白。這樣一個悶葫蘆，叫人怎打得破呢？」郝素玉道：「姐姐你真個不知麼？」張桂蘭發急道：「妹妹！你這是什麼話，咱若知道，還要問妹妹麼？」郝素玉道：「非爲別事，只因方纔聽人傳言，說你家老爺升授了淮揚鎮總兵，我家老爺就遞補了你家老爺的缺，計老爺遞補參將，外間傳說紛紛，所以妹子特地過來道喜。如今姐姐說不知道，難道這件事還是謠言麼？」張桂蘭聽說了這句話，登時也就半信半疑起來，正欲回答郝素玉的話，忽見賀人傑氣喘吁吁跑了回來，一見張桂蘭，便搶著磕了首，方纔站起來，忽見郝素玉也在這裏，又走到郝素玉面前，也搶著磕了個頭。畢竟賀人傑給他二人何以行此大禮，究竟有什麼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百零五回

#### 報佳音老幼兩相歡

#### 齊赴任英雄雙接印

話說賀人傑，量連給張桂蘭、郝素玉二人磕了兩個頭，站起來正要開口，他母親便急急說道：「你爲什麼如此，敢是發瘋麼？」賀人傑道：「孩兒不是發瘋，現在黃伯父與鬪叔父都升了官了，孩兒不要給二位嬸娘道喜麼？孩兒本來回來給嬸娘道了喜，再去那嬸娘那裏道喜的，難得那嬸娘也來到此，孩兒省得又過去了，所以就在此磕了頭，不過就不恭敬些，不會親自登門。」張桂蘭、郝素玉聽了此話，不等賀人傑的說完，就一齊搶着問道：「你叔父真升了官麼？」責人傑道：「二位叔父不會升官，難道姪兒這兩個頭是無故磕的嗎？那是如母親所說，真個發瘋了。姪兒早間到衙門裏去，尚不會有此消息，後來奉諭出去，接到聖旨，黃叔父升補淮揚鎮總兵，鬪叔父升黃叔父的缺，計叔父就補鬪叔父的缺，何叔父頂補計叔父的缺，李五叔父現在大人已給他請要守備缺了。聖旨上還令着大人進京陛見呢！姪兒本早要回來送喜信，因衙門裏走不開，知以此時總回來的。如此喜事，難道不要給二位磕頭道喜麼？」張桂蘭、郝素玉二人聽了這番話，真個是喜出望外，登時就眉飛色舞起來。賀人傑的母親，也就給他二人道喜。郝素玉便向張桂蘭說道：「姐姐，你現在深信無疑了罷？方才你說我冤枉與你，這可不是一件大事。」張桂蘭道：「罷呀！你還說不冤枉人，人家不曉得，你偏要說人家曉得，只可不是冤枉我麼？」郝素玉道：「此時不冤枉你了，是一位堂堂皇皇的總兵夫人了。」張桂蘭一聽帶着笑，望郝素玉說道：「你不要嚼碎舌頭，你家老爺回來，反不聽與他說。」

話。郝素玉還想要回他兩句，取笑一番，却好褚標搶了進來，向着二人說道：「你們二人不要如此爭鬧，咱看起來都是夫人，都是太太，只是咱老頭子到今日還是個白丁，看起你們這些小孩子，夫人的夫人，太太的太太，咱老頭子真要氣死了。雖然如此，咱這白丁的老頭子，倒要給你們恭喜恭喜，張桂蘭郝素玉一齊笑著說道：「老爺子，你可不要這樣說，你老人家是不願做官，難道當日大人不會給你老人家保舉嗎？你老人家肯做官，包管還要比他們大得多了。就是他們現在如此，也是你老人家提拔出來的，你老人家心裏也該歡喜。」褚標道：「天霸與小西兩人，咱到不會十分提拔他們，郝姑娘面上，咱也不敢居功，那全是李五爺的大力，張姑娘你到不要說，自從你偷盜金牌以後，以致將你匹配與天霸，其中雖然是朱老兒的力，可大半是咱老頭子的力多啦。你現在居然做了二品的夫人了，真也可喜之至。就是郝姑娘雖比你略卑一節，指日也是要推升的呀。」褚標又哈哈大笑，却好有人進來請吃晚飯，褚標只纔出去。這裏張桂蘭也就留郝素玉吃飯，素玉也不推辭。此時二人好不歡喜，晚飯以後，郝素玉告辭回去，張桂蘭送上了轎，然後進來，又與賀傑人的母親閒談了一會，這纔大家安歇，只也不在話下。過了兩日，黃天霸關小西計全何路速俱已回來，先到衙門裏見了施公，請安已畢，施公命他們坐下，當下慰勞了一番，又將京中的事問了一遍，天霸就將解御馬進京，直至捉拿雙飛燕爲止，細細陳說了一回。施公大喜道：「足見惡人萬作不得，即如雙飛燕那樣凶惡，今日也就將他拿住，明正典刑了。」當即傳出話去，著令山陽縣將雙飛燕的首級解往徐州犯事所在懸竿示衆，并飭令傳原告，當面驗明銷案。當下人傳話出外，外面自然遵照辦理。施公又與黃天霸等說道：「諸位賢弟，恭喜你們都升了官，本擬即命飭令各赴本任，以重責守。但是本部堂昨奉諭旨，著令進京召見，本部堂意見還想諸位賢弟一同進京去走一遭，或者沿途有什麼事辦，方有照應。到京以後，本部堂或回原任，或留差遣，那時再讓諸位賢弟各赴本任如何呢？」黃天霸等人齊聲說道：「悉聽大人的吩咐。」施公見他們如此，心中甚喜，又改說道：「諸位賢弟，現補各缺，皆是欽差諭旨的，本部堂何能擅自作主？好在各衙門皆在城裏，諸位賢弟稍停一兩日，就擇期赴各本任接印，以重責守候了。」黃天霸當即謝了飭赴本任的恩。施公又將麻雀子飛來鳴冤的話，告訴了天霸等，天霸等亦覺可怪。當下又道：「大人不必過慮，好在總兵等已經回來，細細打聽，細細察訪，將此案訪明便了。」施公點頭又道：「諸位賢弟，沿途辛苦了，可各回衙門歇息歇息罷。」天霸等只才告辭出來，外面又與衆家兄弟談論一番，然後各回衙門而去。且說黃天霸關小西回到自己衙門，張桂蘭郝素玉接著，自然是先行道喜，然後敘一番闊別之情。又過了兩日，黃天霸關小西先就料理起來，預備交代，各赴新任。這日，擇定九月二十四吉日，黃天霸與關小西接印上任，計全自然也是二十四日接印，不必細說了。到了這日，早有兩邊衙門裏的書差，預備齊全，兩人各接了

印望闕拜印謝恩，諸典禮俱皆行過。然後二人又到轅門，稟知接印任事，并謝恩。只一日，在城文武各官及兩地紳士，均往兩處道賀如儀。隔了兩日，黃天霸又將家眷遷到總兵衙門裏居住。關小西家眷也就遷到副將衙門裏來。計全等人自然也各往任所，大家忙碌了有半個月，只才布置大定。接着施公的進京日期，又將次看近，大家不能不預爲料理，恐怕施公還要帶他們進京，因此各人又預備起來。暫且按下。再說施公看看十月將近，批摺尙未回來，不知漕督著何人署理。麻雀子鳴冤一案，究竟是何冤情，尙未查訪出來，倒也是煩惱異常。只日正在盼望批摺，忽然由驛遞將批摺寄回。施公當即敬謹拆開一看，見了上面奉硃批：漕河總督印務，即交淮揚海兵備道兼行護理。施公看罷，一面扎飭淮揚道遵此，一面擇了十月二十六日起程。一面隨將日期奏報出去，又附片奏明，仍帶黃天霸等北上。如有淮揚鎮總兵等員缺均就近揀員署理。只日拜發了奏摺，仍交驛差馳遞進京。算是進京的事，已將料理清楚了。直等屆期啓程。惟有那麻雀子鳴冤一事，至今毫無頭緒。施公實在納悶，又過了有半個月，又是十月十五日，循例往大王廟拈香。施公先兩日就掛出牌來，飭知所屬文武各官一律遵照。到了十五這日，施公便乘輿親往大王廟拈香已畢，打道回衙。纔上了轎，忽然那五個麻雀，又飛進轎來，仍在伏手板上落下。望施公的喳喳亂叫。施公心知有異，因道：「雀兒雀兒，爾果有靈，或應今日破案，爾便帶同部堂前去，本部即可以代爾等伸冤了。」施公說了此話，那五個麻雀子果然飛出轎門。施公見麻雀飛去，命隨從人等跟著麻雀兒去走究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百零六回

#### 報恩德麻雀再鳴冤

#### 察形迹和尙真倒運

話說施公在轎內命隨從人等抬著轎子，跟那麻雀兒前行。忽聽施公在轎內喊道：「爾等將我那路上五個和尙拿來，不准放走一個，全帶回衙門聽審。」差役聞言，一聲答應，即將頭一掉，果見路旁有五個和尙，若無躲避之意。那種形色甚爲局促。差役一見，一齊動手，立刻將那五個和尙一齊拏了。施公見捉住了五個和尙，就命打道回衙。你進施公如何捉這五個和尙。只因他坐在轎內，看得清楚，那五個麻雀兒在前時飛時止，忽然飛到此處，便歇在和尙站的那裏。喳喳的叫了幾聲。施公便閃眼一看，忽見那五個和尙皆穿着一色簇新的緞衣，就如麻雀兒身上羽毛一般。因此施公頗然省悟，又見那五個和尙面貌頗非善類，所以纔命人捉拏。一會兒到了衙門，當即吩咐差役將和尙好生看管，聽候午堂嚴訊。施公下轎，進入書房，更衣已畢，便將計全等人傳來，告知他五個和尙的光景。因道：「諸位賢弟，你們大家看只五個和尙，內中有什麼緣故？」計全道：「參將等不敢妄議。」施公道：「現在外面，你們何不去看看，以便大家商議定了，好升堂審問。」計全答應，隨即出外來到班房內，將那五

個和尚，詳視一番，復進入書房。施公問道：「諸位賢弟！看見過了，究竟那和尚有無形迹可疑之處？」計全道：「在參將看來，恐怕不盡是和尙。」施公道：「何以見着？」計全道：「如此說，內有一個和尚甚覺可疑，餘類女流的氣概。」施公道：「本部堂在先初見時，尙未曾詳視出來，及至帶回衙門，沿途見他們步履，內有一個甚非男子的步法。今賢弟所云，實在所見略同，但不知這和尚何以又雜入尼姑一人，甚是不解，難道是僧尼通姦不成？」計全道：「大人的明見，參將還有一事可疑，何以那五個人，皆穿着一色簇新的縐衣，顯便新近改妝，使人不能識破。少時大人升堂審問，參將却有個愚見。」說至此，便走進一步，低低說道：「可如此如此，即可能分別出來，立判真假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聽罷，拈鬚微笑道：「所見甚是，本部堂隨機應變便了。」不一會，施公便命升堂。外面也傳出伺候，書差衙役均已齊集。此時街坊上的人，皆已知道，都說：「這五個和尚，既未闖禍，又未犯法，何以施大人將他捉去審問？我們倒要前去看看，單看施大人何以審法，審出什麼案情來，我們也可以見識見識。」因此隨聲附和，紛紛而來。偌大的一庭大堂，竟被那六街三市的閒人，擠得全無隙地。當由差役彈壓，手裏拿着刑杖，向兩邊亂扎。好容易才分在兩旁，站立下來，中間讓出一條甬道。正在紛紛擾擾，衆口喧嘩，忽聽閣子後點响一聲，從差役起以至閒雜人等，無不肅然起敬，鵠立兩傍，屏氣斂容，聽候施公升堂。又見煖閣門開，施公從內裏一顛一簸，走了出來。當下差役即齊呼威武，喊堂已畢。施公已升了公座，當將珍筆標了提刑牌，下着人去提和尚。差役答應，不一刻，立將那五個和尚一齊提到，當堂跪下。五個人齊磕了頭。施公便掙那中間灰色面皮的問道：「你喚什麼名字？」僧人喚作悟空。施公又問道：「你是那裏人氏？俗家姓誰？」悟空道：「僧人是桃源縣人，俗家姓鄭。」施公問道：「出家幾年了？」悟空道：「僧人出家兩年。」施公道：「你爲何事出家？」悟空道：「只因看破世情，向空門中尋些樂趣。」施公道：「你在那裏剃度？」悟空道：「在京口金山寺剃度。」施公道：「你受過戒麼？」悟空道：「還不會受戒。此時正從金山告假，前往五后山受戒，走此經過，便道俗家省視父母，然後再行化上，去受三衣鉢，具頂禮皈依。」施公聽他說話，甚是不俗，因又問道：「爾會讀過書麼？」悟空道：「僧人也會讀書，但涉獵不精，粗識之無而已。」施公問罷，又問上首那淡黃色面皮一個，問道：「爾喚什麼名字？那裏人氏？俗家姓誰？」那一個道：「僧人名喚悟性，也是桃源人氏，俗家姓黃。」施公道：「你又爲何事出家？」悟性道：「也因看破世情，因此一齊在金山，與悟空削髮。」施公又問下首那粉紅面皮的一個，問道：「你叫什麼名字？俗家姓誰？那裏人氏？」那和尚道：「姓李。」施公聽說姓李，便即留神。因爲李盛氏一案，又聽他說道：「名喚悟色，也是桃源人氏，悟性與我家鄰居，隔有五六家，我也因看破世情，與他一齊前往金山削髮。」施公聽他所說的話，不甚圓轉，因望下道問道：「爾俗家尙有何人？」悟色道：「俗家並無多人，尙

有一個母親。施公道：「你爲什麼不在家中事奉老親，欲去削髮爲尼的？」施公有意錯說一句爲尼，即從此看他的顏色。那知悟色一聽此言，登時臉色變了顏色。而施公看得清楚，便將驚堂木一拍道：「爾望下講來，爲什麼削髮爲尼？」只見悟色已嚇得說不出話來，勉強答道：「大人怎麼說我是削髮爲尼？只話可奇怪？」施公一面聽他說，一面又去看悟性悟空及那兩個顏色。但見悟性悟空神色不定，又想悟色說話的光景，早看出有五六分姦情來因。又向悟色說道：「爾說不是女尼，本部堂細看你相貌，微察你聲音，無一非婦人形似，本部堂在先就看出來了，因此纔叫人將爾等拿來，爾尙敢狡辯。」這一番話，只問得悟色面如土色，不敢聲張。施公道：「爾爲什麼不開口？難道本部堂所說的話不是麼？」悟色正要勉強狡辯，只見悟性在下面稟道：「大人可不要錯疑惑了，僧人與悟色既係鄰居，又係同志，實係不是女流，尙求明鑒。」施公道：「若非同志，焉得僧尼同行？本陪堂明鏡高懸，爾可得代他狡辯，本部堂少停一刻，給爾兩個憑據，究竟是僧是尼。那時爾才得無抵賴。」說著，又去問那兩個和尚道：「你只兩個叫什麼名字？是那裏人氏？俗家姓誰？與他三個人，想也是一齊削髮的了。」這一個道：「僧人名喚覺慧。」那個道：「僧人名喚了凡，均是壽州人氏，出家五年，尙未受戒，今年開說北五台放戒，僧人前去受戒，走此經過，遇這三位師兄，約同一齊前去，僧人萬不敢爲非，務求大人超豁。」施公聽罷，見這兩個和尚，却非悟性悟空那種酒肉氣象，見於形色，因道：「你們兩個，不是與他三個人一齊削髮的？」覺慧了凡齊說道：「僧人實在不是與他三人一齊削髮，而况從前并不相識，還是前月在此地客棧內遇見，說起來纔與他們三個人相熟的。」施公道：「你既要往北五台受戒，爲何不去呢？」覺慧進：「僧人本即要前往，因悟性悟空說之至再，要結伴同行。」又道：「放戒日期尙早，我等還有件事尙未清楚，稍等半月，將事辦畢，即與你們同去了。」當時僧人就說道：「我等盤川不敷，未經受戒，逃逃又不能掛單，等到你們何時呢？」悟性悟空又道：「你二人不必作意，盤川不足，自是我等資助，何足爲慮？」因此就攔下了。」施公道：「你既與他們不是一起，所穿衣服又與他們三人一色簇新呢？」覺慧道：「這兩件新緞衣，也是悟空做給的。」公公聽罷，也不望下再問，即傳官媒立刻到堂諭話。畢竟傳官媒爲的何因，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百零七回

### 命官媒仔細驗尼僧

### 審逃婦推敲判曲直

話說施公命傳官媒，當下差役答應，立刻將官媒傳到，給施公磕了一個頭，站在一傍。施公便指悟色道：「爾將這個和尚帶去，將他驗明，前來回話。須要據實稟報，不准含糊隱瞞，若有半句虛言，本部堂定即嚴究不貸。」那官媒聽說暗道：「今日大人



何以不明，我這官媒，雖屬賤業，到底是婦人，何以令我去驗看和尚，只事如何做得？因站立旁邊，口中只是答應，身子却不移動。施公見此情形，也知道他的本意，因又道：「你爲什麼違背本部堂的堂諭，還站在這裏不去麼？」那官媒聽說，又向施公跪下，回道：「大人的吩咐，官媒究竟是個婦人，何以能去驗和尚，還求大人的明見。」施公聽說，便微笑道：「你疑惑他真個是和尙麼？他却外面是和尙，其實是個尼姑，本部堂業經看明無誤，只因還欲強辯，所以將爾傳來，確實查驗，方使他毫無遁飾。本部堂豈有不知你係女流，何能與和尚查驗？因本部堂業已查明，欲使爾作個見證，爾可從速前去。」官媒聽了這些言語，不敢不遵。只得站起來，走到悟色面前，即拖下去。悟色一見官媒婆來，拖真個嚇得魂散九霄，魄飛天外，跨在那裏哀求，說道：「僧入實係和尚，並非女流，還求大人明鑑。」施公聽罷，忽然大怒道：「爾等可先代他將衣服剝下，驗明之後，如果實非女尼，本部堂當從寬釋放，若果係女尼，定即嚴刑處死。」那些差役一聲答應，即走過來，將悟色翻倒在地。官媒婆首先動手，先將他外面緇衣剝去，即來剝他的第二層。一連剝了兩件，官媒即用手在悟色胸前一按，掉轉頭來向施公道：「大人的明見，底衣毋庸剝了，驗得他胸前兩乳高聳，確係女流。」施公聞言，即命將他翻轉過來問話。差役答應，又將悟色推至公案下面跪倒。此時悟色直嚇得口噤難言，向上這是磕頭求恩。施公道：「本部堂將爾驗得明白，爾尙有何抵賴麼？」悟色道：「尼僧再也不敢抵賴了。」施公道：「爾爲什麼與和尚同居？」悟色道：「只纔是悟性害得我苦苦，求大人問悟性便知道了。」施公道：「但憑爾據實說來，若真爲他所騙，本部堂代爾伸冤。」悟色正要說出見悟性在旁使了個眼色，悟色欲言不語了。施公看得清楚，即向悟性大喝道：「好大胆的刁僧，在本部堂堂堂之上，還敢如此刁狡，速看大刑，將這刁僧拖下去，先行打五十大板，然後再問。」差役一聲答應，立刻將悟性拖到地下，按倒在地，褪下褲子，一五一十，連打五十大板。這打得悟性叫苦連天，皮開肉綻。施公命將他拖翻過來，又問道：「你爲什麼與尼姑雜居一處？其中定有隱情，爾快從實招來。若有一句不實，再看夾棍相待。」悟性在下面還是辯道：「僧人并不知所犯何法來，遭大人提案，真是冤枉，而况僧人實不知道他是個女尼，他說爲僧人所害，僧人還說爲他所累呢？要求大人明見，格外施恩。」施公見他還是不招，因又問悟色道：「爾爲什麼爲他所害？爾可從實招來，若有虛言，也叫爾皮肉受苦。」當下悟色見悟性被打如此，若不說出來，定要挨打，只得說道：「小婦人本非女尼，他也本非和尚，小婦人姓李，母家姓高，他姓柏，名喚長善，與婦人是鄰居。只因他將小婦人騙出來，當時小婦人深恐爲人看破，他便叫小婦人前去削髮，他自己也將頭髮削去，一路改扮和尚，由桃源逃至淮城的。」施公道：「原來爾被他姦拐出來的。」李高氏道：「何嘗不是。」施公道：「爾爲何受他的哄騙呢？」李高氏道：「只因小婦人家貧，丈人實不能養活，因此他逐日甘言蜜語，將小婦人誘上手，

然後逃出來也是小婦人一時不明，致罹法網。」施公道：「家有何人？」李高氏道：「丈夫名世良。」施公道：「你婆婆母家姓什麼？」李高氏道：「姓盛。」施公道：「你丈夫名喚世良，你婆婆母家姓盛，你丈夫果知道他被你奸拐麼？你家中曾有人出來找尋你麼？」李高氏道：「小婦人自從被長善奸拐出來，怎麼得知道家中有人出來尋找？料想我婆婆都要著人出來尋小婦人的。」施公道：「這話倒被你猜著了，爾可知爾婆婆到本部堂這裏來告，說是他兒子世良，被你因姦將他謀害死了。頭一日他兒身死，第二日爾就逃出。可是據爾所說，滿丈夫定是爲爾謀害無疑了。快講爲什麼將他謀害，從實招來。」李高氏一聽，更是嚇得魂不附體，因哭訴道：「小婦人實在不會謀害親夫呀！是他自己病死的，大人如不信，可傳小婦人的婆婆來問便知明白了。」施公道：「爾說不會謀害親夫，爾丈夫第一日死，你爲什麼第二日就跟人逃走呢？」高氏道：「只因家中貧寒，丈夫一死，小婦人更難度日，因此柏長善就將小婦人帶出。」施公道：「胡說，天下豈有如此情理，親夫才死，爾便跟人逃走，其中顯係謀害，恐怕隨後被人覺察，因即先期脫逃，何可瞞得本部堂來！」說著，即命人將夾棍抬上，差役答應。施公又道：「將他夾起來再問。」差役一聲吆喝，登時就將李高氏夾起來，將兩頭繩子執在手中，聽候吩咐收緊。施公在上又問道：「爾招是不招？若不招，爾就要吃大苦了！」李高氏道：「青天大人呀！小婦人實在不會謀將親夫呀！」施公聽說，喝道：「爾不吃苦頭，斷不肯招。」令將夾棍收起。下面差役聽說，即刻將兩頭繩子一收，只見李高氏大聲喝道：「痛煞小婦人了，小婦人沒有命了，求大人寬恩放下來，小婦人情願從實招來。」施公便命鬆下來。李高氏才招道：「丈夫李世良本來多病，自從去年又添了病症，只因家貧無力醫治，柏長善就常來資助些銀錢，給丈夫醫病。日過一日，漸漸與小婦人眉來眼去，後來竟爲他誘姦。其時丈夫並不知道。小婦人也常與柏長善說：「若我丈夫病好了，知道我與你如此，我就沒有命了，我丈夫定要處死我的。」柏長善聽了，小婦人這話，他就叫小婦人不要怕，他說：「你家丈夫定然不久於人世，眼見要死了。」到了兩個月前，小婦人的丈夫更加病重起來了。柏長善只日又到了小婦人家內，他見我丈夫病勢垂危，他還代爲嘆息，臨走時他又向我婆婆說道：「我看你家兒子這個病，是不得好了，若要好，須服一靈丹，或者碰他的造化。」我婆婆說：「那裏來的靈丹呀！」他又說：「那靈丹麼？不過只樣說罷了。」我婆婆就諄屬他：「如有處討，討一服來給他吃。」長善說道：「既這麼說，我就去討來。」到了將晚那時節，他果然拿了一包末藥來，交給我婆婆說道：「既然如此，我給你辦一套服，給你兒子吃下去，碰碰他的造化罷。」柏長善當時就走了，我婆婆也將末藥交與丈夫服下了。到了半夜，丈夫果然真死了。小婦人當時就將婆婆喊起來，告訴他丈夫已死了，這是怎樣好，我婆婆也不疑惑是那末藥吃死的。到了天明，柏長善又來到小婦人家內問病，纔進門來，我婆婆就告訴他，人已死了，

只是如何好？衾衣棺木一概沒有。他就向我婆婆說道：「既然如此，我給你辦一套來，隨後你再陸續還我錢罷！」我婆婆聽說只句話，真個是千恩萬謝，他辦了棺木衣衾，當日就將我丈夫收殮起來，他就告訴我道：「你丈夫本來是要死的，與其留在世上受罪，不如叫他早些死了還好，是我那末藥將他毒死的。」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百零八回

### 治罪人遵依國法

### 率臣職入覲天顏

話說李高氏說他丈夫李世良是柏長善用末藥毒死，收殮以後，才將實話告知高氏。施公聽到此處，便向李高氏問道：「柏長善既告訴你丈夫是爲他末藥毒死，你那時聽了只話，是怎樣對他說呢？」李高氏道：「小婦人聽了這話，便與柏長善道：『你如此狠心，害的我好苦。我丈夫雖不會好，還讓他好好善終，你今日將他毒死，叫我所靠何人呢？』他就說：『我早預備了，現在沒有別的主意，你明日就跟我走將起來，定不少你的吃著，總比你丈夫在日好些。』小婦人當時只是不行，他見小婦人不行，他又說道：『我費了多少心，不過爲的是你，你丈夫雖然死了，我又買衣衾棺木，將他收殮起來，也算對得起他，我好意花了這些錢，又將你帶走，還給你一生吃著不盡。此時你不跟我走，不但叫你所有的衣衾棺木的錢立刻還我，還要帶你去縣裏報官，說了丈夫是你害死的，我們是鄰居，不能不報，那時你就沒命了。若即時跟我遠走他方，我定看待你，比你丈夫好上幾百倍。』彼時小婦人聽了這話，若不答應，跟他走，怕真報個了官，小婦人還是沒命，因在就跟他逃走出來，到了外面，他又說：『我同你男女同行，路上諸多不便，不若一起削去頭髮，才好掩人耳目，人家才看不出來，而且斷不疑惑。』小婦人思想，既已逃走出來，也不能再回家去，萬一被人識破，反更不美，不若就依他的話，把頭髮削去呢！這就是小婦人的實供，丈夫實在不是小婦人謀害的，求青天大人明鑑。」施公道：「據爾所說，只有爾與柏長善兩人逃出來，怎麼又與那三個人在一起呢？」李高氏道：「那個覺慧了，凡實是在客店遇見的，這個悟空也是桃海縣人，小婦人却不認得，只日走到路上，遇見他，他却認得柏長善，他一見了柏長善，又見着小婦人，他就問柏長善道：『這是何人？』柏長善當時便騙他道：『是我表妹。』他又說道：『既是你表妹，你爲何私自與他出來？』柏長善聽見這句話，疑惑他是知奸拐的情節，便邀他到了客店，就苦苦哀求，叫他不要聲張了。他見柏長善情虛，也就種種的敲詐起來。柏長善見他如在怕他聲張，因此衣服飲食均是柏長善包管。」施公道：「據爾所說，怎麼他也去削髮呢？」李高氏道：「他本來是和尙，就是柏長善叫小婦人削髮，還是看見他纔想起這個主意來的。」施公聽了，便叫李高氏跪在一傍，去問柏長善及悟空，他兩人見李高氏一一招出，知道不能抵賴，也就說了口供。施公便命分別收

禁俟傳到李盛氏再行發落。差役答應，即帶下分別收禁起來。施公也就退堂。那些看審的人，無不佩服。閒話休題。過了兩日，差役又將李盛氏傳到。施公又將那柏長善等一千人犯，提到堂上，覆又了一案。施公又命柏長善照着原供，細細招出。李盛氏在旁聽得清楚，纔知自己兒子是被柏長善害死，當即求施公伸冤。施公即判將柏長善秋後處決。李高氏雖非謀害親夫，亦非自己起意，先事知情，但不應從前聽憑柏長善誘姦，事後即已知情，親夫爲人所害，因何不投官求雪，反因柏長善騙嚇，遂致潛逃。亦是罪有應得，判將李高氏絞死。悟空遇事生風，任意敲詐，著重責二百板，押解回籍，勒令還俗。覺慧了凡，訊無別項事情，姑從寬釋放。着即趕緊出境，不准逗遛。李盛氏准著其於族中擇嗣應繼。施公判畢，當即發落清楚，這才退堂。你道那五個麻雀兒，又何以知道前來鳴冤呢？只因李世良當日見有一古照壁上，有個麻雀窠窩，那時被那狸貓在上爭食，誤將麻雀兒窠跌下來。李世良便上前一看，見窠內有五個雛雀，他心存不忍，即將這五個雛雀帶回家中喂養。等羽毛到毛豐滿，即將這五個麻雀兒放去。所以五個麻雀兒感他這一點好生之心，今日前來與他伸冤雪恨，亦老人結草黃雀啣環之意。所以世間人萬不可因細物無有知識，遂致戕其性命。以爲此不過是些飛禽昆蟲之類，即戕害亦不足爲奇。殊不知古來有多少善人，一念好生，遂致大富大貴，福壽綿長的，不知凡幾。類如那董昭在河岸旁邊，見了一叢螞蟻，被水冲散，余在水面。他即用一根蘆慢慢的將些螞蟻救起。到了夜間，夢見一位黑衣使者，前來謝他。口中說道：「我乃蟻王也。蒙君能拯救我族的類性命，賴以更生，感君之恩，特來敬謝。我已上懇天曹，保君今科大魁天下。」謝畢，那蟻王辭去。後來董昭果然狀元及第。又毛寶於幼時，見漁人網一大龜，渾身綠毛。他一見便覺奇異，就掏出錢來，向漁人買去。那漁人見他錢少，又見他是個小孩子，因與他說道：「我綠毛龜若担到市上去賣，人家要用這綠毛龜板的，定然出多錢買，不然我賣藥舖裏去，也要值好些錢了。你這幾個銅錢，就買這綠毛龜，那裏肯賣？」毛龜當下就問那漁人道：「你說這龜可以賣多錢，人家買去有何用處？」那漁人道：「自然死了。」毛寶聽說，心下好生不忍，因即寶聽了這句話，又問那漁人道：「這龜既爲人打破，那不是死了嗎？」那漁人道：「自然死了。」毛寶聽說，心下好生不忍，因即將那漁人領到家中，向他父母索出多金，將這綠毛龜買了。等漁人走後，他又重到那河邊上，將龜放去。後來毛寶被難，到了前臨大河，後有追兵的時節，他自問是死定了。正在無可設法之時，忽見河內浮起一個綠毛龜來。那龜頭只是望他亂點，若有救他之意。毛寶會悟，想起功時曾放過一龜的，或者就是個龜前來救我。因此就跳上龜背，只見那龜頭昂在水面，將毛寶渡過江去。後來毛寶官居極品，閒話休提。再說施公將各事辦畢，便料理行裝。到了這日，起行便帶了黃天霸等，乘坐綠呢八人大轎，出得衙門。只見六街三市，扶老攜幼，望切攀轅者，塞滿於途。施公命一一致謝，走了好一會，方才出城，下轎登舟而去。那在城文武

各官亦恭送如儀。施公又諄囑一番，然後開船而去。施公此一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百零九回

#### 夫妻母子惜別依依

#### 兄妹姑娘敘談款款

話說施公自欽命南河漕運總督，三年滿任，循例稟請陛見，迨奉旨：「着即日來京。」施公便遵旨入覲，并帶領黃天霸、關小西、何路通、計全、李昆、李七、侯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賀人傑等人一同進京。爲的沿途恐有事辦，一來用資防護，二來藉此防拿惡霸土豪。這日雇了船隻，率衆同行，前集書中已說明一切，不必再表。此時隨從訴人，却都情愿。惟有關小西有些放心不下，看官你道爲何？只因郝素玉已有身孕，行將足月臨盆，王道不外人情，所以關小西實在不放心他妻子一人在家，却又王事勤勞，不便辭却，只得重託黃天霸轉託張桂蘭，并賀人傑的母親，隨時照應。張桂蘭與郝素玉本來情同姊妹，豈有不答應之理。關小西這總放下一半心來，跟隨施公入覲。臨行時，又親至總鎮衙門，與張桂蘭面託一番。這總是一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光景。那賀人傑此時也跟隨施公前去。在賀人傑的意思，只想立一兩件功勞，再升個一官半職，不但自己有榮耀，且可慰死父於地下。生母於堂前。那裏知道他母親却實在有些不放心他前去。這日未動身的前一日，向着人傑說道：「兒呀，你明日就要跟隨大人與諸位伯父叔父進京，在你的本意，固是一心向上，耀祖榮宗，可知道爲娘的，實在有些放心不下。但願你沿途謹慎，不可逞一己之勇，目下無人，諸事總要聽你黃天霸叔父的教訓，不可違背好言。只要隨着大人安穩回來，爲娘的也可放下一段腸子了。」說罷，不禁流淚不止。賀人傑看見如此光景，不免也流下幾點英雄眼淚。因即說道：「母親何必如此傷感，孩兒此去，沿途有諸位伯父叔父一起同行，還有什麼可慮的情事，即使大人有一兩件事，派孩兒去辦，孩兒自當遵依大人的吩咐，并隨時請教諸位伯父叔父的指示，總期有益無害，免得你老人家掛懷。母親你老人家放心罷。」他母親聽了人傑這番話，實在又悲又喜喜的是兒子不過纔十八歲，便知立功替父增光，悲的是這樣一個年輕孩子，在別人家，方且連大門尚不許他出去，只因他沒有老子，便幾千里的跟着施公，出遠門進京，因此一想，故又不禁悲善交集。好容易忍着淚，又向人傑道道：「我兒，你能如此，謹遵母命，爲娘的也可放心了。」人傑退出，他母親又去黃天霸住宅內，面託天霸道：「叔叔，你明日跟隨大人進京去了，此一去，定然官封極品，家中叔叔倒不必望心，妹妹與姪兒，自有愚嫂照應。但是愚嫂要重託叔叔，人傑兒年輕，叔叔看他父親的分上，隨時隨事教訓於他，不但愚嫂銘感不忘，就是他父親在九泉之下，也要感激叔叔的。」黃天霸道：「嫂嫂說那裏話，來想我天霸與大哥情同骨肉，只恨他去世太早，不能共享榮華。今人傑姪兒，能與大哥增光，也是嫂嫂的福氣。咱天霸說的話，不必

嫂嫂吩咐。此去回來，即使沿途無甚功勞，想大人也要保舉。姪兒加一半的官職。再那回來之後，咱便要與人傑完娶婚姻。殷家女兒，年也不小了，早一年娶回來，也好早些抱孫子，好慰晚景。嫂嫂你但放寬心了。總之人傑的事，總是咱天霸一人承當，不須嫂嫂擔憂，也可對得起咱大哥，在那那種交情呢！說罷，賀人傑的母親，自然心裏感激不盡。又將人傑喚來，當着天霸的面，教訓一番。張桂蘭在旁，也就說道：「嫂嫂，你儘管放心罷。姪兒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不懂事，他已十八歲了，兼他聰明，加人一等。嫂嫂你還有什麼可慮呢？」人傑的母親也道：「這總是叔人妹妹抬舉他的罷。」又談了幾句閒話，這總大家各去安睡。一宿無話。次日早間，黃天霸帶領賀人傑，便隨施公動身。那邊關小西也叮囑了素玉許多話，無非教他臨產時加意保重。那素玉也不免一番惜別之情。施公等動身已後，酌定水陸并進，安站而行，代訪土豪惡霸，并一切疑難案件，暫且不表。再我，那素玉自關小西動身之後，不到十日，便覺身孕沈重，大有臨盆之意。他便預為預備，俗說得好：「六甲行人說到就到。」那素玉早將臨盆一切應用物件，及飲食之類，預備停當。又將賀人傑的母親接來，以備臨盆時需人照應。却好他的嫂子，是早知他有身孕的，且曉得他將及臨盆，也從菊花莊家內趕來，并由那賀親身送到，兼來看他妹子。是日兄妹姑嫂，見了面，好不親熱。你道那素玉自從嫁與小西之後，與他的哥嫂，已有三四年不見。今日見面，豈有不親熱之理？此亦人情之常，不足見怪之事。當下那素玉就備了酒席，代他哥嫂接風。此時那賀親，還不知道關小西跟隨施公進京，陸見，還是素玉說出，方纔知道。當下其鸞夫婦，又與賀人傑的母親見過禮。那素玉又將始末的話，告訴其鸞夫婦知道。那賀方纔曉得是賀人傑之母，也就美歎了一回。一宿無話。次日，那賀鸞便獨自向街坊上閒遊了一回。他妻子又去拜望張桂蘭，當由桂蘭接入，彼此又談了許多闊別之情。是日，桂蘭即請他便飯。次日，桂蘭又去回拜，那素玉也就留桂蘭便飯，隔了幾日，桂蘭又備了盛筵，請那素玉的嫂子赴宴。那素玉的嫂子，也都送了些土儀過去。此時，那賀鸞開了那賀鸞來了，也想去拜望一回。又因只有行客拜坐客，沒有坐客拜行客之禮。却好那賀鸞，聞得那賀鸞，尚在天霸衙門內，他便先去拜望。那賀鸞聽說他來，好不歡來，當即請見。彼此見面，真個是言語投機，心心相印。談了好一會，那賀鸞這纔別去。次日，那賀鸞便去回拜於他。那賀鸞正把那賀鸞請入裏面家，丁獻上茶，彼此尚未談了兩句話，只見有小丫環匆匆的走了出來，向外邊喊道：「你們快來兩個人，賀太太吩咐，着一個去總領衙門裏，將黃太太即刻接到，着一個趕速去接穩婆。太太理在要臨盆了，你們切不可誤事。那外面的家人，聽了此話，那敢怠惰，即刻如旋風一般分頭前去。這裏小丫環，也就仍回上房。那賀鸞聽了此言，也就幫同催人，再去接。張桃蘭先到，接着穩婆也來。大家到了上房，此時也不便與那素玉說話，只問了兩句腹中覺得如何。那素玉只是雙眉并蹙，勉勉強強答應道：「也不覺得怎麼樣，惟有腹痛難忍，好是望下墜。」

的光景。『畢竟何時方產下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百十回

### 郝素玉喜產佳兒

### 張桂蘭巧捉竊賊

話說郝素玉身孕已經足月，將次臨盆。只見他緊蹙雙眉，哼聲不止。當由穩婆代他試驗了一回，知己要產。即便扶他上了盆，又命人打了許多水來。外面自有素玉的嫂嫂，率領丫環僕婦類，安排參湯等類。不一刻，只總房內穩婆喊人拿大湯。外面答應，即刻將參湯端進。由穩婆取在手，中遞接郝素玉唇邊，素玉輕啓櫻桃，呷了兩口。此時只覺腹中愈痛愈緊，雖當此九月天氣，總痛得香汗盈腮，房中雖圍着多人，却是靜僻，毫無聲息。大家正在等候，只見郝素玉眉頭一蹙，臉一苦，一個緊陣，忽聽哇的一聲，哭已產下一個孩兒。穩婆按在手中，先報了一聲喜，是一位公子。大家一聽，俱各歡喜。却也不便多說話，只催着穩婆將素玉扯上床，好生坐定。穩婆只纔來與小孩子用水檢洗。此時却早有小丫環飛報出來，給郝其鸞報喜。郝其鸞一聽此言，自也喜歡無限。褚標在旁，便與賀喜道：『恭喜老姪台，添了外甥了。關賢姪雖不在家，這湯餅筵，是要老姪台代辦的。』郝其鸞道：『自不必老叔煩心，小姪自當代辦。』當下又問小丫環，產婦是否終實。那小丫環回道：『太太結實的很，現在已上床了。舅老爺放心罷。』郝其鸞自也歡喜，不一刻，褚標辭去。郝其鸞便走進上房，在房門口問了一聲，由他妻子代應了一句。郝其鸞又吩咐他妻子，好生照應，又向賀人傑的母親，并張桂蘭道了謝，然後出去。房內尙有些未了之事，又由穩婆進去收拾清楚，這纔告退出去。張桂蘭因自己家中無人，也要回去，臨行時，又誦囑素玉一番，教他格外保重。郝素玉又了道謝。張桂蘭這纔回去。當郝大奶奶送上轎，并請他閒日看來洗三吃湯餅筵。張桂蘭亦滿口允諾。郝大奶奶回到上房，自然小心照應。郝素玉自上床之後，果然結實異常。隔了一日，便下床來淨洗一洗，又撫弄嬰兒一番。說也奇怪，那小孩子酷肖小西的模樣。賀太太在旁便取笑道：『妹妹當日倒難爲你家老爺呢！怎麼這小孩子與你家老爺竟是一模無二，不必說是睜眼睛的看見，知道關老爺的兒子，就便瞎子來摸，也不會說錯的。真正像極了。』這兩句話，把個郝素玉已說得滿面通紅，好不害羞。光陰迅速，又是三朝。張桂蘭一早就來道喜。接着穩婆又來，到了午末未初，便代小孩子洗浴。大家又擲了許多洗兒錢。穩婆更是歡喜。洗兒已畢，正要抱出去給人觀看，却好郝其鸞領着褚標已走進來。穩婆即把小孩子抱出來，先給郝其鸞拜了兩拜，然後送與切近與其鸞解着。其鸞便命穩婆抱着小孩子，代褚標拜見。口中說道：『爾還不會給老爺子磕頭。』穩婆即便抱着小孩子，轉身向褚標拜了兩拜，又送至切近，給褚標觀看。褚標一見，便笑道：『不必猜疑了，分明是個小關西，還有什麼話說。』於是撫弄一回，又在身旁取出兩件器，是一

把鍍金鎖一副小金鐲當下給孩子帶上。口中說道：「保佑你福壽綿長。」適穩婆在旁，當即代爲謝過。郝其鸞又謝了一回，却好外面已有家丁進來，請赴湯餅筵席。當下郝其鸞便邀褚標至外面飲酒。上房裏面也擺出酒席，是日賀太太首座，郝大奶奶相陪。素玉獨在房中，自己生產後，不能出來，恐怕經風。穩婆自有老媽媽陪他去吃飯。一會子，大家飲酒已畢，郝索玉開發了穩婆的錢。穩婆告退下去。於是張桂蘭等四人，大家笑說了一回，也就散去。郝其鸞與褚標飲酒已畢，褚標然後告退，仍回天霸署中。郝其鸞又寫了一封書，着人送到驛站沿途探報。關小西使他得知，以免懸挂。郝其鸞夫婦等素玉滿月之後，因家事擺脫不開，也就回去。趁此交代。這日張桂蘭與賀太太回到衙中，也無甚閑話可表。用過晚膳，各自安歇。不期這日夜間，總鎮衙門裏却捉住一個竊賊，過天星的小賊，姓蔣，排行第二人，就喚他蔣二。他本是宿遷人，因在本地犯竊的案子太多了，各衙門捕捉得緊，他因此怕被捉住，便離了宿遷，換個地方來一讓讓風頭。二來揀個把富戶做一踴買賣。這日到了淮安，聽說城裏有一大家富戶，叫作王十萬，就在總鎮衙門壁。鎮二打聽清楚，便思去王十萬家行竊。又因近逼鎮台衙門，更兼聞黃天霸新近陞了總鎮，恐怕此去萬一王家警覺，驚動了黃天霸那邊，那可實在不妙。後來又打聽天霸已隨施公進京，這蔣二便大膽前去準備將王家偷竊一空。當晚就獨自喝了一兩壺酒，趁着酒興，拖到三更時分，從黑暗裏溜到王十萬家後牆片。本來是挖洞而進，因牆垣的根脚，皆是石頭與三合土砌就的，甚雜鑽入。因改從由高而進，那裏知道看錯了路徑，不意走到總鎮衙門裏來。他當下還不知道，跳過牆垣，一路穿房越屋，直上房而來。可巧走到這井房屋上面，就是張桂蘭的臥室。此時桂蘭已早已睡覺，忽從夢中驚醒，覺得房屋上面有脚步聲音，再一細聽，果然不錯。暗道：「這個笨賊也不打聽打聽，怎麼偷到你祖宗這裏來也罷，且看你如何偷得去。」暗自說罷，便一翻身坐了起來，側耳細聽，只聽得拍的一聲聲，從屋上擲下一件東西來，知是開路石子。張桂蘭一聽，也就輕輕的下了床，順手取了一把刀，正要開房門出去，復又聽那屋簷口有人下來的聲音，他便捏着脚步，走到窗子口，向外面一看，果見一個人從屋簷上，用着一根繩子，放了上來。張桂蘭一見，便知此人無大本領，也就不放在心上。心中暗道：「我何不使個關門捉賊計呢？料想這個賊也脫逃不去。」正在暗想，又聽房門外有撞門之聲。張桂蘭還是不聲張，反將窗戶輕輕用刀撞開半扇，他便一縱身跳出窗外，復將窗戶反關起來，便由外面蹣跚到堂前。此時蔣二已將房門撞開，揆進去。張桂蘭見竊賊已進了房，他也挨身進內，便從房門後將身子掩住，看那賊人行事。只見那小賊先將火捲一照，四面一照，便走向皮箱前，從腰中取出一把小刀，準備去劇開皮箱，以便傾餉。這個時候，張桂蘭却不等他割皮箱子，便一個箭步輕輕跳在蔣二背後，將刀一舉，便將刀背子認定蔣二的右臂上一聲斷喝，一刀背砍了下去。不知蔣二究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8700B



~~637896~~